

基進·實踐·文化

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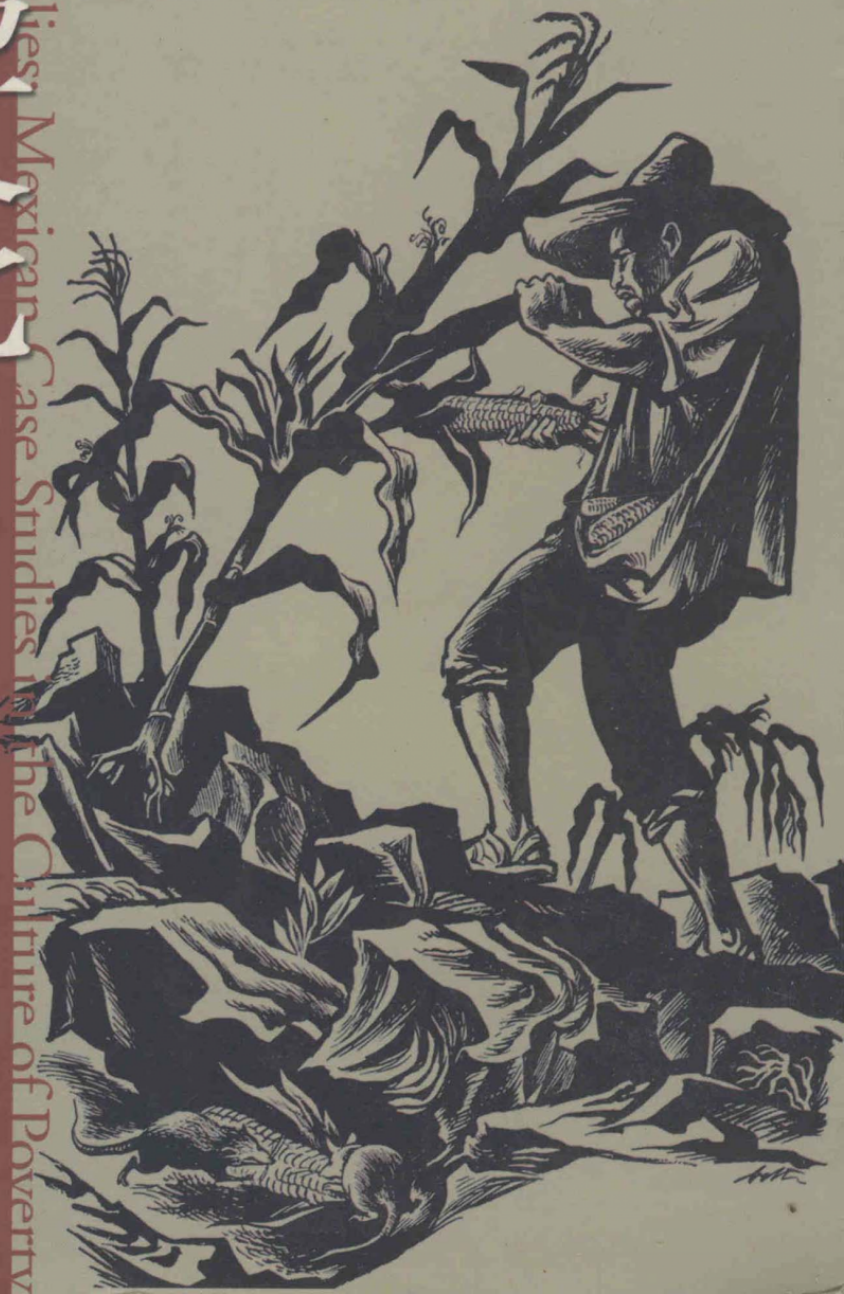
作者／奧斯卡·劉易士 (Oscar Lewis)

譯者／丘延亮

導讀／劉于甄、張少強、丘延亮

貧窮文化

墨西哥五個家庭一日生活的實錄



貧窮文化

墨西哥五個家庭一日生活的實錄

奧斯卡·劉易士 (Oscar Lewis) 著

丘延亮 譯

 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貧窮文化：墨西哥五個家庭一日生活的實錄／奧斯卡·劉易士（Oscar Lewis）著；丘延亮譯．-- 初版．-- 臺北市：巨流，2004〔民93〕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譯自：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

ISBN 957-732-203-4（平裝）

1. 家庭 - 墨西哥 - 個案研究 2. 貧窮 - 墨西哥

544.1954

93001205

貧窮文化 墨西哥的五個家庭一日生活的實錄

原著：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

原著者：奧斯卡·劉易士（Oscar Lewis）

出版者：巨流圖書公司

創辦人：熊嶺

總編輯：陳仁舉

譯者：丘延亮

打字：陳紹茵

封面設計：董谷音

地址：106 台北市溫州街48巷5號1樓

電話：(02) 23695250 · 23695680

傳真：(02) 83691393

郵購：郵政劃撥帳號01002323

e-mail: chuliu@ms13.hinet.net

http://www.liwen.com.tw

總經銷：麗文文化事業機構

地址：802 高雄市苓雅區泉州街5號

電話：(07) 2261273

傳真：(07) 2264697

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45號

ISBN: 957-732-203-4

2004年4月初版一刷

定價45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基進·實踐·文化」系列書序

夏林清

「如果我相信社會公義，卻不實踐它，那便只是空想。你得是一致的，這就是我對方法論或技術不那麼感興趣的原因，我寧可涉入到一個過程中，這個過程是整個人、整個視野和整個現實的投入。」(Myles Horton)

「基進·實踐·文化」書系的目的是為了記錄草根運動的經驗。Myles Horton的一小段話勾勒了「基進實踐」的意涵。在過去18年中(1986~2004)一小群、一小群的年輕工作者，投入到工人、婦女、教師與青少年的社群中，和他們一起面對社會的不義與不公；不論他們表達參與的形式是激烈的抗爭、強力的倡議、溫和的溝通、細緻的教育還是藝文展演，他們都是文化的創新者。文化是人民生活內涵的淬煉表達，基進實踐的社會過程是另類文化生產的土壤。

此刻的台灣，大家對政黨政治的認識與知識或許混亂但並不匱乏，然而對被階級、性別與權力區隔的人民生活的了解，卻是斷裂失真與狹窄僵硬的。「基進·實踐·文化」書系有台灣的實作成果，也有翻譯國外的好書，籌劃與出版系列的書籍，也是深化基進實踐社會過程的一個作法。希望能與相信社會正義，而且在不同領域用不同方式實踐的你，發展連結與對話的空間。

這樣的團體，一個受過良好訓練的學者，可能遲早會得到一個合於科學要求的總結；儘管他自己的主觀因素不能完全給排除掉。可是所考察的社會愈大，數量愈多，研究者想要整體的觀察和了解它就愈近乎不可能。這種人情味十足的，面對面接觸的方法，受到了數量上及種類上（通常兩者都有）的嚴格限制。

至於社會學家，他們自始就將興趣集中於現代的都市社區方面，大量的依賴著統計分析（statistical analysis）的方法。然而，我們研究人類底無限多樣性的時間愈久，我們就會愈明顯的認識到，它們實際上不能被套進那種作為數理運作資料所必須的特定嚴格要求裡面，即使是放在今天計算機容納性比較大的範圍裡也辦不到。這麼一來，好些地方就不能沒有來自個人觀察所得到的解釋；當然，也就免不了帶著種主觀情緒和偏見的弱質了。

近來，不少研究民族的學者求助於各式各樣的客觀援手，最重要的就是應用一些心理測驗（通常被很幽默的稱做「排炮」），而且儘最大可能的應用統計學。即令如此，歸根究底，要是他的發現要能多少有點用的話，也一定要有人用帶人味的話來解釋它們，一定要有人注入一些說明性的東西。

各種社會科學理應教我們能夠了解世界上的各民族，以使我們在具有重要意義的實際行動中得到指導，然而，由於上述的困難，遂無法滿足我們對這種指導明顯而日增的需要。人類學家再也不能夠安然地完全避開這個大世界，這個由各式各樣的軍人、外交官、政治家作無情介入的世界。正如劉易士博士在頭一章裡指出的：「由於人類學家們的努力，很多美國人對於新幾內亞的一些孤立文化（總共只有五百多人的）有很深的認識，另一方面卻對於像印度、墨西哥及其他低度開發國家——而這些國家在國際舞台上注定要扮演極重要的角色——裡面成百萬鄉村居民的生

活方式一無所知，這真是一大諷刺。」換句話說，這也就是對絕大多數人類的無知。

本書作者對於五個墨西哥家庭一整天生活的研究，就是試圖用深入樣本的方法提供我們有關那千萬人們生活片斷的一幅生動畫面。他的手法和絕大多數民族學的田野工作一樣客觀。記錄的本身，除了作者一些公開的、劃分得很清楚的章節之外，沒有寓意、也不作結論；同時作者更以最大的自制力避免作任何批評。他只單純的把五個日子鋪陳在我們面前，是五個作代表的普通家庭裡面完全正常的日常生活。就算不得已的，這些家庭給「小說化」了；這也絲毫無損於這個報告的價值。同時，也同樣無法避免的，在作者作觀察的眼睛背後存在了他自己人格的過濾器；這是在社會科學和其他科學裡都免除不了的主觀因素。

我們要看到的當然只是有關墨西哥的圖畫；然而，即令這些圖畫不能適合整個的墨西哥，它們也還是有它們的普遍價值的。如劉易士博士指出的：這本書舉例說明了迄今少為人知的「貧窮的動理學」(dynamic of poverty)。對我來說，這些家庭中最令人關注的事物是他們的愁慘 (*malaise*)，他們之間快意與滿足的罕見，他們的缺乏情愛。坦率的情愛（除了在為時甚短的追求與新婚期間外）或我們通常意味著「愛」(love)的那種東西，在世界上這些貧困質樸的人們中是少有的。最重要的是，只要飢餓和不適繼續宰制人們，他們就沒有表達溫文、和暖及較為不勢利底情緒的多餘精力；他們就少有實際快樂的機會。可是，這樣的概括並沒有能全部說明了這裡所描述的人們地性格；我們也許會注意到，最陰沈、最缺乏愛、最懷恨意的就是暴發戶卡斯特羅的家庭，這些都被作者以一種壯觀的、近乎殘酷的坦率表達了出來，直令契訶夫 (Chekhov) 心驚，更教左拉 (Zola) 毛骨悚然。

這些都公道嗎？我們能相信嗎？我們能把這些一再呈現的、在不斷敗壞中或已經腐朽了的宗教、破碎的家庭、婚外性行為、通姦和習以為常的多婚制視為特色而接受嗎？我想答案可能還在其他方面。這書裡幾個家庭所包括的人，他們的文化都在我們所謂的「變遷」中，這意味著在科技年代（Age of Technology）的猛襲之前，他們的文化已經陷入困境。歐洲—北美系國家的最大輸出是一種新的物質文化，它粉碎了它所及之處所有民族的非物質文化；時至今日，已經沒有一個民族可以倖免。整個世界，人們憎恨著白色人種以及代表著「機械世界」的國家，可是又一邊忙著模仿他們。他們得到的第一個回報就是「文化荒漠」。

我們再回頭看看卡斯特羅家：他們獲得了一種北美的物質文明，他們有一輛兩種顏色的汽車，有自來水，甚至吃的是北美式的早餐；晚上卡斯特羅太太也蜷伏在床上看北美暢銷書的譯本。但是，他們並未進入北方的文化，他們不過是從其來有自的沃土中被連根拔起，被分離開去；除了得到了些物件（objects）外，沒有接受任何可資替代的東西。他們只是響亮的喇叭和叮噠作響的鑲鉞，沒有愛，對什麼都沒有敬虔。

我所談到這種愁慘正擴展到整個的世界。最起碼，貧窮底動力就有一個部份在於這裡；許許多多的例子表明：只要一個民族被絆住在那與「科技年代」不可分的經濟底蜘蛛網裡，一種舊的、在個體上是滿足的、原始的存在就被另一種不能滿意的、赤貧化的存在所取代。同樣具有代表性的是，文化的衝擊導致了社會基本單位——「家庭」的崩潰。雖然在這五個家庭裡的第二、第三和第四個裡面，我們有趣的注意到他們結合樣式底持續顯得多麼強而有力；但是，這樣的結合實際上卻是一些由崩潰所產生的碎片重新奇特地補綴起來的東西。

激烈的文化變遷——尤其是在家庭與宗教方面特別顯著——在新時代的核心國家（譯按：指西歐北美工業化較早的國家）中也同樣發生，儘管它們在一個半世紀前已經開始經歷一個比較漸進的變遷，可是，那些也都不過是「工業革命」以來才發生的事。

大部份所謂「完整的」文化——也就是說在這文化裡生活的人們可以跟隨著一套早已確立的方式去對待自我，彼此交涉，對環境作適應——酬庸它的成員以一種我們不嚴格的說可稱之為滿意的東西，而正在崩壞中的和已經粉碎了的「文化」底特徵就是再也不能教人有「滿意」之感，它不再令它的成員感到「生命值得一活」了。於是，頭尾一倒置，這就導致了一般人對造成變遷的原始來源產生痛恨；使他們直覺的把他們的非難歸咎在一些事物上，不管他們所歸咎的在客觀上是否就真是該非難的對象。不知道是不是經過本書作者無意識的強調，我們可以發現在劉易士的這五個家庭中，「不滿」的因素也是極端明顯的。

本書不光是一個取自墨西哥的樣本，它充滿了苦痛地說明了碌碌眾生底生存狀況的一些方面；這些億萬的人們，經由同樣的科技成就突然間成了我們的近鄰，他們的善意或敵意都將被證明對我們的生存是生死攸關的。

奧利維·拉·法濟

1959年3月

謝誌

由於本書的田野工作進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我受到許多人的恩惠。感謝美國哲學會（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47到1948年夏天的研究贈款；福特基金行為科學部（Behavioral Sciences Division of the Ford Foundation）1952年的補助金；威內·格連人類學研究基金（Wenner-Gren Foundation for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1958年夏天的研究補助。更感謝伊利諾大學研究理事會（the Graduate Research Board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自1948年來給予我的墨西哥研究以誠摯的支持，以及1948、1951、1955、1957、1958等各年對我研究所作的贈款。

我的妻子路絲（Ruth M. Lewis），對於本書的貢獻令我最為感激，她是我在墨西哥進行田野工作時無價的助手，而在寫這本書時，更給我貼切的協助。我還感謝Helen S. Kuypers為我的原稿作出完美的打字；哥倫比亞大學心理治療教授Nathan W. Ackerman、伊利諾大學教授Fred P. Ellison和Dorothy K. Bestor對我的鼓勵和對原稿的建設性批評。感謝墨西哥心理分析協會的朋友——Dr. Ramón Parres、Dr. José L. Gonzales、Dr. Santiago Ramírez、Dr. José Remus和Dr. Luis Feder——他們對於馬廷奈家的資料所作的啟發性的討論。再謝謝墨西哥藝術家Alberto

Beltrán 對本書所作的美好繪畫。

最後，我深深感激這五個家庭成員對我的信任和合作，使這件工作得以完成；為了保護他們，他們的住址和姓名都改換了。能夠認識他們真是一種極大的特權，我嘆佩他們在面對那些勢不可擋的困難時所表現的勇氣。

譯者的話

就《貧窮文化》中譯重刊與三篇導讀的贅言

三十三年前（1970）的初夏，本書譯者當時在景美軍法處看守所服第三年政治犯的刑期，剛自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畢業的同班同學王志明前來會見，告知帶了一本我會欣賞的書來給我。在隔世般的時空中，歲月在牢牆內仍如同在世間般地逃逸，在我幾乎忘卻此事之際，意外的收到了被「檢查」了幾個月的《貧窮文化》（*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日夜讀畢，百感交集，胸中湃然。遂決心逐譯為中文，以示不負獄中之歲月、以及難友志士生死相守的生命經驗。

三分之一世紀前的這份因緣，於我離獄五年後（1976）在方瑜、李永熾夫婦的推介下成書。當時因復學被拒而成了生意人的譯者，似乎也自以為就此了卻了一段為正義張目，為人民發聲的前業；也為自己的立身——以至於虧負了許多關愛我者的行事——做了小小的交待。

世事多厄，前緣難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中夏林清選用此書教學，同學們皆苦於一書難求。導航的弟妹們亦期重刊譯本，以應運動與組織者自修與啟思之需，譯者因此應邀撰寫部份導讀。受命之餘，譯者悲喜交集。

譯者之所以不得不感到悽然與夫誠惶誠恐也者：老成漸去，後秀待壯；逾半百之身孤懸潮谷，只有勉力承啟，聲嘶力竭而後

已耶！

譯者之所以有以欣然快慰者，歲月流失、人心未老；赤子胸懷，仍有可能在閱讀與論詰中滋長茁壯；新一代的生命況味，亦得以相應於來自異境、基層中之真摯發聲而獲得借鑑與豐饒；他們之藉著這些發聲去感知貧困中人從而產生的同理心，或許將促生一波接一波的運動中人，於焉產造新世代的在地論詰與敘說！

這樣的得失之心，與夫恨祈之情；毋可諱言，實有感於存有中之斷裂／持續，人我間之感知／道斷的辯證與周延矣。

如此之際，重刊本書難免亟思有所作為，遂敬邀台港二地少壯共同協力撰就導讀三篇，附於書前¹：

舊譯重刊既自認非屬多餘，除將譯文重新修整、完善，以示對社會負責外，何以又畫蛇添足、增加讀者的負擔呢？

譯者當年雖自惕切勿蹈入歷來引介西方著述時的「拿來主義」覆轍，惟其時資訊有限學識不足，書前〈譯者的話〉雖已盡力；遠未足為劉易士在學潮中定位，或為讀者擴充解讀之空間；預留與閱讀主體生命歷驗相構聯的可能與想像——今日以觀、這當然明顯地受制於其時在地性論詰尚屬初啟，學界囿於「現代化」實證操作的矮化下，在地認知主體的貧乏與薄弱之「現實」！

而今，痛思首刊時之錯失，譯者遂發願重讀劉易士的全部著作，並就文獻中他生身滄桑之種種、加以抓梳、構聯，意圖突顯他生命中、處在學界險惡環境與白色政治恐怖下的堅持與創發；從而還他一個作者論與作品論上的公道。這個心願的成敗，細心的讀者在〈演敘「貧窮文化」〉一文中當有體認！？

1. 本書譯者不才，僅就導讀三做些學究功夫。導讀一及導讀二等創發部份則由青年一輩執筆。這些導讀自構思到完成，楊斐如和羅景強都在時間與精神上給予無私的支援，特此致謝。

其次，張少強在他重構「貧窮文化能是什麼」的提問下，不但暴露了香港過去在解讀上的偏執；他更將劉易士的理述和他身後的方法學新發展加以扣連；又在張少強自己進入籠屋進行田野的經驗基礎上反省；有血有肉地擴充了我人解讀的空間。

劉于甄則更切身地並置了她生身體會的經驗，就白蘭、媽媽、作為讀者的自身、作為書寫者的自己，在多重發聲的表述中深入到了劉易士（及劉易士夫人 Ruth）的異域及演敘中、進行反思與自省。有女性閱讀經驗與心理學素養的讀者難免有深得我心之嘆，感到其中緣自親暱力行的感人與迫力，令人屏止！她書寫中的類蒙太奇手法可說是大膽的實驗；識見與勇氣皆不可多得。知之者得之，毋庸多說。

贅言至此，是以為記，作為開卷之請！

譯者 丘延亮識

2003年11月10日

于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系

目次

- 「基進·實踐·文化」系列書序／夏林清 i
- 序 iii
- 謝誌 ix
- 譯者的話 xi
- 導讀一：說一個我讀《貧窮文化》的故事／劉于甄 1
- 導讀二：扣連《貧窮文化》／張少強 27
- 導讀三：演敘「貧窮文化」／丘延亮 57
- 背景 107
- 墨西哥鄉村的一天：馬廷奈家 129
- 卡撒·戈蘭大雜院：顧梅家 165
- 麵包匠街：戈提也家 231
- 墨西哥城的邊緣：桑且家 321
- 洛馬·得·夏布鐵別區：卡斯特羅家 409
- 參考書目 473

導讀一

說一個我讀《貧窮文化》的故事

——一個在地、生身的體會與異域、演敘的並置與反思

劉于甄

一、在閱讀的旅程中認識自己、貼近自己

兩年前夏林清老師在輔大心理系開的一門課——「家庭關係與個人發展」，我第一次閱讀《貧窮文化》，起初我非常關切作者究竟在表達什麼？我努力想要看懂作者的觀點與立場。然而，隨著我作為讀者所選取的主體位置越來越清晰，我開始經歷自身閱讀的矛盾。隨著閱讀的投入與情緒的累積，「我變了」也可以說「我被變了」，總之，我清楚的經驗到（也意識到）我有「我關心的主題」，於是，原先想要看懂這本書、看懂作者想要說什麼、讀出作者的「設計」……這樣的目的不見了，我的焦點被我的興趣引導。

漸漸發生在閱讀當中的是：我被召喚出來的情緒越來越打開我閱讀的眼光，我與作者之間開始發生一場鬥爭（用另一種語言表達就是：「身為讀者的我」，不再只是努力去猜測與思考作者想呈現的東西或者說是作者選取呈現這些東西的目的，我越來越激越的情緒，更有力地影響著「我的閱讀眼光」）。我的主體性閱讀位置越清晰，作者所要傳達的意旨對我而言有了不同的重要性，也就是說：在整個文本當中，我的焦點越來越聚集在引發我情緒的描述當中，不再能將所有注意力集中在思考作者的鋪陳與

目的。我當然希望在閱讀當中能從作者處得到最多的啓示與學習，這是我最初會以一種探究作者意旨的心情去閱讀的原始動機，而過程中，我大約與作者有些許共鳴（我自己的感覺），不過，最終「我選取」（更精確地說：是我還「沒有意識」也「不曾選擇」就已經帶在身上）的閱讀位置決定了我閱讀此書的學習與啓示，這樣的我（簡略標籤為：「一個台灣三十二歲的女性心理系碩士生」）有一個個人暫時性（使用暫時性是因為：**在我努力表達出我的閱讀歷程的過程當中也就是在作為「寫作這篇文章的作者」當中**，我也有了不同）選取的焦點來閱讀此書，從我過去生命經驗出發，而對於女性在婚姻與家庭中的生存處境、下階層人民如何掙扎著脫離自身被剝奪與壓迫的關切，以及心理學（例如：案主中心的同理心、精神分析……）的觀點都影響著我的閱讀。

一年半前我有幸在前公娼白蘭的身邊分享她的生命經驗，而之後又經歷了母親往生前後的情感的衝擊與矛盾。在這些經驗下再次重讀《貧窮文化》，從劉易士的文本裡巨細靡遺的田野紀錄中，我從揣摩作者想說的話，到我（本文作者）在此處說我（讀者）從文本裡抽取出帶著自身經驗而與文本交會的感動，我（讀者）積極地主體性閱讀位置在此處不是掩蓋、含糊、假裝，當然我（本文作者）的話，更不可能是包裝在客觀中立的面具底下。我（讀者與作者）赤裸呈現從我生命經驗與社會脈絡出發的閱讀經驗，是為勾引其他閱讀經驗者的對話。而期待這樣的對話是由於我帶著這樣的企圖：希望透過對話對我自身的解放產生一種刺激的作用。下面我要談在隔了兩年之後重讀這本書，我在第二次閱讀中發現：兩次閱讀經驗產生了對照作用，這樣的對照當中，我未必讀出作者多一些，反而讀出自己多一些。

一開始對於劉易士能將這些家庭中成員心裡的声音描寫與紀錄得如此深刻與細膩，作為一個田野工作者能如此深刻進入女性的心理，並選擇將這些女人的心情呈現出來，劉易士想藉此表達些什麼？我是非常好奇與努力思考的。

在我這段描述自己的閱讀經驗當中，我發現這個「讀者」至少同時關心三件事情：（一）這些故事中的女性主人翁。（二）劉易士身為一個男性如何能深刻進入一個女性的心理世界。（三）劉易士用說故事的方式深刻而細膩地將他的理解描述出來。而我有這樣的關心，當然與我是「一個想要從事諮商工作的心理系碩士生」有關；與我正處於「身為女性知識份子，在女性與知識份子的雙重身份上，開始有一些經驗的認識與反思」的矛盾當中有關，與我正在學習使用「說故事的方式來表現知識的方法」有關。簡單的說，身為讀者的我，一方面好奇與努力想要解讀作者，但是，我的生命經驗與興趣，在我意識到「它們」（我的生命經驗與興趣）存在於我閱讀當中之前，就打開了我的閱讀焦點。也就是說，如果我一直都沒發現也不去思考自己閱讀眼光的可能性，我很可能以為在自己認真地閱讀之後，是更讀懂劉易士或讀懂《貧窮文化》，這個發現讓我愛閱讀中以「讀者的我」在閱讀當中和《貧窮文化》展開了一個有創造性的旅行，而我這樣的旅行，就像你的閱讀一樣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絕無僅有的。更重要的是：我們在這樣的旅行當中認識更多的自己。

當我看到劉易士在一些家庭中，很仔細紀錄他們的收入來源、每月分期付款的狀況、家中的家具與擺飾、生活的動線與習慣，從五個不同家庭對照中呈現出來，我總禁不住去

猜測劉易士的立場與目的。

從《貧窮文化》書中的紀錄，我知道墨西哥在革命之後（卡登那政府時期），現金變得重要了，過去小農村雖然貧窮，但是沒有許多因著文明而來的現金支出，例如税金、水電費……，而現金（當時七千五百比索相當於六百美元）在城鄉之間與貧富之間的落差也很大。

像顧梅家的爐灶和櫥子要兩年分期每月付129比索（共3096比索），卡斯特羅家每月的生活費是600比索，戈提也家的圭勒模（男主人）每週做的手工生產收入是75比索，馬廷奈家的火雞只值兩個半比索。而除了馬廷奈家外，幾乎每家都會添購一些現代化家具，甚至會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買一些家裡擺不下並且很少用的電器用品。

除了對照劉易士在書中前頭〈背景〉中所介紹墨西哥當時的大環境與五個家庭的經濟與城鄉狀況外，我另外的想像是來自自己在台灣生活在剛從農業到工業社會轉型的生活經驗——和我同年齡的人都不缺乏的經驗——小時候在家幫忙做手工，而從國中之後家裡漸漸有彩色電視與冰箱，而這些都是分期付款買的，當然有時候家裡也會出現使用過一兩次就消失不見的小家電（例如：果汁機之類），以及賴和小說中對日據時代農民生活的描述。

在今年重讀的過程中，我不自覺地注意到這些金錢與數字，當我的閱讀焦點放在這上頭時，我第一個想問的問題是：劉易士想幹嘛？第二個關切的課題是：物質竟是這麼細膩地影響著每個人每天的生活，而我在過去的生活中卻從未意識到。第三個發現是：在我第一次閱讀中，我沒有這麼留心這些部分，而重讀引發

「我真實生命經驗」與「書本」產生更多的對話。

顧梅家的女兒埃斯塔要上商業學校每月要付 15 比索（共 360 比索），為期兩年，父親與哥哥們都不願意資助，但卻願意花 3096 比索買廚具；戈提也家的九歲的兒子艾米尼歐因身體不適休學在家，父母卻同意他為每週 2 比索的收入工作，糾利亞也聲稱自己收入比許多識字的人多得多；卡斯特羅家的媽媽以沙別則為了想送孩子去寄宿學校要添購稱頭的服裝而傷腦筋。

相較於台灣，似乎在我的周遭，多數的家長都希望孩子藉由讀書來改變自己與家庭的階級，而當大家在檢討中學生升學壓力太大時，似乎總說是家長的觀念要改變，我還不是很清楚這樣的差異是什麼？不過這似乎不僅是台灣與墨西哥的差別，有沒有一些結構性的、物質的因素存在？

這樣的閱讀經驗讓我帶著一些還想不清楚的問題在腦袋裡，就這樣帶著，邊走邊過日子邊想……

二、讀一些我母親與白蘭的生命經驗／講一個「我閱讀貧窮文化」的故事

然而，閱讀中的體會並不是我與劉易士文本交涉經驗的全部；在書寫本文的構思與反省中，我開始能夠慢慢、一步步、片斷地將我在地、生身的體會與劉易士異域、演敘的現實之間產生對話，而它們在我生命中彼此同理與產生意義。

在這部分，我會鋪陳這個未完的過程，在同一空間與時刻以我讀母親與白蘭生命經驗的陳述為文本；緊密地與《貧窮文化》中一些場景並置、對照與扣連，以黑框及框內不同的字體的表现；一方面保留了兩種文本的特色與獨立性，維持了兩者間的對峙與張力；另一方面提供讀者第一手扣連的機會與可能性。希望這個試驗能予讀者不同的生動的閱讀空間與思考經驗。

一年半前與一個陌生的人——公視的蔡崇隆導演，去到台東認識另外一個陌生的人——前公娼白蘭。面對小型的錄影機，我感覺到白蘭是有點不自在的，我也有點不自在，不過，白蘭和我同時玩著將注意力轉移到彼此身上來避開這種焦慮感的遊戲，而同時帶在身上的是那種女性體貼別人的直覺反應。

每次看到「公娼啓示錄」，都會對於出現在影像裡頭，自己像個小女孩般的發問與聲音覺得害羞，而現在回想起那一天，記憶似乎依舊清晰：白蘭拿著小小的蕃茄要我吃吃看，我毫不遲疑地接過來，一面吃一面問她：「怎麼這麼可愛？很好吃耶！？」白蘭開心的說：「我們這裡長的。」拉著我的手到大門左手邊去看小小蕃茄的家。就這樣透過肢體的接觸，白蘭成功地卸下了我的焦慮與不安，我則不斷地發問，扮演著乖巧小女學生的姿態，接下了白蘭這樣一個大姊姊的照料。

在白蘭家的菜田裡，我的確是一個知識貧瘠的城市土包子，我聽著白蘭說她小時候爬樹、捉蛇、打蛇的故事，我不斷用一種好奇而認真方式發問，而白蘭則不厭其煩地告訴我每一種植物的名稱、功用與烹調方式，我撒著嬌要白蘭煮這樣、那樣菜給我吃，而白蘭大方答應著，一面教著我怎麼幫忙從菜園一大堆雜生著的「過貓」中摘下合適煮煮的嫩葉，如何用刀子將長在土地上的高麗菜割下來。白蘭洗高麗菜時，發現一隻長約十公分寬約五

公分的大菜蟲，灰褐色軟軟的外型，在白蘭手中把玩，卻嚇得蔡崇隆這樣的男性「花容失色」，我心裡其實也害怕，不過我不想像蔡崇隆這麼丟臉，我故做鎮靜接過白蘭傳給我的菜蟲，發麻的感覺從手臂傳到雙肩，我抖了一下，害怕就不見了。我想：從初見面的那一天起，我和白蘭往後半年中斷斷續續的接觸就在這樣的互動中開始了。

上面呈現出我與白蘭互動的姿態，相信能夠幫助理解我下面所要陳述，關於發生在我與白蘭互動中，以及對我而言的情感。

第一次在白蘭的檳榔攤遇見施明，他大約從阿華處得知部分我的來歷，我隱約嗅到他身上與運動的一些關聯，我客客氣氣「受教」的態度看著與聽著，我心想：這人一直要在我這樣的小女生面前秀他和哪些教授關係如何，秀他自己是工運前輩，關於一個年紀大的男性與年輕女性之間的一種曖昧夾雜在兩個「似乎」以知識份子的語言交通當中，就像我在工會時，面對公司男性會員（尤其是政治態度未明的高階主管）我常出現的客氣而小女孩的樣態。在那次之後，白蘭大概提到四、五次：「你不要『ㄍ』，他每次來都問你。」第一次我對白蘭說：「我沒有和他說什麼，我不知道他問我幹嘛？有什麼好問的？」我想：當時的我心中是充滿委屈的吧！第二次白蘭再提起，我不再辯駁與解釋，我問白蘭：「你覺得施明想幹嘛？」白蘭對我說：「男人就是這樣，女孩子要小心，不要被男人騙了！」當時我大約是在一種自以為是的心情吧！我對白蘭說：「你放心啦！我不會被騙的，你看我的男朋友比他年輕又帥，他怎麼騙得到我呢？」之後白蘭再提到，我總是帶著一絲模糊的情緒，敷衍著過去。

桑且家幾個女兒（安通尼亞、以沙別、瑪爾塔、孔舒也羅）與自己男人的金錢、性、愛、子女、生活與權力之間的糾葛（頁352、363、370-373）：劉易士所記錄這幾個女孩的對白，令我想起一些中年女工俏皮而互嘲式的對話，我知道在受教育的過程當中，像這類拿性作為取樂與玩笑的自由度是越來越小，同時語言與身體都越來越僵硬（而腦袋越來越大）。這些女孩們離不開那些不負責任與沒有擔當的男性，金錢、性、愛、子女、權力在一對男女當中複雜地糾纏在一起，其實不止這幾個女孩，這五個家庭故事當中這樣糾葛的主題都令我好奇。

身為一個台灣女性，在面對女性政治人物牽扯金錢、性與愛的緋聞，例如：璩美鳳事件，我並不喜歡「向社會道歉的結局」或者是「說一個貪慕虛榮女孩道德錯誤的故事」。

我總是盡可能在去白蘭的檳榔攤那天，穿著短褲或短裙，露出自己修長的腿，戴隱形眼鏡閃出一雙大大的眼睛，不過，以一個檳榔西施的標準，我仍舊太肉腳及遜色了，我只是在那個場上試驗著：我能夠多放開自己？多貼近一個假設沒有被知識污染的女性我？白蘭總是和我開著要如何吸引顧客的玩笑：「你要穿短一點，屁股後面剪一個洞，不要穿內褲。」我接著說：「跟客人說：『買一百啦！』」白蘭說：「還要『嗯～嗯～。』還有胸部要露出來，故意低下去。」我笑說：「不行！這樣我沒料就穿幫了。」白蘭說：「在裡面塞小籠包。」我說：「小籠包不夠，要又燒包才行。」

自己對「自己的形象與其他女同學的形象」似乎有一些軌跡可循，而那樣的描述與記憶，與自己作為一個女性，如何看「自己的外型」與看「別人看待自己外型的眼光」，以及自己成為或選擇成為一個怎樣的女性有關。

我在回憶起小學的事情節時，我描述著一群發育特別早的女孩，從我的眼光望去，她們在身體與臉孔是具有一種吸引人的女性魅力的，對我而言，那是遙遠的世界，我透過那個群體中的一個女孩去聽到她們的故事，關於男孩與她們之間的故事，而那與我似乎是隔絕的，自己是一個瘦瘦、黑黑、小小的小女孩，我與她們不同類，也相信她們不會把我歸類在她們的族群裡。在自己的世界裡，自己既不會是也不想是那種具有女性魅力的女生，既不會是也不想是屬於「那群女生族群」中的一員，我遠遠的看著她們，好像不是妒忌、羨慕，似乎是一點「瞧不起」吧！大概覺得有一點膚淺、無聊，但不是因為她們功課不好，她們有好幾個成績都比我好得多。

我感覺著：一種隱微存在女孩之間的競爭，而我的冷眼觀看，並非是沒有感覺，只是我有一個在理化老師心目中永遠第一的位置，在身高、外型上，用一種在心底的防衛（要有內涵而非花瓶）隔絕掉難過的感覺吧！這樣的競爭、比較、鉤心鬥角，我想我不是感覺不到，恐怕是感覺太深刻以致無法與人親密吧！高中以後，身體的變化讓自己所處的位置變得不同，身高、體態、外型的轉變，讓自己「被移動」到會被羨慕的位置，不過心情上，並不接納自己有一個具女性魅力的外型，刻意忽略自己的外表，強調與突顯自己的內涵，依舊用過去一般的眼光看待「那群女生族群」，不過，

清楚地相信我不屬於那個族群，大概在那個時期，也不太相信男生有好感的暗示、明示，隔絕掉自己是一個女生的想法。另一方面，我依舊躲避著一種常見的競爭與比較當中，裝傻、忽略、逃開、委屈……大概就是這些吧！我不想看到這樣真實的不完美，我也無法抽離開面對的焦慮與難過，我經驗著，同樣是無法忍受，我在集體的關係與個別的關係中，游走遁逃、憂鬱哀愁，經驗著、建構著屬於自己世界的性別與形象……

一個三十二歲的女人，常常強調自己三十二歲的女人，是因為不確定自己身為一個女人？還是因為不能、不願見到自己是一個女人呢？對於從小到大都關注的身體與長相，曾堅持著用一種什麼樣的角度去看待？而現在又用什麼樣的角度去看待？讓我再想想吧……

對白蘭而言，我是什麼？我的出現是什麼意思？同時是盡力展現出女性性魅力的檳榔西施（我雖然不完全稱職，但總算努力去嘗試），還是一個數理很強並頂著心理學碩士生頭銜想要去「幫忙她」自立更生的家教老師？還是……？

同為女性，我們同樣在成長過程中受到一種觀念：成為一個好女人的模糊規約，這在白蘭被媽媽賣為雛妓的經驗，充滿矛盾與張力，一個好女兒為家庭犧牲與順服父母的意旨，卻同時永遠被驅逐到好女人領域外。白蘭在施明對我的詢問裡，她用一種大姊的方式想要保護與教導我，但同時混雜著社會對一個好女人的想法，以及從娼二十年，關於「男性與女性各種情慾偽裝出現的面貌」的清晰，以及「女性性魅力展現的競爭性」的矛盾。我這樣一個出現在她世界中的女性與她之間會對照出來什麼樣模糊的

情緒？而好女人的模糊規約，對我則是對爸媽情感的愛與恨，是夾雜在想貼近的「害怕」與「拒斥的罪疚」二者間的矛盾當中。

顧梅家羅沙與丈夫在性與權力上關係的變化（頁194、197、212-214）：羅沙選擇並成功地為她兒女們的家「帶回榮譽」，面對一個一而再再而三出軌的風流丈夫，羅沙努力幫著丈夫工作、維持家計，除了一次又一次接納與容受丈夫之外，更在丈夫最落魄的時刻竭盡所能地陪伴在丈夫身邊照護他，當丈夫再也不像過去一樣「蠻有男子氣慨」的狀況下，含著淚回想著過去性生活的美好，容受著丈夫將大部分的收入拿給別的女人而仍舊忙進忙出的照料著丈夫與兒子的三餐與起居，即使可能不止一次告訴自己：「已經不幹奴隸了。」

我知道從社會道德與教育中所滲透到一個女性的中心——「好女人的形象」是那麼限制著女性，通過公領域與私領域不斷的鬥爭與實踐，「解放」在這樣的辯證過程中發生，我看到自身在輔大心研所的環境中得到滋養的機會，對照到白蘭這樣邊緣的女性，其中的限制、掙扎與辛苦，我完全沒有提供自己可以去想像的經驗，我想：劉易士筆下的羅沙是介於我和白蘭之間，而提供我作為稍稍接近去理解的材料吧！

每個禮拜我到萬華家教，總會抽空到白蘭檳榔攤坐一下，白蘭會看到不同裝扮的我，白蘭問我：「家教教什麼？」「數學、理化。」「啊！我數學都不會，以前都被老師罵，我永遠都搞不懂什麼加減乘除，亂七八糟的。我很笨！」「我覺得如果學生學不會數學是老師講不好，怎麼可以怪學生笨呢？」我知道我無話可說，我離白蘭的距離清清楚楚凝結在檳榔攤的空氣當中，如寒

冬夜裡的風隱隱約約吹拂著我，是一種淡淡而沒有壓力的尷尬。白蘭問我：「家教多少錢？」「一個小時七百五十。」「那很好賺喔！」「嗯！比較少時間可以賺到比較多的錢。」「像你們念大學就可以輕鬆教書賺錢，我們小時候唸書，筆都這麼短，也沒有橡皮擦，都是用手指沾口水這樣（白蘭一邊做出食指沾口水擦本子的樣子），簿子都黑黑的還會被老師罵，有時候還擦破了。」「其實我們家小時候也很窮，不過沒有像你這樣，連橡皮擦和鉛筆都沒有。」在我身上一種複雜的罪疚感被勾動出來，對白蘭的、對媽媽的……屬於我身上特有的罪疚感，全在短短的對話中浮現出來，分不清是原來就存在我們兩人之間的隔閡，或者是因著心中的罪疚感充塞溢滿出來瀰漫的氛圍。

馬廷奈家孔戚塔的爱情、貞操與社會地位（頁 156-158）：孔戚塔肩負著父親強烈的期望，努力掙扎著以受教育來使自己與家庭脫離原先的階級，然而一連串的不幸像是湊巧但其實是一種結構性的階級壓迫接踵而至，先是男「校長」與女性「教師」之間的性關係，注定要由女性來承擔所有行為的後果，而擁有私生子女性被社會、家庭甚至於自身貶抑，生涯從此有了完全不同的景象，帶著一種自卑與驕傲的心情，當然情願跪在自己的磨石邊磨玉米，也不肯出到磨房。

不同時空下的台灣，有不少勞工階級家庭出身的子女，肩負著父母期待而希望靠著受教育來提升階級的故事發生在我的周遭，男性主管與女性下屬間同時帶著性別與權力不平等關係的性騷擾也屢見不鮮，女性自身發展的種種可能因為未婚生子而斷裂以及社會加諸己身的污名，孔戚塔成了我心中性別、階級與道德受壓迫女性的投射對象。

想起白蘭迷濛而美麗的雙眼，喚起我記憶中過世的媽媽。

白蘭身上總是漫著一股酒氣，酒把她的肝、腎全都搞到一塌糊塗。芳萍、佳君、君竺……提到白蘭喝酒總是非常心疼、擔心。還記得有一次我到白蘭店裡時，一個塑膠米酒瓶擺在攤子上，我扳起臉來對白蘭說：「你又喝酒？！」白蘭說：「沒有！是拿來醃小辣椒用的。」我叨叨絮絮唸了白蘭好一會，隔了幾天，我又看到了米酒瓶，生著氣對她說：「你幹嘛又要喝酒？！」白蘭說：「沒有！那是白開水。」我旋開瓶蓋聞出嗆人的酒氣，氣得把酒倒掉，又劈哩啪啦慘唸了好久。在倒酒之後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問著自己：「除了酒精外，我能拿什麼來忘記十二歲就在雛妓私娼寮被監禁的痛苦、無奈？」在白蘭台東家的那夜，我躺在床上等著白蘭入睡，要起來作田野記錄，可是房門外的腳步聲，總是輕易驚醒白蘭，半夢半醒之間的白蘭發出的囁語是帶著驚恐的，我忍不住將手伸過去拍著白蘭，一下一下拍著，我似乎感覺到白蘭漸漸平穩的呼吸。想起了白蘭敘說她自己：小學畢業就被帶到私娼寮當雛妓，老鴇帶著她去打女性賀爾蒙，別人有時候有五元可以零花，白蘭卻一毛錢也沒有，沒有假日，有的只是一個小小黑黑的房間。我不知道如果是我，我將如何？我會如何？讀完《貧窮文化》之後，白蘭在我一下一下的輕拍中漸漸安穩的睡臉、帶著酒氣在嬉笑當中閃爍著的迷濛雙眼、以及偶然出現的清楚與明白……一幕幕飄過我的腦海，我一回想起當時的自己離開白蘭如此遙遠，心裡就好難過。這難過裡頭夾雜著自己對於母親不能理解與接近的罪疚和難過吧！

桑且家的安通尼亞（頁373）在被福蘭西斯柯遺棄之後，一度成為酒家女，而當時連白天也是醉醺醺的；馬廷奈家的埃斯丕蘭札有小酒癮（頁144）；戈提也家的糾利亞在與圭勒模自由結合前有一段酗酒的生活（頁248、282）。戈提也家的糾利亞是所有女性當中我最愛的一個，她的熱情與困境幾乎是相連的，作為五個家庭中最貧窮的家庭主婦，她從不吝嗇給予每一個客人與孩子在食物上的滿足，也不吝嗇在精神與物質上分享自己的所有物，面對政府的壓力，她夠屌、夠悍、夠敏銳（頁261），面對生意她勤奮、隨和又精明。和路丕塔一樣，她們對於繼子女有一種動人的情感，那種超越血緣與利害計算，而是真實人與人相對待的品格，是令我從心底敬服與欽羨的。糾利亞總是照料與承擔著周遭的人，這與她是貧窮家庭中十二個孩子的老大應該是有關的（頁237），儘管她的丈夫會讓自己的女兒上澡堂，卻從不曾讓糾利亞有同樣的享受，儘管她的繼子女總是躲懶、頂嘴，她雖有抱怨不平，但總算是寬容與幽默地對待著周遭的人。對照戈提也家約蘭達的丈夫（頁272）也酗酒，埃斯丕蘭札與糾利亞展現了女性的容受、寬大、韌性與負責，她們在面對自身痛苦之前，是將子女、家庭擺在前頭，酒是在自己獨處而再也吞不下、承受不起這些苦時不得不的出口。

此刻，我回想到自己勸白蘭少喝酒，偶爾撒嬌式地罵罵白蘭時，就氣自己自以為是與隔靴搔癢的關心。作為一個自我期許將來要從事心理諮商工作的心理系碩士生，我在書中（尤其是頁144）看到劉易士對女性處境的同理是遠勝過我的。我情緒是激動難耐的，終於能從情感上懂得白蘭（前公娼）每天喝酒的無力與無奈，在這之前我只能思考性地地理

解：那樣一個國小畢業就被迫從娼二十年的女性，多麼希望能夠逃避並遺忘所有的不堪，然而在埃斯丕蘭札和糾利亞與酒的關係中，我驚豔於劉易士的描寫，我想到了白蘭，想起了媽媽……

記憶中最早一次關於媽媽「自殺」的印象大概在我小二的時候，有一陣子媽媽常常吃安眠藥自殺，有一次媽媽吞了一堆安眠藥，眼神都無法聚焦，記得當時家裡只有我和媽媽兩個人，媽媽精神恍惚，先是對我哭訴了好多阿姨、舅舅們對她的不義與無情，要我幫她寫遺書，我看著她流淚的樣子，有點難過，知道她一定吃了很多安眠藥，心裡其實也很害怕，勸她不要這樣子，她卻威脅若我不趕快幫她寫遺書給阿姨、舅舅們，她會生氣要拿柴把（木頭梳子背面拿來打屁股）打我，要我幫她寫遺書給我的舅舅、阿姨們，我一面哭一面哀求她不要這樣，她半哭半罵，我很害怕也不知道怎麼辦，一邊聽她說她的那些苦，一邊手也不敢停地寫著，難過、害怕、擔心……，我不知道為什麼只有我一個人在家，爸爸、弟弟、妹妹都到哪裡去了？我只是覺得很難過，怕媽媽真得死掉，也怕媽媽生氣，其實，自己長大了，真的可以體會媽媽為什麼有這麼多強烈的情緒，可是這樣的理解卻無法讓我不生她的氣，我還是很氣她，很氣她怎麼可以這樣對我，那時候我還那麼小，她都不管我有多害怕、多難過，我很氣她只管自己難過、自己想要什麼，從來不在乎我的感受、我要什麼。一直到我大學畢業，我都搞不懂我媽，後來，我漸漸了解這樣一個天真浪漫而熱情的女性，遇見了我爸這樣一個來自禮教嚴格、理性而自律的男性，漸漸懂得家庭中的困難全都指向她的壓力（小孩成績不好，是她的遺傳不好；家裡爭吵不和睦，是她不夠賢慧；經

濟出現困難，是她太會亂花錢……)。把娘家的事往自己身上攬，丈夫嘴裡不說卻清楚地感受得到那份從丈夫到孩子都有的「不以爲然」，娘家的人卻又毫不體諒她夾在中間的苦，只是一味指責她的浪費成性，全都支持她那彬彬有禮、斯文體貼的丈夫。我終於稍稍懂得一個女人三番兩次吞安眠藥自殺的苦。

馬廷奈家埃斯丕蘭札與丈夫之間性與愛的發展與關係（頁145-147）：埃斯丕蘭札被要求以愉悅的心情替丈夫外遇對象準備食物，稍露出藏不住的怨憤，就遭來丈夫惡言惡狀的屈辱與貶抑，而這樣的婚姻是源自一個年輕女性的善良與同情。

我讀著：一種嘲諷式的難堪以及過抑不住的眼淚主宰著我。我想著：我（投射自己爲埃斯丕蘭札的我）能如何？與原生家庭的相較，愛這個男人以及與他共同生活竟還是好的選擇，我當然知道孩子不願見到我自棄與喝酒，但這苦卻逼得我身不由己。

和白蘭分享一些生命經驗與情感經驗，我是有意識地要開放自己多一些讓白蘭了解，這對我而言有兩層意義，其一是與別人分享私密的情感與性的生活，其二則是我自己身上一種常常覺得不被了解也不需要被了解底狀態的突破。而白蘭在敘說她自己的故事當中，出現一種力量，與她平時嘻笑的狀態是不同的，我覺得在她的故事裡，有一種對自己遭遇的肯定，她在故事當中有一種清楚與明白，而這樣的清楚與明白或許令生活變得太難熬了，我是這樣解讀白蘭的喝酒與嘻笑。我經驗媽媽病與死亡，在生病當中家庭中每一個受到經濟與精神上的壓力，也經驗到家人面對

媽媽死亡的「難過」與「放下重擔」的矛盾，而那之後，我不再每天強迫自己要吃一顆維他命，感冒徵兆初期一定要服用二顆大蒜精，也果然就開始一個接一個的病，然後漸漸漸漸墮入一種憂鬱與虛無當中，活著本來有一種重要的責任，責任卸下之後有一種茫然吧！媽媽過世的哀傷與茫然，以及生命慣有的孤寂與虛無。

我帶著這些無法安放的包裹，讀著《貧窮文化》，然後書中的羅沙、糾利亞喚起我的情緒包裹，也喚起我對於白蘭的清楚與喝酒的記憶和疑惑，我好像比較懂得白蘭，也引動過多「我覺得我幾乎」無法承受的情緒與聯想：這群公娼們，雖有著各自不同的生命故事，但有一些類似的……在家庭最需要的時候，她們無可逃避地扛起責任，而社會對於女性貞操的價值觀沒有一刻放過她們，不論從她們的內心或外在的判斷，然後在經濟狀況稍有改善之後，白蘭這樣的年輕公娼在卸下原生家庭的負累之後，沒有婚姻也沒有撫育子女的责任，生命頓時失去了重量。從閱讀《貧窮文化》糾利亞的酗酒中，我的生命同時經歷了媽媽的生病與死亡，我生命中的虛無與茫然和白蘭的交會——在一年多不曾見面的一個深夜裡。這同時也讓我想到我督導的話：「有的時候生命有一些責任，會過得踏實些，不那麼感到虛無。」就像糾利亞爲了填飽那群她視如己出的孩子，就像羅沙爲孩子、爲了每天固定的工作。透過白蘭的生命，透過與《貧窮文化》的閱讀旅程，我對於我生命常有的虛無感有新的認識與接觸……

另一部份，在我與白蘭的關係中，我們又存在一種我要幫她

管錢的合法性，以及作為她在親密關係中的支持者，這樣的性質與我身上對白蘭的撒嬌，而白蘭也喜歡這樣底照顧人的角色，是同時存在這樣彼此照顧的性質讓關係得以持續。有時候兩者之間是有一些矛盾的。我在很小的時候，對於「家中的貧窮」以及「媽媽亂花錢」就有一種身為長女的體認與某種理解與誤解，我記得有一次媽媽又分期付款向大同公司買了一台彩色電視機，我一回家媽媽很開心地對我說，我還記得非常清楚，當時我有一種沉重的心情，我垮著臉對媽媽訓話：「家裡已經有三台電視了，又沒錢，你幹嘛又買電視機？」媽媽帶著一點討好的口吻：「是分期付款，一期才繳……，而且，他送我一台電風扇很漂亮，我很喜歡那台電風扇。」我不能理解媽媽的邏輯與感覺，我接著訓話式地對她說：「拜託！分期付款就不用繳錢嗎？我們家沒有固定收入，怎麼跟人家分期付款？到時候要交錢你又要到處借。」媽媽繼續邀請我看看她的電風扇：「可是電風扇真得很漂亮。」我一副快昏倒地表情對她說：「你要電風扇就買電風扇，買電視機送電風扇？你瘋了？！」當然，接下來的局面就會漸漸從我像一個媽媽在訓示女兒亂花錢，到媽媽開始轉移話題到我對她（母親）的態度不佳……。與白蘭關係中有著童年我與媽媽互動的影子，有一種彼此照顧與管束的、像姊妹的關係。

再看看桑且家的男主角——傑蘇，蝶利拉這樣一個對他而言擁有魅力的年輕女性，又作為勞動力的提供者（協助照顧傑蘇兒子的小孩），同時存在愛戀（性很可能也包含在其中）與經濟上的互惠（或供給）關係，另一方面路丕塔對他而言，能替他照看來自不同母親的子女們，以及獨立、認真、負責、勤奮與忠誠的性格，傑蘇清楚明白路丕塔是他家

中重要的支柱與不可或缺的勞動力（頁331），卻仗勢著男性在社會生存的經濟優勢，在情感與生活上剝削著路丕塔（頁337、339、347）。

桑且家路丕塔的性與自身解放的關係（頁334-335、337）：我非常喜歡路丕塔，喜歡她的好強、勇敢、寬容、善良、幽默，她對孩子們的愛令人動容，甚且是分享給她的繼子女們（頁336-337、342、363），咬緊牙根也不輕易向男人求助或乞食的好強，也能以保護子女的母親出現對抗傑蘇（頁335-336），然而戀愛與性活動卻讓她一再陷到不利的處境（頁334-337），隨著一個接一個的子女與孫子女到來，路丕塔的解放空間越來越小，對傑蘇的妥協也越來越多（P331-332），到了這樣的年紀，丈夫有了年輕貌美的情人——蝶利拉，別說是性、愛，甚至自己連宗教上的儀式與懺悔也不巴望了（頁347）。

我看到年輕時在性、愛、經濟上都好強的路丕塔，在社會結構對女性不利的情況下，（非婚生子女的撫養責任常由女性擔負、男性多個情人被視為普遍而可接受、女性被視為家庭中當然的免費勞務提供者。）如何因著生存與對子女的愛而一步步妥協，覺得這一切令得自己全身無力。

白蘭的男友——阿華，在白蘭的檳榔攤，我見過阿華、阿華的哥哥與哥哥的女友，在白蘭的住處（阿華家），我遇到阿華的爸爸與媽媽（白蘭稱之為公公、婆婆），他們總讓我想起我的兩個舅舅：二舅與小舅，從我有記憶以來，就是不斷進出牢房的，每一次他們被警察捉到，家裡是整晚燈火通明，找議員、律師，聽媽媽氣憤地敘說警察刑求的方式，接下來是帶著舅舅們的補給

去探監，從早期的鐵柵欄，到後來只能從電話中溝通，隨著我漸漸地長大，步入另外一個與媽媽遙遠並將她邊緣化的世界，舅舅入獄漸漸以「要求物資的信件」出現在我的記憶當中。關於二舅的記憶，除了嗎啡、速賜康、白粉、監獄、錢，我知道不多，我沒了解過，也沒什麼感情。小舅呢？媽媽總是在他出獄時收留他在家裡，不過不久他有收入之後，會很快搬出這個會受姊姊約束與發生衝突的家中，而舅舅離開家也是有徵候的，當我開始在廁所看到速賜康那小巧透明的玻璃罐的屍體之後，或是在小舅帶著女友一起躺在床上神智不清的景象之後，不久小舅就會消失在家中，直到他被警察捉到的消息在某天夜裡出現，然後媽媽打扮我去牢裡探望他，舅舅會透過柵欄抱抱我，而同時將媽媽預先藏在我口袋中的香煙帶走，有時漏掉了一、兩包，都讓媽媽感到悵然而生我氣。媽媽總是說小舅、小姨最疼我，其實也沒錯，小舅最愛喝芭樂汁，他一天總要我跑好幾趟去幫他買，而將退瓶費作為他對我疼愛與酬傭的表示，媽媽會要我寫信給小舅，他也會在索取物資之餘，一擺舅舅的長輩姿態要我好好用功讀書，而那對我而言卻又是如此具有矛盾與嘲諷的戲劇性畫面。面對阿華，一方面我覺得他總是在物質上佔白蘭的便宜，要替白蘭緊緊看住從市政府借來的錢，也會為了檳榔攤現金被阿華取走而替白蘭拿不出貸款而擔心；另一方面我覺得他就是另一個社會邊緣的人，我看著他掙扎著為自己的發財尋找出路，聽他述說著一個又一個經營與生意經，我嘗試著以一個小學生的姿態小心地去表達我的不同意，深怕一不小心就傷害他大男人的自尊心，就像我童年時聆聽小舅的「夢想」一般。對阿華這樣一個男性，我當然很難接受他出現在與白蘭關係中的大男人姿態，更難接受他總是努力要說服白蘭，企圖挪用白蘭的存款來發展他的事業，會有一種防範的心

情，可另一方面我也會希望可以幫他忙，像是一種想要彌補自己對親舅舅的虧負，有時候這種心情會漲大成自己對社會的虧負…

…

想著馬廷奈家的丕多羅、戈提也家的圭勒模……這些努力在社會上掙扎著要出頭的男性，我不是不同情，但真不能同意他們對他們身旁女性的索求。

同樣被邊緣化，同樣是貧窮與被剝奪，但在性別的向度上，仍舊存在著令我這個女性難以忍受的不平，有時候我真怕自己太同情這些男性，我想：這是三十二歲的生命必經的過程吧！而目前我也就只是去經驗這樣的過程，直到我有更多的智慧與能力……

面對阿華與白蘭的關係，有時候也免不了捲進他們親密關係的戰爭當中，最常出現的狀況是：我一早到檳榔攤等著等著，然後打手機給白蘭或阿華，接著阿華騎著摩托車載著白蘭出現，然後阿華會趁白蘭去買菸或上洗手間時，私下跟我抱怨前一天的衝突，要我幫忙勸勸白蘭，我會先說一說阿華對白蘭的關心表示同理，然後希望阿華比較成熟也比較理解白蘭的個性，知道白蘭沒有壞心眼、沒有防備他的意思，希望他可以理解白蘭只剩下這筆錢，用完了還要背負這個債的壓力，而阿華像是向我表白「他與白蘭為命運共同體」的誠意，這裡頭當然有：他感受到我們對白蘭金錢上的保護，而這也造成他要使用白蘭存款的困難。微妙的是：阿華希望我勸勸白蘭，不要那麼死心眼，不要死守著這個一直賠錢的檳榔攤，不如早點將攤位讓出去，讓他買一部發財車去賣便當，……

我看到卡斯特羅家的以沙別在貞操、性與愛、優渥生活之間的盤算（頁436-439），金錢與性是大衛與以沙別關係的起點與發展主軸，以沙別性上面從歡愉到對丈夫毫無吸引力的無能為力，進而發展與低階層男性的逢場作戲，以及大衛慣常使用金錢控制妻子與子女的姿態。我一方面有一種冷眼觀看這樣棋逢對手的男女關係，另一方面也為他們感到難過——不是同情，是一種無奈的難過。

馬廷奈家的埃斯丕蘭札如何回味著與丕多羅在性上的愉悅；桑且家路丕塔與老太太柏提塔的對話（頁336-337）多麼赤裸地呈現一個成熟女性在身體上的需要以及彼此對這樣需要的一種理解；桑且家那群女兒們用罷工、停工、開工譬喻著女性身體上的需要（頁370-371）。

起初我讀著、寫著這部分，有著莫名而強烈的情緒。我自問：為什麼一個女人為了生理上的性需要，而難以離開一個男人是那麼讓我難以啓齒？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禁錮了我？從腦袋到身體。

在作為一個作者的過程中，我比讀者的位置更要去認識與貼近自身的禁錮，我知道我看到並且有情緒，而作為一個作者，我有機會接近：對於自己在讀者位置上這樣的讀出以及在這樣讀出之後的逃避。這是關於自身的保守性的發現與承認……

三、關於「貧乏」與「貧窮」

我想貧乏是較貧窮更貼近我理解的概念，因此，我希望談一

談從貧乏的觀點來理解此書的閱讀經驗。

五個家庭中最貧窮的家庭——戈提也家，然而，糾利亞卻很厚待他人，反之圭勒模卻總是計算著從親友鄰人間賺取一些好處，從糾利亞身上多撈一點。關於貧窮並不是一個絕對的、數值性的、客觀的標準，而是不同處境當中還有沒有空間。這是我何以覺得貧乏比較貼近我的理解。

當陳水扁匆促決定廢娼，對這些公娼而言，已是退無可退的處境，這群公娼中多數是同時帶著女性、貧窮、年長……好幾層邊緣化的位置，當一個女人對著她們說是她們不知足時，有多少人能體會陳水扁所給的「嗟來之食」有多麼地少，在這群公娼的處境當中有多困難、多貧乏？而多數不能體會的人又映照出人情有多麼地貧乏。物質的貧乏已如此難當，人情的貧乏更教人心酸。

我身上的原罪是什麼？我不是資產階級家庭出身，可我面對社會上邊緣與弱勢的那群人，總有一份原罪式的情緒。相較於他們，我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我的成長過程當中，沒有鋼琴、繪畫、舞蹈……種種的才藝班，沒有漫畫、奢侈的文具、衣物，可是也沒真缺過什麼，一個學生上學該有的我都不缺，雖然每學期初總懷著一種困窘的尷尬，擔心交不出學費，以及穿不下的開口皮鞋，可多數的時候我是無憂無慮。

小學三年級時，那個叫做張梅里，長得很高很高，很喜歡和男生笑鬧，因為智能不足而似乎總畢不了業的女生，我放學時先陪她到家之後再回自己的家，我護衛著她，可是總阻攔不了她被男生激起的嘻笑與憤怒。有一天，回家之後媽媽生氣地對我說：「你和那白癡一起玩，她口水都流到你身

上，你不覺得很髒嗎？」我也很生氣對媽媽說：「我沒有跟她一起玩，我只是陪她回家，那些男生都會欺負她，我也沒有讓她的口水流到我身上。」媽媽說：「你最愛狡辯，明天起你放學馬上回家，不准陪她回家。」我也心有不甘地說：「你不是平常教我們要幫助可憐的人，我幫助別人又要罵我！」我記憶中，從那天起我再也沒有陪她回家，有時候遠遠看到她對我揮手、對我笑，我帶著心虛與難堪交雜的情緒，無法回應！無所適從！無顏以對！

我知道是白蘭教我有機會懂，從她的生命讀出自己生命的疑惑、禁錮。而這群被陳水扁粗暴對待的公娼們，教台灣社會、台灣人民有機會從她們集體的生命困境中讀出自身的、集體的疑惑與禁錮。諷刺的說：那恐怕是陳水扁從政以來最大的貢獻吧！教我們有機會認識與這群最貧乏、最邊緣的性工作者，而在貧乏的極致當中看見自己的處境，理解自己的處境。是她們生命的光華教育了台灣社會，這光華卻是因著整個社會加諸於她們的困境而來。我看到生命的力量，看到在壓迫的極致中的可能，就像冰原中的小草——這在我最最低潮的時候，我從她們強韌有力的生命當中讀出自身的希望。

四、這就是一個學生的讀書心得

在《貧窮文化》的背景介紹當中，劉易士：「本書裡的這幾天都不是集錦而成的，它們是真實的一個個日子；這些人物也不是杜撰的，而是一個個真實的個人」（頁111）。而事實上每一個

閱讀的人都能夠知道，每一個一日生活實錄當中都不僅僅只有當天生活，而是將一天的生活放到一個人的出生與家庭背景，以及社會狀態（政治、平均物質條件、人際關係與互動），要做這樣記錄的人，需要對他們的生活有一個比較完整的了解，或者說是要有自己比較清晰地觀察與理解的角度。

做為「讀者」的我被感動，這樣的故事讓我貼近理解我身邊真實存在的人，我閱讀、哭泣，我認為我寫不出我的感動，因為我認為我不會說感性的、表達情緒的、說故事的語言，在我長大的過程、在學會使用語言做為一種工具的過程中，我所使用的是硬梆梆、說理的、所謂「邏輯性」的語言，我寫出的讀書報告令我自己萬分挫折，我知道：那可能是一個可以得高分的、可以向老師展現你是一個用功學生的、有組織有架構的、讓某些同學覺得很厲害卻看不懂也不想看的報告，我墮進一種極度的憂鬱當中，我渴望自己有一種像劉易士一樣的能力，可以深度同理與接納人的能力，可以用文字將這樣的理解表述出來成為知識的能力。

這是我改寫多次心得報告，我希望這樣的努力對於讀者能有一點閱讀意願與價值。

導讀二

扣連《貧窮文化》

——貧窮文化能是什麼……

張少強

要瞭解「貧窮人的文化」，必須和他們生活一起，學習他們的語言和風習，設身在他們的困難和希望之中。

——劉易士

I.

從個別社會到全球整體，貧窮問題歷來備受關注，是各界學者長期述說的主題，力圖探發究竟的對象。相關資料、數據、文獻、報導、研究與著作不斷推陳出新，多不勝數。雖然如此，現時學界有關始自1959年由人類學家奧斯卡·劉易士（Oscar Lewis, 1914-1970）提出的「貧窮文化」學說卻是詫異地鮮有探討。要不是隻言不提，儼然無此一論，就總是輕輕帶過，僅作零星如可有可無的覆述，甚或未有詳論即作徹底否定。若以筆者認識的香港為例，貧窮研究可真熱門不過，所及的分析範圍也見鉅細無遺。可是，除卻少數例外¹，香港華人學者的討論，主要就是好像以下兩節短論那樣，旨在表明劉易士的學說不值多說：

1. 詳見張少強（1996），Ma. B. Y.（1998）及黃洪（2000）有關劉易士貧窮文化學說的另翼探討。

Lewis 探索微觀的社會環境因素，提出貧窮文化論，涉及窮人的社會參與、經濟生活、家庭關係、社區環境、個人心態等方面的描述。後來經其他學者整理，集中了下列的看法：貧民養的兒童於六、七歲時便感受自己為沒用的人，對他人不信任，與主流社會隔離；本身語言表達能力發展遲緩，士氣低落，較不能延續慾望的滿足，少具奮發向上的競爭力；加上父母職業低微和教育程度低，子女容易形成自我貶抑傾向，以致承受挫折的能力較弱。故此，易導致貧窮的循環。

但是，很多有關的研究並未有證實貧窮文化的普遍存在；大部份的貧民地區仍然充滿掙扎的朝氣，採取不同方法，如建立學校，商店等，去改善他們的經濟情況和生活環境，包括建立地區組織和參與政治活動。有些學者指出所謂貧窮文化皆因數代生活於惡劣環境而無資源去改變而形成，並非兒童在家庭禮教下所自然形成的。（莫泰基，1993: 29）

劉易士（Lewis）（1969）在60年代提出《貧窮文化》（culture of poverty）的討論，指出貧窮階層會產生一種次文化（sub-culture），他／她們採取消極態度，自暴自棄，所謂「做慣乞兒懶做官」。劉亦斯鼓吹透過推廣教育，使這些低下層有更多發展機會，進而打破《貧窮文化》的代代相傳。

當然，拓展教育對市民大眾是有利的，但英、美等西方國家在60、70年代大量擴展教育之後，並沒有解決貧窮的問題。雖然，有個別低下層人士透過接受教育而冒

升上中產階級或上層，但低下層的貧窮問題仍然普遍存在。簡而言之，這一派論點將貧窮問題歸究於個人不積極工作，或遇上不幸事故。其解決方法亦是針對個人，而忽視了社會結構在製造貧窮問題所扮演的角色。

近年一些保守人士在鼓吹削減福利開支時將《貧窮文化》的討論借屍還魂，提出所謂「下階層」(underclass)的討論。梅里(Murray)(1984)認為現時福利太好，因而形成一種「依賴文化」(dependency culture)，有一群「下階層」的人如一些未婚媽媽、單親母親、長期失業者，他／她們並不積極找尋工作，反而安於領取救濟金。(陳錦華，1999: 257-258)

作為一篇導讀，本文並非是要主張劉氏的貧窮文化學說沒有商榷之處，或指出上例那些常見的反對見解毫無根據。但鑑於扼殺性的批評無益，本文希望能夠從現今的人類學理論及文化研究的視野，重新扣連(re-articulate)劉氏學說能有的理論啟迪及分析潛力；把環繞此一學說而來的理論爭議，置放到知識／權力的理脈中，加以省思；以便理解此一學說何故竟經常被片面詮釋，其切要部分卻被學術地／政治地長期埋沒。

II.

劉易士顯然意識到他的貧窮文化學說難令同儕明白。自發表了此說起，他就曾多次開宗明義：他的理論旨趣是用深入的民族誌描述細膩地及親切地演敘窮人的生活方式、他們的尋常日子、

他們的想法、他們的感受、他們的憂患與怨言，以及他們的期盼與歡娛。他無意高度抽象地普同化（generalize）窮人生活的景況；之所以有必要在理述層面上提出「貧窮文化」只不過是用作「貧窮次文化」的簡稱，並非是要建構一套固定而又用來包含所有的概念模式。他曾不止一次明言：

作為一名人類學家我已然嘗試理解貧窮及其相隨的特點，作為一種文化，或者，更加精確來說，作為一種自有結構和理路的次文化，作為一種沿家系世代相傳的生活方式。（1966: xliii）

縱然「貧窮次文化」一語技術上比較專精，但我卻用「貧窮文化」當作簡稱。（同上）

他甚而質疑同期的人類學研究，尤其是結構功能主義一派的社區研究。它們不斷追求高度普同化的抽象文化模式來理解生活現實，或兼論一套全然單向線狀的現代化理論模式，豈能具有切要的知識價值²？對自己的貧人生活研究他亦一再聲明：不可把他的民族誌發現進行抽空理脈的加以普同化。他所以集中家庭研究的目的是要衝破常見但空洞的普同化理論模式，改以較細小的觀察單位，尋找更堅實的民族誌知識；探看個體怎樣與建制接壤、怎樣出現不同的踐行動理，從而通曉窮人生活的複雜性和多樣性。早於1959年，他的首部貧窮文化專著中，他已把自己另翼的理論立場清楚撮要如下：

2. 詳見劉易士另一著作 *Tepoztlan: Village in Mexico* (1960)。

在描繪一個家庭的時候，我們見到的是生活和工作在一起的具體個人，而不是像「文化模式」底研究報告中所暗示的那種平均的、典型的人。從對一些特定家庭作深入研究來探討一個文化，我們可以知道一些制度如何決定一些個人。這將有助我們超越「形式」和「結構」，而進入人類生活底實相中。……對家庭作完整的研究，有如在「文化的極端概念」和「人格的極端概念」底鴻溝上架了一座橋，使我們同時見到文化和人格在現實生活中的相互關連。（頁109-110）

及至1964年，他繼而應用窮人子女的自述來演敘窮人的生活故事，他的目的也是旨在闡明在貧窮家庭中成長究竟意味什麼，每個成員又有什麼不同聲音、不同感受、不同行向和差別。基於經年研究以及不斷擴闊田野觀察的得獲，他最終還有力地指出抽象文化理論，根本無法提供充分理解力的重大缺失。1966年他再次申明了自己的研究要旨：

這是由於我的不滿一些文化模式的概念固有的高度抽象化令我從人類學的社區研究轉向深入的家庭研究。在我來看，那些在抽象層面的文化模式上描繪的生活方式丟棄了我們關切的非常核心和精髓，這就是非常個別的人們。在那些整體性文化模式的描述中幾乎是無可避免地忽略習慣上和行爲上的可變性幅度；因而可能導致全然過於輕易地過度建構一些文化之間的差異但亦傾向忽視根本的人們相似性。（1966: xv）

套用現有的理論語言或概念工具來說，劉易士的貧窮文化學說明顯反對毫不著實的宏大論述（grand narrative）；強調理脈仔細分析（context-specific analysis）的必要性，正視發生在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事物，探視其間多重的真實義意，包括人們的鮮活經驗與有血有肉的故事，及其可見相近也有所迥異的地方。質而言之，他的文化理論立場跟 Raymond Williams（1958）提出的文化研究綱領：要研究文化就要看生活中的尋常（ordinary）——在可見可知可觸可感的領域中，理解事物的意理——頗有共通之處。他的人類學取向是要提供足可詮釋出多義性的記述，棄絕單一的，只會把事物同質化的大寫文化觀念；申明多元的、有變異力的在地文化踐行，以及不同行動者的主體（actor-subject）和視野。更難得的是，他對主流人類學的反省，採取了好像 Pierre Bourdieu（1992）主張的關聯性門徑（relational approach）進行探討，使得他按家庭為分析單位的窮人生活研究始終保持開放性。他不但沒有陷入結構決定論的謬誤：如一般著作那樣但見描繪窮人怎樣成為經濟結構下慘遭剝削的受害者；更沒有把個體加以本質化的弊病，如許多常見討論那般要不是過度美言就是全然污蔑窮人素質。反而，他的窮人生活演敘是充滿 C. Wright Mills（1959）所認為：社會科學必須具備的社會學想像力（sociological imagination）。這就是能夠洞悉到生活個體切身的個人景況所包含的重大社會性，以及特定社會關係得以出現、或變更，所涉及的根本個人性。

仔細來說，劉易士清楚理解到貧窮從來就不是單純的物質數量問題，它可以任意進行先驗性（a priori）分析，或抽空社會理脈的探討。貧窮亦只會出現於充滿階級矛盾和內部不安的現代國族中。它並不存在於原初的社區，或其他不以物質發展為主的社

會。正如另一名人類學家 Marshall Sahlins (1968) 曾獨到地指出：原初的社會 (primitive society) 才是豐裕的 (affluent)。縱然那些社會中人們擁有的物質數量和科技水準不及現代人們那麼多，可是他們簡單的生活方式，只求少量的物質需要，反而保障他們一生享受到「豐裕」(即在現實中能夠獲得的常比他們的生活文化中所需要的來得多)。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也有現代人們難得的閒逸。倒是現代世界，在不斷創造大量物質文明的同時，不斷衍生大量無法企及的物質需要。結果，在無限慾望的經濟教條底下，過著前所未有但總是擺脫不掉的「匱乏」生活(吾人生活文化所需的總比在從現實中能夠獲得的來得少)。每日勞累無休，帶著餓意入睡。貧窮成為了常事，成為了與社會發展同生共長的建制，並使貧窮成為充滿妒恨的不對等階級關係。Sahlins 寫道：

世界上最原始的人們擁有很少的物件，但他們並不窮。貧窮不是少數量的財貨……最根本的，貧窮是人與人的一種社會關係。貧窮是一種社會地位。……它是文化的創造物，它與文明同生共長；……它是階級之間一種為人怨憤的區分。(1999: 39)

階級社會創造的貧窮問題，隨近代的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而加劇；進一步使得「匱乏」的意義在社會中成為主導……。(同上)

劉易士也有具體申論了現代世界的貧窮是如何對人們構成深刻的危害，令他們的生活陷入可怕的貧困景況、喪失教育、缺乏

支援，以致破損他們的家庭關係，令成員常遭社會排斥，感到蒙羞受苦。因此，他提出貧窮文化學說難免會教那些認定窮人沒有文化的人感到不安。然而，深入的田野觀察同樣教他發現：窮人面對每日切身面對的貧窮景況畢竟是有相應的日常踐行以確保自己能夠過活的方式的。由這樣行動者取向的門徑來理解文化，他還發現窮人雖然過著缺乏物資的生活，但缺乏物資並不等於失去了一切生活涵意。1964年，他就根據了自己在墨西哥發現的窮人生活故事作出了以下的說明：

窮人的生活不是枯燥乏味的。卷中故事揭示的一個（貧窮）世界有暴力和死亡，有受苦難和受剝奪，有失氣節和破碎家庭，有犯罪和欺詐，有警察的橫暴以及窮人對窮人的殘酷。這些故事亦都揭示濃密的情愫與人情，強烈的個人感，追求愉悅的能耐，祈盼改善生活的願想，渴望諒解和生趣，共享他們僅有之物的雅量，也有面對眾多不解難題繼續生活下去的勇氣。（1964: xii）

1966年，他在美國屬地波多黎各進行貧窮女性的家庭研究亦有相似發現。透過這次突顯了性別如何加劇貧窮問題的波多黎各研究，他不但具體地驗證了女性主義者所要指明的貧窮女性化。他還清楚地正視到階級偏見以外，貧窮女性常有的主理能耐（agency）：

儘管有值得關注的病態存在，但我感到難忘的是這個（貧窮）家庭的頑強。我感到難忘的是她們的堅忍，活力，修復力及有能耐應付可令眾多中產階級者動彈不得

的問題。活於艱辛和粗野的環境之中這是需要大量毅力的。她們是艱困的人們，但她們自有尊嚴和道義，兼且她們能有仁愛，熱情，以及不必然令她們受到鄰舍或社群排擠的變通力，復而如同中產階層女性過著的尋常生活那樣沒有呈現明顯的差距。……（1966: xxix-xxxi）

由是以觀，劉氏貧窮文化學說的精要之處正是在於他對窮人生活的理解排除了不少左派和右派論者經常共有的拜物主義（fetishism）誤點——他們常把物質直接等同福祉，擁有東西等同擁有存在意義和自我價值，繼而常有單憑物質捐助足以解決問題的想法。以致一些富有者在從事施捨活動之時可能僅是追求自我心靈滿足，多於正視問題的多重性。除此之外，他亦不同於部分純粹政策取向的學者們，把貧窮問題偏狹不堪地化約為如何界定、或提升國內貧窮線的問題，以為據此就能找到最有效的根治問題方法。他們完全忽視或根本不明白，貧窮正是一種透過劃分有者與無者之別的操作而出現在社會權力關係上的人造的劣勢位置。劉易士就是能夠徹底地洞悉到窮人——即令受多重性別枷鎖的貧窮女性——實乃有聲音、有自我、有主體身份（subject status）的個人，並非徒具無助無望的異化存在，或被動的客體身份（object status）。他／她們與他／她們所處的社會是充滿互動，張力和拉扯的。面對貧困的生活景況，他／她們也許感到挫折、蒙受創傷；或是自慚形穢、頹然自棄；或是滿腹牢騷、憤世嫉俗；或是心存怒氣、力求上進。但他／她們畢竟是有生活創造力的，能用自己的省思與踐行討回生活的涵意，在乾涸的日常土壤上展現人間的情愫、在人們以為不可活的場域中築構可活的秩序（livable order），以至於在物質領域以外創造存在價值與意

義。

劉氏進而把這些描述性創見綜合成理述性分析，對現代國族出現的貧窮問題復有提出嶄新的概念詮釋和思考要領：

我想令吾人注視到一項事實：貧窮在現代國族中並不只是這樣一種的狀況，經濟受剝，解組，或是某些物質的匱乏。它也有好些正面性，從這個意義來說，它有一組結構，一套具理路和防衛性的機制，沒有的話窮人是活不下去的。……貧窮文化是自有一些模式的並對其成員有特定的社會及心理結果。它是動態性的因素影響人們對較大的國族文化的參與以及成爲一種自存的次文化。

(1964: xxiv)

他不斷根據這樣的見解進行研究，專注於窮人生活故事的演敘，這種踐行是帶有更深一層的理述用意的。兼且可以說是進行與今天廣受重視的屬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甚為相近的知識追求和省思——作出反權勢及反精英中心的民間記述，尋繹人民在特定史質（historicity）之中的重要聲音和踐行。劉易士寫道：

大部分國族特質的研究焦點都是放在中產階層的，假設此一階層反映該社會的主導價值。然而，我建議的可能性乃是：研究低下階層也同樣能夠反映人民作爲整體的一些特有之處。（1966: xv）

針對當代人類學應有的發展和知識職能，他不斷要求人類學家體現這樣的屬民研究的立場，從而加深人類學的基進意義：

我認為人類學家在現代世界中有一個新的職責，就是要做幾乎佔世界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低度開發國家中農民及市民的研究員和報告員……傳統上，人類學家都去到世界僻遠的角落，去探討對我們文明很少影響的原始，前文字民族作他們底研究者和代言人。於是，這就造成了一種充滿諷刺意味的現象：拜人類學家努力所賜，我們對新幾內亞一些孤立文化（總共只有五百個人）的了解程度遠超過對於印度、墨西哥等其他低度開發國家裡百萬鄉村居民生活的了解；而印度、墨西哥這些低度開發國家，卻命定要在國際舞台上扮演那麼重要的角色。

（頁107-108）

可是，劉易士的長足遠見對60年代以至今今天依然自詡為社會學主流的學術研究而言，無疑是一種無法明其所以的東西。在他們習以抽象普同為研究終點的實證主義知識教條底下，任何沒有量化宏觀分析（statistical macro-analysis）的都不算作社會科學研究；好像劉氏那樣以生活故事為主的質化研究，充其量也只會被他們視作「微觀研究」。他們雖不至完全否定它的學術價值，但已先在他們自奉為學術典範的分類系統中，將他貶為捨本逐末的次級研究了。更要緊的是，大量自詡社會學主流的學術研究其知識旨趣根本就是向政權效力，以思量政策和加強管治為學問職能；他們往往假設政權足可解決所有「問題」，並在此基礎上理解和討論事物，視政權為塑造世界唯一主體，儘管這種意識形態是純屬虛構。對劉氏提出要以人民的主體為認知根本，識別生活世界中有意義的自決力和自救活動，他們對這一類理論立場和研究成果，就更加難以參透了。縱然有所參透，他們政治立場

上也無法與之認同。

尤為甚者，就是這些「主流」總是有意或無意地把劉易士的學說胡亂硬套到自己國家中心主義的學術／政治旨趣之中。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1962年由Michael Harrington撰寫的矚目著作*The other America*。在這一部著作中，Harrington不但率先借用了貧窮文化一語，兼而高度煽情地刻劃富裕美國之中，窮人生活是如何可怖寒心。他的著作在當時的美國，還促成了大型減貧工程，號稱「貧窮戰爭」的一系列國家福利政策³。其實，他在著作中所作的轉述／詮釋是與劉易士完全不同的，例如他說：

貧窮在美國是一種文化，一種建制，一種生活方式。
(1962: 22)

要之，那是有一套窮人的語言，一套窮人的心理，一套窮人的世界觀。淪為貧窮是淪為內部的異客，在一種截然與主導社會的文化有別的文化成長。(1962: 23-24)

另一個（貧窮）的美國與其餘的國民感受殊不相同。他們傾向無望和被動，但又容易發火動粗；他們孤獨和受到疏遠，時常固執成性和充滿敵意。成為窮人並不只是蒙受物質世界的剝奪。這是陷入一個宿命的，茫然失落的世界，兼而陷入美國裡面一個神頹智萎的美國。
(1962: 120)

3. 有關劉易士貧窮文化學說在美國即時激發的學界論戰詳情，以及Harrington其後是如何修正自己的理論立場，重新肯定劉易士貧窮文化學說的認知要旨，可參閱本書譯者丘延亮撰寫的導讀，於此不作贅述。

美國內有一個低度開發的國族，一種貧窮的文化。……
他們處於歷史之外，進展之外，陷入動彈不得的，頹廢
的循環。（1962: 155）

顯而易見，由Harrington詮釋而來的貧窮文化的涵意只是對窮人無理定型。他的高度煽情主義產造了帶有嚴重矮化窮人形象的惡劣論詰作用。但更加關係重大的是，Harrington的詮釋跟劉易士提出的貧窮文化學說是全然背道而馳的。雖然Harrington套用了相同的理論術語，但Harrington對窮人的書寫正是劉易士的貧窮文化學說最深切反對的陳腔濫調。Harrington講述的貧窮文化也毫無劉易士重視窮人生活的自決力和多元性的理論涵意。相反的，他再次抽象地普同化窮人的生活景況，意識形態地把他們打成對應中產階級高大形象的他者。結果，正正是由於他的胡亂轉述／詮釋，至使「貧窮文化」一詞長期成為了學術的污語，甚而倒錯地變作被用來指責窮人構成貧窮問題的委婉託辭。例如：另一名學者Ben Seligman也挪用過「貧窮文化」的學說，但用它來作追究窮人怎樣弄至美國60年代「貧窮戰爭」失敗的因由：

窮人已經成爲一種潛藏美國的次文化，一種在不息的
遁環之中自我恆久的文化，一種當代社會福利國家能力
所及以外的文化……。 （1968: 16）

III.

60年代過後，由劉易士提出的「貧窮文化」，雖然再沒有激出

同樣重大的廣泛討論和應用，可是這一場過去的貧窮論詰帶來的理述遺產卻延續至今（特別是其誤解和濫用的部分）。三十多年之後，當筆者在香港進行窮人生活研究之時，還是發現香港本土的貧窮論詰是深受這種誤解和濫用影響的。概括來說，當香港的地方組織力圖迫使政府改善社會福利政策之時，如同 Harrington 訴諸煽情主義的單一詮釋便不斷地被拿來扣連在地的窮人生活景況，藉它描繪出一幅又一幅慘不忍睹的窮人圖像來支持他們對社會政治的訴求。相反的，當相關的香港官員欲要維護固有的社會福利政策之時，如同 Seligman 反而責備受害者的謬論仍然照樣出爐；他們以此說明任何進一步援助窮人的工作都是浪費公帑，是不合社會整體利益的。香港窮人的生活景況就是這樣古怪地被任意替現和斷定，長期跳不出僅以社會福利為依歸的論詰框框，只在各自堅持「值得」或「不值」多施救助的議程之中反覆爭辯。

在筆者於 1994 至 1995 年間決定搬入一所香港籠屋⁴進行窮人生活研究之時，筆者發現：這樣一類急於求成而又僅以社會福利為依歸的貧窮論詰，往往對窮人當下的生活景況和問題是缺乏理解或反映的。那些扭來捏去都是工具性地論說窮人「值得」還是「不值」多加救助的政治綱領，亦根本完全迴避了正視貧窮在生活世界當中的千絲萬縷變異，特別是忽視了生活個體陷入窮困的複雜因由和面對窮困景況的不同可能性。

王伯是筆者在田野研究期間認識到的一名年過七旬的籠屋居民。據他的自述所示：他是祖籍中國新會的，但自小在馬來西亞

4. 「籠屋」在香港官方的名稱中叫作「床位寓所」。它的主要起居特點乃是：寓所內提供給住客租用的雙層或三層床位，全都圍上了鐵絲網，看來如同一個一個擠在一起的鐵籠一樣。是故，它亦普遍地被人們稱為「籠屋」，並被社會各界視為既是嚴重貧窮，又是違背人道的象徵。詳見 Cheung (1996, 1997, 2000)。

成長。當他小學尚未唸完的時候，父親已安排他在橡膠園從事收集樹脂的粗重工作。自此以後，他每日都要早在破曉的時分，騎著一輛自行車穿過崎嶇的山徑，往遙遠的園子去，從早上直做到黃昏；每月所得的工錢全數要交給父親。然而，父親回償給他的日常使用根本就不足以令他的早午兩餐能夠吃飽。在這段時期，他經常都要過著捱餓工作的日子。同時，他亦十分討厭這份呆板而又吃力的工作，可是他也得要默默熬了十年光景。因為當時的他一想到脾氣猛烈的父親，動不動就會攔來狠狠的一巴掌，他是從來不敢違逆父親意旨和安排。現時的他回想起來還不禁感到自己從沒有過「童年」，對父親的凶惡形象也是仍有餘悸。

有關自己的過去，王伯還指出：他在1949年本來只是決定回鄉一趟，探望一位自己未曾見過一面的姐姐。怎料在中國乘坐火車的時候，他一不小心就被小偷盜去裝有回國證件的行李。正在不知所措的時候，馬來西亞又突然暴發戰亂。在他不得不滯留中國的期間，相繼發生的竟是中國終告落入共黨之手。為了逃避共產黨的管治，王伯流亡到了香港。然而，在香港他是無親無故的。抵埠之初，他經常孤伶伶地在街上踱步覆踱步，幾近餓死街頭的邊緣。直到漫無目的的步伐把他帶到一間慈善機構那兒當雜工，才能解決每日兩餐一宿的問題。四年之後，當王伯在這一所慈善機構的工作結束了，他就開始在外找工，可惜多次嘗試都沒有成功。王伯解釋說：因為在那個年頭，僱主若不是非親養一概免問，就是要有薦頭擔保。最後，他在一個建築工地尋得一份差事，也是幾經艱辛才找到三個薦頭來符合應聘的要求的。儘管如此，工資就只是僅夠糊口，每晚也只能在工作的地盤過夜。

王伯指出：當時的他也想過好歹都租一張床位給自己居住，改變那種無瓦遮頭的日子。可是，當時要租得一張床位竟是比起

找一份工作更難，不但同樣要有薦頭擔保，還要押下按金。他要於數年之後，終於有了足夠的積蓄方能開始在香港上環一間寓所租得一張床位寄宿。但是為了方便上班，他仍是較多在地盤過宿，並且經常讓出了自己的床位給同屋另一伙人家使用：

實情我在那處租的一張床位，我都沒有認真用過的，就只是拿來擺東西罷了；後來，我見住在上隔床的一家人，佔了我的床位給他的孩子睡，我也沒計較，就讓孩子不用睡在地上吧！

畢生都是在地盤打工的王伯，自此都是靠租住籠屋的床位來過活的，從未結婚，在港也沒有家人。無情的歲月和日見虛弱的身體，迫使王伯約在80年代中期開始退休以及靠政府的救援來過活。他曾經成功申請政府的公共房屋，獲派一個位於馬鞍山二人同住式的公屋單位。但結果只是住了一天，他就連忙返回了籠屋繼續居住：

我以前都搬過去那些地方喇！……但你估那名他媽的同屋住怎麼樣呢？他竟用自己的東西……霸盡所有地方，還對我講：只准我在外出的冷巷煮食，那不是還差過這兒嗎！……我想打大赤膊在屋內走來走去，夜晚開盞燈看看小說，都不可以喇，結果不是得個「吵」字！

在現居的籠屋內，王伯的床位可說是特別擠迫和凌亂的一個。他不但在床位兩旁的鐵絲網上掛滿各式的雜物，他又於床尾橫七豎八地堆積了大量的武俠小說。所以，王伯日常的主要活

動，除了花時間來弄自己一日的兩餐之外，就是翻看這些武俠小說來打發時間。他每天都會不只一次地在自己床位內一頁一頁的翻看喜歡的小說，直到感覺疲倦為止。偶爾，他也會到鄰近的一家小戲院，觀看一些二輪的廉價武打影片作為娛樂。在日常生活，他也會與其他住客交往，聊天說笑，加深友誼。當同屋住客江生有一回因病入院，年老的王伯不顧路途漫長，帶了慰問的禮物，蹣跚地往醫院去探望他。儘管王伯曾不只一次嘆謂：「樓宇我一世人就幫人起得不知有幾多，但自己就沒有住過一間！」，可是王伯對自己現有的日常生活還是有愜意之感的：

我一世人最寫意的時候就是現在了，吃飽就睡，睡夠就吃，不用擔心甚麼……有時間呢？就揭揭小說，那麼就且看何時兩腳一伸了吧！

顯然，這一名香港籠屋居民王伯的個人故事，既是有別於常見的煽情詮釋所要認定的悲慘主調，它更是跟官方論詰中反責受害者之論調徹底不合。相反的，王伯的個人故事能夠有力地指出的正是：任何試圖「一言蔽之」的貧窮論詰都只會與生活世界出現的複雜景況背離。生活個體的面臨貧困是有其特定理脈、個人經歷和混雜感受的：譬如家庭父權勢力的欲予欲奪、政權互相傾軋所激發的人民流竄及社會恐慌和災厄，加上普羅大眾在生存空間及僱傭就業上長期受到苛刻要求和盤剝。

另一方面，王伯的個人故事顯示了：儘管窮人的生活是夾在重重的宰制關係中，但這些宰制關係是無法全然斷定窮人生活的方向和踐行的。他們的生活始終是辯證式地（dialectically）開展的，是不斷自尋空間、也存在著不確定的游走的。更重要的是，

好像王伯那樣的一個人故事——他決定逃出中國大陸，他畢生蒙受所謂的「香港經濟奇蹟」的勞役，長期在窄小的居所過活，但他仍然默默地營生幹活，追求自己的愉悅，透過他的慣域（habitus）來豐富自己日常的存在——凡此種種顯然是香港社會其他屬民日常景況和生活踐行的鮮活寫照。事實上，筆者亦只有是透過認識到王伯那樣的個人，方能有所省思，敢於指出：「籠屋」——這一個普遍被香港主流的論詰認定為貧苦不過的社會暗角，非人生活的都市邊緣——原是許多香港底層市民生息與共的天地，他們共同開展日常社區生活的場域。籠屋內裡的居住環境，雖則看來比諸集中營還要糟，住客看來全都是鎖進一個又一個的擁擠鐵籠裡頭困居。可是，這就正如 Henri Lefebvre 所言那樣，

在空間裡面，沒有事物可以視為當然的，因為牽涉的乃是實在的或可能的行動，並非思維的狀態或是可以說清道盡的故事……。（1992: 144）

一個現成的空間可能會因存在既久而超越出那些斷定它的形式、功能和結構的原初目的與問世理由的；它因而可能變得虛空，並且易於被轉向，被再挪用以及被拿到與它當初頗不相同的用途上去。（1992: 167）

這些籠屋住客其實是不斷地因應自己特定的個人習性與生活需要而使用空間，以至增大和更改空間的功能與意義的。憑著他們的空間踐行，一個冷硬的「鐵籠」顯然已是有著不足與外人道的起居涵意，從僅用作夜間歇息的一隅變成一個可供托息棲身的

「家」而涵蘊了不同生活意味。在共同生活的籠屋環境之中，透過持續地開展的各式緊密的交往（例如：聊天、說笑、一起玩樂、彼此關懷、互訴昔日往事等），也在他們僅能擁有的狹小客觀空間條件以內，不斷累積共同的生活經驗，並且互相創造出大量有深度生活意義的社會和文化元素。最重要的是，這些籠屋住客都如同王伯那樣是有——既屬個人的也具社會意義的——各自的生活故事的。他們當中部分或在中國大陸親身經歷過近代政局的動盪，或深受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或經歷了共產黨的赤色恐怖的影響，或身受香港社會內部發展的種種不同排斥。對不同性質的權勢與暴力，他們擁有源於自己具體生活經歷的清晰看法和批判；對彼此最終都要在籠屋居住，他們也有著不少的相互扶持和共同意識。

以筆者研究期間認識的另一名籠屋住客球叔為例。他在那兒生活就有十三年之久。每天醒來，外出用過早餐以後，他總是喜歡在自己床位內，或隔鄰一張私下擺放了自己東西的公家檯旁邊，獨自看看報紙，以及整理一下自己的日常事宜。倘若有空的話，他又經常都會是在屋內各處與其他住客聊天說笑，或是盤踞在一個「公家」的角落，與其他住客一同打撲克來消遣解悶，或跟另一名同樣深好棋藝的青年住客周仔比拼棋術。然而，現時的他能夠用來維持自己生活的經濟收入，主要是靠來自政府的微薄社會福利金。在從前仍有工作的日子，他亦只一直是靠體力勞動的工作來過活，租住廉價寓所的小房間來安身。

雖然如此，但據球叔所言，他早年在自己的出生地中國大陸實乃一名出色的學生。於1962年，他若不是冒死決定偷渡到香港生活的話，是能夠成功地在國內一所大學繼續升學的。球叔解釋：當時的他其實早對大陸徹底失望，也深感留在大陸只會是白

廢青春。縱然他是在中共政權底下成長，但他是從來沒有相信過中共產政權的。相反，他早已看穿，也非常厭惡當時由毛澤東領導的中共政權，認為它是仗仗恐怖恫嚇和殘忍手段來管治人民。當他成功偷渡到港之後，他就曾當天許下過一個毒誓：

只要一日有中國共產黨，我一日都不會返大陸去！否則
我不得好死！

當與別人論及中共的時候，他亦曾不知多少次與不同意見者大打出手，受不了人家有讚頌中共之言，特別是崇敬毛澤東之論。在港多年未曾結婚的孤寡生活，儘管不見得一切盡皆如願，最終還要在一個只有 6'×3'×4' 立方的床位內長年獨居，但他從來沒有為此而呼天搶地。唯獨一生都經常受到頑疾煎熬，確實教他感到難受不已：

我在大陸讀書，沒有學過英文，也沒有甚麼文憑，要在香港耽筆搵食根本沒有可能。這樣就靠勞力吧！其實，這是沒相干的，好似我那樣，錢我算有過，亦都有過……無他！都是自己爛賭嗟……所以搞到要待在這些鬼地方來。這個也不是問題，最惡頂的是我身體不好。起初我就胃潰瘍，有幾次個胃真是痛得教我想去跳樓。到了個胃無問題，就換我對眼生白內障，搞到我得番一只眼，都算吧！一只眼就一只眼吧！反正尚算可以看東西。怎知現在又生了腎石；前陣子先至割了一粒，醫生說還有兩粒要割……我一生人就是給病累死，令我最為痛苦！

(1992: 55-56)

在籠屋內，球叔為人是甚得其他住客敬重和歡迎的。為了保護一些老弱的住客，曾經不只一次出手。有一回，年過八旬的住客王伯，被隔鄰床位的中年住客陳生無理責罵，並聲言要打他一頓。球叔即從自己的床位，「呼」的一聲，跳了下來，反過來責罵陳生，並公開厲聲喝道：「如果今天晚上，有人夠膽動王伯一根頭髮，我就一定他媽的要打扁他！」語畢，陳生也不敢繼續造次。球叔站立了良久，等氣氛緩和下來後，才返回了自己的床位。雖然如此無懼暴力，他卻深深地不願意見到有糾紛發生的。那料在一個本是尋常的清早，這所籠屋始終是避免不了一場劇烈的打鬥。

當天早上，住客傳叔的鬧鐘，如往常般地在七時正響起。另一名住客陳伯因為不滿鈴聲也把他吵醒了過來，頓時開始惡罵不休。其實這個陳伯，就是屋內人皆憎惡的大惡棍。每當他從身旁走過，其他住客總會暗地裡滿口微言詛咒，或是刻意地視而不見。當他外出時，他們又經常對著他的床位、或屬於他的物件動起怒火反覆指罵。陳伯是一個流落香港的國民黨老兵，早年戰場殺戮的生涯養成他異常凶殘的舉止。老弱的住客，如王伯、汪泊、傳叔、林仔、仙頭佬等都被他毒打過之外，住客葉生甚至只因為一次的言辭頂撞，便被他突襲擊暈，並被他用一把利刀割開了肚皮，使大腸外流而躺臥血泊。為此之故，大部分的住客，都不敢正面惹惱他。雖然現在的陳伯已經年紀老邁而又行動不便，卻仍未收斂其令人憎恨的行止，反而轉用種種下流手段來對付跟他有過節的住客。例如：他曾偷偷地把別人的東西扔掉，或者趁別人離開了廚房向別人的食物唾液吐痰等等。甚至他有一次竟然用一支撿回來的針筒，把自己隔夜的便溺唧射進與他衝突過的住客的床位與廚具。

話當此刻，曾屢遭陳伯欺凌的傳叔，本來不想反駁他。但在陳伯愈罵愈凶時傳叔不禁地回了一句：「我要上班，怎能不用鬧鐘呢！」豈料陳伯頓時抽身到了傳叔的床前，一巴掌的擱過去，還凶殘地瞪著傳叔繼續示威。傳叔氣不過就對著陳伯的鼻樑重拳還擊，且不停手的向陳伯各處狂抽猛打。其他的住客無人敢多加妄動，只能各自躲在床位慌然地張耳探聽。一時間，大家聽聞到陳伯殺豬似的慘叫聲無不感到痛快不已，禁不住地亢奮狂呼起來並大聲吶喊來替傳叔助威。傳叔則繼續從通道的一端一路追打陳伯到另一端，直到陳伯無路可退，他還不肯放過，繼續一拳一拳地往陳伯的臉上怒抽，並一句一句地算起從前被他欺凌的舊帳。最後，傳叔也筋疲力竭了，才去換掉沾有斑斑血跡的外衣，出門上班。這時遍體鱗傷的陳伯左一晃右一擺地好不容易才能爬回自己的床位上，氣喘如牛地躺了下來養傷。好些住客禁不住地一邊偷看他的可憐相，一邊不停地開顏竊笑。

此事發生之後，屋內住客都消了憋在胸中許久的悶氣，感到份外舒暢之餘，還屢次興奮地重溫精彩過程，使不在場的住客大嘆惋惜，未能在場目睹其事。然而，這一場打鬥卻使球叔感到悲嘆。隔天晚上，他約了當時還住在屋內進行研究的筆者和另一名住客四眼仔外出用茶。在餐廳裡，侷促地坐著的球叔點了一杯奶茶卻始終沒有喝過一口，只是緊鎖著眉梢談著許多在籠屋內的瑣碎往事。本來熱騰騰的奶茶已經轉涼了，漸漸地積結了一層深褐色的隔膜，球叔終於按不住心中的鬱結，提及了這次打鬥：

是的！我是他媽的憎陳伯這個人，一直都想找個機會狠狠的抽他一頓。但是一當我……一當我看見他被打到一處紅一處腫，好似一頭喪家狗那般爬回床位，我個心

就真是好不安落……呀！其實我們大家都是落難到了這個地方來，好應該你讓我一下，我讓你一下，好教大家好好醜醜總算有個落腳地方可以生活嘛！（張少強，1997: 57）

儘管如此，在日常的生活中，球叔經常帶來許多難忘的快事和暖意在這所籠屋裡。他時常與住客周仔激烈地對奕較量，正是住客們都會前來圍觀的一大精彩節目。還有他倆在口頭上互相擲揄且不願認輸的惹笑應對，能使人感到異常的開懷且過癮。特別是球叔每勝一局的自吹自擂，及周仔每失一盤的結結巴巴，相映成有趣的滑稽情景令人印象深刻。除此之外，球叔偶爾也下廚作飯，與其他住客在屋內共進晚餐或一起歡渡節日。在筆者研究期間那一年的中秋節，球叔一早便找來了三位住客大作慶祝晚餐。從下午開始，他就在屋內的窄小廚房裡悉心整理伙伴們一起出錢所買回來的一隻雞、兩斤菜、一尾活魚和一块白肉。當夜色漸濃球叔巧手地把飯菜弄好的時候，他們便一起蹲在屋內的一角，圍著一張鋪在地上的報紙，開懷地共進晚餐。於這所殘舊而又擠迫的窄小籠屋裡，各自盡歷世情但終而萍水相遇的同房，在過節的時候溫馨地一起邀來生活所需的歡笑。

IV.

上述的香港籠屋經驗告訴了我：窮人的生活世界是能有值得深思的重大史質（historicity）的。透過深入理解他們的生活故事也能讓我們對底層大眾的現實景況有更貼近的同理心，以及反省

得到所有單一面向的認識模式和追求單一目的的行動的不足。反之，我們有必要努力地尋繹貧窮問題在生活世界當中的多元性質，以便作出多元的省思踐行。在現實的踐行當中，窮人的社區也不是如同常見的扁平討論那般，只有死寂、沉淪、痛楚、糾紛或衝突。它們是有不同的生活動態和社會互動，甚而是道德的力量，相互的救助，真切的社區情感，以及互相激發愉悅生趣的努力。儘管棲息的環境看來是極不可活，這些居住籠屋的底層大眾仍能有生活的創造力，不斷建立具備個人性、社會性及文化性的社區空間。其中有著共同生活的秩序與事理、和諧與緊張、歡樂與愁傷、動人的故事與神傷的經歷、努力正視的問題與解決不了的矛盾。倘如一些自命「救世者」的學者、專家、社工、基進份子或非政府組織者那般，硬要悲天憫人，但又恨鐵不成鋼，在抱怨底層市民沒有意識和動力，他們不過說明了這些精英主義者或先鋒主義者自己對社會底層的生活世界的脫節和全然無知。他們所謂的「人道主義」往往又是從一開始就要站高一級來作出「能者」同情「弱者」的姿態，根本不願虛心聆聽，也不懂同理底層市民生活經驗的根本社會意義。

事實上，劉易士對於同儕如Harrington那樣的常見誤讀，Seligman那樣的嚴重濫用，是不無澄清和反駁的。為此，他就曾經一度假借行為模式的分析方法來申明自己的論點，列舉了由貧窮文化衍生出來的各類行為特點，包括心理的、社區的、經濟的、社會的，以及政治的，洋洋百項有餘。從諒解的角度來看，劉易士此舉實有闡明窮人的多元日常生存政治（day-to-day politics of survival）之意，瞭解他們如何面對不同社會排斥，與不同權勢相持交涉，對決出他們的生活空間和方式。綜而論之，劉易士的重要解說是：

貧窮文化是窮人在這個階級分明，高度個體化和資本主義社會裡面的邊緣位置所作的調適和回應。它表示一種應付無望和失落感的努力，那是來自醒覺到無法按大社會的價值和目標達到成就而有的。事實上，許多貧窮文化的特點可以視為對現有建制和機構沒有解決的問題嘗試尋求的就地解決……。（1966: xliv）

可是，在社會科學的知識理論上，劉易士假借行為模式的分析方法來作自辯，反而使得他的貧窮文化學說出現與他的演敘實踐產生了極之格格不入的部份，矛盾地在他本來強調理解人們生活主體的文化研究之中，注入了只把人類踐行如同客物（object）存在的量度。因而，他對窮人行為的單向定點式羅列亦難免抽空了行動者的理脈與主體用意。例如：他以下的窮人行為特點之討論，雖然不一定是有污蔑窮人的意思，但日後被斷章取義的論者視之為標籤化窮人，這種誤會也許不可避免了！

大部分窮人的教育程度和識字率很低，他們不屬於工會，不是政黨成員，不參與國家福利機構的醫療保健，婦產和老年福利……。（1964: xxvi）

（窮人）部分的社會和心理特點包括擠迫生活，缺乏私隱，結集糾黨，高度酗酒情況，經常訴諸暴力來解決糾紛，經常使用體罰來管教子女，毆妻，早有性事……。其他特點包括強烈的只有今天取向，較少能夠先苦後甜和計畫未來……。（同上）

帶有貧窮文化的人們是只見市井和坊間的，兼而僅有很少的歷史意識。他們只知他們自己的煩惱，他們自己的地方情況，他們的鄰里，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通常他們並無看見他們的問題與世界各處都有互相對應的類似性的知識，視野或意識形態。（1966: xlvi）

縱使如此，在民族誌的演敘上，劉易士的不斷力求緊貼生活主體的聲音與故事，始終是有它的可觀貢獻。他在實作上也從來沒有偏離他原有的文化理論立場。他在自己的窮人生活研究中，首創了民族誌底寫實主義（ethnographic realism），亦即詳述貧窮家庭的一天生活實況就饒有啟發性地展現了窮人的重要慣域（habitus）以及當中各式的日常生活動理。他經常使用窮人自述來陳示貧窮在現實生活之中的具體問題性，亦能令讀者清楚體會窮人的不同聲音，以及分殊的感覺結構，價值系統和自我認同（Lewis, 1959, 1964, 1966）。整體上，他有關窮人生活的民族誌演敘至今仍不可多見，是屬極具敏銳洞悉，以及認知深度與廣度的典範著述。對於現時日益認同人們生活故事和在地視野的認知取向、是具有省思旨向的各式論詰來說，重讀劉易士的貧窮文化學說，想必會有新的領略和獲益。

V.

打從問世以還，已近半個世紀的今天，劉易士的貧窮文化學說能怎樣發展下去——或可否繼續發展——當然已不再取決於已故的他。它的啟發性端取決於我們怎樣讀入和讀出他的著作。在

過往，他的研究成果被同儕扭曲詮釋，導致日後的長期錯讀誤評，這亦正好告誡我們：一些大行其道的學術論詰，原是可以多麼的自我參照（self-referential），跟真實的人和事幾乎無關。對試圖正視人們的不同聲音與故事的研究，這些主流論詰又是如何缺乏深究的興趣和察識的同理心！但願這次由巨流出版社重刊，丘延亮中譯，劉易士首部窮人生活專著《貧窮文化：墨西哥五個家庭一日生活的實錄》，能夠帶來的知識省思，教我們及後人將不再是把他的學說胡亂地斷然否定，或倒錯地弄成本質化窮人的庸俗理述。只有這樣才能重新掌握到窮人作為生活的個體、他們也能有不同的生活故事和多元的主體性。「貧窮文化」一說所指的可以是窮人在他們所處的複雜社會景況之中能有的不被踐平的生活塑造力；他們對當代史實和不同權勢作出各式各樣的在地爭持和重大反駁。

2003年5月1日

于香港理工大學

參考書目

- 張少強，1997，〈喊吶：三名籠屋居民一天生活的記錄〉，載於《香港文化研究》，第七期，頁48-60。
- 莫泰基，1993，《香港貧窮與社會保障》。香港：中華書局。
- 陳錦華，1999，〈富裕社會中的貧窮〉，載於李健正，趙維生，梁麗清，陳錦華（編），《新社會政策》，頁251-268。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黃洪，2000，〈香港九十年代貧窮的成因：微觀、宏觀及中程的分析〉，載於莫泰基編，《貧窮與社會發展》，頁3-29。香港：香港社會保障學會及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
- 薩靈士（Sahlins, Marshall），1999，〈原初豐裕社會〉（丘延亮中譯版），載於許寶強、汪暉選編《發展的迷思》，頁21-39。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原著1968）
- Bourdieu, Pierre, 1992, *An Invitation of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eung, S. K., 1996, *The Subculture of Poverty: A Case Study of a Cage Apartmen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unpublished M.Phil. thesis).
- Cheung, S. K., 2000, "Speaking out: Days in lives of three Hong Kong cage dwellers". *Position: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8 (1): 235-262.
- 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 Harrington, Michael, 1962, *The other America: Poverty in United States*. Baltimore Maryland: Penguin Books.
- Henri, Lefebvre, 1992,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 Lewis, Oscar, 1959, *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 Lewis, Oscar, 1960, *Tepoztlán: Village in Mexico*.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Lewis, Oscar, 1964, *The Children of Sanchez: Autobiographies of a Mexican famil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 Lewis, Oscar, 1966, *La Vida: Puerto Rican Family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 Ma. B. Y., 1998, *The Local Meaning of Povert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Public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Unpublished Ph.D. thesis).
- Seligamn, Ben B., 1968, *Permanent Poverty: An American Syndrome*. Chicago: Quadrangle Book.
- Williams, Raymond, 1958, "Culture is ordinary" in Robin Gable (ed.) (1989). *Resources of Hope: Culture, Democracy, Socialism* (pp.3-18). London: Verso.
- Mills, C. Wright, 1959,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導讀三

演敘「貧窮文化」

——劉易士書寫的考掘與譜系及我人的閱讀與踐行

丘延亮

一、劉易士「貧窮文化」理述的考掘

作者劉易士從1943年（二戰期中）起就在墨西哥城進行對貧窮家庭每日生活的研究。15年後（1958），他在哥斯大黎加舉行的美洲學家議會（Americanist Congress）發表〈大雜院的文化〉（*The Culture of Vecindad*）一文，首次提出了「貧窮文化」的概念。自此，除了在1959《貧窮文化》（*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中外，在1961《桑且和他的孩子們》（*The Children of Sanchez: Autobiography of a Mexican Family*）、1964《丕多羅·馬廷奈》（*Pedro Martinez: A Mexican Peasant and His Family*）、1966《生涯：在貧窮文化中的波多黎各家庭——聖關安和紐約》（*La Vida: A Puerto Rican Family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San Juan and New York*）及1968《貧民窟文化的研究：「生涯」的背景》（*A Study of Slum Culture: Background for La Vida*）四書的序，及1970《人類學論文集》（*Anthropological Essays*）中也都就這個理述有所申論。

在《桑且和他的孩子們》一書中，劉易士透過桑且家不同成員陳述一己生活經驗的敘說（*narrative*），使讀者深入到他們的家庭生活中。這個多重自述傳（*multiple autobiographies*）的家庭研

究取徑，呈現了聚居斗室的家庭成員間的互動、並置了每一個人諸多面向的（立體的）每日生活圖像，使得作者（人類學家／田野工作者本人）與家庭成員們共同經驗的情緒與同理心得以直接的向讀者傳達，避去了學院陳辭（jargon）與理述黑洞、構聯了個體選取與文化因素間的對應與動力。

在《桑且和他的孩子們》一書的序中，劉易士告訴我們「窮人的日子絕對不是沈悶的……他們的故事顯現了暴力與死亡、受虐與被剝奪……窮人施予窮人的殘暴……。」但這些故事也體現了他們「密集的情懷與人情，濃烈的個人感與追求愉悅的能耐，不斷祈向改善生計的愿想，和積極追求瞭解與愛的慾望。他們有分享手邊僅有物件的雅量，也有在眼前眾多無解難題中面對每日生活的勇氣」（Lewis, 1961: 12）。

將文化定義為代代相傳的生計樣式，且據此理解貧窮，我人應要注意到的事實乃是「現代社會的貧窮絕不只是經濟的受剝、解組、或是物質的匱乏。」劉易士強調：「貧窮文化有它的正面性。因為它有一個精神、一種理路（a rationale）、一套防護機制，缺乏這些窮人是活不下去的」（Lewis, 1961: xxiv）。換言之，它是一種「生活方式」，驚人的穩定和持續，在家庭的系承中代代相傳。它自有它的風格，對其成員產生特定的社會及心智效應。因此，這個文化既是窮人參與大文化的動力要素，它自己也就成為了一種副文化（subculture）（Lewis, 1961: xxiv）。

在歸納了貧窮文化之經濟、社會、心理層面的種種「特徵」後（見Lewis, 1961: 25-27，及《貧窮文化》一書1976年版譯者的話），劉易士更瞭解到這些「特徵」應當被視為是貧窮中人針對既存建制與機構之無能於解決他們困難——遂而對其產生疑心、不信與迴避、排斥——而創發的在地性回應。這些回應有它

們的針對性與批判性：他們不相信醫生、醫院、銀行、教會都是不可避免的例子。對宰制階層如警察、官員、教士的痛恨及譏諷態度也使得「貧窮文化」具備了對現存秩序進行抗爭的潛能與質地（Lewis, 1961: 27）。

墨西哥 1910-20 年的人民革命，以農民領袖札巴塔（Zapata）的再起，最後以他及 Villa 之被暗殺告終。迄今，共和立國及美式選票民主搞了五十幾年，墨西哥城（首都）的 400 萬人仍然存活在貧窮——幾乎猶甚——的條件中。這些景況無疑根本地質疑了共和／民主所付出的全民性代價的社會得失。儘管有長足的「經濟成長」、少數得益者得益愈多、貧窮中人則深陷愈甚；為觀光客而華麗的市容，遮蔽的是無容身之處的生活景況，以及其中一再受創的男女老少；但，他們——就是他們——才是當代墨西哥的真正主角（heroes），是他們，他們的一生為了這個國族付上了工業／進步的代價¹（Lewis, 1961: xxix-xxx）。

在結束《桑且和他的孩子們》一書的序言時，劉易士寫道：

墨西哥政局的「穩定」不能不說是這些老百姓承受災衍及不幸之能耐的猙獰寫照；然而，就算是有這個能耐，它也有它的限度：除非有辦法使得增長中的財富能較平等的惠及廣大百姓，使得在工業化的艱難時期，他們付出的代價也能較公平的為其他階層所共同承擔，我們遲早免不了期待各式**社會鉅變**（在白色恐怖時代意指「革

1. 墨西哥的「經濟發展」不但比東亞要早，其「成就」更一時被（自我）吹捧為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的楷模；曾幾何時，爬得高的跌得也重；不久就成了國際負債的楷模。兩個楷模之間及前後，貢獻最大也受創最深的仍是廣大的百姓，可不為東亞之戒嗎？

命」的代用語，本文作者識）的來臨吧！²（Lewis, 1961: xxx-xxxi）

1961年豬羅灣事件血跡猶新，劉易士意欲的古巴研究雖得到卡斯特羅親身的首肯，卻因得不到資助而要擱置。相反的，美國聯邦政府對貧窮的「關注」卻使他得到了對波多黎各—紐約貧民窟生活研究的支持。其產品就是1966年的《生涯》（*La Vida: A Puerto Rican Family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San Juan and New York*）鉅著。

就在劉易士進行《生涯》的田野研究期間，1964年，《貧窮文化》一書第一個家庭家長丕多羅·馬廷奈的個人奮鬥史及家庭生活史《丕多羅·馬廷奈》（*Pedro Martinez: A Mexican Peasant and His Family*）終於在從事田野工作二十年後出版了。

這本書是馬廷奈家三個成員就他們的農村生活發聲的錄音口述。丕多羅的故事是他親身參予大革命時期札巴塔（Zapata）³領

2. 《貧窮文化》和《桑且和他的孩子們》二書廣受一般讀者歡迎，卻為劉易士帶來了困擾與壓力：（1）1962年起在Michael Harrington——在他的*The Other America: Poverty in United States*一書中——及其他多人對「貧窮文化」概念的一系列誤讀與誤用下（後詳）、矮化了的和庸俗化了的「貧窮文化」標籤竟成為了甘迺迪、詹森政權將美國社會「主流化」（mainstreaming）之「大社會」工程中「向貧窮（人！？）開戰（War against Poverty）」的藉口與憑據。（2）他對墨西哥的研究使得墨西哥國內的發展主義者憤怒，強烈要求他研究「美國本土及人民的貧窮」。

3. Zapata, Emiliano（1880-1919）是墨西哥南方三州 Morelos、Guerrero、Puebla 的農民革命領袖，他為了要求分地與農民而與背信的Madero 政權絕裂。1914年他和北方的Villa（Villa Pancho, 1877-1923）與Carranza及Huerta決戰，一度攻入墨西哥城。1919年他被Carranza的成員Gutierrez陷害，而遭暗殺而亡。他的從者自稱為Zapatistas。

導的農民起義，以及他本身革命踐行的第一手呈現；他的生命史也直接的成為了那個革命的成就、缺失與後遺症的鮮活寫照。一心追尋理想與信念的他，從一個工役（peon）變到鄉村政治家；其步履無一不是他自我追求與自我肯定的艱辛歷程；一步一趨之間，他一次一次的感到幻滅——日益保守與建制化的「後共和」諸政權及施政更將他的生存境遇拋離了他一世追求的在地正誼的人生目標——貧窮依然、子女的出路與前程一概付之闕如！革命已死、革命萬歲！！共和已亡、共和不再？？墨西哥的人民，爾有所期於後起耶！？⁴

作為一個真實的個人，丕多羅對自己也進行了不只一次的「革命」；他自一個混血文化中習說那華吐語的印地安人，變到一個能讀寫西班牙文的「半律師」；也從天主教信徒改宗為安息日會的信徒。唯獨萬變不離其宗的是，他始終認定自己作為農民這個直接生產者的名份；愛惜土地、珍重自然；他堅持了對體力勞動的堅信、也反對純個人性——因而有害於家庭、社區——的自我追尋（Lewis, 1964）。

1963年6月開始的波多黎各—紐約貧民窟研究，劉易士第一次獲得了一整筆的資助，也改變了他一向親身親為、只有太太路絲（Ruth）幫忙做田野、及擔任編輯的工作習慣；他開始僱用研究助理參予研究和田野。1963-69的七年間，工作組收集了數量驚人的紀錄。《生涯》一書——據劉易士自稱——乃散顧安／紐

4. 墨西哥 Chiapas 地區近十餘年來為農民與印地安籍民請命的「Zapatistas」抗爭運動，其如此自稱與自視、自有其深厚的史／實基礎；從1994年元旦以來不斷在墨西哥城出現的示威行動中最叫座的口號就是“Zapata Vive, La Lucha Sigue”（札巴塔死不了、革命完不了！）——見Hollavay & Pelaez (ed.) (1998: 22)。

約兩地四個貧民窟中一百個家庭及其親屬之家庭口述史系列的最起首一本著作（Lewis, 1967: 482）。

作為美國屬地的波多黎各從 1940 年代起開始有了廣為傳媒報導的「進步」；但到了 60 年代它仍比美國本土任何一個最窮的州更窮；三百五十萬人中有一百萬在美國本土，六十萬在紐約，他們之中有 42.7% 每年現金收入低於 1,000 美元、少於 3,000 人及於 80%；14% 失業、15% 接受救濟；20% 接受食物配給。十六萬 14-19 歲的青年失學，其中有十萬更是無業。

針對首都散顧安及紐約波多黎各人的貧民窟家庭，劉易士試圖給予這些鮮為人知的人們的生活一個起碼的發聲機會；他希望透過對貧窮文化的理解，可以對窮人及他們的困難增加同情，也為有建設性的社會行動提供助力（Lewis, 1966: xii）。

他當然曉得，他書中種種有違中產階級價值的發現很有可能被人錯誤解釋，用它們來確立偏見與刻板印象；然而，除了一些不健康的徵象，他亦深知這些個家戶有強過於中產家庭的存活堅韌性；他們有自己的尊嚴和守／為；他們大度、關懷、不計較、且極力追求愛戀。可惜的是，他們被強加上了——也接受了——對自身的形象負面的替現（representation）與想像（Lewis, 1966: xxix-xxx）。《生涯》一書中，里奧一家多位女性對他們在生命的不同時期從事性工作的經歷並不諱言，她們藉身體解決經濟上需要的選擇，亦並未影響她們家庭生活與作為母親的角色……這些現實與陳述更嚴肅地要求我們，重新檢視吾人過往對性工作者所持的刻板印象（Lewis, 1966: xxxi）。

《生涯》的序中對「貧窮文化」的概念有超過十頁的討論（Lewis, 1966: xlii-lii）⁵。文首，劉易士令人詫異地溫和的提到 Michael Harrington 的誤讀誤用，及 Herzog 與 Oalin 的評說；但，

他也明白的批評了向來對貧窮人進行論詰的善／惡、好／壞、受害／自棄的兩極化刻板印象；他同時認識到這種取態與立場，有它們的政治權力鬥爭意義，更注意到兩極之存在於「對貧窮（人！？）開戰」⁶陣營內部，成為政策定奪的對峙派系。準此，他進一步指出了這個副文化是在階級層壓化，高度個人化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所產生，既是窮人對其本身邊緣位置的調適，也是反抗。也是他們對大社會價值與目標無能企及而產生的自我認識底下，自解無力感與無望感的種種努力的集成。

為了辨正一般對「貧窮」的誤解——相對於他的「貧窮文化」概念——他指出在一些「貧窮」的社會中「貧窮文化」並不存在：

- (一) 許多部族與無文的社群，它們有其副文化，但它們不是層壓性的；相反的、其（副）文化是整合、適人及自足的。
- (二) 印度的城、鄉低種性社群；它們在種姓制外更有親屬體系；這些體系給予人們以社會定位和歸屬感；加上一種與過往持繼的歷史感；其生活並不產生貧窮文化。
- (三) 東歐各地的猶太籍民雖窮，但他們的文字傳統及向學風習，加上他們的社區與教區等組織，也使得貧窮文化的現象不彰。

5. 這個版本在1970年 *Anthropological Essays* 和 *A Study of Slum Culture* 兩書中都再次出現；可視為劉易士這方面理述的最後定本。

6. 這種聲稱向作為社會現象的「貧窮」開戰之舉動，在國族機器的操作下，幾乎無例外的變成了對貧窮的受害者與承擔者的「窮人們」的公權力強暴與二度侵害；台灣的「將貧民窟趕出XX市」、「將性工作（者）消滅」、「將搖頭丸（食用者）掃蕩」，都是這一類的加害受害者的「政策」。

(四) 以社會主義的古巴為例，革命後人們雖仍極窮，但他們減少了城市貧民窟中常見的絕望、冷漠、與無望；也開始對他們的領袖與未來較有期望。在城市貧戶區中，社區組織使人們感到自重及培力，人們對自己也產生了信心，也不見貧窮文化產生。(Lewis, 1966: xlviil-1)

然而與 Frantz Fanon 在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一書中所言的阿爾及利亞經驗相左，劉易士在波多黎各見不到「游民無產階級」(lumpen proletariat) 的革命潛質。相較於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晚期資本主義福利國家中貧窮文化漸衰的觀察；劉易士從而臆測貧窮文化乃早期「自由」企業資本主義下的特殊產物。

劉易士並不詫異建制中的中產階級與社會科學家只會見到貧窮文化中的負面形象。他們只想到其中的當下取向、從實操作及不作抽象思考等負面因素。但劉易士卻瞭解到他們這種當下性的操作——相對於將來取向之中產階級的鈍化——卻在在尖銳了他們的自發進取，也強化了他們對感性的享取，及對一己情愫的耽溺。在某種意義上、這些貧窮文化中人悠游於其中的每日生活實踐，不正是存在主義作家所拼命設法重新加以捕捉的生命情調嗎 (Lewis, 1966: li)？至於他們生命中慣見的暴力相向，竟也有其一定的積極性：它為釋放恨意提供了出口，減少了中產階級所長期受害的自我抑制 (Lewis, 1966: li)。

無可諱言，貧窮文化為貧窮中人提供了面對解決生存課題的組件——為生活其中的人準備了一套既存的生活「設計」，不需要窮人一再重新發明——這就是文化（或副文化）的正相涵意。

儘管如此，劉易士並未理想化或浪漫化貧窮文化：這個副文化當然有它的辯證與正反軌跡，它的「調適功能」(adaptive

functions) ——為減少挫折而維持的低度企圖心，對追求短程受用的享樂取向……——使它成為了相對淺薄、貧乏的副文化；它其中也包含了大量病變、受虐與空虛：終致很少能提供較長遠的滿足與支持，在縱容人們共有的互不信任下，它也放大了各方的無助感與孤立。質言之，文化的貧乏 (the poverty of culture) 可以說是貧窮文化之種種致命面向的一個構成部份 (Lewis, 1966: lii)。

在這個洞見下，劉易士絕不是——如他的反篡者 (mis-appropriator) 誤讀的那樣——在進行美國式行為科學社會學慣施的「怪罪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s) 或「病理化不懂者」(pathologize the un-comprehended)⁷ 同樣的自我解套 (self-apologetic) 操作。相反地，他在1967年12月回應《當代人類學》(Current Anthropology) 眾家評說 (Lewis, 1967: 480-500) 時他寫道：

這個 (貧窮文化) 概念絕對沒有把貧窮的咎責置放在窮人的性格上；這個概念更沒有忽略窮人的受虐或他們所遭受的盤剝。事實上，貧窮的副文化是較大的資本主義文化的一個部份；這個資本主義文化的社會及經濟體制將財富渠導到少許人的手裡，也導致了種種階級差異的

7. 根據 Aronowitz 的回顧，美國社會學積累了大量關於犯罪、家庭內關係、工作和都市社群等「社會問題」的研究；但它們都與由誰操控「歷史質」無關，也不瞭解社會行動者爭奪「歷史質」的情況；搞不清楚「問題」是什麼人／社群的問題；反而把存在於自己參考系外的一概歸做「問題」；學界瞭解不了的一概叫做「病態」。參看 Touraine《行動者歸來》一書中關於「反社會學」的討論，特別是頁108。

尖銳增長。(Lewis, 1967: 499)

對於那些從既存建制的觀點出發，企圖維護波多黎各形象的批評者——如Caplon與Opler——的誤解，劉易士則回應道：

它（《生涯》一書）提出控訴的對象不是書中的窮人；它控訴的是產造李歐一家種種病變與受害（suffering，「委屈」）生活方式的那個社會體制。它也是對中產階級中一些成員們的控訴：其中包括了各級政府官員，他們拼命的要遮蓋住貧窮文化中存在的種種不堪與醜惡。（Lewis, 1967: 497）

從以上的回顧與引述以觀，劉易士的書寫政勢（politics of writing）還不夠清楚嗎？那麼，學界針對「貧窮文化」一詞長年連篇贅幅的濫用和誤判又是怎麼發生的呢？

在回答這個問題前，實有必要回顧一下那些濫用與誤判是一些什麼樣的貨色！

對「貧窮文化」這個詞語予以誤置及挪用的人極多，最早的就是《另一個美國：貧窮在美國》（*The Other America: Poverty in United States*, 1963）的作者Michael Harrington。他曾為文評論《貧窮文化》（Lewis, 1959），但他在自己1963年的書中引用這個辭語時則完全沒有提到劉易士⁸（Rigdon, 1988: 152）。在他的書中，他將這個用語當作了他所謂「另一個美國（窮人的）」出現的一個標籤，用來描寫窮人們「扭曲的心神」（the twist spirit）

8. 而劉易士是很清楚Harrington在談他的書前是不知有「貧窮文化」這個用語的（Rigdon, 1988: 170）。

(Harrington, 1963: 119-135)；在採取一個反盧梭主義的姿勢中，他認為貧窮之為一種「文化」、一種生活方式恰恰在於它產生了——以最窮的與次窮的和較富的相比，前者與後者比例為三比一——更高比例的精神病患。是故：

貧民窟中折磨人、厭煩人的生活產造了（另）一種類型的人類，它可以說是在產造了一種貧窮的人格。這樣的另一群美國人和其他全國人的感覺不一樣：他們傾向於沒有想望和消極、容易爆發暴力、孤寂和單獨、既嚴苛又滿懷恨意。作為窮人不光是受到塵世物質上的剝奪；而是懷著一種擔憂的心情進入到一個美國之內的美國，進入一個命定的、無救的世界。（Harrington, 1963: 120）

這個自我中心視野，加上當時為政權獻策的國家機器主義（statist）學風；遂使得他的論詰不可避免的被推向了以國家干預來拯救這一群「另外的」美國人的政勢與旨向。有趣的是，被他「它者化」（otherize）的這些窮人竟一夜間變成了甘迺迪、詹森政權統攝（systemicize）「大社會」，將「非美國」因子（non-American factors）的貧窮加以主渠化（mainstreaming, 即清除掉）的主要對象。如此一來，窮人——以及他們的「文化」——也就成了「向貧窮（人！？）開戰」的重要焦土清野對象了！

果不其然，Harrington的這本書促使他受聘為甘／詹體制掃貧辦公室（Sargeant Shriver's Office）的顧問，為早期的政策形構獻策（Sundquist, ed., 1969: 8）。

儘管如此，Harrington的論詰又和劉易士的「貧窮文化」概

念有什麼關係呢？劉易士雖「注意」到他的「貧窮文化」用法「較我的意旨空泛、也較不專精」（Lewis, 1966: xlii），他這個說法恐怕真是太客氣了！⁹

就算是這麼客氣——或者、偏偏是因為這麼客氣——劉易士本人終於不免一次又一次地被曲解，進一步無辜受責（與受害、迄今！）。

1968年 Valentine 寫了 *Culture and Poverty: Critique and Counter-Proposals* 一書；這本書可以說基本上是針對劉易士和他的「貧窮文化」概念的。在這本書裡面當 Valentine 批評「向貧窮開戰」政策的徹底失敗之際，他祭出了劉易士以及一千似乎與「貧窮文化」相「類近」的概念，責難它們也必須為這個政策的失敗負上——政治的及知識的——責任（Valentine, 1968: 15-17, 48-77）。

面對這樣無所放矢的政治性控訴，劉易士在《當代人類學》（*Current Anthropology*, 1969）對這書的書評中，回應道：

就我們社會中社會科學的能耐而言，這為政策負責之說是多麼天真荒謬的想像呀！要為反貧窮政策失敗負責的不是貧窮文化（或副文化）的概念；要為它負責的是：（一）美國總統及眾議院沒有瞭解到欲處理這個問題，國家必須有什麼程度的承諾；（二）越南戰爭，它耗盡了我們的經濟與人力資源。（Lewis, 1969: 191）

吾人三十五年後重讀 Valentine，在對知識／權力的新理解

9. 事實上，劉易士在和人通信中曾不只一次的表示不解，何以 Harrington 等人會如此一再的誤讀／解他（Rigdon, 1988: 298）。

下，不免更深刻的體認到他的天真與荒謬是深具美式行為主義社會學的代表性的。然而，令我人感到奇怪的反倒是：何以當年的「左派」會毫無判斷地接受這種指責，使自己成為批劉易士的主力！？——而今，內觀在美式學術主治下的邊陲之如台灣、香港、中國者，這種無知與惡鬥似乎更是於今愈演愈烈！

關於 Valentine 的操作，Kochar 在《當代人類學》的解構如下（Valentine, 1969: 186-188）：

（一）Valentine 首先鎖定了 Frazier, Glazer 和 Moynihan 等人的「低層階級文化」（Lower-Class Culture）理論，批評他們認為貧窮的持續緣於貧人本身的缺失；認為他們必須「自助」才能成功「被助」；反貧行動中要被改變的是他們，而不是整個社會。換言之，這種想法的意識形態襯墊不過是薄幃背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個操作是他要確定什麼是 A〕（Valentine, 1969: 181）。

（二）Valentine 認定劉易士是對被研究者具備人道意趣的、明示的人道主義者。但他的閱讀認為劉易士的理述跟他的經驗材料「矛盾」，他的方法也支撐不住他的理論〔這個閱讀是要確定什麼是 B〕。是故，在「科學」的要求下，Valentine 進行了一系列的讀出、讀入；把劉易士和前一批人加以混同〔這是把 B 等同於 A〕（Valentine, 1969: 16）。

（三）在他判定劉易士試圖藉由「心理分析的治療」和「社會工作的解決方案」解決貧窮（Valentine, 1969: 74-75），在建構了這個混同的稻草人後，他提出自己的第三條出路〔這是把自己設定為 C〕。

Kochar 論證道：事實上，Valentine 書中的〔C〕——儘管運

用〔B〕的前提來否證〔A〕——本身卻恰恰複製了〔A〕的論旨，它其實是〔A〕的改寫和翻版；在 Valentine 「各打五十大板」的操作中，他只是以〔C〕取代〔A〕，而真正的敵人其實只有劉易士和他所指認的〔B〕。

究其實，真正教人髮指的問題在於：Valentine 的批判劉易士〔他在閱讀中所確定的所謂 B〕，並非來自檢驗劉易士的具體文脈或他研究的旨向與意義；更沒有檢討任何一個劉易士明白陳示的論點。Valentine 這個分類定型（classificatory fixation）所根據的只是要倒證他在討論之先已先入為主的種種結論；在這樣的預設下，再加上他對劉易士加以投射的臆測性的政治、意識型態動機及價值旨向；他讀出來的內容竟包括：

- （1）劉易士對窮人之窮的咎責歸咎於窮人本身，認為應先廢除貧窮文化再去消滅貧窮。
- （2）劉易士忽略了社會全體的職責：忽略了種種強加於窮人身上的建制性障礙，以及其他種種強加的限制；拒絕將之加以消除。
- （3）劉易士排斥了革命或工人運動，支持社工加心理治療的政策。
- （4）劉易士把貧窮文化說成是自我產造及自我持繼的，它們跟周遭社會強加的條件無關。
- （5）劉易士認為他描寫的貧窮文化的生活方式對任何種類、程度的貧窮都是有效的。（Valentine, 1969: 187）

不必由 Kochar 指出並為劉易士辯解（Valentine, 1969: 186-188），Valentine 的指斥，聰明的讀者只要對照本文重點回顧劉易

士理述的部分，必定發現它們乃純係無的放矢，更遑論他自己的〔C〕實質上——從一個「極左」的姿勢（位勢〔positioning〕）上——全盤接受了極右的〔A〕中全部的前題與操作，真是比〔A〕更〔A〕了¹⁰。（Valentine, 1969: 186, 189-192）

有趣的——也是奇怪且驚人的——這種不讀（或說有讀沒有懂）而大膽評說卻不只是 Valentine 的個人性癖，以 Caplow 對劉易士的批評為例（Lewis, 1967: 480-500），他也明顯地讀得非常粗心和淺薄。除此之外，我們又見到代表了當時典型的反篡與誤讀，被收入 Leacock E. B. 1971年編 *The Culture of Poverty: A Critique* N. Y. Simon & Schuster 一書中的十五篇文章¹¹。

正如當年許多論客在 Valentine 的主題上將 Moynihan 與劉易士混用互換，Leacock 在書中的序中也同樣的將劉易士打到了保守傳統的一邊；透過了選擇性的括引（quotation）和用「劉氏之說產生的效果是……」，「在類似的說法方面 Moynihan 他也採用了……的立場」等設辭（rhetorics），她將對 Moynihan 及她對他的報告的典型批評硬套到了劉易士的頭上。

三年後（1974），Carol Stack 在她的 *All Our Kin* 一書中，再次把「貧窮文化」讀成了對窮人的「負面」形繪，並誤引了 Hylan Lewis 在上述書中的文章（Leacock, 1971: 345-363），擺出

10. 近十餘年來，德、英、法之所謂老牌「左翼」的浴火重生／極右轉向，其矯情程度果然與此「賊喊捉賊」之操作，有異曲同工之妙！

11. 1966 美國人類學會（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AAA）在匹茲堡舉行了以「貧窮文化」為題的研討會；會中 Valentine 從聽眾席中批評與會者批判劉易士不力，遂被邀為文。此外，除會上文章外又加上九篇新文集成此書。AAA 的研討會未邀劉易士參加，本書出版時劉易士已經過世。是書遂成了自說自話的絕響。

了自己政治正確的姿勢。

三十年後回顧上面如 Stack 和 Leacock 對「貧窮文化」的評說，發現他們居然成為了美國社會學的既存傳承；其嚴重誤會的程度到今天還影響著對當前貧困的辯論。儘管當前的論詰表面上加進了女性主義及馬爾薩斯主義者的新保守主義，規範了六十年代論域的這種謬論（paralogism）在九十年代竟仍保持了它的宰控力量！

事實上，在又一輪關於種族、階級、貧窮的新「名分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爭辯中，同樣的意識型態戰具不但被用來攻擊 Julius Wilson 在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中認為階級的重要性高於種族的論旨；戰火竟更從 Wilson 燒回了劉易士。Adolph Reed Jr. 在評 Wilson 時（Reed, 1988: 167-170）就把劉氏及「芝加哥學派」一起拖下水，他不但重複了三十年前的政治姿勢，更持繼了當年的謬誤與失憶；這種返祖性（atavism）不但使得劉易士的論旨在新一代貧窮學者中變得視而不見；更教他們誤會了它的存在，認為他的「貧窮文化」一說是反動派和傳媒無知等的私有財產！¹²

儘管如此，故事卻不只這麼簡單。劉易士卻在另一方面又不斷的受到了另一種驚人難信的扭曲；這種扭曲說明了新保守主義者對劉易士的摹用與誤幟，是有其深邃及特異的意識型態議程的。例如在 Gertrude Himmelfarb 1983 的 *The Idea of Poverty* 一書中，她負面的解讀貧窮文化不但旨在乎攻擊 E. P. Thompson 的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她更把劉易士和 Henry

12. 參看 David L. Harvey 與 Michael H. Reed 1966 年在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Vol.39, No.4, pp. 465-495 上題為 “The Culture of poverty: An Ideological Analysis” 的文章。

Mayhew 當年對英國「不可知之鄉」(unknown country) 的描繪構聯在一起，用來為新保守主義的「否定貧窮」(denial of poverty) 護航。

有趣的是，這種——相對於前面那種「新極端布爾什維克主義」(the new ultra-bolshevism) 的這種「新極端保守主義」的——「送作堆」胡說，看在當年與劉易士有過交接的 Michael Harrington 眼裡也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他遂在 1984 為文替劉易士還一個清白。

在寫《另一個美國》(*The Other America*) 二十一年之後 (1984)，Harrington 在 *The New American Poverty* 一書中寫到：

一個貧窮「文化」的概念不必一定是保守的……劉易士對貧窮的理解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也從左派的立場提出了一個理念。……不管旁人有什麼說的，劉易士的意圖在於動員人們去強調窮人的足智多謀以及他們面對造成他們的困窘之種種建制的強韌性；作為一個「左派」(a man of the left) 他要顯示的是：苦難不只是一個體制、一項結構、一種心理；它同時是經濟性的結果。(Harrington, 1984: 181)

針對新保守派的極右反篡，Harrington 反擊道：

認為貧窮是一種文化的有各種不同立場的人。從左的觀點——如劉易士——來看，這麼說的意圖是在強調美國內部種種愁慘的頑固性、和建制性。但是，如 Edward Banfield 一類的右派疾呼，他要的則是將貧窮說成是短

暫和個人性的東西；它是窮人靈魂的一種狀態，不是社會的一種制約……。（Harrington, 1984: 181）

咀嚼這兩段話，Harrington 顯然終於明白了劉易士提出的「貧窮文化」概念要關注的是貧窮肇因的資本主義生產／再生產體制，以及它積累過程中產生的剝削、不義與社會成本轉嫁；這個體制在為少數人產造財富的同時，為更多的既喪利權階級產造更多貧困與災厄。劉易士貧窮副文化的論旨，其控訴的對象是產造及維持貧困的資本主義體制，不是貧困、窮人或貧窮文化本身。

從上述的回顧，我們見到的一系列誤判、挪／嫁與粗評，它們明顯地不是個別的現象；一而再、再而三；它們竟烏雲捲天，蔚為學風，誤讀篡摹者們的說法成為主流，流佈的結果是劉易士的意旨被完全扭曲了、也不見了。何以至於如此呢？這是什麼社會現象下的「學術」現象呢？這現象之前、之後的「文化迫力」（參見 Calverton, 1931: 1-37）以及當時學界的「政勢結構」（the structure of politics）又是什麼呢？

劉易士本人在這樣的學術／生涯世界中的處境究竟如何呢？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又是如何呢？

要比較周延的回答這些問題，我們有必要對劉易士的方法學及其「故事演敘體」（narrative genre）之踐行的譜系（geneology）進行進一步的考察。

二、劉易士方法學與故事演敘體的譜系

我想，要瞭解生活是不能應用嚴峻的規範或法條的；生活本身充滿了流轉，也跨越了所有的分類系統和分割方式；它對人們創發的種種區隔是毫不在意的。事實上，我見不到文學與社會科學間存在了什麼衝突。¹³
(Lewis; quote in Rigdon, 1988: 1)

在劉易士從事研究與寫作的三十年間（1941-1970），主宰美國社會科學主渠¹⁴（mainstream）的是經驗主義與實證主義的點人頭調查研究（survey research）；然而，劉易士自始至終卻如一地忠於對具體的個人進行觀察與書寫，從事生活實相的具體考掘；他排斥了文化模式的鉅觀思構（constructions），也抗拒著普同性理述的要求與壓力。相對於主渠社會學的為「治國術」（statecraft）籌謀的旨向，他收集了大量基層民眾的生命史；應用傳記和故事演敘（narrative）的書寫開發了關注貧窮、農村社會及變遷中文化的廣大讀者群，教那些讀者在閱讀中聽取了生活

13. 1967，11月6日劉易士在委內瑞拉 *El Nacional* 報紙上，接受 Lorenez Batallan 訪問時的發言。

14. 舊譯「主流」是錯誤和偏見的，社會科學既是人造的社會產物，其中的流行當然不能——也不會是——「自然」如流川一般的東西；相反的，它的流向與行道都是如溝渠般是特定人們刻意開掘與維持的東西，是故譯為「主渠」。揆之現實中之此渠中的廢物雜陳，也就是大陰溝的意思。

中、貧困下，不同人們自己的發聲。

他反對將科學視為「聖牛」¹⁵，對粗暴批評者的無視於他著作中的人文主義內涵感到齒冷¹⁶。對他而言，人類學除了科學性外，更有它人文主義的與文藝的側面¹⁷。自30年代起，他即對他哥倫比亞人類學系老師們的社會均衡（equilibrium model of society）論及「文化理念主義」（culture idealism）的解釋能力深感懷疑¹⁸。準此，他小心的為自己設計了紀錄與分析社會文化現象的經驗研究策略——特別注重田野實境中每日生活的物質狀況，其中的經濟、貧困、衝突、剝削及不義的各個側面。最後，他終至於深深地體認到「協和論」（consensus theory）的限制與不足；轉而傾向於「衝突論」（conflict theory）的理述取徑（Lewis, 1970: viii）。

作為一個二次大戰後政經急速變遷時代的人類學家，劉易士認為人類學必須重新評估人類學研究者和它所研究的人們——他們大部份都極度貧困——的關係（Lewis, 1959: 2）。

對農村人們，他寫道：「尤其是在有關應用人類學方面，（人類學家們）必須為農村社群——在向新形貌轉型的社會過程中——所受到的擠壓找到舒解的方法」（Lewis, 1970: 254）。他甚至於堅信所有的當代人類學家都應是認同貧困者的反殖民主義者。當1967，11月，*El Nacional* 記者問他說他是否已跡近「彌賽亞主義」時，他答道：「恐怕是吧，但如果做研究的人不行之以愛，不跡近於宗教行事，他就接觸不到任何人了；最高完美度

15. 1962年3月9日給 Fernando Camara 的信，見 Rigdon（1988: 233）。

16. Rigdon（1988: 233）。

17. 參考 Lewis（1970: viii）。

18. Lewis（1970: vii-viii）。

科學技巧的冰冷挪用是產生不了什麼有用的東西的。」¹⁹

從1950年代起，劉易士採用了田野錄音的訪談方式紀錄了基層民眾的每日生活，也創發了一種新的社會寫實主義書寫；藉了錄音的幫助，沒經驗、未受教育或不識字的平民百姓都能生動、自然、在不約束的氛圍下談論自己，構聯他們自己的看法與經驗。他們的故事演敘大多誠摯、單純和直接，一一具體體現了口述文學的特色。

在取得被研究者細緻與貼身的生活史故事的過程中，劉易士明言他從未採用任何秘密的技倆，他靠的只是研究者對被他研究人們的同情與愛心，從而建立的友誼；加上在互動中的相互昇華與解消焦慮；在自由聯想的對話中，共同建構生動細緻的生命體驗及其敘說（Lewis, 1961: xx-xxii）。

另一方面，劉易士從來未曾用他的研究所得來突顯他的政治目的；對於墨西哥和古巴的革命，他的態度是批判的也是理解的——對老百姓好的要說，不好的也要說——對他的北美洲（沒有革命傳承與經驗）的讀者，他意圖教他們不要懼怕或拒斥革命（Lewis, 1964: x）。他對貧窮不妥協的記敘，既不在於理想化窮人，也不准人蔑視他們；他的目的在於教人瞭解他們的實況，從而能更有智慧與愛心地與他們對應。

劉易士一生中多年在貧困中人間工作，也從他的研究中汲取了生命意義的強韌與能量；無可諱言，他旺盛的生命力乃源自於與被研究者接觸時人與人交往產生的生命力強化作用（Rigdon, 1988: 105）。他深信「要瞭解貧困中人的文化，（吾人）有必要和他們生活在一起，學習他們的語言與生活習慣；也認同於他們

19. 1967年11月16日委內瑞拉 *El Nacional* 報紙的訪談。

的種種困境和各式各樣的期望」(Lewis, 1959: 2)。對於這麼一個職責，人類學的從業者，挾其觀察與參予的訓練，理應（不管是對己或對人）最為適任。可惜的卻是：發展中國家的高等教育精英卻由於受制於他們社會的層壓與建制，無法跨越階級的鴻溝，而對自己的貧困中人缺乏任何第一手的認知。

儘管如此，劉易士的田野實踐——相對於第三世界「知識界」的缺乏田野與實踐——卻為他招來了怨忿和指責。從1959到1970，他關於墨西哥的一系列著作不斷的受到了墨西哥知識精英的批評；直到1994年 *Alteridades* 期刊出了一期劉易士專號，在地學者才反省到劉易士的重要性；在專號上 Aceves-Lozano 寫了 “An Appreciation of Oscar Lewis and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Qualitative Point of View of Life Stories” 一文，開始認識到生命故事研究手法是劉易士對文化人類學的最大貢獻，其原創性在方法學上影響深遠；更為研究家庭、文化、社會情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切入取徑 (Aceves-Lozano, 1994: 27-33)。

對這個方法學上的創新，二十七年前墨西哥學者又是怎麼認為的呢？

1967年，在評論劉易士時，Stavenhagen 知道劉易士的話本鮮活生動，但嫌它缺乏「分析」，太過「生鮮」。因為和小說太像，所以不夠「科學」；尤其缺乏的是「大規模的統計調查」(large-scale statistical surveys) (Lewis, 1967: 490)；於是乎，他疑心不同的研究者會得出不同的研究結果。再加上他個人對自己所稱「心理學研究取徑」(psychological approaches) 的不悅，他堅持「社會科學家要符合他們被叫做科學家的名號，就必須要有抽象、概念框架和理論體系」(Lewis, 1967: 490)。如此，才能夠從研究中做出「普同操作」(generalization)。

今天看來，Stavenhagen 和（迄今猶然的！？）許多主渠社會學家們一樣，顯然完全不知道“emic”研究取向是為何物，更不知道生計經營者自身發聲的意義，仍舊茫然的盲目追求「客（人之）觀」！這樣的操作，對「在地」的精英學者們而言，難免是一種雙重（或在映照反折下成為四重）的諷刺罷！為了凸顯這種諷刺的辛辣意味，我們就藉 Stavenhagen 的兩個美國同僚的話予以回應吧：

和其他研究貧窮的取徑比較，劉易士主旨的優勝處在於他清晰地演示了貧窮的副文化並不僅是「病理學的纏結」；相反的，它包含了一組「正相的調適性機制」（a set of positive adaptive mechanisms）。這些調適機制是社會地建構的；也就是說窮人們從他們日常生活的實際中集體地創發的；它們使得窮人在缺少了它們即無法生存的種種物質與社會條件下存活下來。劉易士的模型強調了貧窮副文化之正相內涵在政治上有其意義，因為它為衛護窮人及他們的各式創作能力而發言。它也開啓吾人的認識：知道在有利的政治大氣候下，窮人們本身備有了自我解放之能耐和可能性；他們有能力建設、維持和治理他們自己的社群。……他的模型也忠實且平衡地呈現了窮人們在一個喪失了關懷的社會中所經受的種種挫傷。但和其他的說法有異，劉易士雖然承認窮人受到體制的傷害，但他堅持這種傷害並未判然地教他們無能於為自己的命運作主；這一種認知是許多社會科學家——不管是左派的，抑是右派的——都忘記了的東西。（Harvey & Reed, 1996: 466-467）

關於劉氏書寫的「太藝術化」(arty)，不夠「科學」，取樣「不均」，專注「極端行止」的一系列指控，上文作者也有適切的回應：

劉易士是極意識自己之作爲一個人道主義的學者、從事於其獨特的「民族誌寫實」的；他掙脫了實證主義的造作枷鎖、放懷地在藝術的表現性與人們傳記的親暱性中悠游……他的長處在於能夠從報導人中引發生動透徹的演敘，刻劃出日日在貧困中出入之意味究竟何在的家庭式民族誌；他戮力於巧手一種美學的作品，向他的讀者輸送貧窮中人每日苦況的全面意義。……是故，所謂的「取樣」問題、和實證主義的真實性教條、在判斷劉易士的成就時是風馬牛不相關的……他試圖捕捉的不是貧困的一般性尺度……他是要表現貧窮的精義……
(Harvey & Reed, 1996: 484)

事實上，我們夠留心的話，不必等二十七年：在1967年，Eric R. Wolf就告訴了我們，即令是研究社群和機構，我們通常也只依恃了十至百個特定的「個人」，用他們做整個文化何以運作的「診斷」(diagnostic)依據。人類學家書寫的價值，不在於他們的統計性質代表性，而在於他們的「診斷價值」(diagnostic value)：對特定條件下影響特定人群的種種勢力，他們能獨一無二地(uniquely)且力排眾議地(singularly)提出他們的診斷(Lewis, 1967: 495)。

人類學家的這種對具體個案歷史(actual case stories)及被研究者本身產造之文本的加意運用，對牛津的J.H.M. Beattie

言，它們不但給予了平時不聞其聲之人們以發聲的機會，更使得閱聽人對他們產生「逼真」(close-up)的觀察(Lewis, 1967: 484)。在一個被追求統計模型與建構通則主宰的年代，劉易士之選擇了人文主義的取向就加拿大的 Cril S. Belshaw 看來，這意味的是：「儘管我們都可以是小說家、戲劇家、藝術家和想當詩人的人，劉易士和我們大多數（不是全部）不同之處在於：他為我們這樣的創造衝動鑄造了發聲的器具」(Lewis, 1967: 485)。

Richard Harvey Brown 在他迄今重刊十幾版的名著 *A Poetic For Sociology* (1977) 中談到劉易士，認為他不但靈巧地運用了多般的文學技巧書寫，更採取「多重視野」(multiple perspectives)、以類羅生門(rashomon-like)手法替現了多重傳記(multiple biographies)，將家庭動理主體化。Brown 洞悉了這個替現中的多重發聲(multivocal)現象，以及其間書寫者作為作者的「視點」(point of view)與其「報導言說」(reported speech)之間的複雜辯證。相對於單向直線式的(linear)和實證主義的(positivistic)風格，他稱劉易士的書寫為“pictorial”(圖像化)和“humanistic”(人道化)的風格：他的文字中報導言說與作者的評說兩者對應、微妙地產生滲透²⁰(Brown, 1977: 66-67)。

從上面這種——互然於發展中國度與已發展國家精英間的——內弛外張的對劉易士書寫的閱讀以觀，其間牽涉到的當然不是——或更精確地說，不祇是——任何一方面的族群性(ethnic)

20. 劉氏本人卻不只一次的自嘲說，倘他能成為作家他就不會做人類學家了！在他的自傳註記中他自言常為自己的「缺乏文彩」感到痛苦。他只是因為有人覺得他能不負報告人所說的進行書寫而自己感到稍事釋然而已(Rigdon, 1988: 136)。

情緒，或國族性（nationalistic）情愫；準此，我人須有進一步的抓梳。

另一個教劉易士雙面（上下）受敵的側面是由於他的堅持與一貫：在他的主要著作中，他的書寫不但是「傳記取向的」，更意圖刻意勾劃出無時不在影響我們思考與感覺的種種文化勢力。兒童心理分析家 Coles 寫道：「他避免將飢餓、性慾及憤怒與階級或種性對立，相反的，他在在顯示了種種——對我們而言幾乎是心理上不可能的——社會、經濟不堪面前人們從肉體到靈魂的爭戰與自棄。然而，就在吾人對之認為不可能之時，當我們作判斷之際，卻忘了那些人們天天都在面對；就這樣，我們見到了生命的種種譏諷與種種曖昧」（Lewis, 1967: 487）。

面對在上（也在下）的典型陳腐教條，認為窮人有好的和壞的兩種——值得受助（deserved）的自強一族，相對於精神耗弱的、浪費他人善心不值得受助（undeserved）的一類——劉易士對他們的認識是「既非煽情浪漫，也非不公與刻薄的」（Lewis, 1967: 487）。對他而言，窮人從來不是降格的遊民無產者，吾人也沒必要將道德的完美性強加在他們身上。

他們始終保有的是堅定的正義感，也具備了善用所長的敏慧，在慘澹嚴苛的生活空間中存活度日。這些窮人發展出一種集體的解決難題風格——一種獨特的社會建構——以便在社會的底層營生；之所以要這樣，端肇因於資本主義社會下的沒有選擇；也由於政治上的無權無勢而少有改善一己社會關係的管道。儘管如此，面對貧困中的種種無常，他們盡其在我，絕非只是被動的適應；反而集體地改造生存空間，平復苦痛。貧窮的副文化就是他們共同去蕪存菁的實際經驗之積累；將行得通與行不通的經驗分辨，並傳予下代。這種草根性的智慧——系統地承襲、細心地

過濾、不息地探潛——也就是劉易士所說的「貧窮文化」。

功能派的學術陳辭固然可以將上述的實施標籤為「非功能」(dysfunctional)與「誤謬」；但這種「誤謬」卻能教窮人們回應貧困中的種種當下挑戰；不但如此，劉易士也見到在革命情勢下，窮人也從其文化中獲得足以鑄就一己解放的政治武器；在時機成熟時，順應了他們自己的時序表，窮人也會因時過境遷的自覺，片斷的拋棄過去的生活習氣。但劉氏更清楚的明白到他們是不會一夜之間全部放棄掉自己的文化的；什麼政治特效藥或競選支票都不會教他們甘心地将有效的生存工具繳械。他們也不會盲目的「求新」、「求變」；經歷了那麼多的上當和遭受背棄，他們有理由擔心裹足，特別是見到那些倡言「改革」的人物恰恰就是在平日——或競選的口水戰中——作踐他們，壓迫他們的人。是的，窮人是要求變的，但是他們絕不會跟從抽象的改革時間表；或被揪上不顧他們生活速度的政治列車的。

換言之，劉易士自始至終都將貧困中人正視為資本主義社會重壓下，及社會急遽變動下為存活爭戰的具體個人，無怪乎 Robert Cole 在對他著作的評說時寫道：「我發現他的著作產生的效應和 Erikson 近似……我要說劉易士是一個多麼有見地的深刻的心理分析師，希望他有機會教育許多從事心理分析的專業者，這些專業者中不少人不但欠缺他的同理心與摯愛心，更缺乏了他敏銳的、成熟的心理學敏感性」(Lewis, 1967: 486)。另一方面，「他知道心理治療的詞語可以成為給人套帽子的代用品，變成為一種為我們（中產階級的）苛求且自我中心的道德潔癖進行保鮮的新方式」(Lewis, 1967: 486-487)。是故，Coles 在結束他的評說時寫道：「劉易士對心理分析師及心理治療師是有決定的堅實貢獻的。只要兒童心理分析師容許自身走出中產階級的護理中

心，他就可以觀察到『貧窮文化』。他的材料不但是澈底一流的，也是對心理分析師的一個極嚴酷的提示：我們還有多少路要走才能達到我們一心要企及的目標——獲得理解生命的能力」（Lewis, 1967: 487）。

事實上，劉易士在1969年回應Valentine的*Culture and Poverty*一書中對他的指摘時，不但強烈地否認了他誇大了窮人的病態與弱點；也指出了其他的人——相反地——誤指他歌頌了窮人，美化了他們的語言，深化了他們的表現能力（Lewis, 1969: 192）。面對這些淺薄及表面閱讀的粗淺見地，他進一步指出「從科學與政治這兩個觀點視之，重要的問題是：對於貧窮文化的持續，我們給予外在的、社會的因素多少重量，又給予內在的、自我維持的因素以多少重量？因為『忽視』內在因素就會忽略和扭曲了載負貧窮文化者的現實處境」（Lewis, 1969: 192）。而Valentine一輩的指摘乃由於（他們）「無能於同情與溫暖地回應*Five Families, The Children of Sanchez, Pedro Martinez*三本書中人們敘說的自己的故事」（Lewis, 1969: 191）。

但是，這又是為什麼呢？

劉易士診斷道：「我疑心Valentine的問題之一是他太執著於傳統的民族誌與社區研究，以至於對任何欲超越傳統取徑而產生的素材產生了抗拒……猶有甚者，他認識不到傳統民族誌與社區研究存在的嚴重限制；作為一個這方面的長年從業者，我不但對那些限制甚為敏感，也在種種不同的場合一再的加以揭露」（Lewis, 1969: 191）。

除了破除舊傳統、打破成規與限制這方面，劉易士另一方面也戮力對抗「科學方法」的拜物式實證主義閱讀。和這個潮流相反的，他忽視了戰後朝向專門化，科學主義與（客（人之）觀）

的潮流；針對它們，他「始終維持了對全局取向（holistic approach）及對人文與文藝傳承的效忠」（Ridgon, 1988: 180）。他1961與友人通信中慨嘆道「我最仰慕的、對我寫作予我以最具意義之評價的人類學家如Ruth Benedict, Ralph Linton, Robert Redfield, Clude Kluckhohn, Alfred Kroeber現在都不在了。在今天年輕一代中，他們這些偉大的人類學人文主義者及他們的人文主義關注恐怕也都變成了稀有商品了」（Ridgon, 1988: 180）。

對於自己「非傳統」及「實驗」性質的書寫，劉易士自認是為廣大的讀者而寫（Lewis, 1967: 497）。他拒絕被學院的各種陳套與陳辭束縛；避免讓它們成為限制讀者親近、或將語言與風格平庸化的宰制力量；他追求演示與表現，但這方面的衝動卻從未超越他意圖交通的宏願。

指摘他的書寫太過「生鮮」（raw）的人顯然本身曾未經歷處理過、或抓梳過大量口述素材；也無知於編輯及後制作過程的繁複與精妙所在。在這點上劉氏的夫人Ruth當然居功厥偉，她的耐心、勞作與洞識是任何識者所景仰與感懷的²¹。

在Ruth的辛勤勞作下，劉氏的書寫成為了緊扣人心，激發想像且予人以美感受的作品。他有特色的生命史，及多重家庭傳記等成為了強而有力的媒介，教我們從不同行動者的各種視野審視同一個事件或行動。

劉易士早在半世紀前的這種「多義／多聲線」（heteroglossiac）²²的書寫實踐；雖使他當年的學術處境陷在「天

21. 我在二十五年前曾與Ruth在依州大學校園有一面之緣。其時劉氏已過世，Ruth代表其夫允予我翻譯／出版《貧窮文化》之權；與她在校園咖啡室的長談迄今仍印象猶新，敬慕深切。慚愧的是，她希望我陸續將劉易士的著作逐譯，我雖有心，迄未能如願。對她對自己都感到很過意不去！

地不接，混沌不化」(limbo)之中。於今以觀，他的踐行卻是「前有古人，後有來者」的——而他的書寫，不自知且諷刺地、卻在今天成為教我們在其作品中讀出「承先啟後」之種種壓抑與萌芽的文本；儘管他本人終其一生始終難脫於成為困於「時運不際」中的人物。

劉易士之所以身陷「天地不接，混沌不化」(limbo)的境遇，一方面固然由於人類學、社會學界的老成凋謝、學統不繼；另一方面更是由於當年人文、社會學科間的言語道斷與有生力量未啟，將他陷在了青黃不接的年代。

人類學與社會學的老成如林德 (Robert Lynd)，早在他關於30年代《中產城鎮》(Middletown)的研究及其1939年《知識何用?》(Knowledge For What?)一書中已對美國社會科學的繁瑣化和非政治化提出了犀利的攻擊；米爾斯 (C. Wright Mills) 更在1959年的《社會學的想像》(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中指出社會理論在帕深思 (Parsons) 和莫頓 (Robert Merton) 手中，以及「專業化」的激推下已失去其批判功能，淪為效忠於權力所在的鷹犬理論²³。然而，他們的聲音自其時迄今都被學/政界排斥

22. 不可諱言，不同時代，學風與學統下的民族誌，其書寫都不免受到了其作者所處世代某些論詰的啟迪與限制；有一定的時空性與片面性。然而，真正好的民族誌決不至於受制於一時一地的特定理述；它的真正價值，決不在於證明或否認一種論詰；相反的，他提供了現實的多聲道面向，允許了一再的重讀與更新理述。芝大人類學系不准碩士論文作田野，規定要重寫他人的民族誌，其用意不外乎在於闡明民族誌書寫與閱讀的開放性意義。

23. 近年因「資訊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而解封的檔案更顯示了Parsons等人與CIA、FBI等的工作關係，亦證明了Rostow及其一系關於「現代化」論說的冷戰背景及其中「國安」考慮的影響，見Price (1998)。

到了「主渠」(mainstream)的邊緣。他們的方法學更被視為「異端」。

然而，這種美國主渠將「他者」邊緣化與惡魔化的操作恰恰顯示了主渠本身外在與內在的種種危機(crisis)已到了紙包不住火的程度。1970年 Alvin Gouldner 在他的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一書中發出了警示²⁴。種種形式與變裝的危機政勢(politics of crisis)紛紛為「危險」重新定義，也為之解套。更有不少——自悲壯到滑稽的——「危機經理」(crisis management)魔術在一夜間風起雲湧。在這個風潮中，吾人見到「拿來主義」的慌張舉動：包括進口法國的結構主義理述到囊括 Raymond Boudon 的 *The Crisis in Sociology: The Problems of Sociological Epistemology* (1980)；也見到批發法蘭克福新老師徒的「批判哲學」論述——甚至於也從英倫走私進 E. P. Thompson 及 Raymond Williams 等輩的一系列新左戰報——當然，所有這些動作，其中大部份都屬於 Joan Robinson 指證出的那種主渠試圖收編異見的「自我封緘」行動²⁵。

然而，自家雖兀自滅火，鄰舍卻禍起蕭牆！

換言之，美國戰後的主制危機(hegemony crisis)與認受危機(legitimizing crisis)隨著越戰之敗北，已擴張到認知領域的各個角落，其程度也都已屆一定的臨界點——用 Kuhn 的話說也就是已到了「典範跳軌」(paradigm shift)的時候²⁶。

24. 他控訴社會學背棄了其社會科學的社會責任，在巨大變革的時期未能對自身的職能提出必要的質疑；從 Gouldner 此書之出迄今，關於社會學危機的論文發表了至少已有 150 篇。

25. 見 Robinson (1977: 22-26)。

26. 見 Kuhn (1970)。

這個「典範跳軌」的形勢在人文與社會學科中表現出來的就是一再出現的悸動（jerks）與轉向（turns）；這些個悸動與所謂的「轉向」，自今天回顧可歸納為三個重疊與相關的理述：

（一）L-Turn：語言的轉向（the linguistic turn）：1967年 Richard Rorty 編了 *The Linguistic Turn* 一書，自是以還語意學（semiotics）及社會語言學（social linguistics）成為人文，社會學者必備的基本學養與訓練；Wittgenstein, Barth, Bakhtin, Burke, Volosinov 等人的著作成為新一代學者的啟蒙必讀²⁷。這些著作促使他們從語言之媒介（mediating）意識與經驗的操作中，認識到語言不但是作為宰制體系的表現，也是物質與論詰間無法切割的連繫。

（二）I-Turn：解釋的轉向（the interpretive turn）：加州柏克萊大學 1976-77 的「傳統與解釋」學程由 Paul Rabinow 和 William M Sullivan 集結成了 *Interpretation Social Science*（1979）一書。是書序中聲言美國學界中發了解釋的轉向：是為一個新取徑的出現。可視為美國學界解釋轉向的正式登場²⁸。

27. 語言學的轉向可回溯到四十年代 Wittgenstein 從邏輯經驗論與邏輯實證論中絕出；並對它們進行徹底的批判與否思開始。這方面自是以來的長足發展非三言兩語可說清楚；在吾人身處庸俗社會學的故事自封訓練下，年輕一代對它的理解固然有限；但不可不知的、即令「主渠」的「社會學摘要」中這方面收錄的論文，自 86 年以來就超過了六十篇。

28. 社會科學——特別在英美一系的實證傳統——中對「解釋」的必要性之體認，是遠落後於東西哲學及其認識論的。及至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及 Berger, P. L. & Luckman, T. (1971)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人們才被教導說「逮他」（data）是吾人尋繹（enquiry）手段製造的物品，是為了一定的目的而形範的語言產物；

(三) C-Turn：文化的轉向 (the cultural turn) 1994 David Chaney 仿 “linguistic turn” 之稱而寫了他總結性的 *The Cultural Turn* 一書。他回顧了「文化」這個概念 (及文化研究的實施) 如何產造了新的視野與方法，認為文化研究不但挑戰了現有的「正統」，而且針對二十世紀後半的理述將現代性的危機穩實地放置在現代性的社會史境之中；也從而闡述了它對人文、社會等許多學科的深遠影響²⁹。

在社會多面體各個側面的相互折映下，這三組翻筋斗式的「特技」操練，迄今似乎仍在演示 (demonstration) 的階級，它是否會是全局變革的大預演 (grand rehearsal)³⁰ 似乎仍有待於未

它本身是不會講話的，而是被人用來講話的；而它所講 (所替現 [represented]) 的「現實」，也是形構 (construction) 下的東西；是需要被解釋，而不是被「拿來」就可以取代「實在」的東西。

29. 近年來人們鑒於 Jameson, F. (1988) 的 *The Cultural Turn* 及 Bonnell, V. E. & Hunt, L. (1999) 編的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兩書認識到文化轉向的正面性及它與文化研究的關係；可是我們也不應忘了在社會學的危機中，一些急中跳牆的人物捉住了水中浮草或空中 UFO 的叫做「文化」的東西，俾便能警覺到這種藉它「解釋」一切的庸俗「文化主義」(culturalist) 之為害。好比「日本學」(Japanology) 的將日本權力政治稱為「文化」與「傳統」(見 K. van Wolferen (1989) 在 *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一書中的解構及批評)；「西奴學」(Sinology) 中用「孔夫子主義」慶賀東亞資本主義的自我解套 (實質是自我構陷) 等操作。這點，我在港大面詰 Peter L. Berger 及他近年的這種文化黑洞 (black-hole) 操作時，他大為光火卻也無言以辯。關於將「文化」予以「祀為神聖」(reification, 或譯為「物化」) 的這種誤謬，可參看 Susan Wright 所編 *Anthropology of Organizations* 一書的序及所收論文的解構與批評。

30. 此大預演的概念源自 *Anti-systemic Movement* 一書中認為 1848 是 1917 的大預演，而預測到 1968 可能是二十一世紀同樣世界性大變革的大預演，見上書頁 xxx。

來的證明，或否證。

儘管如此，過去三十年來，我們確實見到對人文、社會書寫與民族誌實踐的多重自反與各色重構³¹。也見到「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在各研究重鎮與重要學府中與獨霸江山的「量化研究」漸成分庭抗禮之勢。而重要出版機構之如Sage者更趕上了早班車，迄今出版了超過幾十本各式專著的「質化研究書系」，其後續力似毫不見止境³²！

更重要的——如果我們夠留心 and 敞開心智的話——我們見到了越來越多的、高水準、可讀且感人的「講故事」(即本文中所稱的故事演敘體〔narrative〕)書寫的高潮迭起：Marshall Sahlins, Greg Dening, Michael Taussig, Johannes Fabian等只是那些講故事能手中少數家傳戶曉的名字³³。除此之外，關於「講故事

31. 關於民族誌書寫新一輪的辯論自1986年James Clifford, George Murcus 與 Michael M. J. Fisher 的 *Writing Culture* 及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二書後有了進一步突破歐洲中心的視野與政勢。除了 Marglin S. A. 和 Marglin F. A. 1990年的 *Dominant Knowledge*、1996年的 *Decolonizing Knowledge* 二書提出了多重知識系統的論詰外，更有1995年 Pietese, J. N. 和 Parekh, B. 合編的 *The Decolonization of Imagination* 及 Smith, L.T. *Decolonizing Methodology* 的去殖民視野與 Clough, P. T. *The End(s) of Ethnography* 針對民族誌之「終結」的反思。

32. Sage 出版社從1986年起出版了相對照於它量化研究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Series 的好幾個系列的質化研究叢書：其中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eries* 迄今已出了65冊；*Introducing Qualitative Methods* 迄今出了16冊。

33. 除了 Sahlins 的 *How "Natives" Think: About Captain Cook, for Example*、Taussig 的 *The Magic of the State*、Fabian 的 *Out of our Mind: Reason and Madness in the Exploration of Central Africa*、Dening 的 *The Death of William Gooch: A History's Anthropology* 等著作外，非英美一系的英語演敘書寫，亦

性」(narrativity)的理論探討也日有精進：Howard Becker 考察一個個案到底是件什麼東西（在他的 *What is in a Case* 一書中），Richard H. Brown 從社會學的詩學進向了對科學知識與公眾傳訊的故事性之深入考究；在Michael de Certeau 專注於每日生活實踐的故事演敘時，John Hughes 則臆想著一個吾人從講故事中再度構成認知同理心之可能，以及重建人文主義另類出路（humanistic alternative）的前景。

由是以觀，時至二十一世紀的今日，我們似乎可以清楚的看到語言學轉向、解釋轉向、文化轉向的理論與認知三部曲；它們在具體的授意踐行（signification practice）中的操作與實施，終於輻聚而為「故事演敘轉向」（narrative turn）。這個聚焦於故事與想像的認知／實踐活動，正如Richard Rorty 在他1989年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一書中所指出，不但為我們增添了對苦難中的「他者」身歷種種不堪的敏感性與同理心；傳達了吾人慣常將之視為異類之人們——因而對之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苦難。它們更促使了我們重新正視自己之作為一個「邊緣化的他者」（marginalized other）的存有，為我們自身提供了道德性行止的可能，從而投身於「人性團結」（human solidarity）的事業（Rorty, 1989）。

面向Rorty對故事演敘之書寫的這個鮮明的想像，對照於他對Orwell 及 Nabokov 等小說家及作品的睿智解讀；能不教我們想起劉易士和他寫下血肉鮮活的男女老少嗎？

然而，在上述紛然雜陳的圖畫中，劉易士這個可以說是處於

大有可觀，例如：Jaitly的 *Visvakarma's Children: Stories of India's Craftspeople*、Butalia的 *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 Voices from the partition of India*，及Sainath的 *Everybody Loves a Good Drought*。

承前啟後位置的先行者又到哪裡去了呢？

Yow, V. R. 在她 1994 年 Sage 出版的方法學手冊 *Recording Oral History: A Practical Guide for Social Scientists* 中三度提到劉易士，但她只談到了他的以進行家庭研究來理解個人與文化的關聯性，並頌揚他「在對家庭中諸成員的描述中，使個人成為了共同生活與工作的真實人物，而不再是脫離理脈（context）的平均化，刻板印象化的單位」（Yow, 1994: 213）。

1988，曾任劉易士助理，在劉氏死後協助 Ruth 出版古巴研究的 Susan M. Rigdon 寫了 *The Culture Façade: Art, Science, and Politics in the Work of Oscar Lewis* 一書。書中 Rigdon 並不諱言自己的政治學背景欠缺人類學訓練和田野經驗，也明白指出 Ruth 對她的立場甚不同意³⁴。她認為劉易士仍屬於美國第一波的人類學統中人、仍在進行歷史主義與質化的分析方法；她知道劉易士始終視人類學為歷史科學，但卻與 30 年代以還的歷史書寫有異，體認到他的研究是除心理學外唯一可以研究個人的學科（Rigdon, 1988: 6）；劉易士雖注意方法論，卻認為不應教讀者為之煩惱。對 Rigdon 而言，劉易士夫婦合作的「民族誌寫實」之所以必須如此，因為「他（劉易士）需要社會科學來支持他的研究和蒐集證據，同時他需要文藝來傳達他的訊息」（Rigdon, 1988: 136）。

但是，據她說很多劉易士的社會科學同僚都認為他為文藝而推翻了科學：用的問卷不夠精確，和報告者的關係太近，深入訪談太過冗長及開放——這一切都被視為（Rigdon 本人同意）缺點。

但是，恰恰因為劉易士不願他的讀者們見到他在「做科學」

34. 她曾要求 Ruth 寫一聲明，在書中附錄，Ruth 考慮很久，拒絕了。

(doing science)；他的書寫之可讀程度果真是淹蓋了他研究過程中所下的功夫與努力——Rigdon 甚至常聽人評說：只要有個錄音機、有人做逐字稿就成事了，那算是什麼社會科學呀³⁵ (Rigdon, 1988: 148)！

Rigdon 本人在這些負面意見的影響下遂對劉氏夫婦的書寫評價不高，反而欣賞他們收集的「檔案」及「原材料」，認為可被其他語言學者、民族學家及比較文學專家，拿來做進一步研究的素材 (Rigdon, 1988: 149)。

既有這樣的成見，無怪乎她不但首肯了劉氏生前最後出版的 *Anthropological Essays* (1970) 中，放入的方法學討論文章，同時也認同了關於《貧民窟文化研究：生涯的背景》一書將研究背景以專書出版的做法³⁶；她反而為劉氏未能為其他著作將「資料」如此公諸於世感到可惜 (Rigdon, 1988: 149)！

然而，劉易士在他 *Anthropological Essays* 一書中年代久遠 (1953) 且言不由衷的「方法學」討論，不正是 R. H. Brown 所指

35. 認為劉易士的著作只是錄音的逐字稿記錄，當然充分顯示了實證主義心智的淺薄與天真，也暴露了庸俗社會學對閱聽、解讀、重構與書寫等精妙過程的一無所知。惟近年在「質化」研究的跟風浪潮下，吾人確實見到了一些點醬油者的以逐字稿作為文章內容充數，也見到有人斷章取義的把報告人的話語塞進自己論詰中作支撐（證據）的樣版；讀者只要誠實閱讀本書，當知此風乃不足為訓的三腳貓操作了。於此，吾人當更深切地體認到：匆匆做逐字稿並倚此白紙黑字為解讀、及扣連「文本」之為害；它妨礙和扼殺了深入、多重、立體閱聽的實踐與可能。

36. 1968，劉易士以整本專書的形式出版了 *A Study of Slum Culture: Background for La Vida*；祭出了方法學與研究設計，更表列了各式的「科學逮他」(scientific data)；這本和劉氏其他著作完全不類的專書，可以相信是他學生 Douglas S. Butterworth 的勞作，至於他何以勞師動眾的出此一招，下文當有分析。

斥的「教條主義與自我矛盾的客觀主義」的東西嗎（Brown, 1977: 70）？

劉易士既然一生堅持故事演敘體的書寫，又為什麼要搞點什麼實證主義的飛機，又幹嘛儼然地出版什麼背景資料的「科學」素材呢？其中的因由及政勢又是什麼呢？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就不能再停留在系譜的追溯與「文化迫力」的解構中了；白色暴力下的特務宰制、身邊周遭無數「對使用者（資本或政權）友善」（user-friendly）的御用學者的賣身投靠、以及賣友求榮的上綱左派之「政治正確」，他們的行徑才是答案的所在。

三、劉易士的政勢與我人的閱讀與踐行

過去多年來，我開始陸續重讀劉易士的一系列著作——並刻意收集歷來對它們的各種反應及評說——到了今天，我心中的疑團不但未曾消解，反而不斷擴大：排山倒海而來的誤讀與誤判，有多少程度理應由劉氏本身的文字負責？這些文字又在什麼程度上是他的意識所為？在種種形塑的壓力下，他的言不由衷、強擺姿勢，反應的又是什麼樣的政治現實與存在困境？

有了這些問題梗在胸中，經過近半年的四方搜尋努力，我驚覺到的是，在有關劉易士學術與生涯的連篇贅幅間，存在了廣袤的異色空白，橫在這些空白中的是綿亙了三、四十年的無聲的死寂！

而我——自幼從魯迅的教誨下學習「自無聲處聽驚雷」——遂難免在這空寂間感到了一種不忍人的喧嚷與壓迫：有如處身於

冰凝凍結的火焰叢林的超現實世界中。

這個超現實的世界不由得日漸醒目地貼近了我人身邊迄今仍需面對的——可能於今日猶烈的！——在白色恐怖的政治迫害與學術箝制下，被迫成為被馴化的知識份子之學術賤民的世界。我是真真正正不相信在麥卡錫之非美委員會的淫威下，堅持其人民性的劉易士終其一生有什麼好日子曾經過過！

我的臆測與疑心儘管不可能會錯，然而除了劉氏自己的滑稽動作外，連他的傳記作者及助理 Susan Rigdon 都隻字不提他的政治麻煩，又去哪裡找證據呢？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果不其然，當汪英達知悉我在寫劉易士時，偶而在網上見到 David Price 利用「自由諮詢法案」(FOIA) 解封文件研究冷戰時期特務箝制學界的一系列文章，其中赫然見到他的 “The FBI and Oscar Lewis: Political Surveillance and the Danger of the Culture of Poverty” 一文的摘要。因文章未發表，他曾去電要求一閱全文，迄今仍在等候中。摘要中清楚指出，早在 1943 年劉氏越過國界進入墨西哥時，在行李中即被查獲攜有「顛覆性的馬克思主義文獻」，其私人信函中又談到共產黨會議；他自是成為 FBI 監視與打小報告的對象——早在 McCarthyism (麥卡錫主義) 成為世人無所不知的白色統治的十年之前！從此以後，到他去世的二十七年中，他成為胡佛主事的 FBI 監視其本身及周邊活動的焦點：包括秘密的約談他的學術界同僚，跟蹤他參予的各項政治集會；紀錄他國內外的行止；緝查他的通信；「分析」他的出版品及派探員間諜到他在墨西哥、波多黎各和古巴進行田野研究的地方。FBI 的劉易士檔案清楚地顯示他們「關注」劉氏的「出位」政治；其中包括了美國人類學會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AAA) 的一個高級研究員親自寫信給胡佛，指證劉氏和其他十幾位人類學家是「共產黨」(Price, 1999: ill)。

對於這樣全面、廣泛、深入的監視和掌控難道劉易士本人(及太太 Ruth) 會——能夠會是——不知情的嗎？既知情又至死無一言提及，其困難與恐怖恐怕是極深重的吧！

在這個全面監控的美國白色恐怖下，我們卻發現劉易士絕未對社會喪失關注，或對窮人失去信心；儘管不知細節，揆之我人在白色恐怖下存活的經驗，當可想見一介書生堅持學術操守與政治原則的艱難。

總之，可以理解的，為了要繼續為窮人張目、為他們發聲、也為他們創發廣大的同理心讀者，劉易士既有必要在一些公開的場合增強自己在學術圈的認受性，也有必要在種種壓力與不利形勢下進行被迫性質的欺敵。

從這樣的「實踐邏輯」(logic of practice) 以觀，我們似能更有同理心去理解他之所以在 *Anthropological Essays* 一書中，收錄 1953 到 1966 的六篇「理論與方法」的論文之作；他又為什麼會在 1968 年出版了 240 頁之巨的《資料彙編》(*A Study of Slum Culture: Backgrounds for La Vida*) 了！

然而，令人悲哀也叫人感到諷刺的：人心難測、世事難料，欺敵之作在歷史的誤會及誤會的歷史之播弄下，其效果是可以變成欺友多過於欺敵的！其結果，作賤自己多過於抵制別人；在實質上竟保護了主渠而掩蓋了一己的涓涓細流了！R. H. Brown 在評說劉易士和 Redfield 就 Tepoztlan 研究的辯論時，迄猶感到不安，認為它們一邊面對了「教條與自我矛盾的客觀主義」(指劉易士 1970 之作 *Anthropological Essays*)，另方面又面對了「唯我論的相對主義」(solipsistic relativism)；他的這種感受，如劉易

士生而有知，恐怕是蠻感到難堪的吧！

然而，除此之外另一方面卻有更教人愈加難堪的打擊，在在從「左翼」的同路人中突顯。

劉易士「貧窮文化」的論旨及其情愫，無疑是必須被放回它所由生的社會主義年代精神（socialist ethos）中，才能較好的理解的。劉易士本人——雖曾未顯現為激烈份子——早歲即已首肯了左派的世界觀，交遊中也有黨的組織者。他的認知成熟期正值大不景氣時代，作為一個三十年代的知識人（intelligentsia），他載負了其時的基進文化、承接了對文藝與認知的精進、以及對社會主義及公義的熱情。然而，作為一個學術工作者，他從來不在文章中賣弄辯證法，或手揮紅旗、滿嘴紅腔。然而，和他的同輩一致地：他同情於工人階級的處境、支持工會運動、也為既失利益族群的抗爭出聲出力；他的「民族誌」和大不景氣年代左派的統合政治及美學寫實主義特色相一致，與無產階級的同路人一樣，它歌頌了「貧窮人們的足智多謀」（Harvey & Reed, 1996: 481）。他這種質樸的、原初社會主義的「人民性」，不但使他成了真正自為的馬克思人道主義者（Marxist humanist）（Harvey & Reed, 1996: 483）；也使得他得以抗拒意識型態左派的自我構陷——將文化與人格化約成為只是各種「客觀階級位置」與「生產關係」的反射（Harvey & Reed, 1996: 485）。

然而，1960年代正值左派——特別是「向貧窮（人！）開戰」的陣營內部——分裂的年代；即令新左的高潮迭起，其內部團結也出現裂痕：非裔美人、西裔美人的各走各路更使得反越戰的高漲中國內社會福利進一步受到擠壓；在大學校園中這一干壓力遂呈現為（羅斯福）新政自由派／老左學者與——由年輕教授、研究生、社區組織工作者組成的——「新左」派的代溝激

化。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極端布爾什維克派」(ultra-bolshevism) 開始圍剿「新左」。在這場混戰中，各派的派性愈來愈強，大夥兒比拼「誰更基進」、「誰最奮不顧身」……拋盡「上綱上線」的鬥爭手法。

在這樣的混戰中，劉易士的書寫與概念遂成為了比拼各方的榴彈飛越區：誰把他罵得更接近布爾喬亞反動派，更靠近心理化約主義，誰也就顯得更「政治正確」！³⁷

但是，正當劉易士四方受敵仍孜孜自行之際³⁸，1968年他再度訪問古巴和卡斯特羅見面時，悉知他讀了他的 *The Children of Sanchez* 及 *La Vida* 等書，認為它們是「革命的書」，其「價值超過五萬本政治小冊」(Lewis, Lewis, & Rigdon, 1997: ix)；即席，卡氏邀請了劉易士「來我們的國家進行類似的研究」(Lewis, Lewis, & Rigdon, 1997: ix)。

儘管他在兩年後，在古巴官僚的猜忌及屈辱下放棄了研究，被驅回美；在極力營救報告人的病中，他仍始終拒絕公開表示對卡氏失望，或對古巴的革命原則表示幻滅——只是開始重新思考一個革命要改正過往種種惡果所需要的時空向度 (Harvey & Reed, 1996: 481)。

1970年劉易士以五十六歲的英年去世。儘管如此，他拋下

37. 在右的方面，從 Gertrude Himmelfarb 1983 年的 *The Idea of Poverty* 到 Joel Schwartz 2000 年的 *Fighting poverty with Virtue: Moral Reform and America's Urban Poor, 1825-2000*，其道德饅氣雖越發臭不可聞，今日以觀其危害畢竟仍比不上紀登斯 (A. Giddens) 形左實極右的「第三條道路」！

38. 「The Show Must Go On! (戲一定要唱下去!)」劉易士在困頓與多方受制下，一邊掙扎、一邊卻毫無折扣地堅持他故事演敘的書寫，可真應驗了上面這句悲壯的口號！

的古巴研究和其他未完的寫作卻明白的提示了我們：古巴與阿爾及利亞革命中的「游民無產階級」力量之成為革命中堅，是因為他們不但克服了自身的異化（alienation），也掙脫了他們貧窮文化的約縛。相對的，波多黎各人則在等待他們的社會革命³⁹。因為貧窮文化（至少在波多黎各的例子）不但源自快速變遷社會中的底下階層，它更常常是帝國主義征服的結果，這個結果使得在地的社會和經濟構造受到摧殘；也使在地民眾一代接連一代地身陷在殖民的奴隸狀態中。職是之故，作為殖民奴隸制與美國宰制的溫室工業主義、加上它們促生種種「社會變遷」共同產物的波多黎各貧窮文化，它自有它的特質性、也有它的普同性⁴⁰（Lewis, 1967: 497）。

那麼，在我們這個新千年伊始，殖民體制全球化、資本主義國王新衣借屍還魂的風雨如晦之下、生命演敘與基進論詰依然雞鳴不已之際，我們重刊及重讀劉易士血肉鮮明的故事演敘，有什麼意思呢？

且讓Eric R. Wolf 三十五年前對劉易士評說的結語，為我們再做一次提示：

最後，由我觀之，重要的是（劉易士的）那些書是在我們這個年代和這個地方書寫的。我傾向於把人類學的歷

39. 讀者可參看Polanyi 諸主要著作中對「社會自我防衛」(societal self-defense) 及Touraine 對「主體建立」、「社會性運動」(societal movement) 等的論詰，以進一步瞭解劉易士的「人民性」變革真意。

40. 劉易士關於殖民奴性的感慨，今天讀來竟饒有「破殖民」論詰的反省性意旨，進一步的解讀應可對美式帝國（其前身與操作）的性質有當務之急的理解！

史讀成是奴役與自由對峙的奇特的辯證。我們人類學家既是殖民擴張的婢女也是它的傳人。但，我們也是對它最嚴苛的批判者。在今天，我們再次發見了自己更是內部殖民的婢女與傳人，這個內部殖民和外向殖民一般，產造了同樣的社會無力、社會分割及病變。我想，一個人類學家能在把這些病變、分割與無力向世間披露的工作上發生作用，恐怕是再適切也不過了的吧！⁴¹ (Lewis, 1967: 496)

準此，貧窮文化的半個世紀生涯，跌跌蹶蹶一逕走來，百味交集。它在我們身邊中文論詰語境中的浮沈浮現，也或隱或顯不一而足；然而，多少年積鬱的結果竟也重新產造了新一代的讀者與其需求，茲是蔚為今日重刊舊譯的契機；在這個因緣之際，我們也明顯地見到台灣社會自詡的經濟發展與民主進程繼續在百姓間產造了社會不公與權益不義的生身境遇；在這樣的時刻，我人今日倘借用 Silva Pedraza “A Sociology for our Times: Alvin Gouldner’s Message” (2000: 73-79) 一文中對 Gouldner 的評說以為劉易士之用，亦絕不為過：

主要的是，他個人投身的認知識題，與夫他自身對知識追求的性質，皆在在地反映了吾人學科當前的關注。在他死後（三十三年）的今天，他的作品構成了對準我們時代的社會學。（Pedraza, 2000: 75）

41. 二十世紀後半、非西方的、針對內／外殖民的歷史敘說與書寫中最重要的著作可參看《屬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 I-X,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不但如此，在這同時，我們更見到在地新一代在切身的社會認知上，在解讀、理述、踐行與創發演敘等方面的嘗試與進展。他們企及的新階已絕非譯者當年一代——及當年的讀者們——所可望其項背於萬一。譯者儘管老朽，尚能以飯，在捧出舊日少作之際，忝以此一塊功課作為新鮮配菜，在奉上新知少友之餘，期能對認真讀者的認知以及踐行能有所進益與激勵，功德無量！

參考書目

- Aceves-Lozano, 1994, "An Appreciation of Oscar Lewis and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Qualitative Point of View of Life Stories." *Alteridades* 4 (7): 27-33.
- Atkinson, Paul, 1990, *The Ethnographic Imagination: Textu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London: Routledge.
- Becker, Howard S., 1992, "Case, causes, conjunctures, stories, and imagery." In Ragin, Charles C. and Becker, Howard S. (eds.), *What Is a Case?: 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y* (pp. 205-21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rger, P. L. & Luckman, T., 1971,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 Bonnell, V. E. & Hunt, L. (eds.), 1999,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oudon, Raymond, 1980, *The Crisis in Sociology: The Problems of Sociological Epistemology*. London: Macmillan.
- Brown, Richard H., 1977, *A Poetic for Sociology: Toward a Logic of Discovery for the Human Sciences*. Chicago,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urke, Kenneth, 1989, *On Symbols and Society*. Chicago,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utalia, Urvashi, 1998, *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 Voices from the Partition of India*. New Delhi: Viking Voice from the Partition of India.
- Calverton, V. F. (ed.), 1931, *The Making of M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 Chaney, David, 1994, *The Cultural Tur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Cifford, J. & Marcus, G., 1986,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lough, P. T., 1998, *The End(s) of Ethnography: From Realism to Social Criticism*. New York: Peter Lang.
- de Certeau, Michel,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ening, Greg, 1995, *The Death of William Gooch: A History's Anthropolog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Fabian, J., 2000, *Out of our Mind: Reason and Madness in the Exploration of Central Af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anon, Frantz, 1963,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trans. by Constance Farrington. New York: Grove Press.
-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Gouldner, Alvin W., 1970,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 Harrington, M., 1962, *The Other America: Poverty in United States*. Baltimore Maryland: Penguin Books.
- Harrington, M., 1984, *The New American Povert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Harvey, David L. & Reed, Michael H., 1996, "The Culture of Poverty: An Ideological Analysis."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Pacific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39 (4), Winter: 465-495.
- Himmelfarb, G., 1983, *The Idea of Poverty: England in the Early Industrial Ag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Hollavay, J., 1998, *Zapatista Reinventing Revolution in Mexico*, edited by Hollavay, J. & Pelaez, E. London: Pluto Press.
- Jaitly, Java, 2001, *Visvakarma's Children: Stories of India's Craftspeople*. New Delhi: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 Jameson, F., 1998, *The Cultural Turn: Selected Writings on the Postmodern, 1983-1998*. London, New York: Verso.
- Kuhn, Thoma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eacock, E. B. (ed.), 1971, *The Culture of Poverty: A Critique* (pp. 9-40). New York: A Touchstone Book.
- Lewis, Oscar, 1959, *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 New York: Science Editions.
- Lewis, Oscar, 1961, *The Children of Sanchez: Autobiography of a Mexican Family*. New York: Random House.
- Lewis, Oscar, 1964, *Pedro Martinez: A Mexican Peasant and His Family*. New

- York: Random House.
- Lewis, Oscar, 1966, *La Vida: A Puerto Rican Family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 -- San Juan and New York*. New York: Random House.
- Lewis, Oscar, 1967, "The Children of Sanchez, Pedro Martinez, and La Vida." *Current Anthropology* 8 (5), Dec: 480-500.
- Lewis, Oscar, 1968, *A Study of Slum Culture: Backgrounds for La Vida*. New York: Random House.
- Lewis, Oscar, 1969, "A CA Book Review," by O. Lewis on Valentine's Culture and Poverty, Aug. 5. 1968. *Current Anthropology* 10 (2-3), April-June: 189-192.
- Lewis, Oscar, 1970, *Anthropological Essays*. New York: Random House.
- Lewis, Oscar, Lewis, Ruth M. & Ribdon, Susan M., 1977, *Four Men -- Living the Revolution: An Oral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uba*. Urbana,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Lynd, Robert, 1929, *Middletown: A Study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nce and Co.
- Lynd, Robert, 1967, *Knowledge for What: The Place of Social Science in American Cul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arcus, G. & Fisher, Michael J. (eds.), 1986,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arglin, S. A. & Marglin, F. A., 1990, *Dominating Knowled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rglin, S. A. & Marglin, F. A., 1996, *Decolonizing Knowledge: From Development to Dialogu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Mills, C. Wright, 1970,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Harmondworth; Penguin Books.
- Pedraza, Silva, 2000, "A Sociology for Our Times: Alvin Gouldner's Messag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3 (1): 73-79.
- Pietese, J. N. & Parekh, B. (eds.), 1995, *The Decolonization of Imagination: Culture, Knowledge and Power*. London, New York: Zed Books.
- Rabinow, P. & Sullivan, W. M. (eds.), 1979, *Interpretation Social Science*.

-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abinow, P. & Sullivan, W. M., 1987, *Interpretation Social Science: A Second Look*.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eed, Adolph Jr., 1988, "The Liberal Technocrat." *The Nation* Feb: 167-170.
- Rigdon, Susan M., 1988, *The Culture Façade: Art, Science, and Politics in the Work of Oscar Lewis*.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Robinson, Joan, 1977, "The Guideline of Orthodox Economic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7 (1): 22-26.
- Rorty, Richard, 1989,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rty, Richard (ed.), 1970, *The Linguistic Turn: Recent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rice, David, 1999, "The FBI and Oscar Lewis: Political Surveillance and the Danger of the Culture of Pover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AA, Chicago, Nov. 18: ill, abstracted in http://homepages.stmartin.edu/fac_staff/dprice/AAA99-abst.htm
- Sahlins, M., 1995, *How 'Natives' Think: About Captain Cook, for Examp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ainath, P., 1996, *Everybody Loves a Good Drought*. Delhi: Penguin Books.
- Schwartz, Joel, 2000, *Fighting Poverty with Virtue: Moral Reform and America's Urban Poor, 1825-2000*.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L. T., 1999, *Decolonizing Methodology*. London, New York: Zed Books.
- Stack, Carol B., 1974, *All Our Kin: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muni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Sundquist, J. L. (ed.), 1969, *On Fighting Pov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 Taussig, M. T., 1997, *The Magic of the State*. New York: Routledge.
- Thompson, E. P.,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Victor Gollancz.
- Touraine, A., 1988, *The Return of Actor: Social Theory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y*, trans. by Myrna Godzich.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Valentine, C. A., 1968, *Culture and Poverty: Critique and Counter-Proposal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alentine, C. A., 1969, "Culture and Poverty: Critique and Counter-Proposals."

Current Anthropology 10 (2-3), April-June: 181-200.

Wilson, W. J.,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olf, Eric, 1967, "Comments' on Lewis' Three Books." *Current Anthropology* 8 (5), Dec: 495-6.

Wright, Susan (ed.), 1994, *Anthropology of Organiz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van Wolferen, K., 1989, *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People and Politics in a Stateless Na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Yow, Valerie R., 1994, *Recording Oral History: A Practical Guide for Social Scientists*. Thousand Oaks, London and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背景

在這本書裡，我想給讀者描繪出五個墨西哥家庭日常生活的一幅親切而客觀的圖畫；其中有四個家庭是屬於低收入階層的，目的是在增加我們對當前墨西哥「貧窮文化」的了解。同時，就遍及世界的貧窮而言，貧窮有它共通的特性，我們也可因而增加對一般低收入階層人們底生活的了解。

這本書出自於我的一個信念，我認為人類學家在現代世界中有一個新的職責，就是要做一個幾乎佔世界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低度開發國家中農民及市民的研究員和報告員。我們要知道，發生在這些國家人民身上的事實，將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我們自己的生活。然而，我們對他們的了解卻少得驚人。我們對這些國家雖然有許多地理方面、歷史方面、經濟方面、政府方面、甚至風俗習慣方面的常識；但是我們對這些國家的人們，尤其是低收入階層人們的心理；他們的困難、他們的想法、他們的感覺、他們擔心的是什麼、他們爭論、參與、和歡喜的又是什麼……等等問題卻幾乎一無所知。傳統上，人類學家都去到世界僻遠的角落，去探討對我們文明很少有影響的原始、前文字民族作他們底研究者和代言人。於是，這就造成了一種充滿諷刺意味的現象：拜人類學家努力之賜，我們對於新幾內亞一些孤立文化（總共只有五百個人）的了解程度遠超過對於印度、墨西哥等其他低度開發國家裡

成百萬鄉村居民生活方式的了解；而印度、墨西哥這些低度開發國家，卻命定要在國際舞台上扮演那麼重要的角色。

從部落民族的研究轉變到農民問題，再如本書從農民研究又轉變到研究城市居民，這些都使人類學家們過去的種種發現增添了深沉的、新的、和實際的意味。同時，這也對人類學家和他們的研究對象（他們大都是極度貧困的）之間的關係產生了重作評價的要求。固然，貧窮是人類學家們都很熟悉的東西，他們在研究「前文字社區」的時候經常把貧窮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因為那些是他們整個生活方式底一個自然而必要的部份，是與他們的資源底貧乏及技術之落後緊密相連的；而且事實上，有很多的人類學家還自告奮勇的去保衛和維持這些個生活方式，以抵抗現代文明的入侵。

可是，「貧窮」在現代國家裡就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了。它教人想起了階級敵對、社會問題、以及對變遷的需要，主持研究的人也常常作這樣的解釋。貧窮已經成為一種動理的因素，它影響了較大的民族文化底內部關係，而它本身也成為了一種次文化（subculture）。我們可以說，有一種「貧窮人的文化」（the culture of the poor）存在，因為這種文化對其成員發生一種具備獨有樣式的、特殊的社會影響和心理影響。就我看來「貧窮文化」（the culture of poverty）的存在是跨越宗教、城一鄉、甚至於國家底界線的。例如：在倫敦（Zweig 1949; Spinley 1953; Slater and Woodside 1951; Firth 1956; Hoggart 1957）、波多黎各（Stycos 1955; Steward 1957）、墨西哥城的貧民窟和墨西哥的鄉村（Lewis 1951, 1952）、以及美國的低階層黑人當中，其家庭結構、親屬紐帶的性質、夫妻和親子關係的性質、時間觀念、消費模式、價值體系、和團體意識方面，都有驚人的類似。這個發現，教我印象

極為深刻。

要瞭解「貧窮人的文化」，必須和他們生活在一起，學習他們的語言和風習，設身在他們的困難和希望之中。人類學家們，受過直接觀察和直接參與等方法的訓練，不論在本國或外國，對這個工作都應具有良好的準備。然而，很不幸的，在許多低度開發國家裡面，由於他們社會的階層化（hierarchical），限制了不同階層人們間的交往，以至於當地有教化的精英人物對他們自己的「貧窮人的文化」很少有第一手的知識。好比在墨西哥，事實上關於低階層家庭生活的科學性撰述根本就沒有，在近來印行的少數墨西哥家庭研究的書刊中，有一個作者（Bermudez 1955）就只好完全依賴小說裡的材料。我並無意貶抑小說家們底洞察力，只是，描述低度開發國家低階層民眾的優秀小說實在太少了。

這個新的研究主題，要求人類學家們對他們自己傳統的研究設計有所改進。因為，農村不可以拿來當作和整個民族文化相隔離的部份來研究，城市居民也不能被視為只是小社區的成員。同時，人類學家必須要有新的研究途徑、新的技術、新的研究單位和新的記錄方法，使得不是專家的人也能懂得他說的是什麼。

這五個墨西哥家庭的研究，分明是人類學研究設計和記錄方法底新嘗試。它和以往的人類學研究不同，它的主要焦點是家庭，而不是社區或個人。對家庭作深入的研究是有許多方法論底便利的；因為家庭是一個小型的社會體系，便於人類學底整體（holistic）研究。特別在像墨西哥城這麼個大都會裡，家庭更是研究的自然單位。而且，在描繪一個家庭的時候，我們見到的是生活和工作在一起的具體個人，而不是像「文化模式」底研究報告中所暗示的那種平均的、典型的人。從對一些特定家庭作深入

研究來探討一個文化，我們可以知道一些制度如何決定一些個人。這將有助於我們超越「形式」和「結構」，而進入人類生活底實相中。用馬林諾夫斯基（Malinowski）的話說就是：「在骨架上加上血和肉」（1922: 17）。對家庭作完整的研究，有如在「文化的極端觀念」和「人格的極端觀念」底鴻溝上架了一座橋，使我們同時見到文化和人格在現實生活中的相互關連。

（過去十五年來，在墨西哥做家庭研究當中，我用了四種不同卻相關連的研究途徑，將這些途徑結合起來，就成了對家庭生活周圓而整合的研究。首先第一個是概論式的方法；我將研究整個社區所用的大部份概念範疇應用到單一個家庭上面，將從這個家庭得到的材料在物質文化、經濟生活、社會關係、宗教生活、人際關係等條目下整理和組織起來，接著用和這家庭共同生活、訪談、及長期觀察所得的大量材料為基礎，重新組合這個家庭及其成員每個人生活的各個側面。這個方法是解析性的，它的好處在於可以將這個家庭文化和這個家庭外的較大文化作比較。

第二個方法是羅生門式（Rashomon-like）的技術；就是用家庭每一個成員的眼睛來看這個家庭，這是通過家庭每個成員長期而深入的自傳來做的。用這個方法可以對個人的心理和感覺氣質（feeling tone）能有深一層的洞察，同時也是對家庭動理的一個間接和客觀的觀察。這一類的材料也許對心理學家們最為有用，其方法論底優點在於：家庭裡的諸成員對家庭生活發生的事件各有各的看法，這就等於對所得資料的確實性和可信程度做了覆核。

第三個方法是選一件困難、特殊的事件，或是一個難關，來作深入的探討，看看這個家庭作什麼樣的回應；一個家庭面對新局勢的方式，特別能顯示家庭底心理動理（psychodynamics）的

某些隱蔽側面，同時也指出了各個人之間的差異。

將一個家庭當作一個整體來研究的第四個方法是：仔細的觀察這家庭生活底典型的一日。要給予這個方法以深度的意義，必須和前面三種方法結合起來。這就是我在相當範圍內在本書中所做的工作。》

選擇一天來作研究的單位，對小說家來說是很普通的手法。可是，人類學家卻很少、幾乎可說從來沒有用過。實際上，這方法對科學和對文學同樣有益處；它為人類學的科學的一面和文學的一面提供了完美的中介物。一天的時間大體地決定了一個家庭生活的樣式；它是一個夠小的時間單位，使得用直接觀察法去做深入且不中斷的研究可以辦得到。並且這方法非常適合於做控制的比較；它幾乎使家庭生活的任一方面都可以做數量分析。譬如說：我們可以研究不同家庭在準備食物上所花費時間的總量，夫妻之間或者親子之間談話的數量、笑聲的數量、進餐時談話的範圍和數量等等。我們也可以研究家庭關係中各個人之間更微妙的，有關「質」的方面。

這裡提供的五天底研究，意圖如小說家所描繪的那樣，表現生活上的親切和完整。然而，這也主要受到了社會科學——包括其一切優點和缺點——的約束。因此，在這些家庭底畫像和小說間的任何類似都純粹是偶然的。事實上，要給這些畫像歸類也不容易；它們既不是小說，也不是傳統意味的人類學。為了沒有更好的名稱，我願意管它叫「民族誌底寫實主義」(ethnographic realism)，以與「文學底寫實主義」(literary realism)相對照。本書裡的這幾天都不是集錦而成的，它們是真實的一個個日子；這些人物也不是杜撰的，而是一個個真實的個人。從一定的意義上看，這些現代墨西哥人生活的描述，也許對將來做「跨越文化」

(cross-cultural) 底比較研究是有用的歷史文獻。要是史學家對過去古埃及、羅馬或中古歐洲家庭生活底日常一天都有可資比較的記錄的話，那麼將避免多少爭論，節省多少寶貴的研究時間呀！

我要強調的是：這種家庭研究不是一個人只要敲敲隨便那一家的門，進門去就可以做的。這種研究要求研究者和被研究家庭的成員間有一種異乎尋常的融洽和信任。儘管我是一個「北美佬」(norte-Americano)，在這些家庭中我沒有遇到敵意和太多的「排外主義」(antigringoism) [譯按：特指拉丁美洲人以美國人為對象的排外傾向]；我花了好幾百小時和他們相處，到他們家裡去，和他們一塊兒吃飯，參加他們的節宴(fiesta)和跳舞，聆聽他們的煩惱，跟他們討論他們生活的歷史。他們對他們的時間都極為慷慨，對羅沙克投射測驗(Rorschach tests)、主題統覺測驗(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s)、語意差異測驗(the Semantic Differential)、和深入訪談(intensive interview)都和靄的接受。鄉村家庭的研究只是我把社區作為整體加以研究的較大計畫底一個小部份；同樣的，三個城市家庭也只是我們研究墨西哥城的「大雜院」(vecindades)和「共同住宅式」(tenement-like)聚落裡低階層生活的一個部份。我早在1943年就認得馬廷奈家；其他幾家也從1950年以來就認得了。過去的許多年裡，我們不斷的回到墨西哥，和這些家庭一塊兒工作，這是我們之間的親善和友誼得以增進的最重要因素。

用來做觀察和記錄的單獨一天是隨便挑的，實際上「隨機取樣」(random choice)，只取平常的日子，而不取有特殊事件的日子如生產、受洗、節宴、或葬禮等等。五天中的四天裡面，所有的對話都是由受過訓練的助手速記下來的；其中有兩個助手是那個家庭的親戚，有一個是那個家庭多年的密友。因為大家的關係

都極為融洽，研究者的存在只對家庭生活的日常活動產生最少的影響和干擾。雖然我沒有裝上錄音麥克風和閉路電視，採用那種做「小群集研究」(small-group study) 底控制實驗般的程序；但是我相信這幾個研究已經將每個家庭一整天裡的動靜，談話和相互動作提供了像紀錄片似的記錄。當然，這麼一來，其中就一定包括了好些沉悶的細節；而且，要強調「重點」或表現「生命的精髓」就受了嚴格的限制了。事實上，為了避免重覆和不重要的小事，我對材料還是做過一些選擇。可是全部記錄中的百分之九十左右還是給保留了下來。為了給這個研究增添意義和深度，我用了「倒敘」(flashback) 的手法，加上了對各個人物和他們家庭背景的描述，也加上了自傳性的材料。

雖然本書中的每個家庭都有其特異性，各自成為一個小單位；但它們各自卻以自己的方式反映了轉變中底墨西哥文化的一部份。因而，我們也就必須將它們放在墨西哥近代史的背境上來考察。墨西哥革命後的歷史，為方便計，可劃分為1910到1940年、以及1940年以後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以卡登納政府(Cárdenas administration) 為結束，這個時期的重點是基本的制度變遷：也就是一個半封建農業經濟的質變，主要是通過埃奚多計畫(ejido program) 將土地分配給農民，強化勞工的地位，解放印地安人，以及公立教育的普及。1940年以後，從卡馬卻(Camacho) 政府開始，社會變遷和土地分配的腳步就緩了下來，工業化和提高生產力成了新的國家口號。

1940年以來的改變予人深刻的印象，且影響深遠。到1957年，墨西哥的人口增加了一千萬，使總人口數達到三千萬的高點；同時，在伴隨著的洶湧都市化浪潮下，數百萬的農人和村民搬進了城市。墨西哥城的擴張尤其驚人，從1940年的一百五十

萬人，一躍到1957年的四百萬人！成為美洲大陸排行第三、第四的大都市。經濟膨脹了、全國的產業意識變得極為尖銳，各大報每天的頭條新聞都是農工業打破紀錄的成就，驕傲的宣稱國家銀行鉅額的黃金儲備。這些創造出一種有如本世紀初美國經濟極度膨脹時的繁榮氣象。尤其從這個國家貧瘠的天然條件看來，農業的成就比起工業更為驚人：從1940年以來，有一百五十萬公頃的農田納入灌溉系統，全部收穫面積增加了百分之七十，拖拉機的數目由四千六百台增加到超過五萬五千台。至於這最後一項成就在低度開發國家的重大意義，我們只要看看印度就曉得了：印度的三億五千萬人在1955年只有五千台拖拉機！

國家財富的增加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也有了改善：越來越多的鄉下人不再睡在地上而有了床鋪，不再光著腳或跣著拖鞋（huaraches）而有了鞋子，店裡頭賣的褲子取代了自家縫製的白卡棕褲（calzones），人們除了吃玉米餅（tortilla）〔譯按：一種由玉蜀黍粗粉做的不發酵薄餅，通常夾著餡吃〕外還吃麵包；做玉米餅的玉米也多在磨房裡磨，而不是自家用手磨了。喝啤酒代替了喝龍舌蘭酒（pulque），有病的時候去看醫生而不請密醫（curanderos），旅行也坐火車或巴士不再走路或騎驢子了。至於在城鎮裡的趨勢呢？那是從泥磚到水泥，從土罐到鋁壺，從用木炭燒飯到用煤氣，從用手吃玉米餅到用餐具，從用石臼搗粉到用電氣，從電唱機收音機到電視機，從穿棉織品到穿尼龍，從喝干邑白蘭地（cognac）到喝威士忌。

1940年以來，在墨西哥成為最強大的潮流就是美國文化與日俱增的影響。雖然城市是受這些影響最深的地方，但在鄉間也一樣可以看到。跟美國在地理上的接近，交通及通訊工具的改進，北美人和墨西哥人雙方來往的增加，美國作為偉大工業文明

的勢力和威望，美商在墨西哥的龐大投資，加上那些以北美同儕為模範的中產階級底成長，等等，都是對這種影響應負責任的較重要因素。

伴隨著最近的美商投資而來的大規模廣告更徹頭徹尾是美國味道的東西，電視裡的節目大部份都是由外國控制的大公司所提供的，如雀巢奶品（Nestles）、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普洛克特與甘寶（Procter and Gamble）、和高露潔牙膏（Colgate）等。它們和美國商業廣告惟一不同的地方只是說的是西班牙話，用墨西哥人當廣告員罷了。在老人牌麥精片的節目裡，我們可以聽到墨西哥的輕量級拳王拉通·馬西亞（Ratón Macias, Ratón是外號，耗子的意思）推薦說老人牌麥精片是勇士們的食物。甚至有些廣告連翻譯都免了，採用的是一種美國式的洋涇濱語法或混合語（*pochismos*；譯按：原指墨西哥西班牙文中引用的美國字源的字，多通行在美墨邊境一帶，在美國生的墨西哥人也多採用）；把化妝品叫做「觸與輝」（Touch and Glow），「亮而潔」（Bright and Clear）等等。美國百貨公司的銷售方式如自助取貨、貨品展示、標準化、保用證明、不二價等等，在過去十年中也由於吳偉士（Woolworth's）公司和西爾·雷布克公司（Sears Roebuck and Co.）的推廣而變得很流行了。自助式的超級市場，到處堆的是罐裝食品（其中有很多是美國廠牌的），也在墨西哥城的高級區及一些小城裡開設了起來。高價商店裡賣的全是美國製的衣服和鞋子，要不然就是由本地出產而貼上美國廠牌商標的那種貨色。

各工廠和各公司行號的僱用人員日增，使得中午吃快餐的人越來越多，回家吃午飯和睡午覺的越來越少。包括果汁、麥片、火腿蛋和咖啡的美國式早餐越來越流形，取代了原先的豆子、紅

番椒醬 (chili sauce) 和玉米餅。一些中產家庭也接受了在聖誕夜將火雞肚內掏空，填入作料的做法和吃法。隨著這個潮流一塊來的是，裝飾聖誕樹代替了習慣上的耶穌降生圖景；人們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授受禮物而不在一月六日三王節 (The Day of the Three Kings) 的時候授受禮物。此外，英語的推廣也很顯著，在學校裡英語已經取代了法語，成了第一外國語。

縱然有上述種種生產的增加及明顯的繁華景象，不少的徵候卻仍顯示了墨西哥的整個狀況並不好。雖然國家的財富是大量的增加了，然而財富分配的不均，使貧富收入懸殊程度比起過去的任何時期都更為驚人。儘管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提高了一些，在1956年全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仍然營養不足，衣著缺損，住居惡劣。人口的百分之四十目不識丁；全國百分之四十六的孩童沒有進學校。1940年以來長期的慢性通貨膨脹榨取了碌碌眾生的實質收入；1939年以來，墨西哥城工人的生活費用漲了五倍以上。根據1950年的普查（1955年公佈），據報墨西哥百分之八十九的家庭，其月收入在六百比索（依1950年的匯率計算相當六十九美元）以下。

過去二十年的農業增產主要集中在北部和西北部兩個區域，在那兒建立了一種植基於大規模土地私有、系統灌溉和農業機械化上的商業化農耕；同時期廣大的農民仍繼續在他們賴以生存的一小塊土地上，用傳統的落後方式勞作。墨西哥新舊農業間的對照，因而愈顯得尖銳，以至於：在不及百分之一的耕地上有五萬五千台拖拉機在協作，而另外百分之二十耕地上，則仍然使用西班牙人來到以前 (pre-Hispanic) 所使用的燒和斫的「火耕」方式耕作，其原始程度甚至連犁和牛都沒有。墨西哥的兩大糧食作物大豆和玉米，其產量在過去二十年裡雖然跟上了人口的急驟增

加，但其安全邊際則仍極為有限；在乾旱的年頭，墨西哥政府必須被迫花費可貴的外匯進口大量的玉米來餵飽她的老百姓。

墨西哥的經濟之不能使每一個老百姓都獲得職業，這現象是每一個人都清楚的。從1942到1955年就有一百五十萬墨西哥人到美國去當巴且羅（*braceros*；譯按：在移民條款下獲准進入美國，主要在工廠或田莊從事季節性勞動的墨西哥工人）或臨時農業僱工，這個數目還不包括所謂的「濕背客」（*wetback*；譯按：意指通常蹚過或泳過格蘭得河〔Rio Grande〕非法進入美國的墨西哥人）和其他偷渡的移民在內。要是美國一旦對這些巴且羅們關閉了邊界，墨西哥立即就會發生極大的危機。同時，墨西哥也越來越依賴美國觀光客的生意來穩定自己的經濟：1957年就有七十萬以上的美國觀光客在墨西哥花了六億美元。旅遊事業成了這國家惟一最大的事業，旅遊事業的收入幾乎和墨西哥的聯邦預算相等。

在生活水準方面，自1940年以來改善得最少的就是住屋問題。隨著人口和都市化的快速增長，大城市裡更形擁擠不堪，貧民窟的情況實際上越來越糟。根據1950年的墨西哥普查，在五百二十萬個住家當中，百分之六十只有一個房間，百分之二十五有兩個房間，所有住屋的百分之七十是用泥磚、木材、竹竿或木棒、碎石等材料造的，只有百分之十八是磚瓦的；有自用自來水的只有百分之十七。

墨西哥城的狀況也不見得好多少。每年，這個城市為美國觀光客建立一些新的噴泉，在主要的街道邊上種了花，建築了新穎、衛生設備良好的市場，並且還將所有的乞丐和小販從街市上清掃；這個城市因而一天比一天漂亮。但是，佔這都市人口一半的兩百萬墨西哥城居民，卻住在叫作「大雜院」（*vecindades*）的

貧民窟區域裡，遭受著長時期的缺水，且根本就沒有任何衛生設備。一個「大雜院」裡通常有一排或多排單層的平房，每戶佔用一個或兩個房間，共同面對一個公用的內院（*patio*；譯按：特指西班牙和中南美等國家房子中的內院，和中國多進住房間的天井相仿，但在墨西哥城的共同住宅裡有的卻要大得多，詳第二個家庭所在的卡撒·戈蘭「大雜院」底介紹）。這些房宅是用水泥、磚、或泥磚蓋的，自身形成一個界限分明的單位，具備著一個小社區的特點。「大雜院」的大小和形式變化很大，有的只有幾戶住宅，有的則上百；有的位於城市的商業中心，由敗壞的十六、七世紀兩三層樓的殖民地式建築所構成；有的則在城市的邊緣，由簡陋的小木屋或「加卡」（*jacale*；譯按：在墨西哥或美國西南部一帶的粗陋的小屋或茅舍，有茸茸的房頂，牆是用竹竿或木桿豎成一排，當中填塞泥土而成的）組合而成，看起來有點像亞熱帶的「胡佛村」（Hoover-villes）〔譯按：美國總統胡佛任內流行的居住形式，通常是一群斜欹的陋居，豎立在垃圾場或城市的廢地上，住著失業者，移民或其他佔用的人〕。

在市郊的新發展區域裡，到處擠滿了臨時的木屋，裡面住著在鄉間無法自存，新近搬進城市的農人。木屋沒有水，沒有電，也沒有陰溝。住在這裡的人，一找到工作就搬到貧民窟去；而住在貧民窟的只要一有辦法，就搬到城市的邊緣，為的是逃避擁擠。由於無法以合理的價格租到合適的房子，有許多人在經濟狀況較好之後，只好仍長期的就在他們只有一個房間的公寓裡；他們的小房間堆滿了新傢俱，如盜器、電視機、冰箱、電器用具、甚至洗衣機什麼的，一直堆到教人沒有地方轉身。

為了幫助讀者對這五個家庭的成員有所了解，我簡短的概述一下每個家庭的背景並指出他們所在社區底一些顯著的特色。第

一天描寫的是馬廷奈家，他們住在離墨西哥城有六十哩的墨西哥高原底一個叫「阿茲鐵卡」(Azteca)的村裡；那是一個擁有三千五百個農人，手藝人小店主的村子，大部份的村民都說西班牙語和古那華吐語 (ancient Nahuatl)，村民的文化表現了前西班牙時期、西班牙殖民時期、和現代時期三種文化特質的融合。可是，這個村子是追得上國家生活的主流；在革命時期，這兒正位於札巴塔黨人 (Zapatista) 起義的中心。它現在有一所新學校，一條公路，一線公共汽車班車，一座玉米磨房。土地屬於村鎮公有 (communal)，即埃奚多 (ejido) 所有，村裡一個典型的「普拉遮」(plaza；譯按：特指西班牙式城鎮中的市內廣場)，廣場的旁邊是天主教堂和公家機關；此外，村裡也還有幾個新教的傳教士。儘管有了上述的那麼多改變，這村子本身的農業經濟色彩卻變得很少。因而，在有限的土地資源上，日漸增多的人口產生了很嚴重的問題，阿茲鐵卡村跟成千其他位於人口密集的中部高原上的村落一樣，既沒有加入北方新發展的商業化農耕，也沒有參加國家其他部份所進行的偉大水電計畫。

馬廷奈家正如村裡 85% 的居民一樣，過著一種僅以裹腹的日子。家長丕多羅·馬廷奈正反映了從墨西哥革命 (1910 - 1920) 以來即作用於墨西哥鄉間的一些勢力，他從一個不識字的工役 (peon；譯按：特指南美洲被迫工作以還債或被強制服勞役以抵償罰金的人) 進而成為自己村裡的政治領袖；從只會說當地印地安人底那華吐話到能讀能寫西班牙文；從一個孤立的地方主義者變成為熟悉並參與一州和全國政治運動的人；從一個相信混雜著前西班牙時期信仰的土俗天主教 (folk-Catholicism) 的信徒變成為一個基督復臨安息日會 (the Seventh-Day Adventism) 的教友而後又再回到天主教去。

不多羅和他的太太埃斯丕蘭札是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發那年在教堂結婚的，他們之間是一個傳統式的穩定婚姻。不多羅接近於村民理想型式的、居於支配地位且有權威的男性，而他太太則為理想的馴服女性。同樣的，他們的孩子也厭盡村民們對勤勞、敬長和服從的要求，儘管他們漸漸長大後這些也都隨著外來的影響而有了改變。

第二天討論的是一個從鄉村轉移到城市去生活的家庭；父親奧格斯丁·顧梅來自阿茲鐵卡村的小康之家，十七年前和他的太太為了要改善他們的命運而離鄉，他們現在擠在我稱為卡撒·戈蘭的大雜院裡頭只有一個房間公寓裡，是一個經濟窘迫的工人階級家庭。這個大雜院是一個包括一百五十七戶，總共七百人的巨大共同住宅。住在這裡的人生活水準固然很低，但也絕不是墨西哥城最低的；每戶每人月入從二十三比索到五百比索（美金三到四十元）不等——百分之二十七的家戶每人收入低於一百比索（美金八元），百分之四十一在一百零一比索到三百比索（美金十六元）之間，百分之二十二在二百零一比索到三百比索之間，百分之十在三百零一比索到五百比索之間。顧梅家是屬於中等以上的了，每人月入將近三百比索。

我們用特選的項目以測度這社區生活水準的研究顯示：百分之七十九的家戶有收音機，百分之五十五有煤氣爐，百分之五十四有手錶，百分之四十九用刀叉（調羹雖也普通，但大部人進餐時還是用手吃玉米餅），百分之四十六有縫紉機，百分之四十一有鉛鍋，百分之二十二有電動研磨器（據接受調查的人說臼和杵是墨西哥傳統上的研磨工具），百分之二十一有電視機，百分之十有洗衣機，百分之五有汽車，百分之四有冰箱。收音機已經普遍到不再是代表富裕的跡象，用餐具進食已成為對社會經濟水平

(socioeconomic level) 惟一最具特徵的項目了，其次等而下之的是煤氣爐、電視機和手錶。

在這大雜院裡教育水平的差異也很大，有十二個男人從來沒進過學校，而只有一個女的受了十一年的教育。一百九十八個成人樣本的平均入學年資只有四點七年，但是只有百分之八是文盲，這裡的小孩比起他們的雙親在教育上顯示出重大的優勢。

在這大雜院七十一個家戶樣本中，有百分之七十二是簡單的生物或核心家庭 (biological or nuclear family；譯按：指只有兩代，即父母和未成年兒女組成的家庭)，有百分之二十八是某種形式的大家庭。七十一家中全部一百五十八個已婚者裡九十一個是女的七十六個是男的；換句話說，就是有二十四個已婚女性沒有丈夫同住，不是自己是戶主就是和一些親戚一塊兒住；其中九個是寡婦，其餘十五個不是分居、離婚就是被遺棄的。所有婚姻的百分之二十是習慣法式的 (common-law type；譯按：指依習俗成婚，與法定的正式結合有異)，其中大部份都是屬於低收入戶的人；而大雜院裡所有家戶的百分之二十，每一戶裡最少有一個被遺棄的女人。

顧梅家不喜歡村居而中意城市生活且對大雜院有了很好的條適，在他們的生活中，那些總是被人拿來和都市化過程連繫在一起的解組及崩潰現象比較少，儘管有內部的爭執總算是維持了穩定。做工的孩子幫著維持家庭，宗教參與變得更重要、更天主教化，教父制度 (*compadre system*) 在些許修改後仍繼續在作用，他們也維持和村子裡親戚們間的連繫，同時保留了不少鄉村裡的信仰和習慣。然而，他們家庭生活的某些方面也已有顯著的改變；家庭裡由母親取代了父親而成為支配性的角色，孩子們的自由日增，生活程度因分期付款而穩定的提高；期望水平較高，閒

暇較多，娛樂機會較多，社交接觸也較廣，許多信仰也日漸現代化。

第三天討論的是一個更都市化的低階層家庭：太太糾利亞·羅亞生長在墨西哥的貧民窟，丈夫圭勒模·戈提也年紀很輕的時候就離開了故鄉——一個採礦小鎮，他的父親在那裡做礦工和兼任教員，過著窮苦的生活。他和他第一個太太的三個兒女都生在墨西哥城。

戈提也家現在住在城裡最窮的貧民窟共同住宅「帕那德羅（Panaderos）大雜院」，那裡百分之八十五的家戶每人平均月入皆不足兩百比索（美金十六元）；受過教育者的平均入學年資是二點一年；居民的百分之四十二不識字，並且小孩比起他們的雙親在教育上沒有超過多少。我們很少能在這裡看到像在卡撒·戈蘭有的「奢侈品」，這也顯示了這裡比卡撒·戈蘭窮多了，在這裡平均每戶有一點四件奢侈品，而在卡撒·戈蘭則平均每家有四件，他們根本就沒有煤氣爐和刀叉，這是他們生活程度低的特殊徵象。

生物家庭是這裡主要的居住單位，十二戶裡十三個家庭中有六個屬於這一類，但是這十二戶裡有九戶彼此有親屬關係，結成三大家庭。

房子有三間住著寡婦或被遺棄的女人及她們已經成年的子女，有兩間住著兩個和太太分居的男人，只有一間住著一對夫妻和他出嫁了的女兒及外孫，是惟一真正的大家庭。這裡百分之四十六的婚姻是屬於習慣法式的。

戈提也家雖是本書城市居民中最窮的，卻絕不是帕那德羅大雜院裡最窮的；然而，他們卻表現了對他們底生活條件有著最佳適應，他們夫妻間的緊張關係也是五個家庭中最少有的，在這個

家庭裡幾乎完全沒有那種已經開始在墨西哥下層社會散布的中等階級價值觀念；父母親很少有改善他們生活水平的衝動，對自己和兒女的教育、整潔、衣飾也不以為有什麼很高的價值。在另一方面，他們都自營生計不受僱於人，明顯的傾向於從事獨立的買賣。圭勒模是小手藝者和小店家，糾利亞是沿街叫賣的小販，她是五個家庭裡惟一外出工作的主婦；圭勒模經常做些他感興趣的東西而不管賺不賺得到錢；糾利亞則是為了給家裡提供食物而去工作。小孩們只要身體吃得消也要做工來幫著養家。

第四天是一個混有工人和低等中產階級特性的家庭，父親傑蘇·桑且是一個餐館工人，早已和他的老家威拉·克陸茲（Vera Cruz）斷絕了關係，靠著飼養豬和家禽來增加收入。過去三十年他一直都住在墨西哥城中心的各個共同住宅式公寓的單獨房間裡，其中也包括了卡撒·戈蘭。最近他卻中了國家獎券，於是在市郊一個貧民區裡蓋了間房子，住著路丕塔（他的兩個太太之一）和他們的孩子；他年輕的太太蝶利拉和她的小孩則還是住在市內的共同住宅裡。

桑且家很複雜，因為桑且和四個不同的女人有了孩子，她們每個又都有和前夫生的孩子。這個研究顯示了半兄弟姊妹間（half brothers and sisters；譯按：即異父又異母的兄弟姊妹，這種關係即一家庭中父方前妻之子女和母方前夫之子女間的關係，這種情形我國過去少見，沒有適當的指稱，暫且直譯如上以待善者），繼兄弟姊妹間（step brothers and sisters；譯按：即同父異母或異父同母的兄弟姊妹，這種關係即一夫數妻〔可能是續弦也可能是多妻〕其子女間的關係，或一妻數夫〔可能是再醮也可能多夫〕其子女間的關係；父親續弦的妻子對前妻之子女言在中國稱「繼」母，母親改嫁的丈夫對前夫之子女言稱「繼」父〔這在

中國過去也較少]，這個「繼」字就是英文 step-Father, step-Mother 的字首 step，根據這個情形，故將 step brothers and sisters 讀作「繼」兄弟姊妹)，繼父繼母和繼子女（譯按：和繼父繼母 step-parent 相對的非親生子女 step-children 稱之）之間的種種關係和衝突；傑蘇和一般低階層墨西哥人不同，他對每個妻子的子女都有強烈的責任感，一個都不放棄他們。但和許多低階層家庭一樣，他的婚姻是自由結合（free union）或習慣法式的。

在最後一天裡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暴發戶（〔西〕nouveau riche）家庭。父親大衛·卡斯特羅是革命後白手起家的百萬富豪，他在貧民窟共同住宅長大，絲毫沒有脫去他低階層的特徵；好比說：他和他太太及他的情婦都是自由結合而沒有正式結婚，他對太太和孩子不但粗暴而且不時把他們拋下不管，他將日常家用攤派給太太，用不給錢來處罰太太等，從這些我們就可以得到證明。他的太太以沙別出身於一個充滿向上鑽營野心的窮困中產家庭，她因為大衛的錢而嫁給他，而現在她也因了同樣的理由還跟他就在一塊兒；這是因為她單獨一個人就完全沒有法子供養她自己 and 四個孩子。由於需要種種奢侈品，她缺乏一種低階層婦女準備在婚姻生活不再愉快或被暫時遺棄時，養活自己所必備的獨立性和智謀；這家庭裡小孩子們不可救藥的任性，也和窮人家的孩子形成尖銳的對照。尤值得注意的是這家庭羨慕和模仿美國的程度、以及他們和美國中產階級間相類之處、他們對於墨西哥傳統加以拒斥、喜歡一些低級的小趣味和對真實文化的全然不關心、挑三揀四的吃食習慣和其他精神病的徵象。

在比較這五個家庭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到一些跨越城鄉差異卻反映國家和階級文化價值的特點。有三個家庭的婚姻型態是自由結合的，由於習慣法婚姻主要是低階層的結婚樣式，暴發戶家

也是其中之一是不尋常的，然而這也暴露了這家的父親在他的新身份上所遺留的種種低階層樣式的程度；第一和第二兩個來自阿茲鐵卡的家庭則都是經過教堂且合乎法律的正式婚姻。

雖然1950年的國家普查記錄裡全部婚姻中只有接近百分之二十是自由結合的，這種婚姻所生的子女是被教會和民法視為不合法的；但是這樣的婚姻在地方和社區的層次上——城裡和鄉間一樣——是被社會所接受的。以低階層的標準來看只有父親不承認和不養活的孩子才是不合法的。

墨西哥文化對男性主宰和男子氣概的強調至少在三個家庭中有所反映，在這些家庭裡丈夫顯然是支配和權力的形象。除了戈提也先生，所有的丈夫都有外遇和非法子女；而其中三個目前還供養著一個情婦或小老婆（〔西〕*casa chica*），只有在村子裡住的和戈提也的家不是這樣。同時，有三個家庭的主婦在目前自由結合的婚姻前曾經跟別的男人生過孩子，而且是被她們的「丈夫」丟掉了的；再則，有兩個家庭裡他們的女兒本身就是被棄的母親。在所有的例子裡，除圭勒模·戈提也外，小孩都留在母親或母親的家庭一邊。這種辦法在墨西哥極為普遍，促成了一種母系重心（*matrifocality*）的家庭生活，這種現象在低階層間尤其普遍。要是我們接受一種說法，認為小老婆的形成是男子氣概（*machismo*）的證明的話，這現象在這幾個家庭裡的分佈就和我的一般印象相一致了；也就是說男子氣概在鄉間比城市弱得多，而在低階層中也比在中高階層中要低得多。

就在顧梅和戈提也兩家裡，即使做太太的都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並且對她的影響力也都毫不猶豫的加以使用；她們也同樣有屈從丈夫的表現；有趣的是這兩個家庭裡有一家的丈夫是性無能（*impotent*）的，而另一個則有輕微的同性戀傾向（*homosexual*）的。

tendencies)。這提示了在墨西哥，強烈的男性中心文化裡只有老衰的，性無能的，同性戀或「被鬼蠱」(bewitched)的丈夫才能充當統治者的角色。戈提也家比其他幾家都更接近乎夫妻間身份和權力的平等，但意味深遠的是：這家庭也是惟一由太太擔負大部份家計的家庭。

不少墨西哥心理治療專家都指出下面一個現象：即墨西哥家庭底心理動理學裡「不到場的父親」是一個極重要的特徵；他們拿「不到場的父親」這詞兒指出了這樣的事實：因為很多女人被遺棄，很多孩子長大了都不認得自己的父親；特別是革命時期，青年大量的死亡也造成大量的孤兒。同時，由於父親的權威身份在父子間造成了障礙，且阻止了親密情緒的存在。以上這些「不到場的父親」的特點在我們研究的家庭裡可以取得印證；在這五個家庭裡，做丈夫的有兩個根本不認得他的父親，其餘三個和他們的父親關係也很差，有兩個做太太的不認得她們的父親，而其餘三個太太中只有一個（糾利亞）和她的父親關係還不錯。這些家庭裡所有的夫妻都和他們的母親或者代替母親角色的人之間關係比對父親親密得多。

在評價這五個家庭裡的親子關係時，我們再度發現孩子們跟他們母親的情緒紐帶比較緊密，雖然（除了顧梅家以外）他們也很尊敬並且很愛他們的父親。幾個當母親的都是摯愛、獻身、極度以孩子為中心的；而父親除了戈提也外都比較專制，比較不注意孩子，而且大部份時間就在外面。不過雖然如此，他們卻沒有一個人曾長期遺棄家庭。這些和別一些材料都顯示這五個家庭的年輕一代比他們的雙親享有了較大的家庭穩定性和較長的童年。

我們的材料同時強烈顯示，墨西哥女性雖然對家庭、丈夫和孩子有可觀的貢獻，可是她們的普遍地位卻極為低落，這裡產生

了嚴重的脫節。母親的形象是一個深邃內化的徵象，它不但影響了一個男人和他母親的關係而且延續到他和妻子的關係。當一個做兒子的發現和他關係最緊密的人卻是雙親中地位比較低落的母親時，結果他就處在一種曖昧的處境裡了。

在快速變遷且教育機會增加的墨西哥文化中，特定家庭中雙親和孩子教育程度的差異，是這個家庭向上爬升和期望水平提高的顯明指標。五個家庭的比較顯示出有三個母親不識字，一個讀過三年書，一個讀過四年；兩個父親只進過一年學校，兩個四年，百萬富豪則唸過八年。這些家庭裡有一些小孩已經、或者將要比他們的雙親受較多教育。在這些家庭中，小孩們的教育水平比雙親改善得最少的是戈提也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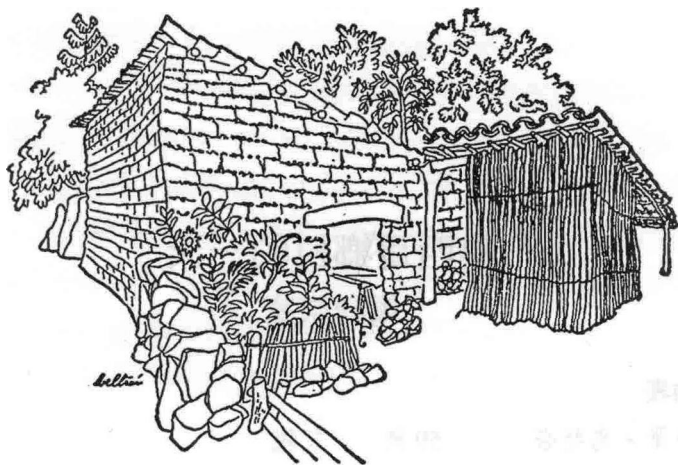
墨西哥鄉村的一天

馬廷奈家

人物表

丕多羅·馬廷奈	59歲	父親
埃斯丕蘭札·咖西亞	54歲	母親
孔戚塔·馬廷奈	29歲	大女兒，已結婚，和她的丈夫 關安住在一塊兒
菲立普·馬廷奈	23歲	大兒子
馬丁·馬廷奈	22歲	二兒子
里卡杜·馬廷奈	18歲	三兒子
馬克利那·馬廷奈	17歲	小女兒
木埃些·馬廷奈	13歲	最小的兒子
艾曼·馬廷奈	7歲	孔戚塔不合法的兒子

馬廷奈家



古老的高原村落阿茲鐵卡在清晨的黝黑裡安祥的躺在山坡上，一晚的大雨後空氣顯得清冽而新鮮；從山坡的頂上到寬廣的谷底，依序漫佈著八簇房舍，各有自己的守護神和聖堂，形成村子裡一個個小小的社區。一條連接公路的碎石路通過整個村子卻兀突的在村廣場前止住，廣場那裡有村公所、主教堂、磨房、幾間小店和一個光禿禿的公園。沿著山坡上下延伸的梯階形街道，坎坷的鋪著藍灰色的火山石，兩邊一溜泥磚小平房，隱在低矮石牆後副熱帶的樹叢裡。

在村子裡最高點和最低點中間的桑·荷些（San José）區裡，佇立著馬廷奈家的房子，幾乎整個讓果園裡李子樹伸出的枝椏給遮住了。這種瓦頂的房子在八個區中最窮的桑·荷些區裡是相當典型的：包括一間沒有窗子的房間附帶一個用蔗桿搭的脆弱廚房。這房子所在的地點還是用著前西班牙期的那華吐名稱，叫

「特拉特拉盤坎」(Tlatlapancan)意思是「破碎的地方」，因為本地的傳說裡講村神阿茲鐵卡——說是聖母瑪利亞的兒子——曾經在這裡打破了他的一個泥娃娃。四十三年前丕多羅認為這是個興旺的所在，花了五十比索買來的。

過去許多年裡丕多羅一直在這小屋和這塊閒棄的地上細心的勞作，種上了蕃石榴、咖啡、鱷梨、和其他植物，供自己家庭食用。五年前，他和他的兒子在院子裡搭了廚房，然後把三塊大石頭併成的簡單爐灶從煙霧瀰漫的泥磚房子移到這個比較通氣的廚房來，好讓煙從牆上蔗桿的縫隙裡瀉出去。這些儘管都是那麼簡陋，卻已經是丕多羅和他太太埃斯丕蘭札住過最好的房子了。

這是個一月的早晨，埃斯丕蘭札睜開眼睛時天還是黑的，房子靜悄悄的，街上也寂然無聲。埃斯丕蘭札從和丕多羅一起睡的硬床上爬起來，把衣服拉扯平，將一塊深藍色薄棉圍巾圍在頭和肩膀上抵擋清晨的寒意，她光腳走過泥地，找到大泥水壺，潑一些水在臉上，接著用圍巾的邊角把臉擦乾。

跪在灶邊，她撥開昨晚的殘灰，把幾塊還未熄滅的木炭搗出火來。她不願意劃一根火柴來點火，因為一盒火柴要五仙(centavo，一百仙等於一比索)還是太浪費了。村廣場的大鐘敲了四下，今天她比想像當中起早了半點鐘，也好，那麼她女兒馬克利那就可以稍微多睡會兒了。這正是一年中男人們耕地和種玉米的時候，女人們要早起給他們備飯。至於在冬天收成的月份裡，男人整夜不眠工作時，女人要隨時給他們東西吃，埃斯丕蘭札和馬克利那就只好在矮凳上打盹兒了。只有在九和十月男人收穫李子的時候，女人們可以在床上一直躺到六點鐘。

埃斯丕蘭札灌滿土鍋把肉桂茶煮上。還要做百多個玉米餅——丕多羅和下田地做工的三個兒子菲立普、馬丁、里卡杜每人

要二十五個，丕多羅的狗要十個。她從她藏食物的椽上卸下一個掛著的罐子，裡面裝著前一個晚上在磨房裡磨好的玉米。幾年以前還沒有磨房的時候，埃斯丕蘭札要兩點鐘就起來把浸好的玉米磨成細麵糊，現在磨房做了大部份工作，她只要把麵糰再磨細加上一些磨石的「味道」就成了。村裡的男人曾經反對那個玉米磨房，他們說手磨玉米比較好吃。但這回女人贏了，磨房成功了。當然，有磨房是好的，只是還是太貴了。付給磨房三十四仙只夠合家人吃半餐。埃斯丕蘭札跪在磨石前面一邊想，應該叫馬克利那在家裡多磨一點才對。

拍打玉米餅的第一聲把丕多羅驚了一下，接著這些熟悉的聲音又把他趕回了夢鄉。他們的床擺在廚房邊角一堵用李子樹的枝條臨時編的「牆」後面，這堵牆雖擋不住廚房的雜音，卻使他們在已經長大的孩子面前有了一個比較隱蔽地方，除非在收李子的季節這些樹枝要挪用去拖李子。就在一年前，他們全家都還是睡在那間泥磚房裡，可是不久前丕多羅把他沒有彈簧的鐵架床搬到廚房裡，他意識到「一個人在自己小孩面前和自己的女人睡覺」實在是件令人不好意思的事。而這張床——是他住在軍醫院時遇到的一個傷兵以象徵性的價錢賣給他的——放在廚房裡看起來也確實像樣多了。

然而，丕多羅要有隱蔽的希望卻被馬克利那破壞了一部份，她說她也要搬到廚房住，因為「女孩子一個人和哥哥們睡在一起不好」；由於小艾曼在很小的時候就和馬克利那一起睡，現在他們兩個只好睡在廚房的一個寒冷而通風的角落。其餘四個大男孩則不受打擾的睡在泥磚房裡。

村廣場前的鐘敲了五下，埃斯丕蘭札把女兒搖醒，她很快的跳了起來，穿著套裙、平布上衣和圍裙，立即代替她母親跪在磨

石邊上；馬克利那看起來還不到十七歲，棕色的頭髮中分、拖著兩條辮子在後面、臉上安祥而莊重，但在白天和朋友或哥哥聊天的時候卻常常泛起笑靨、露出孩子樣小小的牙齒；現在她把雙腿盤在又粗又短的身體下面開始磨玉米；埃斯丕蘭札也是粗粗短短的，但她很少笑，平常臉上老是帶著沉沉和呆滯的神情。

埃斯丕蘭札接著把馬丁推醒，因為今天該輪到他打水；他很快的套上他的髒棉褲和窩拉切（huaraches；譯按：一種低跟的便鞋，通常鞋背由細皮帶編成，後跟有條帶子），在冷水裡洗了臉，一言不發，挑起繫了兩個水桶的扁擔就上泉口去了。現在每天有雨水灌溉果樹和菜圃，所以馬丁只要來回跑八趟、裝滿家裡的水壺就成了；在乾季的時候他們就得跑上個二十趟了。

大兒子菲立普在馬丁做完他的工作前就醒了，他是家裡最吹毛求疵的一個，穿衣服花的時間也最長。晚上他幾乎把衣服都脫了掛在釘上光身上床；他每天刷牙（沒用牙膏）、用手抹了肥皂洗臉、然後還用一塊布來擦乾而不用襯衫的尾巴擦；此外，他還有一面小鏡子，除了自己誰都不許用；這一切都是在他愛上一個比他大得多的寡婦以後才發生的。現在他坐在窄床支撐奧塔跌（〔西〕otate；譯按：一種用竹條一類的東西交叉著細紮起來的硬蓆子）的床架邊上摸索著他的窩拉切。他的左眼在小時候從李子樹上跌下來時摔瞎了，所以他看左邊的時候都誇張的扭過他的頭。

身為老大，他總想支配他的弟妹，但是卻很少成功；特別是跟他差不多大卻比他又高又壯的馬丁，他就壓根兒拒絕服從他，對身為大哥的他一點也不表示尊重。這麼一來，菲立普就怪他父親從來沒有機會讓他執行他的權威。

丕多羅和老三里卡杜現在起來了。丕多羅粗短而結實，穿著

家裡自製的既髒且破的襯衫及睡褲一樣的卡棕（〔西〕*calzones*；譯按：一種扣開在邊上的褲子，通常開襠），凸著肚子，把長滿黑繭的腳踹進車胎做的窩拉切。他有一撮稀疏不整的短髭蓋在唇上，看來似乎從來沒有刮過鬚子的樣子。在禮拜六他洗浴換衣服、或是他上鎮裡或墨西哥城時，他穿起那條店裡買來的黑褲子，看起來就矯揉造作得很。他通常把他的闊邊草帽（〔西〕*sombrero*；譯按：特指西班牙、墨西哥或美國西南部等地人所戴的寬邊大草帽）斜到眼睛前面，這種戴法對一個五十九歲的人可算是夠傲氣的派頭了。

菲立普、馬丁和里卡杜都長得像他父親，並且直到不久前他們還穿得跟父親差不多；現在他們都穿從店裡買來的現成襯衫，可是他們沒有一個人有黑褲子。最小的兒子木埃些和外孫艾曼穿的都是家裡自己縫的老式白布卡宗和襯衫，戴小寬邊草帽，經常光腳。

在埃斯丕蘭札把肉桂茶、玉米餅、紅蕃椒和鹽端給家裡的男人吃的時候，馬克利那則把四個麻布肩袋上同樣的東西給他們帶下田地當中飯，附帶的她又在每個袋裡抓上一把刺槐豆，然後把茶灌進四個葫蘆。男人們吃得很快也不講話。埃斯丕蘭札用那華吐話叫丕多羅帶點南瓜回來做晚飯。丕多羅對著他的早飯在咳嗽，埃斯丕蘭札警告他等下他們經過溪邊 *Los aires*（空氣鬼）的住所時定要用毯子把身子好好包起來。

馬廷奈家之所以避忌這些惡鬼是大有來頭的，幾年前埃斯丕蘭札在溪裡洗衣服以後就開始發燒、生病，腳上也有些地方麻痺起來。至於所謂 *Los aires*，村裡每個人都曉得它，它可以藉著風或者小精靈現身教人腰骨酸痛、發疹子、麻痺和害別的病。一個人得特別當心，千萬別在蟻丘、溪床、谷底、死水潭和山頂上冒

犯它們。雖然有的時候在去溪裡打水前先用那華吐話向它們請准也很管用，但是最保險的還是在沒有把身子用毯子裹好以前千萬甬冒險太過接近它的地方。很多男人在下田以前一早就來上點酒為的就是好抵抗 *Los aires*，但是丕多羅卻寧願晚上回家再喝。

五點半左右，男人們準備走了；各人把麻袋和披毯（〔西〕*serape*；譯按：特指拉丁美洲人穿的灰色披肩或披身毛毯）甩上肩，丕多羅用那華吐話招呼他的狗「走」！——他對他太太和他的狗用土話，對幾個孩子則用西班牙話，除非是發脾氣的時候土話才會出口——而馬丁則用西班牙話說「媽！我們去啦」。

他們靜靜的走著。丕多羅跟他的狗隔了幾步走在他兒子後面，鄰居看到他們這樣走時，就會說丕多羅看來像個跟在工役（*peon*）後面不折不扣的奴隸主。在一大早往田間兩個鐘頭長的路上，丕多羅一邊教訓他的兒子，一邊告訴他們該做些什麼工作，而他們通常也只有在回答問題時才開口。在超過他們父親聽力範圍所及的時候他們有時會拿他們的愛人或上夸拿華（*Cuahnahuac*）沙龍的事來開開玩笑。但今早，他們只安靜的走著。

天上泛起微白，四週田野邊緣翠綠松針覆蓋的山形在晨霧中慢慢升起，丕多羅和里卡杜要去的是他們年前清理好的山坡玉米田，那裡包括七個村子的自治區底公地，誰都可以去開墾。那裡因為雨水大量沖刷表土，兩三年就得重新清理一次。丕多羅和他的兒子們為了得到新的耕地，把廢木叢和野草燒掉、把小樹砍掉、築上新的石欄。孩子們工作得很好，在阿茲鐵卡，他們清理的山坡田是最大的一塊。但這塊田出的玉米和豆子也只夠家裡吃上三個多月。丕多羅只好打龍舌蘭繩子、賣李子、把他的兒子僱出去當田裡的幫手，以及用種種別的法子來維持生活。他惟一不

賺的錢就是像很多鄰居一樣燒木炭去賣。他曉得這樣是在糟蹋寶貴的橡樹和松樹林子，最後會把田整個給毀掉。他是領導公有林地資源維護的領袖之一，因此他一年只會為了家用燒一次木炭。

菲立普和馬丁上的則是他們僱主波菲里歐大爺（Don Porfirio）的田裡，那裡是一塊相當平的地，用犁來耕種，不像丕多羅在山坡窄地上得用老式的掘棍或鋤，所以種起來比清理山地容易得多。加上波菲里歐大爺也不像丕多羅監督得那麼緊；所以他們樂於給波菲里歐大爺做工，賺點現鈔給家裡。這樣過後丕多羅可能會給他們一些東西，譬如一件新襯衫，一頂寬邊草帽，一點零花錢什麼的。

到了波菲里歐大爺的田，兩個大兒子就離開了，丕多羅向他們點點頭，繼續和里卡杜靜靜的走著，沉入自己的思緒裡；昨天為了還孔德大娘（Doña Conde）的錢，他把一隻騾子賣給了宮札羅大爺（Don Gonzalo），一想到這隻無疑能值五百比索的騾子，竟只以三百比索賣掉，他就光火。現在他只剩一隻騾子了；換句話說，他的兒子現在從山上只能帶下平常一半的木頭，這些木頭在埃斯丕蘭札留下家裡要用的以後，就剩不下多少可以賣錢了。其次，李子季裡，他的兒子要拖運菓子到鐵路車站，也只能賺到去年一半的錢了；到收穫的時候也要多來回一倍的次數才能把玉米從田裡運下來。

丕多羅根本想不起他有不欠人錢的時候：去年初，從醫院動手術回來，他從寡婦伊莎貝（Isabel）借了三百比索付醫藥費，結果發現這筆債欠得煩人，原來那個寡婦要他免費當她的「法律顧問」；接著，他又向一個有錢的政客借了一百五十比索來還她，還向阿森西翁（Asunción）借了三百比索還別的帳，一直到

現在他都還在為去年欠下的兩百比索，每個月付八厘利息；他看來好像老是在挖東牆補西牆，「債主換了，債可沒換。」

對丕多羅和大部份住在阿茲鐵卡的人而言，要在兩次收穫間有足夠的錢來買食物和衣服，始終是一個要隨時全神貫注卻又永遠解決不了的問題。丕多羅靠太太和子女的幫忙，一年充其量賺兩千四百個比索（以1948年的匯率相當三百美元），其中有一半是他兒子受僱和收集柴火出賣賺的，另外三分之一來自出賣李子、玉米、打繩子，很小的部份（不到六十比索）是丕多羅陪村民去見律師或者去夸拿華開庭賺的費用；由於他在參加政治活動的那些年裡懂得了一點法律，他得到「半個律師」的美譽。但是他做「法律顧問」的收入還構不上埃斯丕蘭札偶而從事的小買賣。假如他和里卡杜也長年受僱做工役，每天也賺個四個比索的話，他的收入就可以加倍；但是他自己不願意也不讓他的兒子去阿西安達（hacienda，即大莊園）作工，因為阿西安達至今對他還是一種壓迫的象徵。其他長年穩定的工作在村裡是沒有的，而無論如何，他還是情願像個獨立農人一樣的去種自己的地。

就正為的做個獨立農人，有塊自己的地好種，丕多羅在革命的時候參加了札巴塔（Zapata）的隊伍作戰！打八歲起他就為人作稼，起先替常常打他的奧古斯丁大伯（Uncle Agustín）照管牛羊，從十歲到結了婚的一段歲月裡他則一直在阿西安達裡當佣人和工役，還是常常挨打。即使在那段短暫而「幸福」的時期，他母親把他和他妹妹接到鐵丕塔特（Tepetate）城去和他繼父同住，他進了公學校，他還是得隨時保護自己不讓「老大們」整他。那時他只會說那華吐話——阿茲鐵卡地方的土話——只要同學用侮慢的態度叫他「紅蕃」，他就非和他們打起來不可。

「我不懂西班牙文，但是懂得打架；他們哭著去找老師，老

師回來就狠揍我一頓，可是上學雖然有那麼多麻煩我還是喜歡學校；一天中午快放學時，老師出去了，他們又小聲的叫我『紅蕃！紅蕃！』我舉起膀子一拳就中了他們一個的要害，嗚！他大聲號叫起來，老師跑來問『什麼事？什麼事？』

「他們全都編派我的不是，於是老師用棒子打了我二十下，啊呀！這才可慘了！他甚至把我在地板上拖來拖去，摔過來又摔過去，一直到我小便在褲子上。到了放學的時間要關門了，他逼我跪在桌子上兩手平伸各握一塊石頭。我那時可真嚇死了。他們要把我留下當囚犯，但是在最後一個老師也離開以後，我就跳了起來大喊大叫的往家跑，我把經過告訴媽媽和繼父，媽媽說：『你也許笨了點，但是你到底給自己站了起來！』」

丕多羅一年還沒讀完，才剛學會認字，他繼父就把他送到左近的阿西安達去，好教他一天也賺個八十仙。革命來到的時候他已經結了婚，而且有了一個孩子；當然，很自然的他同情札巴塔，接著參加了他的戰鬥。事後，他就為自己村子的改善而致力，參加重建、新選舉、和地方政府；為保護森林和構築道路而鬥爭。舊的弊端被革除了，村民重新得到利用山邊公地的權力，幸運的農人還分配到將阿西安達重墾的埃奚多田；債務的重壓和尖銳的貧窮減輕了，把小孩抵押當傭人的事沒有了，個人自由也增加了。然而，對丕多羅而言，這是一個失敗的革命；他認為他並沒有比革命前在波菲利歐·狄亞士（Porfirio Díaz）統治下過得好多少。同時，物價的提高和生活上對現鈔日甚一日的感到迫切需要，也使得生活更為艱難。「沒得吃自由有什麼用？以前剝削我們的是阿西安達主，現在換了政府和銀行家，完全沒有兩樣。」

是的，丕多羅感到敗北，對於他，革命已隨札巴塔的死亡而

結束了，他二十五年的政治生涯除了一些名聲外並沒有給他帶來任何東西；他勤奮自學到能讀能寫，用心教育他的大女兒，都未能如願地「提升」他的家庭；甚至十五年前離開天主教改信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這樁事也留給他不快。丕多羅一輩子都在追求一個理想、一種主義，而不是為了增加自己的權力、財富或地位而在掙扎。他沒能了解到時代的轉變、貨幣經濟、或革命後在墨西哥產生的種種商業性價值；他只知道他還是一個沒有田的窮農人，沉重的依賴著兒子們的勞力勉強維生。

丕多羅在擔心他的兩個大兒子已經開始反抗他為他們所安排的計畫。菲立普訴苦說工作太重會影響他的健康，他要去學做一種生意。馬丁則要做個麵包師。他剛到十八歲的時候，他的教母（Godmother）答應收他在她的麵包房裡當學徒，他一直很想去。但是丕多羅堅定的禁止這件事，他要用他的兒子下田。但是，馬丁一夠到成年就誰都不打商量，自己到教母那裡去學起手藝來，他不拿工錢工作了六個月。丕多羅為這個把他罵得狗血淋頭；只要馬丁有一頓不在家吃，丕多羅就光火起來大嚷「我不要你為他們給的幾塊玉米餅做工」。他命令馬丁不能接受麵包房的任何食物，一定要在家吃飯。雖然在種地的季節開始之後，馬丁回來了而且還是下田做工，丕多羅還是擔心他打算在收穫之後回到麵包作坊裡去。

丕多羅對他最小的兒子則另有計畫，他的身體太弱受不住農人的艱辛，上帝應准的話，再加上幾個大兒子的幫忙，他希望把他教育成個教師，甚至一個「律師」。假如他有一個兒子有點「事業」，那就會對整個家庭都有好處，他也會因而感到快慰。

路上比先前亮多了，丕多羅從他的沉思中回到現實裡來，發現今早的路程已快走完了。趕上里卡杜，開始告訴他今天該在那兒

除草。

男人們去了以後，埃斯丕蘭札仔細察看今天的存糧。只剩下一小糲玉米糊，剛夠給兩個還在睡的孩子。此外，一點點紅蕃椒、肉桂、糖和鹽，卻一個錢也沒有。丕多羅把賣驢子的錢給菲立普買了雙窩拉切，給自己買了頂寬邊草帽，也給里卡杜買了把大刀（machete；譯按：指中南美土著用的）——都是下田做工不可或缺的東西。剩下的都去還給了可恨的孔德大娘。埃斯丕蘭札去那兒借呢？她有什麼東西可拿去賣了換錢呢？

這些都是她幾乎每天要面對的問題。前一天的錢總在第二天早上就完了，除非她事先挪起一些藏在屋子隱蔽的角落。就算是丕多羅一下給她一筆比較多的錢，她也會很快的花掉；不是還帳就是添些家裡急需的東西。不過，在家裡有人生病的時候才真正是慘了；他們得把什麼都賣掉，有的時候包括所有的小火雞和一塊磨石，有時甚至包括一頭驢子。

埃斯丕蘭札在考慮可以跟誰借點錢，她不能找她表姊瑪麗亞（Maria）了，幾天前欠她的十比索還沒還。也不能找葛羅利亞（Gloria）阿姨，她昨天自己就來要借筆小錢。她們都是住在左右的鄰居，但自從丕多羅參與政治以來她們就說他的壞話；埃斯丕蘭札不懂她們為什麼那麼憤慨，丕多羅的政治活動可一點也沒有教自己的家「有錢起來」啊！左近再沒有人有錢可以借了，而埃斯丕蘭札也不願意向有錢的人家花利息去借筆小款。最好還是把火雞賣掉，雖然她曉得她還要好久才會再有錢買隻小雞來養。喝掉了肉桂茶，她出去捉火雞。七點鐘，她披上了圍巾，把火雞藏在圍巾裡面（為什麼要讓鄰居知道她的事？）逕往桑·馬丁（San Martín）區走去，她曉得那兒有幾戶人家吃得好。

和大部份村民一樣，馬廷奈家沒有廁所也沒有戶外茅坑。趁兩個小男孩還在睡，馬克利那出去到果園的後面解手，免得有被他們隔著樹叢偷看的危險。回來，洗了手，她跪在石磨前面做起玉米餅來。不久，她尖聲的叫兩個小孩起來洗臉，她對他們（特別是屬於職責範圍的小艾曼）說話普通都用叱責式的聲調。自從她姊姊從學校回來生下了艾曼這個沒有父親的孩子以後，她就一直照顧他；甚至孔威塔還就在家裡給艾曼授乳的頭六個月裡，也是馬克利那（當時只有十歲）來抱他、三天給他洗一次澡、仔細的包好他、教他長大以後「又安靜又有禮貌」、還洗他的髒衣服。但近幾年來馬克利那漸漸不跟他玩，也很少抱起他來，反而常常罵他，他做錯事時就用手掌攔他；艾曼現在情願和木埃些在一塊而有點躲避她了，她可一點也不為這個擔心，本來嘛！艾曼正該對她有點距離，而且尊重她。

一個鐘頭後，兩個男孩已經吃完早點開始在內院裡玩，埃斯丕蘭札回來，手裡還拎著那隻火雞。一邊吃著馬克利那做的兩個玉米餅，一邊告訴她人家只肯出兩個半比索買那隻火雞，現在除了去找波菲里歐大爺預支兩個兒子的工資外，沒有別的法子了。

在再外出以前，埃斯丕蘭札提醒木埃些去泉口打水回來再去上學，她還派艾曼去她表姊家把借去的剪刀帶回來；至於馬克利那，她自己知道該做什麼工作不需要命令。自從去年埃斯丕蘭札生了病，馬克利那就表現出她是靠得住的幫手；對家裡，特別是對她父親證明自己靠得住，似乎是馬克利那目前惟一的目標。她在本地小學讀到五年級，一心想當個教員或起碼做個家裡女裁縫，但不多羅突然叫她休學在家幫媽媽做家務，家裡沒有一個人敢表示反對；事實上，埃斯丕蘭札的身體也真是不舒服，而且照顧這麼些個男人再加上外孫，負擔實在也太重了。

房裡剩下馬克利那一個人，她把兩張床上的毯子疊好，把竹枝掃把揀起開始掃地。她慢慢地掃，對各個角落都特別注意，因位父親會注意到這工作有沒做好。她常常聽到她父親半開玩笑半帶輕視的提起她母親剛嫁過來的時候有多窩囊：「她不會縫、不會燙、也不會洗衣服、不會掃地，連磨玉米做玉米餅都不懂得。」當時丕多羅得自己做大部份的家事給她看，甚至還教她掃地，因為她老忘了掃角落。她在第一次試著給他做件卡宗時還得回去找她媽媽幫忙。事實上，丕多羅自己也知道錯不在埃斯丕蘭札。在過去，做父母的並不教給自己女兒多少家事技術，因為女兒都得嫁；而婆婆就不得不教媳婦。埃斯丕蘭札嫁過來的時候十四歲，婆婆卻已死了。

馬克利那去打掃她哥哥睡的房間，把馬丁和木埃些合用的毯子疊好，在 *otate* 上把草蓆弄直。菲立普和里卡杜的毯子已經給他們一塊兒帶下田了：毯子一條要值五十個比索，幾乎是這房子裡最值錢的東西。接著她堆起給里卡杜當床用的粗李樹枝。有一個時期，里卡杜和菲立普合睡那張窄床，但是後來菲立普要自己一個人睡，每次里卡杜往上躺，他就跟他大吵大鬧，總共吵了也不曉得有多少次數；最後，里卡杜只好找了八根樹枝，兩根兩根交叉，四根豎著，給自己裝置了張「床」；上面加了草蓆，一個碎布枕頭；結果發現這個新床睡起來倒也只比窄床稍許不舒服一點。只是樹枝太重，佔地過大，白天要一根根堆起來，這給馬克利那添了不少事做。

泥磚牆上，東一塊西一塊的糊著報紙，宗教招貼和日曆，也凸出了幾根釘子，為的掛額外的衣服和寬邊草帽。房裡沒多少傢俱，用不著好多時間打掃；馬克利那把木箱上的灰塵擦去，木箱裡摺的是她父親最珍貴的幾本宗教書，一部墨西哥憲法，以及鄰

居來請教法律問題時用來參考的摩列羅民法（Civil Code of Morelos）。此外是一些重要的文件和幾件好的衣服。她又靠牆排好她父親幾年前買來的七把凳子和兩張籐椅，在那以前家裡是用李樹枝當椅子的。接著又把馬丁最近在政府文化團開的木工班學木工時做的三條小板凳排好。

馬克利那繼續擦拭一張以前還信天主教時當祭台用的桌子，現在這上面堆著一堆又舊又破的教科書，那是孔威塔以前教書的時候用的；還有一些宗教小冊子，幾本丕多羅頗不以為然的兒戲讀物：幾頁流行歌譜，“Chamaco”和“Paquín”連環圖畫，幾冊大孩子讀了又讀的廉價小說；有了這一些書本，比起一般阿茲鐵卡家庭來已經算是有不少讀物了。另外還有疊成一堆的六本聖經，家裡每個識字的一人一本。馬克利那小心的拂拭著這些聖經，當拿起菲立普那本時，一張折起的紙片溜到地上，是那個寡婦寫的紙條；她一邊把紙條夾回原來的地方，一邊想著「寡婦都是大膽的，她們家裡沒有男人管，可以有愛人，並且還參加所有的節宴（fiesta）玩樂」。

馬克利那回到廚房去抹丕多羅和三個大孩子吃飯用的矮桌子，從地上揀起幾個李子核。由於習慣，她打開桌子抽屜看看那兒還有沒有一點錢，好教埃斯丕蘭札拿去买食物。結果，什麼都沒有，連丕多羅的牙籤和埃斯丕蘭札頭痛時吃的阿斯匹靈都沒有。

九點半，埃斯丕蘭札空手回來，波菲里歐大爺去法院了，要十點以後才回得來。在他那裡等他是丟臉的，所以埃斯丕蘭札回了來。她坐下來和女兒談了十五分鐘話，然後再次爬上陡峭的小山往波菲里歐那兒去。十點半她又回來了，這次帶回來波菲里歐大爺給的四比索現鈔和十二個玉米餅。跑了這麼幾趟實在累壞

了，她躺下來休息了半個鐘頭。

埃斯丕蘭札發現自己比過去容易疲倦得多，也許是她老了。實際上，她母親從來沒告訴過她她是什麼時候生的，所以連她自己也說不上自己到底有多大。不過，也許正像葛羅利亞阿姨所認為的，她喝酒喝得太多了；從年前久病以來，這種困頓的感覺就越來越影響她；也說不定她是被她的或是不多羅的敵人給施了巫術。丕多羅是研究聖經的，他開導她除非是有一個完全明白的施巫例子，不然不要相信那種事件。她一向也都試著合丈夫的意，但是萬一真是給人施了巫，難道不應當在來不及以前去魔勝（*curandero*）嗎？

在母親休息的時候，馬克利那洗了早餐的幾個碟子，把磨石弄乾淨，把一半的玉米泡在石灰水（lime）裡面。用草製的扇子把火重新煽起，又在灶上叉上兩根鐵條，承住準備煮玉米的鐵罐。

十一點，埃斯丕蘭札起來到村廣場去買這一天的菜。她急急忙忙的下山，往左拐，在一條沒有鋪砌的路上走著，絲毫沒有注意大雨留下的泥濘和積水。事實上這些泥湯濁水還讓她的光腳丫覺得好過，因為將近中午，地已經慢慢發燙了。走完這條長街，她往右拐上一條陡斜的石砌街道，兩邊櫛毗的房子有幾間開了窗戶，牆上泥灰平滑，粉刷得很勻稱，比她區裡的任何房子都好多了。她現在是在較大的桑·馬丁區，這裡住著一些富裕的農戶。

埃斯丕蘭札加快腳步，把肩上的圍巾攏得更緊，像阿茲鐵卡所有良家婦女一樣，她雙眼始終望著地上，除非經過屋子或抬頭看看迎面而來的是誰，才偶而閃動眼光。街上靜悄悄的除了幾隻豬和雞什麼都沒有。很遠的地方有兩個女人從村廣場回來。埃斯丕蘭札聽到屋子裡拍打玉米餅的聲音，後悔自己出來得那麼晚。

她又頭痛又渴，好久以來第一次感到需要喝點酒。

家裡最近已經平靜了好一段日子，自從兩星期前丕多羅帶著衫托·多明哥（Santo Domingo）區的寡婦優拉利亞（Eulalia）上市集去，到現在他就一直沒有叱罵過埃斯丕蘭札。那天，當丕多羅吩咐她給那個寡婦準備東西吃的時候，埃斯丕蘭札真是痛心極了。在她侍候丕多羅吃的時候，她竟瞞不住胸中的怨忿，丕多羅揀起碟子摔到她身上，豆子和玉米餅撒滿一地，緊跟著惡言洶湧而出！他說她窩囊，說他不曉得為什麼會把她娶過來，他要的是一個會讀能寫又曉得賺錢的女人——像優拉利亞！他說他是男人，有權做自己高興的事情，而她，是女人，而且是極笨的女人，就應當忍受丈夫對她所說所做的一切，即令他決定把那個寡婦帶回家來住。現在還算是好的了哩！要不，他可以跟那寡婦一走了之，她一樣會燒飯會服侍他，還可以幫他更多的忙，因為她「聰明」啊！接著，丕多羅強迫埃斯丕蘭札刮起地上的豆子把它吃掉，自己坐在一旁監視著她。他走了以後，埃斯丕蘭札哭了，拿出了酒瓶喝了起來。孩子們都不喜歡見到她喝酒，但有的時候她身不由己！過了三天，丕多羅回來了，給家裡帶回了甜紅蕃椒、乾鯉魚、糖和鹽，每個人都很高興，從那時候到現在，他一直很溫和還未曾發過脾氣。

埃斯丕蘭札曉得她丈夫血氣很盛，有時對她和小孩處置不當；但是他心地也是很好的。她曉得他愛她，他們年輕的時候，每當他把她激哭了以後，他就摟著她安慰：「好啦，好啦！甬火了。」是的，和他在一起過活比起和她母親及半兄一起的日子要好過。

「在我自己家裡，哥哥罵我，媽媽打我，我從來不敢頂嘴！有一次，我說：『你打得我那麼厲害，我情願去找我教母』；我

的教母 (*madrina*) 很喜歡我，她給我很多東西。接著，我母親用粗繩子痛打我，我跑出街去找我教母的房子，母親追出來拿起一塊石頭就朝我丟，也許她只是想嚇嚇我，石子落在我身邊；後來哥哥跑來護著我，對我媽說：『幹嘛打她那麼兇！』從此以後，我就一點自由都沒有了，真的什麼地方也去不了，好多次人家要僱我看小孩，我哥哥從來就不答應，甚至從來不叫我上學。」

埃斯丕蘭札從來沒學過讀和寫，所以當丕多羅數落她既窩囊又笨時，她無以為辯。但是她會說：「你叫你母親來要我的時候，你不早曉得我是什麼個玩意兒了？」這倒也是真的，當初丕多羅找老婆的時候，他就打定主意，認為小埃斯丕蘭札善良而天真，又比他自己窮，是理想的對象。至於埃斯丕蘭札，她誰都不想嫁，當然也不想嫁給他，但是當丕多羅母親死後他成了沒有人給做玉米餅的孤兒，埃斯丕蘭札是為了可憐他才答應下來的。

在結婚的幾天前，她母親告誡她：「既然你要嫁人你就得有一個不同的性格，你現在在這裡有你的性格，但是以後你得有你丈夫的性格；假使他罵你，千萬別答腔；打你，就忍著；否則他要怪說，我們是怎麼把你教養大的。」埃斯丕蘭札一直遵從她母親的這個指示，「我老是這樣的，」她想：「丕多羅打我的時候，我只是坐下來哭！」

1910年在村莊的教堂行了婚禮。丕多羅給她買了她生平的第一件外衣（過去她穿的總是單衫和長裙），還給她五十仙零花。然後帶著她回家，跟他的一個阿姨同住在他只有一間房間的房子裡。

「我還記得結婚的那個晚上，我嚇壞了！現在有的時候丕多羅只要開著玩笑說：『那晚上你幹嘛那樣怕？』我就會煩；實際

上我也不曉得我怕的是什麼，我全身打著冷顫，嚇得不得了；我從來一次也沒有跟他講過半句話呀！晚飯以後丕多羅的阿姨上床睡了，他也上了床，衣服穿得好好的——他一向如此——我也是一向穿著衣服睡的；那阿姨告訴我，我結了婚也該上床；我既羞又怕，丕多羅用毯子蓋上我，開始擁抱我，摸我的兩個奶子，接著爬到我的上面，我不曉得男人是怎麼樣的，心裡對自己說：『大概就是這樣。』我想哭叫，想跑回我媽媽那裡，但是我記得他們已經把我嫁掉了，於是對自己說：『要死就死吧！我一定要撐下去，就算他要殺我！』於是我閉起了眼睛等待最壞的事發生。丕多羅早就懂得這一套，他甚至已經和一個有夫之婦有了個女兒；我不記得我有沒有流血，只知道痛得厲害，我並沒有叫，因為有別人在一邊，讓他聽到我要羞死了。」

「兩個禮拜以後我還在害怕，但慢慢的獲得了信心，我甚至什麼也沒跟我媽講，只對我丈夫的一個表姊說：『男人光為了要玩，他們結婚幹嘛？』她說：『他們就是那樣，你只好由他們去！』兩個月後，我感到了樂趣，然後開始愛上我的丈夫。」

埃斯丕蘭札匆忙的走著，有兩個女人走過身邊她也沒有緩下步子打招呼；兩個女人當中有一個是她以前的乾親家（〔西〕*comadre*），是她夭折的兒子安吉兒（Angel）——也是她最後一個在天主教堂受洗的小孩——的教母，在丕多羅改信新教以後，所有他們的天主教乾親家（〔西〕*compadres*）都和他們斷絕了關係。埃斯丕蘭札也因為丕多羅的堅持，加上「反正再也沒有人認得我了」，遂也變做了新教徒。雖然這些都已經是十八年前的事了，埃斯丕蘭札每遇到她以前的親家母（*comadres*）和親家公（*compadres*）時還是很不自然。

埃斯丕蘭札從來沒有清楚的了解過為什麼丕多羅在四十歲的時候決定放棄舊信仰而惹起全村的憤怒，她只隱約覺察到他對墨西哥革命感到幻滅，幾乎受不住自己在革命後阿茲鐵卡地方的政治鬥爭上的敗北。接著，好多件事一起發生，造成了他的改宗：他得到了一本對他幾乎是生命底天啟的聖經，把它當作「聖人」一樣，當一個新教傳教士來到村裡時，他就已經準備聽他的了。在一個葬禮前夕守夜的晚上，他對著奧古斯丁大伯——他不但是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而且在丕多羅還小的時候，他對他很殘苛——指摘神父和天主教。在奧古斯丁痛責他反天主教並揶揄他的無知之後，丕多羅就發誓要認真的研究福音信仰；一年以後，他們又碰頭了，兩個人爭論了一整夜，最後，丕多羅把他的伯父——一個對他曾經是那麼具權威性的人物——駁得體無完膚。他對他太太說：「我真的狠狠的給了他幾下子，我把所有的謊言指給他看，根據他的聖經我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告訴他死人不會回來，星期天不是安息的日子，受洗應當是浸禮，告解和聖餐雖則有用，但是假如這些是一個人拿來向其他同樣的『人』做的，就完全沒有用；煉獄和地獄都是騙局，完全胡說。而且，所謂的聖人和他們對著劃十字架的那些圖畫，也是謊言，整個是謊言！」他把他的伯父駁得那麼慘，結果「那個可憐的老頭哭了起來。」

而後，埃斯丕蘭札，丕多羅和一個女兒路芬那（Rufina）都病了。村裡的人都把這些解釋做上帝的懲罰，丕多羅聽到火了起來，「既然他們那麼多嘴，」丕多羅說：「我就偏要做個新教徒好讓他們有得好講，我要把我們的宗教畫和聖像通通取下來，這樣徹底一來，看看我們是死還是要得救！」

傳說丕多羅要「把聖人都燒掉」的謠言散佈了全村，朋友和

親戚們都來反對，其他人則開始不和這家講話。於是，好多年的「放逐」生涯開始了。馬廷奈家的男孩得去到鐵丕塔特賣柴火，埃斯丕蘭札要遠到村子的另一頭去賣她的雞和雞蛋，丕多羅有一次被人家丟石頭。路芬那死的時候，她的教母不肯給棺木；孩子們在學校被人折磨，大家都避開他們。孔威塔的同班同學有一次拽著她的頭髮拖她到教堂強迫她親吻神父的手，還有兩個同學幾乎用她自己的辮子把她勒死。他們說，她試著要改他們的宗。另外有一個持續了幾年的謠言講：有人看到丕多羅跪在他大女兒的面前，她站在桌子上「像個聖人一樣」，四邊圍滿了花。

雖然當埃斯丕蘭札發現她丈夫快要改宗的時候，她受到了極大的驚擾；想要加以防止，然而卻完全無能為力。除了落淚和躲避人，她什麼都不能做；她的親戚來警告她不要離開她父親的宗教，他們告訴她：「新教是近來才出現的。是新的東西，並且他們也不信上帝。」丕多羅的姊姊則鼓勵她離開丕多羅；她說：「他做的事真噁心，把聖像移開，讓那些魔鬼在我母親的家裡聚會，妳一離開他和他的孩子妳就會發現他得離開基督復臨安息日會了。」埃斯丕蘭札卻答道：「我有什麼辦法？他是主子啊！」

要埃斯丕蘭札適應這種宗教改變可比丕多羅難多了。丕多羅一向對宗教有強烈的興趣。信天主教的時候他做過輔祭，也當過兩次區裡的 *mayordomo*。他常上教堂，尤其是有宗教節慶的日子，幾乎沒有不到的。他曾在耶穌受難節通夜祈禱，在復活節的前一週守齋，一年告解一次領一次聖禮。當他變成一個基督復臨的信徒以後，他同樣狂熱的將自己投入讀經，參加查經班，改變別人的信仰，並且主領自己家裡的聚會，看起來好像以和全村子作對為快！

埃斯丕蘭札則信的是一種天主教和異教觀念混合的曖昧東

西，她從來沒有受到基督信仰的深入影響。有一次她急需柴火的時候竟然把丕多羅豎在內院裡以保庇全家的十字架拿來給燒了。她實在看不出新舊基督信仰之間有多大不同，即令在改宗之後，她還是沒有辦法把它們分開。有一次「亡靈節」(The Day of the Dead)的時候，她「為我們死去的幼小者感到憂傷」，於是在區聖堂裡為他們置了蠟燭和花；另一次她跑到桑·荷些的教堂去「祈求上帝給我們以家庭的平安，因為丕多羅是令人難堪的」。事後，他果真安靜了下來。整個說來，改宗這樁事只給埃斯丕蘭札帶來了惶惑、不便，為人們所摒棄；而且使她更難找到舊信仰所曾予她的慰藉。

然而，這個家庭卻也因了丕多羅精神面貌的改變而受惠；也正為的是這個，他們能不顧強力的社會反對而接受他的改宗。丕多羅脫離了政治，停止了喝酒，把精力轉注於工作和宗教上。作為信仰的一種要求，他試著在光火之前控制自己的脾氣並謙遜地發言。「假如我們打架，每個人都要批評我們。」家裡開始吃得好一點了，家庭生活也比以前平和。事實上，這家裡除了這段丕多羅為家人身心雙方的安寧而獻身的時期外，從來沒有這麼團結和滿意過。就丕多羅而論，他的這些努力也已得到了孩子們，甚至埃斯丕蘭札（一定程度地）的支持和欽佩作為回報了！

這幾年來埃斯丕蘭札覺得丕多羅慢慢的、卻錯不了的又在往天主教方面接近了。由於一些教友的行為，漸漸的，他再一次的感到的幻滅。他曾經那麼熱望著復臨信徒底高品德原則和他們對弟兄關係的強調會給他以他需要的愛和信仰，但當他和孔威塔有一個夜裡在一位教友家作客的時候，那教友卻試圖誘姦他女兒時，這種熱望受到一次嚴重的打擊。而且當一些新教教士把他當作低一等的人對待時，也很傷害了他。最後一個重大的事件則標

示了整個情況的轉捩點；那是因為孔戚塔要到墨西哥城上學，不多羅帶了她進城，上一個答應要孔戚塔在他家做工而提供她食宿的牧師家裡。

「孔戚塔那時候還在發瘧疾，」他說：「但卻那麼熱心於求學，無論如何一定要去，我只好帶她去。那是一棟兩層的樓房，很漂亮，像天堂一樣，我遠遠的望著它，在摩西到了……（譯按：或許指的是聖經裡摩西在錫安山上見到天國異像的情境，作者在此沒有明指，只用……號點開來）的時候也是隔得遠遠的，正如我望著它一樣；是的，這屋子真漂亮，但是他們只帶我到了廚房，再也沒有超過那裡。那個某某當我直如糞土，我可憐的女兒雖然還病得厲害，卻馬上去幫他太太的忙，我對她說：『來吧，我們走，我不喜歡這傢伙的德性，加上你還病著；我敢說他一定很苛刻，他的兩個兒子更糟。』她答道：『我就算死在這裡也不走。』啊！我有什麼辦法？牧師請我們參加夕陽禮拜，對我說我可以在那兒睡一晚上，給了我一杯咖啡。到了上床的時候，他們把孔戚塔帶上樓睡在他們女兒房間的髒地毯上，牧師要我自在點兒，但是我有什麼法子自在呢？他們什麼都沒有給我，連塊破布都沒丟給我；地板是水泥的，洗了還沒乾，冷得要命，我想『畜牲！這些人算是基督徒？』我就這麼開始喪失了信心。」

「於是我對自己講：『這些雖然不對但是又能怎麼樣呢？姑且忍這一趟，到底這和孔戚塔的前途大有關係啊！』於是，我就苦撐著，一整夜沒睡，坐在我自己包裹上，靠著木炭爐的邊；真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我小便急得非上廁所不可卻找不到地方，廚房門外內院裡有一隻大狗，只要我把門打開一點點，牠就開始咆哮。牠是條彪形巨犬，又發著脾氣；這下可更慘，我變成個囚犯了！這畜牲真跟牠主人一樣壞，上帝在懲罰我，我真是陷在困

境裡了。」

「早晨四點半左右，這家的母親下樓來去掃街道，她是那麼十足的一個印地安人，以至於孩子們都把她當佣人一樣；你們想想看！丈夫小孩在睡覺，讓可憐的母親到街上洒水掃地，這些傢伙算做基督徒！一個兒子晚上來到廚房在我邊上走過理都不理我，這些傢伙受的是什麼教育？五點鐘，我的女兒下來了，見到我坐在那兒，說：『爸爸，我們走吧！』我說：『好，這班布爾喬亞！那種光吃飯不做事的豬！』」

「他們就是這樣對待我，像拿一根大針重重的扎了我，叫人痛心極了，那傢伙是基督徒？放屁！那傢伙是弟兄？放屁！我恨透了他，願上帝寬恕我，而我現在還是恨他，我寫了封極難聽的信給他說：『你不是個基督徒，你是隻不做工的雄蜂，你靠虔信者的血肉自肥，你比神父還要惡劣。』」

在那以後，丕多羅比較少參加安息日教會的事務了，只是還偶而參加星期六的禮拜。從1943年開始，他停止了向教會奉獻十一捐（譯按：安息日會教規按舊約的記載教友每月應向教會奉獻收入的十分之一，俾十個信徒能養活一個傳道人，稱為十一捐，對丕多羅而言，也就是收成的十分之一）。雖然也還禱告、卻不再守悔罪齋了。他開始再度傾心於政治，也再度因政治又喝起酒來。同時，「也為了政治」他開始參加支持他的天主教徒們的守夜和聖徒節了。他變得對天主教更能容忍，事實上，他也為他能再度被天主教社區所接受而感到欣慰。同時，他自己卻認為他的新教信仰和他道德標準之高為他在村民中爭取到了比以前更多的尊敬。

這一切對埃斯丕蘭札而言都來得太晚了，她從社會和社區生活中撤退得太遠，已經不再能夠重拾十八年前拋下的日子了。她

已完全沒有建樹任何新事物的準備。她的改宗是她一生坎坷中一個鮮明的創痛，現在她但求為她的家庭而工作，只要上帝一天給她生命，她就滿意的接受任何命運，一無所求。

從石砌路上，埃斯丕蘭札再向左拐，快步走過幾間房子，過了公園，穿過廣場，來到拱門。拱門的陰影裡幾個女人守在她們小堆的食物旁邊。埃斯丕蘭札跟她們精明的做起了買賣——三十五仙買四分之一公斤米，十仙的咖啡，十五仙的豬油，十五仙蕃茄和二十仙的紅蕃椒。米和豬油一起包在錐形的小紙袋裡，埃斯丕蘭札把它跟其他東西一起放在圍巾下的籃子裡，然後進到拱門下一家黝黑的店裡買了十分之一公升的酒和二十仙點燈用的煤油，回家的路上她停在藥店邊要了兩顆阿斯匹靈。

爬上長長的山路到家時，教堂的午鐘敲響了。她把菜籃遞給馬克利那，沒有休息一下，立即提了煮好的玉米，回頭又往村廣場跑，這趟是到磨房裡去。玉米要磨還嫌太燙，時間卻嫌晚了，這樣磨出的麵糊會變得很難嚼得動，家裡的人卻在等著吃中飯。馬克利那早先已經把一部份玉米先擱在一邊放涼，準備晚飯之用；換句話說，下午還得往磨房再跑一趟。不過這樣子總比給家裡的男人吃差勁的玉米餅好。跟所有的男人一樣，他們沒能好好的吃上一頓，脾氣就要不好。

埃斯丕蘭札用期待的眼光望著磨房入口，看看有誰在那兒等。她喜歡排長隊，因為這是她和認得的婦人聊天的唯一機會。然而現在這鐘點磨房是空的，磨房主人絲毫沒有延遲，立即把她的玉米倒下吵鬧的機器。

木埃些放學回來的時候，馬克利那正在做飯；他沒有跟姊姊招呼就一逕出去找在內院安靜的玩了一早上的艾曼。艾曼一見到

木埃些臉上立即出現了笑容，但是還是沒有離開他積起的一堆石頭。埃斯丕蘭札進到內院來，叫木埃些帶騾子到草地去，這是他每天的工作之一。此外，每天早晨他要去泉口提水回來、要為媽媽揀果子、跑腿、每天下午放學以後還要帶一小罐玉米到村廣場的磨房去磨。學校放假的時候他就會有更重要的工作；好比去賣一點玉米或柴火、清潔龍舌蘭纖維和幫哥哥打繩子等等。

因為家裡每個都要做工，所以艾曼也有他該做的事。他一天要帶兩個小水桶往泉口跑五趟，要用柴火的時候要幫忙拿，還要給馬克利那和他祖母跑腿。艾曼想跟木埃些一起去放騾子，他要求馬克利那讓他一塊去，馬克利那因為天看來像要下雨不答應，小艾曼就跑去哀求埃斯丕蘭札，她答應了。飯還沒有做好，他們兩個就被派去揀些野生漿果先墊墊肚子。在一頓有飯、玉米餅和咖啡的午飯後，兩個孩子放騾子去了，馬克利那在門口對他們吼，警告他們別閒蕩，假如弄濕了衣裳，回來她就要揍他們。

一點鐘了，兩個女人才坐下來吃飯。埃斯丕蘭札累得沒有談起在村廣場碰到什麼人就坐在矮板凳上睡過去了。馬克利那洗好碟子就提了個罐子去泉口裝水。區裡的男人在這家附近建了個新泉，馬克利那為此感到驕傲，因為這大部份是她父親努力促成的；他是區裡頭惟一要求進步和能把事件做成的人，他花了一年多的時間說服鄰居組織一個 *cuatequitl*（譯按：一種合作工作組）來蓋水泉，丕多羅即算是窮，卻不只是區裡而且是村上的重要人物。馬克利那常常聽到他父親稱那些不參加政治的人做「石頭」，「長了眼睛的肉球」或者單叫「女人」，她評斷她的鄰居也就用了他的標準。

在路上馬克利那看寡婦葛羅利亞（Gloria）的女兒依連那（Elena）在掃她的院子。依連那放下竹掃把、身體伸出石牆：

「我有東西給妳看，」她一邊說一邊從單衫裡扯出一封拆著的信，「今天早晨在磨房一個小女孩跑過來給我這封信，是封情書哪！」情書是阿茲鐵卡年輕人極珍視卻是成年人對其大皺其眉頭的東西。這種追求方式，毋寧說追求這件事本身，是一個新興的現象。

「誰送的？」

「誰知道？又沒寫名字。」

馬克利那仔細的讀著這封信：

最美麗的小姐：

見到你而不愛上你是不可能的，這事正發生在我身上，你美麗的形象深刻在我心裡，深到令我無時無地不見到你，同時一聽到你甜蜜悅耳的聲音就粉碎了我整個人，倘我注視鄉野，它的芳香帶著神聖美景的記憶，那麼美麗，看來正如你一樣，向上直望著太陽，它傷了我的眼睛，你美麗的眼睛也一樣使我受傷，我聽到鳥兒高唱，就似乎聽到你聖潔的聲音。我只求你一句話，告訴我你對我心的激情並未漠不關心；告訴我這樣的話語，我將成爲世上最幸福的人，這話語並令我拜倒在你石榴裙下。假如你是完全漠不關心，我將如被摘的花朵漸漸萎去，然而在我垂死的掙扎中我將永遠說著我愛你，我崇拜你。

「他一定讀過不少書。」馬克利那說。

「狗屎！他可能是從書裡抄來的。」依連那今年十八歲，有花癲（*loca*；譯按：意指對男人瘋狂的女人）之稱。去年她去夸拿華在一個醫生家裡做佣人，不久以前醫生的太太卻設法把她給送了回來。

馬克利那繼續往泉口去汲水，一邊想著那封信。她不曉得她到底會不會也收到一封這樣的信，她到底會不會也結婚？馬克利那對這些是完全沒有主意的，她去那裡找一個不是天主教徒的男人？她願意嫁個新教徒而保持她父親的宗教。假如嫁了個信天主教的她就也要變做天主教徒，得上教堂去告解；她不高興那樣做，還不如留在家裡和爸媽在一起好。

馬克利那回家時她母親已經熟睡在床上，馬克利那把水桶的水倒進水壺然後坐下讀聖經。和依連那的談話使她心亂，讀聖經會使她感覺到好一點。不久她打起了盹來。驚醒起來時聽到教堂的鐘響了三下，她起來去掃內院和澆樹木。埃斯丕蘭札也起來到院裡，邊打呵欠邊梳頭，她說有些東西要修補；沒有應一聲，馬克利那進到廚房找著針線把衣服帶了出來。房裡實在太黑了，她總是坐在院內的一棵樹下面縫東西，這樣同時也可以看看街上有些什麼事情發生。

埃斯丕蘭札去看她的大女兒孔戚塔，早晨她去村廣場的時候兩次經過孔戚塔的家卻沒有進去，因為她的女婿關安可能還在家；他禁止孔戚塔回家，而丕多羅則不准家裡的任何人去看孔戚塔。因此，埃斯丕蘭札只有當心的選擇她能去的時間了。

孔戚塔的麻煩發生在八年前，當她去讀師範的時候。她進了國立師範學校，為了她的教育，家裡花了不少錢——買書、買衣服、還加上交通費。有三年，她的父親不能不放棄種地去當工役以賺現鈔來供她花費。當然，從一開始鄰居就對這件事在吹毛求疵，他們警告丕多羅說，作為一個窮人他是在向一個太高的目標努力了；他們還說女孩子隻身離家是靠不住的，尤其不應該讓孔戚塔去，因為她是「熱血的」。丕多羅根本不理他們。他對他最喜愛的女兒有信心。孔戚塔是在第一個小孩死了以後生下的，有

五年之久她是家裡惟一的小孩子，埃斯丕蘭札和丕多羅兩個都很疼她，他們跟她玩，從她身上得到比以後任何一個孩子更多的樂趣。丕多羅抱著使她成為一個教師，然後幫忙提高整個家的經濟和社會地位的希望，很情願為她的求學花錢。然而，在她得到第一個職位還沒有賺到錢以前卻不能不回家來了，因為那學校的校長使她懷了身孕。

這對丕多羅是個可怕的打擊，他殘暴的痛打了孔戚塔；幾個月不和她說話，但卻留她在家裡生下她的孩子。艾曼生下來以後，丕多羅根本當著沒有他這個人，即使到現在他還是很少跟他的外孫說話。孔戚塔身體好了以後又出去教書，每個月寄回三十個比索貼補家用。她還常帶點小禮物回來，每個人都因而喜歡她，丕多羅也開始寬恕她了，她的脾氣跟她老子一樣，他說：「她克制不了自己。」

在孔戚塔去上師範的前一年，丕多羅碰到個叫關安的年輕人，一個非婚生的孤兒；父母雙方的親戚都不承認他，到了二十二歲還光棍一條，沒有自己的家。丕多羅喜歡這個年輕人，於是請他來家住了一年，當時孔戚塔十四歲，一下子就成了關安的秘密情人，以後孔戚塔離開了村子（去上師範）；但是從那時開始十年來，只要孔戚塔回家，他們總想辦法在一起。在那同時，關安卻有其他的愛人，而且開始和好幾個女人有了孩子。孔戚塔在學校也有其他的愛人，但她還是最喜歡關安。當她作為一個教師的高等地位因艾曼的出現而大打折扣以後，關安覺得可以向她求婚了。孔戚塔答應了，丕多羅也很快接受了。在經過一個民法婚姻儀式之後，他們搬到關安結了婚的姐姐家住，留下艾曼在外祖父家裡。

然而事情進行得並不順利，孔戚塔不能適應自己去做一個農

人的妻子，於是夫妻常常吵嘴。孔戚塔懷孕時她覺得關安沒能適當的照顧她，孩子生下來以後他不肯僱個佣人，孔戚塔連傳統的四十天坐月子都沒休息到。孩子才一個月大，孔戚塔就因為關安不照顧她要她父親把她帶回家去。丕多羅把她領了回來，同時由於他對法律事務的經驗，他以不履行丈夫義務的罪名控告了他的女婿。當然，這一切只足以造成了兩個男人的敵對。稍後，孔戚塔回到她丈夫身邊，關安卻開始經常醉酒且打她，恰在第二個小孩出生以前，他把她打得那麼厲害，丕多羅只好又把她帶了回家。他說：「只要我一天活著，你丈夫就不能虐待你。」結果，這對夫妻又和解了，接著孔戚塔又懷孕了。她的丈夫變得更兇暴，她又回頭往父親家裡跑。這次丕多羅要求關安付他子女的生活費，關安拒絕，丕多羅想辦法叫官廳把他捉了起來，他則控告孔戚塔遺棄。

孔戚塔生下一個看起來很健壯的女孩卻在幾天內死了，接生婆指控埃斯丕蘭札由於疏忽使這嬰孩致死——她在參加了一個守靈以後，沒先換洗衣服就在廚房靠近嬰孩坐下。關安聽到這個指控就拒絕參加嬰兒的葬禮也不付葬禮的費用。

丕多羅要他女兒永久留在家裡，她也似乎同意。可是實際上她在她父母的家裡並不快樂，丕多羅讓她一刻不停的工作，有時還在她的孩子面前打她。孔戚塔又和她的丈夫連繫上了，他答應假如她肯不再和她家人講話的話，他就要她回去。一天，當丕多羅從田地裡回來，發現孔戚塔和她的小孩都不在了，他一怒之下和她斷絕了父女關係，並且禁止所有的家人再去看她。

就是為的這個，埃斯丕蘭札現在要偷偷摸摸的才能去看她女兒。而且不光是她。馬克利那和男孩們都去看她，因為每個人在家都思念孔戚塔；她在家的時候幫忙做家事，同情她的弟弟，而

且送他們每個人東西。從孔威塔那兒，埃斯丕蘭札得到第一件絲衣服，馬克利那得到第一雙鞋，菲立普一面鏡子，馬丁一個電筒，里卡杜一把小梳子，木埃些也得到他的第一個玩具。此外，孔威塔也從來沒有空著手來不帶禮物給艾曼過。

當狗叫聲宣示埃斯丕蘭札的到達時，孔威塔從她單房的黑屋子裡出來，邊上跟著她的小孩們，她的長髮沒有梳理，她的衣服看來舊而破，她的腳因感染而有點跛。一部份由於丈夫的嫉妒一部份由於自己的驕傲，她很少離開這個屋子，她情願跪在自己的磨石邊磨玉米，不肯走到磨房那邊去。

「來，給你們的小組母行禮。」孔威塔對她的兒子說。

幾個孩子沒有改變臉上的表情，走上前去，把他們的嘴唇壓在埃斯丕蘭札伸出來的手上，然後一溜煙跑到院後的雞群裡玩。埃斯丕蘭札拿圍巾擦擦手背，還是站著，說：「想想看，我今天火雞賣不出去，他們只肯出兩個半比索。」孔威塔回到屋裡，過一會兒出來手上拿著一滿沙丁魚罐的豆子，埃斯丕蘭札把豆子倒到圍巾裡，還了罐子，她們又交換了幾句話，埃斯丕蘭札說：「謝謝！小女兒！」很快的離開了。

五點鐘了，沒多少時間來給男人家準備豆子了。回到家，埃斯丕蘭札發現馬克利那已經把火生起，放上了煮豆的大鍋，裡面裝滿了水。她把豆子揀了、洗好、倒進滾著的水裡。馬克利那還在補衣服。

五點半，木埃些和艾曼跟騾子一塊回來了。木埃些馬上被派去磨房，一手提著那罐已經涼好的煮熟了的玉米；艾曼則回到院裡玩他那一堆石頭。埃斯丕蘭札燉上煮咖啡的水，攪攪豆子，加上一點 epazote 葉子和鹽。接著她用洋蔥、蕃茄和紅蕃椒調拌吃玉米餅用的醬。之後，她坐到女兒身邊補起一件舊襯衫。他們談

到孔威塔、晚飯、收穫以後每個人會得到什麼樣的新衣裳。

一個鐘頭後木埃些拿著磨好的玉米回來，現在輪到馬克利那起來去做玉米餅了。馬克利那抱怨木埃些去了那麼久，她要來不及做好玉米餅了。尤其糟的，玉米磨得很壞，得再用手磨一趟。埃斯丕蘭札平靜的繼續縫著衣服，「不要搞煩你自己，小女兒。」她說：「於事無補的，事情已經是這樣了。」

丕多羅和三個哥哥七點鐘回到家時，馬克利那還在磨玉米。顯然是累壞了，他們都躺了下來。埃斯丕蘭札去到丕多羅床邊的李枝堆上坐下，向他述說一天為找錢買食物努力的經過；當她說到她沒讓火雞給低價出手，還成功的向波菲里歐大爺預支了孩子的工錢時，丕多羅同意的點著頭；當然她沒有提起去看孔威塔得了豆子的事。她抱怨她的頭痛，丕多羅囑她早點上床，可別病了。她拿出了酒來，給她丈夫斟上他的夜飲。這為的是保護他在又熱又累的走回對著他吹的風產生壞的影響，她自己也小酌了一點，然後去到女兒身邊。

馬克利那跪在石磨邊，動作得很快。因為男人家不喜歡等他們的飯等太久。她已經做好一小堆玉米餅，包在灶邊的餐巾裡保暖，每個玉米餅她都先把麵糊在兩個手上搓成圓子，然後用拍餅的動作把它打平。她很為自己做出上等的玉米餅自傲，她才十一歲的時候就做得比她姐姐好，而現在爸爸和哥哥都說她做的比媽媽還棒。

埃斯丕蘭札察看她丈夫從田地裡帶回來還沒成熟的小南瓜，把它預備好準備下鍋。八點鐘南瓜好了，同時馬克利那也已經做好了一大堆玉米餅，埃斯丕蘭札大聲叫喚：「丕多羅，來吃喔！」對兒子們則較親切的說：「來，小老爺，飯好了！」丕多羅和兒子們洗了手，一個個踱進廚房，一邊在襯衫尾巴上把手擦乾。四

個男人陸續在小桌兩邊的矮板凳坐下，埃斯丕蘭札放了一堆玉米餅在桌子中央，遞給每個人一碟豆子。孩子們等著他們的父親先開動，然後自己拿一個玉米餅，捲起來，老練的和著一杓豆子送下肚。廚房裡只偶而有咀嚼的音響，馬克利那打製更多熱玉米餅的聲音和木炭火的爆裂聲，另外就是院子裡傳來木埃些和艾曼的笑聲。男孩們在他們的房裡是彼此開玩笑和談話的，但他們現在卻嚴肅的坐著，似乎包纏在各自的思索裡。

丕多羅全身貫注的在吃，同時卻沒有一件東西能漏過他那細小卻機靈的眼底；他注意到一堆沒補的衣服、掃過的地、菜籃子裡的捲起小紙包、波菲里歐大爺家來的一籃玉米；他在腦筋裡將這些東西和埃斯丕蘭札告訴他的故事查對。他看到聖經還翻開擺在馬克利那屋角的床上；在這短暫的一刻，他容許自己以親切的眼光望著他的小女兒了。她是個好女孩，而且莊重，丕多羅尋思著：她全心全意的接受她父親的宗教，工作勤勞，又那麼服從，即算是沒她姐姐聰明也沒她受過那麼多教育，起碼她惹不上麻煩，能做個中規中矩的女人。「小女兒！這些玉米餅做得好棒呢！」他說。

馬克利那笑了，他的哥哥都點著頭稱善。埃斯丕蘭札在餅堆上又加上一些熱玉米餅，因為丕多羅的心情很好，大家遂輕鬆的吃著，今晚鐵不會有什麼難聽的話了。埃斯丕蘭札給了丕多羅一碟飯，然後給菲立普一碟；假如她先給其他兄弟，菲立普會不高興的。她在給他的寶貝馬丁時，多盛了一些，沒有人說話。在男人家喝咖啡的時候，埃斯丕蘭札把木埃些和艾曼叫進來洗手，要他們安靜，他們靜靜的向丕多羅行了禮。嘴唇輕輕的碰了他伸出的手，然後開始吃。他們靠近灶，坐在埃斯丕蘭札身邊吃著他們的豆子、飯和南瓜。

三個大孩子一吃完就跑去躺在他們的窄床上，他們躺著一塊兒談笑，木埃些和艾曼馬上跟了來，馬丁和菲立普拿出從工地回家路上買的糖果。馬克利那為了保持供應別人熱玉米餅，所以只好最後一個吃，她很匆忙的幹掉她的食物，好在所有的糖果報銷以前加入他哥哥房裡。不久，廚房裡只剩下了丕多羅和埃斯丕蘭札，他們聽著孩子們在唱馬克利那向依連那借來的歌本上的歌，丕多羅不快的動了一下。

「教他們唱嘛！」埃斯丕蘭札說：「這樣可以讓我高興一點。」

但丕多羅還是朝男孩的房裡去了，孩子們一見到他在門口就不唱了。「只要他一出現，我可憐的小孩就像在大彌撒（譯按：指天主教有奏樂，燒香的彌撒）當中。」埃斯丕蘭札想。

「安靜點！」丕多羅厲聲說：「人家會以為我們是家瘋人院，你們要唱就唱首讚美詩，讓他們看看我們對我們的宗教多真誠。」丕多羅一離開，再也沒有歌聲了。艾曼也離開去睡了，馬克利那則幫她母親洗碟子。菲立普說他要出去看看，他現在既然已經二十三歲，外出也就不再向他父親請准；同時，父母兩人誰都不像從前一樣再問他上那兒去了。丕多羅只在背後叫他不要再耽得太晚，他沒有回話。

九點左右，馬克利那爬上床躺在艾曼旁邊。艾曼已經睡著了，她把毯子蓋上自己的臉仰天靜躺著，兩腿端莊的伸平，正如她還是小女孩時母親所教她的。丕多羅和埃斯丕蘭札靠近火邊坐著，不時低聲的對話；「你明天還有錢沒有？」丕多羅問，埃斯丕蘭札回道：「誰曉得夠不夠。」他們聽到隔房的咳嗽聲，「里卡杜咳嗽了。」埃斯丕蘭札說：「我要拿火酒擦他胸膛。」她拿了瓶子走進男孩的房間，幾分鐘以後出來，「他說他的肺痛，身

體又發熱，不要是給什麼精靈碰上了。」她擔心起來，對於她，家裡有人病了總是最嚴重的事。她生了十二個小孩只有六個活下來，第一個小孩八歲的時候「死在胃上」，第二個八個月大死於天花，第三個在兩歲大的時候給蠍子咬死。而後，另外兩個，一個七歲一個三歲，也都相繼「死在胃上」，最後一個女兒，1940年生的，十個月大的時候死於支氣管炎。

丕多羅對他太太有點不耐煩，「那是小事情，不要把他當做女人一樣，只要給他點檸檬茶他明天就會好了。」

埃斯丕蘭札把快要熄的火重新燃起，放上水燒；拿著一根蠟燭走到院子裡，摸索了一陣，帶回幾片檸檬葉子丟到水裡。茶燒好了，她加上一些酒，帶給兒子。「那個會醫好他的。」她回來的時候丕多羅講，但是埃斯丕蘭札卻說：「他打寒顫呢！明天讓他就在床上，他才剛剛十八歲，還是個小孩哩！」丕多羅微帶惱色的望了望她，「少多嘴！」他講：「你懂什麼，女人？我才十歲的時候就像成年男人一樣做工，養活我的媽媽和姐姐，他一定得學習做一個男人是什麼回事兒。」

九點半，菲立普走進來，他父親說：「你可回來了啊！」他點點頭上床去了。他從不多話，但過去兩個禮拜他就沒跟他父親講過一句話。「他又不高興了，」埃斯丕蘭札說。「誰曉得為什麼。」丕多羅雖這麼說卻心裡明白：就為的是菲立普打算要娶的那個在墨西哥城的女孩。他只在跟父親到城裡安排賣李子的事時，見過那女孩幾分鐘，她是個阿茲鐵卡女孩，卻到墨西哥城去上學，現在可成了「摩登女郎」，已經把辮子切了，還整天穿著襪子和鞋子。但她卻對菲立普笑過；而他，身為一個窮鄉巴男孩，居然膽敢企望她的歡心；見了她以後，菲立普一個禮拜沒有睡好。最後，他要求他父親去那女孩的家為他安排婚事。

丕多羅從起首就反對，「好好的想一想，」他說：「她住在城裡，我們又不知道她的習性，她就算是個賣春的我們也不會知道。」事實上，丕多羅確實被菲立普的要求嚇了一跳。目前的年輕人先秘密安排自己的婚姻然後才請父母出面完成傳統的手續，萬一父母反對，年輕的一對就私奔，事後再和家裡談和。然而，對菲立普而言，他從來沒有在女孩方面得意過，沒法教他父親省了這道事。至於丕多羅，他雖然答應了去向那女的求婚，卻一直在推三托四。有時候他對菲立普咆哮：「你還要娶那個墨西哥女孩啊？」他成功的把這整件事變成一個笑話，使得菲立普暴怒，現在這孩子根本就不願和他父親說話。

丕多羅卻一點也不在意；婚姻的經濟負擔，給新娘和她家裡要送的禮，當菲立普帶了新娘回來同住的時候對媳婦的負擔——這些都不是他應付得了的。在以後，做兒子的和父親一塊生活，為他工作，因而最起碼也償還了這些費用。可是現在的年輕夫婦最多在家耽上一年就搬開，留下所有的債務給父母。所以，丕多羅緊緊的看著他兒子，監督他們好好做工，不讓他們花太多時間在街上和其他年輕人在一起，並且盡力打消他們享樂，花錢在衣服和消遣上等虛榮的想法。他同時也勸阻馬克利那別讓自己看起來既伶俐又漂亮。事實上，他最不高興他孩子結婚得早。埃斯丕蘭札也差不多一樣，假如她需要一個媳婦還幫她照顧這些男人家的話，那當然是另一回事；但是她已經有了一個好工人了，就是她的女兒馬克利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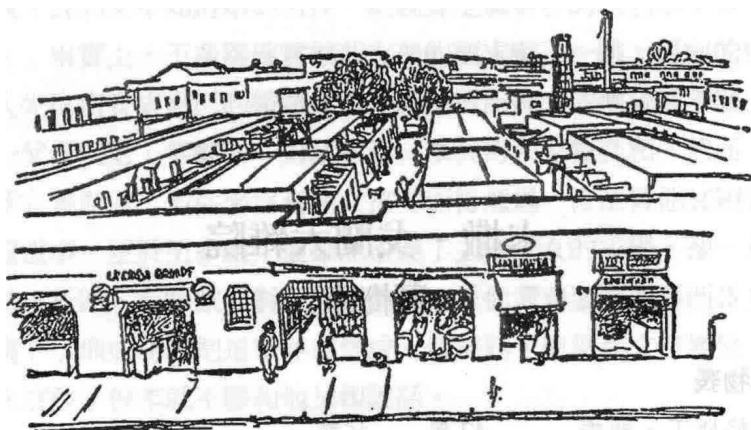
十點鐘，丕多羅和埃斯丕蘭札從廚房矮板凳上起來，丕多羅把一塊在夜裡擋門口用的木板放好，防止小動物進來。然後，帶了根點著的蠟燭上床去。他們也不脫衣，上了床一下就睡著了。

卡撒·戈蘭大雜院 顧梅家

人物表

奧格斯丁·顧梅	42歲	父親
羅沙·何南德	39歲	奧格斯丁的太太
阿貝多·顧梅	20歲	大兒子
赫克托·顧梅	19歲	二兒子
埃斯塔·顧梅	14歲	惟一的女兒
關尼妥·顧梅	6歲	最小的兒子
格拉多先生		房東
卡門		
列提西亞		埃斯塔的朋友
依連那		
路茲		

顧梅家



卡撒·戈蘭位於理髮匠街和洋鐵匠街之間，離西也夫市場很近，是一個巨型的大雜院，由一排排平房組成的共同住宅。它整整佔據了兩條街，裡面住了七百多個人，自成一個小世界；南北兩邊圍著高高的水泥牆，另外兩邊是兩排對街的小店。這些店包括了一家食品店、一家乾洗店、一家裝玻璃的、一家木匠、一家美容院；連同鄰近的菜場和公共浴室，這些個店家提供了大雜院住民的基本需要。因而，有很多房客，特別是鄉下來的，很少離開這鄰落左近，他們對墨西哥城的其他部份完全陌生。城裡的這個地點原來是黑社會臥虎藏龍之所，甚至到現在人們還是不敢夜裡上街；事實上，這裡大部份的罪惡成份已經移走了，住民大多數都是小生意人、手工匠和工人。

大雜院的東西兩邊窄狹而不顯眼的入口都裝上高高的柵欄，白天打開晚上十點以後關起，任何逾時出入的人一定要按鈴召喚

門房，付錢給他開門。同時，這個大雜院也受著兩個守護神瓜達羅普聖處女（the Virgin of Guadalupe）和札波盤聖處女（the Virgin of Zapopan）的庇護；她們的塑像被裝在玻璃匣裡，每一個入口處各安放了一尊。聖像被奉獻的花朵和蠟燭圍繞著，裙上繫著許多閃亮的小徽章，每個都代表了歌頌聖像在大雜院裡對人行神蹟的紀念，很少住民經過聖像前不有表示敬意的姿勢，儘管有些可能只是匆匆的一瞥或者急忙的在胸前劃一個十字。

大雜院裡四塊長長的水泥地天井伸展在兩列兩列房子之間，大概有十五呎寬；天井兩邊長方形的水泥房子分成一百五十七的個單間的公寓，每間有一扇對天井開的紅漆大門，彼此相隔約十二呎。白天，幾乎每個門邊都豎著粗製的梯子，通到屋子廚房部份的低屋頂上。住民把這屋頂派上很多用場：一根根晒衣繩上都掛滿洗好的衣服，地上則堆滿雞籠、鴿房、瓦斯灌、一盆盆花和草藥；偶而也看得到豎著幾根電視天線。這層屋頂只有幾呎寬，在它後面是一個較高而不好上去的屋頂平台，這個平台恰是主屋的屋頂。

天井在白天裡擠滿了人和動物——有狗、雞、火雞，偶而也有豬。小孩子們也因為這裡比街上安全都在這兒玩。女人在這裡排隊提水，晾衣服的時候彼此對吼，小販們也進來兜生意。每天早晨一個拾垃圾的推了個大桶經過天井，收集各家的棄物。午後一幫幫比較大的小孩常常佔了一個天井玩他們粗野的足球。禮拜天晚上則常有戶外舞會。大雜院西頭入口處有公共浴室和一個小花園，花園有幾棵樹、幾小塊草坪，是年輕人聚會和老人坐下談天看報的僻靜所在。門邊還有一間小木房寫著「管理辦公室」，裡面有一本簿子專登記沒付房租的房客姓名。

卡撒·戈蘭的房客來自墨西哥三十二個州中的二十四個，有

的南自歐沙卡（Oaxaca）和優卡坦（Yucatan），有的北自乞花華（Chihuahua）和西那洛亞（Sinaloa）。大部份家庭在這兒都住了十二到十五年，有的竟達三十年之久。三分之一強的家戶在這大雜院裡有血親，約四十分之一則為姻親和乾親家（*compadrazgo*）；這些關係，加上低而固定的房租和這城市的房荒，造成了住戶的穩定。雖然有的家庭收入較高，他們的小公寓裡塞滿了好傢俱和電器設備，還得等待機會往比較好的地方搬。但是大部份住戶都覺得滿意，且以住在卡撒·戈蘭為榮。這種社區意識是強烈的，尤其在屬於同一幫的年輕人之中，他們間常形成終生的友誼；他們上同一間學校，參加天井裡的同一個舞會，甚至經常在這大雜院裡找結婚對象。成人們在這兒也有他們相互拜訪、一起外出和借貸往還的朋友。一群群鄰居也常常組織抽籤售賣活動和標會（〔西〕*tandas*；譯按：一種非正式互助儲蓄信用計畫，類似我國的標會），他們一起參加宗教朝聖，一起慶祝大雜院保護神的生日和聖誕節及其他的節日。

然而，這些團體性的行為大多都是應景式的。大部份成年男人都「自掃門前雪」，並且試圖維持家庭生活的秘密。大部份住家門都是關著的，通常客人去拜訪的時候要敲門等答應了才能進去。一些人平常只拜訪親戚和乾親家，他們實際上進去過的公寓極有限。大部份家庭除非遇到什麼正式場合如生日或宗教慶典之外，平常很少有請朋友或親戚來家吃飯的。雖然鄰居間的濟助也有，特別是緊急的時候，然而這些也保持在最低的限度。由於小孩的頑皮造成兩家爭吵，年輕人這幫和那幫在街上打鬥，以及小孩間私人的怨仇在卡撒·戈蘭也不少。

住在卡撒·戈蘭的人靠各式各樣的職業維生，有的就靠大雜院本身養活；女人給人洗縫衣服，男人修鞋、洗帽子、或做水果

和糖果小販。其餘的則上工廠或商店打工，做司機及小生意。他們的生活水準雖低，卻絕不是墨西哥城最低的，鄰近有的人還把卡撒·戈蘭仰望成個高雅的所在呢。

第六十號公寓，位於第三個天井盡頭的一間單房，就是顧梅家。剝落的門上門栓已經壞了，晚上要關門他們就把梯子搬到裡面堵著；白天梯子放在天井裡，門總半開半掩的；羅沙不信鎖門有什麼用，因為那是「請小偷光顧」的辦法。

黝黑無窗的房裡塞滿傢俱，在一月的清晨，全家擠成一團睡在薄被下，沒有洗的腳臭味、汗味、皮鞋的皮臭和油炸食品的味道瀰漫著整個房間。奧格斯丁和他太太羅沙一人一頭睡在靠著右牆的窄床上。二十歲的大兒子阿貝多，十四歲的女兒埃斯塔和六歲的小兒子關尼妥睡在一張從左牆伸出來佔了半個房間的大床上。在奧格斯丁和羅沙吵嘴的時候，他就和小關尼妥換床睡，所以有時候埃斯塔早上醒來發覺自己睡在哥哥和爸爸當中。羅沙是惟一對這種擁擠的睡法表示不快的人，她常常叱罵她丈夫沒有像一些鄰居那樣蓋著騎樓，好讓小孩睡「樓上」。

在二兒子赫克托還在家住的時候，擠得更是厲害；一年前奧格斯丁把他趕了出去，目前他在隔幾條街一個更窮的大雜院裡和一對老夫婦同住。奧格斯丁還是不准他回家來，羅沙卻斬釘截鐵的說：「他是我的兒子，不是我的情人，他有權來這裡。」在那以後，赫克托來家吃飯和換衣服，但羅沙卻算不準他什麼時候回來，因為他的習慣很不確定，萬一赫克托來家發現他父親在，他們彼此也不講話。

一進門的廚房成了通往臥室的通道。在大雜院剛蓋的時候，這個部份沒蓋屋頂，每家房客只好自己蓋；奧格斯丁解決這個問

題的辦法是拿兩張波形焦油紙版繫在橫過中央的棍子上，形成一個低遮頂，前頭留著空隙讓爐煙遁出去。但是這個空隙也是雨水進來的地方，雨季的時候廚房的地板常是濕的，有時桌子還得搬進臥室免得食物給打濕。屋頂上吊了一隻阿貝多在他巴士上找到的小孩鞋子算是吉祥符，牆上掛著一張有瑪麗蓮夢露照片的日曆。

廚房左牆完全給一個灰水洗濯池和廁所佔了，廁所有一扇下半裝了百葉的活動門，裡面大小剛夠容納又低又矮、銹跡斑斕的馬桶，馬桶抽水設備的鍊子已經斷了一年多，羅沙也懶得費事修它，因為水桶很少會有水。洗濯池下面備了一桶水一天用來沖幾次馬桶。一疊撕開的舊報紙塞在水管後面當做草紙。角落上到處滿是一堆堆的破布、罐子、瓶子、盒子和刷子，更多的這一類東西加上垃圾桶則都堆在洗濯池的下面。最近赫克托也學別的房子客的樣子，掛了一塊帶粉紅色花的尼龍浴簾遮住廁所的地方。

廚房的另外一邊放著家裡最值錢的財產：一台新的美國製瓦斯爐灶，一架白色的金屬櫥子，以及包括一張桌子四把椅子的一套餐桌。爐灶和櫥子是上個母親節赫克托和阿貝多送給羅沙的，他們答應為此付兩年每個月一百二十九比索的分期付款，阿貝多還為餐桌一個月付六十四比索。新傢俱在小廚房裡產生了不少問題，羅沙要移開桌子才能打開烤箱的門，可是，這樣又把前門擋住了。她只用烤箱放碗盤和空的汽水瓶，所以還不算太不方便。然而家裡已經沒有容得下大家一起吃飯的地方了。

鬧鐘在早晨四點大聲的響起，今天輪到奧格斯丁開早班巴士；他從十七年前和羅沙搬來城裡到現在一直在開巴士。他們兩個都生長在阿茲鐵卡；奧格斯丁給寡母種田，偶而到左近甘蔗農場打工。羅沙痛恨她的婆婆，而奧格斯丁則發現幹莊稼人的活兒

不但辛苦而且划不來，他們都相信城裡生活要好過些，小孩也可以得到比較好的教育。於是，他們搬到卡撒·戈蘭，奧格斯丁在城裡一家私營巴士公司找著差事，現在阿貝多也在這公司開車。

奧格斯丁任鬧鐘響完為止，希望羅沙會起來；他要羅沙起來燒點熱咖啡給他，好沖淡每早喝的草藥的苦味。羅沙沒有動，他坐起來，粗魯的扯著他們蓋的被單，她不高興的咕嚕一下，把自己蓋好，照睡不誤。他嘆了一聲，是跟在阿茲鐵卡不一樣了！在那裡做妻子的曉得怎麼去照顧她丈夫，而……

奧格斯丁在床下摸出鞋子站了起來，身上還是穿得好好的，昨晚回來晚就懶得脫衣服了。可是他也沒睡好，夜裡他覺得有個死屍還是鬼壓在自己身上，讓他動都動不了，非常難忍，使他不安極了；當時只有手能動，他拿手輕觸他的太太，她卻沒有醒，於是只好等著這種感覺自己過去。他現在偻著肩站著，鬍子也沒刮，累得不得了，真不想開始這一天。蒼白的臉上出現皺紋，那對一向教他受女人歡迎的天藍色眼睛濕濕的呆滯著；在早上他特別感到虛弱，空乏，無法支持，只當早飯以後在擁擠的街上身處在別的巴士司機之中，他才開始有點活氣。

他的身體在五年前一次車禍受嚴重燒傷之後就變得很壞，他復原的很慢，並且再也得不回他以前的精力了。他的口吃更嚴重，還罹上了糖尿病。然而最嚴重的打擊，令他痛不欲生的，就是他的性無能。自從那次意外之後，他一次也滿足不了他太太，而她則變得不但壞脾氣且常對他挑釁；指斥他拒絕她而去找別的女人，整天不是拿這樣事就是拿那樣折磨他。奧格斯丁覺得那次意外失血造成的低血壓使他性無能。羅沙則深信他是讓別的女人給施了巫。

事實上，奧格斯丁確實另有嬌藏；一個叫阿利西亞（Alicia）

的年輕女孩，她溫文的耐性和情愛對他是一大慰藉。他平常一個禮拜去看她兩次，但是還是回家睡覺。兩年前他教她懷了孕，現在他很喜歡那個和她生的小兒子。昨晚他和阿利西亞在一塊時還不安的想著她滿意他不，他樂意多給點錢給她花，和她在一起才真的自在。

奧格斯丁穿過窄床和大床間狹窄的過道到了廚房，把一盞沒有燈罩的電燈打開；從門廊往臥房裡望，平常他用的是電筒，今天他要激激他的太太。但睡著的人毯子都蓋著臉，沒有被驚動。他從灶上的壺裡倒出一滿杯黑綠色的液體喝了，歪扭著臉。這個江湖郎中的方子要和一品脫龍舌蘭酒一塊喝，到現在奧格斯丁滿懷信心的已經喝了六個月。

上了廁所，他在雜亂的洗濯池後緣的槽裡找梳子。槽裡滿是水，羅沙用它在房東每天短短的放幾次水時當儲水的地方。沒找到梳子，他把手浸在水裡，用手指澆平頭髮，用另一個壺裡的乾淨水輕快的漱了口也洗了手，在桌布的角上擦乾，然後謹慎的走過臥房到後頭羅沙臨時做的祭台前面。

祭台上，各式大小的宗教畫用圖釘釘在刷成粉紅色的牆上。最引人注意的是中央大鏡框裡的瓜達羅普聖處女像，它下面的架上有一盞小紅燈泡，這原先是要照亮聖像的，可是早已燒壞一直沒有換；旁邊玻璃瓶裡有一根短而粗的許願蠟燭，奧格斯丁生氣的發現羅沙昨夜忘記點上。她總是忽略天主教儀式，尤其是得花銅板的時候。奧格斯丁認為羅沙在宗教信仰方面比他「落後」和「印地安人」得多；像她村裡的女人一樣，她很少去告解或領聖禮。她老是嘮叨她的女兒「浪費時間」，每個禮拜望彌撒和每個月告解一次，還譏笑小關尼妥像教理問答班裡學的那樣親吻教士的手。

奧格斯丁批評他太太不鼓勵孩子們尊敬教士，他說：「他們連教士都不尊敬怎麼會尊敬父親呢？這就是他們之所以不尊敬我們的道理。」羅沙非但不以為然，而且認為自己比他更有宗教性，因為他才是個「比較大的罪人」。她也是忠於瓜達羅普聖處女的，曾經光腳走到她廟裡兩次；但是她最虔信的還是「聖心」，她的錢包裡總放著一個聖心像的明信片，她還給聖心像獻了好幾個銀徽章，感激祂的幫助，克服了她對丈夫不忠的可怕嫉妒。

現在奧格斯丁在瓜達羅普聖處女慈藹的面容前劃了十字；這張像是他自己買的，當時先付了十比索，而後每個禮拜五比索，在掛上牆以前還讓教士祝聖過。奧格斯丁是家裡惟一每天向她祈禱的；被他趕出去的二兒子赫克托有一次開玩笑的說，這張聖像是父親對這個家庭惟一的貢獻。一想起這句話，奧格斯丁就光火。那個私生子！他走路和說話的樣子就像叫人家跟他同性戀似的。有一個娘娘腔的兒子對奧格斯丁實在是一大打擊，他一見到他就忍無可忍，更糟的是他還浪費他的錢；假如赫克托像阿貝多一樣的賺錢貼補家用，事情或許會緩和得多。奧格斯丁私下決定，假如赫克托停止干預他的事，求他寬恕同時再對他表點敬意就准他回家。

奧格斯丁慵懶地套上領帶，拿手帕擦擦眼角，從廚房椅子上揀起皮夾克。把梯子移到一邊，關掉燈，開了門步入廣場。在門口處他按鈴召喚門房，一邊在口袋裡摸索一個二十仙的銅板。一邊等著，他丟了一仙的銅板在札波盤聖處女邊上的奉獻箱裡，又劃了個十字。門房年老的太太出來打開了欄閘。把銅板給了她，幾乎沒打聲招呼，他走了出去。

街上還很黑，奧格斯丁真希望阿貝多和他在一塊兒。當他在

這個時刻一個人去上工時，為了安全他總沿著巴士路線走，假如遇上了巴士他就很高興坐上省得走這幾條街；否則，他就走在街心，避開所有暗影的門邊，他對任何聲音都很警覺，神經質的不時回過頭從肩膀往後看。

奧格斯丁痛恨他的差事。時間既不固定，開的又是輛常常要修的舊車，每個月令他損失不少工作天。同時首都緊張熙攘的交通已經開始教他害怕，他已經不像從前反應得那麼快，並且經常處在再發生一次意外的恐怖之中。他找過別的差事，現在正等著一個在塞姆沙（CEIMSA）開卡車的職位，塞姆沙是政府的食物分配組織，奧格斯丁自信可以獲得差事，因為他有一封參議員給的介紹信，那個參議員是阿茲鐵卡人，剛巧是羅沙的堂兄。

奧格斯丁已經通知過巴士公司他計畫不幹了，並且他還向他們要還欠他的一千八百比索。這些錢是從他工資裡一點點扣下，累積起來當做給公司的保證金的。當初，奧格斯丁為了得到這個差事不得不在這筆保證金的收據上簽了字；他之所以願意這麼做是因為他們答應在他離開公司的時候一定全數還他。他打算用這筆錢整理自己的牙齒（它們都得鑲金了），給自己買生平第一套配好上下身的衣服，或許也給阿利西亞和她的小孩買點東西。可是，目前巴士公司只肯給他五百比索，他遂決定在得了塞姆沙的差事以後就上法院告他們；他要請個律師為他應該得的全數控告他們。他甚至還先選妥了律師，一個可信得過的小同鄉，他們都是同一個人的教子（Godsons），換句話說，他們不正是主內兄弟了嗎？

一輛巴士發著噪音駛來，慢下速度；不等停，奧格斯丁跳了上去，不安的瞥著幾個乘客，看有沒有小偷在車上。在這兒幾乎每輛巴士都載有一兩個這種人，他們成對的幹活兒，萬一收穫有

限，就會轉而動巴士公司員工的腦筋。開車的對這種事懶得多管，他們相信這些小偷都付了警察「保護費」；奧格斯丁和司機打個招呼聊了起來，到了終點站他們一起進了家飲食店喝咖啡。

六十號屋子裡，每個人都還在睡。直到六點，阿貝多才把毯子從臉上掀開，坐了起來。一眼看到鐘立即跳下床來，他的第一班車該在六點一刻出發。匆忙套上灰棉工作褲和鞋襪，他的司機制服既髒又皺，另外一件羅沙卻還沒洗，拿出小梳子浸到廚房水槽裡沾了水，對著門後的破鏡，梳他長長的黑頭髮。在天花板縫隙透進的微光下阿貝多不高興的細看著自己臃腫的圓臉，一臉的青春痘叫他充滿失望，他看過兩個醫生，一點用也沒有。

羅沙欠起了身子，「兒子啊！要不要我煮咖啡？」

「不要，媽媽，我來不及了，把我的早餐帶到終點站啊？」

「好的，兒啊，別擔心。」

阿貝多穿上夾克，也不帶上身後的門，一逕出去了。他不耐煩的在柵欄口等著門房來開門，因為柵門要到七點才打開自由來往，他離開時也丟了個銅板給看門的。

七點鐘雞啼和浴室的一聲笛響吵醒了埃斯塔。她在鄰近的公立小學上六年級，得七點半到校；她溜下大床，只留下關尼妥在毯子堆裡。埃斯塔急切的期望畢業和畢業後可以遲起床的懶散日子，她也渴望進商業學校學速記，那樣就有玻璃絲襪和漂亮的衣服可穿。但她父親沒答應，因為一個月要十五比索學費，加上制服、書本、巴士費、錢從那兒來？她的兩個哥哥也不會幫她，他們自己的錢還有其他很多用場。羅沙則宣稱她要再出去做工讓她女兒上兩年「商科」，埃斯塔對此並不抱多大希望，她怕她父親再也不會讓媽媽出去做工了。

埃斯塔穿上白罩衫、藍棉布裙的學校制服，在廚房水槽裡洗了手臉、梳了頭、套上件毛衣。制服已經穿了三天，她又沒有第二套，而媽媽又一個禮拜只洗一次。毛衣還新，她媽媽給買的，每禮拜還得付十比索。埃斯塔也對著鏡子察看自己的臉，她很像她的哥哥阿貝多，連青春痘也不例外。要不是她不平的皮膚，她還是蠻漂亮的，膚色不太黑，頭髮捲捲的，還帶著姣好而輕鬆的微笑；十四歲的她發現自己身在一個令人興奮的年紀裡。

她媽媽答應在她畢業的時候有一件透明的粉色衣裳，甚至暗示了她十五歲的生日派對，將會有好幾個侍者和生日蛋糕——這些全是這大雜院裡每個女孩夢寐以求的。埃斯塔曉得要有一個跳舞樂隊或者一個 *mariachi*（譯按：通常包括一個歌者，一個吉他手，一個提琴手的墨西哥民間巡迴樂師）。她是期望太高了，要能有架租來的唱機就很滿意了。她夢想了二十次她那麼快樂的和她父親跳第一隻舞。她十五歲的生日將是她一生的轉捩點，因為在那以後她就是個「小姐」了！

她不曉得她爸媽在她十五歲以後會不會讓她在禮拜天晚上和大雜院裡的男孩跳舞，他們對她和男孩來往限制得那麼緊，真教人以為他們還住在阿茲鐵卡。上次她被媽媽捉到和男朋友在一起可真夠慘：埃斯塔和那個男的站在門口，看到她母親跟著一群鄰居向他們匆忙走來，她嚇壞了。當那男孩試圖阻擋她母親的路時，她回頭就往家裡竄；但羅沙痛打了那個男的，把他推在一邊。埃斯塔一到家就立刻挨上父親的揍；他一看到她衝進來的樣子就知道她有了差錯，不等搞清楚到底什麼事迎頭就左右開弓；她母親回來，制止了這頓粗打，說埃斯塔只是去參加了鄰居巴布羅家的派對。羅沙在丈夫面前總是護自己的孩子的，為此甚至不惜扯謊。但過後，剩下她們兩個女人時，她痛罵埃斯塔，告訴她

當心男人，因為他們「只曉得睡了女人就丟掉。」

埃斯塔的白日夢兀地打住，要是她遲到的話就會錯過學校豐富的營養早餐，得餓上一早晨了。在學校，這頓包括兩個三明治，一杯牛奶，一個蛋，一根香蕉和一條巧克力糖的早餐，只要二十仙，她急忙離家，渴切的向四周望，看看有沒有她的朋友在天井裡。

直到八點半，羅沙坐了起來，把腳摔下床，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探索床下的舊鞋子。扯了扯身上穿了過夜的套裙，她去到衣櫥門後邊換衣服。先用一條麵粉袋做的長布條緊緊纏上兩股和凸出的小腹，這種束腹法是羅沙到現在還遵循的少數鄉下穿著方式之一。她希望有一天去買個「真的束腹」和合適的胸罩，取代現在圍的平平的那種。她穿上了紅棉布裙和粉紅色尼龍罩衫，再圍上一條黃色毛圍巾保暖；用手撫平頭髮，進到廚房。

羅沙是個身材結實的健壯婦女，經常縱情大笑，說話和行動都直接而有活力。她看來已經不止三十九歲，厚肩圓膀，短脖子，挺出的大胸脯看來很有力，黝黑皮膚和深棕色頭髮，眼圈下面黑黑一圈，其餘部份滿是雀斑和麻點。她經常很多話，儘管自己稱自己已經管不了她的小孩，又怕她丈夫的脾氣，實際上卻是她主宰了全家。她最大的不滿是家裡的男人給她太少錢持家，而且又給的不規則，因而她經常威脅要再出去做工；在奧格斯丁燒傷的時候她做過兩年女侍，她曉得她要回這個差事毫無問題。

羅沙把沉重的梯子搬出門外，天井裡除了女門房遠遠的掃著地，幾隻鴨子擺來擺去外，依然闐無人跡。沿著天井東一扇西一扇門放出一隻隻貓或狗。羅沙沒養小動物，連隻鳥都沒有，因為它們麻煩又花錢。但她在屋頂上倒種了幾盆藥草——裡面有薄荷、散塔馬利亞（〔西〕*santa maria*）、迷迭香和甘菊——用來烹

調和治病。

回到廚房，羅沙繫上條圍裙，機械的堆起昨晚留下的髒碟子。用一團草莖和一條廉價肥皂洗擦，在水槽裡漂清，打開水龍頭卻發現根本沒有水來。在這裡誰都說不上什麼時候會來水，羅沙為了免得錯過，經常都把水龍頭打開著不關。她並不認為這是個痛苦，因為當她住在阿茲鐵卡的時候，沒有一個人有一個水槽或者水龍頭，每一滴水都得從街上的取水處提回來。現在住在卡撒·戈蘭她有了自己的水槽，隔壁一個天井又有個露天水龍頭，她和埃斯塔可以輕易的取到喝和做飯用的乾淨水。

洗完了鍋碟、抹了桌子，羅沙取來攔奧格斯丁草藥的鋁鍋，把裡面的餘汁倒進泥製的大口瓶裡。「啊呀！這藥報銷得那麼快，得再煮了！」她自言自語：「想想看，還得要我給他送去！」提到她丈夫，一種輕視的腔調就滲入她的聲音裡。洗了鍋，她把昨天剩下的咖啡倒了進去，又加了點水煮上。做早餐的時間還充裕得很，關尼妥要到一點鐘才去學校上下午班。

羅沙決定去買牛奶前先梳頭，「我現在不梳的話就沒時間了。」她去到關尼妥床邊，要把他頭下那塊防止髮蠟弄髒枕頭用的粗藍布罩扯出來，「抬抬頭，兒子。」她拉出了布披上肩膀，在廚房水槽裡打濕了頭髮用藍布擦乾，然後辛苦的解開她電燙的髮卷，然後把它們梳回去，每個再夾上髮夾；最後，用那塊布搓了臉，擦上口紅，用小手指抹平，又搓了點在臉上。

做完這些，羅沙在臥房和廚房間走來走去，一下看看灶上的鍋，一下放幾個杯子在櫥子裡，一下又掛起在椅子和床上的衣服。準備好了，她關掉咖啡鍋下面的火，拿起她淡紫色的塑膠錢包，提起裝牛奶的大口瓶往店裡去。

天井裡已經變得活躍得多；門都開了，好些鳥籠掛在牆外釘

上，到處見得到女人在梳頭或抖毯子。羅沙還聽到拍打玉米餅的聲音，因為有的女人還是在家裡自己做；她「已經不幹奴隸」了，不顧丈夫和兒子的抗議，她買的是現成的。在到店裡兩條街遠的路上，她碰到幾個也買東西的女人，和她們打了招呼。她們都慢慢的走著，有的手裡拖著半醒的小孩，有的在圍巾底下抱了個娃兒。羅沙有點或或寡合，不像大雜院裡很多女人一樣，她沒有停下來和她們聊天。儘管她像任何人一樣喜歡交際和閒聊，她意識到這些常會帶來麻煩；在阿茲鐵卡村，她學會不多管閒事和只管自己家務事。因此，她朋友不多，在卡撒·戈蘭住了這麼久，沒有一個房客請過她或者奧古斯丁當他們孩子的教父或教母。

儘管這樣，她還是會為了她的小孩和鄰居發生口角，而且不管對錯她都是護自己小孩的。就在上個禮拜，她就和一個屠夫的太太「屠婦」優提起亞（Eutikia）起了爭執；因為「屠婦」的女兒教埃斯塔拿著她的金鍊子，結果埃斯塔把鍊子弄丟了。羅沙不懂為什麼埃斯塔應該賠那條鍊子，把這樣貴重的東西交托給埃斯塔不是優提起亞女兒的錯是誰的錯？但是優提起亞和她的兩個姐妹——也都嫁的是屠夫——是很難纏的，她們嘴又髒手又快，沒有人不怕她們——她們是懂得用力打架的呀！現在優提起亞和她的姐妹管羅沙和埃斯塔叫「小偷」！當時她們亂指控一陣，講了很多粗話，還幾乎動手。那個屠婦還指控埃斯塔縱容關尼妥拿別的小孩的玩具。「他有個玩具所以他們就嫉妒！一個小孩偶而找著一件玩具就管他叫賊，哪兒有這個道理？」羅沙一想起這場爭吵就怒髮直豎，但她也一樣害怕這幾個女人，這些女人那麼粗野同時又懷恨著她。

羅沙在店裡買了一升牛奶。店家把奶倒進了她帶來的大口瓶裡。接著在卡撒·戈蘭入口附近排隊，買了四分之一磅新磨的咖

啡，家裡人比較愛喝他們家鄉的咖啡，但是他們存的現在已經吃完，要到月底回阿茲鐵卡過狂歡節才能再有了。正打算往回走時，坐在咖啡攤邊走道上的一個女人叫她：「你不要買玉米餅？」「噢！對了，差點忘記。」羅沙要了兩打。這兩個女人在小販從他身邊的籃子裡揀出玉米餅時都仔細的點著數。

匆忙回到大雜院，羅沙推開門看到關尼妥坐在地板上穿鞋，他已經套上了他的破舊棉布鞋子，也扣好了藍襯衫的扣子。羅沙把錢包擱在桌上，關尼妥一手提了鞋子一手拎著襪子跑過來，看她買了什麼。沒有理他，羅沙點上爐子，並加熱那瓶牛奶，同時把咖啡再熱起來。關尼妥看了變得興趣索然，坐在椅子上把腳套進襪子和鞋子，然後漫步到天井裡，沒有繫上的鞋帶一邊走一邊隨著風在飄。羅沙加了一勺新鮮咖啡到鍋裡，接著開始磨剩下的蕃椒；磨了一半，她離開石磨到水槽去洗她用來擦灶的抹布；這時關尼妥發現天井空空的沒有小朋友，只好回來坐在桌子邊上，兩手托著下巴，望著她母親。

九點二十分門一下打開，赫克托進來了，肩上胡亂搭了件夾克。羅沙回過頭來招呼他：「看你什麼樣兒？」赫克托笑著走向衣櫥。「媽媽，有沒有我的乾淨襯衫？」一邊叫一邊在櫥裡翻；羅沙回說：「我不知道，兒啊！」一邊擦著爐灶。她在水槽和灶邊過來過去的時候老撞到關尼妥，最後把他推到一邊：「走開！兒子！我倆不能都塞在這兒！」關尼妥服從的走到赫克托身邊，他正在鏡子前面穿上一件黑條子襯衫；「看啊！媽媽，我長到他胳膊窩了！」關尼妥嚷道。羅沙大聲笑著：「聽他的——嚇！我還以為他講『我聞到他的狐臭了！』」一邊從水槽邊拿了洗淨的碟子放上桌子一邊還笑個不停。

赫克托進到廁所，拉上簾子，同時帶起身後的百葉門。關尼

妥聽到哥哥小便聲音不由得裂嘴笑開了，但一見到媽媽向他皺眉頭就立即止住。羅沙要教他的小孩不去理會廁所裡發的聲音，他們一拿這些開玩笑她就很有生氣，雖說她自己有時也這樣。當初，在房子裡頭安個廁所對他們來講實在很不習慣，甚至有點猥褻的感覺；在鄉下，習慣上都要離房子很遠去才解手，大多是在果園的後頭。然而有個廁所畢竟引出多些自尊。在阿茲鐵卡，就算最有錢的人家也沒有人有廁所或者戶外茅房。由於羅沙的羞惡心，她禁止家裡在進食的時候有人如廁；然而，她也發現這個規定很難執行——家裡每人似乎都在不同的時候進食；而內急一來又是拖不了的事！可是萬一屋裡有客人大家就情願等了。否則，可能的話就去借鄰居的廁所。

話儘管這麼說，羅沙的這種敏感到底還是沒有妨礙她隔著薄薄的門和赫克托聊天。她說：「昨天呀！二十九號的列提西亞（Leticia）跑來問我：『太太，用一下你的廁所行不行？』我答應了，她用完出來對我說：『進你的廁所可真是享受，那麼乾淨！』」羅沙大笑著：「她可真是個乖巧的小傢伙，就為這個我讓埃斯塔每天得洗，這樣才保持得了乾淨，這廁所準不會教進去的人難受，對吧！」

赫克托沒有置喙；邊扣著褲扣出來，他去到門邊站住，望著關尼妥在天井玩著他做的風箏。

「你昨天幹嘛不回來，髒鬼？」羅沙問道。

「我回不來。」

「好上帝！你回不來，你回不來！你，又是你的什麼約會，呀？」羅沙以她特有的姿勢又起手親切的望著她兒子。赫克托今年十九，中等高矮、黑皮膚、身材頗為小巧雅緻，他的臉上帶著煥發、機智、卻大膽的表情，講話很快聲音很尖，走起路來很娘

娘腔。最近他上唇邊上顯出一條細細的黑道兒，他自稱是他的「鬍子」。他的黑頭髮直往後梳，擦了很多髮蠟黏得牢牢的。他近乎有潔癖，經常穿洗燙得整潔的毛質褲子、乾淨的襯衫、和擦得透亮的鞋子；他這種吹毛求疵的作風造成他女性化的名聲，這點使他的父親極為不快。

赫克托的父母都否認他有同性戀的傾向，但是他們實在都認為他的睪丸在十三歲有一次街頭打架被重重的踢了以後就受損了；赫克托自己倒不在乎人家怎麼講，只是一心一意的沉醉在跳舞、華服，和歡樂之中。事實上，他有規律的和女人發生性關係，但一個月不超過一兩次；因為他「不要把自己身體搞虧了。」他同時害怕染上性病，很小心的選擇他的對象。他最喜歡的是一個比他大五歲的，他們認識了很久，在他十四歲的那年她第一次把他引入了性生活。

赫克托很容易做朋友，常常被人邀請參加派對、舞會和看電影。他只上「首輪」戲院，而且喜歡在革新廣場的高級餐館喝咖啡和用 *churros*。雖然他的教育只受到小學五年級，但是不知怎麼搞的卻在法政學院的學生間交上了朋友，他也以被邀請去他們家為榮。他有意的努力改善他的談吐和字彙，經常不恰當的套用一些大言壯語；他喜歡向大雜院裡的朋友和新結識的人面前炫示自己的「關係。」他吹牛說他的老闆請他一起去吃飯，他有一個朋友有輛汽車，有個朋友當的是律師，他在大百貨公司有信用帳戶，他去過阿卡卜可（Acapulco），等等。每過一段時間，他積蓄了一筆錢，就離開他的工作，跑到一個什麼地方去直到把鈔票花光才回來。

和他的外觀和行為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他和一對照顧他的老夫婦一起住在污穢裡頭。他們住的是左近一個最窮的大雜院裡一

間很小、像洞一樣的房間。老夫婦把床讓給赫克托而自己睡地上。赫克托也只好不用墊褥只蓋一條又髒又破的毯子，把外衣捲起來當做枕頭過夜。他自己對這些全不在乎，只是他做夢也不會想到請他的高貴朋友們上這裡，甚至自己在卡撒·戈蘭的家去。儘管那兩個老夫婦對他那麼好，他也答應每個月付電費代替房租；事實上，他卻沒有這麼做，一次也沒有。瓜達羅普太太有一次為此向羅沙抱怨，而且還說赫克托也弄壞了床墊，她希望他離開又沒有勇氣叫他走。

羅沙「不多管這種閒事」，也不嘗試叫赫克托履行他的允諾。像往常一樣，她替兒子掩飾他的過失和惡劣舉止。赫克托自己也從來沒有意思要改變他對兄妹那種降尊紆貴的態度以及對父親不尊敬的樣子。縱然羅沙承認她這個兒子是個流氓，她卻最中意他；因為他對她「那麼關心那麼親切」。假如赫克托對羅沙發了脾氣，事後他一定用件禮物來補償。所有她的衣服和讓她省去不少麻煩的小器械都是他買的。有一次奧格斯丁在衣櫥的一個紙匣裡找出一雙新高跟鞋，就指斥她有個愛人「送東西給她」；她笑死了，她的「愛人」原來是赫克托，奧格斯丁卻疑心他們兩個合伙騙他。赫克托不止一次衛護著母親不讓父親打；這種干預令奧格斯丁暴怒得有一次用棍子痛打赫克托，甚至於有一次叫警察來控他兒子暴行。然而，赫克托的保護行動確也對奧格斯丁產生了嚇阻效果，羅沙很是感激，她常想：「是啊！家裡赫克托最愛的是我，但願他不是條那麼頑固的騾子！」

現在赫克托向母親回過了頭：「不是的，媽媽，昨天為了進城買件襯衫所以回不來，我到了天曉得什麼窩囊富貴街，他們給我看了幾件可愛的襯衫——你猜好貴？一百八十比索！我為什麼要給他們那麼多？它們看起來也不見得比那件好。」赫克托用手

指著掛在椅背上的一件襯衫。

「我昨天也上街了，」說著羅沙坐了下來：「我帶二十一號的安結利卡（Angélica）去買衣服，她要我跟她去，我們先到塔庫把（Tacuba）附近所有最便宜的店裡，但是她一樣也看不上，於是我就帶她上『皇宮』去。」羅沙開始笑了，「我們走遍所有的店還踏上大電動扶梯，那種只要你把腳攔上它就帶著你上樓的東西，我起先不敢，你想想看！安結利卡變得手足無措……」羅沙縱情大笑起來。

「噢！媽，你總荒裡荒唐的。」

「我沒有啊！不光是我！還有個女人不敢往上踏，」她又笑了起來，「那個女人說：『我不要上去，它看起來好可怕！』我也不上去，那又怎麼樣？」這下赫克托跟著他媽媽笑了起來。

「你聽啊！」羅沙接著講：「你可曉得安結利卡不像我一樣會逛馬路？我不斷的講：『現在走這邊，現在往那邊。』她只會問：『我們現在往那兒去啊？』好啦，她說她要件好衣服，他們就拿一件好貴的給她看——五百比索的，我還價出一百五，我們身上所有的錢了，他們不肯，才不哩！那店的東西得花上一大筆財產，他們以為我會花這麼多錢買塊破布來穿他們才真瘋了，才不呢，絕不可能的，可是安結利卡——她可要件好衣服。」

「到後來她根本就沒買？」赫克托問。

「怎麼會買，東西都那麼貴！」羅沙站了起來說：「來吧，兒子，我們吃早餐。」赫克托坐到桌邊，羅沙開始給他盛吃剩的華棕圖（*huazontles*，一種野草的花，羅沙用它來和乾酪蛋糊一起煎）。

「啊！不要，不要，真噁心！不要給我！拿它去給隨便什麼紅蕃，我不要。」

「那麼，挑剔鬼，要我給你什麼？」羅沙好脾氣的問：「要不要點飯？」

「那才差不多，但是不要太多，我的小胃很脆弱的！」

關尼妥衝了進來，赫克托站起來讓他過去，他在床底的玩具匣裡翻找了一陣又擠過他哥哥出去。赫克托為了免受打擾坐到了床上，他母親給他一碟飯和一杯加了牛奶的咖啡；她用來裝飯的碟子就是剛才裝過華棕圖的那個，赫克托表現出厭惡的樣子。

「你就是不高興再弄髒你一個碟子呀！」

羅沙笑著：「你不曉得你吃得少啊？幹嘛用那麼多碟子？」她提起一個幾乎全空了的大口瓶給兒子看。

「讓我們瞧瞧你會不會帶一公斤糖回來，我們快沒了。」

「好，好，瞧啊！一點也沒了。」赫克托學著他母親的嘴。一看到鐘，他跳了起來：「已經九點半了我還耽在這兒，我的媽呀，我要走了。」然而，他反而去到母親正在烤玉米餅的灶旁邊，自己揀了一塊來吃。

「我今天要給他們兩個送早餐去。」羅沙不喜歡給他丈夫和兒子送飯到終點站去，尤其是碰到他們從路上回來的時候。

關尼妥跑進來要東西吃，但赫克托叫他去一個朋友家要回赫克托借他的夾克：「告訴他們說我講的，交給你，因為我要用。」羅沙叫關尼妥穿上點東西再去，他沒有理，跑了出去。赫克托又要了些咖啡和玉米餅。

羅沙開始從櫥裡拿出水瓶和盤子，她在找瓦蒸鍋的蓋子，最後在烤箱裡頭找到。接著把加上紅蕃椒醬，而且已經再熱過的華棕圖蓋上。這時關尼妥帶了夾克回來。

「媽媽，媽媽，我看到爸爸，在社會安全大樓那邊！」

「該死！」羅沙嫌惡地說。「你叫他沒有？」

「沒有，他忙得不得了，如果我叫他會罵我的。」關尼妥答道。

羅沙決定在丈夫回家以前自己先吃，舀了碟華棕圖和一杯咖啡，她站在灶邊，邊吃邊烤玉米餅。

「看看這房子早上是什麼樣子。」她對赫克托說：「我起來就拼命打掃，整天都做不完的，你該看看七十號的路菲利亞（Rufelia）一早上是怎麼過的，你要進她的房子簡直無處插足；這裡是尿布，那裡也是尿布。而我要是有尿布就受不住到處都亂丟，我有一個專門丟的特別匣子。」

赫克托站起：「我要走了，天曉得我什麼時候才到得了那兒。」對他母親笑笑，他走了出去。

關尼妥向他討一個十仙的銅板，他不肯；關尼妥就回來向他母親要，她給了他說：「你自己去買點麵包。」但是他跑出去回來帶了一小瓶油漆。「看啊！媽媽，給我的小兵用的。」說著在床下不見了。當他再從床下爬出來以後，他坐上了廚房母親正在吃著早餐的桌子，要了咖啡，卻拒絕了母親給的飯。

「你出去花了十仙，現在你吃啦！」羅沙因為關尼妥把錢拿來買漆而不買吃的很不高興，現在正拿強迫他吃來當作懲罰。

羅沙咬了一口極辣的青色紅蕃椒，自己吃著飯。她很從容的吃著，一邊聽著他兒子講他上個禮拜在電視上看到影片的故事。每個週五和有的時候在禮拜六和禮拜天，關尼妥和埃斯塔到一個鄰居家看電視。他們為此得付二十到五十仙，一直就到午夜電視台停播才走。電視機主人之間對於主顧的競爭很尖銳，有一個時候大雜院裡只有幾架電視機，人們擠成一堆爭著來看，電視機主人的收入有時足夠付清電視機每個月分期付款的費用或者最起碼夠付電費。現在電視機多了，機主有時提供給主顧免費的油炸薯

片和糖果而且讓他們愛就多久就就多久。羅沙經常把她的小孩送到給最多東西吃的一家去。

他們最喜歡的節目是“El teatro Nescafé”、“El programa de Max Factor”、“Pedro Vargas”和“El conde de Monte Cristo”，關尼妥喜歡卡通片“El cluk Indito”和“Boston Blackie”，羅沙因為得在家侍候男人和看家，不能常去看電視；她嫉妒有電視機的人，講他們有一半以上房租都欠了三個月。事實上，她認為即使為此欠債也是值得的；只要她能看到演戲、新的頭髮和衣服款式、其他人過活的法子，她就不會覺得自己那麼閉塞了。她相信電視對小孩產生有益的教育影響，甚至還可以教她丈夫多就點在家裡；她早就注意到有電視家的男人長時間就在家裡看球賽和拳擊。

羅沙意識到近幾年來大雜院裡的生活方式有了改變：電視出現以後大家都睡晚了，在以前小孩和少女一天黑就不讓出去，大多家庭十點左右上床；現在聽收音機和去看電影的人愈來愈少，小孩在房裡的時間卻多了。受電視廣告的刺激女孩越穿越時髦，分期付款買的東西也越來越多。人們開始有了新的念頭——好比說一個鄰居的女兒在電視上看到舞蹈團以後自己就想做個跳芭蕾舞的。

電唱機也帶來多方面的變化；現在每個禮拜天和其他特殊的場合大雜院的天井都開舞會，男孩和女孩跟著美國、古巴和墨西哥唱片大蹦特蹦，直到清晨一兩點！因為赫克托喜歡主持舞會，所以好多次舞會都在顧梅家門口的天井裡開，羅沙可以坐在一邊看；奧格斯丁不准她跳，埃斯塔只准和別的女孩跳，可是後來羅沙終於捉到她和男的一起跳。埃斯塔一天天的長大了，所以羅沙要更嚴密的監視她，她不要她女兒像大雜院裡別的不害臊女孩一樣有愛人，她們當中很多懷了孕並嫁不掉。

「媽媽，佐治·尼格列特（Jorge Negrete）真…真……真的有很多……有太…太……啊！」關尼妥講得太多了，變得口吃得厲害，「好，現在話講夠了，」羅沙說：「你還沒有吃完，你光是瞪你的碟子。」

「媽，我不餓。」

「呀！真的？你為什麼浪費你的錢？現在你吃啊！」

關尼妥像他父親一樣口吃，從小就這樣；羅沙以為這是在懷他的時候有一件悲劇發生的緣故：奧格斯丁還有個比埃斯塔小的女兒叫孔戚塔，七歲的時候在從學校回家的路上給車撞了，看來並沒有傷得很重，但過了一個禮拜她變得「非常瘦和哀愁」。羅沙帶她去兒童醫院，醫生查不出毛病在那兒。幾個月後孔戚塔死了。羅沙克服不了這種損傷，哭了很久，她要把孩子埋在自己的家鄉；可惜太貴了。

每年十一月初一，夭折小孩的亡靈節，羅沙都為她死去的女兒準備一份特別的祭品。今年當她籌備祭品時她感到特別的憂傷：她沒能事先買好食物，因為阿貝多沒有按時領到薪水而奧格斯丁則醉了酒回來，身上一個子兒都沒有，一早晨都坐在櫥桌邊撐著頭睡覺。到十點鐘羅沙才弄到所需東西的一小部份，最後她只好去找她的乾親家借錢，然後匆匆上到菜場，因為據說亡靈都在三點鐘左右回來。當祭品都備齊後，她感到很滿意，雖然比不上他們在阿茲鐵卡做的那麼精緻。

在桌子鋪的白色枱布上，她在兩個新碟子上各放一枝許願蠟燭（所有的器具都必須是新的）、又放上糖做的兩個小小粉紅色和白色的頭顱骨，「因為亡靈也是頭顱骨」，還有甜麵包和糖果、兩杯熱牛奶和米飯。她把瓜達羅普聖處女的像豎在縫衣機上，邊上繞著香蕉、伊卡瑪葡萄（*jicama*）、麵包和玉米餅，一碟子芸香，

一杯杯奶和水，還有花，及蠟燭；在桌子下面有一些柯巴脂香在一鉢木炭裡燒著。花都是傳統黃顏色的亡靈之花叫 *zempazuchitl*，水和奶用來解亡靈的乾渴，而兩根蠟燭則照亮亡靈回天國的路，否則的話小孩子就只好用自己的手指來當細蠟燭了。

她把這些祭品安排妥當以後，赫克托吵吵嚷嚷的進來說要去隔壁一個天井跳舞；羅沙生氣了，假使他一定要在亡靈節跳舞，他應該去旁的地方，不應該在卡撒·戈蘭；因為要請亡靈回來，亡靈卻不高興聽到音樂。「在這天他們喜歡聽到玫瑰經，他們是聖人不像我們是些罪人一樣。」她把這些告訴了她兒子；他卻訕笑她，接著跑去跳舞，他完全沒有分享她的「信仰」。埃斯塔和她的朋友在街上混了一整天，阿貝多開著他的巴士，奧格斯丁則不曉得那裡去了。當羅沙站在祭壇前祝道：「這是供奉妳的祭品，我的女兒孔戚塔，尚饗！」這時只有關尼妥在一邊。

最起碼關尼妥對死者有些尊重，這使得羅沙稍感安慰。她常向他描述在村裡他們怎樣紀念這一天。「因為大家都有同樣的信仰所以要好得多。」她從他可以了解事情就教他不能去碰祭品，因為「它們會燒人」，關尼妥到現在還怕去碰祭品，令羅沙很滿意。在這天當亡靈來取食了祭品的「精髓」以後，家人才可以吃這些祭品，據說吃起來比往常都要甜美。而這時羅沙必須向關尼妥再度保證它們已經不再燙人了。

十一月初二是成人的亡靈節，羅沙為她自己和丈夫的父親準備簡單多了的祭品——只有蠟燭，一杯水，和糖果頭顱——因為這些亡靈先回他們阿茲鐵卡的家，那裡早已為他們辦齊了豐盛的祭品了。今年羅沙在下午一個人乘巴士到女兒的墳上獻 *Zempazuchitl* 花，夜裡卡撒·戈蘭的天井裡又開著另一個舞會，街上則瀰漫了狂歡節的喧囂；這種對死者的不敬令羅沙擔心，尤

其是她自己的孩子也在那嘲笑者和罪人當中。

當他母親在想這些事時，關尼妥爬上一張椅子到門後去拿那片破鏡，羅沙注意到了，「你再搞呀！打破它，打破它！」關尼妥放回鏡子回到桌邊。「不錯！一頓好早點！」羅沙自語道，一邊從小櫥的紙袋裡拿出幾小片泥餅（譯按：中南美人中仍多遺留有印地安人的嚼泥習慣）放在嘴裡嚼一邊對兒子說：「這個是我在威拉買的，祝聖過的。」羅沙有嚼泥餅的嗜好，常常嘴裡都含了一塊。現在她開始給她丈夫和兒子準備一籃子吃的，「我怎麼拿咖啡呢？會潑出來啊。」她洗了手沖乾淨一個空汽水瓶，把加過糖的咖啡牛奶倒進去。用兩個布餐巾包了十二個玉米餅、兩個調羹和兩個碟子一起放進籃底，再加上一小瓦鍋華棕圖和一瓶咖啡。她一邊換上一雙紅鞋子，脫掉圍巾，穿上帶金色的毛線衫，一邊對關尼妥發出一連串的指示：

「吃掉你的早點……甯往外跑……好好看房子，你爸爸不會回來了，不過假如貝多（Beto，即阿貝多之暱稱）回來要吃早點跟他講我給他送去了，而且叫他不可以不留下點錢就走，假使他先花掉就沒得給我了，拿錢包給他看他就會相信了。」關尼妥對母親說的每件事都點著頭。十點二十羅沙離家上終點站去了。

羅沙到了幾乎十二點才回來，把毛衣往窄床上一擱，草籃放上桌子，她很快的把髒碟子推到水槽裡。「這些家事真是討厭。」她一邊朝天井去提水一邊大聲的說道。關尼妥在房頂上面玩，她叫道：「下來啊！小冬瓜！」沒聽到答腔，她放下水桶：「那小傢伙在上面搞什麼鬼？」她回到屋裡換回那雙舊鞋子。「啊呀！上帝噢！光是看看這一團糟就叫我發抖！」

忘掉了那桶水，她從大床上掀起掉了色的紫花床單，抖抖被

褥，鋪起床鋪來；她仔細的把兩個繡花墊子放在枕頭上面，這兩個墊子是埃斯塔五年級母親節的時候做的，羅沙很珍惜它們，不准任何人睡在上面；兩個墊子的設計都一樣，有花有果，一隻飛著的藍知更鳥，嘴裡叼了條彩帶，上面寫道：“Amor Mio”。羅沙輕輕拍拍墊子，接著去拉窄床的床墊，對著床墊掉出來棉絮的小洞激憤的搖著頭，她拿針線補好一個裂口，新的破洞又立即出現，她發現這床墊是沒法再修補了。

她叫過不曉得多少次要奧格斯丁和她的兒子買張新窄床和墊子，但他們都講沒有錢。羅沙曉得她兒子負擔了重債，除了廚房的傢俱外赫克托要付現在已進了當舖的收音機每個月四十八比索，他還答應收音機價款一付完他就買一台電視機。要不是靠分期付款，他們家裡到現在保有的還只是他們剛到卡撒·戈蘭就積攢來的破爛傢俱。就拿去年來說，他們用的還是煤油爐，鋁鍋都沒有，只有泥的或者搪瓷的鍋。她想，該責怪的是她丈夫，他每個月賺差不多六百到六百四十比索，和阿貝多一樣，但是他每個月只付四十五比索作幾件毛衣的分期付款款項。他每個月給她持家——包括食物、房租、電費、瓦斯費等——的費用也不比阿貝多要多，只有一百八十比索。赫克托現在則每個月出三十比索貼補家裡的開銷。

羅沙把刺眼的床墊用毯子包了，鋪好床；先掃了地再把窄床推回原處。手上的掃把已破得不像樣子。「沒幾天又得換把新的了——該死的鈔票！我真不曉得奧格斯丁把他的鈔票都花到那兒去了，他一定在什麼地方有個女人，要不是他這樣不顧家我倒不在乎，我是為了小孩子才就在這兒，這是我的地方，我才是他的真太太。」

羅沙的眼裡含滿了淚，她是個好女人，從來沒有欺騙過她丈

夫，她在餐館做工的時候又不是沒機會！只是她一方面自己不願意那樣，一方面害怕丈夫的嫉妒；在奧格斯丁生病以前，他一工作完回家看到羅沙在屋子外就會暴怒；直到有一次他要打她，結果被她推倒踢到了陰部，他以後才再沒有那樣過。話雖這麼說，但是在那些日子裡他倒是「蠻有男子氣概」的，她通常都尊重他的慾望；她記得他曾多麼「貪婪」，「他老是爬到我上面，有的時候一晚上九次；他甚至會叫我吃驚。在大白天裡他給小孩子錢叫他們去逛幾趟街，好讓我們兩個單獨在一起，他現在卻變成這樣！」他從來沒有盡過對家庭的所有責任，但是他現在已經成一個完全沒有用的丈夫了；羅沙不再感到他值得她的忠貞，有時想找個愛人，「像旁的女人一樣」，給她錢和她需要的愛。

羅沙有個表姊住在阿茲鐵卡，她在她的丈夫性無能以後，把丈夫帶去找一個法師（*curandero*）受巫術治療，那個法師叫他察看一個女人（他們家的朋友）的爐灶；果不期然，他在灶裡找到一包乾紅蕃椒，於是拿了來丟在火裡燬了；從此以後他這個男的又能和太太發生性關係了。羅沙也一樣相信奧格斯丁是巫術的受害者，只要一天不發現什麼東西巫害了他，他們的婚姻就改善不了；她要奧格斯丁去阿茲鐵卡，因為那裡的郎中先生「懂得這種事情」，可是奧格斯丁拒絕了。

羅沙的疑心和妒嫉像著了魔一樣，她非常不好意思的想起她那次疑心福真西亞（Fulgencia）是奧格斯丁情人的事情——當時福真西亞還沒有結婚，當她把一個可能適合赫克托的差事告訴奧格斯丁時，羅沙一下就咬定了奧格斯丁是她的愛人。為了窺探他們，羅沙變得對福真西亞很友善，還邀請她一起回阿茲鐵卡參加他們區裡的狂歡節；在狂歡節的慶典之中奧格斯丁和羅沙吵了起來，他就一個人先回了墨西哥城；當羅沙發現福真西亞也離開了

時，她立即直覺到他們之間是預先約定了的，她想像到他們在她的屋裡做愛，決心要回去捉姦。帶了阿貝多，她馬上搭了下一班車回城。

他們午夜時分回到家，羅沙叫阿貝多從廚房天花板的縫裡爬進去，好出其不意，拿姦拿雙。可惜，屋裡根本沒有人，她立刻就往福真西亞家跑，一到那裡她就死命的捶她的門，福真西亞一開門，她粗魯的把她推在一邊，瘋了似的要找出奧格斯丁。她爬到床底下、鑽進衣櫥、跳到椅子背後、大聲的叫著奧格斯丁的名字；阿貝多和福真西亞，兩個都嚇壞了，不作聲在一旁望著。最後，羅沙曉得是自己錯了，她當時羞得不得了，不知道對無辜的福真西亞該怎麼說。可是不到幾個禮拜，她就一邊大笑一邊解釋自己的行為，兩個女人也因而變成了好朋友。「我真是傻瓜！」羅沙想：「但那是奧格斯丁的錯，要不是他常瞞騙我，我就不會這麼擔心。」

奧格斯丁一向是獵豔能手，特別是他還就在村裡的時候。他長得蠻好看，而且比什麼都喜歡跟年輕男孩一塊四處遊蕩：在街角或者紀念日裡唱奏夜曲和彈吉他。他的父親既屬富裕之人，當然更利於他獵取女人；他曾經玷辱而且拋棄過不少女人。羅沙嫁他的時候對這些全都曉得，但她卻愛他，期望他有所改變。他在秘密追求她的三年中一直試著要和她睡覺，她卻從來不答應；她現在認為這就是他之所以娶她的惟一理由——因為她是處女，他自己曉得可以信得過她。

他們兩個的母親卻反對這樁婚事；奧格斯丁的母親要她的獨子去娶個富家的女兒，婚禮籌備的時候她拒而不送羅沙傳統的花和禮物，在教堂裡她大聲吹毛求疵地批評新娘；羅沙的家裡則擔心他們女兒在婆婆家的日子不好過。果然不錯，受了兩年罪，羅

沙終於說服了奧格斯丁離開他父親的家，搬到從她家裡借了塊地的遠方鎮上自己打天下。在那裡她確實要快樂些。然而，奧格斯丁既不是好工人也不是個好好「負擔家庭的人」。為了維持開銷，羅沙得幫他下田，還得飼雞養豬；尤其令她痛心的是，他還是不斷的追求女人，在她們身上花錢；不時他還會「生病了」，回到他母親身邊休養。他情願回到阿茲鐵卡自己母親那兒，羅沙可不聽任他這一套。

當他們搬到了墨西哥城的卡撒·戈蘭，奧格斯丁在巴士公司找到固定工作後，她以為她的麻煩全都過去了；現在他們有了電，買了第一張新床，整天都穿上鞋子，把小孩子都送去上學。羅沙把辮子也剪了，改成電燙髮。他們一年回阿茲鐵卡幾次參加節慶。親戚、朋友、或者乾親家們（*compadres*）從村子裡來，也總能在他們的地板上找到地方睡；日子真是好過些了。但是過了不久，奧格斯丁卻回阿茲鐵卡去「探望他母親」而許久不回來；羅沙和孩子都陷入了赤貧之境。她只好上街去賣 *tortas*，並且把小孩退了學送到浴室做工。可是，在她一聽說奧格斯丁病了的時候，她還是那麼關心他，每個禮拜送乾淨的衣服給他。要不了多久，她終於發現奧格斯丁和一個年輕女人一起住在他母親家裡，那個女的在生下一對雙胞胎後不久死了，一個嬰孩是死胎另一個也沒活多久。羅沙知道這事後就咒罵她的婆婆，說她是兒子的女淫媒，不准那老太婆來看她的子女，也不許她進她的房子。

對於這些，奧格斯丁並沒有要保護他母親的意思；他甚至溫順的接受羅沙的侮慢舉止。此後，她再也沒有真正寬恕過他，他們的關係也從此敗壞了。雖然如此，在後來奧格斯丁燒傷以後，羅沙卻表現了她自己是一個獻身的妻室，她不但支撐全家的生計，還在奧格斯丁抱怨社會安全醫院的疏忽後，把他搬到私立的

療養院去。她還特別上了一趟阿茲鐵卡人特別信奉的伊斯卡鐵別（Our Lord of Ixcatepec）神廟為丈夫的倖獲生還獻上祭禮；當奧格斯丁也可以旅行以後，她伴他上了三次到恰爾瑪（Chalma）神廟的朝聖，因為他發誓要是他痊癒每年都去朝覲。羅沙的家庭力勸她在奧格斯丁再也養不活她時離開他，但她不能那麼做；她之所以在他身邊耽了下來，一半由於同情他一半則由於自己的傲骨。她可不願意有什麼東西好給她自己村子裡的人說閒話的，她說：「不管受多大的罪，她還是要為她兒女們的家「帶回榮譽」。

這些記憶激怒了羅沙，她大力的揮動著掃把，直到發現自己揚起好多灰塵。現在差不多一點了，她去門口叫關尼妥；他終於來了，骯髒的手裡緊抓著他的玩具小兵，「看啊！我都刷好了，看起來真不錯！」他高興的把玩具收拾在床舖底下，照著吩咐去梳洗準備上學。他打濕他瘦瘦小臉上的頭髮，從櫥子上取下他的書本，檢查一下看看帶了鉛筆沒有。準備好了，他說：「埃斯塔還沒回來，要我一個人自己去不要？」

羅沙遲疑了一陣，她不願意讓他錯過學校的午餐，但也害怕他一個人穿越繁亂的街道，儘管其他的小朋友們都是這樣。

「不要，稍等一等，她就會回來，時間還來得及。」

埃斯塔一點鐘回到家，「我回來了，媽！」她餓得很，用半瓶母親給她留下的百事可樂把幾個油炸玉米餅一口氣吞下肚子。

「你為什麼站著吃？」羅沙問。

「這樣肚子可以多裝上一點。」埃斯塔向關尼妥眨著眼，他笑了起來；他耐心的等到她姐姐在一塊布上擦了手，和她一起離開。

羅沙又繼續她的打掃，把一瓶紙玫瑰拿下櫃檯放到床上，接著，一件件提起架上的東西，拂去櫥板的灰塵。架上放了一個玻

玻璃煙灰碟，裡面裝滿了玻璃彈珠，一匣 Revlon 牌的擦臉粉，一個裝滿蝸形甲殼的小手飾箱，一個照片框裡放著阿貝多著花運動衫的快照，一張羅沙和奧格斯丁的結婚照片，還有一個鬧鐘。她也拂拭了化妝台，收攏到處散佈著的頭髮夾子。擦好大鏡子，她把凳子和四把廚房椅子擱上床。這家人頗以他們臥房的這些陳設為傲，這都是在奧格斯丁出意外以前不久才買來的。因此，奧格斯丁出事以後，他們除了每天為奧格斯丁付二十五比索給醫院外，還得為這些的分期付款掙扎。要不是奧格斯丁的母親給了他五百比索——是他繼承財產的一部份——他們早就得失去這些傢俱了。同時，羅沙也從她母親和姐妹方面得了額外的幫助，她和她的兒女才能對付上所有的開銷。

羅沙拾起草蓆（*petate*，一種李樹枝葉編的蓆子）和橡皮蓆。當埃斯塔回來時她正在洒水，她決定教她女兒把地給掃了。「快啊！埃斯塔！已經快一點半了，我得上菜場，妳不要換制服了，我明天會洗；把房間掃了，這裡我已經洒好水，廚房裡妳最好也洒一點，把這個桶子拿出去，另外一個裝上乾淨水，我回來看到這裡還髒妳可給我當心！」

一邊說著，羅沙從櫥抽屜裡拿出了淡紫色的錢包，在籃子裡放了個空瓶，點點她的鈔票。「我只有五比索，我只去給貝多弄麵條當晚餐，再看看還有別的什麼沒有；我不會去太久，啊？我回來你還沒搞完的話你就該糟。」

她走了以後她女兒喃喃的說：「當然，當然，妳就是會下命令。」埃斯塔環顧廚房的地板，上面一堆堆零亂的殘屑，又望望那疊髒碟子，「我真不曉得我怎麼把這些做完。」揀起一個大的鋁製水桶，她出去打水，在掃地之前往水龍口跑了兩趟。

「埃斯塔在不在？」

一個六歲的女孩和她兩個弟弟站在門口，他們是大雜院裡一對阿茲鐵卡夫婦的小孩，那個女孩頭上扎了個新的蝴蝶結，腳上是黑色的新鞋子，埃斯塔說：「妳可不都打扮起來了？」她笑了把臉藏在自己的手裡，接著他們開始在天井裡玩了起來。過了幾分鐘兩個大的跑進來把自己藏起不讓最小的佐治知道。埃斯塔參加了他們的遊戲，叫他們躲到床底下。「伸進你的腿去，笨蛋！」佐治跑來焦急的四處察看時，她就這樣警告著他們；佐治忙亂的到處找著，埃斯塔在一邊大聲的笑他。他差點就要哭出來了，跑回到天井。而埃斯塔也隨即把他的哥哥姐姐往外趕，好讓自己把地掃好。恰在這時埃斯塔的朋友列提西亞（Leticia）伸進了頭來，叫道：「埃斯塔，你沒出去呀？」當她瞥見埃斯塔彎身掃著床底，於是問道：「你在幹嘛？」

「沒幹什麼，關你屁事兒？」

「少死相！」列提西亞說：「我可笨蛋，問起你來了。」她們一起哄笑了起來，列提西亞光著腳，提著一個裝滿大大紅蕃茄的鋁鍋，「我媽在等著蕃茄，我倒就在這兒。」她驚叫著，又笑起來，跑開了。

埃斯塔弓下身在床下的匣子當中掃著，她的頭髮老往臉上掉，她一再用手往回拽，「多髒噢，這裡！」她大聲的說著，拾起一條玫瑰色的腰帶擲去了灰塵。「原來這一向你都在這裡呀！」她抓了個頭髮夾往頭上夾，「不曉得我該不該用那些優待券把頭髮給燙了，用那些優待券燙個四十比索的頭才要十四比索，可是誰又會給我十四比索呢？」她移開羅沙縫衣機腳踏板上堆的高高的匣子，擲乾淨，也抹了下面，然後去擦因為沒地方擱而擱在縫衣機上的小桌。

她正把一堆灰土和垃圾往廚房裡掃，一個老婦人伸進了頭

來，這個女人單身住在隔兩個門的房裡，她帶了個收音機想試試看是不是壞了，她自己的電因為三個月沒付電費給切了線。現在她有了錢所以想要曉得來電以後，她的收音機還響不響；埃斯塔熱心的把收音機放在廚房椅子上，將插頭插上燈頭上的插座，「燈是亮的，為什麼不響？」她問道。

「我就擔心這個。」那女人回答：「它壞了，非得送去檢查不可了，你想想看，我錢還未付完它早就壞了。」她拔下插頭，把收音機夾在膀子下面，謝了埃斯塔，離開了。

埃斯塔站在門口往外望了一會兒，很不情願的轉回廚房，她拿掉排在碗櫥架上的報紙，重新擺好一個個放調味品的罐罐，用塊濕布一一的擦拭過；它們有的是白的有的是紅的，是赫克托送他母親的。埃斯塔緩慢、暈暈忽忽的做著工作，母親走進來的時候嚇了她一跳。

「我沒去久吧！看看幾點，我去了一個鐘頭，也沒買多少東西。」

羅沙把籃子擱在桌上坐了下來，拿出買回的東西——一小瓶油、一隻雞蛋、三個大蕃茄、和一公斤熟豬蹄——「這些儘夠給貝多和我們了，他喜歡華棕圖和蛋糊一塊煎，我拿豬蹄也這樣做，你曉得麼？貝多過去十天只給了我十五比索，今天才五比索，總共二十比索，當然我什麼也剩不下囉！」

埃斯塔清潔了爐灶，她移開桌子，打開烤箱，要擦燒烤器的架子；為了察看裡面，她點了根火柴。

「靠近爐灶劃火柴是危險的，埃斯塔。」她母親說：「雖然那裡有個指示燈也是一樣，最好不要冒什麼險。」羅沙站起來更接近的察看爐灶的上面，「不對，埃斯塔，這不叫你講的乾淨，刮刮這些黃斑，刮得掉的。」羅沙用手伸到櫥架上一包鋼絲棉

裡，抓了一塊遞給她女兒，然後走到水槽邊洗碟子。「我走了以後水來過沒有？」

「你不在的時候來過一點點。媽媽，你看黃斑跟著這塊鋼絲團下來了！」

羅沙向前忙望去。「我的媽呀！看看那些垃圾！」她把手擦乾，揀起掃把出去掃。

不一會兒，埃斯塔忽然聽到門外傳來她母親的笑聲。「我媽媽只要一看到有人幫她忙就馬上出去聊天，現在她可和鄰居親暱上了，好在不是我，否則她就要說：『妳一點都幫不了我！妳的家務事做了沒有！妳到底要到什麼時候才做得完？』現在正是她自己像個鸚鵡似地在說話。」埃斯塔抖著桌布一邊笑了起來。

羅沙回了進來，「我的腳冷得我再也受不了了，安結利卡的門階又好又暖，你曉得我在工作之前得先暖暖自己的腳。」一邊笑著，她回到水槽邊洗碟子。

「媽，我們不必洗廚房地板了，是吧？還乾淨，昨晚我弄乾淨過，現在光掃就成了。」羅沙沒有答腔，埃斯塔掃著地，把椅子從一個地方移到別個地方。當他們彼此在小廚房裡擠過時，這兩個女人經常碰在一塊兒，卻看來像沒事一樣。

最後羅沙抬起頭示意她女兒走過來，「你曉不曉得，」她幾乎用著耳語的聲音說，「安結利卡臉上有一邊全黑紫了，她跟我講一個醉鬼打了她，你會相信？我看她惹了麻煩，我想她給她愛人毒打了一頓。」

「安結利卡另外有男人呀？」

「當然，但是她丈夫不知道，前兩天貝多去找他女朋友的時候，你曉得有多晚了！他說他見到安結利卡和另外一個男的手挽手在一起，妳爸爸也見過他們；他說見到他們在街上走，又擁又

抱又親嘴，但是你要曉得你對這樣的事什麼也不能講呀。」埃斯塔什麼都不說光只熱切的聽著。

「那就是為什麼了。」羅沙繼續道，「昨天我陪她去買一些衣服的時候心跳得那麼快，我不要給你父親見到說我是拉皮條的。」

看到十五號的菲利西亞太太（Señora Felicia）進來，羅沙的話打住了。

「你有沒有給阿夫列多（Alfredo）什麼東西，十二日要用的，羅沙？」

「沒有呀！怎麼回事？」

「阿夫列多要給聖處女加冠，這是一年一次的義務，你可知道雷歐卡地歐（Leocadio）沒能好好照顧小聖處女。」

「哦！」羅沙說：「我們瞧瞧看，我丈夫回來我跟他講。」

列提西亞跟在菲利西亞旁邊幫忙登記已經給聖徒節捐過錢的人名：「來吧！太太。」她說：「把錢交給阿夫列多吧！跟雷歐卡地歐講你們不交給他了，你們已經給過阿夫列多了，呀？」

羅沙並沒有拿出錢來的意思，兩個女人到隔壁去了。一個小女孩，鄰居的女兒，來到門邊耽了一會兒，沒講一句話走了，羅沙和埃斯塔在做事沒有注意到她。她們可以聽到天井裡女人的談話，「啊呀！我不懂這些女人怎麼找得出時間聊天，我就不能這樣幹；」羅沙說：「你看我老是這樣忙來忙去，那裡找得出時間？」她朝門外頭看看，嚷道：「你們在嘰哩咕嚕個什麼勁兒？」笑了起來。

碟子洗好了，羅沙開始集攏要洗的髒衣服，從床底的紙匣拽出三條褲子，「這些白的特別髒，我今天擦上肥皂給太陽曬曬，明天再洗，其他的一次解決。」在到水槽的路上她看到貝多的髒

襯衫在廁所門上，於是把它跟桌布一起丟進盆裡；正在這時候，房東格拉多先生在開著的門口向她打招呼，她弄乾了手，文風不動的站在廚房正中，卻並不請他進來。

「太太，顧梅先生不在啊？」

「先生，他不在。」羅沙的聲音並不友善。

「你可知道我幹嘛來的吧，請問我是否可以把租契交給你，因為房租漲到五十比索，貴了二十比索了。」

「好吧，我們瞧瞧看，一旦我丈夫回到這兒來，我們瞧瞧看他怎麼說。」

「請妳告訴他，太太，我已經有一百二十個租契已經簽過了，你瞧他們大部份都已經接受了，只有少數人不願意，他們就得和我的律師打交道了，妳曉得以二三十年前的收入我是養不活自己了！」格拉多先生激動了起來：「物價都漲了，妳當然曉得，而且我也不是不公平；我只是想平衡一下我在這裡的花費——修地板啊、油漆門啊、換屋樑啊、粉刷牆啊什麼的，此外還有其他許多沒得報償的小花費，我打算像個朋友似的講，因為這房子計畫要給拆掉，我得試著和政府商訂一個協議免得真的那樣。」他憩息了一下，「假使你們都支持我，我當然很樂意儘力保持這房子存在。你當然曉得，這個大雜院雖窮，卻不像別的一樣令人感到以住在裡頭為羞恥，妳親眼看到我把它保持得還不錯，這房子現在對我已經無利可圖了，所以我說啊，我想加個區區二十比索實在不多。」

羅沙一味叉起手站著聽了話，現在才衝口而出：「又再加租？五年前來過一次，再過五年恐怕還得再來一次吧！」

格拉多先生抗議著：「那裡，五年前加租也是由雙方同意達成的，不過我不懂為什麼他們不願意，我告訴你大多數都同意

了，只有八家例外，他們用侮辱的態度對我，我要把他們的案子交給我律師辦；別的不說，你看，我是自己親身來的，你們大可以講『格拉多先生親自來到這裡』，因而對這件事留下愉快的回憶，不是嗎？因為我沒有只發個通知或者招你們到我的辦公室去，我自己來，一家家敲門，試著和你們一起把事情都安排好；我不可能永遠這樣，事情不是不會變的，太太！」

羅沙大笑，「那就得看你的了，格拉多先生，假使你們有錢人都沒有辦法收支相抵，現在倒說起我們會辦得到！」

「就正是為的這個原因，太太，你自己明白，當我下令幫你們安上新地板，你看你們就是連一個子兒也不給我，儘管你們答應要負擔一部份。」

「是啊？」羅沙向他點頭道：「我們什麼都沒給你因為我們什麼都沒有，現在還是這樣，假使你那麼有錢都搞不好，我們更甯談了，對不對？你有的越多花的就越多，至於我們有的少也花的少，就算這樣也還搞不好；現在你命令上條新樑，是呀，我就不懂，舊的就比他們來安上的又污濁又乾的樑棒要好。」

「就是啊！一直到現在就從來沒有人說過『格拉多先生真多謝你這件事或者那件事』。真是好心沒好報，我告訴你，直到這一分鐘我還沒有遇到一個人謝過我，正相反，大多都光火起來。」

他停住不說了，兩個人無言的對視著；然後房東開了口：「還有那些個舞會，太太，它們一向進行得怎麼樣？」

「還在繼續，格拉多先生。」

「聽說就都是你的兒子籌劃的。」

「亂講！人家胡說的，你瞧！禮拜一以打架收場的舞會是因為有人生日還是洗禮，赫克托沒有籌備那個舞會，禮拜天那個是

人家十五歲生日派對，赫克托跟它毫無關係。」

「可是，我聽人家講你的兒子就是籌劃人，而且只要有舞會就有喝酒，就有各式各樣的騷擾，格拉多先生只是這裡的一個笑話，從來沒人向我請准開舞會，你們常常開舞會，而格拉多先生從來就沒有在場過，但是現在我要廢止所有這些現象了。」

「好吧，隨你怎麼說，不過想要保持一大堆人都守秩序根本就不可能。」

「也許你是對的，太太，不過，只要法律進到的地方就沒有不可能，我要不惜任何代價把這裡所有的人丟到街上，把這些房子多租幾個錢。」

「先生呀！假使你把每個人都攆出去可別期望洛瑪（Lomas）區的人上你這兒來往，可能別的什麼流浪要飯的人會來，天曉得是誰，而他們一來可要比你現在這兒的還糟。」

「對啊！這正是我所極力要避免發生，洛瑪區的人可能不會來，但起碼這些房子要多租些錢。」格拉多先生準備走了，「那麼你問問你丈夫是不是高興來看我一趟，因為你們房子只到三十一日。」

「好，格拉多先生，他回來我跟他講。」羅沙侍候著他離開，做了個下流手勢。「這個給你囉！」她說著轉向埃斯塔：「我屁都不給他！我不會給那個噁心老龜頭多一個仙，我何必？他以為可以把我當傻瓜？」

埃斯塔搞不懂：「當傻瓜？為什麼？」

「他的意思是假使我懇求你爸爸的話舞會就可以繼續，這不是把我當傻瓜是什麼？他發瘋一樣的講，所以我一點也不給他希望，他說只有八家不同意，光看看這一邊，馬利亞就說她不給，他們都說不給，我也不給。」羅沙突然注意到時鐘霍地站了起

來，「老天！你看看！我要去做晚飯了，因為那個傢伙差點忘了做。」

她急忙絞乾洗好的白褲子，爬上屋頂晾起；曬衣繩上有塊紅布，她在回廚房的路上疊好，又找個地方放好才再回去洗東西。三點過一點阿貝多走了進來。

對他媽媽笑笑，他說：「媽媽，我很餓，開始吧！我很急呢。」

羅沙沒有放下手邊的工作。「哦！你老是有重要得不得了的事要做，來啊！給我鈔票，我不夠，來啊！我才管不了你呢。」

阿貝多在水槽裡洗了手，掏出一點錢：「拿這些去，這是到下次借薪以前我的全部財產了。」在每次發薪日前四天巴士公司准員工提前借領工資。

羅沙並不想等，「都在這兒了？過去十天你只給了我二十比索，我還差四十比索，這些不夠！」她沒有拿錢。

「你不要？那麼我拿去看電影或者去喝醉酒囉！把它通通給報銷掉！」阿貝多笑著。

「不要不要，什麼話！來，把錢給我。」

阿貝多解釋他缺錢為的是公司比過去從他的工錢裡打了更多折扣。

「那就是為什麼家裡有時一點食物都沒有的道理。」羅沙反駁說：「因為我得求你們給錢。」

阿貝多聳聳肩站著朝門外望，埃斯塔做完了她的工作，坐在太陽下用鉤針織著東西；「懶妞，來洗碟子。」阿貝多說。他的妹妹沒有答腔；羅沙叫她：「來幫我打蛋。」她不發一言進來了。阿貝多轉向他母親：「來吧！給我晚餐，我得走了！」

羅沙看來有點發火了，「什麼？什麼？你曉不曉得格拉多先

生來就誤了我的時間？」

「他來幹嘛？講了些什麼？」阿貝多對此頗感興趣。

「他要提高房租，你以為他怎麼地？他還提醒我地板的一百比索。」

「妳怎麼對他呢？」

「我對他說『啊！你憑什麼以為我們不給？因為我們有那些錢還是因為我們沒有？』那個老山羊開起我的玩笑，假如說我們接受加租我們就可以繼續我們的舞會，混蛋！」羅沙大笑。

阿貝多看到他弟弟的襯衫在水槽裡，「赫克托把他的襯衫全搞髒了，真噁心！」他說。「我是不可以有點東西吃吃啦？」不耐煩的加了一句。

「只有豆子，我沒弄晚餐因為一點錢都沒有。」

「好啊！把它熱了給我。」

「你真是麻煩，沒有看到我在忙呀！要熱你自己去熱！」阿貝多去到灶邊，從烤箱拿出一泥盤的豆子，埃斯塔接了過來，開始放在火上熱，阿貝多去到鏡子前梳頭。

「媽媽，凡士林在那兒？我要一點。」

「沒有了！」

「沒有了是什麼意思？妳就是要藏起來不給我。」他開始東翻西找，終於在爐灶後面找到，「你看到底還剩了點兒。」他勝利的說：「妳就是要藏起來，因為我一下就會把它給報銷了。」

羅沙平靜的看著他抹了一大把。「還有啊！我怎麼一點兒也不知道。」

埃斯塔一直攪動著豆子，「媽媽，玉米餅怎麼辦？」

「當然囉！趕快去買一點。」羅沙給了她買一公斤半的錢，埃斯塔帶了塊小棉布餐巾買玉米餅去了，在路上她的好友依連那

陪著她一塊兒。

阿貝多梳好了頭，「好啦，媽媽，就給我一個玉米餅三明治（taco，用玉米餅做的三明治，夾心或者捲著餡，大部都煎過），到明天早上以前我再不會向你要吃的了。」

「我有的就是那些了！」羅沙還在用力擦洗衣服。

「光給我個生雞蛋就成了。」

「什麼雞蛋？什麼雞蛋？我自己還想要一個哩！」

阿貝多有點發毛了。「你看，媽媽，我要在爸爸回來以前吃完走路，我不想見到他，因為今早在終點站的時候他對我說〔他開始模仿他父親的聲音〕：『你，孩子啊，等等我呀，我有很認真的事要跟你談。』」阿貝多笑了。「但是我不要等，我要在他回來以前走。」

羅沙把衣服留在桶裡浸，在圍裙上擦乾了手，去到灶旁，「看啊！我要給你做蛋糊燒豬蹄。」

「就這樣給我，已經熟了不是？」

「熟是熟的，不過等一下。」阿貝多堅稱就這樣沒有關係，羅沙就把冷肉加上鹽和紅蕃椒給他，他用手吃著。

「你的頭髮要像你父親一樣掉光了，擦了那麼多凡士林。」羅沙說著開始在石臼裡磨著一些洋蔥、蒜頭，和蕃茄。

「我今早看到爸爸的時候他要我跟他換班，他說：『這兒，孩子，貝多，你替我開這一趟車。』我說：『我啊？我不行。』我什麼時候要過他幫忙？從來沒有，我從來沒有要他幫過忙。」

「這是因為你年輕力壯啊！」他母親回道：「他現在老了。」

「還沒老到那個程度，別誇大其詞。」

「而且他常常擔當兩班的工作。」

「那何必？他們又沒有強迫他！」

「笨牛！是他自己的錯，他告訴他們他要另謀高就，欸！你把我的錢給我，嗯？」

「哦，妳又再開始來那一套啦，媽媽！」

「賣你們這套餐桌的那個人說要你們付清，赫克托沒告訴過你？」

「好啦好啦！下次發薪我就付。」

埃斯塔進來，「我及時趕到那裡，那個女的告訴我：『是啊，還有一點留給你們。』」

「那就對了，因為妳是老主顧，他們之所以照顧你是因為我們一天要吞它三公斤。」

埃斯塔露齒笑了，「來，我給妳打蛋。」她說著把蛋打在一個平底淺盤裡，一手帶了叉子，「妳不要給爸爸送晚餐去？」

「要啊！」羅沙說著望望鐘，「他擔任兩班工，啊！他開的趟數愈多賺的也越多。」

「我才不會替我的老闆做雙份哩！」阿貝多說：「我為什麼要一再飽他們的私囊？」

「你真笨蛋，貝多。」阿貝多正要生氣的回嘴，但他母親止住了他：「你給我閉嘴，你爸爸現在正在開車，你這樣說他可能會發生事情。」她接著說：「在你父親像你現在一樣對我說『你兒子這樣，你的兒子那樣，』我就告訴他：『你給我閉嘴，他現在正在開車，在他收工以後，再隨你愛怎麼講就怎麼講他！』你要曉得人家開車的時候不能咒罵人家，因為那樣就會有事發生在人家身上。」

羅沙把豬蹄在麵粉裡滾了滾，浸在打好的蛋裡，然後一塊塊放下煎鍋的沸油裡，油星濺到了她，她叫了起來：「呀！狗娘養的！」埃斯塔坐下來用鉤針編著東西，看到阿貝多要走了，她

說：「給我夠買一個鳳梨的錢。」阿貝多回答：「好，好！」她笑著伸出了手。可是阿貝多什麼都沒給，轉身就走，連再見都沒說。埃斯塔正要轉身向母親抱怨，卻聽到她說：「你看我多節儉，一個蛋都嫌多了！」

埃斯塔的朋友卡門進來了一下，在埃斯塔的背上攔了一掌跑開，說她要去給她媽跑個腿，「不過我馬上會回來呢！」羅沙做好了菜開始預備她丈夫的晚餐。她熱了一些玉米餅，將它們包好放進籃子，籃子裡已經放好一個裝蕃茄肉湯的有蓋小鋁鍋、一些豆子、一把調羹，和半公升龍舌蘭酒。「女兒啊！現在四點了，我馬上就回來，當心每樣東西，嗯？」埃斯塔點點頭，她母親離開了。

埃斯塔把她的椅子移到前門外面。因為臥房裡人一少老鼠就從洞裡鑽出來，上次她一個人在看連環圖畫時就有隻老鼠從她腳上跑過。

一個年輕人經過問阿貝多在不在。幾個小孩圍著埃斯塔看她編織，不久又跑開，在隔幾個門的地方玩耍。在隔壁一個天井裡一幫男孩吵鬧的玩著足球，埃斯塔正想去看看她的男朋友是不是也在，卡門卻拿著張報紙過來坐在鋪道上，她把背靠著溫暖的牆，大聲的慢慢唸道：「技術訓練講習班」。

「什麼玩意兒？」埃斯塔問。

卡門用胳膊猛撞了她一下。「少廢話，我來唸唸看。」

埃斯塔靠了過去，兩個女孩子一起唸了起來，碰到不熟的字就結結巴巴的混過，有一個錯了，另外一個就攔對方或者推對方一把，接著兩個笑做一團。

「那個是什麼？」埃斯塔說：「S.U.T.D.D.F.，」埃斯塔想記住這個簡寫的字母，「現在我記得了，我的記性不錯！」

「是啊，是啊，我的朋友，可真沒有人疑心那個哩！」卡門咯咯地笑著，接著說：「現在我回家拿我的針來幫你。」幾分鐘後她帶了她的鉤針回來，埃斯塔開始教她所用的鉤法。

「看啊！埃斯塔，為什麼我的那麼大？」

「因為本來看起來就該那樣，大笨蛋！」埃斯塔嚷道。

「好啊！妳為什麼不打我？」卡門現出不悅，「妳真不是個好教師，妳需要有好的可怕的耐性。」埃斯塔笑了，「妳看，這個看起來像妳爸爸。」這次她們兩個都笑了。

「唉！妳講什麼呀！埃斯塔，妳真是瘋狂了！」

「是的，我的朋友，但是可不是對妳，是對一個男的，多麼的男人啊！」

「你是說埃爾·迪維努？」卡門提到的是一個高高、貌美的男孩，他有著淺色的眼睛，也住在大雜院裡。和埃斯塔在一起的一幫女孩子都「迷戀」著他，經常花上好幾個鐘頭談論他。卡門繼續著：「啊！我的迪維努，這麼美貌，迪維努，我的傻瓜迪維努！」

埃斯塔大笑，「你管那個算做男人？我是說我的男朋友！」她開始輕輕的唱了起來，「啊！看著我吧，愛人，親吻我！啊！看看我吧，愛人，你一定要親吻我！」

她們靜靜的鉤了一陣子，然後埃斯塔說：「幾天前我把胳肢窩的毛刮了。」

「你啊！真不要臉，你幹嘛要那樣？」

五點一刻，當羅沙衝進房子，兩個女孩還坐在廚房桌邊談著，笑著。

「你們看看我到這個時候才回得來！老是要我侍候他吃，可真公道呀！？」羅沙心情不錯的說道：「快該到去接關尼妥的時

候了？」她放下了籃子，在水槽裡洗手，「這兒真冷！」

「冷！」埃斯塔嘲笑道：「只有貓才冷！」

羅沙在兩個女孩的椅子和牆當中擠過：「當心！可別擁到賣肉攤當中了。」她發著雙關妙語。兩個女孩放下了鉤花到天井裡去了。羅沙自己一邊吃起了一碟冷掉的菜飯一邊在桌旁坐下，「想想看，」她叫著埃斯塔：「我到的時候你爸爸剛剛離開，我只好等。」

羅沙用小塊的玉米餅沁著肉和菜汁津津有味的吃著。「那些女孩除了笑什麼都不幹。」她吃完，身體往後一靠，一手按在肚子上，一手按在嘴上。接著，吞下一大口水，伸出手在櫥上的紙包裡拿泥塊。這時她注意到埃斯塔清潔了櫥架，也重新排好了罐子，「我的媽呀！這裡要不是埃斯塔分擔一半的工作就真亂得不像話了！」她一邊嚼著那片泥塊——她的餐後點心——一邊微笑起來。接著她去到窄床上一躺，踢掉鞋子，順手抓了件夾克蓋上。臥房裡這時已經很黑了，當埃斯塔把頭伸進門來時羅沙正閉著眼睛。

「赫克托來了。已經五點半了，我要去接關尼妥了。」

「去吧！」羅沙說著坐了起來。「可是別像前幾天去得那麼久，你爸爸看到妳不在就責怪我來，妳那樣實在太過份了，結果教關尼妥一個人回來，什麼地方都找妳不到。」

埃斯塔急忙退了出去，羅沙爬起來理了理桌子。當赫克托腋下夾了份按月買的通俗雜誌——每次他看完再帶回給家人——進來時，她正在洗盤子。他笑著拍拍他媽媽的膀子。「給我點咖啡就好了，我要和朋友出去吃飯。」他母親看來有點不悅，他就接著說：「你該看看他們有多講究，他們穿得多好，他們是法政學校的學生，要不是我住在這個洞裡我會帶他們來給妳看的。」

赫克托很久以來一直夢想要把他的家從卡撒·戈蘭搬到一間公寓去；一間「公寓」，他多喜愛這個名詞啊！他曾經在一個「高尚」建築裡找著一間公寓，每個月要三百比索，他要說服他的父母和哥哥去租下來。同時，他深信他們有辦法付得起房租，只要他和阿貝多每人每月出一百比索，他父親六十比索，羅沙再從家用省下四十比索就成了。那間公寓有兩間臥房、一間客廳、一個廚房、一間帶浴缸的浴室；每個房間都有窗子，並且整個房子都剛油漆一新，他們的傢俱在那兒該顯得要好多少呀！他還計畫掛上些圖畫和買些漂亮的花瓶，而且漸漸再增添新傢俱。此外赫克托還打算要他的家裡人用刀叉進食，再也不能只用調羹或者用手指抓。這樣一來，他就不但可以請他的朋友來家裡而不覺得難為情，而且可以在家開派對了。赫克托曾經發誓只要他們一天「像豬一樣」的住著，他就不回家來住。

儘管他把這計畫向家裡人解釋，他曉得那是行不通的；他的父親除了怕負擔額外的花費外，他本身喜歡卡撒·戈蘭，不想離開。阿貝多則認為無論如何這事並不重要，況且他計畫自己儘快成家。羅沙雖然可以給說服，但她也同樣害怕花費；她情願有錢的話，送她女兒上商業學校。於是乎赫克托只好放棄這個念頭，意識到假如他要在世上成功他只有自己一個人幹。像現在，他幾乎把所有的錢全花在自己身上。

當母親熱著咖啡，他在桌邊坐了下來。

「我的爸爸怎麼了，他給妳錢沒有？」

「給是給了，不過你看少得可憐，只有五十比索。」

「唉！妳不應該收下的，這樣一來他就每天回家吃中飯和晚飯，而且每餐都得有肉，要是妳沒給他塊上等排骨他就要不高興；最好讓他上餐館吃，他自己就會把他給妳的錢全給吃光

了。」

奧格斯丁曾經有一個月沒回家吃飯。因為他給的錢不夠，羅沙就拒不給他做飯，他們為此大吵了一頓。後來他發現在外面吃實在太貴，而且又不舒服，只好同意多給羅沙些錢，羅沙才開始再給他做飯。可是現在他卻沒有盡他在這個協議當中的本份。

「你要我怎麼辦，兒子？他是你的老子，我之所以這樣做，就像我乾爹說的，關尼妥和埃斯塔不能夠沒有個老子，你早已長大了，可是他們……」

「他對我們向來有什麼好處？」赫克托叫了起來，「我們小的時候他從來不帶我們去看電影，而且他又離棄了我們多少次？妳已經忘記了那次他上他媽媽那兒把那個女人弄大肚子，卻丟下我們連吃的都沒有了？在妳住醫院的那個禮拜裡，他一次也沒去看過妳，好像妳根本沒有丈夫一樣，說不定妳死了，人家都不知道。他一無可取，甚至連個男人也算不上！他再也不能有小孩了，但是還照樣追女人。」

赫克托對他的話題更形熱烈了：「當他大發脾氣半夜把我丟出去的時候，只是因為我把事情老實的告訴妳，他對那個工場的老太婆講我不是他的兒子！妳以為他丟我出去為的是我去塔克司扣（Taxco）沒跟他講？那他為什麼不因為我沒有請准就去阿卡卜可（Acapulco）而丟我出去？那次我就了兩個禮拜而且年齡還要小！」赫克托現在正在火頭上，沒讓他媽媽插嘴。「這就是我為什麼改了我的姓，假使他否認我是他的兒子，我也否認我是他的老子！」過去幾年來，赫克托改用了他母親的姓何南德，有一次奧格斯丁看到一封信上寫了那個姓名，他就把信撕了；為了報復，赫克托也撕了他父親一封信。

赫克托跳起來在廚房裡神經質地踱著，「我瞧不起他，我並

不以這麼說為恥！」他脫口而出，「這是他自作自受的，他對我們那麼壞，該給錢的時候從來不給，我恨透他了！」

現在赫克托要儘快的離開這個房子，「我走了，媽媽！等會兒不要等我，我要早點上床，我明早再去乾洗店拿回我的襯衫。」

羅沙不安的望著他走了出去。在阿茲鐵卡，假使一個兒子講這樣的話他父親只有把他殺了！儘管羅沙相信赫克托的牢騷都是有道理的，然而聽到他這樣公開的大講，實在教她心慌膽驚。

關尼妥在外面叫著赫克托，他追上他哥哥，緊抓住他的褲腿要錢，赫克托大聲笑著，最後給了他一個銅板。關尼妥一回到房裡就把那個銅板給他媽媽和姐姐看，他把書本丟在床上大嚷：「我爸爸在那裡，我要給他看我在學校做的玩意。」他拎出一張畫，上面是隻狗，「看啊，媽媽。」羅沙沒有開腔。「看啊，媽媽……我從午餐省下了個三明治，現在可不可以吃？」不等答應，他打開包紙就吃了起來。

羅沙說：「今天禮拜幾？禮拜五？我正在想，不曉得到這一句的結尾還有幾天，還得過個五天，錢倒差不多已經光了！我希望我是個別的什麼人我對吃的是那麼節省。」她又起膀子弓下頭坐到桌邊，「今天沒有花多少，因為已經煮了豆子。」羅沙每三、四天煮整整一公斤豆子，這樣為的是可以節省煤氣，一桶煤氣要二十五比索，當心的用才可以維持一個月，煤油和木炭雖然便宜些，但是現在只有大雜院裡最窮的家庭才用。

「福真西亞欠我十比索，她說她今天要來的結果沒來，我要等到禮拜天。哼！天都黑了。真是不知不覺，你們爸爸送我上公共汽車的時候還早得很。」

有人在外頭敲門，羅沙因為覺得冷起來所以剛把門關了。

「誰啊！」一個男孩的聲音應道：「我，拿珂。」羅沙開了門，是第十號的依格拿西歐。「赫克托沒有來過？」

「沒有。」羅沙打了謊，好像沒有見到他。

「拜託，拜託，太太，他來的時候告訴他我找他，拜託哦！因為他說今天要帶我的褲子來，我實在急著要呢！」

「當然，當然，他來我會跟他講。」那個男孩離開了，羅沙開始從籃子裡拿出髒盤子，「啊！我得去提點水，忘掉了。」她將一桶水倒進馬桶裡，把空桶交給埃斯塔到外面的龍頭去再裝滿。「我們需要三桶來裝滿盆子，我得在你爸爸回來的時候有水給他用。」羅沙移動了水槽下面的垃圾桶，掃了四邊的地板，埃斯塔回來的時候，羅沙問：「你洗了廁所沒有？」

「我洗了馬桶裡面，外面沒洗。」埃斯塔又往外走，撞上了剛要進來的關尼妥。

「媽媽，問問我的教理問答。」關尼妥遞給他媽媽一本小書，羅沙倚在灶上唸了第一個問題：「上帝在那裡？」

「上帝在天上和地上，祂無所不在。」關尼妥背誦道，死板的立正站著，兩手緊貼在身邊；他連著又答對了兩個問題，接下去都搞錯了，他母親不耐煩的說：「去，再讀，你還不會；兒子啊！你在浪費我的時間。」

關尼妥最近參加了在十四號奧列里亞大娘（Doña Aurelia）家舉行而由教區教士主持的教理問答班，羅沙因為不喜歡奧列里亞所以不願意送關尼妥去，她覺得這個女人是個宗教狂；奧列里亞只要人家不是定期去望彌撒或告解，甚至於經過大雜院門廊的兩個聖處女時不經常劃十字，就指斥人家；她同時也極力反對她的鄰居們對卡撒·戈蘭裡幾個新教家庭不關痛癢的態度；她要趕他們出去，但是其他的天主教徒卻無動於衷，羅沙把她當做是一

個「偽君子」和「教堂之鼠」。

埃斯塔跑了進來，「碰」的一聲把身後的門關起，卡門馬上跟了進來說道：「甯怕她，埃斯塔。」羅沙開始有點惱火，接著感到了興趣，問道：

「誰呀？什麼事？」

「因為坎德拉利亞（Candelaria）打了埃斯塔。」

「是呀！打到後頭。」埃斯塔笑著用手搓著背，「她真粗野，我正在打水的時候她打我。」

「妳幹嘛讓她打，妳！傻妞！我就從來不讓她，我會攔住她而且拽她的耳朵來治她，妳讓她妳真是呆瓜！」

「來，埃斯塔，我們去追她！」

「妳們女孩子不曉得別樣玩法呀？」羅沙惱怒的說：「豬，一對蠢貨！」

「唔，兄弟啊，那可撞得真痛！」卡門搓著前額。

「假如用手就這麼痛，我們下次用桿麵杖。」埃斯塔大笑。

坎德拉利亞把頭伸了進來，「可一點也不痛呀？」卡門點著頭。「真沒種！」坎德拉利亞說，三個女孩一塊哄笑了起來。

一個小女孩捧了根蠟燭停在打開的門口，「妳不去告解？」她問埃斯塔道：「小姐和我現在就去。」在埃斯塔答話以前羅沙搶先說：「妳有什麼好告解的？只有那些吃聖人拉魔鬼的傢伙才該告解。」

「唉！但是今天是這個月的第一個禮拜五呀！」那個小孩回答。

天井裡可以聽到鞭炮的聲音，「聽呀！遊行隊來了！」羅沙激動的說：「聽呀！他們還有音樂哩！」

關尼妥衝了進來，「媽媽，我去告解，嗯？」他興奮的問。

「不行，不行，不行！一個小孩一定要在他第一次聖餐禮以後才可以告解，你得要你爸爸給買了衣服才能去參加你第一個聖餐。」

「可是，媽媽，」關尼妥說：「人家也可以就穿件舊衣服去啊！」

「不行，不行，先生！你只是為了好玩才去，像個呆瘋子，看到人家去你也就要一塊兒去，你不曉得什麼叫告解，不可以，先生，你不可以去。」

「媽媽，我要去，奧列里亞大娘要去，小姐也去。」關尼妥幾乎哭了出來。

「我說不就不，這兒是我在當家，不是奧列里亞大娘，你的罪孽這下才大呢！不行，先生，你不能穿著這一身破爛去，起碼得穿套藍色的衣服，告解可不是兒戲的！」

在埃斯塔和卡門跑去看了遊行隊伍回來，「媽媽！想想看，他們在隊伍的後頭還抬了……她叫什麼名兒？」她轉身向卡門：「那個給上帝我們救世主水喝的？叫什麼的？瑪麗·麥格達連？不對，是別一個，撒瑪利坦！」

關尼妥向他姐姐求援：「埃斯塔，人家都可以隨便穿著什麼去，對不對？」

「是啊！多人都那樣，我們也可以。」

羅沙現在火了，「不可以，先生，你根本不懂它的意義。」她對兒子舉起恐嚇的手：「再這樣呀！你想挨一記了啊？人家去又怎麼樣？」

在外面，有一群人已經準備好往教堂行進，「他們走了。」關尼妥絕望的說，淚珠滾下面頰，他跑進天井把頭埋在手掌當中哭了起來。

「看他啊！哭起來了。」埃斯塔說。

「由他去，他哭的不是血。」他母親說：「假如他乖的話，明年就可以去告解，然後要整天泡在教堂也沒問題。」

過了一會兒，關尼妥和另一個小男孩一塊進來，他現在平靜多了，「媽媽，我可不可以十二月十二日領我第一次的聖餐？」

「當然可以囉！到時候你老子就會準備好衣服了，你不曉得我們現在多破產呀？我讓你穿得這樣就去，人家會怎麼講？在你老子有足夠錢的時候這真不光彩，是啊！他有的是錢，卻連條褲子也不買給你。但是他跟我們一塊住，他賺錢，你就沒有必要穿的破破爛爛的去。」

水突然從廚房水龍頭沖了出來，「慢著！」羅沙說：「我希望起碼裝得滿水槽。」她站在一邊望著水落進空木盆，一桶衣服還在水槽下面，「明天一早它洗了晾起來，下午就可以燙了。」她開始散漫的整理廚房，收拾起油瓶，洗淨碟子和調羹及放玉米餅的籃子，「你看，」她對坐在床上看連環圖畫的關尼妥說：「槽裡已經滿了。」當水一停她關了龍頭。

她去到天井用乾淨水裝滿了咖啡壺，她剛剛才把剩下的咖啡倒進泥壺裡重新熱過等晚餐時喝，羅沙從來不把咖啡倒掉，有的時候一天熱個三、四次，一變得太苦就加點水。她拿起裝她丈夫草藥的鍋。「還剩個屁！今早我才送去給他的，每隔一天，隔一天就要煮一次！」她開始不耐煩的找著東西，「我把漏子給丟了，找它不著，我要濾那傢伙的藥。」在槽裡找到，她把藥汁濾進瓶子裡。

羅沙在床上坐下。「一個人在這兒真一點也沒得休息。」她對關尼妥講，他卻並不在聽。「你看我得像個莊稼女人給他送早

飯和中飯；現在是我惟一可以休憩一下的時候，要是教埃斯塔送吃的，起碼我可以把衣服給洗了，不然這樣來來去去我真是吃不消。」

兩個女孩敲了門：「晚安，太太，埃斯塔在不在？」羅沙說不在，女孩之一遞了一塊折起的天鵝絨請她交給埃斯塔，她們走後羅沙檢查了那塊布。

「這兩個女孩，跑到老遠就為了送這個來。」她把布放在化妝桌上，又回到床邊坐下。

「誰曉得現在赫克托在那兒？我就是不放心他。」幾天以前赫克托親眼見到一個鄰居的小孩被殺，他綽號叫「貓」，是個有名的小偷。有人向警察密告了他的藏身之所，警察在他要逃跑的時候把他射殺了。後來和「貓」一幫的一個同黨扭住了赫克托的領子，給了他幾根蠟燭，叫他放到正在進行守屍的「貓」的家裡，那個人講：「你注意，跟他們講這些蠟燭是我送的，你就擱在那兒，我們看看他們到底是真朋友還是一窩告密的私生子。」赫克托把這個故事說給他媽媽聽：「我跟他們所有人在一起，呀！媽媽，我害怕得不得了，心跳得像發瘋一樣，那裡有很多人，都迫切的想要打鬥。」赫克托還聽到「貓」的母親一邊哭一邊說：「假如他們真是男子漢大丈夫就應該當面跟我兒子講，不在背後搞鬼。」

「不過，」羅沙想，「她的兒子實在壞，他們攻擊人又搶劫人，有人講告密的就是『貓』的太太，因為他恐嚇要殺她；他們講他有好多次拿著槍追她，前兩天我看到他母親，看來多老啊！她的兒子被殺以後她變得很瘦；我說我們做母親的可憐，因為真正受罪的才是我們；他們幫裡人強迫別的可憐孩子瞎幹；要不幹，他們就要宰他；赫克托就是這麼個瘋傢伙，真教我放不下

心。」

羅沙將下巴攔在手上，是啊，他們四周都是危險，大雜院裡的幫派就經常互相或者自己內部打鬥，有的時候還用小刀和剃刀打。隔壁天井裡有一家，三個孩子都是扒手；最大的叫「雞」，現在在坐牢，兩個小的也因為在菜場裡攬一個女人皮包的事讓警察問過。阿貝多和奧格斯丁也常告訴過她巴士上「幹活的」小偷和別的命案，感謝上帝，她的兒子一點也沒有參予這些事。

「媽媽，給我墨水，我要做功課！」關尼妥已經看完了連環圖畫，羅沙從縫衣機上搬下小桌子，放在窄床邊給兒子用，又在櫥子上拿下了墨水。關尼妥開始抄書。埃斯塔回來。手裡還拿著她的鉤花，身子癱倒到大床上。羅沙則躺在窄床上，用夾克蓋住腳。她等著要和埃斯塔說話，不管有關尼妥在馬上開了口：

「昨晚貝多告訴我，有一個搓吉公司的收票員給人殺了，他們在他查票的時候幹掉了他；這小子守不住嘴，他看到有人扒皮夾，就嚷道：『當心扒手啊！』。他們當時再也沒動只是憤怒的瞪著他；那晚上最後一班車這小子下車去查票時，那幾個傢伙一聲不響的用一塊鐵從他頭上打下去，然後像收票員一樣的吹了笛子，於是司機把車子開走；後來他們在那裡找到他，一身是血。」

「那是誰呀！」埃斯塔問。

「誰曉得？所以貝多講：『我才不管哩！媽媽，我總是一聲也不哼，從來不和任何人有什麼瓜葛，讓有錢的去當心自己的錢包好了！我何必？』事實也是這樣，他們不能講，否則他們也會給整掉，貝多說他曉得他們之中大部份是誰，但他從來不講，因為他們實在是壞東西。他告訴我：『有時候我交票給他們或者他們下車的時候，他們會給我兩、三個比索。』我為了這個罵他，

可是他說：『我有什麼辦法，他們會追上我。』這倒也是真的。」

羅沙靜了下來，她側身躺著，面頰抵著手掌；她記得在生阿貝多前不久的一個惡兆，至今這還常使她為他擔心。當時她在溪邊洗衣服見到了一條彩虹，這使她嚇壞了，因為孕婦看到彩虹是特別危險的。她跑回家，彩虹卻跟著她到家，直到婆婆拿桶水向彩虹潑去彩虹才消失。羅沙一直擔心她這個沒出生的小孩，不過她現在相信這次彩虹的惟一影響就是教她足足懷了十個月的身。

阿貝多生下的時候又肥又大毫無缺陷，她哺乳了他兩年又三個月，甚至到弟弟出生以後還斷不了奶。「他吮他弟弟赫克托的。」當羅沙逼他斷奶，他因嫉妒而病了，得烤一隻蜥蜴的肉來治。後來羅沙的公公在貝多一次最重的壞脾氣發作時，將煙葉塞到他嘴裡，才把他治好了。從此以後他再也不給父母什麼麻煩，他是一個可靠的工人和一個「乖」兒子，儘管他媽媽覺得他有點太保守。

羅沙突然發現已經八點了。「啊！我還沒有去買男人家的牛奶！」她站起穿鞋子，但是埃斯塔說：「我要買一點骨膠，給我錢，媽媽我去好了。」

「好，去吧。」羅沙點交了錢，接著到廚房把那壺咖啡擱到火上去熱。卡門和另一個朋友依列拉進來，「埃斯塔，你的小男朋友『半吊子』在外頭。」埃斯塔笑了，「半吊子宰了他！」

「他們講這孩子的媽媽現在和一個男人住在鄉下。」羅沙說道：「那個男的是她丈夫的工人之一，帶了她跑掉了；他們的婚姻就像潑出水一樣一了百了；因為是女的不忠實所以家庭整個破裂了。我告訴你她真是個笨女人，我可不，嗯！才不哩，上帝也不會讓我那樣，這些女人完全不顧念她們的小孩，那孩子現在東

睡西睡，看起來一臉病容。」

幾個女孩子邊聽著邊露齒而笑，「媽媽，告訴她們昨天發生了什麼事。」

「啊！昨天啊，埃斯塔和我去天井裡提水，那裡還有別的女人和兩個女孩，『半吊子』坐在他們賣糖果的地方，正好在水龍栓的前面，雙腳叉開坐著前面門戶洞開。」女孩們開始以手掩住嘴發出尖銳的笑聲，羅沙繼續道：「什麼東西都抖到褲子外頭，真難看，像個火雞冠，像這樣〔她甩著一根手指〕，軟爬拉嚇的。」

「他要教它透透空氣。」埃斯塔赧顏的笑著。

羅沙像她平常批評異性時一樣興味盎然的說著：「他有最教人噁心的卵蛋，整個垂蕩下來像有一次他們賣的布袋一樣，紅得像蕃茄一樣，啊！我噁心死了！」羅沙大聲的笑著，「另外那個女人跟他講：『你聽著，兄弟，掩起你的玩意兒來，你覺得熱當然不錯，可是也不須要把它涼得那麼厲害啊！趕快——轉過去。』半吊子收攏了腳，突地攪起褲子，臉上變得通紅，通紅。」

女孩子們大聲笑了，彼此推來推去，也都紅起了臉。關尼妥在臥房聽了臉上帶著困窘的微笑。女孩們出去買牛奶去了，羅沙扭熄咖啡下面的爐火，咖啡才剛剛開始滾。回到床上，又閉上了眼。關尼妥開始做他的算術作業，房裡靜悄悄的。埃斯塔帶了牛奶進來，放在另一個爐嘴上煮。

「告訴我，姐，假如我有十二在下面八在上面，我怎麼辦？」

「我看看哦……別傻了，下面的數要比其他的數小，你要再……看，這樣子。」

「唔，好了，現在讓我自己來，我等下給你看。」

羅沙很有興趣的聽著兩個孩子的談話，她一向都喜歡學校，自己讀完了四年級，已經是當年村裡的最高班了。她之所以能多少受點教育完全是運氣；因為她做嬰孩時父親就死了，她母親給得人洗衣服和出租她父親留下的薄田，這樣掙扎著養活自己和三個女兒。只要將來埃斯塔或者關尼妥可以學會一種生意，有一個較好的前途，羅沙就十二萬分滿意了。她很喜歡看到他們一起做功課。可是他們在一起，爭吵反倒是更常見的事，原因是埃斯塔常常吃他弟弟的醋。

當埃斯塔又在床邊坐下鉤花時，她母親說：「有的女人真笨，就像『半吊子』的媽媽，她的丈夫雖懶卻是個好人；事實上也是真的，她做所有一切的工作而那個老頭卻光坐在一邊對她作威作福，她忍無可忍跟別的男人跑了，現在人家講那個男人也沒給她好日子過。我不懂這些女的為什麼不想想，她一跑掉，她的丈夫也還是照樣，結果小孩給丟在一邊沒人管。他們還講『半吊子』的姐姐也和對面天井裡一個金髮碧眼的傢伙跑掉了，她既然落魄得那麼厲害，也只好出此下策了。」

羅沙停下來把腳蓋好，接著說：「啊！當真，我才不會那麼幹呢，不管你老子回來多晚，我都做著家務等他，然後一起上床，這就不一樣。」房裡非常安靜。

關尼妥爬上床，躺在姐姐旁邊，「媽媽，」他說：「我聽到屋頂上面的那個聲音。」

羅沙注意聽，聽到好像是從上面打下來一樣的聲音，「什麼都沒有，有人講上面有鬼，但是儘管我在上面耽到很晚很晚我也沒見到過一個，我總是一個人站在門邊，四周都黑黑的，對著浴室望去，他們說那裡有鬼，我可從來什麼都沒有見到過，我們剛搬來的時候，我聽到半夜水管裡有敲打的声音，好像有人爬了上

去呆在那裡，但是那是因為你表哥沙瓦多（Salvador）住在這兒的關係，他走了以後，我們再也不怕了。」

沙瓦多是奧格斯丁的外甥，他來城裡找工作的時候曾在顧梅家的地板上睡了三個月；他在的時候發生了好幾件奇怪的事。奧格斯丁有個夜裡因為有人抓他的腳趾驚醒起來，但他一打開電燈卻發現每一個人包括沙瓦多都睡得好好的。他們夜裡聽到天井裡有無法解釋的聲音，水管也不斷發出噪音。有一次奧格斯丁不在家，羅沙給一種好像有人碰動鍋盤的嘩剝聲給嚇壞了，她以為是小偷卻找人不著。可是她一把燈關了，聲音就又起來，直到奧格斯丁到家為止。他們兩個一起搜了房子，卻一切如常，樣樣都整然有緒。他們相信這些是沙瓦多造成的，因為他除了左胸用針刺了個魔鬼，另外還有兩個紋身，一個在前臂，一個在小腹上。當他一離開，房子的怪聲就停止了。羅沙和奧格斯丁深信他是和鬼怪勾結的，而且學過巫術。

「聽啊！媽媽，有人在那上邊敲著。」關尼妥叫了起來。

羅沙笑了。「你還講，傻瓜，那裡有什麼東西敲？你沒有聽到隔壁的收音機響？」

「但是爸見過一個鬼，對不對？」關尼妥問。

「他是真的見過，不過是好久以前了。」羅沙回想起這件事不由得笑了起來。

那時他們剛搬來卡撒·戈蘭，一天清晨四點，奧格斯丁和他外甥去上工；兩個人（用羅沙的話說）一邊談著女人一邊想著「壞主意」，接著他們就看到浴室左近一個全白的女人，她發著「撲哧，撲哧」聲向他們揮手。奧格斯丁的外甥說：「你上啊！她在召喚你。」奧格斯丁卻答道：「不行，老兄，我最好不去，否則要晚了。」他們去到柵欄邊，正要喚起門房時，那個女人叫

得更大聲，門房出來了，他們把那個女人的事情跟他講。他說：「聖母瑪利亞保佑，這不是好事。」三個人一夥去要找那個女的說話，卻已經找她不到。他們說她真的是鬼，因為她飄在半空中而且沒有腳。他們在那以前所喝的酒，這麼一來就都清醒過來了。

羅沙沉重的站起來，去準備晚飯。關尼妥打瞌睡去了。阿貝多進來，誰都沒打招呼，遞給他媽媽一份叫 *Ultimas Noticias* 的報紙。

「我要告訴你關尼妥做的壞事，」埃斯塔對在門邊聽著的阿貝多講。「你看，他的椅子跌倒撞上了新爐灶，叩了一個疤！」

羅沙很快的接嘴：「那個用水就可以抹掉，小事情，何況他那時是向前摔倒的。」

阿貝多沒講話，埃斯塔微有愠色。「假如這是我弄的就大不一樣嘍！」她喃喃的鳴著不平，卻沒有人留意到她。羅沙開始看報。「為什麼你不買有犯罪新聞的報紙？」阿貝多用掌輕輕的擱了一下她的頭說：「上面有，上面有。」

「媽媽，給我十仙買塊豬油渣。」埃斯塔說。羅沙講她沒錢，埃斯塔轉向阿貝多要：「給我點錢買甜食吃，好不好，貝多？」在他答腔前一個淺色頭髮剛剛燙過的女孩路茲走了進來，埃斯塔堅持道：「來吧！貝多，給我！」

她的哥哥搖著頭：「我一點錢都沒有。」

「為什麼？」埃斯塔說。

「因為他很油條。」路茲插了嘴。所有的人都笑了，除了阿貝多。他去到水槽邊洗手。卡門進來開始幫埃斯塔解開一團線。路茲看到化妝台上的天鵝絨：「這是什麼？埃斯塔，你的呀？」羅沙解釋道：「啊，是呀，埃斯塔，兩個女孩子來把這個留下來

給妳。」埃斯塔說她要用這塊布在學校的縫紉班上做個錢包。幾個女孩談著錢包，接著談到埃斯塔的畢業禮服。阿貝多在桌邊坐下，「媽媽，我餓了，隨便妳有什麼給我一點兒，不，我不要咖啡。」

「馬上來，兒子，」羅沙說：「差不多都好了。」

「好，那麼我出去看看就回來嗯？大概十點鐘回來。」他出去了，羅沙又開始看報紙。

關尼妥醒了過來，在床上玩著一塊紙板，紙板飛到埃斯塔的線當中把線弄斷了：「甯管它，甯管它，你這個白癡！」埃斯塔說著攔了關尼妥一掌，關尼妥氣起來拽著線。這樣就展開了一場拔河賽，直到羅沙趕來止住。路茲和卡門出去了一會兒帶了一些煎的甜食回來，和其他人分享。她們看著埃斯塔鉤花，後者正為她等候生子的教母編鉤嬰孩穿的軟鞋。「妳應該用兩根針編，」羅沙說：「那樣做出來的要更好。」

「我的老師講我得先學會熟練的用單針，」埃斯塔想起一些事情笑了起來，「媽媽，跟我們講妳把針戳到豬身上的事情。」

羅沙縱情大笑，接著告訴她們：當她是小女孩的時候，她學不會編織，她媽媽就用編針戳她的手。「好把我手上的笨拙戳走」；在鄉下，一般人相信假如一個小孩正在學習用的工具或者用被他打破的碗碟碎片來懲罰他，就可以防止他一再犯錯。羅沙記得一天下午她在給她媽媽編一條花邊時不斷的出錯。這次她媽媽戳了她的臉。羅沙就去到養豬的庭園裡，生氣的把鉤針戳到一隻牝豬身上，「好像把它當做旗桿一樣。」事後她對那隻豬感到抱歉，拔出了鉤針，餵了牠一些玉米，「不過，」她說：「這也證明了我對任何人都沒有什麼虧欠。」

「妳還記得不，媽？妳怎麼把那鍋豆子摔到我身上？」

當羅沙反駁的時候女孩們都笑了：「當然囉！妳就是把它燒糊了，笑一笑了事。」

羅沙熱起了中午剩下的咖啡。阿貝多迎來時她已準備好侍候他吃了。她給他一碟豆子燒肉，幾個青青的紅蕃椒、鹽和兩個熱的玉米餅。路茲和卡門在他開始吃以前道了晚安走了。關尼妥想要咖啡。「等一會，等一會。」他媽媽一邊說一邊把咖啡給阿貝多。關尼妥要自己去抓，羅沙推了他一把將他止住，「不要動，那個是給貝多的，你穿上鞋子，把手洗了。」

「不要。」關尼妥悶悶不樂的講。

「你看看他，他要不穿鞋就喝他的咖啡，去啊，別對我講不。」關尼妥在手上澆了一點水在一塊布上擦乾，跟沒洗一樣。羅沙叫埃斯塔趕快去買四分之一公斤糖，她要用來加在阿貝多的咖啡裡。

阿貝多慢慢的吃，細細品味著食物。「我爸爸回來沒有？沒有？」他笑了，「他應該向我學，跟老闆輕鬆一點。他工作時太辛苦，所以常常很累，只要我一離開終點站誰又見得到我？在我不願意跑的時候，像那條經過摩些市場的可怕路線，我就講我沒有汽油，閒就在汽油站混，就是這麼著！誰見到我了？只要教他們找不著我的影子就成了。」

「多麼條牛啊！你是，你跑得越多就賺得越多。」他母親說。

巴士司機每跑一趟路程賺固定的四個半比索，奧格斯丁的不滿之一就是儘管他幹了這麼多年他賺得並不比他兒子多。而且對奧格斯丁而言，他每個月得交會費的那個工會「充滿了貪官污吏和受賄的職員」，一點也不為改善會員的工作條件出點力。

埃斯塔帶回的糖包在報紙做的錐形紙袋裡。羅沙放了兩調羹到她咖啡裡。埃斯塔回到床上繼續編織；關尼妥將他的紙盒上栓

了根線，繞著自己的頭頂在甩。

「要不要現在給你咖啡，兒子？」羅沙對他講，「不要，等一下。」他答道，一心集中興趣在他的盒子上，越甩越接近他姐姐。

「抓牢，你要用盒子打到我了。」埃斯塔說。

羅沙干涉了。「我要重重的鞭你，關尼妥，再這樣下去你看看！」埃斯塔順勢笑起關尼妥來，接著兩個人打了起來。開始是玩玩的後來都帶怒了。羅沙止住他們，叫關尼妥來吃他的咖啡和玉米餅。因為餓得很，他服從了。

「媽媽，」阿貝多問：「妳和爸爸去跟蘇珊娜的父母親談了沒有？」

阿貝多想娶蘇珊娜，好幾次促他父母正式向蘇珊娜求婚。他們已經訂婚，而且分別是福真西亞小孩的教父和教母。阿貝多為了他媽媽想要拖延婚事而惱火。羅沙和奧格斯丁兩人都不贊成蘇珊娜，不但因為她比阿貝多大幾歲，因為她「俗氣」，而且她曾經和阿貝多的一個朋友有過曖昧，他們兩個曾經為她激烈的爭吵過。同時，蘇珊娜的一個姑姑還牽涉在大雜院的一件醜聞裡面；她和她愛人一起被她丈夫捉到而且痛打。奧格斯丁曾經勸阿貝多帶她來家以自由結合的關係同住，以避免正式婚禮的費用；可是這個建議只教他生氣。他是盲目的愛上了蘇珊娜，決心只要一還完欠巴士公司的「保證金」——他們說他只欠一千五百比索了——馬上就結婚。

羅沙採取著守勢答道：「假如我去跟他們講，他們可能訂一個很早的日子結婚，那麼你就要因為沒有錢來不及準備；不如等到準備好，我再去看。」

羅沙一直希望阿貝多會忘懷於蘇珊娜。事實上，阿貝多有的

時候和另外一個女孩子發生性關係，羅沙認為或許他會因而和她深深的糾纏起來而忘了結婚。那個女的叫奧羅拉，以前在大雜院的一個家庭裡做過女傭，她愛貝多，而貝多對她並不認真。他逼她到大雜院外另尋工作免得蘇珊娜發現他們的關係，而且他還計畫一結了婚就跟她斷交。羅沙要阿貝多把婚事最少再拖一年，等到付清了廚房桌椅和新爐灶費用以後再講。

羅沙對她兒子會幫埃斯塔學「商業」並不抱希望。看起來要讓埃斯塔繼續上學惟一的辦法就是自己回去幹從前在餐廳的差事。她很喜歡這份工作，但是卻不喜歡她的老闆。那傢伙常常醉酒而且經常吃她豆腐。一次他送她回家，發現家裡沒有人，就趁其不備把她甩到床上自己爬到她身上；羅沙卻也很孔武有力，使勁把他推開；剛好埃斯塔進來，兩個人就一齊把他趕了出去。事後羅沙跟她女兒商量這件事，埃斯塔要她就此不幹了。然而工作難找，奧格斯丁又在醫院，使得羅沙別無選擇。她只有向老闆的太太抱怨，老闆的太太教她不要理那「老衰囊」，因為他對所有女的都一樣。

羅沙現在對保衛自己有了信心，卻一見那個傢伙還覺得噁心。他們現在還肯要她回餐廳打工，那麼她一天可以賺十比索，足夠埃斯塔的花費了。而且埃斯塔白天可以就在家洗衣服做飯而且照顧關尼妥，直到四點鐘她媽媽回來，她再去上夜校。即令她得為此苦上個兩年，她覺得那很值得。其他大部份大雜院裡的女孩都讀到四、五年級就退學，只好接受商店或者工廠裡最壞的工作。埃斯塔是在她朋友群中惟一讀到畢業，而且還有繼續上學希望的一個，這就值得有所犧牲了。

阿貝多有點惱他媽媽，吃完了就出到天井裡。天已經很黑。明天晚上有一個紀念瓜達羅普聖處女的派對，籌辦人員正在安裝

額外的照明。阿貝多打算請蘇珊娜參加舞會，卻不知道有沒有乾淨褲子可穿。他看到他父親在大雜院入口處和人聊天，就閃繞到一個角落避他。

羅沙正要坐下來喝她的咖啡，她丈夫正好進來，他已經離開了家十八小時。他把兩次車班的空隙時間花在和阿利西亞一起。滿身是汽車機油的斑斕麟跡，把他壓陷在疲憊當中。他在終點站喝了瓶汽水，現在正擔心那裡面的糖份會不會教他病了。沒有跟任何人打招呼，他去到灶邊找他的草藥，羅沙無聲的指給他，他倒了一滿玻璃杯喝下。接著回到臥房坐在窄床邊。關尼妥挨近來纏上他的身子，提起他爸爸無力的膀子繞在自己的肩膀上，他父親低頭向他笑笑，拍拍他的頭，「怎…怎麼樣，你…你在學……校幹……幹了…什麼？」關尼妥把白天他做的一些事跟他講，奧格斯丁有趣的聽著，直到見他打起了哈欠。在父親的建議下，關尼妥上了廁所爬上床。

羅沙看著她丈夫：「為什麼這麼晚？碰到你的女朋友了？」

奧格斯丁不理她的諷刺。「我的老爺車又壞了，找活動扳手找了幾個鐘頭，最後修好了車子沒花一個錢。」

「那該死的巴士！你損失了多少時間？」

「幾乎一下午，我跟你講我一定得弄到那份公家差事，目前這個活兒簡直扼殺我，而且老巴士也賺不夠錢。」

「我的參議員表哥會給你弄的。」羅沙說：「他是個要人，人家講他將來會做摩利羅（Morelos）的州長。」

奧格斯丁笑了。「那麼，我就向他要個助理的差事！」

「助理！你有什麼好當他助理？你連支手槍都不會使！」他太太一個釘子把他碰了回來。

奧格斯丁安靜了下來。「還有沒有一點咖啡給我？」他幾乎

怯懦地問，接著說，「在借薪日我會把剩下的錢給你……禮拜一。」出乎意料之外，他太太站起，倒了一杯咖啡還加上牛奶給他。她也倒了一杯給埃斯塔，後者手上拿著編織幾乎睡著了。「來，女兒，喝了妳的咖啡去睡。」關尼妥躺在他的毯子上面很快睡著了，他媽媽脫了他的褲子，把他移到大床正當中來隔開阿貝多和埃斯塔，又把他的毯子蓋好，熄了燈。

雙親和女兒三個擁擠的繞著桌子坐下喝咖啡，他們聽到外面鞭炮聲。「今天是我們瓜達羅普聖處女的日子，鞭炮是給她放的，今天還有音樂和遊行，爸爸，他們還唱了 *mañanitas*。」埃斯塔解釋道。她不曉得現在是不是向父親要求准她去跳舞的好時機，最後，決定還是等父親不在家再說好一點。「我去睡了。」她打著哈欠回到臥房。

奧格斯丁也站了起來去上床。他先脫掉髒襯衫和褲子，翻身向牆，毯子蓋上臉，很快睡著了。羅沙吃著鍋裡剩的食物，把髒碟子和大口瓶堆起在廚房桌上。她總是把碗盤留下擱到第二天早晨再洗，免得打擾睡覺的人。她洗了手臉，脫了衣服，躺在窄床上他丈夫的另外一頭。不一會兒，她又起來，點了瓜達羅普聖處女前面的許願蠟燭，熄了廚房燈。前門因為阿貝多還沒回來輕輕的半掩著。幾分鐘後，十一點一刻，她聽到了他進來。他脫下了衣服，把自己在被子底下安排妥當時，羅沙已經閉上眼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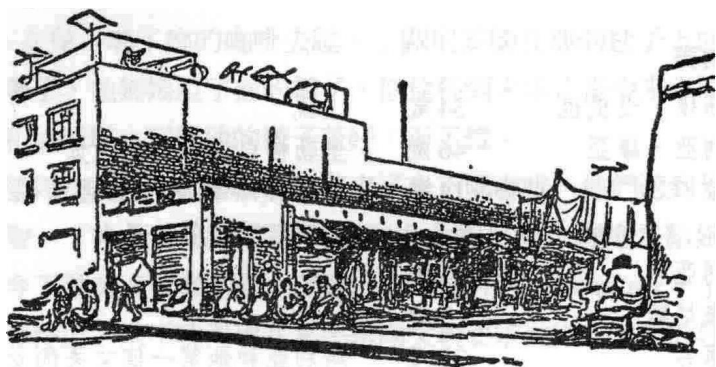
麵包匠街

戈提也家

人物表

圭勒模·戈提也	34歲	父親
糾利亞·羅亞	46歲	圭勒模自由結合的太太
羅拉	14歲	圭勒模和他第一個習慣法婚太太埃斯莫拉答的子女
瑪利亞	11歲	
艾米尼歐	9歲	
約蘭答	27歲	糾利亞和她第一個丈夫的女兒
拉菲	30歲	約蘭答的丈夫
卡塔林那	11歲	約蘭答和拉菲的子女
咖爾萬	9歲	
愛瑪	7歲	
突麻士	4歲	
馬克洛維歐	31歲	糾利亞和她第一個丈夫的兒子
盤乞塔	21歲	馬克洛維歐的太太
伊奈	44歲	糾利亞的妹妹
阿弗烈都	30歲	伊奈的丈夫
路菲利亞	66歲	糾利亞和伊奈的媽媽
阿尼塔	35歲	圭勒模的表姊
王爺		倉庫看守人的綽號
瓜達羅普		
依格那西歐		
唐·秋楚		
婀娜		鄰居和房東
唐·昆鐵羅		
孔瑪德·卻列		
梅林		

戈提世家



在麵包匠街三十三號，介於兩棟磚房之間的一塊空場上，座落著我們的帕那德羅（Panaderos）大雜院，毫無蔽欄的敞開著迎向街邊的路人；這是墨西哥城裡最窮的大雜院之一。它很小，只有一排十二間矮小、無窗的單房公寓，給五十四口人提供了住宿。泥磚蓋的房子在空場的左手邊延伸成一長列單層而狹窄的建築，由一條共用的水泥屋頂連在一起。每間公寓有一個很低的入口同時也當廚服用。廚房的屋頂由焦油紙、鐵皮和波形金屬板等碎片脆弱的堆在一起，再用石頭壓牢而成。廚房裡柴火高疊成堆蓋著麻布袋，一塊塊的紙板則貯在天花板上。進房的門低到弓身才能進入，幾家做手藝過活的房客正在門前搭了暫時代用的棚頂或單斜面頂，好有一塊乾燥蔭涼地方做工。

房客們在他們的屋前安下一條粗石板的人行道，一直延伸到街邊，以抵擋泥沙。沿著這人行道，處處散置了平躺著或像車輪

般豎立起來的洗衣盆、桶子、矮凳子、夜壺和其他東西，都是拿出來曬太陽的。棚架下簇著一堆堆亂七八糟的器具，有洋鐵皮板、成捆的廢鐵筋、鐵線、釘子和工具。形形色色，裡面栽著花草的大小瓶罐，不是掛在牆外的釘子上就是擱在東倒西歪的桌上。好幾家外牆的釘上掛了個木製鳥籠，有的房客養鴿子，有的養小雞，而幾乎每家不是養隻貓就是養隻狗。他們都愛小動物，同時也需要它們來捉老鼠和防宵小。

空場的後邊有個水泥水槽，女人們在這兒洗碗碟和衣服，也給她們的小孩洗澡。所有的房客共用兩間由崩敗泥磚圍成的傾圮的廁所，由一片片破爛的粗麻袋掩起。庭院裡橫七豎八的杵著又開頭的桿子，撐住一條條曬衣繩。地上到處散佈著石塊和小孩挖的坑。出人意外的陰溝開口，上面雖蓋滿了石頭，走起來仍很危險。在白天場上滿是小孩，穿著破爛，不是光腳就是套著不合腳的鞋，毫不理會女人們尖叫的警告，圍在地上打彈子或在一排排曬著的衣服之間奔跑穿梭。剛剛能走路卻還走不好的半裸小孩在穢物堆上坐著或爬著，他們的母親在她們工作的地方望著他們。

帕那德羅大雜院形成一個小社區，十二家人有九家不是有血親就是有姻親關係。此外所有的人家都有教父教母教子教女的關係。他們之間的借貸極為頻繁，各個人在彼此的房子裡都無拘無束地出出入入。這兒比起一些較大的雜院來更少組織；它沒有關起的柵欄，沒有守護聖人，沒有委員會，沒有每週的舞會，也沒有男孩或女孩組成的幫派。

帕那德羅大雜院各家的主要人物來自墨西哥中部的六個州——Guanajuato、Querétaro、México、Hidalgo、Aguascalientes和Morelos。有四個生在鄉下小村莊裡，七個生在墨西哥城以外的城鎮裡，十個生在墨西哥城。他們在墨西哥城平均住了二十六

點二年。他們幹著各種職業；有兩個做鐵皮水桶，一個用廢金屬做玩具；而圭勒模·戈提也則除了給玩具水瓶做小架子外還給人修腳踏車。另外有兩個在鞋廠做工，一個在皮帶廠。至於依格那西歐先生則在賣報紙。由於他們的收入都很少，卻在喝酒方面花費很大，因此小孩和女人也大都工作。有三個家裡沒有男人做一家之主，得由做母親的養活。有幾個年輕女孩在商店工作，另外的則是沿街叫賣的小販。但她們大多喜歡在家做工，做點甜品或吃的到左近街上去賣。不然就買賣舊衣服或者給人洗燙衣服；曬衣場上幾乎總晾的是人家的衣服，一排又一排，形成五彩繽紛的簾幕，使得大雜院的生活在它的後面能夠帶著幾分隱密和尊嚴默默的在進行著。天黑以後，這些衣服在微風中鬼影似地撲拍幡飄，據說，這有去除穢氣的功效。

七月十六日早晨五點四十分，這個小小的大雜院寂然無聲，每家的門都緊緊關著。那個讓男人們喝龍舌蘭酒和叫小孩去買更便宜的琴雀酒（*chinchol*）的小沙龍仍關著店。對街的浴室還沒有為早客開門。不時蹣跚而過的巴士或一隻狗對陌生行人的吠聲劃破空氣的寧靜。第一個打開門的是報販依格那西歐的太太瓜達羅普，脖子上纏了塊破布，手上提著竹掃把，她出來掃人行道和空場；每個月女門房婀娜為此付她十比索。在動手掃地前她憩息了一下，沉下她灰白的頭喃喃她每日單純的祈禱：「噢！上帝！幫我，幫我啊！」

第五號——圭勒模印在他生意名片上稱之為「卡撒·戈提也」——的門大聲的推開，圭勒模的太太，一個矮壯的四十六歲女人糾利亞·羅亞從門檻上跨了出來，拽了拽肩上的毛披肩，用手扯扯皺成一團的黑棉布衫，見到瓜達羅普，她說：「早啊！都完事

了？」瓜達羅普是糾利亞第二個丈夫的堂姐，也是戈提也家每個小孩的教母。

「是呀，是呀！妳現在去買牛奶？」

「是的，不曉得他們會不會給夠我，一張票又有什麼屁用，他們是一群騾子。」

每天早上六點以前糾利亞到附近公營的塞姆沙（CEIMSA）商店去排隊買那裡的半價牛奶。儘管謠言傳說那裡的牛奶用水和植物油沖淡了，糾利亞可並不在乎，因為她一天需要一加侖來餵養靠著她吃的那麼多人。她一早就去，確保在牛奶賣完以前有機會排兩次隊，因為每一次只准買半加侖。今早她起晚了，緊緊抓住繞在身上的圍巾，她匆匆上路。她染了支氣管炎，肺還發痛，可是要是她不去買牛奶就沒人會去，那麼她的孫子孫女、繼子繼女就都沒得吃了。

糾利亞感到委曲，她覺得她嫁了的女兒約蘭答或者繼女羅拉應當在她生病的時候替她去。可是住在隔兩扇門七號屋的約蘭答很懶，而且最近才生了她的第五胎；羅拉則因為只有十四歲，她爸爸不讓她這麼早外出。至於住在九號屋她兒子馬克洛維歐的太太盤乞塔則更沒有去的希望，因為她自己有工作，她丈夫一個月付糾利亞五十比索，教她給他們和兩個小孩做飯。剩下惟一近便的女人就是住在附近大雜院一間小屋裡糾利亞的媽媽路菲利亞，但是她又已經老到腦筋不太管用了。儘管糾利亞對她沉重的負擔那麼忿懣和抱怨，她還是繼續給這十六個人供飯，她曉得他們都非靠她不可。糾利亞本身是十二個弟妹中的老大，她早已習慣於承擔別人的重負。

糾利亞回到大雜院已經六點半，瓜達羅普還在清掃。

「妳已經回來啦？他們有沒有把妳要的都賣給妳？」

「跟往常一樣，小姐姐，我的票子不值一個銅板。」

糾利亞因為只能買到半加侖奶所以脾氣很壞，她進了屋子，砰一聲帶上門，回到床上。

戈提也家都還在睡，院裡卻漸漸活潑了起來。十二號的瑪麗亞太太，糾利亞的乾親家，出來到盥洗台上洗一個鳥籠。

「為了掃好地妳起了個大早，是不是？親家？」她對瓜達羅普說。

「是呀！小親親呀！昨晚我睡不著，不曉得怎麼地再也睡不下，我開始想到沒錢付房租的事。」

「啊！親家！我有時也睡不著，有的時候因為想事情，有的時候為了有臭蟲！它們可真煩人呀，啊，親家？」

肥胖的女門房婀娜提了一桶髒衣服到洗濯台來加入她們兩個的行列。「如果我現在不把這些做好就再也做不好了，等那些老女人一來就擠不開了！」在雨季的時候，一出太陽，女人們就彼此爭奪著洗晒她們的衣服。有的時候她們還得在外面淋著雨洗，然後把濕衣服晾到自己擁擠的小房間裡。瓜達羅普拖著掃把走上前去，說：「妳是不是愛我得很，親家？」這個就是這院裡面找人借錢的方式，「不，我今天不愛妳，小親親。」再也不多話，瓜達羅普又繼續掃地。關安先生和他的太太、媽媽及小女兒從另一個房子出來，那個小女兒病了好一陣，眼眶下陷，現在眼圈還顯著烏黑，瓜達羅普歇了一下掃把。

「早啊！你們要去威拉呀！」

「是啊！」母親路恰回道：「我們要去感謝小聖處女，因為阿蔑利亞已經好多了！」這一家人疾走著去趕巴士。

瓜達羅普對另外一個女的講：「我什麼都敢賭，這回路恰親家非醉酒不可。」那個女的笑著表示同意。依格那西歐出來洗了

臉就去取那捆他在街上叫賣的早報。更多的門打開，女人有的出來提一壺水，有的上廁所。在邊上開過的巴士擠滿上工的人。日頭爬得更高，籠子裡的鳥唱了起來。

在「卡撒·戈提也」裡面，一家人都還在睡，無窗的小房浸著穢氣。床單、破毯、崎嶇的床墊都因缺乏日晒而潮濕且發著霉。臥室和廚房的通道亂得即令在糾利亞「清理」過後看起來還是一團糟。這個通道有六呎寬三呎長，恰恰在前門的裡面。右手邊那塊有兩呎寬三呎長的空間，圭勒模用來做室內作坊。在這兒，一張高工作台上擱著他珍貴的工具；一把螺絲起子、一把鎚子、一把銼子、剪刀、鑷子和一把老虎鉗。圭勒模談到這些工具就說：「它們是我的眼睛，沒了它們我就等於瞎了一樣。」工作台的表面滿是鎚子敲的凹孔，到處沾染著斑斑的油漆污跡。台上散亂的放著螺絲釘、鉸釘、空汽水瓶、一個油罐、一些匣子和一口大口瓶。台子上方，由兩根鐵絲繫牢著的架子上，有一架乾電池收音機，圭勒模在工作的時候老是把它調到同一家電台。架上還承著一個生鏽的比例尺、一個電燈燈頭、一些釘子和幾塊金屬片。收音機的頂上擱了一瓶鋁漆和圭勒模的髒圍裙。架子下面的牆上釘著兩大張月曆，一張是拳手Ratén Macias的畫像，另一張是聖處女法提瑪。另外一枚釘子上釘著兩張分期付款單和一張房租收條。

工作台的下面堆著更多的汽水瓶，一個二十升的洋鐵罐裡裝了舊鐵條，一個細頸瓶的汽油，一雙舊鞋子和一枚凹陷的皮球。從地板到天花板的其餘空間給一大堆廢鐵條佔滿，鐵條雖說是新的卻現著鏽跡且無可救藥地纏成一團。一段軟趴趴的紅色橡皮管像裝飾品似地掛過鐵條堆，一根叉出的鐵條上懸著一隻黃顏色的小孩便鞋。一塊用椅子架著的寬板上放了一百二十四個新漆的玩

具水瓶鐵架，正在晾乾。

通道的靠廚房一邊比較整齊，泥地已經掃過，泥的和搪瓷的鍋以及兩個平底煎鍋掛在釘進泥磚的釘子上，幾隻缺了口的杯盤豎在爐灶上面的架子上。其餘的碟子、杯子和三只玻璃杯，昨天晚餐用了還沒洗，堆在有三個爐口的灶旁邊的小桌上；灶則架在一個現在已經廢棄不用了的水泥木炭火盆上。

木炭盆的後面，一個污斑累累的盤子和一個大瓦蒸鍋倚在牆上；這些是糾利亞準備做 *mole* 和其他食物上街賣時用的。地板上有一堆木炭和一個糾利亞做玉米餅用的淺鍋，架在一個手提輕便火盆上。爐灶上頭架子的最底層是糾利亞放食料的地方，食鹽放在一個玻璃鹽罐裡，紅蕃椒在一個杯子裡，一把大湯杓上放了一紙包麵粉，一個蓋起的盤裡有塊麵包，邊上還有個空油瓶。一個泥製大口瓶裡承了四、五把歪歪扭扭的調羹、兩把廚刀、一個花形的鐵絲蛋攪。門邊的凳子上一個有玻璃蓋的碟子裡裝了巧克力、軟糖和其他的便宜糖果。圭勒模賣這些給院裡的人，這個「糖果舖」是他最近開張的行當。

進到裡面的房間，要在第二道門廊處跨下一步台階。房間後牆的架子上點著的一枝許願燭，照亮了十二張圖畫，大大小小，是不同的聖處女和聖人像。最大的兩張裝在鏡框裡，上面還罩上玻璃，是瓜達羅普聖處女和商業的保護神聖·馬丁·卡巴列羅 (San Martín Caballero) 的像。架子上綴著橘紅色的布，大口瓶裡承著一束紙花，一個帶玻璃門的木匣可以直接望見裡面的耶穌聖心和一個小十字架，一條旖旎的彩色綉紙從屋樑上垂到聖像的上面。

八英尺見方的房間幾乎全塞滿了傢俱，只剩下一條呎來寬的窄道走路。左邊除了一張圭勒模和他習慣法婚太太糾利亞合睡的

藍色窄金屬床架外；一張小桌和一架衣櫥就佔滿了其餘的空間。兩個上面都散置著好些匣子和其他東西。右邊則高架了一個騎樓，高出地面四呎半，有四呎寬，從牆邊伸出。在這上面放了一個舊彈簧床面和一張棉床墊，算是給戈提也家三個小孩睡覺的地方。十四歲的羅拉、十一歲的瑪利亞和九歲的艾米尼歐就睡在上面。騎樓上還儲著不用了的金屬床頭板和床腳板，十二具腳踏車鋼圈，十二條用過的車胎，和一滿桶廢鐵碎塊。好幾個搪瓷的鍋也堆在騎樓上，最大的裝了做 *mole* 的紅蕃椒粉、芝麻和花生。

騎樓下面五架舊腳踏車靠在一堆裝空汽水瓶的匣子邊上；靠門的一角放了個壞的百事可樂冷凍箱，現在也用來裝空瓶子，上面破布和衣服堆得高高的；在它的對角，腳踏車的那一頭，豎了個滿裝腳踏車零件的琵琶桶，上面攔了個裝滿空瓶的麻布袋。在門的後面（門經常總是開著的）兩把油漆過的小椅子堆在一起，邊上一把玉米桿掃把和一堆衣服。

從兩夫妻的窄床到騎樓下緣的後牆，恰恰給一整組的收音機、電唱機和電視機佔滿了；在四週的破爛堆中間這件屋裡惟一沒有疤沒有痕的傢俱可真顯得光輝燦爛。它的頂和另外三邊仍然用原來的硬紙板護著，只有全家福照片和鬧鐘才准往上放。圭勒模在這台機器送來的時候警告他的家人要處處加以照顧，「要比對我們自己還要當心。」

這電視機是用分期付款方式買的；用舊機器折抵了首期，而後每個月再付一百比索；總共要七千五百比索（六百美元）。但是圭勒模當它是一項投資，甚至是種存錢的辦法。他計算過在他償付貨款時期中，他每天可以從來看電視的小孩身上賺個一兩比索，等到分期款項付清之後，他又可以把它「翻新」得「像新的一樣」然後脫手。他不斷在估計電視機售價會不會像過去幾年一

樣不斷上漲，同時已經開始留心找一個可以被他說服，認為這機器是全新出廠的主顧。等把這個脫手以後，他可以拿賺的錢在還沒有發展起來的地段，土地還便宜的時候買它一塊；假以時日，土地漲價就有錢賺了。因為城市還在不斷發展，當然土地就不斷增值。這就是圭勒模抖起身子向成功階梯上爬的方案。「這就是為什麼我照顧電視比我小孩還當心。」他說：「我甚至還為它而買唱片，好讓以後多賣點錢。」

機器送來的那天，對院裡的每個人來說都是值得紀念的日子；尤其是對圭勒模，他站在鄰居們當中興奮的聽著他們對機器之大、品質之高貴的不斷驚嘆！他表弟說：「唔，唔！你馬上就要變有錢人了。」他安祥的答道：「是啊！一個人非得拼命幹不可，一個人非得為自己的成就拼命不可！」那天他真高興，感到自己在世上的確有了不少進展，他沒有想到會陷入困難，也完全沒有注意一些女人的批評和冷言冷語。

婀娜說：「洗衣機才會賺更多錢。」三號屋的柯爾太太說：「住這樣的地方，三餐都吃不上，有了這玩意兒又怎麼樣？還不如等到了有了放安樂椅的客廳再舒舒服服的看。」老瓜達羅普說：「這純粹是野心！他連五仙和一塊蒜皮都捨不得花，糾利亞還得向我們借呢！」至於其他的女人則說：「他們真是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麼德行，他們一定會虧光的；有錢不如買塊地，即使有人那兒挖了個坑，還可以很容易用土再填起來，要是有人在那機器上鑿個洞，他們可怎麼辦喔？」圭勒模把這些都當做天生的嫉妒，一點也不予理會。每到晚上，鄰居們每人得花個二十仙來看他的電視的時候，他就愉快得很。

七點半，糾利亞伸伸懶腰，打了個哈欠，再次把棉被推到一

邊；圭勒模——胖胖的，膚色很淺，比他太太小十二歲——還在一邊睡。糾利亞劃了個十字，簡短的禱了告，下床穿上衣服和用麻做底的拖鞋，喃喃的自語道：「……排一個鐘頭隊買牛奶。」她注意到羅拉——她有一頭捲成小圈的灰棕色頭髮——已經醒來，從騎樓上向她望；這女孩對她繼母笑了笑，她繼母說：「妳不是說妳要早起嗎？看現在幾點了！」

羅拉伸下一隻腳撐在桌子上著力，從騎樓上跳了下來，用手扯扯身上穿著過夜的棕色破絲袍子，弓下身從她父親的床底拖出她的鞋子。她已經讀完了三年級，現在在拉宮尼拉（Lagunilla）市場的一家小鞋店打工，她每十天交給她父親五十比索，她父親則從中為她酌留下洗澡、坐車和吃中飯的費用。羅拉說她所賺的就是五十比索那麼多，她爸爸卻不相信。「那可難講，」圭勒模會這樣講，「這孩子講的會是實話！才不哩！她老是說：『我賺的就是這些。』我相信他們付給她的還要多。」

「我上工前要先洗一條圍裙。」羅拉告訴她繼母，一邊在衣櫥下找東西，「肥皂在那裡，糾利亞？」

「我怎麼知道妳自己把東西給攔在那兒了？」

「我找到了，在這裡。」羅拉把肥皂放在一個小桶裡出去了。

糾利亞坐在床上拽起棉被的一角蓋住膀子，看到艾米尼歐在騎樓上彎身向她望。

「媽媽，」他說：「我今天不去上工了。」

「這下又為的什麼了？」

「我不想去，我想今晚去參加梅林的生日派對，蛋糕上面的小蠟燭要多少錢？我要去買一點。」

糾利亞輕輕推了她丈夫一把，「你聽到你兒子沒有？他要給

我教女的生日蛋糕買蠟燭！」

圭勒模嘴裡嘟嚕著，把棉被扯過了頭：「我一點也不曉得，我不懂社交。」他想要再睡，可是羅拉進來叫艾米尼歐把騎樓上棉墊子下頭的圍裙遞給她，他不肯，於是兩個吵了起來。糾利亞喊著要瑪利亞去拿，而艾米尼歐也使勁的推瑪利亞，瑪利亞卻假裝睡覺。

糾利亞不耐煩的轉身對羅拉講：「好主意，從騎樓下來不帶著自己的東西！妳教我頭痛，你們都是懶孩子！什麼東西都得要人遞到手邊，我真是受夠你們了。」

艾米尼歐最後把圍裙朝羅拉擲了下來，羅拉揀起來，朝洗濯池去了。糾利亞坐著，一邊抓著頭，一邊搖晃她新燙頭髮底短而緊的黑髮髻。圭勒模現在醒了，問道：「妳今天要一早動身，不是嗎？」

「是呀！我馬上就要離開這兒，那陣倒霉雨！昨天我什麼都沒賣，今天說不定可以弄五十比索回來吧！」

糾利亞開始咳嗽，說她的肺在痛；圭勒模建議她喝加上糖的汽油。糾利亞對這個主意做了個厭惡的表情，他接著又說：「不是放鹽，喝了會酸；多加些糖對妳會好的。」

糾利亞起來從衣櫥拿出一疊毛巾：「我跟羅拉講不要用這櫥子裡的毛巾，她就是不聽，好一個討厭鬼！」

圭勒模笑了，在她膀子上拍了一掌，「妳這倒霉的老太婆，他們老教妳日子不好過。」

糾利亞微笑了，卻道：「你少嚕嗦，否則就該你倒霉噠？你馬上要抱怨我太粗野，你受不了了。」

圭勒模又拍了她一掌，她脫下鞋往他光光的肩膀上就是重重一記。

「停，停，老妞！」他叫：「痛啊！我才輕輕拍拍妳。」他又拍了她一掌，她又在他肩上重重來上幾記。

「啊！*mamacita linda*，不要這樣下流，我打妳才兩下，妳還五下，妳不曉得我可憐的皮會痛呀？我要妳知道我很嬌貴哩！」

「哦！當然，當然囉。」他們兩個都笑了。

這時艾米尼歐已經穿上褲子從騎樓上跳了下來，出去了。糾利亞按著毛巾大小疊好，一堆堆放在床上。

圭勒模繼續取謔道：「怎麼回事兒，老妞？妳什麼時候嫁我？」

「我想你窮得還不夠，你還要繼續瘋瘋癲癲。」

「怎麼樣，老婆子，妳的頭髮燙掉多少錢？」

「唉！少煩我，你這公驢。」糾利亞答道，她丈夫捧腹大笑起來；糾利亞見到瑪利亞想從騎樓往下跳。

「來呀！下來，少在那兒瞎混。」

「可是糾利亞，要是我跳會跌痛呀！」糾利亞上前攙她下來，她立刻就往外跑，門也不關。

圭勒模坐起來穿衣，他原來穿了件髒的短袖汗衫和一條粗麻袋布做的短褲，現在套上一條髒得不得了的棉布褲子，同時把腳踹進他的舊鞋子。就算他換上那雙好一點的進城，他也從來不繫鞋帶；他覺得這樣鞋子會比較耐穿。「假使我把它們繫緊，我一坐下鞋子就擠我的腳。」有時候糾利亞會對他那種不刮鬍子，蓬頭垢面的樣子和一身破衣服大感不滿，他卻回答說要四處去的時候最好還是看起來一付窮相比較好，這樣人家才會把欠他的錢還他。

不洗臉也沒梳頭，圭勒模去到通道邊的工作台，扭開收音機，一屁股坐下就開始工作。收音機傳出了西部牧歌：「我們戀

愛的時候，禮物親吻何其多，而今既已結了婚，拳打腳踢一起來……。」圭勒模對他太太笑道：「說得可一點也不錯，對吧？我追求妳的時候總是又抱妳又親妳的。」

糾利亞點著頭大笑：「你那個時候像個瘦皮猴私生子，我一個膀子就把你抱過來了。」

「真的？少亂講啊！」

「你不記得你常常用腳踏車載我，我得用我二十個爪子才抓得牢你？還得加上牙齒、腳趾、所有的！因為還不了解你，我眞怕你會把我甩下來。」

「老實講，老妞，我真計畫把妳甩到運河裡頭。」他們又一塊大笑起來。

羅拉帶著她的濕圍裙和一把電燙斗進來，在椅子上鋪了條毛巾，扭下燈泡，把燙斗插上插座，站著等燙斗熱起來。圍裙濕得簡直不能燙，她只好把它掛在屋頂下晾……跪在椅子邊上，她開始燙一件打算穿了上工去的藍衣服。羅拉有五件衣服，都是糾利亞買的二手貨，而她每次都是在出去之前才拿出其中的一件來洗燙。糾利亞經常爲了她老把這些事情留到最後一分鐘才做而斥責她，而現在她正被她繼女越激越火，因為她在衣櫥裡翻找，拉出一件又一件皺得不像樣的衣服。

「妳得多花點時間把這些都燙掉。」她說。

「我當然會，糾利亞，不過現在不行，我要去上工。」

「那麼妳爲什麼把那些破布留在門後頭？應當放匣子裡的。妳什都不高興做，懶得什麼似的，都因為妳老子從來就什麼都不教給妳；我是個小女孩的時候就開始做工，妳這個滑頭小子！看看妳結了婚怎麼弄，妳像妳親娘一樣！什麼都不會做。我要揍妳，就算妳老子到頭來也會教我不好受。」

圭勒模和羅拉在糾利亞的怒火之下都不哼一聲。從前圭勒模曾試圖為他心愛女兒的嫌惡家事辯護，可是每次都讓糾利亞給駁倒；每次他講起羅拉在店裡工作了一整天回家有權休息，糾利亞就理直氣壯的反駁，說她自己也在街上叫賣毛巾叫了一整天，回家卻得給每個人燒飯灑掃。而當圭勒模改口護著羅拉說她年紀還小，糾利亞就指出鄰近許多十五歲的女孩早已做了媽媽；「她不久就要跟個男人了，到現在還不懂做好家事怎麼得了呀！」圭勒模無話可說，惟一的就是不時偷偷給點小錢給他女兒；他得和糾利亞和睦相處，因為沒有了她，他就慘了。

和糾利亞在一塊兒七年以來，圭勒模的確是比以前闊多了；他到現在還感激他的朋友卡魯托勸他和一個比他大得多的女人結合；在他第一個太太埃斯莫拉答拋下他而和一個珠寶工匠跑了以後，他為了向她要回三個子女，結果弄得一文不名。於是，他開始物色能照顧他子女的人；他看到糾利亞，她在他每禮拜六要去的澡堂前面販賣 *enchiladas*，他認出她是他小時候的鄰居，自己在小時候常和她兒子一起玩，但是糾利亞卻沒認出他，他也就一直沒有對糾利亞或者她的兒子馬克洛維歐提起過這事。她看起來似乎是他結婚的理想人選，於是他認為有必要從她那裡買些東西，而且每次碰到她都和她聊上一陣子。

糾利亞也一樣高興跟他談，並且還把她的一切都告訴了他。她的父親是瓜那華吐（Guanajuato）的礦工，他拋棄了他的太太和所有的子女；在他來到墨西哥城後，他愛上了比他小很多的糾利亞的母親路菲利亞，他和她自由結合的一起生活了三十五個滿意的年頭，在這個婚姻中他雖然很和藹而忠誠，但卻經常很窮。

糾利亞一向幫著她母親維持一個龐大的家庭。她唸了一年書，到九歲就開始到工廠做工；十四歲那年她和「她小孩的老子」

一起跑了，和他自由結合的在一塊兒過活，一年後生下了馬克洛維歐，接著是約蘭答和一個夭折的嬰孩。她那個丈夫不但不養活她，醉酒後還打得她很兇；為了取得一席棲身之所，她去做了門房，就在生約蘭答那天她還得不斷下床給房客開門。最後她離開了她丈夫，回到父母的家裡，從此，自己做工養活自己的子女。在馬克洛維歐和約蘭答都結了婚以後，她又和另一個男人住在一塊，那傢伙照樣酗酒，並且也不養活她；幾年前他死了，她的母親就搬來和她一起住在她的小房子裡。儘管事實上她有三個兄弟，一個妹妹，他們都結了婚有了小孩；還有一個阿姨，許多的朋友和乾親家，糾利亞卻說她自己很孤單。

圭勒模認為糾利亞比起他的前妻——她跟羅拉一樣有著淺色的眸子和頭髮——要黑而且不那麼吸引人，說話和笑都那麼大聲，講話粗魯，並且經常聞得出酒味；有幾次圭勒模碰到她時她仍宿醉未醒。但是他需要人幫忙，於是他也將自己的過去告訴了她，清清楚楚的說明白他需要一個再也不會生育的太太；糾利亞經過了幾次婚姻，她的子宮已經變「冷」了，她向圭勒模保證她是再也懷不了孕了。

至於對糾利亞而言，她中意圭勒模的年輕，皮膚好和溫文的舉止，此外對他既不抽煙又不喝酒的習慣印象極為深刻。就這樣，他約她一起去乘腳踏車她就答應了；他們一塊兒在威拉散了一兩次步以後，彼此就同意了自由結合；圭勒模和他的三個小孩，最小的那時才兩歲，隨即搬進糾利亞的屋子。然而，過不了多久，糾利亞就發現要讓這些個孩子不挨餓她就非拼命不可。同時她發現她丈夫的寧靜天性有其缺點；晚上他平靜的睡在她旁邊，很少現出對她有性的興趣，他說怕小孩們會看到所以不敢。可是他卻從未發過脾氣或者打過她，而她也欣賞他有趣的玩

笑；漸漸她變得喜歡上了他和他的孩子，儘管她自己明白在這樣的關係裡她的所施比起所受要好得多。

當圭勒模發現他娶了一個靠得住的好工人以後，他開始試著實現使自己加入生意圈的夢：他和他從前的工頭著手了一樁腳踏車生意；他們兩人把所有的錢都投到五十輛貨主不明、損壞、或偷來的車子上。圭勒模負責修理，他的伙伴負責換登記號碼「使它們完全合法」；他們出租也出賣這些車子。儘管有競爭的對手常偷他們的車子，他們還是幹得不壞。不久，他們又把生意擴大到舊衣服的買賣，為此圭勒模每個禮拜都要出去巡迴以收集舊衣服；每次他回來，他的伙伴就告訴他有一輛車給偷了；這樣的事繼續在發生，直到他們車子的存貨只剩了十輛；這下圭勒模變得氣餒了，拿回他自己份內的腳踏車兩人拆了伙。隔了沒多久，他的那個前任合夥人自己開了間有五十輛腳踏車的車店，圭勒模終於發現就是這個人偷了所有丟掉的車子。

在這次挫折之後，糾利亞被迫出賣傢俱以維生計，而且被趕出了她的屋子，因為她已付不出房租。糾利亞住在帕那德羅大雜院五號屋的乾親家母答應他們在他們找到別的房子前可以在她的廚房地板上睡。最後，那個乾親家母搬了出去，他們花了一百比索接收了這個房子。從糾利亞賺的錢裡，他們買了二手貨的傢俱，再次有了個家；從此糾利亞要供給全家人的衣和食，因為圭勒模只肯負擔房租和電費兩項開銷。

一天圭勒模在玩具店裡見到賣一種有金屬座子的小水瓶；他研究出一種廉價生產的方法又做起了生意。他用舊品抵價的辦法將碎玻璃向玻璃廠買水瓶，沖了不少價錢；其他的生產必須品諸如：鐵條、鉸釘、鏈子、軟木、標籤、蠟紙，鐵絲和鋁漆等則一次大量購入，平均每個成品的成本只要約二十三仙。他並沒有保

留一天要做多少賣多少的記錄，不過他依稀記得在開始的時候他一天做一百五十個到兩百個：「我從早到晚不停的幹，像個動物似地工作，真有幾分瘋狂，人家跟我講話，我答非所問。這一類的事一再發生而不自知，光為的工作教我昏了頭。跟你講，我從不離開工作台，只曉得工作、工作。」

用水瓶賺來的錢他又買進贓車開始出租，同時他弄到了一台舊的汽水冷凍箱，裡頭擱上冰塊和一瓶瓶汽水，開始做起冷飲配銷生意。為了招攬他的腳踏車生意他免費贈送每個來租車的一瓶汽水。可是，當警察局的探員為撲滅廣佈的盜風開始調查每間車店時，圭勒模又急忙的以低價將他「燙手」的車子脫手，只留下破爛不堪的五輛。他的腳踏車店完蛋了，他也就不再賣汽水了。

為了貼補損失，他置備了一盤糖果賣給鄰居的小孩，而且繼續為來找他的少數主顧提供腳踏車服務。除此之外，他還收集空瓶子和碎玻璃，同時收集並收買碎木屑。附近公家倉庫裡一個好心的巡夜人以他不拿來轉賣為條件答應供給他小量的木料和鋸屑，可是他到底還是秘密的拿去賣，而且每個禮拜有一兩次提了一口袋木屑跟本地的屠戶交換幾磅肉。

圭勒模另一個搞鈔票的辦法是越牆從電燈燈頭拉出線去給最近的四戶人家供電；這樣，他的鄰居每月只消付他一筆固定的卻遠低於電力公司最低費用的錢。而他呢，也因為多量耗電的折扣率而得益。換句話說，只要鄰居只用一盞小燈泡而且節省使用電器這就對圭勒模划得來。於是為了保護他的權益，圭勒模成了個監督鄰居的角色，從而導致了諸多爭執，最後這個方案只好停辦。

在有空的時候圭勒模試驗各種的小發明；他感到最有希望的是一個幫助加速粘貼小孩抽獎玩具標籤的手操裝置，是用種種廢

料——包括一個打字機捲輪，一條曲柄和一個女人的緊身襪——拼成的；在轉輪上面他固定了一個打了孔的裝膠罐子；膠滴落到轉輪上使得粘貼工作加快，因而使他能自己的作坊相當大量的生產這種遊戲器具；可是他既沒有錢從事這門行當，也沒給這樣的產品找到銷路。

他還曾經設計了一間現代化的妓女戶；這個問題之所以引起他的注意來自報上所報導附近廷鐵洛街的「惡名之家」駭人聽聞的景況；他用硬紙板做了一個建築模型，希望能把這個計畫賣給欲改善自稱意欲改善這個城市的市長。這屋子用玻璃做屋頂，牆上不開窗戶，在中央長廊的兩頭一前一後有兩個狹窄的入口；長廊兩旁各一排小房間掛著簾掩幕；每間小房安兩張水泥床（以避免臭蟲），上面有床墊，一個洗濯池，和兩把水泥椅子。所有的妓女都一致穿著藍色的罩衫，坐在椅子上等客人，而不像有的時候脫得精光在外面拉客；之所以多開個後門的道理則是免得使改變主意的客人在離開的時候會不好意思，像圭勒模過去常常感到的那樣。

「我什麼都顧慮週全了。」圭勒模說：「最好是把廷鐵洛街所有這種女人安置在這大房子裡，比現在少收她們一點房租；因為四週都是封起的，外面的人就看不進去，對不對？所以每個進去的人都明白自己為何而來；假使他不喜歡裡頭，他只消從小門往外走。而且簾掩幕也比門要好，免得開開關關的；每個房間兩個女人的話，這房子的費用一年就可以付清；等我整個計畫完成以後我就去見烏路楚吐（Uruchurtu）市長，教他買我這計畫；只要他花一兩千比索我就賣給他，這就夠了，這樣一來我就可以再開起我的腳踏車店，再往上爬了，你想是不是？」

圭勒模曉得他的鄰居和姻親都批評他，「我知道他們說我是

個傻瓜，我的腦筋有毛病什麼的，可是我明白我並不是，有什麼好擔心的？我曉得我要的是什麼，我想我在這裡比其他任何人都要精明，因為他們是更糟的笨蛋。這裡除了我沒有人有電視機、腳踏車或者汽水冷凍箱；你曉得，只要我鬧了起來他們就發火，好像傷了他們一樣！我之所以有時什麼都不幹，教他們沒法干涉我就是這個道理。我拼命設計我的小發明，因為我非如此不可，這不是誰都幹得了的。」

圭勒模不斷的生產他的水瓶，但是當院裡他的一個乾親家模仿了他的產品，而且對他殺價競銷後，他的生意開始走下坡了。現在他一禮拜只做兩百個，賺差不多七十五比索。他開始轉而投資在當舖的無主流當品和贓物上，拿來轉賣賺錢。有一個時期他家裡有三架收音機、一隻腕錶、一付金袖扣、和一枚寶石戒子。他最大的困難就是缺乏資金，他得經常要他太太去求貸，要不就向一個放款的以每二十四天百分之二十的超高利率借錢。

為了補救這個局面，圭勒模組織了一種「錢會」，他簡單的稱之為「存款箱」；會員以每張五比索的價錢，每禮拜買一張以上的「票子」也就是股份，每一股的持有人有資格以每週百分之三的利息借一百比索，到了年終，基金再在股份持有人之間均分。圭勒模把存款箱放在他自己家裡，小有急需的時候就染指一下，事後不付利息再還回去；他認為這是他應享的利益，因為他是基金的管理人。他在一本筆記簿上登滿了姓名、住址和數目字，他簽發收條，親自去向善忘的會員收取每週的會繳，而且負擔守衛這些錢的責任。他把錢都攔進一個雪茄煙匣，白天放在工作台上，晚上則放進床下面。「這真像個銀行，你看？我像是銀行經理，收取保證金；這還像個合作社，像俄國人的那樣；你看，他們蓋房子，那個房子不屬於某一個人而屬於許多人，這就

是我想用這些錢幹的。看看能不能給我們蓋間小房子。我是說我們大伙每個人有份，再分隔開。這是件好事；因為他們開始存錢而不把鈔票浪費在看電影上面。就這樣漸漸擴大，以後我們還要抵押借款，免得叫他們上當舖，隨便教人喜歡給多少就給多少。老天會高興教這個不斷成長的。」

圭勒模停下了鎚子，打開存款箱點著鈔票。接著查看登記簿，點點看誰還欠著錢；又計算出今天結束箱裡會有多少錢。他每天這樣做好幾次，除了輕鬆輕鬆自己外，也因為自己所處地位的責任重大。

羅拉還在燙衣服，跪在地板上，糾利亞則站在前門口朝著天望。

「啊！昨晚下了場好兇的雨呀！」她對丈夫說：「你把地板修整好真不錯，要不然就像那次一樣水淹上床墊了！」

圭勒模點著頭說：「是呀，老妞，他們說雨下很兇，我在看電影一點都不知道。」

看電影是圭勒模的一大愛好，在買電視前他幾乎每晚都去，現在他每個禮拜至少也去看個兩三趟，他說在看電影特別是看美國片的時候他能得到新的意念而且那時思想特別活躍。在看電影的時候他常常祈求好運，一遍遍背誦禱詞；就算是在電影院睡著了他也不認為是浪費，因為他在夢裡也在祈求。起先糾利亞為了他浪費錢而且從來不帶她去而大感不滿，後來她認識到這多少有助於他也就不說什麼了。

糾利亞又開始誇講她丈夫防止這小屋被淹的功勞，圭勒模笑笑沒有開口；他本身對這件事也特別得意，因為他從中賺了錢。他先放了塊高石板在門檻上擋住水勢，然後用三貨車子的碎石把

廚房的地板墊高，這些碎石是他在一個建築計畫的監督那裡免費得來的。當院裡的鄰居見到他的改善，他們也一樣想要；他就對他們說：「好，假如你家要像我一樣的墊高地板，我一車碎石賣你們十比索。」於是他設法和那個監督打交道，每車免費的碎石給他三比索，他自己每車淨賺七比索。他著實為自己的這種精明自傲，「這是好生意，對不？你得靈巧地處處弄錢；從這裡我就弄了不只一百比索，而他們也撈到好處，因為假如他們顧車拉要花費更多。唔，這就是我們自衛的辦法。」

他沒有告訴糾利亞他在這上面搞到賺頭，因為她一定會堅持要他免費給她的乾親家們和孩子們幫忙，甚至還會教他把錢花在她的子女的身上。用這些賺來的錢，他在一個公設當舖的拍賣場上買下了另一隻金錶，他計畫洗乾淨了以後以兩百比索脫手。目前他一時付不出電視的分期付款，只好把它先押了。

糾利亞在廚房裡和煤油爐烏黑的燈芯打鬥了好一陣後終於把爐點燃了起來，她把藍色的火焰扭小，把那瓶牛奶和一鍋準備煮咖啡的水分別擱在兩個爐口上，一邊和圭勒模談論他們昨晚的客人，一邊抓著頭。

「昨晚下雨的時候昆鐵羅大爺和卻列親家母正在這兒，我們喝了三瓶啤酒，他們一直在喝，但是他的表妹可幾乎連唇都沒沾過，她真噁心！我不喜歡那麼古板的人；她一直在推辭，其實心裡想喝。嚇！那個真叫莫名其妙！」糾利亞轉身朝羅拉：「那個燙斗是不是很燙了，羅拉？我們買那個燙斗才一年，還打不打算再用下去呀！」

羅拉站起拔了插頭，抖開濕圍裙。

她父親揶揄地說：「妳要條圍裙幹啥？妳又從來不圍？」

「啊，爸爸，你什麼意思，我從來不圍？」羅拉又跪下來燙

一件剛才糾利亞丟給她的衣服。

糾利亞開始在廚房做飯，背對著不及一臂之遙的圭勒模，問道：「阿奎娜有沒有給你錢？」

「啊，她給了個屁，什麼鬼都沒有，不過等會兒我會去找她要。」

糾利亞出去打水，幾秒鐘後，圭勒模聽到外面一個聲音問：「你今天可有柴火啊？」

「有，等會兒，我馬上來。」圭勒模向後叫道。「帽子，我的帽子在那裡？」他問羅拉。他在百事可樂冷凍箱上找到了黑色舊氈帽，戴上，說：「我們給可憐的太太一點柴火，她老遠跑了來。」他抓了把椅子帶著往外走，一個佝僂的老婦在外面，圭勒模跨上椅子從屋頂上抽下柴薪，遞給老婦，老婦一一放進了她的圍巾，接著點了幾仙交到圭勒模手裡。他叫了瑪利亞來，給了她一個銅板叫她去買根許願燭回來；他幾乎每天都從第一筆賺到的錢裡拿出一點來給聖·馬丁買根蠟燭，「這是信仰的問題。」他說：「我這麼做就爭取了神的好感，一切都會順當。」

圭勒模回到工作台開始把一根彎曲的鐵條一小塊、一小塊敲斷，但是他注意到有兩本新的筆記本放在廚房桌子一堆東西上面，火了起來，對羅拉說：「我沒跟妳講把那些本子攔好？妳不曉得一本本子多重要？假使它給染髒了或者丟了我怎麼辦？我就失了我的紀錄，不曉得我欠誰，誰又欠我，妳以後看到我的本子那樣散著，給我揀起來。」他女兒沒有回話繼續燙著衣服。

糾利亞再回到房裡，對瑪利亞吼著要她提了油瓶去打油，然後開始在衣櫥裡翻找著衣服穿；找出一件白色的皺得不得了，擲給羅拉燙。

圭勒模有點誇張的打起了寒顫：「遞給我夾克，老妞，我冷

呀。」糾利亞找了件掉色的鼠灰夾克丟給了他。

羅拉細看了白衣服。「看啊！糾利亞，」她說：「邊上都脫線了，妳有沒有針？」

「不知道，妳那樣放東西我永遠也找不到。」糾利亞和羅拉兩個一起在箱子和罐子裡翻，直到找著了根針，羅拉跪在地板上開始縫起來。

約蘭答九歲的兒子咖爾萬經過要和艾米尼歐一塊去上工；他有禮的親了祖母而後又親了圭勒模的手；咖爾萬和艾米尼歐兩個在左近的一間修車廠當機工助手，都沒有上學。圭勒模和糾利亞都不急於送小孩上學，因為他們不相信上個兩三年學——這兩三年已經是他們能期望他們小孩得到的最高標準了——對他們找個好點的差事真有幫助。為了得些好處，一個人起碼得弄到六年級的畢業文憑。糾利亞她自己目不識丁，卻宣稱她可以比好多既會讀又會寫的人賺更多錢。今年，艾米尼歐病得厲害所以留在家裡沒上學，他的父母認為他要上學身體還不夠強，卻准他為了一週賺兩比索全天去工作。

在艾米尼歐找他的軟帽和夾克時，睡在老瓜達羅普家的年輕人赫克托·顧梅前來找換十比索零錢；圭勒模搖著頭：「我們不值一文，我願意找給你，真的，可是我們一點錢也沒有。」赫克托道謝了離開。艾米尼歐終於找到他的衣服，兩個小孩一塊兒走了。

糾利亞開始鋪床，把黃色的棉被掀在一邊，下面是一條用在這床上顯然太小的髒被單，在夜晚給捲起到靠頭的一邊，露出蓋著黃麻布袋的床墊；這床墊一樣不夠長，一條窄長的枕頭橫在床尾，當做補缺之用。糾利亞一點也沒有停頓，鋪好床，蓋上條舊床單；接著揀起散在地上的東西：空汽水瓶、破布、鞋子和紙

片。在她做這些的時候她七歲的孫女愛瑪進了來，站在一邊看圭勒模做工，她光著腳、骯髒的衣服拖在背後、沒有梳的黑色長髮披在臉上，流著鼻涕。

圭勒模對她笑：「啊，小巫婆在這裡！妳怎麼說？怎麼樣？」小女孩笑了但沒有開腔。

羅拉急忙縫著，不斷望著電視上的鐘，「糾利亞妳看幾點了？我要來不及了！」糾利亞沒有回話，羅拉站了起來說：「給妳！糾利亞，妳得自己燙了！」羅拉匆匆移去髮捲梳著頭，糾利亞看來有點不高興；羅拉躲在衣櫥後頭穿上藍衣服，把髒衣服摔到床上。

瑪利亞帶了油瓶進來，糾利亞看到她叫了起來：「看看妳的衣服和手腳！真是對上帝不恭！除了旅店裡的女人沒有人會這樣開始一天的。」

「可是妳自己也差不了多少。」糾利亞玩笑地甩起手給了她丈夫臉上一巴掌。

「啊！甯打我的臉，我的下巴馬上就要疼了。」

「呀！我可不信」糾利亞道：「你全身都疼我也不在乎。」她把羅拉戳在月曆上的針拿下來縫她破圍裙的帶子。

他們抬起頭來見到約蘭答在門口，兩手抱著小孩；她沒有理會圭勒模——她不喜歡他——一逕對她母親說：儘管她家裡一個錢都沒有，他丈夫還是不讓她這天出去做工，約蘭答生氣的坐到棚子下面的凳子上開始哺乳孩子。

一個又瘦又小的女人來到人行道，停在「卡撒·戈提也」門前，是圭勒模的表姐阿尼塔，「早啊！」她對圭勒模說；他卻繼續做著工，「不要再激惱我，唉！你讓我跑了這麼多趟，可什麼都沒給我。」圭勒模欠她錢欠了好一陣子。

「不會。」他說：「我今天會給妳，不是今天下午就是明天十一、二點的時候。」

「是呀！你老是這麼說，我才不信，你光是兜圈子，你到底還不還我？」

圭勒模不為所動，試著安撫她：「今天我真的要還妳，可是我的景況很壞，我得還每個人的，但是要是我沒錢我有什麼法子？」他看著糾利亞似乎在向她求援。

「你可別把我給拽到這些事裡頭。」糾利亞道：「我知道個屁，你說你是給我借的，我可沒得一個銅板，什麼話！可別想拖我下水，你老是把我當擋箭牌。」

約蘭答的小兒子突麻士哭著進來拽著他外婆的裙子。圭勒模繼續和他表姐說話，沒有人注意到他和他姐姐愛瑪。

「假如你不打算還我，講好了，我不用一趟趟跑。」

「我為什麼不要還妳？妳既幫了我忙我為什麼不要還妳？可是那個收房租的來了把我僅有的幾個銅板都弄了去，假使妳有幾個錢，碰到收租的來了，妳先付什麼人？不過我一定會還妳，那是規矩。」

「好啊！我等錢的時候該站著還是坐下？」看到了約蘭答，阿尼塔岔開了話題道：「妳怎麼早上沒去賣玉米粥（*atole*）或者別的什麼？」她曉得約蘭答的丈夫拿工錢全喝了酒，而約蘭答為了養活孩子必須去賺錢，丈夫卻反而因為她離開家而大怒，要是沒她媽媽的幫忙，約蘭答的處境就早已完全絕望了。

圭勒模說：「要是她早上去賣玉米粥，她晚上要賣什麼？」糾利亞笑道：「你這個老私生子，你講什麼呀！」

阿尼塔正色的說：「真的，賣玉米粥或 *pancita* 給那些宿醉未解就開始一天的人是個好生意。」她轉身對圭勒模說：「要我

今晚再來還是怎麼的？」

他拿起桌上一本本子給她看：「看哪，所有這些人都要帶他們的錢來給我，就算不來，我也會去找他們收，然後拿了還妳，錢雖不是我的，不過我曉得我會把它放回箱子裡的。」

「是呀！」糾利亞說：「所有的會員不管什麼時候有錢，一個禮拜都付他五比索。」她接著說：「我得給卡蔑拉家送一箱啤酒去，是她守護天使的生日；我們這裡也要給卻列乾親家母的女兒卡蔑利塔開個派對，他們要做一個蛋糕，我可一點主意也沒有。」

「我還不曉得去不去，我可沒錢花在這種事兒上。」阿尼塔說了再見走了。

圭勒模轉向他太太，失望的叉起手，「我們怎麼還那位太太的錢呢？」

「可別扯上我，你那筆錢又不是給我借的，我怎麼知道你不是借來給別的女的！」

聽到這話圭勒模用甜言勸誘的聲調道：「別那樣嘛！人家有麻煩的時候你應該幫忙才好呀！」

糾利亞插上燙斗開始燙那件白衣服，羅拉穿上一件肘上破了洞的綠毛衫，將捲起的髒衣服丟到門後頭，「糾利亞，我的手帕呢？」她問道。

糾利亞還來不及回答圭勒模就開了口：「是啊！萬一妳到了誰的家要擤鼻涕，妳有件可以用來擤鼻子的東西的確是個好主意，一個人總會天有不測風雲，所以呀……」

糾利亞打個岔，問羅拉她為什麼老是搞不清楚自己的東西在那裡，她沒有答腔，約蘭答站起來要走，遞給她母親一張五比索的鈔票。

「錢在這裡，媽媽，買獎券的。」

「啊，女兒，把它找開，我一個子兒都沒有。」約蘭答卻把鈔票擱放在椅子上出去了，後頭跟了她的兒子。愛瑪留了下來看她外婆燙衣服。羅拉沒找到手帕，準備上工去了。剛好八點半，她邊往外走邊說：「我不曉得小聖像和那些小蠟燭要多少錢。」

一個女的在門口與羅拉擦身而過，一逕走向糾利亞，糾利亞道：「早啊，卡蔑利塔，」然後從圍裙口袋拿出一些錢交給那女人，說道：「謝謝妳，小親家母，妳曉得這是多少。」卡蔑拉在六年前帶了個教士來祝祐卡撒·戈提也，從此成了糾利亞的親家，她喃喃著不知什麼匆匆的走了。糾利亞鬆了口氣：「我和卡蔑拉扯平了，現在可以再和她談談了，我已經欠她不多了。總共才三比索。」

糾利亞呆板的站起來，把燙斗放在桌下，疊好的毛巾擱到床上，剛燙好的衣服搭在椅背上。轉過身，看到她妹妹和妹婿阿弗烈都在門口；阿弗烈都比他太太年輕得多，伸進頭來淘氣的用鼻子嗤著氣，說：「我們走吧，老妞，他們這兒什麼都不給我們的。」

糾利亞大笑：「等一下，咖啡馬上就好了，我已經開始弄了。」她匆匆擰了兩把椅子，兩個客人坐了下來。

伊奈是一個四十四歲很胖的女人，正喘著氣：「我們得走。」她對她姐姐說：「我們只是順便經過。」

阿弗烈都掏出錢包，「你看我們多節儉，整整一禮拜身上帶了五比索就是沒花掉。」他把鈔票遞給圭勒模，圭勒模把錢放進錢箱在本子上記上一條。阿弗烈都接著說：「我想我會離開墨西哥城，到別的地方找個差事。」

「是呀！」糾利亞道：「街上的生意真是糟透了，昨天我什

麼都沒賣，都是因為下雨。」她思索了一陣：「不是下雨，就是那些畜生警察，他們前兩天把約蘭答的貨品沒收了，講罰四十比索就可以取回，可是罰款比毛巾貴多了，她就沒去要，他們不讓我們再沿街叫賣，我們全得餓死了。」

他們都沉默了下來，政府的壓力——一種對街頭小販從未間斷過的威脅——越來越強，去年糾利亞有兩次被警車逮送去牢裡耽一天，兩次她都付了罰款贖回充公的貨品。在市場她也被一個政府收稅的捉到在賣東西，他要收三比索發一張許可證；糾利亞沒這錢，他就要把她推出市場，揪著她撞到個菜攤子，她氣起來抓了蕃茄就向他丟，於是他掏出了手槍威脅要射她，群眾擁了過來，嘲弄他虐待糾利亞，警告他不能開槍；他就粗魯的推她搖她，把她的衣服扯得破成碎片，糾利亞抵抗著最後逃脫了。

從那次以後，糾利亞就躲開市場和城中心那些警察向小販索賄的地方；她走遠路去賣毛巾給商店和修車廠的工人、沙龍裡的酒鬼、在倉庫工作的男人和路上的行人。她比過去幹得辛苦，不過只要她出去她通常總有辦法賣掉一百二十比索的東西。圭勒模替她吹牛，說她是城裡的小販冠軍，可以向任何人賣任何東西。她得不到錢就用毛巾換香蕉或是肉，她的價格是有彈性的，隨著她對主顧願意出價的估計起落。「我告訴你呀，」圭勒模說：「沒有人比得上糾利亞和她兄弟，所以他們在這一帶很出名，他們以他們這一手聞名全國。」

然而，糾利亞本身卻為未來擔著心，市長決心為了美國觀光客而徹底整肅市容，他已經把所有舊商場都給拆了，改建成新的，而且再也不准乞丐到街上；現在他又開始驅逐小販。糾利亞深感到受人迫害，恨透了市政當局和警察。她之第一次行使投票權投票——因為連自己名字都不會寫，打的是大姆指印——為的

是有謠言說不行使她們新權力的女人要給捉去坐牢。她還常常說起革命以前的日子在波菲利歐·狄亞士（Porfirio Díaz）統治底下比起現在來要好，不但有較多的自由而且東西也便宜。

「在以前呀，」她說：「窮人可以自己想辦法賺錢吃飯，現在東要鈔票申請執照，西又要鈔票罰款；那個時候一仙可以隨便買一兩樣東西；現在吃得不但壞，本也虧得更大。」糾利亞一邊說著一邊清理一個桌角，把髒碟子推在一旁，拿著塊抹布擦著桌子。

阿弗烈都開腔了：「正是這樣，一個人什麼都做不了，我就不曉得我們要幹什麼去。」

伊奈問她姐姐買了獎券沒有，糾利亞搖著頭：「還沒有，不過我和那傢伙公有兩張。」她手指著圭勒模，「而且在另外一個攤子我還有一張，我目前能做的就是這些了。」他們四個繼續聊著天，直到一個圍巾下攜了個小孩的婦人進來打斷了他們。「早啊！圭勒模大爺，哪，這個給你。」她拿出十比索，圭勒模收下，放進了存款箱，給了她兩張收條，他在本子上登記了她的名字：阿桂多·卡羅。伊奈敦促阿桂多在他們的攤子買張獎券。

阿桂多搖搖頭，「我現在不行，尤其是我小女兒又在病，她的胃不好，她得了胃氣，有食物塞在她胃裡，我希望約蘭答給她治治，人家講她會治這種病。」糾利亞說約蘭答出去找工作去了，不過伊奈也懂得怎麼治。伊奈答應給她治療，阿桂多脫下了小孩的衣服。

約蘭答的小兒子進來對伊奈講：「我曾祖母要跟妳講話。」

糾利亞做了個不耐煩的姿勢：「媽媽一定是要她的衣服了。」

「啊呀！我老是忘記。」伊奈叫了起來，「幾天前我要拿回

來給她又忘了。」她走出去跟她媽媽講話。她回來以後將那個哭喊著的小孩臉朝下橫在自己大腿上，開始按摩她的腳，旁邊的人都一個勁兒在看。她把孩子又翻轉過來，搓她的膀子、腿、手和胃部：「只能給她吃玉米粉做的玉米粥。」她對阿桂多講。再把小孩翻過來，伊奈用她的拳頭輕輕敲著她張開在小孩身上的手，上下來回拍著；接著猛地拽起皮啪嗒一下彈了回去。

「你們聽她皮的聲音，像橡皮糖一樣。」糾利亞道。她和其他人對這種療法都具備十足的信心，因為這是他們了解的古老法子。去年冬天艾米尼歐病倒的時候，圭勒模堅持要帶他上醫院接受「科學的」照料；但是當他看到醫生們打針、鼻道排膿和靜脈注射，小孩嚇壞了；他也變得異常驚慌。於是，把他帶了回家，另外請個郎中，結果艾米尼歐病也好了。圭勒模相信他的兒子會死在醫院，因為醫生的療法對一個小小孩是「太厲害」了。

「現在只用一調羹甘油或者旃那葉給他灌了腸就行了。」伊奈把小孩交還給阿桂多，阿桂多開始給她穿上衣服；糾利亞出去用水龍頭洗了手回來，剛好聽到阿桂多說：「好了，我們得走了，謝了，太太，我真怕我們打擾了你。」

瑪利亞在門口伸進頭問糾利亞要不要煤油，她正要替卻列親家去買一點。糾利亞給了她錢和一個桶，然後自己提了個缺了口的搪瓷鍋，去買碎麵包。那些麵包心和麵包皮只要整塊麵包一半的價錢，糾利亞經常一天都買一鍋，將近兩磅左右。

剩下圭勒模一個人陪著客人，他笑著說：「她真是個沒有用的小撒旦，不是嗎？真是一無是處。」

「誰？糾利亞啊？」伊奈問。

「唔，糾利亞也一樣，不過我講的是瑪利亞，前兩天她洗了個澡，我對糾利亞講：『她要把溝都塞住了，老天！她差不多有

一年沒洗澡了。」伊奈和阿弗烈都大聲笑了。

過了一會圭勒模接著說：「假如你們在這兒耽到晚上我們就有搞頭了，只要你們不走準教你們東倒西歪。」

「才不呢，老兄。」阿弗烈都答道：「誰高興在那麼冷的夜裡喝冰啤酒？」

「你還打算給糾利亞買個爐灶？」伊奈問。

「唔，說不定，我是打算過給糾利亞買個爐灶的，不過我沒打定主意該買腳踏車還是她的爐灶，那玩意兒耗起煤氣來可真可怕，對不對？」

「唔，不會太多。」伊奈道：「除非你是煮豆子一類的東西，不要花多少錢維持的；唉！對了，我的一個朋友肯出三百比索利息向你借一千五百比索，她願意簽借條。」

「我們過去都借她錢的。」阿弗烈都說：「不過假如她曉得錢是我們的她就會不還，我們其實可以把縫衣機押掉，不過她既然會不還我們又何必呢？可是對你而言，這倒是穩當的投資。」

「那麼，」圭勒模說：「我要有的話我就借她，不過我去那裡搞這筆錢呢？」

糾利亞的媳婦盤乞塔走過「卡撒·戈提也」向大家道早安，她已經看得出懷了孕，阿弗烈都在她後頭吼道：「那最好是個男的否則我們就把它塞回去。」接著說：「女人就應該這樣，不像一些蠢貴婦有了身的時候還想藏起肚子。就有那種女人全身都束起來還四周走動，後來有一天我問她是不是懷了孕，她說：『啊！沒有！求求上帝！』三天以後，他們不得不把她帶走，因為時候到了！」

糾利亞進來把那鍋麵包放在桌上，「卡蔑拉告訴我她下個月要結婚了。」她說。

「我想不用到九月。」阿弗烈都說：「她就會改變主意。」

「或許。」伊奈若有所悟詭譎地道：「那另有原因啊！」

「我敢說那是徹頭徹尾的詭計。」阿弗烈都加上一句。

伊奈接著說：「就是我說的嘛，他們就是想把人當傻瓜，她腰帶下面早已膨脹起來了，還想清清白白的嫁。」

圭勒模看到那個綽號叫「王爺」的倉庫看守來到人行道，於是對糾利亞說：「王爺來了，也就是說又有木柴給我了，瑪利亞回來叫她去拿。」糾利亞的母親路菲利亞和「王爺」同時來到門邊，不過在「王爺」和大家打招呼時她只靜靜的站在一邊。

糾利亞擠過他們兩個到外面水龍頭去洗平底鍋，「我會馬上跟你去。」她對「王爺」說：「等瑪利亞回來幫我弄木柴。」

伊奈站起來倚著門框；阿弗烈都細看「王爺」拿著的一捆銅絲，男人們開始討論銅絲的價錢。接著伊奈欠欠身要走，她丈夫暗示她等等，同時圭勒模也注意她不耐煩了。

「妳得給他們弄點醬啊！就算只有紅蕃椒也成。」他向糾利亞喊道。

「好呀，馬上，我馬上搞。」糾利亞匆匆從還站在門邊的母親身邊進來，「是，王爺，我們馬上就吃了。」

「是啊！」圭勒模諷刺地說：「差不多到一點鐘了。」他轉身向阿弗烈都：「有時候我們十二點吃早飯，你信不信？」阿弗烈都向他眨著眼。

「再講呀！你們這些長舌公。」糾利亞叫道。

阿弗烈都吹了起來：「我呀，八點吃早餐，一點吃午餐，下午六點吃我的晚餐。」

「真的？」糾利亞不信的叫起來。她習慣於一天只開兩次飯，而且都在隨她方便的時間開；要晚點開早餐的話午飯就可以

免了。這樣一來省下了食物的錢，也給了她時間好出去給晚飯賺錢。她的妹妹景況則要好一點，阿弗烈都是個出色的小販，伊奈除了需要額外的花費外不必去做工。此外，她還在「光明寺」（Temple of Light）兼做靈媒賺點鈔票；既然如此，他們當然有理由一天享受三頓飯囉！

糾利亞把紅蕃椒放到淺鍋裡烘，一邊急忙的剝著蒜頭。伊奈又坐了下來，糾利亞的母親閒晃著出去上了廁所，現在正懷著得一些東西吃的希望朝她女兒的房子往回走。「王爺」望著糾利亞笑道：「唔，我可不會瞧我們女國王的手藝不起。」糾利亞感到好多雙飢餓的眼睛都盯著她，動作得更快了起來。她不願意讓她妹妹空了肚子走；她和圭勒模對伊奈都深懷敬意，一方面為了她有通靈的能力，也為感激她幫他們的忙。她曾經為圭勒模治好過一種嚴重的皮膚病，而幾個月前糾利亞盲腸炎發作，也是她施行了「通靈手術」把疼痛解除的。在圭勒模的腳踏車店開張的時候，他曾經向他的特殊守護神聖·馬丁禱求好運，可是一直等到伊奈給他帶來了一口大口瓶，裡頭放了一種白花和薄荷，他才開始走運。他把第一筆賺到的錢浸到水裡，然後洒向門口，以招攬客人。「我不得不停止拿那些花了，我的主顧多得照顧不了了。」圭勒模讚嘆道。

伊奈和阿弗烈都每禮拜二、五在他們有兩間房的屋裡主持一個招魂中心；因為這兩天傳統上是和巫師法術有關連的。「光明寺」是一種天主教、福音新教、和民俗信仰的化合物。雖然不斷受到正式教士們的非難，它還是不斷的吸收著低階層的天主教徒。以下就是圭勒模解釋他融合了天主教和光明寺兩種信仰的經過，他說：「兩種宗教都是屬靈的，光明寺只有好處，在那兒你可以找到天主教堂所有的東西，惟一的不同是他們用西班牙文不

用拉丁文，天主教教士之所以要用拉丁文因為他們可以從中牟利，在彌撒的時候他們用拉丁文講基督的故事，我一點都聽不懂，可是就是不斷的去望彌撒；假如他們用西班牙文講，我就可以學，那麼一來我又何必再去望什麼彌撒呢？可別相信教士會說出他們的秘密，你什麼時候看到過教士把聖子（十字架）留在教堂裡過？從來沒有！他們就用那個保護他們自己，正如一個司令官不離開他的槍一樣。為什麼？因為那是他的武器他的防禦工具呀！不錯，所有的教士都嚴密的保守他們的秘密。」

「在光明寺裡他們幫助有困難的人，他們給人治病，用白巫術打敗黑巫術，在墨西哥城這裡巫師甚至比鄉下還多，我們病了的時候看不起昂貴的醫生，要是上社會安全醫院看病不要錢他們就在藥房搶劫我們。在寺裡他們不但給你治病還給你藥，所以大家喜歡上那兒。」

伊奈作為一個靈媒的名聲為她贏得一大束一大束的花，而她也為光明寺奉獻了很多時間。她佈置好了房間，打掃清潔，供上花和燭；靠著房間一邊牆上，豎了一個七級的綠色階梯，每一層都有一大塊蠟燭和一瓶花，最頂一層有一個耶穌受難像和四支排成十字架形的許願燭，牆上釘了一幅三角形的圖畫，畫著一個女人的眼睛放射著光芒。在屋角上有一張大靠背椅子，覆著紅白二色的椅套和紅白二色的窗簾相調配；這二種顏色是榮耀聖心的，其他的聖人則用的是其他顏色的材料。在儀式進行的時候伊奈坐在椅子裡，閉起眼睛往後靠，腳擱在一小塊地毯上，進入失神的狀態。正如糾利亞說的：「她把自己的肉身獻出來作接受上帝命令的媒介，而且傳達給人們。」

正對她的椅子是兩張小椅子，上面擱了白色的墊子作矮凳，伊奈的特別助理穿了白袍，坐在上面。桌子上有幾瓶油，和小桶

的「香油」(balsam)或聖水準備治病時用。來她這兒求療的人都準備了為這些花費留下個一兩比索。房子的另一邊是為來求診或者來祈禱的人準備的一條條板凳。此外，每個月初一、初九，和十三，伊奈、阿弗烈都或者其他「弟兄」和「姊妹」還提供特別的服務。

糾利亞是光明寺的「姊妹」之一，虔心的參加聚會，她「顯示」自己是一個潛在的通靈人，因為像伊奈一樣，她有過見到自己或別人在雲端行止的幻覺。可是，她既沒時間也沒有興趣發展她的這種能力，同時對做一個信徒她已經很滿足了。圭勒模對伊奈有信心，可是他不再往寺裡去，因為那對他有不好的影響。「每次我一去，我就覺得好像有什麼人在我自己裡頭攔住我，於是覺得身體裡面有一種魔力，接著就打寒顫，臉上漲紅，覺得想嘔，全身顫慄起來，當走過苦像下面時，就更難過。」

圭勒模相信他自己具備某種通靈的力量而和伊奈的相衝突，他看到的幻覺是在牆上走，在雲端或者任何他注視的地方都會出現。此外，他也曾經預言應驗過幾件事，一件是飛機墜毀，一個是佐治·尼格列(Jorge Negrete)之死。有一次他看到兩個人騎腳踏車相向而行，他告訴糾利亞他們會相撞，果不其然，幾分鐘後，事情真的發生了。他有的時候覺得他的精神力強到對人有害，他深信由於自己的疏忽造成了馬克洛維歐生病底兒子的死亡，因為是他抱他去受的洗。還有一個是他兄弟的兒子，他在那小孩死亡的前一天拉了他的手。從此，圭勒模不再撫愛或者抱小孩子，連他自己的小孩也一樣，他怕會使他們致死。

在十歲的時候圭勒模做過教士的助手，當時他對於教職生活表現了強烈的愛好。那個教士鼓勵他進修道院，圭勒模也確曾試過，可是他又那麼頑皮，使得人家沒有法子收留他。他在不對時

間敲教堂的鐘，用聖餅把自己塞得飽飽的；喝聖餐酒以至於酩酊大醉，有意的亂放教士夾在聖經裡的書籤，在彌撒之前把聖經顛倒過來放，最後他還給人捉到穿著教士的教袍參加遊行。即使到現在，圭勒模還在想他願意蓋一個修道院或者做教會的神父。糾利亞則頗不以為然，每當他提起這事，她就打斷他：「做你自己小孩的父親就夠了！」

圭勒模開始在工作台上敲下一些鐵條，糾利亞叫在人行道上閒蕩的瑪利亞。「來，跑去店裡買三十仙咖啡來，我們等著。」瑪利亞轉身跑時，糾利亞又大聲吆喝：「再要半比索的陳年乾酪，快！」

這時阿弗烈都和圭勒模正在談論晚上要開的派對，他說：「唔，你還打算用你自己的腳走回去，像前幾天晚上一樣，嗯？」

糾利亞轉向她丈夫笑了起來：「你真的醉得不像話了，老兄，你太過火了。」

「你根本不能喝。」阿弗烈都接著道：「一點啤酒你就癱下了，你一點也不像有男人的酒量。」

「是呀，醉得像灘爛泥，可是呀可別以為這個窩囊老乞丐真是不曉得事了，他只是借酒裝睡；秋楚大爺在這兒，記不記得？秋楚在的時候他都沒有睡，他在偵察、監視著秋楚大爺，因為，」糾利亞說著轉身向圭勒模：「你說這小子可是要揩我什麼油？」

圭勒模不好意思的笑了：「喔，那兒的話！我告訴你，你不能丟下東西沒有人看，我只是照顧著東西，要知道，到底信不過那個老撒旦。」

「是啊！」糾利亞說：「秋楚大爺走了以後，這頭驢子倒在床上像根柱子一樣。」所有的人都笑了。

坐在門外面一條板凳上的路菲利亞開了腔：「他可不像別人一樣能鬥，他們一喝酒就馬上……」

「為什麼我要鬥？」圭勒模說：「何況又和人住隔壁，唔，那何必？我每天見他的面。」

阿弗烈都在圭勒模背上拍了一掌：「真的啊！你的宿醉好嚴重啊！」

糾利亞搖著頭：「我喜歡愛喝酒而且有酒量的人，對那種古板的簡直忍無可忍，等到圭勒模守護神的日子我們開個派對，把屋頂都給掀了！」

「像上次我們開的那個一樣，嗯，老傢伙？」伊奈說著以肘觸觸她的丈夫：「我們那條街沒有人能像我弄得那樣好。」

「那是真的。」糾利亞說：「這裡也一樣，拿一個窮人的派對來說，在這大雜院裡就沒有人能比得上我們，對不對，老男孩？我帶這三個小孩第一次去聖餐的時候花了三百比索，不過那真是過癮，我真高興塞東西給人家吃，我們有一鍋 *mole*，不少的巧克力，不少的啤酒，足夠每個人的！」

「我們在阿弗烈都守護神的日子也給他弄個一樣的，你們看看吧，讓酒氾濫吧！那天！」伊奈叫道。

「我們要給請來的客人 *Cubas* 和 *punch*，給別的人龍舌蘭酒。」糾利亞又開始大笑：「我們還要捉弄捉弄那個女門房，教那老太婆跑來跑去馬不停蹄！」

老依格那西歐進來送 *El Universal* 報，他遞了五比索給圭勒模，拿了收據一言不發的走了。圭勒模在本子上登記下來。

「那個傢伙，」他說：「是所有人裡頭最窮的，而且也是付錢付得最勤的，卻從來也不問要借什麼，那些不借只存的人最後會成為大贏家，他們一次存一點，不間斷的存下去，到最後取回

的時候就是一整筆，這倒也不錯，嗯？」

瑪利亞匆匆進來把乾酪和咖啡交給糾利亞，糾利亞遞給她一個黃色小盆去裝水。她一回來又派她再去跑腿：「快點，孩子，去買一公斤玉米餅。」說著給瑪利亞七十五仙和一條餐巾。糾利亞開始把乾酪磨到紅蕃椒醬裡頭。小愛瑪還靠在廚房小桌邊上，糾利亞一經過她就扭轉身體。阿弗烈都又問圭勒模要給糾利亞買爐灶的事。

「是的，我想我會買給她。」圭勒模答道：「而且我還要在這兒安個新房頂。」他用手指向廚房的矮天花板，「不知道得花多少錢？」

阿弗烈都從口袋掏出一截鉛筆頭，開始在一張紙上計算，「讓我算算看，你要不要買橫樑？」

「那個不用錢，『王爺』會給我。」圭勒模四邊望著找「王爺」，可是他已經完全沒有驚動任何人就離開了。

「大概要到差不多四十二比索。」阿弗烈都說：「最多也不超過一百比索，花錢不多卻大大改善了，那麼你可以在那兒安上爐灶了。」

糾利亞一直在聽著。「呵！」她開了口：「那麼這一帶的老太婆可真要拿私刑修理我了，唔，你給我買個灶她們就要踢我出去了，你們曉不曉得這裡所有的女人都是賤種，她們嫉妒。」她出去洗幾個杯子和碟子，伊奈不斷望著電視機上的鐘，差一刻十點。

圭勒模對他太太嚷道：「開動吧，老妞。」

糾利亞正在帶了乾淨杯碟回來的路上：「唔，少整天都煩我。」她說。她攪了攪在灶上熟著的隔夜豆子，在去洗湯匙的時候叫伊奈把咖啡壺從火上拿起來，伊奈不情願的站起，蹣跚的走

向灶邊。

「啊！可是我會搞得一身煤煙了，這鬼東西！看看它有多髒！」她用圍裙的邊緣移開了燙鍋，看到小突麻士站在門邊，她上前去察看他的脖子，糾利亞回來的時候她說：「這孩子的情況真的很壞，現在不給治，他長大了還會是這樣。」

圭勒模緊接著說：「要不是他外婆他連吃的都沒有，好比今天，約蘭答溜躑出去還不曉得他們有得吃沒有，她就這樣把他們丟下來，這可是真的吧！卡塔林那？」他向剛到門邊約蘭答的大女兒問道，那女孩沒有回答。圭勒模接著說：「有時候他們一直等到糾利亞六、七點鐘買了東西回來，有時到八點，還沒有得吃。」

「可是這也不是約蘭答的錯。」阿弗烈都說：「應該怪她丈夫，要是我真的驕傲到不肯要我太太去做工，我就會供她和小孩吃的，安頓他們；那有什麼辦不到的？要是她不聽話我就對她不客氣；教她就在家裡。要不然，就應該教她當家，我對這樣的事是很挑剔的。」

「是啊！他把所有的時間都用來喝酒，從來就沒有一個錢，他真是個酒鬼，可憐蟲！」以圭勒模的標準來說，約蘭答的錯比她丈夫更大，因為她置她的小孩於不顧。她是清醒的可以控制自己的，而他丈夫卻不然，那怎麼能怪他呢？

瑪利亞帶了玉米餅進來，十點差五分，艾米尼歐工作回來了。

「他們沒付錢給你？」圭勒模馬上問他。

「要給的，我們每個人三比索半，不過要稍晚一點。」艾米尼歐將夾克和便帽摔在臥房的那堆腳踏車上，「媽媽，我不要牛奶。」他說：「最好給我黑咖啡。」阿弗烈都從他坐的椅子抽起

身，艾米尼歐立即就坐了上去，不過不到幾分鐘就給推開了。

「呀，你在幹嘛？你沒看到我坐這兒啊？小傢伙！」艾米尼歐移到床上去，經過伊奈時她親熱的在他大腿上拍了一下。

「你這小瘦皮猴兒。」她說：「幹嘛你從頭到尾都弄滿機油？」

艾米尼歐看看自己的手：「我是個修車工人啊！」

阿弗烈都嘲弄地問他汽車零件的名稱，當艾米尼歐一答錯大家都笑，他就藏到糾利亞的裙後頭：「那麼你們管它怎麼叫？」他又向糾利亞要另外一條褲子好穿去參加派對。

▼ 「另外一條褲子，兒子？」圭勒模問：「今天又是什麼人的守護神日子了？」

糾利亞不耐煩的答道：「你看，你難道不知道你兒子在講什麼？他跟梅林講他要給他們放唱片，羅拉和他還要買蛋糕上面的蠟燭和聖像，因為我們是他的教父母。」

「可是我們已經提供了唱機和電了，還不夠啊？」圭勒模抗議道。

糾利亞已經準備好給她妹妹和妹夫一杯咖啡和一碟豆子。圭勒模在他們面前安了個硬紙匣：「哪，這兒，用來當桌子。」他自己則在工作台邊吃他的早點。

約蘭答進來。「給我點吃的，媽媽。」糾利亞給了她三杯加了牛奶的咖啡，約蘭答便拖著小孩出去了。糾利亞也給了瑪利亞咖啡和豆子，她拿了坐在門階上吃，艾米尼歐則坐在床上吃。糾利亞把放著磨好的紅蕃椒和乾酪的石臼擺在工作台上，好教每個人都搆得到這種香料醬。玉米餅一下就報銷了，糾利亞叫瑪利亞再去買一點來。路菲利亞進來了，拿了她的咖啡、豆子和醬在門廊下坐著吃。圭勒模滿意的吃著他把豆子捲在玉米餅裡做成的

「三明治」(taco)。

「你最喜歡你那一個妹婿？」他開玩笑的問他太太。

糾利亞回頭望望阿弗烈都：「我最喜歡那一個混蛋？一個都不，他們都是一個模子壓出來的。」

「好呀，我們可扯平了啊，小姐姐，」阿弗烈都說：「只要我在晚上撞見妳，準讓妳給嚇一跳，我敢向上帝賭咒。」

路菲利亞點著頭：「我想一點不錯，帶著她背上那團肥肉她看來真像頭大笨象，會把誰都給嚇了，我不明白為什麼圭勒模不給她嚇倒。」

「才不哩，在他可恰恰相反，嗯，姐夫？」阿弗烈都說。圭勒模卻繼續平靜的吃著。

「他們倆啊，天生的一對地設的一雙，」路菲利亞接著說：「因為一個胖一個瘦，他們現在一塊過活，以後也會這樣下去。」

約蘭答來要了taco站在棚架底下吃著。

阿弗烈都開始唱道：「早上吃紅蕃椒，晚上吃紅蕃椒，紅蕃椒……」沒有唱完他太太就給他一巴掌。

「住嘴，象鼻子，少貧嘴！」

「怎麼了？不對嗎，姐夫？你不是成天吃紅蕃椒嗎？只要我來，無論什麼時候你們都給我紅蕃椒。」糾利亞和圭勒模都笑了。

「我要去上工了，媽，我走了，爸爸。」艾米尼歐和剛才坐在外面地上吃了東西的咖爾萬一塊走了。約蘭答的其餘幾個小孩卡塔林那、突麻士和愛瑪也都坐在地上吃捲起的玉米餅和咖啡。

「要不要我再捧點豆子給你？」糾利亞問伊奈。

「可甬捧來，好好端過來。」阿弗烈都糾正道，他太太用責備的眼神看著他。

「看什麼勁兒。」他說：「把豆子給端來不是要好些嗎？為什麼一定要捧過來呢？」

糾利亞給他弄得半愠半喜：「啊，少煩我！每個人都照自己的意思說話，兄弟，你聽懂了我的意思，不是嗎？」

「懂雖懂，不過你講的方式不正確。」

糾利亞笑了。「混蛋！你騾子，你！他媽的，可甯想糟蹋我！我高興怎麼樣就怎麼樣。」她轉身向瑪利亞問道：「要不要我扔點豆子給妳呀？」

「丟給她，丟給她。」阿弗烈都說著，把大夥都逗笑了。

伊奈吃完了，把碟子遞還糾利亞：「多謝多謝，願上帝不光是像我這樣謝妳。」阿弗烈也都謝了，把空碟子遞還給她。

約蘭答來到門廊，擋住了她外婆往屋裡看的視線，那老太婆就尖聲說：「看看這傢伙呀！她站在這兒幹啥！這婊子光是站著！」

「啊！我有那裡好去？妳要我往那邊站呀？」

「啊！媽呀，閉嘴！」糾利亞對她母親說：「每個地方都有人，教約蘭答往那兒去喇？」約蘭答回自己家去了。糾利亞卻繼續在說：「妳曉不曉得，媽媽，前兩天妳用平底鍋打約蘭答要不是我擋住妳那一下，約蘭答的臉就會給妳劈開了。記不記得有一次妳還有淺鍋的長柄教得我眼冒金星什麼都看不見？隨便她愛站那兒就站那兒，這裡已經沒有位置可以往裡面塞人。」每個人都閉了嘴，直到路菲利亞陰沉地發著怨言：「你們為什麼都對我那麼壞。」

「啊，媽媽！誰又對妳有過什麼不起呢？妳一輩子都這樣講，我們可沒對妳不起。」

馬克洛維歐的小女兒來要吃的，糾利亞做了一個 *taco* 給她，

接著取謔地再給阿弗烈都添了些紅蕃椒，他點著頭又唱了起來：「白天吃紅蕃椒，夜裡吃紅蕃椒……」卻又挨了他太太一巴掌。

糾利亞笑了：「現在靜下來，要不然人家要講這裡是個沙龍了！」

圭勒模已經一個人安靜的做了一會工，抬起了頭說：「真的，他們要把廷鐵洛街所有的沙龍和娼寮都關了。他們把他們都趕走了，是不是？」

阿弗烈都點著頭正要開口，伊奈卻站了起來說：「來吧！老傢伙，我們走。」當她丈夫站起來，她發現他褲子後頭有個洞。阿弗烈都不好意思起來，先是用手掩住褲，接著把夾克綁在腰上。

「別那樣。」伊奈道：「甯把自己弄得一付滑稽相，沒有人會看到什麼，一點也不顯眼，你這樣一來反而糟。」

「唔。」他說：「這麼說我就安心多了，我可不願意再有像上次那樣的事發生到我頭上，我的褲子從後頭整個扯開了，卻誰都沒有提醒我，一下了巴士連內褲都露出來了。」大伙兒都笑了。伊奈和阿弗烈都道了再見走了。

糾利亞坐下來正要吃自己的早點，約蘭答來打斷了她，把小孩交給她抱，自己把咖啡往一個汽水瓶裡灌；接著坐下來一邊用那個瓶子餵小孩一邊在圭勒模訂的報紙底分類廣告版上找差事。糾利亞回頭繼續吃自己的，她母親說：「我走了，謝了啊！走著瞧吧，上帝會幫我們的。」媳婦盤乞塔進來看到她點頭，就拿了那壺豆子和剩下的咖啡回到她自己家去。

圭勒模叫著瑪利亞：「要來不及了，快點把粗布袋給我，我好去送貨。」那女孩在衣櫥裡翻找，卻找不到粗布袋，最後她不找了，向糾利亞訴苦說她的頭在痛。圭勒模說：「妳病了啊，女

兒？那麼甬上學了，不然會更糟的。」

瑪利亞搖著頭：「沒有，爸爸，我要去，沒有關係的。」

「『王爺』又來了。」圭勒模說：「快！瑪利亞，妳和卡塔林那去取木柴。」

糾利亞堆起髒碟子：「啊！看哪，這下我可有得忙了。」當「王爺」站到門廊，她說：「你看，你來晚了，我們都吃過了。不過我會給你弄點紅蕃椒。」王爺微笑道：「趕快，女國王。」糾利亞在一個碟子裡放了兩塊玉米餅，中間攔了紅蕃椒給他，他從碟子裡把餅揀起，謝了她，走開吃去了。

糾利亞發現她丈夫還在查看一本筆記簿就吼了起來：「趕快，你要走的話趕快走，現在可不早了。」

「我不是叫妳把粗布袋和手帕給我？」圭勒模說著拍拍那本簿子擱到一邊：「看看瞧，剛才我還一個子兒都沒有，現在油水可全到了，可是還有幾個畜生沒付，我要去找他們收了。阿桂多那死傢伙終於付了十比索！」

糾利亞去到衣櫥立即找到了粗布袋，她嫌惡地嘀咕著那個小女孩什麼都找不到。圭勒模在半空抓住她丟過來的袋子，戴上帽子。「唔，我走了，我先要去買電視的音響調節器，然後再去收錢，馬上就會回來。」

糾利亞在他背後叫道：「可別太久呀，要不然又像昨天讓雨把我困住了，連個五比索都賺不到。」

圭勒模轉過身，走回來向她兩手一攤：「給我錢，我要買鏈子。」糾利亞說早已給了他十比索。他們兩個來回說了好一陣，最後決定除了她欠他一百三十比索的總帳外，她還欠他四比索。糾利亞一直到現在還在還她向圭勒模借來結果花在聖餐派對上的錢。她最後答應了晚一點再還他四比索。差一刻十一點，他把布

袋甩上肩走了。可是沒幾分鐘又回到人行道上。

「啊，圭勒模，你這下流痞子！你怎麼會又折了回來，你看現在要幾點了。」

「那麼算了，還要不要我買鏈子？」

糾利亞厭惡極了，幾乎是對著他狂吼：「不要，你現在給我走！」他機靈的一溜身在她狂怒以前逃了開去。

糾利亞望著他的背影搖頭：「我不曉得到底什麼事臨到那傢伙身上。」她對約蘭答講：「一定教什麼人給他放了蟲！賺不到錢不說，一直在走下坡，走下坡；他現在把什麼都給押了而且整天神魂顛倒。我出去賣東西多少帶來家幾個錢；他卻不然。他毫無辦法。我真受夠他了，我要把他歸到半個傻子一類的東西裡了。」

糾利亞一開始逗那個嬰孩立即就歡悅起來；她把小外孫高舉在頭上。「啊！你這個小混蛋，你這精靈的小東西，你小爸爸！」大聲的親他又把他放下到泥地上。專照顧靠街幾間房子的另外一個守夜人走過，糾利亞在圍裙口袋裡摸出幾個銅板給他作一個禮拜的小費。十一號的昆鐵羅太太經過，向她打了招呼，一逕上街去。

糾利亞又和約蘭答談起圭勒模：「我答應每個禮拜幫他二十五比索。既然電視機又要開了，我們的小糖果和巧克力就有得賣了。雖然賺不了多少，到底聊勝於無。」糾利亞悲哀的搖著頭：「那傢伙要沒有我就完蛋了。」

在他們婚姻的第一年，糾利亞對圭勒模的智慧及他對美好的將來的信心都有深刻的印象。然而，他對那些光明遠景而採取行動卻一再失敗，這樣的事實令她一再感到幻滅。她早已經得到這樣的結論：他改善生活的那些熱望（她稱之為他的「過度野心」）

反而有害於使他維持一個簡樸生活。她本身並沒有生活得舒適的要求。「我生於貧困也將死於貧困。」是她常說的話。她只希望有人分擔她養活這一家的重擔。她的工作太過沉重，並且還為她的子女或孫兒孫女擔著心，萬一有一天她撐不下去的話他們怎麼辦。當她不上街兜售毛巾時，她在家也不光是只做燒餅、打掃、洗衣、燙衣等等工作；她還準備大鍋的雞肉 *mole*，飯和豆子，又做上八公斤的玉米餅上街去賣。儘管有羅拉、瑪利亞、卡塔林那、一個外甥和她的一個親家母來幫她調配用來做複雜的 *mole* 醬的作料，她的工作還是太重了。

糾利亞往外去打了一鍋水洗澡用，約蘭答和她的小孩回家了。在糾利亞把鍋放在灶時，瑪利亞和卡塔林那回來了，兩個人一人一頭拽著一大麻袋沉重的木料。她們把袋子擱在門外就跑開去玩，可是糾利亞把她們叫了回來。她們三人一塊兒把木塊扔上棚頂。盤乞塔經過：「又來木頭了，糾利塔（暱稱）？」「是啊！已經得了不少了，可是常言道『受贈之馬，莫探其齒』，對吧？我們拿來總派得上用場的，我們不該拒絕任何東西。」轉過身對著瑪利亞，說：「拿掃把來，快！」糾利亞把殘屑掃成一堆，瑪利亞接著用一塊金屬路標把它鏟起來。左近洗濯池旁的一群小孩吵了起來，小突麻士兀地挨了一拳，開始嚎啕起來；糾利亞吼著約蘭答叫她把她小孩帶得好一點，約蘭答扶起了突麻士。「啊！蠢婆，我真不曉得妳是個什麼女人。」糾利亞說。

約蘭答沒有答話，把孩子搖了一陣放下又回去洗衣服，碰到她祖母拿了一匣扣子往屋裡來她跨過到一邊。路菲利亞坐在一塊石頭上開始按照扣子的大小和顏色分類。儘管她現在靠子女養活，她一天還是去賣賣扣子、別針和小瓶子好賺個兩三比索。有的時候她在脖子上懸了個盤子到街上賣，不過通常她都去蔑西德

市場，坐在人行道把貨品攤在報紙上賣。

「我今天不出去賣東西了。」她對糾利亞講：「這天氣壞透了，都是月亮弄來了那麼多水。」

「管它壞不壞，反正我今天要去賣，我穿了雙破鞋東奔西走，我們的棉被也快分家了，圭勒模卻絲毫不為這裡的事操心，所以我就不能不留意了。我要到約蘭答那裡洗個澡，想想看，羅拉每隔一天花一個半比索上浴室洗澡，我就從來沒有過。唔，他假使要給他子女過有錢人家的生活，就由他去。可是這是不對的，對吧？」

糾利亞的悲傷尤甚於憤慨。圭勒模利用她卻忽略她，明顯的偏愛羅拉，這些都深深地傷她的心。還更教她傷心的是羅拉把大部份收入交給她爸爸，只偶而抽個五比索或十比索給她。然而，她卻愛著她的繼子繼女，而且相信他們愛她「超過愛他們自己的爸爸」。正因為他們需要她，她才和圭勒模繼續結合在一起。同時她也害怕萬一再單身生活的話，自己又會和她的親家整天喝酒起來。

「唔，」路菲利亞道：「她今天就給了他四十五比索，他應該給她零花錢才對。」

「可是我還不是老借錢給他？前兩天我給他從攤子贏來的一百比索教他把押的那只錶贖出來，那個錶他花了七百比索，馬上就要死當了。事後我們狠狠幹了一架因為他不還我錢。」糾利亞接著說：「我真希望有個帶花盆和有很多桶和碗碟的漂亮房子；為了三餐一天到晚弄得團團轉，我可不高興跑東跑西向鄰居太太借錢，我說他應該承擔他的本份。」她歇了一會兒，然後激越的說：「我的一輩子從來沒有足夠的東西過活，我一輩子都得做工，有的時候，媽媽，我覺得自己完全累癱了，我覺得不舒服，

卻對自己講：『唉，我可非得繼續工作不可啊。』也許有一天我會突然倒下來斃掉。」

瑪利亞從臥房拿出了糾利亞的乾淨衣服；麻袋做的襯裙、內褲和一條毛巾，糾利亞贊許地點著頭。接著去到約蘭答的房子在粗麻布的簾子後洗澡。差不多十一點圭勒模布袋裡裝了電視調節器回來了。

「看來好像電力公司的人要來延長配線了。」他對在陽光下梳著濕頭髮的糾利亞說。他又起身要走。「我馬上回來，我去問問電力公司的人為什麼我們的電費還那麼高。」

「不要，不要，」糾利亞不耐煩的嚷道：「我再不能等了，你什麼地方都不能去，抱歉了，兄弟。」她往頭上抹了髮蠟，又在臉上擦了冷霜。

昆鐵羅大爺經過，遞給圭勒模五十比索，「還差七十五比索，親家。」圭勒模說。昆鐵羅點點頭，等拿到收據，離開了。糾利亞抬頭望望陰沉的天空。路菲利亞說：「他不打算教妳去。」糾利亞在鼻子裡嗤氣道：「我還在乎有沒有我丈夫的批准啊？對我，那有什麼不一樣？」聽到這話圭勒模比劃了一拳頭：「我要揍妳，把妳的背敲扁。」他說。

路菲利亞笑了：「當然，老兄，這麼輕易呀？只要潑點水上他身，他就要死了。」

可是圭勒模對他太太認真的講：「二者擇一，不是我離開妳留下，就是我留下妳離開，這房子不能關門，我們可能來主顧，就算是什麼賣不了也一樣，這總是一家店呀！」

糾利亞沒理他，把一疊毛巾甩上肩，找著錢包準備要走。她母親叫她去伊奈家取回她的衣服，糾利亞搖搖頭：「不行，我走別一條路，媽媽。」圭勒模叫她別太累了，又問她回來是不是打

算付他鈔票。糾利亞聳聳肩：「誰曉得我走什麼運，全靠上帝幫忙了。」糾利亞走下人行道，和簷下或空場裡做著工作的鄰居一一招呼。

圭勒模眼睜睜看著糾利亞離開。他痛苦的承認自己無法控制她。他們剛剛在一塊過活時，他把她耽溺於外出和狂飲的惡習止住，也不准她的醉酒朋友來家。「她一天賺個二三十比索又把它全部花在啤酒裡還不是等於零？何況給孩子見了多不好。」那時她對他比較服從，從來不會不徵求他同意就亂往外跑。她的家庭也為了他改好了她而誇獎他。然而事實漸漸改變了，「我在這兒失去了支配權了，你看。」圭勒模對一個朋友說：「因為只要她開口：『我要出去賣東西』，那麼，可好，我有什麼好講。實在是我自己的錯，要是我從來不教她出去賣東西，我就照樣可以指使她。可是現在呀，那可好，她一點也不理我。」

「我想如果我搬出這裡我就可以再發號施令，因為那麼一來，她的家人就干涉不了我們的事了。現在要是我和她打起來，她的小孩馬上就跑來，插上一腳。只要約蘭答一插進來就有兩個女的和我作對，我為什麼要一下對付兩個？這就是我說的，一搬家就剝去糾利亞一大部份勢力的道理。那樣她就沒有靠山了。我想她心裡也明白，所以一直不願往外搬。她的家人來來去去，講我懶講我沒有用，其實他們沒注意到就是因為我們在幫他們，我們才陷入困境的。要是他們不都上這兒來吃，我們就用不著幹得那麼苦。他們光注意到滿他們自己的意。糾利亞的兄弟有一次來對我大吼，說我在欺騙她，為什麼電視機和腳踏車都在我一人名下？他們說我要她幫忙把那些都付清就會丟掉她。他們不明白因為她一點也不懂腳踏車我才不得不簽上自己的名。萬一我離開這裡，他們以為我會帶了東西走？他們以為我的小孩會跟我走？他

們愛她比愛我更甚。」

路菲利亞掙扎著站起來，再一次對圭勒模講她不打算去賣東西。

「特別今天是卡蔑拉守護神的日子，有東西可吃是不是。」他回答道。

「當然囉！」老太婆講：「你不曉得我每年都去擁抱她。」說著慢慢走開，朝她曾外孫女屋裡去。

圭勒模把電視調節器接上，一下子機器就亮了。瑪利亞進了來，他們兩個不出聲地看了一陣，然後他把它關了。「它耗電太多了。」說著他回到工作台邊。

瑪利亞爬上騎樓鋪床，她收攏幾件衣服擱在一個角落。跳了下來，她開始把空汽水瓶往腳踏車旁的匣子裡裝。從衣櫥拿出一件粗布的衣服和一件破舊的毛線衫擱在床上。接著她從衣櫥下面的匣子裡拿出三本筆記簿和一冊學校的教科書。她對著鏡子朝自己微笑，用手指梳理著頭。她看來似乎對自己破爛的衣服和不整潔的外觀並不在意。她惟一的要求就是多上幾年學，因為她功課不錯，老師也很鼓勵她。有一次校長問圭勒模為什麼瑪利亞到校上課的情形不規則，圭勒模騙他說這小女孩身子很弱，經常犯病。瑪利亞正為她獲取教育進行著一場失敗的戰爭；在這大雜院裡沒有人認為這是件重要的事。

瑪利亞進了廚房，把髒碟子堆起到桌子上的一塊木板上面，一邊找著用來洗爐灶的絲瓜布，「爸爸，給我錢買肥皂。」

「什麼？這兒都沒有啦？」圭勒模很不情願的給了她二十仙。

約蘭答進來拿煤油罐。圭勒模慍慍地望著她：「他們來這兒拿任何他們要的東西。」一個小女孩來買軟糖。他給了她兩塊，

那小女孩沉沉的把十仙給了他，他順手揣進自己的衣袋。瑪利亞回來的時候圭勒模說：「我今天在等那個警察來，妳有把握我不在的時候他沒來嗎？」瑪利亞搖搖頭。「每次他來付他的五比索我總給他一個收條，我得及時入帳，要不然所有的數目字就要整慘我了。」

瑪利亞擦乾淨爐灶，接著急忙洗碟子。她從廚房和洗濯池來來回回了好幾趟，在一堆堆碟子，大泥鍋以及沉重的石臼下竭盡全力在操勞。她把大瓶子都掛上了釘子，匆匆的掃著地。在她工作的時候她父親不時對她說話。

「唉，我把這個設計得真不錯，這樣他們就沒法出其不意的逮到我。我榨不了他們，也沒有人榨得了我……那個警察到現在還沒來！」

一個女人帶了一個裝滿空瓶子的皮袋子進來。「你要買嗎，圭勒模大爺？」他答應出兩比索收下。「放在桌子底下，瑪利亞！」

那個女人低聲的對圭勒模講：「不要跟任何人講，你曉得這裡這些人是什麼樣的，他們要說我連買豆子的錢都沒有了。」圭勒模搖著頭：「不會的，除了你我，誰都不會知道。」

街上響起了鐘聲，瑪利亞跳起來捉住垃圾桶。「垃圾車來了，爸，我得趕快。」女孩和婦子帶著裝滿垃圾的紙包或罐子從所有的門裡蜂擁而出，瑪利亞一直等到輪到她，然後提了空桶跑回來。

「爸爸，」她說：「把那幾比索給我買豆子。」

「比索？什麼比索？什麼豆子？」

「啊，爸爸，糾利亞留下來買豆子的那幾個比索呀！」

圭勒模慢慢的伸進口袋掏錢。瑪利亞遞給他一小包火柴請他

點著爐子，自己則往店裡去了。圭勒模用力的劃火柴，結果沒有點著。「從前我只要輕扣一下就著了。」他咕噥著。「現在可不了，現在一切東西都偷工減料，和過去不一樣了。」

瑪利亞回到家爐還沒點著。

「啊！爸爸，你沒點著爐子，我上學要來不及了。」

「妳要是不去的話就不會來不及了。」

「可是我就是要去啊，爸爸！」她說著蹙起了眉頭。

「妳又幹嘛那樣急呢？哦，對了，妳要去看妳男朋友，所以妳才要上學校去。」

瑪利亞爬上床，在許願燭上點著一張捲起的報紙，用報紙點著了爐，接著出去打水煮豆子。

「我就是要去，我不願意缺席，你看好了，爸爸，我就是要去。」

圭勒模安靜了一陣。「沒問題，不過甬丟下爐子在這裡燃著，我要出去收貨，可不願意回來發現電視機給燒成了豬油渣。」圭勒模看著她女兒洗豆子。「妳這小老太婦，是比羅拉要好。妳確實聰明呀，女兒？」接著加上一句：「那麼昆鐵羅又得怎麼講妳了哩，嗯？」

「啊，爸爸，我現在不能講話了，我已經晚了。」

卡塔林那進來，身體倚在廚房桌上。「你要去買鏈子不是？」她問圭勒模。

「是啊，進來，我要帶著妳一塊兒，給妳買個 *taco*。怎麼樣？」小女孩笑了卻搖著她的頭。

「來嘛，我給妳買冰淇淋，拜託啦！」

小女孩還在固執。「不要應許我那麼多，因為過後你恐怕連帶都不帶我去。」她說：「你只是講講，根本就不是真的。」

「啊，卡塔林那，別那樣嘛！」圭勒模戴上他的黑帽子，猛拉了一下褲子，說了再見走了。

瑪利亞坐在工作台邊做功課。已經一點了，比應該到校的時候已經晚了半小時。卡塔林那自己吃了些麵包後出去了。突麻士踱了進來躺在地板上。幾分鐘後約蘭答進來，她要有人在她洗衣服的時候給她看孩子。她為自己能夠不離開這大雜院，還賺得錢很覺得安慰。

瑪利亞答應看孩子。「我爸爸不要我再去上學，因為他要人幫他忙弄水瓶。」在小嬰兒開始哭的時候卡塔林那進了來，裝了一調羹糖餵他吃。瑪利亞有點給激惱卻沒有開口。她也一樣憤恨每次約蘭答自己和她的孩子來拿東西不問也不謝。

「妳為什麼那樣懶，卡塔林那？」她問道：「妳起身到現在什麼都沒幹，怪不得妳媽媽整天叫來叫去了。」卡塔林那絲毫不為這話所動，拍了一下掌，示意瑪利亞把球丟給她。瑪利亞把球丟給了她，接著又抽出從天花板洞裡伸出的一根棒子，往外跑到空場上。「來，我們玩『出局』。」她們玩了幾分鐘，約蘭答又提醒她們去看顧小孩。卡塔林那把孩子抱在懷裡卻還想繼續玩。

盤乞塔的女兒帶了一個她在主顯節（the Day of Epiphany，每年一月六日的基督教節日）得來的大皮球來到場上。「她從三王節到現在只得了這個。」約蘭答對她們說。「那天每樣東西都那麼貴！盤乞塔和我看到大洋娃娃，真漂亮，但是多貴呀！你根本就不敢問價錢。我們只好給每個人買個皮球。」小突麻士拽著瑪利亞：「三王就是父母親，是不是？」瑪利亞點頭的時候他卻憤憤地說：「不對，他們是蔑乞瓦（Melchor）、佳士巴（Gaspar）和巴塔沙（Baltasar）。」他的媽媽和女孩都笑他，他跑開了。

約蘭答現在正在哺乳孩子。「那麼妳今天不上學了？」她問

瑪利亞。「可是最起碼妳愛上學，不像卡塔林那，她根本不在乎上不上學，她快十二歲了還在唸二年級。咖爾萬喜歡上學卻得幫我忙。我媽媽跟我講應該把卡塔林那送到一個人家去當小傭人，可是我不願意。我可不讓我女兒忍受那種日子，有些人家可真是惡劣。才不呢，還是讓她就在家裡好些，最起碼在我洗衣服和幹別的時候她幫我看顧三個小孩。」約蘭答親愛地用鼻子摩擦她的小嬰兒。

瑪利亞進了房子，打開收音機，躺在床上聽流行音樂。圭勒模回來的時候已經兩點半了，他的粗布袋裝滿空瓶。「唉，真夠受！」當瑪利亞幫他把沉重的袋子下肩時他開著玩笑：「妳沒上學呀？」

「你本來就是要我留在家裡幫忙，不是嗎？」她頗為尖刻的回應。

圭勒模把袋子騰空。「給我一滿盆水，再點出五十只瓶子來，我要洗。」瑪利亞倒空了一個放了釘子、匣子和一件件疊起的雨衣的鐵盒子，出去打水。盆子很重，她把它放下地板時水濺了她一鞋一身。接著她開始數瓶子，她父親把瓶子浸到水裡，瑟瑟地攪動，然後擱在一張報紙上晾乾。他叫瑪利亞開始在乾淨的瓶上貼標籤。「把鉗子遞給我，女兒。」

一個人騎了腳踏車來要修理，圭勒模說現在太忙要他過一會兒再來。

「可是我要馬上修好它呀，老闆。」那人說：「你看看煞車桿。」

圭勒模起身去察看。「要換鐵條和輪軸了，我要先把手邊這些工作都弄完，現在沒法給你出去買，下禮拜三再來，我給你修。」瑪利亞一直在找鉗子，最後終於在騎樓上找到。圭勒模繼

續洗瓶子。「這些瓶子就要洗完了，那麼我們就可以鬆口氣了，對吧！我們馬上就可以弄完。」

瑪利亞從衣櫥拿出一罐膠水，臉上作了個噁心的表情。「喔唷，真臭哦，直教我發暈。」

「可是它黏呀！」

父女二人安靜地工作著，可以聽到別人廚房裡傳來碟子的嘎嘎聲。炊煙從大部份門廊裡向外逸，空場裡幾個女人在炭火邊做玉米餅。圭勒模抬起頭對她女兒笑道：「妳看，那個老女人馬上要回來了，賣掉那捆毛巾要不了她多久。」

「啊！好爸爸，但願如此，我餓了。」

圭勒模淘氣的望著瑪利亞：「那麼昆鐵羅是怎麼說的，哦？」

「呃，爸爸，我不記得了。」

「告訴我，別害臊。」

「呃，爸爸，甯再跟我提了。」瑪利亞的臉紅了起來。

過了一會圭勒模說：「給我拿肥皂來。」瑪利亞只找到一小塊給他，他還要多一些。「你看，這兒的全用光了。」瑪利亞去到約蘭答在洗衣服的洗濯池邊，把約蘭答拿去用的一塊新肥皂拿回來給她父親。「現在拿點東西給我擦乾淨。」她遞給他一條毛巾。

瑪利亞把那盆髒水倒到空場裡，再打滿了乾淨水，然後，往一個小瓶子灌水，一直到灌滿到瓶頸上。圭勒模從袋子裡拿出一紙包軟木塞，把每個灌滿水的小水瓶塞上。在衣櫥裡他找出一捆細鐵絲和一小疊圈狀的薄蠟紙。他在每個塞上放一張紙圈，把紙頭壓下去緊緊的用一條鐵絲纏起。他這個做法是從暢銷全市的大瓶蒸餾飲用水的封裝法模仿來的。

瑪利亞想著要到來的派對。「梅林兩歲大他們給她做個蛋糕，現在又做，那麼我們呢，爸爸？」

她父親回答道：「那麼昆鐵羅大爺該怎麼說了噯？」

這下瑪利亞變得認真起來：「啊！爸爸，我不曉得，我不能講，而你一問再問，甬再跟我講了。」

路菲利亞進了門，她要曉得攔在洗濯池旁邊地上的一個桶是誰的，瑪利亞說是她的，這老女人就火了起來。「那麼去把它揀起，別做這麼壞的女孩，妳看到人家的東西散在四處不揀起來。狗娘養的！要等著教人來借去用！」瑪利亞沒有答腔，陸菲利亞就拽著步子去揀她的水桶。

剛過三點，艾米尼歐跑著進來在鍋裡的麵包抓了一把。「他們還沒有付你錢，是不是？」圭勒模問他。「沒有，要等到禮拜六。」艾米尼歐從他父親放在床上的夾克口袋裡拿了幾個錢。他說他要去一個沿街小販那裡買一個熱的taco。

「不要拿太多。」圭勒模說：「我曉得我袋裡有多少。」在艾米尼歐點著銅板時，圭勒模急忙繞了條鐵絲在他足踝上，他一舉步，迎面就摔了一跤。圭勒模大聲的笑了，因為艾米尼歐以為是自己不小心糾纏上鐵絲的，這麼一來這個玩笑就更教圭勒模開懷了。他出去了以後，圭勒模把這個把戲告訴瑪利亞。

「我是個惡劣傢伙，沒錯。我曾經對妳做過惡劣事沒有？」

「對我？當然有。有一次我和卡塔林那穿了一樣的衣服，你在我頭上搥了一下，你以為我是她，打得真重。」

圭勒模放懷大笑：「啊！我不曉得妳是我女兒，意外的搥了妳。不過我很惡劣，妳想是不是？」

圭勒模和瑪利亞一邊做工一邊聽著收音機。正在播一個叫「警察時時刻刻在當班」的節目。卡塔林那靜靜的進來，過了一

會兒麵包師秋楚也進了來。秋楚有一隻腳跛得很厲害，比另一條腿短得多，逼得他走起路來身子歪得厲害。他是個蠻好看的年輕人，有黑色的短鬍及和藹的神情。他曾經計畫上法政學院就讀，因為他的父親那個時候是個麵包店的店主。然而在他從中等學校畢業之後，他的腳動了一連串貴得驚人的手術，使得他們家變窮了。他總是習慣差不多這時間騎腳踏車過來和圭勒模聊聊，他現在正要他把收音機關掉。

「不行，不行。」圭勒模說：「這是個妙得不得了的節目，它教你怎樣防範小偷。」

接著他解釋小偷怎麼幹活兒。小偷們穿著一件寬鬆的夾克和一雙膠底鞋，他的指甲除了右手的姆指和食指外都修剪得很好，因為他們要用這兩根手指掏人家的錢包。圭勒模很欣賞他們的技巧，同時也研究他們的習慣，免得自己被他們光顧。年輕的時候他認識不少這一類人物，而在開腳踏車店時，一個綽號叫「絲手」的著名扒手就利用他的店作非正式的總部。圭勒模深以和這些黑道人物交友為榮。

「他是個很不錯的傢伙，要是有人到了店裡向我訴說有了困難，『絲手』就問他的住址。有很多是來告訴我說他們有個孩子病了沒錢買藥，『絲手』在一邊聽著，然後他出去，過了一會兒回來帶了十個甚至於兩百個比索把它送給需要錢用的人。他除了有毒癮外是個好人，他來我們這裡吸大麻煙，他的癮大到甚至在店裡的泥地上還種了一些。」

圭勒模和「絲手」以及其他小偷的交情不只一次對他有所幫助，好比在街上賣了或者收購了一整天東西，口袋裡塞滿了錢，他發現自己被一幫混混包圍；結果常常在他們之中發現有認得的人，他們就放過了他。

秋楚說他口渴。「瑪利亞，昨晚我留下了一瓶啤酒的零錢在這兒，有不？是五十仙對不對？現在給我來瓶檸檬汽水。」圭勒模要他女兒拿幾個空的押瓶去退錢並且拿三瓶檸檬汽水回來，或是他們所說的 *Lulus*。卡塔林那換到工作台邊瑪利亞的位子上開始貼標籤。

「你昨晚看了電影回來幾點了？」秋楚問。

「不晚。」

「你就是這樣，沒有錢又老上電影院。」

「是呀，不過我花的才不過小小一比索，不算太多，對不對？」圭勒模老是為他看電影花錢找理由辯護，不過秋楚倒是很容易說服的。

「唔，」他說：「每個人有做自己愛做的事的自由，對不對？」

「是呀！正是我的意思。」

秋楚要幫卡塔林那貼標籤：「妳塗膠我貼，妳會快多了。」卡塔林那拒絕了。「甬那樣嘛，小矮個兒。這會兒我愛妳愛得要命，妳卻為的我窮不理我。」

卡塔林那看看圭勒模微笑了起來。收音機裡正播出搶劫或意外底受害人的訪問錄音，圭勒模叫秋楚把音量開大一點，他們一邊吸吮瑪利亞帶回的汽水一邊仔細的聽。瑪利亞把卡塔林那推在一邊自己回到桌上，卡塔林那回家去了。所有的標籤都黏上後，瑪利亞修整著標籤上露出的斑點。圭勒模叫瑪利亞拿一塊布給他擦乾幾個瓶子。這次她不耐煩的指著衣櫥。「啊！爸爸，去那兒拿一塊嘛。」他不肯，她只好起身去拿。

艾米尼歐再從做工的地方回來的時候差不多四點了。「我回來了，爸，我要東西吃。」

圭勒模正專心給軟木塞切鐵絲，聽到他的聲音驚了一下。

「是不是有甜的小圓麵包，爸爸？」

「不知道。」圭勒模心不在焉地答道。

「叫瑪利亞買三十仙甜的小圓麵包來，我有錢，但是一手是機油。給她二十仙買乾酪，爸爸。不，最好給我帶二十仙麵包四十仙乾酪。」瑪利亞走了後他在廚房的架子上想搜點東西吃，他找到一些麵包。他要他爸爸打開電視機，但圭勒模拒絕了。

「爸爸，我老闆今早看到你，他還問我你為什麼不去修車場工作，我說你剛剛病好。」

圭勒模點點頭。修車場的工頭答應在場裡給他一個非熟練技工的差事，可是他不幹。他相信他不被工作時間又長薪水又低的工作束縛的話可以賺更多錢。向工會交會費和被政府在工資中扣除社會安全「稅」這兩件事都教他厭煩。他並未向貧困馴服，反而夢想著向前進步。他不像他太太和鄰居把富源浪費在喝酒、開派對、教子教女和教堂上，甚至於對衣食和子兒的教育也一樣不肯花錢。他用他的錢、奸詐和節儉來實踐他的理想，從而推廣他做生意的方案。他是一個具備著極富彈性的道德觀卻長期短缺資金的企業家和賭徒。

他的家很窮。不過他的父親雷翁（Leno）是個聰明而機智的人，是一個合格教員的兒子和一個勤儉西班牙人的孫子，他在學校教過書，也做過傢俱和玩具，還有過一點地；在二十五歲的時候和圭勒模的母親——一個十三歲的印地安女孩——正式結了婚，過著安祥的家庭生活。圭勒模儘管常常看到他父親酒醉，卻從未見過他打罵他母親。雷翁對子女很嚴厲，甚至連最大的兒子都打，不過同時他也很愛他們。由於反對殺人，他拒不參加革命。戰後他在銀礦謀了個差事，一幹就是二十八年，起先是工人

後來當了經理，美國老闆常交待他特別的任務，也給他特別的照顧。

圭勒模是十一個小孩中的最末一個，不過在他出生前已經有五個兄姊死了，在他六歲時只剩下兩個哥哥依維拉多和關安。他們兩個都不肯在銀礦工作，一塊來到墨西哥城，所以圭勒模幾乎像是個獨子般被孤獨的帶大。他的父親變成一個長期的「醉漢」，他的母親則思念她最喜歡的兒子關安。圭勒模自以為他像他母親的地方比像他父親多，但是覺得他母親排斥他。以他看來，自己這一生都是不受人重視的。

他的母親經常在生病，無法好好照顧他，有一次她還患過癱瘓症，要用巫術來治；圭勒模記得她坐在椅子上被抬到十哩外的印地安巫醫那兒，那個巫醫從她的嘴裡，頭上和膝蓋上抽出了好些針和龍舌蘭的刺。在那以後，她每個禮拜二、五（所謂的鬼日）都去巫師那裡，直到一個月才完全痊癒。那個巫師說，她給一個嫉妒的鄰居放了蠱。當時圭勒模差不多七歲，從此以後在他的腦中根深蒂固的種下了一個觀念，認為他的家庭是被特別挑選出來做放蠱目標的。

就在那麼大的時候，他常常被送進山裡看顧火雞和綿羊，每次要一個人就三天。白天的時候他並不害怕，用彈弓打了鳥在火上烤來吃，但是到了夜裡他就沒法入睡，他非常怕鬼，覺得鬼怪和巫婆在黑暗中徘徊。八歲那年他在森林裡迷失了一個禮拜才給搜尋隊找到。在那以後，他父親開始把牲畜賣掉，放棄了田地，上城去和依維拉多和關安一塊住。最後，還是巫術把這事決定了。晚上爐灶突然自己燃了起來，他們相信是鬼在天黑以後來找謠傳埋在那裡的錢。圭勒模的父親害怕「屬於死人」的錢於是舉家搬到了城裡。

他們步行了整整一個禮拜才到城裡（現在坐車只消五小時了）；光著腳，穿著農人的衣服，背上馱著他們所有的東西。依維拉多給了圭勒模他第一雙窩拉切，然後是一雙鞋子，漸漸換上了城市的裝束。圭勒模進了一年級，他進步得很快，不到一年就跳到了三年級。可是，他也常常上不成學，因為他要幫父親賣芒果，還要幫他用關安從他做工的工廠偷來的碎木塊做玩具手拉車。他的哥哥結了婚搬出自己住。他父親則有三個差事，每天可以賺五比索，但是大部份賺的都用到喝酒上了。但是在1930年左右食物很便宜，他們吃得比現在好，一天經常有三餐。

後來，圭勒模在一個腳踏車店找到工作，學會了修車。十四歲那年他騎著腳踏車被一輛汽車撞倒，一頭栽在地上，不省人事達十二小時之久。他的家人被通知說他死了，關安帶了口棺材到醫院去。圭勒模後來復原了，可是整整一個月苦於嚴重的頭痛，並且有一只耳朵永遠聾了。他繼續為父親和哥哥工作，但他自己需要更多的錢，所以就又做了不少額外的的工作。有一個時期他有七樁差事；早晨四點派報紙；在一家腳踏車工廠工作到下午二點鐘，然後利用下午剩下的時間送信和電報；傍晚的時候在家給人修腳踏車和做玩具，晚上又擔任守夜的工作。他認為這工作當中以腳踏車工廠的那個最好，因為他在那兒還有「外快」可賺。

「我們每裝配一輛車賺三比索，可是那並不是我們弄到錢賺的地方。工頭和我的辦法是向上面報告說我們收到從英國裝箱來的車子裡頭有一些零件不見了，由於這樣的事確實一再發生，他們都相信我們。於是我們把這些零件揣在懷裡帶出去賣給商店。我們簡直供不應求，那些零件既是嶄新的，價錢又便宜，好銷得很。我們規規矩矩以現金交易，因為我畢竟是個拘守誠實交易的人。」

圭勒模幹得不錯，有時一天可以賺到三十比索，可是他把錢都花在賭博、喝酒和衣服上面。當他發現自己的鈔票消失得那麼快，他變得警覺了。接著，他去參加了一個叫「修道士」的善鄰組織。這是一個由五十個年輕人擁戴一個反對享樂的老人——他們稱他「大父」——而形成的兄弟會。「大父」助他們戒絕煙酒和女人。他對圭勒模的情況發表意見說：「你的元氣不足，要是你屈服於肉慾的要求就有害你的健康。要是你不玩女人你的命會長很多，身體也變壯長胖。」這樣的教育給圭勒模的印象很深，特別是這其中沒有提到賭博的壞處。於是，他對這個團體產生了熱情。「『修道士』像是保護我們的一種宗教或者可說是一個教派，至於對我們自己來說，任何一個破壞戒律的人就等於是完了。女孩子常常因為我們沒有愛人而來追求我們，由於我們都不理她們，她們就說我們是仙人，我們於是大笑。」

這些「修道士」的成員同時也引起了一批同性戀者的注目；他們對這些青年很慇懃：帶他們上電影院，借他們錢卻不向他們討還，請他們吃好東西等等。圭勒模在不被他們佔到便宜的原則下盡量利用他們。一次這群同性戀者在工會大樓開了一個奢華的派對，有三個跳舞樂隊、非常豐富的食品和飲料、到處佈置著花和其他裝飾。同性戀者們自己打扮得像女明星一樣。「真是個精緻的派對，什麼都不缺，還有你可以和任何一個男孩『結婚』的房子。第二天警察來把他們都抓去關了起來，要是他們早一天來也會把我給抓了。」儘管圭勒模沒有和他們搞在一起，他還是同情這些人。他想他們之所以變得這個樣子是因為他們有過太多的女人的關係。

圭勒模繼續賭博，終於變得和職業賭徒、罪犯以及毒梟賭起了大牌和骰子。他的哥哥關安開始為他擔心，遂運用了他的權威

逼圭勒模放棄自己的差事轉到紙廠和他一起做工；他還試著教圭勒模對工會感到興趣。可是圭勒模不但不受改造，反而教他工場的朋友賭博，而且組織自己的賭場。「我教他們怎麼用撲克牌賭大錢，有好幾次我們一賭就是上百比索或者一週的工資，我們之所以敢一手把一個禮拜的工資賭掉，是因為廠裡有一個我們可以掛帳買鞋子和其他東西的消費合作社；可是我們連那個都拿來賭。我的交友真是壞透了。我自己曉得試用期滿了以後，我根本沒有希望保住差事，因為他們早知道我是一個賭棍。」

圭勒模把他怕失去工作的事對一個叫埃斯莫拉答的女孩講（她的母親有一家腳踏車店），那女孩給了他一瓶施過妖蟲的水，叫他洒在工廠經理辦公室的門檻上；結果一個禮拜後他竟獲得了一個禮拜有三十五比索的固定差事。圭勒模相信，從此以後那個被施了巫術的經理對他特別有好感。

「事情是這樣的，他們不相信我是個壞東西，有一次當我們拿一塊浸滿油膩的破布開玩笑的時候，經理剛好走下迴廊來檢查機器；當時我們把那塊布捲成一個球正彼此對擲著，一個人剛把它向我扔來，他們喊道：『聖水來囉！』——那是我們看到那個洋鬼子（意即北美佬）經理來到時喊的代號——我不假思索抓了那團布一扔飛過幾個箱子，恰恰好落到他的頭上。喔！事情真絕，他們把我叫到總辦公室，我心裡面想：『這下可脫不了身了』。我走進去的時候工會秘書剛好在那裡，經理問我布是誰扔的，我說是我。然而他對講：『不對，不是你，你為什麼要代人受過？告訴我到底是誰，我不會把你怎麼樣的。』我告訴他真的是我，他卻沒有把我解僱。」

在一次工會的會議上圭勒模懂了什麼叫「社會安全」。也就是說：萬一工作生病全新要照付；要是動手術的話，工會要貼補

九百比索，由每個會員交一比索湊足。他於是開始實驗；他發現假使他在腋下擦大蒜，再把雙腳放進滾水裡，那麼從腋下用體溫計一量就有熱度，這樣他就會被命令休息三天。他這樣幹了好幾次，可是發現這麼少量的外快實在沒法教他滿意。他要追求的是九百比索。他試著吞二十根冰棒，結果喉嚨發炎生起病來了，醫生建議他接受扁桃腺切除手術。他終於賺到了這筆錢。

「但是我還是不滿足。」他說：「我還要再弄個九百比索，我的左腹開始微微發疼，有一天我就去看醫生。我以為得了疝氣要再開一個刀；可是醫生檢查完了之後說沒有什麼不對頭。『沒有不對頭？我不是得了疝氣？』接著醫生就向我解釋什麼叫疝氣，怎麼樣才會得疝氣。於是，在工廠裡我開始找最重的箱子扛，可是除了小腹繼續微微發疼外什麼都沒有。有一天我扛了一堆盒子上樓結果走不下樓梯了，我動不了腳，身子發僵走不動了。醫生檢查以後說：『你要不在兩個鐘頭之內開刀，我就不對你的生命安全負責，我們要把你的盲腸割掉。』聽到他這樣一講我突然間所有的不舒服都沒了而且害怕了起來，為了賺幾個比索可好，現在可真處在生死邊緣了。但是他們到底給我開了刀，我又賺了九百比索。」

在圭勒模聽到有因公負傷獲得永久補償的規定時，他又想到故意毀傷自己。「我在一架壓力機旁工作，在把紙餵進機器時我得特別留意，否則就會給壓斷手。我開始計算假如丟了一隻手指可以得多少補償；接著就猶豫該犧牲那一隻手指。我不願丟根膀子或者瞎個眼，不過一隻手指算不了什麼。最後決定了左手的中指對我沒什麼用，我就把它攔進了機器裡，給壓得痛得不得了。可是有個私生子看到了，立時把機器止住，他還控告我說我故意把手伸進去以騙取補償。」

十八歲那年圭勒模娶了埃斯莫拉答做他的習慣法婚的太太，她是他第一次發生性關係的對象。圭勒模的雙親和哥哥都不贊成她，不但因為她有亂交的名譽，也為的她堅持每個月要有好衣服和新鞋子穿。圭勒模為了滿足她，賭得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厲害，欠了工廠裡頭幾個工人很多的債。接著父親死了，喪葬費用的重擔落到了他的身上。

圭勒模的父親在死以前就告訴過他太太：為了自己的喪葬費用，他在這些年裡已經特別存了一筆款子。圭勒模知道了，也成功的在他父親儲存香煙屁股（他用這些香煙屁股再捲煙抽）的錫罐底層找到了一大堆銅板，總共有五百七十比索。圭勒模把這些錢交給了他的哥哥關安，關安於是答應由他一手安排葬禮。此外，每個孩子還因為喪父各從工會裡領到五百比索。可是，關安卻拿了圭勒模交給他的那五百七十比索外加工會的五百比索給自己買了一小塊地，打算在上面蓋房子。依維拉多則在沙龍裡喝醉了酒，讓工會的五百比索給人搶了。換句話說，這麼一來，只有圭勒模來負擔所有的費用了；這件事造成了圭勒模和他哥哥之間不可彌補的永久破裂。他再也不信任他們了。

圭勒模的父親死了不久，埃斯莫拉答就帶著小孩子一塊出走了。圭勒模為了付錢給警察找回他們，他賭得更兇也借得更多。最後，他竟到了總共欠人三千比索的地步，他自己明白這下他是永遠還不了。為了逃債，他設法教工廠開革了他。從此他再也沒找著過差事，整整兩年完全處在愁慘的困境中。後來就碰到了糾利亞，自己做起生意來。

圭勒模抬起頭看到一個年輕人騎了腳踏車過來。「啊！我的老天！我現在不能給你修，最好明天，或者下禮拜再來。」客人

騎車走了。瑪利亞帶了麵包捲和乾酪進來。艾米尼歐已經等得不耐煩，伸手過去就抓。

「你看艾米尼歐什麼樣子，爸爸！等一下，你！給我一小片。」

「我才是做工賺錢的一個。」

「對，可是看看我呀，我也做工，幫我爸爸。」艾米尼歐給了她小小一塊乾酪。

秋楚大爺在板凳上睡著了。忽然醒了一下說收音機的聲音太可怕，但是圭勒模不肯關，接著他又睡了過去。一個女人進來付錢給圭勒模。圭勒模肚子餓了，朝在看卡塔林那和約蘭答洗衣服的瑪利亞叫道：「妳看看能不能去找點那種糖蘋果來。」瑪利亞伸出手接了錢卻還在門邊閒逛；「去買那個水果！妳聽到沒有，嗯？」她臉上嘟了一下跑下了人行道，她父親在背後對她怒目而視。

瓜達羅普太太來到門廊，問糾利亞在不在，她好像洗了整整一天衣服，兩手被水泡得又紅又皺。圭勒模專心的做著自己的工作，直到她離開都沒抬起過頭來。秋楚還在打盹，臉上蓋了帽子，兩腳向外叉開。瑪利亞捧了一個上面擺了蘋果的碟子慢慢走了回來，艾米尼歐衝上去，趁她不注意抓了一塊就跑開，同時一手把蘋果塞了一滿嘴。瑪利亞抱怨著，圭勒模沒有理她，馬上開始吃了起來。他推了一下秋楚的腳。

「秋楚！秋楚！怎麼回事兒，老闆，你又睡啦？」

「呃，什麼，什麼？唔，是呀，昨晚我可真是醉倒了，上床很晚，今早又一早起來，簡直等於沒有睡。」秋楚拿了塊圭勒模請他的水果。

艾米尼歐跑了上來：「給我一塊好不好，爸爸？」

「叫瑪利亞再去買一點。」可是這次瑪利亞說老教她跑腿她已經累了，不肯再去。艾米尼歐並沒和她爭執，轉身跑出去玩去了。瑪利亞吃著一塊水果也出去了。一個女人停在門口要換一比索的零錢。「我們一點錢都沒有，太太，我們窮到底了。」接著有幾個小孩進來買糖果。

圭勒模工作著不時痛苦的縮起手用另一隻手托住。秋楚問他是不是不舒服。「沒有。」圭勒模答道：「只是我弄鐵條的時候割了手，現在手又影響我工作。我抹了點髮蠟，可是不管用，現在鐵絲也割得我發痛。」他們兩個緘默了一陣。瑪利亞進來往那鍋豆子裡加了點水，攪了攪，接著問她父親要錢買玉米餅。

「不行，妳先去賒來，糾利亞經過他們的時候會付的。」

「可是她連昨天的都沒付，他們不會再給了。」

「有啊！糾利亞已經付他們了。」

「沒有，沒有，我們還沒付他們。我不去，他們會羞辱我，罵我。」瑪利亞憤憤地走了出去。「我要去給我外婆拿一點，就不給這個家拿，唔，我就是不拿。」

卡塔林那走過，圭勒模叫她去取玉米餅。馬克洛維歐的小女兒還了空汽水瓶來，圭勒模用腳把它滾到桌子底下，小女孩對著糖果碟看了好一陣，離開了。

「唉！」圭勒模對秋楚說：「看樣子我的黃臉婆真有得生意做了，現在還不回來，馬上就要天黑了！她有時回來得早，有時又晚。要是天下雨她馬上就會到家。她不在家的時候你看這房子成了什麼樣！有的時候她就在家裡，因為羅拉去上工，瑪利亞自己跑去上學，而艾米尼歐又到他老闆那兒去；而我，我又忙出忙進，家裡真不能沒有人。可是她在家的時候也生氣勃勃的幹活，做雞肉 *mole* 在這兒賣。只是人家都不馬上付她現，她的家人又

幫著吃光，所以我說呀——最後我們還是賠定了，對不對？」圭勒模向外望著漸漸黑沉的天色道：「我希望她不久就回來。」

瑪利亞進來，提了一滿餐巾從卡特林那處拿的玉米餅，她還在生她父親的氣，把包裹擱在一個盤裡一句話不說又出去了。沒多久卡特林那進了來，把玉米餅拿到她自己家去，接著約蘭答又進來，拿走了石臼和盤。圭勒模冷眼看著這些事一言不發。秋楚又睡著了，收音機裡播出了音樂。圭勒模叫著瑪利亞，她勉勉強強的進了來。他要她幫忙把弄好的瓶子嵌進鐵架裡頭。瑪利亞跑了出去，一邊說：「馬上，我馬上來幫你。」

圭勒模搖搖秋楚，他半睡的咕噥著，圭勒模想找他聊。「我要給糾利亞買個瓦斯灶。」他說：「可是呀說不定我們這一家子就這麼給炸光了，我告訴糾利亞要是我們當心的話實在沒有好害怕的，可是她怕會突然發生意外。這房子可不能落下沒人理。絕對不行，那太冒險了。」秋楚沒有答腔。圭勒模又召喚他女兒：「瑪利亞！瑪利亞！來呀，女兒。電燈泡在那兒？我不曉得今早羅拉燙衣服的時候把它擱那兒了，找來給我。」可以清清楚楚看到燈泡是放在電視機的上面，不過圭勒模想把女兒叫進屋子來。

瑪利亞立即來了。「哪，在這裡！」說著她把燈泡遞給父親。

「現在來，幫我安上架子。」圭勒模把標籤、軟木塞、鏈子和鐵絲捆起放進一個硬紙板匣子，交給瑪利亞放到衣櫥裡面。他又推了秋楚一下，這次他驚醒了過來。

「完事啦，圭勒模大爺？」秋楚站了起來伸懶腰，然後拿了一根鐵條，開始用槌子把它槌扁。

圭勒模去到床下找出一疊很大本的雜誌，上面印了USSR幾個紅色的大字，他把它擱在桌子。瑪利亞開始把排在床上一塊木

板上的瓶子一一遞給他，他就把瓶子安進那會擺動的小架子裡，再用鉗子一夾把鏈子接好。然後，他把弄好的瓶子放在雜誌上很小心地包起來，很快的抽扯下一張紙。接著再把包好的瓶子交給瑪利亞，瑪利亞把那些瓶子一一放進一個大粗布袋裡，布袋的頂上有一邊反扣在椅背上，袋口就自然的敞開著。

「塞緊一點不要留空。」圭勒模說：「羅拉裝得比妳好。」

秋楚的注意力讓包裝紙給吸引住了，他揀起一本雜誌大聲的唸道：「《USSR 見聞雜誌》。看這裡，圭勒模，你不曉得這是份共黨的報紙呀？」

「我知道，我知道，親家。在鐵路做工那位老兄早告訴我了。我看到一個廣告說他們會免費贈送給任何申請的人，所以我在名單上簽了名。你看哪，一本有二十張，我可以用來包二十只瓶子。他們不但給我這東西使我現在再也不缺紙用，而且有空的時候我也看看上面的圖畫。這是毫無害處的，因為它在郵局裡登記了是二級郵遞品，上面不可能帶著不利於墨西哥的東西，對不對？」秋楚正在讀著雜誌沒有答話。

圭勒模的政治興趣很有限。選總統的時候他雖然也去投票，卻相信其結果是早已由當權的政黨決定了的。不過他每日讀讀報也聽聽收音機和看電視新聞就是了。他的父親曾經熱烈的支持卡登拿（Cárdenas）；當墨西哥政府準備沒收外國人控制的石油資源時，雷翁捐獻了一台縫紉機來幫助政府購回石油；圭勒模則捐了一隻母雞。同時，雷翁也曾經為卡登拿的墨西哥革命黨（Partido Revolucionario Mexicano）的一個政治性委員會工作過，希冀他們會「弄給他一根骨頭啃啃」。圭勒模對政府並不抱什麼期望，因為他把它當作是每個人必須對它馴服的警察力量。「服從，要不事情就對你更糟。」他最尊敬的總統是阿列曼

(Alemán)，因為他最嚴格。就是在阿列曼的任內，圭勒模有一年被徵召去每個禮拜天擔任兵役勤務。他對於他未能賄通役政人員免除他的義務——至少沒有辦法用他出得起的錢賄通——這件事印象很深。至於其他的政府則都是「壞」的；因為它們提高了生活的水準。

圭勒模本人並不太仇視北美佬，同時也願意忘記過去的戰事（指美墨戰爭）。他覺得北美「有很多人物」，他們的投資有助於墨西哥，不過他卻抱怨他們賣給墨西哥劣等軍火；同時他也認為美國在企圖排斥其他對墨西哥有幫助的外國人，像日本人、澳洲人等等。「他們要繼續把我們單獨置於他們的統治下，因為他們習慣於這樣，不是嗎？」並且他也意識到通貨膨脹對生活費用的影響。「想想看，因為苯胺染料從那裡（指美國）來，當通貨一膨脹，毛巾也漲，這事情不妙。」

圭勒模的哥哥關安在工會裡很活躍，當圭勒模和他一起在工廠工作的時候，他竟被意外的選為總幹事；他擔任這個職務的經驗使他得到一個結論：絕對不能信任工會領袖。「整個是個騙局，工會領袖抓住了總幹事位置，又聚集了自己一幫的四、五個人打起了商量：『公司方面打算照我們的要求付工資，對不對？讓我們去告訴他們少付一點。我們可以吞下增額的百分之五十，把百分之二十留給工人。』是呀，大部份的工會領袖不是賊就是律師或者政府的人，沒有一個老實的，頭頭越大偷得越兇。C.T.M.（墨西哥工人聯合會）的勢力可真大；做老闆的就算工人不做工和偷東西都不敢隨便踢出去。」

蘇聯的雜誌並未影響圭勒模教他對共黨有好感。「唔，我不知道，不過聽人家講那好像是一種要人服從的宗教；工人又得強迫勞動，我想那不太好。況且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

那攪什麼名堂？譬如說，好比我一天做一百個水瓶，我為什麼要讓鄰居取了五十去？那邊那位先生做他的桶，我應當從他那裡拿過來嗎？不行，那是不好的。」圭勒模相信俄國人「放下了它的帳幕」，因為她在準備戰爭。不過他也認為戰爭會由資本主義的一方引發。「因為他們做了那麼多船艦和軍械，一定得拿來用才不致浪費，才可以再繼續多做些。」他也反對大商家，「因為他們什麼都不留給小生意人。」

粗布袋裝滿以後，圭勒模叫瑪利亞把收音機給關上。還在讀一份雜誌的秋楚抬起頭來：「你非把它關掉不可？」

「是呀！它從早上一直開到現在，該歇歇了。」

「沒問題，沒問題，圭勒模先生，我只是說……不過我什麼也沒講。」他又開始要弄起槌子和那根鐵條。

圭勒模向後靠向椅背，眼睛望著鐘：「我猜妳媽媽要遲回來了，今晚沒得晚飯吃了。」

「啊，不行呀，爸爸，我真希望會下雨！」瑪利亞說著起身往豆子裡加了點水。沒有別的事好做，她從匣子裡揀出了幾雙髒襪子拿出去洗。秋楚說他也餓了，就這樣跟他們道了別。

糾利亞在差十分六點回來了，只剩下三條毛巾搭在肩膀上，頭頂上卻頂了一個用她的毛衣包成的包裹。

「啊！妳回來啦？妳還愛我不，老妞？」

糾利亞只是笑笑。她放下包裹，把毛巾甩在椅子上。回到床邊坐下開始點她荷包裡的鈔票。

「是哪，你或許不信，除了那三條我什麼都賣掉了。」黑房子裡很不容易點數，「點上燈，圭勒模，我看不見。」

在廚房裡本來只有一條電路，不過圭勒模加接了一條線到臥

房給收音機、電視機和一個燈泡用。他裝上燈泡，點亮。

「唔，今天幹得真不錯，感謝上帝。看看我賣了一百一十七比索的東西！起先我什麼也沒賣，後來碰到幾個朋友，我猜她給我帶來了運氣。」糾利亞喜氣洋洋的把鈔票放進黑錢包，一把塞進了自己胸脯。從她圍裙口袋的另一個錢包裡她又掏出了幾個零錢。

「去買一個蕃茄。」她對瑪利亞說：「要有點壓爛的，便宜的那種，我要和買回來的肉一起燒。」她起身進了廚房。「豆子加鹽沒有？」她嘗了嘗點點頭。「不錯，好了我們就可以吃了。」

「嗯，快一點。」圭勒模說。

「啊！走那麼些路我的腿痛哩！那些新市場真噁心！沒有棚頂遮人。我想盡辦法避雨，你想結果怎麼樣？雨從四面八方打來，我都濕透了。」

「妳說下雨了，老妞？」

「不是，我講的是前兩天。」糾利亞返回臥房脫下鞋，「啊！我可憐的腳呀，好痛噢！」

卡塔林那進來對她外婆說：「小娃兒狠狠的摔了一下，撞到了頭。」

「他摔了，老天呀真的？」

約蘭答顯得很憂慮的走進來：「是呀，媽，他掉下了床。那個女孩不好好照顧他。」

「真的？妳要不說真話有妳瞧的！」

圭勒模開了腔：「他們那個樣子照顧那個該死的小孩，他要活不成了。」

約蘭答看著他大笑。糾利亞曉得了他們是在開玩笑，一個箭

步上去掐著卡塔林那的脖子：「妳該死，小東西，妳膽敢搞我的鬼，我總有一天勒死妳。」

正在這時，小愛瑪進來帶著不露喜氣的臉色說：「娃兒跌倒了，卡塔林那推他的。」大伙兒除了糾利亞都笑了。

「別教我揍你。」糾利亞生氣的說：「鬼話連篇，別再開玩笑笑了。」可是她自己接著也忍不住笑了起來。「我要拿根棒子痛打你們每一個，好教你們不再耍我玩。」

圭勒模已經戴上帽子，把布袋扛上了肩，準備出去。「我要去送交這些瓶子。」他對她太太說：「要是我今天不去，她明兒可能就不要了，妳可曉得，一樁買賣不是什麼時候都做得成的。要是這一樁賣掉了我就可以開始做對獎玩具了，那麼妳看鈔票滾滾而來吧！該死我不發財才怪！」

糾利亞和約蘭答在咬耳朵沒有回答。圭勒模向她們走近提起了嗓門：「我告訴妳事情，妳要是不願意相信就別信好了。」兩個女人還在講話，圭勒模想聽聽她們到底在講什麼。這時咖爾萬進來找他媽媽。

「結果怎麼樣？老闆付你們小孩子錢沒有？」圭勒模問。

「沒有，我答應他們等到禮拜六。」

糾利亞抬起頭來：「啊！那個噁心的老畜生！他已經三個禮拜沒付你們錢了！臉皮真厚！」

「是呀！」圭勒模說：「不過那是因為他一直沒人來找他修車。只要他有工作，他就會馬上付你錢，對不對，孩子？」咖爾萬答說是，跑了出去玩。

糾利亞和約蘭答繼續她們的密談。忽然間糾利亞大聲嚷了起來：「沒有！我只說昨天夜裡我們在這兒喝了一點點啤酒，不要鬼扯！」

圭勒模開始對她們間的事大感興趣。「是不是妳母親要死了，老妞？她那個天曉得的地方又痛了？對不對？」

糾利亞回過頭來笑道：「再講呀，滾你的！你曉得個屁！」

「現在來嘛，老妞！」糾利亞不吃他那一套甜言蜜語和約蘭答出去了；圭勒模卻跟在後面。艾米尼歐跑上人行道手上揮著一張鈔票，他要父親給他找零的。

「什麼？這麼快他們就付你錢了？」

「沒有，唔，只有一半。給我和咖爾萬的。其餘的要禮拜六才給。」

「我敢說他們已經都付給你了，你不講罷了。你這沒良心的。」糾利亞說。

艾米尼歐進了房子。他興奮地上下跳躍。「我要穿戴起來，因為我要去梅林家的派對吃巧克力。」

瑪利亞帶了蕃茄回來。糾利亞打開她的毛衣，拿出一包綠色的紅蕃椒，一包鹽，還有一大包用報紙包裹的 *suadero*。*Suadero* 是牛肉割下的碎屑和皮，糾利亞用毛巾向屠宰場換來的。她把它炸得像豬油渣一樣，加上洋蔥、大蒜和番茄；一個禮拜吃兩趟。圭勒模餓得忍無可忍，從他賣糖果的盤子裡拿了一塊巧克力；他非常留意不讓這動作給人看到，因為家裡的成員是明令禁止吃這些糖果的。老路菲利亞來到棚下面，肩上緊緊裹著圍巾，抱怨著天氣的寒冽；她給了卡塔林那一個杯子和五十仙教她到對街的沙龍去買一點 *chinchol*。秋楚大爺騎在腳踏車上過來，接著說現在既然他也來了最好去買一小瓶來。

「不要，為什麼要那麼多，我只想暖暖和自己。」

「那麼光是給妳一個人喝的啊，太太？」他挪揄地問。

「當然也給『您老』啦，教她去。」

卡塔林那把酒帶回來之後，路菲利亞先讓給秋楚。他拿起杯子吞了幾口：「啊！好傢伙！為什麼這種貨色火辣辣的呀！我可以感覺到火在我肚子裡燒！」路菲利亞大笑起來：「唔，你不是個大酒徒嗎？」她吮了一口：「你看，我喝了好一些，可一點也不礙事。」秋楚拿了杯子勸圭勒模，圭勒模拒絕了。

「啊！多沒種呀！」糾利亞叫了起來，可是雖然這麼說，她自己卻也拒絕了，她說她還是晚上吃了晚餐後再喝好一點。約蘭答拿了一滿餐巾玉米餅進來，倒到盤子裡，然後就在一邊和她媽媽說話。圭勒模和秋楚跟路菲利亞討論著喝酒的事情。卡塔林那和她剛剛進來找母親的弟弟吵了起來。瑪利亞抱著娃兒哼著歌也走了進來。秋楚開始逗卡塔林那，在她躲避他的時候跟著她轉：「啊！卡塔林那，我愛妳愛瘋了，可是妳一點都不理我。」艾米尼歐則在找乾淨衣服，他要瑪利亞找給他，她不肯，他們就鬥起嘴來。房子裡又擠又鬧。糾利亞拽起瑪利亞的耳朵命她給艾米尼歐找衣服，可是瑪利亞卻把娃兒交給約蘭答，自己一轉身跑了出去。艾米尼歐終於找到一件乾淨襯衫和一條褲子，他躲到衣櫥門後邊換上，把工作衣甩到床底下。當他從角落邊出來，撞了他父親一滿懷。

「你當心點，米尼歐（暱稱），該死。你撞我我就修理你，把你的頭敲掉。」

艾米尼歐笑起來：「不要，爸爸，我又沒有對你不起。」

約蘭答帶了她的孩子回家去了。糾利亞在注意煮著的肉：「唉，無論如何這家還沒窮到吃不上飯。」她對她母親說。

每個人不是坐著就是站成一圈等著開飯，屋子裡安靜了幾分鐘。七點鐘，糾利亞開始把食物端了出來。她給了瑪利亞和艾米尼歐一碟油渣、豆子和三個玉米餅。把工作台擦乾淨以後她邀秋

楚一塊來吃：「來呀，吃一點，雖然不多。」秋楚謝絕了，說他情願晚點吃，可是他接著又叫瑪利亞出去買了瓶啤酒。

糾利亞也把吃的端給了她母親。圭勒模出去上廁所，他一離開，糾利亞就一骨碌竄到放水瓶的袋子邊，摸了四只瓶子出來；她把瓶子扛上膀子學著水瓶販子的吆喝聲，大伙看著都笑了起來。他們曉得她經常暗地裡偷幾個水瓶去賣，然後拿賣的錢給孩子買東西。她把瓶子藏進衣櫥，接著回到灶邊熱玉米餅。瑪利亞帶了啤酒進來，艾米尼歐打了一個嗝，她攔了他一巴掌：「少出聲，別像那麼個畜生一樣。」只有秋楚去干涉他們之間隨之而起的爭執：「別理他，瑪利亞。」他說：「那個實在不是好儀態，不過也沒什麼硬性規定就是了。」

卡塔林那進來，走到門檻上路菲利亞旁邊坐下來吃。糾利亞則站在爐灶旁邊吃。圭勒模回來了，艾米尼歐從桌子上搬開讓出地方給他，他一坐下糾利亞就把吃的端了來，他立即吃了起來。約蘭答穿了件男人的夾克，站在門外望著她的丈夫拉菲醉態蹣跚的踏上人行道。瓜達羅普來到門邊站住。

「怎麼說？妳覺得怎麼樣，恰答（暱稱）？」糾利亞問她。

不曉得為什麼，那老太婆悲哀的答道：「你要是知道我的心有多麼痛就好了！自從他們殺了我孩子以後就痛得不得了，我每天晚上都為他祈禱。」她的兒子兩年前在一個為女孩子而起的爭執裡給人用刀子殺死了。

「妳們曉得那是怎麼回事兒？」秋楚說：「那是自我暗示（Autosuggestion），是世界上對一個人最壞的事。」

「妳衣服洗得太多了，女人呀。」糾利亞說：「看看我吧，教那麼多的工作累得精疲力竭。是，是囉，恰答。妳的一生都在洗衣板上搓掉了。」

「問題是我的小親家母給工作壓塌了。」路菲利亞說：「她需要休息。」

「是，當然是囉，可是我們有什麼辦法呢！」瓜達羅普說著縮縮背，接著抱怨說她的整個背都在痛。糾利亞誠懇的遞給她一碟食物，她帶了回家。

圭勒模把他的一碟子吃得乾乾淨淨，現在站起來要出去。「把夾克遞給我。」他對他太太講：「我要去送東西了。」糾利亞把夾克丟給他，他把布袋扛在肩上出去了。幾分鐘之後秋楚也站起來說得走了。「像我這麼年輕的人也要做工真是可怕。」他說。糾利亞和路菲利亞笑了。艾米尼歐跑了進來要找他爸爸給梅林的派對放唱片。他站定了一陣，發現圭勒模不在，很失望。

「妳看看他！」糾利亞對她母親說：「這小流氓怎麼搞得那麼大方！」艾米尼歐又跑回梅林家看他們準備派對。過了一會糾利亞聽到有人在尖叫。瑪利亞跑進來報告她說艾米尼歐打了梅林。「米尼歐！艾米尼歐！回來，回來。」糾利亞嚷道。接著低聲對她母親說：「我們現在可要留神那個畜生！」艾米尼歐沒有來。她又差了瑪利亞去叫他。他們兩個邊吵邊嚷對打著進來。

「妳看，糾利亞，米尼歐怎麼了？」瑪利亞說：「他用一根棍子打我，這條小髒狗。」

艾米尼歐來勢洶洶的說：「妳幹嘛要插足這樁事，媽媽？幹嘛妳要管？她先打我，妳以為我會隨便教人打是不是？」

「看這裡，米尼歐，你該死的臭小子！我可不願意和任何人有麻煩，你最好給我進來。」糾利亞火了。

「不要，媽媽。不要！我情願和咖爾萬耽一塊！」他轉身往約蘭答家跑，瑪利亞在後頭追。糾利亞不再理會他們，回到床邊坐下，她脫下了鞋子。「我的腳走痛了，可是要是一天不工作也

就沒得吃，每樣東西又那麼貴，是吧？」她抓住腳前後搖動。髒碟子都還堆在桌上，地上亂丟著紙片和空汽水瓶。糾利亞和路菲利亞可以聽到外面場上小孩們在跑著笑著。

羅拉差不多在七點半回到家，她很愉快的微笑著從紙包裡拿出一個糖果做的娃娃。「看看，糾利亞，我最後還是買了。」幾個女人圍在一起嘆賞著那個娃娃。羅拉決定把娃娃送到梅林家再回來吃飯。她剛出去，咖爾萬進了來，大聲的對他外婆叫道：「外婆，給我東西吃！快點，我餓死了！」糾利亞望著他沒有動：「怎麼，你媽媽什麼都沒給你？」

「沒有，她說你會給的；是吧，外婆？」糾利亞站了起來，當把腳又塞進鞋子時臉上皺了一下。

「啊！我的媽呀！他們就是不讓人歇歇，我來給這些小子點東西吃，免得再來煩我，你呀你這個裙邊貨！」她又點燃了爐灶把食物熱一熱，接著去到水龍頭灌滿咖啡壺，順便帶了一疊髒盤子去洗。正當她給咖爾萬東西吃的時候，卡塔林那又來再要一點。糾利亞儘管不耐煩還是給了他們。

「噢，給我，給我！你們這些窩囊小鬼多煩人，說真的！你們連個母親什麼的都沒有啊？」孩子們安靜的匆匆吃著。

路菲利亞擠進了門廊，肩上緊緊的裹著圍巾。「我馬上就要上床了。」她說：「越來越冷得可怕，像針扎進身子一樣。」

艾米尼歐、愛瑪和突麻士一跳一蹦的進來。齊聲嚷道：「時間到了，時間到了。」可是糾利亞趕他們出去：「滾出去，你們這些該死的小鬼！我們在這兒講話哩！」

羅拉回來了，很高興梅林中意她的糖果娃娃。「它和蛋糕完全相配，看起來真漂亮，我還給蠟燭買了薔薇花飾。」她在廚房小桌邊坐下，糾利亞把晚餐端給了她。艾米尼歐又進了來，到衣

櫥裡找他的毛衣，後頭跟了愛瑪跟突麻士。愛瑪和突麻士看著羅拉吃，最後有點性急的說：「好棒喔！我們是不是也有得吃？」糾利亞一邊熱著更多的玉米餅一邊心不在焉的答道：「是呀，是呀，馬上來。」梅林跑了進來把她的新鞋子亮給她教母糾利亞看。

「哦，真棒呀！」糾利亞說：「妳現在一定得好好留心穿它囉。」

在梅林後面六個小孩子興致勃勃的跟了進來，七嘴八舌的爭著講話。羅拉看著他們笑了：「光聽聽他們！」她對糾利亞說：「他們真猴急呀！」糾利亞大笑：「那當然，他們那麼小。」她叫瑪利亞爬上騎樓去找她藏在那兒的一些五彩碎紙。「那麼你們可以用來撒在梅林身上。」瑪利亞找到了那個罐子遞下來給糾利亞；小孩子都擁著她吵著用彩紙，她不得不把罐子舉到頭上不讓他們抓到。

「停！」她大聲嚷叫：「我任何人什麼都不給，這是梅林的，你們滾出去！」小孩一窩蜂亂叫亂跑的擁了出去。糾利亞判斷彩紙不夠用，差了艾米尼歐再去買二十仙來，瑪利亞跟了他一塊去。咖爾萬梳了頭進來。

羅拉一把攔住他：「看哪，這小鬼抓了我的梳子！」

「妳的梳子！才不是哩，我剛剛在場上從佐治那兒拿的。」

「怪不得我到處找找不到，我昨天早上放在電視機上的。」

咖爾萬把梳子往桌上一摔：「喏，妳的破髒梳子！」說著出去了。

羅拉揀起了梳子：「我要去給梅林梳頭，她那兒的鏡子比這兒的大。」

瑪利亞一個人回來，她說她頭痛，坐倒在床上。「這小孩，

她病了嗎？」路菲利亞問。「是呀！」糾利亞答道：「昨天起她就說頭痛，可是還要去上學。我說呀，主要是她的腸胃塞了太多東西，而且她肚子裡有蟲，再就是因為她現在正在『發身』，情形許可的話，明天我給她通大便。」這時瑪利亞已經把她的鞋子從衣櫥裡拿了出來穿上。她跑到場上加入那群小孩去了。

路菲利亞慢慢的站了起來：「我現在睡去了，糾利亞。啊，請給我條破毯子，那屋子可真冷呀！唔？天快亮的時候特別有這種感覺，等一下妳過來再給我蓋條毯子，不要那麼小器，女兒。」

「好的，親媽媽，等會兒我會差個小孩去的。」路菲利亞走了以後，糾利亞開始把碟子堆在水盆裡。

「妳在幹嘛，糾利亞？」

糾利亞抬起頭看到阿尼塔和她的小女兒站在門口。糾利亞請她們進來，在床邊安了張椅子。阿尼塔坐下來，望著電視機上的照片。其中有一個是圭勒模和糾利亞的複合照；糾利亞的像是在她二十來歲時拍的；一個照像師傅拿了來跟圭勒模最近的快照拼了起來。另外一張是馬克洛維歐的快照。第三張是圭勒模家的三個小孩穿戴妥當，參加第一次聖餐的照片。阿尼塔的女兒很害羞，緊靠她母親的身邊站著；直到有兩個大雜院裡的女孩來邀請她，她才出去玩。

卡塔林那走了進來。「天井裡那麼髒他們怎麼跳舞？」她問糾利亞道。

「那麼，去掃呀！」糾利亞駁道：「倒一桶水在地上，再掃乾淨，快！甬讓人家在泥濘上走。」卡塔林那打來了水，灑在第五號門口的地上，糾利亞讚許地點點頭。

艾米尼歐、咖爾萬和突麻士跑了回來。「快！媽媽！這兒是

紅彩紙，和其他的混起來我們就有好多可以撒了。」艾米尼歐遞給她母親一包彩紙。咖爾萬卻想從她懷裡搶去，她很快的給了他手一記。「停，畜生！現在滾出去！現在我什麼都不給，你們才會學到不能沒有耐心。」男孩子們賭著氣出去了。糾利亞把彩紙攔了起來。

盤乞塔進來靜靜的把肉和豆子舀進兩只瓦蒸鍋；糾利亞點了十二個玉米餅，用餐巾包好，遞給媳婦，她拿了全部帶了回家去；盤乞塔和馬克洛維歐通常都用自己的餐具而且在自己的家裡用膳。圭勒模回來了。「妳已經來啦？」他一邊招呼阿尼塔，一邊把空布袋攔上騎樓。

「唔，是呀，我來參加派對的。」

圭勒模把身子轉向他太太：「那個警察來了沒有？」

「警察？」糾利亞似乎驚了一下。「哦，那個，沒有，他根本沒來過。」

「我猜他明天一定會來，我敢有把握。趕明兒我這就會多有點錢了。」圭勒模遞了幾張鈔票給阿尼塔：「先拿這些去，剩下的我待會就給妳，也好讓我趕得上才好呀。」

阿尼塔接了錢說：「那沒問題，反正你現在也沒欠我多少了。」

「妳看，我告訴過妳的，我不光欠妳一個人，還欠別的很多人。所以我得打算得長遠點，對吧？要是我把什麼都給了妳，我就什麼都不能給旁人了。每次他們來向我訴苦，哭著要回他們的錢時，我都不忍心，這就是我的弱點。看到他們發脾氣和不高興我就不舒服。這也就是他們為什麼老借我錢的道理——他們曉得我一定還的。我就是這個樣兒。要是我不付妳錢就是為的我沒錢，告訴過妳的。」圭勒模拿了一張紙開始靠著牆寫一些數字。

「哪，我算給妳看我一禮拜要付出多少。」阿尼塔站起來從他肩頭望過去。

糾利亞脫了鞋子，躺上床去舒解舒解背上的疼痛。「什麼，你又要開始了？」她對她丈夫說：「去死去！我跟你講過多少次，對吧？你為什麼欠了那麼多債？你一個銅板都沒花到過我身上，只有你自己一個人曉得你把錢怎麼糟蹋掉了。」

「妳也客氣點好吧，老妞。雖說妳講的倒也實在，我沒有為妳花過一個子兒，可是我現在把什麼都給押了，怎麼好呢？目前相當淒慘，也真苦惱。這局牌我得輸了，不是嗎？我手上只有一張老么，要是連這個也沒有的話我就死定了。現在別人手裡拿了三個老么，可是明天恐怕又是另一回事了。說不定我又一抓四個老么。」

阿尼塔和糾利亞聽著圭勒模說，沒有打斷他。羅拉悄悄的進來，背著她父親跟糾利亞打了個暗號。他們正在等候把蛋糕抬進來，預備在生日歌或者 moñanita 的音樂聲裡切開。糾利亞坐了起來。「圭勒模，」她說：「我要你給我的親家母把電唱機打開。」

好幾個小孩跟著羅拉擁進了小房。接著梅林的哥哥把粉紅色的生日蛋糕高高的抬起從孩子們的頭上捧了進來。「向後退！」糾利亞對孩子們吼著，跳起來穿上了鞋子。「你們擠得我都沒地方動了，出去！」小孩們都聽話出去了，糾利亞把臥房的小桌子移到通道的正中，上面蓋了報紙。

「行了，把蛋糕擱上來，雖然這樣不太好，可是我們這裡沒有枱布了。」梅林的哥哥放下了蛋糕，外頭的小孩又再蜂擁而進。圭勒模在挑唱片，找到了他要的，打開唱機。艾米尼歐不耐煩的跳上跳下。「怎麼了，爸爸？唱片放上沒有？」

「馬上，等親家和今天過守護神日子的小女孩一到就行了。」

梅林的媽媽捧了一鍋熱騰騰的巧克力進來。小孩子都耐不住了，彼此興奮的叫著跳著擠來擠去。梅林的妹妹把紙碟子和餐巾拿出來擺上了桌子。這時糾利亞注意到雜亂的地板，試著拿掃帚在小孩的腳當中掃。最後，給擠急了，她把艾米尼歐、咖爾萬、突麻士和另外四個小孩都抱上了騎樓，又把三個抱上了床。剩下的九個她准他們圍著桌子站。圭勒模則守候在電視機和阿尼塔的旁邊，羅拉就在廚房，其他的大人都在前門棚架下面等著。瓜達羅普太太朝屋裡瞟了一眼，搖搖頭繼續走她的路。每個人都在等梅林和她爸爸好開始派對，全都等得不耐煩了。最後他們到了，大伙兒拍起手，歡呼了起來。

「守護神日的女孩！守護神日的女孩！」

圭勒模放出生日歌時，卻列太太端來了一杯熱騰騰的巧克力。小孩都焦急的等著輪到自己，一邊搓著手互相對笑著。咖爾萬在騎樓上面叫了起來：「唔，當然囉，他們什麼都不會給我們在上面的人了。媽媽，糾利亞！媽媽，糾利亞！給我一點！」糾利亞正幫著卻列傳遞杯子，在吵鬧聲中根本沒有聽到他。

「把燈關掉，圭勒模。他們要點起蛋糕上的蠟燭了。」

當羅沙幫梅林在黑暗中點上蠟燭時，每一個人都在提醒這個小女孩趕快許一個願。登時屋裡安靜了下來；接著梅林說：「好了。」她已經許了她的願。立刻所有的小孩都沸鼎起來，教她趕快切蛋糕。

生日歌唱完了，圭勒模換上了一張流行歌。他望著他那一堆唱片對阿尼塔發起了牢騷：「妳看看那些，那些就叫『死錢』，我花了那麼些錢為的什麼？什麼都沒得。」

「啊！最起碼也好玩呀！」阿尼塔大聲的說。

圭勒模搖著頭。「唔，我不是說不好玩，不過你投資了那麼些錢什麼也得不回，一無所獲的浪費了鈔票。」要他免費給人家放唱片他最討厭。他曾經希望能像在其他大雜院裡一樣，把他的唱機和唱片出租給每週跳舞之用。可是這辦法在帕那德羅大雜院這兒沒能行得通。由於他的太太，十二家住戶的半數以上是乾親家，還有兩家是親戚，這些都沒法要錢。剩下的不是太窮就是萬一他收費的話就會當他是在不給面子。甚至他自己的兒女也會為了他不肯在大雜院為派對放唱片而管他叫小器鬼。圭勒模沒有好氣的望著屋裡這吵嚷的一群。

「住嘴！少亂吼！」他喝道。可是沒人聽到他，也沒人注意到他。

糾利亞叫卻列上騎樓取下五彩碎紙撒在小孩身上。梅林切了第一塊蛋糕就站到一邊，讓她媽媽幫著把整個都切好，其他人都在一旁盯著看。每個人都分得了一小薄片擱在紙碟子上的蛋糕。騎樓上的小孩開始打了起來。糾利亞大聲的咒罵著威脅要趕他們出去。他們把蛋糕給吃了以後，三個大一點的小孩跑到外面場子上去跳舞。他們嚷著說音樂在外面聽不到，圭勒模只好把音量轉大。糾利亞注意到羅拉拒絕了巧克力和蛋糕。

「看她多固執呀！她不肯吃，那麼她在這兒幹嘛？她不應該那麼沒教養，好像她是山上下來的小紅蕃一樣！不管妳喜不喜歡妳多少得吃一點。」

羅拉不好意思的笑了，而卻列太太也在勸她吃：「是呀，羅拉。就多少吃一點陪陪我女兒，妳到底也是她教母啊！」羅拉給說服了，開始吃起來。糾利亞仔細察看著看看是不是每個小女孩都有得吃了。她的女婿拉菲，酒還沒醒，跌跌撞撞的走到門邊向裡頭望，眨著眼說：「*Madre Santísima*！好一窩小鬼！」約蘭答

用肘撞了他一下肋骨，他閉起了嘴來。阿尼塔和她女兒準備要走了；糾利亞給了她們額外的一塊蛋糕教她們帶回家。現在孩子們開始擁向外面的空場，相互流裡流氣的跳起舞來。糾利亞開始把大人安頓好在棚架下面坐下，他們是包括二號屋的阿威利諾先生和他太太路波，他們是糾利亞死去的孩子傑蘇的教父母；十號屋的乞塔親家母，她是瑪利亞堅信禮的教母；艾米尼歐堅信禮的教父母奧略利歐先生和他太太阿利西亞；和幾個別的鄰居。肥胖的婀娜拒絕了巧克力卻問道什麼時候端啤酒來。秋楚跟著唱片唱著歌惹得大伙兒都笑了；他站起來，好像從腰間拔出手槍的樣子說道：「這種音樂加上一對手槍，除了死就是傷。」有人叫了起來：「噯！你沉在大麻煙裡太久了，老兄！」

每個人都快樂除了圭勒模，他一個人在屋裡守著電視機；唱片在唱的時候他就拿起報紙來看。糾利亞進了臥房來整理，她把紙碟子集攏來，把桌子放回原處，把椅子搬出去給看著小孩跳舞的大人們坐。地板上撒滿了五彩碎紙，可是她決定把地留到明天再掃。她出去提了水來，倒到水盆裡的髒碟子上，隨後把盆子端下地，塞到火盆底下。最後她套上一件毛線衫，參加外面的一伙去了。有幾個客人在等著告辭。

「多謝了，我們感激妳的招待。」

「甯客氣，」糾利亞回說：「謝謝你們駕臨寒舍。」

到了九點半，小孩們還在熱烈的跳著舞。每一首曲子完了，他們就大叫：「交換舞伴！」。羅拉站在門口望著，自己沒有下去跳。秋楚催促她去跳，可是她不肯；約蘭答則抱著她的娃兒，看著她大兒子跳舞。「看看那個咖爾萬！他真能跳哩！當然嘍，人家還會為他跳的舞丟銅板給他哩！」

「叫他跳隻搖滾樂。」羅拉說。可是圭勒模沒有搖滾樂的唱

片。秋楚實在耐不住了，拽起身邊的一個女的就跟她跳了起來。那個女的不願意當他的舞伴，因為他一長一短的兩腿跳起來身子一聳一聳的；可是其他人為他打氣，他就拽緊了他的舞伴不放。同時他開始打著哈哈想掩飾他的缺陷，大伙看了由衷大笑起來。「這傢伙要笑破我們肚子了。」有人講。

糾利亞收攏了臥房裡的空啤酒瓶，從胸脯的錢包裡掏出幾個錢，跟卻列和一個鄰居去買啤酒。當他們回來已經十點了，場上只剩下四對在跳舞，另外四個人則坐在一邊。艾米尼歐和瑪利亞已經爬上了他們騎樓的床鋪，衣服也沒脫就睡著了。羅拉和秋楚跳著舞，圭勒模在門口很不舒服的樣子望著他們。他的女兒正處於一種不穩定的危險年紀，因為十三歲到十八歲之間的少女，「青春的花朵正盛開，非得好好看住不可。」他警告過羅拉教她當心自己直到十八歲為止，在那以後，她才可以嫁人或者隨意做自己高興的事。「在那個年紀以後，」他解釋道：「青春之花謝了，萎了。她會變得比較沉著而且懂事。」

圭勒模曾經害怕羅拉會變得像她媽媽一樣；不過截至目前為止，她看來似乎有她自己的冷漠氣質。圭勒模從來不了解他前妻埃斯莫拉答狂暴怒火的發作，他也從來沒有弄懂過她為什麼離開他三次，每次都是在生產八個月之後，「我從來沒有對她怎麼樣過，我只是回家吃飯和睡覺。」有的時候她威脅著要把他和小孩都殺掉，有一次她真的用刀把他割出血來。這件事把他嚇壞了，所以在她第三次跑走的時候他反倒覺得解脫了。這時他惟一的顧慮是因為她把小孩一塊兒都帶走了。不過，即令在他把小孩都領了回來，並且和糾利亞在一起以後，他還是害怕他的前妻。他相信她是個巫婆，她曾經對他工廠的經理施巫，也蠱惑他，教他娶了她；而且在她最後一次出走以前，她還用了一道符咒把他鎮

住。他說事情是這樣的：

「有一次我喝醉了酒回來，累得不得了。當時差不多是上午十一點，因為我上的是工廠的夜班。我說我得小睡一下好把自己調理好，我有的是時間，要到晚上十點鐘我才再要去上班。可是奇怪我就是睡不著，我太太在走來走去，走前走後。我聽到她說：『我今天就整他，到底今天是禮拜二呀。』這可把我嚇了一跳，對吧？她就是在等我睡著好下手，對不對？好久以來她都想要害我，連她的姊姊都叫她不要嚇我了。我對自己說：『這小子以為我沒有聽到，可是我已經曉得她打算幹什麼了。』我爬了起來告訴她我要去社會安全醫院看醫生，然後就去上班。」

「我真的去看醫生，信不信由你？他叫我晚上請假回家休息。想想看這事是怎麼計畫的！我決定回家冷不防的教她嚇一跳。我們的屋子有兩個進口，一個進廚房，一個進臥房。我從後門進去，可是沒人在，一個人也沒有，房子空空的。不過房間裡點了四根蠟燭排成了四角形。就在我站在那兒望著蠟燭的時候，我聽到有人喊：『進來。』我甚至覺得有人推著我的肩膀；我進到了四角形裡頭，立即頭就痛得不得了，好像一把刀子嵌進了腦子裡。無論我怎麼想辦法，這疼痛都不消失。我花錢吃藥但一點用都沒有，直到我找到一位太太給我淨化以後才好一點。」

圭勒模同時還相信，即使在埃斯莫拉答離開他以後，她也還在想法子害他。他注意到只要她的親戚一來看他，不是他就是他的一個小孩要害病。最後他不得不叫他們不要再來了。近來，有時候快到天亮的時候他會聞到埃斯莫拉答強烈的香水味，他曉得她又在試著要攝住他了。事後他的腿或者脖子會可怕的痙攣起來，痛得好像全身給人毒打了一頓似的。難怪只要他一得病，他就會疑心埃斯莫拉答。不過令他安慰的是她沒找他孩子們的麻

煩。兩個小的只偶而有一下就會過去的小病痛，而羅拉則完全健康無恙。

十一點差一刻，圭勒模把音樂停了。他拿了個電筒去上廁所。接著他和客人們道過晚安進房裡去了，他把燈熄了，穿著內衣褲上床。幾分鐘以後，羅拉進來了，半閉了門掩住廚房燈泡的光，換回她的舊衣服，爬上騎樓躺到她弟弟和妹妹的旁邊。

糾利亞還坐在棚底下一邊喝啤酒一邊和剩下的客人——秋楚大爺，乞塔，瓜達羅普和新加入的依格那西歐——聊天。糾利亞說明年羅拉十五歲的時候她要給她辦一個盛大的及笄派對。「乞塔親家，妳想我花五百比索給她開個派對可夠？要是上次拿來給三個小孩的首次聖餐開派對都夠，這次就會有多。老天幫忙，我打算攢點錢給她個小節宴，她到底要做『小姐』了啊！我不曉得一件真的好衣服要好多錢？」

這一小群人討論著各種東西的價錢並且一起舉杯為這個未來的派對祝飲。瓜達羅普說：「最近真是到處都不見鈔票，不過我把什麼都交托給上帝，早晚每樣東西都會付清的。老天的應允雖說不一定及時，卻絕不會不來的。」

「我們要是女人就好了，唉，秋楚大爺，那麼一來上帝就會幫我們了，」依格那西歐說。「可是做個男人我們得付自己的帳。」他和秋楚一起舉杯敬了女士們。糾利亞又談起教她擔心的事；賣毛巾越來越困難了，她工作得多累，東西又都多貴。「可是，」她說，「『希望』是最後死的東西。」接著又給圭勒模守護神計畫著派對。他們喝著啤酒，彼此舉杯敬來敬去。

差不多十一點半了，對話聲消失，派對也散了。客人都走了以後，糾利亞揀起空啤酒瓶放到廚房桌子底下，把椅子跟在外頭

透了一天氣了的白大夜壺帶進了房子；接著拴上前門的門閂。在上床以前她在許願燭的微光下一一照看了熟睡的孩子，用他們薄薄的毯子蓋好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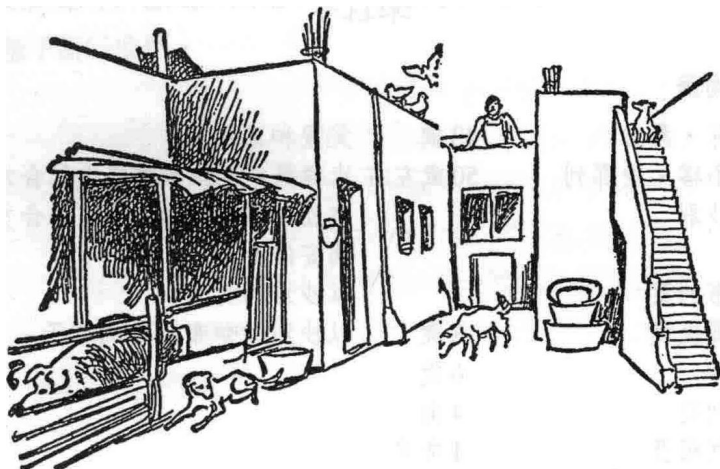
墨西哥城的邊緣

桑且家

人物表

傑蘇·桑且	48歲	父親和家長
路丕塔·凌那列	50歲左右	比傑蘇年紀較大的自由結合太太
以沙別		路丕塔和她首任自由結合丈夫 關安的女兒 以沙別的妻子
咖布利葉		以沙別和咖布利葉的孩子
克羅提德	8歲	
盤卻	6歲	
瑪利亞	4歲	
奧利維亞	1歲半	
埃利答	33歲	路丕塔和關安的女兒
埃杜瓦斗		埃利答的丈夫
安通尼亞（通尼亞）	27歲	路丕塔和傑蘇的女兒
福蘭西斯柯		安通尼亞自由結合的丈夫
卡蔑拉	5歲	安通尼亞和福蘭西斯柯的小孩
糾利歐	11個月	
瑪利也連那（瑪連那）	18歲	路丕塔和傑蘇的女兒
埃爾維拉		路丕塔的妹妹
丹尼葉	9歲	埃爾維拉的兒子
列諾爾		傑蘇首任自由結合的太太（已故）
曼紐葉	30歲	傑蘇和列諾爾的兒子
羅別托	28歲	
孔舒也羅	23歲	傑蘇和列諾爾的女兒
瑪爾塔	21歲	
蝶利拉	26歲	傑蘇自由結合的年輕太太
依連那		傑蘇自由結合的太太（已故）
阿委利諾		傑蘇雇的小童

桑且家



墨西哥城東北邊緣上的埃爾·朵拉多區是新近才發展起來的，前後只有五年；它建立在鐵克斯柯柯湖鹽滷的乾涸湖床上。這是一個「普羅」社區，大部份的房屋都是住戶私人所有，儘管有的只稱得上是些窩棚。到目前那裡只有一條沒有鋪路面的泥街；沒有馬路、沒有下水溝、沒有自來水也沒有電。為這兒的住民提供服務的只有一間蓋了一半的教堂和兩間小店；店裡的貨色也極有限——除了麵包、軟性飲料、水果、蔬菜、蠟燭和爐子用的煤油外，什麼也沒有了。交通方面只有一家公司的破爛巴士把這區及鄰近的威拉·得·瓜達羅普（Villa de Guadalupe）和城裡的中心部份連繫起來；每天一早的頭班車在五點開出，此後經過整個白天直到午夜，巴士應該每隔半個鐘頭一班，可是事實上兩班車之間的空檔經常長到一小時。區裡的住民為這樣差勁的交通抱怨過不只一次，然而迄今仍一無改善。

桑且的屋子佇立在開闊且沒有樹木的湖灘上，離泥路邊一簇五、六間密集的房舍稍有距離，是這裡最大且最堅固的建築；也是惟一前面有一小條人行道的房子。從裡頭看去，它像個灰色的長方塊，有如一座城堡；四週的水泥牆圍成嚴密的一圈，只有建築物的前端邊緣開了個窄門。在原來的設計裡是預備有向外開的窗戶的，可是傑蘇·桑且最後決定只在內牆裝窗，開向圍起的天井。他想將來有一天他會在這屋子上加蓋一層樓；為了這個念頭，他在牆裡都嵌入了鋼筋以加強水泥的力量。這些鋼筋從牆頭朝天叉出，使得這屋子看來像沒有完工似的。儘管如此，傑蘇的屋子比起環繞在它四週的其他房舍都要高；當他站在屋頂上，倚著加高牆沿形成的矮垣，鄰人的屋頂盡收眼底。朝裡頭看，則可下望女人們在那兒做工的天井，同時還可越過煙靄單調的荒地，眺望遠方的山形。

過了前門，就是典型的天井，四週圍起，頂空朝天，除了幾個水桶和幾隻小雞外空蕩無物。裡頭打掃得很乾淨——傑蘇要這裡經常保持整潔——當陽光照射著灰色的水泥，就顯得刺目地泛白。緊靠前門的右手厝了一座頗為堂皇的樓梯，通向屋頂的水泥平台。樓梯下面沒有掩欄的空檔是這家洗衣物的地方。除了這洗衣的處所外，矩形的右手邊還有兩個養家畜的房間；前頭的養鴿子，後頭則是豬圈。天井最靠裡的上端是個雞欄和附加給鴿子和狗的地方，此外一間圈起的、沒有抽水設備的廁所。所有屬於家畜的處所都和家人自用的房間一樣仔細而整潔的塗著灰泥。事實上，這些家畜確實在這宅子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難怪路丕塔有時甚至在懷疑到底傑蘇是為了他的家人，還是為的這些畜牲蓋這座房子。

左手邊，先是一間廳房式的豬圈，頂上脆弱地搭著木板和鉛

皮，是這屋子裡惟一粗率的處所。矩形這邊的其餘地方則交由家人當做起居之所，前頭一個廚房，接著是兩間臥室。廚房有一窗一門對天井開著，內部卻不與臥室相通。兩間臥室都有窗戶，卻只有一間開了通向天井的門；臥室之間的牆上有缺口相連，沒有安門；兩間大小差不多，並且粉刷得很好，不像廚房一樣，不但收拾得很整潔，甚至有些古板。牆上有幾張宗教畫和日曆，還散佈了幾件小擺飾。

1957年1月31日的早晨，桑且家的房子裡一切靜悄悄的；連保護家畜用的兩隻看門狗波波和阿馬波羅也都不吭一聲。父親傑蘇醒了過來，伸手抓他的電筒，照到牆上掛的鐘上。才五點一刻，於是他又回頭繼續睡。他一個人睡在一張雙人床上，這張床是他前妻的大女兒孔舒也羅用當速記員賺的錢給自己買的。這床開始是她睡的，可是他父親斷定她「會在這麼大張床上迷失掉」，因而將它據為己有。可是只要在他和他年輕的太太蝶利拉在一塊，不回來睡的夜裡，孔舒也羅就又從她被貶去睡的窄床搬回到大床裡來睡。

傑蘇年紀大的太太路丕塔睡在同一間房的一張小床上，她已經很少再和丈夫同床了。在學校放假的時候，她妹妹九歲大的兒子丹尼葉來這兒就和她同睡；可是這晚特別，她八歲的孫女克羅提德也留了下來和她同睡。克羅提德的家住得很近，不過昨晚到她該回家的時候，這孩子困得教路丕塔堅持非留她下來過夜不可；儘管這麼一來她自己只好躺在床的最邊邊了。

再往裡去的臥室睡著其他的家人：包括路丕塔的兩個女兒瑪利也連那和安通尼亞，加上安通尼亞的兩個小孩卡蔑拉和糾利歐全都橫睡在一張雙人床上。卡蔑拉是一個五歲的小女孩，糾利歐

則只有十一個月大。路丕塔的繼女孔舒也羅則睡在這房裡的一張小床上。

直到六點一刻傑蘇再醒過來。這個時刻對他而言已經遲了，他立即開始著衣，先穿上一條有又深又牢法蘭絨口袋的藍色斜紋布褲子；在那些大口袋裡他經常放了他老板——他開了間做中產階級生意的飯館——交託給他的大筆款子；傑蘇在他的店裡幾乎做了三十年的採辦和管廚。在藍色斜紋布褲子的外頭，他套了一件灰色的斜紋布工裝褲，為的是防備市場和街上到處充斥的小偷和扒手。接著他穿上短襪和一雙強韌的鞋子；上身穿了件襯衫，加上件有藍色高領的羊毛衣，外頭又套上一件斜紋布夾克。

傑蘇矮矮的只有五呎左右，加上他不管天氣如何老是穿著厚重的工裝，所以總予人又粗又短的印象。除了工裝和工作鞋外，他連一件普通的衣服和鞋子都沒有。他平靜的面容極明顯是印地安式的：高顴骨、直鼻子、粗眉毛和小眼睛；頭髮是黑的，膚色卻相當淡；現在將近四十八歲。

在洗衣處的一個盆子裡，傑蘇用一塊廉價肥皂洗了手和臉。進到廚房他用水漱了兩、三次口；接著用一塊大手帕擦乾手臉。接著匆匆的梳了頭戴上寬邊草帽。穿著和漱洗只花了他很少時間，因為他是個行動快捷的人，對所做的每件事都精力充沛。

他是個勤勞的工人，對他本身而言他似乎工作了一生，而從來未曾有過他的童年。他記得小時候由於哥哥們都比他大很多，他的父親既從來不給他玩具，又不准他交朋友，使他總是覺得孤單和憂傷。他的父親原來是一個不識字的趕騾的，後來設法成了自己村裡——村子靠近威拉·克盧茲（Vera Cruz）——一個大雜貨舖的主人。在革命的時候，他的店給毀了；大兒子在打鬥中被殺，另一個死於意外，第三個則給人謀害掉。在傑蘇八歲那年，

他父親離開了家，逼得傑蘇和他母親以及其他的兄弟只好到大田莊去當工役。

幾年後他母親死了，傑蘇回到他父親那裡，在他父親重新建立的店裡做工做到十二歲。由於他父親的嚴苛，傑蘇變得不安於室，渴望著要自主。他離開了家去到甘蔗農場裡，起先當收蔗工，後來轉為蔗糖作坊工。這工作教人累得筋疲力盡，賺得錢卻僅夠活命。有時候他空著肚子從早工作到晚，開始了解真正飢餓的滋味。這些年痛苦經歷的記憶對他仍那麼慘烈，至今他只要一提起舊事，依舊熱淚滿盈。

在他差不多快十六歲的時候，他跟了一個答應給他一份差事的人來到墨西哥城；不到幾天他就被毫無理由的解雇了。孤伶伶的身無分文，所有的東西只是腋下的一個盒子；他在街上漫無目的的走著。「在那時，我一個銅板也沒有，又開始餓了起來。唔，像人們講的那樣，『當你一無所有的時候上帝來了！』有一個人走過，好像是天上掉下來的一樣，問我要不要一件差事。他問我有沒有介紹信，我告訴他：『沒有，先生，這兒誰都不認識我。』我禱告上帝讓他給我個差事。我要工作做，我得吃飯呀！」

那個人在雜貨舖裡給了傑蘇一個差事。「我從早晨六點一直工作到晚上九點毫不休息。我吃的早點都是冷的，因為沒有時間去熱它。我發送貨單並且搬動以我的體力僅足以舉起的箱子。後來有一天，維拉斯貴芝先生帶了個光腳的男孩前來對我說：『唉，傑蘇，這孩子要接替你這兒的位置，你得自己去找差事了。明天一早捲鋪蓋。』事情真來的直截了當。『好的，維拉斯貴芝先生。』實在沒有什麼話可說的。我又無處可去，我又再度流落到街頭。」

最後，餓得半死，腋下夾的還是他那僅有的盒子，傑蘇終於在拉·格洛里亞飯館找到了一份廚房幫手的差事；在那裡，其他的僱工都笑他，管他的綽號叫「耶穌西托」就是「小耶穌」的意思。起先他一天工作十五小時，僅僅賺得三餐外加八十仙；但是後來他升遷了，擔任助理掌廚、麵包師傅和冰淇淋師傅；最後當了採辦，手下用了四個男孩幫他。現在，幾乎過了三十年，他領著一天工作八點鐘十一比索的最高工資；此外自己還藉著其他辦法賺錢。他的老板覺得他工作起來異乎尋常的敏捷和可靠，尤其是他很少會缺一天工。

在傑蘇準備好要走的時候，路丕塔醒了。他對她說：「我會教阿委利諾送些補給來。」阿委利諾是十五歲的男孩，傑蘇雇他來當打雜和跑腿的。路丕塔點點頭，什麼也沒說；可是起身跟他到了大門。他在路上檢查了一下他的鴿舍——他特別為他高貴血統的鴿種驕傲，並以最優的待遇照管牠們。在門口，路丕塔接過他的電筒，在他走後穩穩的把他身後的門繫牢。

傑蘇匆忙趕到巴士終點站。他有一身的職責，而且是個大忙人：他要供養住在城裡不同區域而且相隔甚遠的三個家庭，每天都得花他公餘的大部份時間從這家跑到那家。平常他都先去他喜愛的年輕妻子蝶利拉那兒；他和她相處在一起已經有兩年了。他在她那兒吃飯，放衣服，大部份時候也都就在那兒睡。蝶利拉今年二十六，兩個月前剛給他生了個女兒。蝶利拉的房子還住了她和她前夫的一個女兒，她的母親；此外還有傑蘇大兒子曼紐葉的四個小孩，因為他們的母親死了。

在午飯之後，小睡一會兒，傑蘇會搭巴士到路丕塔那兒；再從那兒到卡撒·戈蘭大雜院去看他的女兒瑪爾塔，她和她的孩

住在那兒的一間單房公寓裡；三十年前，他十八歲的時候，他和他第一位妻子列諾爾自由結合時就在這大雜院裡建立他的第一個家庭。列諾爾比他大個幾歲，是一個死了孩子的未嫁母親，她也在拉·格洛里亞餐館做工。他們倆前後緊接著生了兩個兒子曼紐葉和羅別托，可是傑蘇疑心他太太和別的男人有染，因而離開了她一陣；甚至他還疑心他們的孩子不是他的。就在這個時期，他和路丕塔之間發生了第一次短暫的戀情，結果生下了安通尼亞。接著他回到列諾爾那裡，又和她生了兩個小孩孔舒也羅和瑪爾塔。在列諾爾死了五年以後，傑蘇找到他的第二任太太依連那，她沒有給他生小孩，不過對他已經有的孩子而言卻是個好母親。接著在依連那也死了以後，傑蘇想靠一個雇來的女人幫忙自己一手帶大他的四個子女。他始終沒有和路丕塔建立過家庭，因為他害怕半兄弟和半姐妹間會有麻煩。他這種想法並非海市蜃樓；因為後來當安通尼亞去到卡撒·戈蘭和他的其他子女一塊兒住時，安通尼亞的半兄羅別托竟無法自拔地愛上了她。

現在他在卡撒·戈蘭保留的屋子主要是為的瑪爾塔；她今年才二十一歲，卻已經是三個孩子底被棄的母親了。傑蘇從來沒有錯失地每晚七點鐘抵達，給瑪爾塔帶來食物，交給她十比索做一天的家用，再給他每個外孫一人一比索。此外，傑蘇的兒子羅別托也還住在那兒，不過他負擔自己的開銷。至於曼紐葉，沒有人曉得他住在那裡。孔舒也羅不久以前也還住在這兒，直到有一次她和傑蘇為了蝶利拉大吵了一頓，傑蘇一怒之下趕了她出去。隨後孔舒也羅跟了一個叫馬里歐的年輕男人跑到了蒙特里（Monterey）去；可是幾個月之後她得了病，打了電報回來向他父親求助。傑蘇為此向人借了七百比索，把她帶回到路丕塔的房子，讓她在那兒修養復原。在孔舒也羅生著病的這段期間，傑蘇

不但每天下午五點鐘都要到這個朵拉多區的房子來，而且一個禮拜還在這兒睡兩三個晚上。

儘管這房子的地點對傑蘇並不方便，他還是為他四年前決定買這塊地和蓋這間房子感到欣慰。他一直想給他的女兒安通尼亞和她的小孩們一個永久的家，因為她根本就不能依靠她的丈夫來養活。同時，他也需要有一個較好的所在來養家畜，以便出售貼補家用。他從前曾在城郊給它們租了一小間畜欄，不論晴雨每天他都搭四點鐘的巴士出城，到那裡去餵牠們、打掃牠們；然後在上下班交通最忙的時候搭車回來，三番四次在擁擠的人堆中間站著就睡著了。這樣子他實在是太過勞累了，所以當他中了二千五百比索的國家獎券之後，他開始夢想為自己蓋間房子。

有一天路丕塔前夫的女兒以沙別對他說在她住的埃爾·朵拉多區有一塊地皮和地皮上一間兩房的茅舍正標價兩千五百比索求售。當時傑蘇手邊中獎得來的錢只剩一千七百比索，不過他還有一頭值錢的種豬。他立即帶了那頭豬乘計程車來到區裡，就地把這樁生意交割清爽，「完全正直、合法，而且乾淨。」他自己這樣形容這筆買賣。幾天之後他又賣掉一頭豬，買了一些建材，立即著手建築新屋的工作。這是他有生以來所從事最有抱負的計畫，對他有著很深的意義；每當他談到這件事時他總是這麼說：「我該管它叫做一座宮殿吧？對於像我這樣一個向來一無所有的人！」

傑蘇老早就想要教路丕塔給他照管家畜，好減輕他的一大負擔。她是一個認真而負責的人，他信得過她；可是他始終不知道該怎麼開始他這個計畫，因為她個性很強並且強調自己自食其力；在他們結合的這些年來，他們甚至沒有在同一屋頂底下生活過。不過，正如傑蘇所希望的，路丕塔果然抗拒不了在她女兒以

沙別和親愛的外孫附近得到一個新家的提議；同時她也不想剝奪安通尼亞為她子女獲取一個較好的家的希望；女兒的利益對路丕塔永遠是最重要的。三十年來的第一次，她放棄了她在拉·格洛里亞飯館的差事，停止自食其力。傑蘇還未曾把房子蓋好，她和她兩個小女兒和兩個外孫已經搬了進去。

在這裡路丕塔並不快樂。一開始他們得住在泥巴地的小茅舍裡和動物及其他東西在一起。同時湖邊的平野風大且潮溼，路丕塔苦於風濕病已有四個月之久。即令在房子全蓋好以後，她還是覺得這兒令人沮喪；因為她大半生都在城裡的大雜院過活，四週全是朋友、鄰居和其他的人。到現在經過了整整四年她還是害怕她這個新家底寧靜和孤立。她一生都怕鬼，而現在比起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教她不安。她不敢打開前門，而且常常在夜裡爬上屋頂看看有什麼人在敲打出怪聲來。此外對宵小的害怕也始終沒有離開過她。「總有一天會有人闖進來，把我們給逮住，無法求救也逃不走。傑蘇不害怕，因為他根本很少住在這兒。可是我們就怕，要不是有狗，加上隔壁住了六個男人，街轉角那邊的那個又有把來福槍，我是怎麼也不肯就在這兒的。」要是她早知道傑蘇會再弄個太太，大部份時間都不睡在這兒的話，她根本就不會同意搬到這兒來。

丈夫走了以後，路丕塔也去到鴿舍察看了一番。上過廁所，她回到臥房，溫柔的愛撫她的外甥丹尼葉，接著把他身上的被子再拽好一點，他還在睡。這孩子幾乎一生下來就和她睡在一塊兒，像是她的親生兒子一樣。他的母親——路丕塔的妹妹埃爾維拉——在被丈夫遺棄後就在一家飲食店當女侍，沒有辦法照顧他。兩年以前因為埃爾·朵拉多區這兒沒有學校，他才回去和母

親住；現在他只有在學校放假的時候才來陪陪路丕塔。

路丕塔進到裡頭一個房間，看看有沒有什麼不對。大家都沒醒，可是小娃兒開始有點不安，安通尼亞正半醒半睡的哄著他，說「睡呀，睡呀。」把胸脯給了他。不久路丕塔又回到床上，屋子又靜了下來。七點十五分路丕塔起來了，她把身上穿著睡覺的衣服拉扯平，用手把頭髮撫平。傑蘇就在這兒過夜的時候，她從來不換衣服；平常她則換上舊衣服才睡。現在她正穿上了一件掉了色的茶色毛線衫，用她從不離身的長圍巾圍住頭和脖子。她把自己專用的特製圓枕頭放進床腳的匣子裡；因為心臟不太好，這個她自己做的枕頭使她躺著的時候，身子可以豎直一點，使呼吸比較容易。

路丕塔和傑蘇差不多高，身材卻多少還要粗壯些；然而和傑蘇敏捷、突兀的舉止相映成趣的是，她的行動緩慢且笨拙。她的臉長得相當引人，身體則臀肥胸厚，看來頗為不雅；而且她也從來沒有使自己穿著漂亮的企圖。她從來不化妝，黑色的長髮從臉上粗率的向後梳，不是紮成辮子就是結成個髻。她只有在少有的場合，要出去的時候才會注意自己的外貌。有人問她年齡多大時，她總是答說：「我是上帝的子女，我連我自己多大都不知道。」在陌生人或熟人面前她一向嫻靜而害羞。

路丕塔打開鴿舍的門，放出鴿子讓他們自由的翱翔一整天。接著去到洗衣處，她先洗了手，然後洗乾淨一個牛奶壺，她要把這準備好給送牛奶的小孩。她現在買一瓶牛奶要花一個半比索，而在公家的配售所（塞姆沙）只要八十仙就成了；不過這區裡沒有塞姆沙店。此外，謠言都傳說塞姆沙所賣的牛奶都滲了假，會教小孩害病。她這裡一天要消耗差不多三磅牛奶，通常都用來沖調咖啡和煮麥片。孔舒也羅由於父親的命令，每天得喝一大玻璃

杯。以沙別則幾乎天天帶了她的四個小孩來這早餐，而且在這兒耽上一天；儘管有時也會帶些牛奶來補充需要。在不夠錢買牛奶的時候，大人就喝用肉桂、檸檬或者橘子葉子燒的茶。

路丕塔開始在天井裡一字排開好些二十升容量的水桶，免得送水卡車來的時候，再四處疾走東翻西找。水桶一共八只，用來從水車往家裡提水；水提來以後再倒進豎在天井的水箱裡，上面蓋上板子防止落入塵埃及被動物污染。每天的水量都得當心使用毫不浪費，因為家人和動物都需要用水。豬，恰恰和狗都經常洗澡，因為傑蘇堅持必須維持牠們清潔。

現在是該路丕塔去買麵包的時候了。在這區裡沒有送麵包的也沒有麵包店；得由小店的店東每天清晨或者傍晚到城裡去販來賣。麵包經常會售罄，因為店東通常只進城一次；所以要不早些上店去可能就買不到麵包。然而，她停了下來，抬頭仰望鴿子們飛翔的蹤跡在清晨的空際劃出花樣，她抓了一把麥子撒給牠們。在雞埕裡棲在高枝上的小雞沒有人幫忙的話下不來，像往常一樣，她把牠們都抓了下來。然後，她離開了家，在鬆土上緩步前行，目前她的腳很容易受創走起來疼疼的。

路丕塔把她腳的不適認為是在拉·格洛里亞餐館做了多年廚房助理和掌廚的結果。就是在這間餐館裡她碰到了傑蘇。頭兩年他們在不同的時間上班，彼此並不認識。後來他們碰了頭，他們之間發生了一段短暫的戀情；而路丕塔對他卻一無了解；直到她的身上懷了安通尼亞，她才曉得傑蘇已有太太和兩個兒子。他是第二個這樣欺騙路丕塔的男人，使得她受到極深的打擊。她兩個女兒埃利答和以沙別的父親關安，結果也是有兒有女的。可是起碼關安是愛她的，給了她和她的孩子一個家；她本來可以留在魁列塔羅（Queretaro）靠他養活的。他很好看，路丕塔在他一開始

向她追求的時候就愛上了他。他第一次看到她坐在她姑媽家的陽台上，就開始寫情書給她。「要不就是我坐在窗口，他騎著馬過來，又高又帥。可是他酒喝得很兇，他會醉得一塌糊塗，在房子前面放槍，把我們嚇得半死。」

「而且他是那種對女孩子霸王硬上弓的男人；有一次他對我說他要不擇手段得到我。我真的喜歡他，不過他吃醋得厲害，而且疑心很重。他從來不帶我去看電影或者去其他任何地方；他老是找藉口說公共場所的空氣對我們小女兒不好，要不就說他太累了。我來自外鄉的小鎮，土包子得很，在我和他相處的期間我從來沒有麻煩過他，要他帶我上這兒或者上那兒。你曉得他為什麼從來不帶我上街？他怕給人撞見跟我在一起，因為他早已是個有婦之夫了。他可真是個大騙子！我注意到有時候他很晚回家，可是我一句話也不說。有人講：『要是一個女的在家裡無所缺，她就沒有理由要盯著她丈夫。男人是自由的，男人是屬於街上的。』所以，儘管心裡不喜歡，我始終熬住。可是當我發現他是已經結了婚的人之後，我說：『你去死吧，髒狗。』接著我把小孩帶了來到墨西哥城謀生。」

可是跟傑蘇這回就很不一樣了。交往不久他幾乎立刻就對她冷淡了下來，並且不理她的懷孕。就這樣，他似乎覺得解脫了，因為路丕塔並未對他有什麼需求。而最令路丕塔受不住的無過於她還得繼續在拉·格洛里亞做工，經常見到傑蘇。「噢！那一陣日子真不好過！我得繼續忍受一起做工女孩們的種種玩笑。她們會說：『妳的羅密歐在踱方步哩！』我就對她們說：『真的？好，教他走下去！』可是一個人得做工呀！一個女人懷了身孕，還得苦撐著工作到最後一個月。在生產以後有個四十天的月子可坐該多好啊！然而，不到一禮拜我就又回去工作；在寒冷的天氣

裡搬動沉重的東西，一刻也不坐下休息。」

安通尼亞生下來之後，路丕塔的日子空前的困窘起來。「在我女兒小的時候，我生活在恐怖當中。唉，有一次他們把我趕到了街上，因為我付不起房租；當我工作回家的時候，他們已經把我的東西摔到天井裡；我的傢俱不多，只有一張小桌、一個五斗櫃、幾把凳子、幾個放衣物的肥皂箱和一條草蓆。天下著雨，我在空地裡和三個孩子躲在小桌的底下，她們全部都出著疹子，哭號著。我本來是可以找傑蘇幫忙的，可是我從來沒找過……對於我，他根本不是東西。就在那時，我遇到了住在那兒的柏提塔；她對我叫道：『太太，帶妳的孩子過來我屋裡睡。我這樣做不是為了妳，是為了小女孩們；帶她們過來，我們把她們放到床上睡。』我把僅有的幾件傢俱也一塊兒帶了去；她告訴我，我可以在那兒住上個把禮拜，一直到找著房子。幾個禮拜！結果成了幾年。柏提塔最喜歡安通尼亞，而安通尼亞也管她叫婆婆；她們彼此敬愛，甚至在柏提塔臨終的時候，她還說安通尼亞是她惟一感到遺憾要訣別的人。願上帝補償她，我必須承認我對她的虧欠。」

在安通尼亞生病時，柏提塔對我說：「太太，這孩子需要她爸爸。」最後我答應告訴他，而他也就來看安通尼亞。接著他來了好多次。不過可別以為他會看我一眼，唉？我煮了茶端給他和柏提塔，然後直走到門外。為什麼我看到他的臉就受不住！他不跟我講話，我也不跟他講話。他來的時候，我幾乎都在洗衣服；洗衣服的地方正好靠近前門，位在柏提塔房間的前面。傑蘇來的時候會逕直在我旁邊擦身而過，好像根本沒有我在似的，出來的時候亦復如此。他從來不對我說一句話。我會想：「教那癩三下地獄去！」可是我光只是想想，我從來不敢對他講任何這樣的

話。柏提塔才是對他講話的人；他們兩個會各坐在一張傑蘇買的椅子裡聊天。我可以看到他們談話。但是我從來不進去，我做不到。然後他會走出屋子連聲再會都不對我講就走掉。

儘管這樣，傑蘇對安通尼亞實在太好了。所以在他又來接近她時，路丕塔沒有拒絕他，他們兩個又生了兩個孩子，當中一個死了。這樣的關係陡然為路丕塔增添了苦楚和艱難。「當我發覺自己又懷了孕時，唉，唉，我只是哭個不停，柏提塔太太對我說：『太太，妳幹了那樁事對不對？那麼好了，妳除了面對要來的事別無選擇了。』我對她說：『啊！柏提塔，因為這樣這樣……因為那樣那樣……。』『我們甯找些藉口，太太，我們自己找的，我們就得自己擔下來。』就這樣不管高興不高興，接連又來了兩個女兒。那個夭折的小女孩是我的女兒裡頭最漂亮的一個；活像她的父親：鼻子、眼睛、頭髮樣樣都像他。有一種異乎尋常的、淡淡粉紅的膚色，好看極了。她的父親直到她昏迷過去才看到她。他一次又一次的說：『幹嘛沒有人講話？幹嘛沒有人告訴我這事？不然大家怎麼會知道有這種事！』我氣得說不出話來；難道他不知道他有個女兒，他自己應該對她負責？」

「接著來了瑪連那，我又是哭了又哭；柏提塔——願她安息——說：『肉慾的弱點真是像黑夜一樣的盲目呀。』而我——我有什麼話可答呢？我真是倒了邪霉；可憐的瑪連那，日子也不好過。雖然傑蘇有在扶養安通尼亞，可是我和瑪連那他一個錢也不給，連一個銅板都沒有。有一次他對我講：『我要給錢給我自己的女兒，不是給其他的那些。他們不是我的。』可是我告訴他：『我要給一個的話我就全都一起給，她們都是我的女兒。要是一個有得吃，別的也要一樣有。』但是他從來沒有為她們給過我錢。至於我自己，就從來沒有花過他一個銅板；也從來沒有向他

要過任何東西。」

「我記得有一次三王節的時候，因為我從來沒有辦法送我的孩子衣物，我就對自己說：『我帶我的小女孩一伙去看電影，這樣她們就不會注意到過節了。』於是，我把還在襁褓中的瑪連那抱在懷裡，帶了另外三個小的往戲院走去。我抱著娃兒，把她緊緊裹在我圍兜裡；這時有一個男的和他的女人走過，願上天回報他們，因為我可辦不到。他們對我說：『太太，我們沒有冒犯妳的意思，不過，請收下這裡這個匣子，也許妳能有用；可是我們真的不願意教妳生氣！』我收下了。『非常非常多謝，願上帝報償你們的恩慈。』竟然考慮到會冒犯我！這兒的就是我需要的，卻不費分文！匣子裡有乾酪，黏的那種，還有鹹魚和硬餅乾，那次我們真大吃了一頓。」

「我自己必須不斷的忙來忙去好養活四個孩子；她們的父親從來沒有幫過我。每次我見到傑蘇，我就對自己講，希望他會來幫我。『不曉得這次會不會。』然而沒有，這一天從來沒有來到。他話說得不多，不過從來沒有停止來看安通尼亞和帶東西給她。」

「他一向就是這樣，甚至在柏提塔死了以後，我們搬到婁沙利歐街去住的時候，也毫無兩樣；他就是來到門口站住，要是看到房裡有別人在就會說：『待會妳不忙的時候我再來。』轉身就走；當我伸出頭去，他已經下了樓梯走掉了；就像閃電一般不見了。不就說：『啊哈，傑蘇來過了！』有時我嗅到他留下的氣味才曉得他來過。於是我得隔好些個禮拜、整個月、甚至三個月才碰他一次面。而要是他再來看到有鄰近在也一樣；摔下他買的東西就走。可是當他變得比較了解我以後，他就會把那個女鄰居趕走。他會說：『太太，現在這麼晚了還招待客人。』那個女的就

跳起來帶著她的咖啡和刁著香煙離開，我就轉過臉去對著爐子，忍不住笑了出來。可是有時候這樣子也教我生氣。」

路丕塔從來不承認——即令對她自己——傑蘇那樣對待她會教她感覺不快。她會對她的女兒們說她現在已經習慣了他的沉默和疏遠；「要是他來並且跟我講話，那好；要不，也沒有問題。」可是對她自己本身而言，她說：「在他跟我講話的時候只是告訴我，怎麼侍候他的牲畜，換換這個，擦擦那個。除此之外什麼都不講。」在蝶利拉的事發生之前，傑蘇來的時候，路丕塔還會偶而拿他開玩笑。那時他通常都答說：「妳再繼續開妳的玩笑！」可是後來他變得對她那沒有惡意的嘲弄大發脾氣。有一次他穿了雙新鞋來，路丕塔見到說：「看哪，什麼人全打扮了起來。」他則粗暴的教她閉嘴。說：「當然囉，老子做工賺鈔票，買老子要的東西。要是老子買東西，也是因為老子有錢。不管什麼人穿上什麼都逃不過妳眼底呀，關妳什麼屁事？」

他來這兒的時間變得越來越短；每次除了跟安通尼亞和她子女說話外，對其他人更少開口。有時他來去得那麼快，路丕塔根本就不知道他來過。他把錢和食物往桌上一放就走，乘原班車回去。有的時候他會根本不來；由阿委利諾送錢、食物和其他必需品來。

在路丕塔去買麵包的時候，家裡其他的人都還在睡。小女孩克羅提德醒來了，在床上坐起開始唱跟她外婆學來的一首小歌：「貓先生坐在金椅子上，……」。這首歌路丕塔在情緒好的時候才唱；可是就克羅提德看來她悲傷和煩惱的時候真是太多了。克羅提德把自己的歌打住，喚著她外婆：「媽媽丕塔！」沒有人回答，她又睡著了。

過了不一會兒她又醒了，這趟她爬下了床。她跑到化妝台前去照那上面的鏡子；可是有一張耶穌在馬廄誕生的圖畫擋住了她。她一邊爬上椅子好照得清楚些，一邊用手梳理著頭髮。同時還跟她半睡半醒的後姨（stepaunt）孔舒也羅瞎扯。「妳猜不出吧？看我的衣服皺成什麼樣子，恐怕我還得穿它到禮拜天，媽媽愛那樣。」克羅提德穿上她紅色的舊鞋子，穿好衣服，回自己家去了。

差不多八點鐘，路丕塔買了麵包回來，發現送牛奶的男孩在外面的入口等。她趕緊進廚房，放下她龍舌蘭絲編的購物袋，把錢付給了那個男孩，提起了牛奶。是準備早點的時候了；她點燃了煤油爐把牛奶熱一熱，又從昨晚留下的髒碟子堆裡拿出夠早飯用的幾只洗乾淨，接著煮上一鍋水準備燒咖啡用。

這屋子的廚房要比兩個臥房都大，因此有時就用來招待客人。平時家人也就在這裡坐下閱讀或者縫紉，室內空曠無物，牆上黑黝黝的；只有那四呎長水泥做的木炭爐灶是深紅色，為這裡添了一些生氣。他們現在已經不用那個木炭爐了，可是爐灶本身卻成了一個擱煤油爐和堆放髒碟的方便所在。廚房裡還有一家人圍著吃飯用的小桌子，放置碟子和廚房用具的架子；還有一個相當大的浴缸，裡面放著乾淨碟子，上面蓋了板子抵擋這區裡從不止息的風沙。

在等到牛奶和水滾的時候，路丕塔有了一點自己的時間。免得攪醒還在睡的孩子，她躡手躡腳的走到後頭房間的衣櫥邊，開始在好些鞋匣子裡的紙堆中翻找一張醫生給她開的處方。她找了半天沒找到，開始低聲的對自己講：「丕塔，可別說妳沒法找到，妳到底找不找得到呢？妳到底把它擱在那兒了，丕塔？」

她把鞋匣放回衣櫥，回到廚房；又在一個她放鈔票、針線、

鈕扣、丹尼葉的塑膠玩具和私人紀錄的箱子裡找。處方不在那兒。她又回到臥房在鞋匣裡再找一遍，還是沒有。這時孔舒也羅全醒了。路丕塔對她說：「孔也羅（暱稱）！妳看哪！我到處找遍了，就是找不到我的處方。我是把它放得好好的。」

「是不是在妳放枕頭的匣子裡？」

「我不曉得，可是免得萬一漏掉我會再去找。」

在匣子裡，一條圍裙的口袋裡，路丕塔掏出一片紙。她舒了口氣，臉上亮了起來，可是不是處方。「狗屎，」她說：「我以為是張黃色的，結果只是一張紙。」她再次回到鞋匣子那邊，這次她似乎立即就找到了。「看哪，在這兒。」說著把所有的東西歸回原處。「這回你可在這兒了呀，害我發瘋似的找；什麼記性哦！」

她把處方仔細塞進口袋；她之所以這麼急著要把它找出來，是因為她今天要帶去給她的女兒埃利答，教她去配。正要走出臥房時她對孔舒也羅使了個眼色，興沖沖的說：「聽聽妳的兄弟（指養的雞）呀，我們要把牠們吃掉，所以我們養牠們。昨晚我對妳老子講：『我們之所以要買牠們來就為的要吃掉，先生。』」

路丕塔想起她對傑蘇底花費的嘲弄，大聲笑了起來。正如她所料，傑蘇並不喜歡任何形式的玩笑；特別是拿他做對象的那種。這個笑話來自於一齣電影和著名的影星恰托·窩丁。「在電影裡頭，」路丕塔對孔舒也羅說：「恰托·窩丁在一個有錢的守財奴家做工，一天那個富翁回家，說：『有沒有人找過我，馬咖利托？』恰托·窩丁答說：『他們打電話來請我們去參加宴會，問我們能不能去，先生。』『你該說請我看我能不能去。』『那沒什麼不同，先生。』後來那個有錢人進了書房，打開他的雪茄煙匣，問馬咖利托雪茄煙都那兒去了。你曉得馬咖利托就是恰托·

窩丁。窩丁說：『我們早把它們抽光了，先生。我們之所以要買它們來就為的要抽掉，不是嗎，先生？』」

孔舒也羅也笑了，雖然在平常對她父親的批評她是不能忍受的；可是這樣的比擬實在是太恰當了。路丕塔從來不是買小雞來或者對吃掉牠們有任何意見的人；雖然雞是由她和她的女兒們在養，她們不能隨便自己作主，殺一隻雞甚至吃一個蛋。偶而傑蘇會帶三四隻養大的去給他女兒瑪爾塔，然而要是籠子裡少了一隻鴿子，他就會對路丕塔發火。孔舒也羅和瑪爾塔都同情路丕塔，但也不敢對她們父親講什麼話。

路丕塔離開了孔舒也羅，回到廚房去給她準備早點。這兩個繼母和繼女之間存在一種極友善的關係，從來沒有過摩擦，甚至連輕微口角和爭執都沒有過。孔舒也羅和路丕塔在一起覺得安全；她相信路丕塔永遠不會像安通尼亞和蝶利拉那樣的離間她和她的父親。路丕塔既不多需索也少有強烈的佔有慾望；事實上，她採取著一種從傑蘇身邊光榮撤退的態度，這點很教孔舒也羅心安。當傑蘇把生病的孔舒也羅帶來，路丕塔就接納了她，並且遵照她父親的命令，侍候她吃得比家裡其他的人都好。傑蘇一向為孔舒也羅的健康擔心，在她四歲的時候，就給她取了個「瘦皮猴」的綽號。如今雖然她已經二十三歲了，他還是很關心她。

孔舒也羅的早餐通常包括了咖啡牛奶，早一天留下煮好的食物和一只生雞蛋。在她去上班的日子，路丕塔就得早一點給她做早飯，分出一部份牛奶先煮。今天孔舒也羅不太舒服，所以就在家裡，路丕塔就把三公升的牛奶一起燒滾。水和牛奶還沒有滾，路丕塔開始把傑蘇每天給小雞送來的高苜切細。這時她外甥丹尼葉醒了，來到廚房。路丕塔幾乎像是自言自語的對他說話。

「昨天埃利答對我說：『把處方給我，媽媽。我給妳買針

劑；今天埃杜瓦斗來的時候，我會試著為妳拿到藥丸。」（埃杜瓦斗是埃利答的丈夫）我得儘快把處方交給她。想想看！針劑和藥丸都得十一比索，近來藥品多貴呀，真要命！過去可沒這麼貴。要是那時候東西像現在一樣貴，我就得八天沒得吃，才買得上一劑針藥了。」

路丕塔從紙袋裡掏出一些玉米，摔到磨石裡開始碾碎；這樣的飼料是給剛孵的小火雞專用的。克羅提德回她自己家後，現在又回了來；在旁邊看了一陣，說：「丕塔媽媽，我餓了，先吃塊麵包好不好？」路丕塔叫她自己拿，可是這孩子又改變了主意。「不要了，丕塔媽媽，」她說：「我最好還是等等，不然我媽會罵我。」

在第二間臥室，小娃糾利歐的哭聲把他母親安通尼亞吵醒了，她在床邊坐起來給他換尿布；糾利歐尿布一濕就會哭。在同一張床上的瑪利也連那和卡蔑拉卻仍然睡得很沉。八點二十是該安通尼亞起床的時候了。她脫掉穿著睡覺的衣服，從衣櫥拿出針線，開始縫補她又舊又破的套裙。旁邊的糾利歐發著唧唧呀呀的聲音，沒有馬上睡著；安通尼亞把他抱起，豎在床上，親他的小臉，說：「兒呀！咱們得燙衣服去，不然你爸爸回來，要把我搥慘了。」她又親親娃兒，這回是親他的小鼻子。「我的小兒子多漂亮！」她對孔舒也羅講：「多帥，像他媽一樣，嗯？」孔舒也羅笑著開始穿衣服。

補好了套裙，安通尼亞穿上一條她妹妹瑪利也連那的裙子；因為她自己的裙子睡皺了。接著套上一件綠色的舊毛衫，袖子上全是洞。站在鏡子前面，她只梳理了一下頭頂上的頭髮就到洗衣處去洗東西。水很冷，她叫了起來：「啊！小俏媽呀，我的手給凍住了。丕塔，幹嘛妳那麼壞，教我這雙玉手給凍著哩？」

路丕塔在廚房裡答道：「是呀，親愛的，要不要我給妳把水燒熱免得傷了妳的玉手？這妞真是個迷糊蛋，該向我們這種壯健的女人學學。」路丕塔和安通尼亞兩人都笑了。

安通尼亞今年二十七，比孔舒也羅稍微高一點也粗壯些。鼻梁是塌的，鼻子又長，誰都不會說她漂亮；不過她比起消沉的孔舒也羅要有更多熱力和光彩。她喜歡跟自己和別人開玩笑，她的嘲弄則常是挖苦和挑釁的。像她父親一樣，她動作敏捷工作勤勞，不過卻予人以緊張兮兮的印象。她有能力也肯負責，承擔家裡瑣碎家務的大部份工作。她黑色的頭髮成波浪形，鬆鬆的垂到肩上。衣著則屬於低階層主婦的裝束——棉布衣，線衫和長圍兜。幾個孩子裡頭只有孔舒也羅有幾件好一點的衣服和一件合身的大衣，是她工作了好些年才買的。

孔舒也羅來到廚房，路丕塔轉過身對她說：「妳父親說因為玉米麵糰短缺，他會買玉米來教我們自己煮了磨，妳以為怎麼樣，嗯？他想把我們當成服勞役的牛馬？」

安通尼亞從天井進來，搶在孔舒也羅之前答道：「啊！他真要教妳像個陀螺樣轉個不停了。」接著大笑。孔舒也羅等她們靜下來以後，正色的說：「現在我再也不要聽這些話了。」這話題就打住了。

安通尼亞決定等到太陽出來水暖了再洗。這時她將燙斗架在爐上，打算要燙她丈夫福蘭西斯柯的衣服。「妳們曉得那小子有多苛求。」她模仿著一個小女孩的聲音，嘲弄她丈夫似地對她母親講。她們兩個一起笑了起來。安通尼亞開始讀昨晚傑蘇帶回來的報紙，可是不一會兒她對她媽媽說：「我早以為妳去買了玉米麵糰了，丕塔。」

「這我考慮了一早上。」

「妳應該跟我爸爸一起走的。」

「是噢，」路丕塔答道：「像我和丹尼葉出去那次；時間已經不早，妳爸爸先走了，我們到了車站他假裝沒有看到我們。丹尼葉對我說：『看那媽媽（墨人將姑、姨、婆、外婆一概稱媽媽），那是我爸爸（墨人將叔、伯、祖、外祖一概稱為爸爸）。』『是呀！』我對他講：『可是不要出聲。』過了一會兒妳爸爸朝時鐘這邊走近來，四週望望，好像才看到我的樣子。『什麼！妳在這兒？』」路丕塔大笑起來。「他在那兒差不多等了半個鐘頭。我對他說：『是的，先生。』他假裝不懂我的意思掉過頭向調度員說：『今天巴士晚了，是不是？』」

「剛好那時巴士來了，他對我們講：『你們上去。』他一定以為第二班很快的也會跟這班一起到，可是沒有。他只好也上了這一輛車，付了我們的車錢。而我早已把我們的一個比索付給司機了。當他坐下來時，他對我說：『這次算我倒霉好了。』果然不錯，他把找回來的錢和我們的一比索交給我，結果我們一個錢也沒花。」

「後來在威拉（指威拉·得·瓜達羅普，在那兒墨西哥的保護神瓜達羅普聖處女有間著名的聖堂；當地除了是一個購物中心外，還是個轉巴士的地方）妳爸爸要我們下車。他說：『在這兒妳下車，我繼續乘下去。』我說：『不要，我不在這兒下，我又沒有事要在威拉辦。』我們硬是坐在我們的座位上不動。接著他告訴我可以在这兒乘無軌電車，有一站剛好在埃利答屋子那個街角停。可是我說：『不要，我不下。』我還賴著。他不再吭聲，卻看得出來是真火了。最後，我在電影院附近的街角下了車；他也跟了下車說：『我要去看秋比（即他的女兒瑪爾塔）。』」

故事說完，路丕塔大笑，安通尼亞跟著也笑了起來。兩個女

人當然都心裡有數，曉得傑蘇根本不是要去看瑪爾塔，而是要去看蝶利拉；他在巴士上的一切舉止不過企圖把他的目的地瞞過路丕塔罷了。

「他以為我不曉得蝶利拉的事，嗯？可是我可不怕沒人告訴我。當然我了解他，曉得他的把戲。現在我明白，只要他把自己打扮起來，而且對誰都脾氣火暴暴的，那麼這個老小子一定在追女人，那麼他就變得非常機靈。他對年輕女孩比什麼都喜歡。現在她年輕，可是她要明白有一天她變老了她就曉得了！嚇，他居然以為我不曉得蝶利拉的事？有一天他找不到他的夾克就問安通尼亞：『妳，女兒，給我找夾克，我丟在這兒了。』安通尼亞說：『沒有，爸爸，我想也許是落在餐館裡了。』這下他可糊塗了，嗯？他說：『啊，對，對，在餐館裡。』他這回昏了頭，幾乎把自己的馬腳給露了；他已經差不多有一年沒把任何衣服放在這兒了。時間過得可真快。在那個女的來到之前，我洗燙他的衣服；可是他後來說：『不用了，我把衣服帶去給瑪爾塔，她整天沒事做，讓她弄好了。』從此我再也沒弄過。我不曉得他把他的衣服都怎麼了。他連雙襪子都沒有在這兒。」

路丕塔從來沒有見過蝶利拉，不過她曉得傑蘇和蝶利拉的結合是怎麼發生的：兩年前曼紐葉的太太死了，留下四個年幼的小孩。換句話說，因為曼紐葉自己是個浪蕩子，不顧自己的責任，這麼一來傑蘇又多了四個孫兒要養活。蝶利拉是曼紐葉太太的姐妹；當時孔舒也羅竟自己建議說蝶利拉會是照顧曼紐葉小孩的理想人選，完全沒有想到她父親會把她娶了做太太。蝶利拉很高興能為自己找個家住；因為她剛剛離開一個醉鬼丈夫，身邊又有一個兒子得養活。她搬進了本來已經夠擠的卡撒·戈蘭。可是沒多久，據孔舒也羅說，她「佔領」了那地方。在和孔舒也羅（她恨

蝶利拉)爭執了一年之後,她帶了自己的兒子、曼紐葉的四個子女和傑蘇一塊回她的娘家去了。目前她正以下堂求去來要脅傑蘇,要是他還繼續去路丕塔那兒或者再養活那麼許多人的話。

這一切路丕塔全曉得,儘管她試著想掩飾,事實上她對蝶利拉的仇恨並不輕。她最害怕的事是她沒有能向神父懺悔求取赦免就死去,像傑蘇的前一個太太一樣,因為她並沒有履行婚姻聖禮。傑蘇的第一個太太列諾爾臨終的時候,傑蘇才跑去請教士來和他們證婚,俾能「拯救她的靈魂」。可是一切都太遲了。現在他既然有了蝶利拉,那麼看來他似乎對路丕塔連這樣做都不會了。路丕塔曾經秘密的對孔舒也羅吐露說:「…………到我們兩人當中有一個病得要死的時候,教士不會讓我們懺悔。是的,當我們的大限來時他必須做個選擇;不是娶她就是娶我。不過我想他娶的會是她,因為我老了。那麼我就明白我是不算數了的。」

當路丕塔獲悉蝶利拉懷孕後,她曾為傑蘇和蝶利拉的結合對傑蘇大發牢騷。生氣的指斥他和那麼多女人東生孩子西生孩子。他語帶威脅地回答:「妳可別以為妳有什麼了不起。」他還這麼說:「妳有得吃又有個家,這可不是隨便什麼人都有的;我跟妳有了兒女又怎麼地,他們都已經夠大,可以做工養活自己了。妳要再不停抱怨蝶利拉的事,妳就給我離開這個家自己找生活。我一點忙都不會幫妳,妳要不高興就在這兒,我會把屋子留給我的小孩之一。」在這一幕之後,路丕塔風濕病大作在床上躺了整整三個月。

九點多,安通尼亞離開了廚房去看看她的小孩是不是都好好的;她經常都是這樣不時就去看看的。卡蔑拉從生下來就多病,安通尼亞更不斷為她而大驚小怪,毫不隱匿她對這孩子健康的掛

慮。她對她小兒子也過份的當心，不准他四處爬，連在室外久一點都不可以，使得這孩子一天部份時間都靜靜的坐在床上或者一個箱子裡，非常害怕走路。兩個小孩都像父親皮膚淺淺的，而安通尼亞也還教他們大部份時間就在屋裡，免得曬黑。路丕塔對她們的愛護也像他們媽媽一樣；她會常常對他們講：「不要玩冷水，不要脫掉鞋子，不要在泥地上玩。」每天傍晚，天還早，陽光還很強，她和安通尼亞就會給他們穿上毛線衫。

孔舒也羅從來沒有停止過讚嘆安通尼亞對她孩子的獻身。對四歲大就失去母親的孔舒也羅來說，這兩個被父親拋棄、身無長物、非婚生的小孩卻是無可比擬的幸福；只為的他們有一個好媽媽。可是她的妹妹瑪爾塔和父親卻對安通尼亞對小孩的過度照顧頗有責言；傑蘇斥責她嬌縱孩子，怪她不教娃兒運動。可是，這樣的時候，安通尼亞會陡然生起氣來把他頂回去。

安通尼亞進到臥房，剛好她的妹妹瑪利也連那醒過來；她走到瑪利也連那睡的那邊說：「把你個大屁股移到一邊去，我要坐下。」

「碎嘴子！」瑪利也連那半醒地說：「我又沒有妨礙你，你又沒那麼大塊頭。」

安通尼亞坐了下來，趁瑪利也連那發現她穿了她的裙子之前把裙子脫了下來。瑪利也連那在床上舒展四肢，無意中把安通尼亞從床上踹到地下。「看哪，現在我就不爬起來了。」安通尼亞說著大笑，然後站起來用手搓著背。瑪利也連那則笑個不停，直到安通尼亞給了她屁股一巴掌。「起床，」安通尼亞道：「可別做個貴婦淑女，你要搞醒我女兒了，要不起來我就把你丟下床。」

瑪利也連那開始穿衣：首先脫下她穿來當睡袍的棉布袍子；

她穿粗棉布的衣服是因為她媽媽相信比較輕軟的料子「會教冷風侵襲妳」。她穿上一條棉罩衫，安通尼亞遞給她裙子和鞋子。她沒穿夾克或毛線衫就到洗衣處去在冷水裡洗她的臉和手。安通尼亞在回廚房的路上看到她就叫了起來：「幹嘛妳要打扮起來呀！孩子？打算去捉個男人還是什麼的？這就是妳為什麼這樣早漱洗的道理對不對？」這一類的玩笑毫無例外的會激怒瑪利也連那；因為她說她痛恨男人，而且從來沒有跟他們有過什麼。這次她可教安通尼亞失望了，她一言不發轉身回到臥房；用一塊棉布擦乾手臉並且梳頭。

廚房裡，路丕塔正把黑色的咖啡和白花花的牛奶攪和在一起；安通尼亞把一條毯子鋪開在桌上，準備燙東西。她計畫不管什麼時候福蘭西斯柯來看她，她都有衣服準備好給他；他每天都有可能會來，也說不定要隔一段較長時間才來——她從來猜不準。恰在這時，以沙別抱了她十八個月大的娃兒奧利維亞進來；後頭跟了四歲的瑪利亞和六歲的盤卻。以沙別看看咖啡是不是好了，然後說：「我去買麵包的時候要把孩子留給妳，媽媽。」

瑪利也連那來到廚房，她問以沙別身體覺得怎麼樣。以沙別正懷了八個月身子，由於過去她的小孩全都早產，所以家人全都敏感的打探她有沒有不舒服的訊號，因為一有可能就意味小孩要來了。

安通尼亞不得不把燙衣服的事挪後了，家人等著要用桌子吃早餐。她只好去鋪床；先從屋子裡她父親那張惟一毫無破損的床開始。她一邊把床單抖開，一邊對孔舒也羅說：「看我爸爸的床墊多軟呀，看來可真漂亮，對吧？」她很小心地整理著墊單，因為她父親很珍惜它。

丹尼葉剛剛又跑了回來睡覺；現在還賴在路丕塔床上。「站

起來呀，你，」安通尼亞對他說：「你這小笨蛋快滾下床，你看來像條蟲似的四處蠕動。」丹尼葉坐起來穿上他那條磨掉了毛絨的軋別丁褲子。還是半睡不醒的，他弓身套上鞋子，忘了扣褲扣。「把扣子扣起來，」安通尼亞說：「看看你，你不害臊呀？」接著輪到打理孔舒也羅的窄床。「哼，怪不得人家講物如其主。」這下孔舒也羅從容的笑了，對講她的身材又瘦又小她毫不介意；當她笑的時候她的面容煥然，看來很漂亮。安通尼亞覺得孔舒也羅沒法有更多歡快實在是件憾事，她把什麼事都看得太嚴重了。

小女孩卡蔑拉醒了，安通尼亞過去把她抱起緊緊摟住。這孩子沒有什麼反應，而且身上好像很熱，安通尼亞疑心她發燒了。「怎麼了，我的女兒？妳要不要一點咖啡？」卡蔑拉抬起頭鼻孔流出了少許污血；安通尼亞急忙在她攔糾利歐衣服的匣子裡攪出一條尿布堵上她的鼻孔；血流了幾滴就止住了。安通尼亞焦慮起來，對孔舒也羅說：「這孩子流鼻血一定是身體太弱了。」社會安全醫院的醫生曾經告訴她，這孩子身體很弱；她有三次病得發生痙攣。然而，安通尼亞不曉得能怎麼辦；她替她姐姐埃利答洗衣服賺的錢不夠買卡蔑拉需要的食物和醫藥。

她溫柔的把卡蔑拉抱回床上，回頭給剛才在地上自己玩著的糾利歐哺乳。卡蔑拉在一邊等著，直到她母親再有空來照顧她；替她穿短襪，還用塊濕布給她洗了臉。因為水太冷了，安通尼亞還在孩子的臉上抹了面霜，接著給她梳頭。

丹尼葉一起來，安通尼亞可以整理她母親的床了。整理好，她把糾利歐和卡蔑拉一起抱到孔舒也羅床上；然後鋪自己的床。這張床花的時間比別的都多；它的上面放了一件舊外套，兩件薄外衣，一條被單，兩條毯子，一床墊單；娃兒的橡皮床墊和一床疊起來蓋在橡皮墊上的毯子；一塊用來蓋卡蔑拉，以免擦痛她的

皮膚的比較柔滑的布：兩個棉花枕頭以及三個坐褥。安通尼亞一邊把外套掛回衣櫥，一邊對在床上向她伸出膀子的兒子說：「喔，你這小魔鬼，你以為我會抱你，可是我偏不。」她揀起娃兒的濕尿布帶到房頂上去曬。她經常把每塊尿布在用肥皂和清水洗濯之前都這樣晾乾再用個幾次，以至於娃兒的皮膚有時都會過敏發紅。

從廚房裡路丕塔看到天井裡那隻母火雞，牠有一次受了很重的傷，到現在膝頭還是向裡彎的。「你是個可憐的母親。」她對火雞說：「因為你走起路來一拐一拐，你沒法生小雞。去買了小雞或者蛋來攔在火雞底下是什麼意思？牠們應該自己生自己的，孵自己的。那樣才對，去買就不對。可是那也無法可想；你的主人說他要那麼幹，而錢又是他的。」路丕塔說著聳聳肩，接著去洗幾個陶杯子和孔舒也羅用來喝咖啡牛奶的玻璃杯。

瑪利也連那這時想起了她有件事要做，開始匆忙起來。她要在二月二日舉行的La Candelaria（嬰孩耶穌的誕生慶典）儀式上做教母或madrina，裝飾聖像是她的責任。她因為不小心把聖像的手指弄斷了一根，不得不拿去修。現在修好了，她計畫這天去取回來。她今年才十八，可是在教會事務方面卻極為活躍。去年十二月她曾經主持了一個慈善舞會，給區裡的教堂募款。由於到目前為止教堂只蓋好四面牆，半個屋頂和一部份的水泥地板；這一類的慈善場合還得不斷舉行，好募來款項蓋好它。

瑪利也連那用冷霜清潔了臉；又洗了腳，穿上長襪子。接著在上身套上福蘭西斯柯送給安通尼亞的夾克。以沙別進了臥房，在窗架上拿出一個鞋匣子，裡頭放的是裝飾基督聖嬰的金飾和布片。她開始縫了起來，瑪利也連那問要不要她幫忙。「好。」以沙別說。接著兩姐妹靜靜縫了一陣沒有講話。

以沙別的孩子們開始跑進臥房。

「媽媽，克羅提德不肯把我的棍子給我。」盤卻叫道。

「亂講，不是他的。是瑪利亞給我的。」克羅提德叫了回來。

「我什麼都不知道。」瑪利亞說。

丹尼葉和奧利維亞坐在床上，看著這場騷亂大笑。接著安通尼亞來到門口。「怎麼回事兒？」她說：「你們幹嘛打架？以沙別，止住他們這麼鬧。卡蔑拉不舒服，這樣的吵鬧對她會不好的。」

以沙別一直在靜靜的縫著，可是現在開口了：「盤卻、克羅提德、瑪利亞，到外頭去玩，你們太吵了。」孩子們跑到廚房看看路丕塔是不是可以解決他們的爭執。

路丕塔走到門口時，安通尼亞正在服侍她的娃兒。室外有輕輕的風吹了進來，安通尼亞說：「把門帶上，媽媽，我要給娃兒換衣服。」路丕塔撫弄著娃兒的頭，慈愛的說：「喔，我的小醜娃兒。」然後她跟瑪利也連那和以沙別一塊兒到廚房去，只留下孔舒也羅在臥室裡。

「現在我一個子兒也不剩了，」安通尼亞對孔舒也羅說：「昨天我給卡蔑拉一只蛋黃，前天是一只三個半比索的雞腿。不對，那是禮拜一，禮拜二我給她買了一只兩個半比索的翅膀；昨天我還給她巧克力吃。現在我沒錢了，我想帶她去營養醫院；可是我早就曉得醫生要開什麼藥。我連日用的花費都沒有怎麼辦？要是我有，我就不會擔心，可是這樣……」

安通尼亞一談到她「苦命」就有點光火。福蘭西斯柯從來不替孩子們操心；他是那種人，要一個戀愛接踵一個戀愛而來，而且還要有空閒的自由和自己朋友混在一起。他的鈔票就是這樣報

銷掉。可是他卻對安通尼亞說他做個計程車司機或是可口可樂廠的工人賺得太有限；除了得付自己的洗衣費、伙食和社會安全保險，還得加上還他姐姐債。從一開頭，安通尼亞就接受了他的托辭。她無可選擇，她不但愛他，還甚至不能沒有他。

安通尼亞和福蘭西斯柯在六年前結合時，女方的父親既不知道更沒有同意。等到傑蘇曉得了這事要阻止已經太晚了；安通尼亞並不害怕她父親的懲罰，因為傑蘇害怕引起她再一次的發作。傑蘇曾為她一個稍早的戀情痛打過她，可是他明白現在只要他女兒兒不著福蘭西斯柯或者跟他起了爭執就會自己不吃飯，他只好屈服，同意了他們的婚事。

安通尼亞和她父親兩人的關係許多年來都特別親密。她是她最偏愛的小孩子，而安通尼亞對她父親的愛也近乎狂熱。安通尼亞直到八歲大才認得她父親，因為實際上是她遺棄了路丕塔和她。安通尼亞跟她的母親和異父姐姐住在柏提塔家裡，在那兒她開始發現自己和別的孩子不一樣，她是沒有父親的。

「我開始質問我媽媽。於是有一次她帶了我到印加廣場（Inca Plaza），正是早晨，他要穿過車輛往餐館裡去的時間；我們把自己藏了起來，免得給他看見；他來了，我媽媽指著他說：『那個就是你的爸爸。』我無法解釋為什麼，到底是怎麼回事，在我的內心對他產生了那麼大的愛；因為事實上我並不認得他。可是隨著時間的累積，漸漸，一種因為不能見他和跟他說話，未曾受過他一次關愛而產生的深邃悲傷開始盤踞著我的心。我媽媽告訴我在我幾個月大的時候，他曾經撫愛過我，可是我怎麼會記得呢？當時我那麼小？」

「在吃飯的時候我一想到他就非常哀傷。波菲利歐（柏提塔的養子）會開我的玩笑：『妳又要哭著要妳爸爸了噯？』這樣就

足以教我停止進食哭了起來。我會一整天都很悲哀。我變得精疲力竭，倒在床上，動都不能動。我母親給我買藥，可是全不管用。就在那時，我祖母（柏提塔）開始堅持要我媽媽帶我父親來看我。可是我母親老是不肯；不是說他出了城去，就是說據她所知他早已死了。想想看，當他們每天在同一間餐館工作時她竟這麼說！」

「不過我媽媽實在經常見不到他，因為他們上班的時間不一樣。後來，有一天店主叫我媽媽在別一個時間去上班，他們見了面，我父親問起我。

我母親回答說：『哼，你希望她有多好？她快死了？』

『什麼？為什麼沒有人教我知道？』

「他一聽到我生病的消息，立即跑來看我。我一見到他就直起了身子大聲喊叫，當他走近我的床前，我就伸開膀子抱住他。我說：『爸爸，你為什麼一直沒有來？我想你想得多麼厲害；我每見到你，你都是急急忙忙的走過。』」

「他摟住我說：『我的女兒，別哭，那樣對妳不好的。』他溫柔的把我放回床上，和我的祖母伴著我一起哭。馬上我就向我媽媽要東西吃了。我的祖母說：『這真是給這孩子最好的藥。』在那以後，我的病情開始改善，不到一禮拜就康復了。」

「我父親每隔三天來看我一次，而且從那時間到現在他從來沒有空手來過。他似乎和我母親一點都合不來；不過對我而言，我父親慈愛且溫柔，我很愛他。他是我的偶像。我曉得我有旁的兄弟姐妹，可是我忘記了我最早是什麼時候曉得的。不過我並不生氣，因為我們彼此都互不認識。」

在安通尼亞十四歲那年，傑蘇把她帶到卡撒·戈蘭跟他和他別的小孩同住；她才開始和她的半兄弟半姐妹相識。剛開始她看

起來相當快樂，沒多久就主宰了整個家庭。她做極大部份的家務事；和朋友及鄰居開玩笑，唱歌。在她十九歲那年她找到了一個愛人，那傢伙不久就離她而去，娶了她的一個朋友。從這時起，她開始顯露出比一般錯亂更嚴重的徵候。那時候她和孔舒也羅同床睡，孔舒也羅注意到她晚上磨牙，而且不是抓牆就是抓住床和被單。有一天她暈倒在地上；羅別托和曼紐葉把她抬上床，看到她神志不清地還在亂抓，像水似的唾液從嘴裡往外冒。他們用酒精、香煙的煙和一個洋蔥湊進她鼻子，希望能夠恢復她的神智；可是都沒成功。她開始咬自己的舌頭，而當羅別托用手想撐住她嘴時，她咬了他的手；在曼紐葉也這樣試的時候她也咬他。她還拼命抓自己的頭髮，而且看起來好像在大笑，然而事實上她顯然是完全不省人事的。最後，當這發作持續了大約半個鐘頭，孔舒也羅放了一只綠色的紅番椒在安通尼亞嘴裡，她才倏然一下醒了過來。

這樣的發作繼續著，越來越嚴重也越危險。當它們變成直接危害別人的時候，她父親只好在這大雜院裡租了一個緊鄰的房間把她鎖了起來。他前後請了兩個醫生來看，可是全都無效。傑蘇接著把安通尼亞帶到她母親在婁沙利歐街的家裡，可是發作的情況並未緩和。在她最嚴重的發作之中，有一次請了四個年輕人來才把她壓制住；四個人當中有一個就是福蘭西斯柯。最後安通尼亞給送進一間私人的療養院裡，在那兒她變得好了一點；儘管如此，在她出院之後她還是很容易發作。回家之後她又遇到了福蘭西斯柯，接著就跟他住在一起。

在安通尼亞害病的時候，傑蘇整天魂不守舍，很是悲傷。每逢療養院來了消息說她病情惡化他就會大哭，一邊還得在他其他孩子的前面隱藏自己的淚珠。他已經盡了他最大的能力：他送水

果和蔬菜等禮物給值班的普通護士；對負特別責任照顧安通尼亞的護士他則送花，有時甚至送錢。他要保證他的女兒不但受到和其他病人一樣的照顧，還要比他們的好。儘管安通尼亞的病對他是財政上的一大損失，他還是這樣做。當安通尼亞第一次懷孕的時候，由於福蘭西斯柯的堅持，她試著要把胎打掉。結果不但沒有成功，反而又重病起來，她父親只好又再請來醫生。事情明顯極了，福蘭西斯柯絲毫沒有對她和她小孩承擔任何責任的意思；傑蘇於是負擔了全部住院和醫藥的費用。這還不算，卡蔑拉只要一生病，還有更多的醫藥帳單等著外祖父去付哩。

有很長的一段時期，安通尼亞將她父親對她所作所為的一切全都視為理所當然。要是他沒能滿足她的任性，她就會大發脾氣對他大吼。她要有比她姐妹更好的衣服，她就得到了；其他的姐妹群都嫉妒她。對瑪爾塔來說，她父親在任何事上都讓安通尼亞獨行其是。「她最愛用她的病來嚇我可憐的爸爸，教他把她想要的一切都給她。除了福蘭西斯柯誰都不能把她怎麼樣；只要他一上前逮住她，她馬上就安靜下來，她真是隻標準母狗。」

卡蔑拉生下來之後，安通尼亞變得比較平靜，同時對她父親也較少需索。她開始感激他過去對她所作的一切，以及目前對她的一切。此外，在搬到埃爾·朵拉多區之後，她變得再度活躍起來；除了照料家畜，還幫了路丕塔家務事極大的忙。

現在，在這房子的臥室裡，安通尼亞正在給卡蔑拉換衣服；又給她穿上法蘭絨背心保暖。她對她女兒說她今天不能到外頭去，因為她有點不舒服。

「好的，媽媽。」卡蔑拉回答說：「可是我要我的咖啡。」

「是呀，小傢伙，讓我們看看妳還喜歡要點什麼別的。」

在廚房裡路丕塔正在給以沙別的三個小孩和丹尼葉開早飯

——有加了奶的咖啡，昨天剩下的豆子和麵包。可是她卻給卡蔑拉弄了一杯巧克力，裡頭打了一只生蛋黃，端進臥室去給她。孩子吃的時候，安通尼亞在一邊坐著看，免得她把巧克力打翻。

「我可憐的小女兒，」安通尼亞對孔舒也羅說：「她受了那麼多病痛之苦；有三次幾乎要送命。第一次我幾乎瘋了。我尖叫起來：『媽媽，我的娃兒呀！』媽媽和爸爸跑著過來；他們也叫了起來。娃兒連呼吸都停了，手腳僵硬撐得直直的。我父親摟著我說：『勇敢些，女兒，我們去請醫生。』」

「第二次也一樣。所以她一傷了風我就不敢出去，她一分鐘之內就會得了肺炎。現在我再也不指望她康復了，不過我們等著瞧。感謝上帝她還活著。可是近來我小女兒漸漸好多了。」安通尼亞轉過身對卡蔑拉說：「女兒啊！妳現在會好起來了。」一邊撫弄她女兒的頭髮。

安通尼亞忽然記起福蘭西斯柯的衣服她還沒弄好。「我要去偷一小塊我媽媽的布把口袋給補了。」說著笑起來走到路丕塔攔零碎的匣子前。她很快就放回了匣子，因為要是路丕塔碰巧進來捉住她是真會發脾氣的。

安通尼亞和孔舒也羅在廚房發現路丕塔、以沙別和瑪利也連那都吃過了早飯。安通尼亞問瑪利也連那願不願意帶福蘭西斯柯的褲子去給一家修衣服的鄰居去補；瑪利也連那答應了，接著對丹尼葉說：「快，孩子，我們走。」丹尼葉用水和髮蠟梳了頭又用塊乾布用力的擦了臉。他和瑪利也連那沒多久就回來了。

門外傳來了汽車的聲音，路丕塔聽到，去到門口。「這輛車昨天也在這一帶。」說著一邊往回走。「兩個男孩在賣毛毯；他們付車價款的時間逾期了，急需要錢；所以他們急著以這麼低價想把毯子脫手。可是我告訴他們我一條也沒法買，因為我窮得跟

灰姑娘（Cinderella）一樣。」

路丕塔微笑開始把紫花苜蓿丟進天井給小雞們吃。瑪利也連那給自己倒了第二杯咖啡，然後靠著正在吃早點的安通尼亞在桌邊坐下。「通尼亞（暱稱），」瑪利也連那熱切地說：「我要去買小鞋子回來自己上金；要是買已經鍍好的那種就要貴兩倍。我去取基督聖嬰像的時候會去問價錢；不過要是妳上菜場，妳也可以去看看。」

「好的，瑪連那，可是得買點巧克力給我嗯？要不然我什麼都不給妳做。」

瑪利也連那不高興了。她曉得她姐姐是開玩笑，可是她不喜歡玩笑；尤其是牽涉到教堂這一類對她這麼重要的事情的時候。瑪利也連那是個一本正經的女孩；儘管有時也興致頗高，可是她的興致會一下子消失而把自己隔離起來，跟誰都不說話。現在她變得平靜而專注在她的縫紉上，而安通尼亞大笑著說：「什麼？妳不喜歡我？我自己一個人喜歡我自己。啊！可是我的妹妹多漂亮呀！」

瑪利也連那沒有回話。安通尼亞拿出她裝了要燙衣服的棉布袋；她媽媽早已把熨斗放在爐上烘熱了。沒有人說話，過了一陣子，瑪利也連那又開始和她姊姊談起話來。

「想想看！前兩天在我們彩排那齣戲的時候，委員會的主席利拉——她就是我跟妳講過的那個跋扈的傢伙，有根辮子像馬尾巴那樣翹了起來——她對我說：『喂，妳到底有多少姊妹？』我問她什麼意思，她說：『因為前幾天看到一個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女孩進妳家裡去，她是誰？』我說：『大概是我姐姐孔舒也羅。』」

「前些時候利拉的母親和別一個女孩的母親在聊天，利拉的

母親說：『我得走了，因為我女兒在給一個律師做事；我要一早起來她才好趕得及。』妳懂不懂？她想教那個連問都沒問她女兒有沒有工作的女人沒面子。她老是吹牛說她的幾個女兒全有好差事幹。」

「是呀！」安通尼亞說：「前幾天她還告訴我，她在一家很大的公司做事，真是天曉得；可是鐵是騙人的，她在這左近的一家洗衣店做事，而且還不是間好的洗衣店，而是什麼東西都既髒又醜的洗衣店。」瑪利也連那回答說：「可是妳沒注意到她已經換了地方做事了？」

兩姐妹靜了下來直到安通尼亞開口：「啊！我多苦啊！我一次又一次的夢到我的醜老男人。昨晚我夢到我摟著他。喔，心呀，你幹嘛這麼苦呀！」這下她們兩個都笑了。路丕塔這時一邊等著離開到埃利答家去，一邊還找著事情做。丹尼葉要跟路丕塔一塊去，正在扣著褲扣子。「快，兒呀！」路丕塔說：「由它去了，趕緊，教堂鐘要敲十一點了。」她牽著丹尼葉的手朝大門走，一邊對安通尼亞講：「等下把天井掃了，放一鍋水在爐上燒，照料鴿子和小雞，還給恰恰的圍欄換草。」

安通尼亞回答說：「知道了，知道了，妳去吧！」可是當她母親走後安通尼亞卻又起了膀子道：「啊啊！丕塔！大概妳以為我是隻八爪魚吧？」接著她抓抓頭拽起頭髮，她妹妹在一邊笑著。

安通尼亞回到臥房去察看她的孩子。她對跟著她的孔舒也羅說：「我得把衣服給燙了；可是我要先上菜場，否則福蘭西斯柯一來我就得和他耽下了。」

「他要來啊？」也進來到房裡的以沙別問道。

「是呀，他說他十二點要來，現在已經十一點了，我要不快

點，他會看到我在這兒了。」

安通尼亞爬到床下面，找出晚上給卡蔑拉用的夜壺，把它倒到天井後頭的廁所裡。接著她開始清掃臥室，把床底下、房角落、和她父親送她作生日禮物的衣櫥底下都掃了。她把垃圾掃向門口，然後掃出到天井裡；一邊工作一邊哼著一首歌，每隔一會兒就回過頭對她的孩子微笑。用一塊舊尿布，她擦了傢俱。最後取來了擦地板的拖把，那只是一根棒子頭上繫了塊布。糾利歐在床上發著咯咯聲，四肢張牙舞爪地伸來伸去，偶而踢到她姊姊一下。安通尼亞捉住他的腳：「你竟膽敢踢你姊姊？先生，這是不可以的，馬上拿開你的腳，不然我吃掉它。」她搔著娃兒的胳肢窩。「啊！漂亮的兒子呀，你跟你媽媽一模一樣，你看到我的藍眼睛和金頭髮了？」

她去到廚房把桌子擦乾淨；見到盤卻坐在門口。「把扣子扣扣起，孩子。」她說：「你自己看不到呀？」盤卻扣了褲扣又繼續用大石頭把小石頭敲碎來玩。安通尼亞將家裡的雜務告一段落後，開始準備上菜場去了；她洗了手，在臉和手上都抹了冷霜。「這是我的美男子給我買的；是了，儘管他不承認，我還是活在他小小的心裡的。」她這次更小心的梳著頭髮，然後把它打濕。「妳啊，」她對孔舒也羅說：「妳從來什麼都不做的呀？多寫意噢！唉，我要到菜場去；要是妳想跟我一塊去就趕緊把自己打理好，小姐。妳這個樣子我不帶妳去，我們要坐上我們的豪華轎車去。」

「好油的一張嘴。」孔舒也羅說。

在廚房裡安通尼亞取出了她的菜籃，放了一只大玻璃杯和一只空汽水瓶進去。然後回到臥室去換衣服。「聽著，妳能不能看穿這裡？」她問孔舒也羅：「不能？真可惜！」她又梳了梳頭，

用冷霜清潔腳。

「要跟我去就快，」她對孔舒也羅說。「我要先到這兒的店裡看看有沒有辦法買到奶油，而後我們再走。」安通尼亞出去了。

這時以沙別正在給她的孩子梳頭。「看看這些頭！」她說：「到底是砂子還是頭髮？我教他們自己梳，他們不聽。因為他們懶，又一點都不聽我的話。」

安通尼亞從店裡空手回來；因為「奶油看起來都很差，對我的卡蔑拉會不好。」她把卡蔑拉所有的玩具一古腦搬了出來給她。卡蔑拉高興了起來，因為在平常她媽媽只准她和洋娃娃玩。她在主顯節（每年一月六日的基督教節日）買了頗不便宜的玩具：一個洋娃娃要八十比索；一套家家酒三十，一輛四輪馬車十五。這樣子卡蔑拉就跟家裡的別的孩子有一樣好的玩具玩了。

安通尼亞給娃兒套上件毛線衫，又戴上頂軟帽。然後她綠色的毛圍巾圍住自己肩膀和娃兒。準備好要走的時候已將近十一點四十五了。兩姊妹開始走向巴士終點站。她們過去很少一塊外出，因為她們之間的友誼還是最近的事。安通尼亞在孔舒也羅十一歲還上小學時，突然進到她的生活裡。在這以前她和父親及後母依連那滿意的一起過活，她的生活除了偶而和哥哥妹妹爭吵外未受任何創傷。後來依連那得了肺病，傑蘇不得不把她隔離在大雜院的一間房子裡；另外再雇一個老女人來照管他的孩子。不久以後，安通尼亞從六年級畢了業，開始在路丕塔去工作的時候到街上去亂混。於是傑蘇決定把她帶到卡撒·戈蘭住，好有人監督。

從一開始孔舒也羅就把安通尼亞的到來當作一種威脅。「那晚上我正在睡，爸爸把她帶了來。第二天我發現家裡添了一張生

面孔；她躺在我床上剛好緊挨著我。『幹嘛不招呼妳姊姊？』我父親說。我的哥哥跟她講話我卻不。我把毛夾克裹在身上出去到空場上。我遠遠的望著，一句話都不跟她講。我嫉妒得不得了。在這之前我從來沒見過我父親和旁人在一塊兒。安通尼亞的存在怎麼可能呢？可是我不敢問我爸爸，他也不給我任何解釋。」

「在安通尼亞來了以後，我父親整個變了。那晚上我不肯吃晚飯，以為這樣會像以前很多次一樣達到我的目的；過去要是我不肯吃飯，我父親會親切的跟我講話，問我要什麼，然後會叫些好吃的來。可是這回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了。我空著肚皮上床，我父親卻毫不在意；他開始給安通尼亞讀報紙，我則藏在被子底下強忍住眼淚。我感覺到羞愧，要是在這個叫做我姊姊的新來的人面前哭了出來的話。」

「在無數的場合，淚珠的滋味永遠是我咖啡的一部份。『少扮小丑，趕快吃。』就是我父親會對我講的話。我的哭對他已經不算回事了。當我第一次見到安通尼亞頂我父親的嘴時，我簡直不能相信我父親竟然對她的惡劣態度沒有講一句話。要是我們，當他罵人的時候，我們連眼睛都不敢抬起，就算最大的曼紐葉也是一樣；而她卻敢毫無顧忌的對他吼。只要他買一件衣服給安通尼亞，毫無例外的一定要比我們的好。我父親幾乎不斷給她東西。所以這一切都教我自慚形穢，覺得自己在家裡是無名小卒。」

「此外，他們對我們不斷的扯謊也開始了；下午我父親回來的時候，安通尼亞穿得整整齊齊；然後他們一塊兒出去。他們說他們去看醫生，其實他們去看電影。我見到我父親和通尼亞走過空場；她會攙著我父親的膀子兩個人一塊走。而當爸爸跟我們出去的時候，他總是緊緊的抓住我們的手臂，在我們回到家或者離

開他的時候，手臂都會發痛。至於我的兩個哥哥，他甚至從來沒有教他們走近過；每次總是不是走在前頭就是走在後頭，從來沒有並肩過。」

「自然囉，我問我自己一大堆問題。晚上我的腦筋轉了又轉，許多次都沉迷在屋裡的黑暗中。有時我哭的時候，安通尼亞試著安慰我，可是我總是拒絕她。我不願接受她的話語或她的關懷。『妳怎麼了，孔舒也羅？為什麼哭呢？是不是我父親罵妳了？』這最後一個問題對我是那麼殘忍，要是我敢的話我早就摑她耳光了。在夜裡，她試著給我們讀點故事或者報紙，我一點都不喜歡她那麼做；我想她之所以那麼做不過要把我爸爸贏更多一點過去。所以她一開始讀我就轉過身，有時還教自己相信自己睡著了。」

「我不能了解安通尼亞年紀比較大，我只知道我父親比較愛她。當我們大了一些，我竟開始疑心自己是不是父親的親生女兒；也就是說，我疑心我的父親是什麼別的人。這就是我的感覺，當我見到我父親冷淡的樣子；不光是對我，還同樣的對他一向寵愛的瑪爾塔；只要她一發安通尼亞的牢騷，他甚至會揍她。他從來不打我，可是他對我說的話比挨鞭子更糟。可是我從來不對任何人回嘴。我辦不到——那些話就是不會從我嘴裡出來；它們光在我腦筋裡打滾，教我想脫離這個地方，什麼人都不要見。」

為了爭取她父親的關心，孔舒也羅嘗試著種種方法。她會盡量減少對他的需索免得激怒他，她用功讀書設法取悅他，她去做工，她經常保持整齊的衣著。然而她這樣徒然因為她的嫉妒和不快更疏遠了她的父親。接著在兩年前，他父親要了蝶利拉，孔舒也羅遂將她的仇恨從安通尼亞身上轉移到了蝶利拉。她比安通尼

亞更進一步；不但偷了她的父親還盜取了她的家。孔舒也羅之所以會不得不跟一個她不愛的男人跑掉，為的自己找尋一絲平靜及一個屬於自己的家，這件事實在不能不歸咎於她的父親。但是她做這些卻教自己忍受不了，終於既虛弱又可憐的被帶了回來。在路丕塔這兒，孔舒也羅獲得了暫時的安全和慈愛，漸漸恢復了健康。她很感激她的繼母和兩個不是同母的姊姊，努力使自己和他們融洽的相處。

孔舒也羅和安通尼亞並肩走著；太陽已經又高又強，街上行人不多。街邊稍遠，一些區裡的住民已經排開二十公升量的水桶，等候每天的送水。安通尼亞見了，回過頭對站在她們屋子門口的以沙別叫道：「以沙別，要是媽媽回來，教她把水桶擱到外頭等水。我們今天要是不能弄到點水，就要給吸了血了。」

巴士已經停在終點站，安通尼亞匆匆過了街，進到一個店裡打算把沒用的瓶子還掉再預付玉米餅的錢——玉米餅等回來再來拿。可是她怕巴士會落下她先開了走，所以只花時間付了玉米餅的錢。從街對面跑回來的時候她手上還拎著那只瓶子，爬上巴士，她用孔舒也羅剛給她的錢付了車費。巴士又搖又顛的過了幾條街以後，安通尼亞指著她的娃兒說：「他可真的不是個找麻煩的小子，對吧？妳看他還睡著了哩！」安通尼亞從巴士的窗口向外望。「聽著，我們一下車就去蔑西市場，因為在威拉四分之一公斤的蕃茄要八十仙，而在蔑西整整一公斤只要六十。」

車子開了半個鐘頭到了市場。安通尼亞對她妹妹說：「現在注意，當心妳的漂亮的小腳，否則妳的腳趾會給人踏碎；真的，孔舒也羅，妳好像沒有來過市場這兒，對吧？因為妳那麼高級。」孔舒也羅只是笑笑；她們一塊兒走下了街朝市場過去。有

一個男的走過她們身邊在安通尼亞耳邊囁咕了一下；她大聲的回答說：「是噢，你這下流胚子，你不也要我的丈夫？蠢豬。」而那個男的卻說：「妳有張漂亮的嘴。」

進到市場安通尼亞轉到賣動物內臟的攤位。她決定要一公斤肝臟當午餐，因為已經相當晚了，而肝和洋蔥一起炒，可以很快就弄好。今天她從福蘭西斯柯的存款裡頭取了些錢可以買點肉吃吃；平常這家裡的人只有炒飯和麵條配豆子吃。

安通尼亞累了，一邊買東西一邊想把娃兒豎在她前頭；可是這孩子還是半睡半醒了，這下抽噎了起來，她只好又把他抱起。她買了奶油、兩公斤蕃茄和一公斤洋蔥。在水果攤她買了兩片鳳梨和一公斤半的香蕉。家裡人今天可以有奶油煎香蕉吃了，他們很喜歡這道菜，常常拿它來替代肉食。她還買了食用油、半公斤麵條；還在玩具攤買了兩隻小驢子，每隻只要十仙。她最後買的是給全家人的糖果——四十仙的巧克力和二十仙的太妃糖。她總共一起花了十一比索四十仙。

回到巴士站，兩姊妹發現她們得等一會兒巴士才會來。安通尼亞於是買了一瓶可口可樂。「啊，媽媽喲，」她說：「不早了，已經兩點鐘，我們來的時候才十二點四十，福蘭西斯柯恐怕早已在那兒了。」

孔舒也羅在看一個商店櫥窗。她說：「我想要像這樣的一條襯裙。」

安通尼亞點著頭熱心的說：「妳看過這麼多那麼漂亮的東西沒有？這兒都是高級的成衣；可是別以為它們會便宜。只有講究穿著的人，才來這兒買衣服。前兩天有個女士花了一百五十比索買了件衣服；天哪，真漂亮！我想買一件玫瑰色的小衣服給卡蔑拉；可是最好還是買幾條保暖的褲子，因為天要一冷她就簡直沒

什麼可以掩身的了。」

糾利歐撐起身來抓他媽媽的頭髮，安通尼亞俯下頭看著他笑，「我的兒呀，你長大以後會多英俊噢！你會曉得怎麼把那些老女孩管住。可是呀，不，你以後會很君子的；那些下賤又討厭的老女人，想要勾引我的小國王就得當心了……啊！巴士還不來，要真不來我們可吃不成了。」

安通尼亞喝完了可樂，又買了一個大紙口袋，因為她的菜籃要放她買的所有東西實在太小了，香蕉幾乎要掉了出來。「什麼東西都放在一個袋裡太重了。」她說著抬起頭望到拉·梭列達德教堂尖塔上的鐘，「噢，晚了，現在兩點十分了。」不久，二等巴士開過來了，安通尼亞抓緊紙袋子也抱緊娃兒（孔舒也羅現在提著籃子），準備好萬一必要就奮力從等車的人堆裡擠過去上車。「機靈一點，妞，踩上去。」她對孔舒也羅說。這兩姊妹真夠走運，因為巴士剛剛好停在她們前面，她們就在人群的前面上車了。

「啊呀！」安通尼亞在她們坐下時說：「要不是我們趕緊爬了上來，這下已經給踩得扁扁像葡萄乾一樣了。我希望巴士走經過阿溫尼達那條線，那會快一點。要是繞過佐卡羅，我的屁股就會在石頭上連顛三下了。」

一個出售每本二十仙雜誌的小男孩來到這對姊妹面前，孔舒也羅買了一本冒險小說。安通尼亞看了一回兒就叫了起來，「真是俗不可耐！那個英雄每到生死關頭就化險為夷，真狗屎！」

這兩姊妹又走了一個運，巴士走的是較快的路線。在阿威利那街，安通尼亞用手指著一棟房子對孔舒也羅說：「妳看到那房子沒有？喂，不是那間。」當她對自己的玩笑大笑過以後，她接著說：「在那個房子的後頭是福蘭西斯柯姊姊的房子。她那麼惡

劣，真教人遺憾。我第一次見她就跟她吵了一架，妳信不信？我去她家看她的時候，把自己整個打扮了起來，還洒上香水，卡蔑拉也一樣；即令那樣她居然還告訴我說她本來希望她弟弟找到比我好的。從那以後我再也沒回去看過她，何必？我才不要見她。她過她的日子，我過我的。那天我覺得真窩囊，因為她看不上我的卡蔑拉。我一早就給我女兒洗澡、梳頭、又穿上她最好的衣服。看起來粉紅粉紅的很漂亮，每個地方都注意了；而那個老女人竟說：『哼，我希望福蘭西斯柯會找到更好的女人。』那真教我生氣，孔舒也羅，於是從此我再也不到她家裡去。」

「我也會有同樣感覺的。」孔舒也羅同情地說。

安通尼亞接著說：「福蘭西斯柯還想教我去，過了不久他對我們應該去他姊姊那兒，可是我不願意。何必？去惹閒氣幹嘛？他只好帶了娃兒去，我的小糾利歐，無辜的孩子。」安通尼亞現在變得平靜而認真的說：「他要我們結婚，可是我說這麼一來他就可以把我的孩子要走了。我對他講，我們這樣就很好，何必要結婚？他甚至還要我們有間自己的房子，可是他每八天得付她姊姊那麼些，根本就剩不下什麼給我。目前，他每個禮拜給我六十比索替他保管；有時候他也會多給一點，等我們攢夠了，我們就可以買傢俱和租房子。我不曉得我喜歡住在什麼樣的地方。」

「一方面我喜歡跟他同住，另一方面我又不願意；因為他現在這麼說，一生起氣來就又變卦了。我怎麼能聽任我的家像那個樣子？那麼他們就會要走我這兩個無辜的孩子了。小可憐見的，他們有什麼錯呢？」

「起碼現在在我父親家裡，窮歸窮，倒還快意。孩子都吃得不好，還有安適的地方睡。要是我跟他走，我實在沒有把握他

會說話算話還是只是扯謊。我真願意相信他，可是還是別的好。想想看，人家告訴我他追了一個女人又一個，我現在已經不再關心這種事了。在過去，要是我知道他在追女人，他可就慘了！我們吵起來，真是大吵。他告訴我他真的怕我，而我就是那麼樣愛他。現在可不了；現在我有了自己的孩子。要是他和別的女人在一塊，就由他去；只要看不到就眼不見為淨。」

「有一次爸爸建議在我們屋子裡租間空房給他；我相信爸爸絕對沒有賺他一個錢的意思，不過這麼做會教我對一切事情感覺好一點，也教爸爸和丕塔覺得好些。可是福蘭西斯柯說：『不要，不跟我家一塊，也不跟你的。』我猜這全怪我自己；因為在我們還在戀愛的時候，他就說要給我們兩人找個房子。他說他姊姊願意租她屋子裡的一間房間給他，那麼我就可以和她姊姊一塊燒飯洗衣服了。可是我說不。我說要是讓我開始持家那是一點問題也沒有的，不過要不跟他家也不跟我家在一塊。於是我變得今天這個樣子。要是我當時捉住了那個機會，也許現在會過得好些；可能他會變得習慣付房租，而後我會另外再找房子。我怕現在已經太晚了，可是誰敢說呢？他的姊姊很愛他；不幸的是她不喜歡我，因為我不願意住在她家裡。儘管這樣，我想他到底會在十一月以前給我弄個屋子，只要在那以前我們不打架。」

孔舒也羅一直聽著安通尼亞說，沒有插嘴。正如她對其他男人一樣，孔舒也羅對福蘭西斯柯評價也很壞；不過免得安通尼亞不高興她還是不講的好。安通尼亞曾經有過不少次和她的媽媽及姊妹吵了起來，因為她們表示對她的丈夫頗不以為然。

巴士突然間煞車，差點把安通尼亞甩出了座位。她生氣的對司機說：「畜牲！所以我們有那麼多車禍囉！你們開車的從來不看看路，你是不是斜眼睛。」

司機回說：「不是我的錯，太太；左邊那個司機超車到我前面，教我想躲也躲不及。」

安通尼亞當時沒有回答，不過當車子走近終點站時，她大聲的說出如下的話故意教四週的人都聽得見，「車子總算到得還蠻快，沒教我們在路上耽個三小時。」一些乘客笑了，巴士司機調過頭來瞪了她一眼。安通尼亞整了整買的東西，抱起娃兒，對司機說：「甯緊張，我要在這兒下車了。快，妹妹，別落在後頭，因為這四週的男人全是無賴。」

回到街上，安通尼亞注意到各家的水桶還排在屋子外頭，顯然水車還沒來過；這也就是說她做家事的時間又要給延遲了。在她家附近，兩姊妹遇到外甥女克羅提德在放置一個小桶和一個空吊桶。

「媽媽丕塔回來沒有，女兒？」安通尼亞問。

孩子說沒有，安通尼亞就急忙往家直奔，一邊說：「那才妙哩，媽媽自個兒找樂子去了！昨天她一早出去到七點才回來；今天妳看她幾點出去的。天曉得她什麼時候會回來。」

「瑪爾塔來了。」克羅提德在後頭叫道，可是她們沒有回話匆匆往前走。瑪爾塔常常帶了她的三個小女兒到這區裡的房子來。像家裡其他人一樣，她為「恰恰」攢下乾的麵包和玉米餅，剛帶了一口袋來。她對路丕塔頗有好感，因為她老是那麼慇懃，從來不會什麼都不請她吃就教她離開，不管家裡只剩多麼一點點；並且也從來沒有不給她回家的車費過。她和安通尼亞比起和其他姊妹要親密些，正如她說：「她和我差不多，多少得同病相憐呀！」

瑪利也連那——她一頭的黑頭髮用髮夾夾了起來，跪在門前的人行道邊，正要把從天井通向街上的細水泥陰溝裡今早教小孩

們在附近玩，結果丟下的大塊小塊石頭揀出來。因為呎來寬的水道給石頭阻住了。

「妳去那兒了？」安通尼亞走過時瑪利也連那問：「我以為妳再也不會回來了。」

「我們去了蔑西市場，小妹。」安通尼亞答說。

在天井裡，瑪爾塔的兩個大女兒正和她們的表親一塊兒玩。安通尼亞一邊把她的提包擱到廚房桌上，一邊和在廚房裡正抱著她娃兒的瑪爾塔打招呼。安通尼亞打開糾利歐的學步車，在椅墊上墊了兩塊尿布，把娃兒放了進去。她接著從包包裡拿出巧克力和玩具正要往臥室去，又停了下來問道：「我的女兒有沒有哭？她出到天井裡去過沒有？」正在和瑪爾塔聊天的以沙別回答說：「沒有，她還在睡。」

安通尼亞躡手躡腳的進到臥室，把巧克力和玩具放在卡蔑拉旁邊，又輕巧的出來。時間已經不早而且她還有工作要做，儘管如此，她總還是找得出一些時間和瑪爾塔聊天。孔舒也羅跑這麼一趟市場跑累了，去躺了下來。以沙別則拿了她的女紅坐在天井裡望著小孩們玩耍。廚房裡剩下了瑪爾塔和安通尼亞。

「妹妹，」安通尼亞說：「我沒法子形容給妳聽，不過我覺得有東西在動。」

「哦，」瑪爾塔回答：「那不會是蟲吧。」

「醫生講我的臉看來像懷了孕，要是是個男的得要到四個月以後才看得出來，要是女的就快多了。」

「也許妳又懷孕了。」

「我跟我的老傢伙講我覺得有東西在動，他說他不要聽我的任何蠢話，那麼我就質問他為什麼不乾脆把我撇下不理就算了。連我爸爸都問我是不是又懷孕了。」

「我爸爸什麼事情都一下子就會注意到。」

「是啊，他真教我嚇一跳。」

「妳很容易受胎；而我也就為的這個再也不敢靠近我的老傢伙。」

以沙別來到廚房門口問：「瑪爾塔，妳又懷孕了？」

「沒有，我還沒找到隻公雞，橫豎我的工廠是關門了。」

「瑪爾塔現在在罷工，」安通尼亞笑道：「她現在掛起了一幅紅色和黑色（工會旗幟的顏色）了。」

「唔，」以沙別道，一邊回到她的女紅上：「只要克利斯平一來，她就會扯掉封條，又再開工了。」

安通尼亞繼續聊她的天：「禮拜一福蘭西斯柯在這裡，他要跟我睡覺，可是我跟他講我的流行性感冒剛好，連飯都不想吃，更甯提爬來滾去了。福蘭西斯柯火了起來對我說：『妳自己要的時候我們得馬上就來，而我要碰碰妳總把個臉拽得長長的。我既然有了個女人，何必要上街找野雞還得花錢？』」

「他給不給妳一點錢？」

「那天他說他沒領到錢，沒錢給我。他說：『我曉得只要我不給妳錢，妳就連話都不讓我跟妳說。』他就這樣走掉了，不過兩天以後他又來了，又要跟我睡覺，還是沒有錢。」

「男人都是這樣。」

「他對我說：『去告訴妳媽媽，妳要出去吃飯什麼的，我要跟妳睡覺，還一塊兒在旅館裡洗個澡。』我問他要怎麼指望我媽相信我光是出去吃飯和洗澡。要是在白天我可以對她扯個謊，可是在夜裡根本就沒有澡堂開門。他告訴我：『要是妳成了我太太，妳媽還有什麼可講的？』就是為的這個，他生氣了一個錢不給我。要是我懷了孕，他也會發火。他不想再要小孩，這個私生

子！他才不會去照顧他們更甬說帶著他們在身邊到他要到的地方去了。」

「妳的福蘭西斯柯和我的克利斯平一樣，他們只是為了回報才肯給予。」

「妳等著瞧他夾著尾巴回來的樣子好了。」

「妳會原諒他？」

「我那有什麼第二條路好走？要是我火了，他下個禮拜就一個錢也不給我了。」

「也許糾利歐會變吃醋了。」瑪爾塔說。她再度提到安通尼亞可能的懷孕，接著又談到一般相信吃奶的娃兒會感染的嫉妒病，要是媽媽肚裡又懷了胎的話。

「我兒子生了下來以後，我才和我的老傢伙來過三、四次。」安通尼亞回答說。跟著就轉了話題：「現在我穿得這麼破，頭髮這麼邋遢的跑東跑西；我一點胸脯都沒有了，瘦得這麼厲害。我跟我爸爸一塊住的時候要什麼有什麼。福蘭西斯柯教我穿得跟要飯的一樣。要是我出去，我要穿上我最好的衣服，否則情願就在家裡。」

「福蘭西斯柯要給妳的房子怎麼了？」

「他給我錢買床墊，結果我拿來付了醫藥費和家用，而埃利答出價六十比索賣了個床墊給我。我現在要買碟子。我已經大致看過了那些鴿子籠式的屋子，也忖度過適不適合我們四個。妳要不要也去看看？」

「不要，安通尼亞，看我週身都癢的。」

「我告訴我男人我們應該問問我爸爸他願不願意把房間修好租我們；而我的老傢伙講最好教他把房間給我們，由我們自己修；可是妳以為修會便宜呀？同時我覺得離開我媽媽也不對勁

兒。不過要是我男人來說他在某某地方找了間屋子，那就不必廢話了，我就得跟了他去。」

瑪爾塔站了起來，說她不能再等路丕塔了。她叫來她的女兒道了別。在她走向車站的路上她一直在想男人是怎麼的教女人吃苦。就拿她自己的家裡來講，埃利答在結婚之前就懷了孕；而以沙別和安通尼亞在不到二十歲就打過胎。她疑心孔舒也羅在蒙特里害的病也是由於流產的關係。雖然路丕塔對她女兒們的早年不幸所知甚少，她自己卻也是被男人給騙了的。就拿安通尼亞來說：當她懷了卡蔑拉的時候，福蘭西斯柯離她而去；說他不要一個家庭，尤其是跟一個瘋女人有家庭。可憐的安通尼亞就此整個崩潰了；她去到一間酒館靠陪客人跳舞和陪酒賺錢。她跟瑪爾塔講，她從來沒有陪客人過夜；可是有幾次瑪爾塔發現她在大白天中午還是醉醺醺的。

一年以後，福蘭西斯柯在酒館看到安通尼亞陪男人喝酒；等她的客人離開以後，他上去找她說：「妳現在陪我喝，我一樣付錢給妳。」一見到福蘭西斯柯安通尼亞霍然酒醒了過來；福蘭西斯柯喝得大醉，在安通尼亞不肯再喝的時候他就攔她。「不過，」安通尼亞告訴瑪爾塔：「他有權利打我，因為他是我的男人。」他們去到旅館，在那兒兩個人彼此虐待的打一場；幾天以後安通尼亞離開了酒館。後來當糾利歐生了下來，福蘭西斯柯卻說這孩子不是他的。瑪爾塔想：「可憐的安通尼亞！我才不相信福蘭西斯柯真的會和她一塊兒過活，可是她自己充滿了幻想；她真應該擔心搞不好又懷了肚子。」

瑪爾塔走後，安通尼亞開始急忙的做起家事來，因為天色已經晚了；她害怕她父親會在屋子打掃好以前回來。她從木炭灶裡把所有的東西都拿了出來，然後用肥皂和鋼絲網洗刷磚塊。洗完

之後，拼磚圖案的顏色又都亮了出來。接著她把東西又都放了回去，轉身去擦桌子。她把板凳擱上桌面又把貯在廚房裡的一個屏風、幾個水桶和路丕塔存放各式各樣小東西的錫盆收拾整齊。接著她就去打掃鴿籠：換了箱子裡的報紙，抽出盛水和飼料的淺盤；掃了地，把垃圾聚攏，倒在樓梯底下的桶子裡。然後她把傑蘇架在廁所給雞用的棲木上的髒東西抖下來，把垃圾掃了，也倒進桶子裡。搞完這些以後，她去清理上層養最優種鴿子的小隔間。在下層的小房裡，她抖出讓狗睡在上面的麻袋，掃了地。最後她掃天井；把從鴿子房裡拿出來的放水和飼料的碟子清理乾淨再放回原處。

覺得非常熱，她歇了一會兒，用手拭著前額。「真要命，那個送水的還沒來。」她說：「他們老教人等這個習慣真是夠壞，這一陣都不能給牲口添點水，全是為的等那個老色狼。」

由於直到現在城裡的這個區域還沒有其他給水的辦法，送水卡車的到來是這區裡一天中的大事。可是水送得既毫無規律，又大多數都在人家不方便的時間來；有時卡車早上五點就來了，大家除了爬起來去接水毫無辦法，不管天氣冷不冷，大家都衣冠不整的出來提他們的水。要是剛巧碰到傑蘇在家睡的時候，水車一早或者很晚才來，他也會爬起來，看看他女兒們提水的時候不要發生什麼不便。一個女孩先去排隊看著水桶，另一個則提著滿桶的水到門前，然後交給路丕塔去倒進大水箱裡頭。

安通尼亞把垃圾全都掃到天井入口聚成一堆，轉身去提垃圾桶。在走著時她看到兩隻鴿子在打架，「聽著，甬打了，你們這些不值錢的無賴。」她大吼道。接著她對以沙別說：「人家連丟下鴿子不理都不行，這樣牠們也就會打起來。」轉過身，她又看到幾隻雞在她掃在一起的垃圾堆上，又叫了起來：「滾開那裡，

你們真是一無是處，少再把那堆東西搞散！還有你，卡里亞那，為什麼你不生幾個蛋？」她用掃把趕著雞把牠們嚇進了籠子；可是她又得重新聚集被牠們搞散的垃圾。

娃兒從廚房門口向她伸出了兩隻手。安通尼亞說：「怎麼回事，兒子？我搞完了馬上就來。」她對以沙別說：「我最好教糾利歐出到天井來，可是他很容易就把學步車弄翻；我還是去拿個箱子把他放進去的好。」她從臥室裡拿出一個大木箱，放在廚房正門口，裡面放了一床毯子和兩個枕頭。她把孩子放了進去，又給了他一個鈴鐺玩。

她的下一樁事就是去掃樓梯和屋頂平台；然後還有廚房的地板要掃。掃屋頂平台時惹起了老大的塵埃，她不得不洒些水在上面再掃。接著她開始哼一首福蘭西斯柯有的時候唱的調子。

以沙別說：「我想水車不會來了，不過要真是不來我真不知該怎麼樣好了。我用水省得很，可是也只剩一壺了。」

安通尼亞答說：「他可能到六點鐘才會來，不過來是會來的。」現在她不但把廚房掃了，而且把所有的傢俱都放回了原處。她又跑到豬欄把麥桿掃攏，大聲說道：「現在我只剩的這麼點水兒，我用什麼洗這裡呀？最糟糕的是我父親就要回來看到每樣東西都是髒的；可是畢竟這是阿委利諾的錯，不是我的錯。」

她轉過身去對著以沙別，「妳信不信，阿委利諾剛開始在這裡做工的時候他去井裡打水，去倒垃圾，掃恰恰的圍欄，換麥桿。可是他現在懶了。橫豎我今天要把剩下的留給他做，我已經做了一部份，他應該料理剩下的。」

安通尼亞遲疑了一下，最後還是給了牲口一些水；然後她回到廚房準備吃的。

以沙別在廚房燙衣服，她的女兒克羅提德望著她說：「聽

哪，媽媽，妳幹嘛那麼胖，那樣看起來真難看，我一點也不喜歡。」以沙別正要回答，盤卻和瑪利亞卻打了起來；克羅提德對他們吼道：「閉嘴，真吵死了，你們從來不教人有點安寧。」以沙別向她女兒尖聲叫道：「妳少開口，教他們嚷好了，可是他們馬上就有顏色可看，這些流氓。」三個孩子跑到外頭去玩了。

以沙別低頭看著她正在燙的衣服，「這衣服多漂亮呀！」她說：「這衣服也真可惜，就是沒法子保持乾淨；不是泥就是灰塵。花了多少麻煩做好這衣服，看看現在又成了什麼樣。現在我甚至不打算再做了，小孩子只曉得不是把衣服扯壞就是弄髒。」

「為什麼妳不教他們光了身子好省掉衣服呢？」安通尼亞接著說。「別傻，孩子。」她拍拍以沙別的頭。

瑪利也連那拿著她移開的那石頭的一塊碎片進來，看來很沮喪的樣子。「聽哪，」安通尼亞挪揄地說：「妳得多多練習才會把妳著手的事情做完，妳做的每樣事都跟學速記一樣。」瑪利也連那難為情的紅起臉，一言未發轉身出去了。安通尼亞提到的是她半途放棄了學速記又不肯去找差事幹的事。她說過：「我幹嘛要工作？我父親有責任養活我。」瑪利也連那相信一個沒出閣的女孩該留在家裡，免得受男人的騷擾。她說在全是男人的辦公室裡上班她會嚇死。然而她在家也並不愉快；她需要一個較好的生活，較漂亮的家和衣服。

安通尼亞還在煮飯，以沙別已經燙好衣服坐在廚房門邊的木盆上。糾利歐的尿布濕了，哭了起來，安通尼亞趕緊給他去換。三點半左右，門上傳來敲門的聲音。以沙別挪開擋著門柱子的重石頭，打開門門。路丕塔和丹尼葉進了來。

「啊，丕塔，妳去了好久，」安通尼亞說：「我們一等再等，妳卻牽著個男人的手在街上晃來晃去。」她對丹尼葉眨眨

眼。

路丕塔累得答不出話。她癱在椅子上用她的圍巾搨著風。但是過了不好久她開口了，「安通尼亞，妳照料了鴿子沒有，要不然妳父親要吊起我們來了。」

瑪利也連那回到廚房，「丹尼葉，把槌子拿給我。」她說，「我要看看能不能用它把石頭敲碎；以沙別，妳該曉得我為什麼有時會打孩子了吧？那些小無賴。」以沙別曉得瑪利也連那在生孩子們的氣，不過她耽了一晌沒開腔。然後她才說：「是呀，小妹，要是孩子們淘氣最好就是把他們送回家。」瑪利也連那拿著槌子往外走，一邊說：「我們當中總要有一個贏，那石頭要是贏不了，我就會。」

路丕塔還是又熱又累；「真穿太多了，我連脫掉我的毛線衫都不行。」她說：「就算行，我的衣服背後整個都脫了線，我該把它縫起來，但是我現在連脫都不能脫下。」安通尼亞說：「妳為什麼不到裡頭的房間去脫掉？在那兒沒有人會看著妳。」可是路丕塔並沒往房裡去，反倒走進天井站在樓梯的陰影裡涼快涼快。瑪利也連那開始用了一跟掃帚棍敲打石頭，可是到現在還沒有辦法教石頭動一動。安通尼亞說：「啊，媽媽，該輪到妳了；我要去洗廁所，那個地方髒死了。看那些雞搞得多麼一團糟，我真不想給他們提水去洗，不過也是沒有辦法。」飯是差不多了，路丕塔就教她去了。

安通尼亞提了掃把，板刷和一桶水進到放便器的房間；她用一個小罐往地上洒水，在地板上一塊一塊的洗刷起來。路丕塔在廚房裡，現在身體涼快了一點，她洗了手在圍裙上擦乾，開始拿出購物包裡她帶回來的東西。其中大部份是牲畜的飼料，可是她跟安通尼亞一樣也買了米和蕃茄。「不過那沒關係，」她說，

「有得太多總比不夠要好。」

「媽媽，妳要不要給我這串香蕉？」以沙別問。

「不行，妳最好從別的裡頭拿，因為妳爸爸還沒有買牲口的香蕉來，我得看好每一串；他隔了十五天在昨天才買了米來；唔，我搞不清楚到底多少天，不過他是沒有送來。他跟我講：『這兒就是那兩公斤米。』我告訴他：『那根本不夠。』」

「啊，妳，牢騷可真不少。」以沙別說。

安通尼亞進來問她媽媽有沒有看看飯，路丕塔嚐了一嚐說好了；接著教以沙別回頭把萵苣切細餵雞。安通尼亞急忙回去工作，一邊對以沙別講：「姊姊，在我去做完我工作的時候請妳給我弄鱷梨沙拉好不好？」在外頭她走過瑪利也連那，給了她屁股一拳，「快，妳這討厭的懶孩子。」她說。而瑪利也連那在唱著歌沒有答腔。

路丕塔洗了安通尼亞買回來的肝臟，又在瓦蒸鍋裡頭熱了一點油。瑪利也連那把阻住水溝的石頭拿了起來。「總算是我贏了。」她說：「要不，就是它比我要厲害；看哪，真不小，是吧？現在妳曉得了，我是說一不二的。」

路丕塔對她笑了。瑪利也連那出去洗她的手和腳，儘可能用最少的水。她回到臥室把自己擦乾淨，又梳了頭，最後把冷霜抹在手臉和腳上。

小女孩卡蔑拉還在睡覺；瑪利也連那當心著不去吵醒她；不過當她一從臥室出來，安通尼亞就問道：「妳把我女兒吵醒沒有？她睡了好久了。或許我應該把她叫醒給她一點飯吃。」

「不要，最好還是教她睡，」瑪利也連那回答說：「要是她醒了她就要到廚房裡來，說不定就又病了。」

安通尼亞撇下了這個念頭回去把廁所洗好。事情完了，她洗

了手，進了房子四肢一撐癱在她父親的床上。「好熱喲！」她說，「不過現在我要把衣服都脫掉看看會不會涼一點。」她脫下了她的衣服和套裙；不過她曉得還有好多事情在等著她去做，於是她又穿上一件較薄的裙子和罩衫；梳了頭，用髮夾夾好，回到廚房。以沙別在做鱸梨沙拉，路丕塔在煎肝臟；安通尼亞則坐下來餵娃兒奶。

四點鐘都過了，水車還沒來，大家都擔心了。「要沒有水了，我真不曉得我們該怎麼辦，」路丕塔說，「快點給我去井裡提一點，安通尼亞，最後一點是妳用掉的。」

「那兒還剩一點點，」安通尼亞回答說：「做午飯足夠了。」

「是呀，」以沙別開腔了，「我可以用它來洗，可是用什麼來漂乾淨呢，泥巴呀？」

「大家不要吵，」瑪利也連那說，「我去井裡提水來，這有什麼好多說的。」

以沙別說，「有的時候我真想對那個老色狼往鼻子就是一拳，可是我不敢，他塊頭太大了。」

「開開小玩笑不打緊，」路丕塔說，「不過要真是沒水我們該怎麼辦？明天的早飯和今天的晚飯怎麼辦？我們不該發牢騷，因為城裡的這一個地段根本就不在正式派水的路線上，所以發牢騷一點用處都沒有。再發牢騷他們可能就會停止送水到這兒，我們又得像從前一樣老遠跑到隔壁區了。我們現在好過多了，因為別的送水才真是下流胚子；要是有一個桶給打翻，那就糟了，我們就會再也不給水。而且要是他看到有人想提第二趟水，他就會處罰我們大家，教我們有兩三天沒水用。喔，那時可是什麼光景呀！就算等到六點鐘，只要有水我們就該高興了。」

「唔，我不打算洗超過我們午飯要用的碟子，我們一起有幾

個？」瑪利也連那問。

「數呀，懶鬼，」安通尼亞說：「以沙別和她的小孩——五個，我們四個；總共九個。」

「我可以一下就洗好那些，」瑪利也連那接口道：「可是萬一把水都用完怎麼辦？」

「少做每個人的教母好不好，」路丕塔插了嘴，「教每個人洗自己的。」

安通尼亞和以沙別加上丹尼葉和克羅提德全都齊聲抗議。「什麼？像個奴隸似的工作了一整天，還要我洗自己的碟子？」安通尼亞抗議道。而以沙別則說：「我在懷孕，我不能洗。」瑪利也連那也開了腔：「沒有人能，對不對？那麼就是該我做苦工。」

路丕塔在一邊，看著她們的爭吵在微笑，過了一會終於靜了下來。然後路丕塔說：「埃利答今天幫我買了藥丸，我可憐的女兒，但願上帝關愛她，她真幫了我不少忙。」

有一隻火雞走到以沙別の後頭，她不小心向後一腳踩到牠；這是一隻值十二比索的火雞，教路丕塔驚了一下，「當心，看在老天的面上，甯踩那隻雞。」

門上輕敲了幾下，瑪利也連那剛巧在外頭，順手打開了門；阿委利諾在外頭取下草帽，算是打了招呼，然後筆直的走到廚房把傑蘇交給他的一包東西交給路丕塔。接著就往豬圈走去。

「阿委利諾，你是不是要去井裡提水？」路丕塔問，「看哪，我們沒水了；不過你去打一點來，要不我們拿什麼洗恰恰？」

這孩子只是點點頭。路丕塔把扁擔和兩個水桶給了他，他走了出去。安通尼亞把她瞌睡的娃兒抱回了臥室，然後回到廚房間

她媽媽有沒有什麼她可以幫忙的。路丕塔說了沒有什麼事教她做以後，她跑去察看鴿子，接著突然她在天井裡蹦跳起來。

以沙別從窗口看到她，「妳啊——妳怎麼了？」她問道。

「我要把蚤子趕走。」安通尼亞回答。

「那一點用都沒有的，妳最好洗個澡。」

「我要洗澡，好好洗個過癮。等水車來了，妳看我多麼快就可以洗個澡。」

瑪利也連那正在唱歌：「夠了，夠了，小妹。」安通尼亞說：「別教我受罪。」瑪利也連那照唱不誤。安通尼亞進到廚房給恰恰弄吃的。她放了一大塊玉米麵糰在一個桶子裡；「要是一滴水都沒剩，教我用什麼搞這個呀？」她問她媽媽。以沙別提議讓她去提一點來。「不過我要自己留一點，以防萬一水車真不來的話。」她回家去了。安通尼亞一邊等一邊剝碎一些老玉米餅放進飼料桶裡，然後開始從傑蘇教阿委利諾帶來的袋子裡，把東西都拿出來：裡頭有好些包給牲口的麥子和玉米；還有給家人的給養，包括四大頭萵苣、二條肥皂、沙糖、白麵包和一公斤咖啡。瑪利也連那進來，揀起一塊以沙別給雞子們切好的香蕉攪到嘴裡就吃。

「媽媽，」安通尼亞叫了起來說：「瑪利也連那拿香蕉吃了。」

「不要管她，」做母親的說：「要是瑪利也連那吃香蕉那也沒什麼關係。畢竟這就是我們之所以買的道理呀！像恰圖·窩丁說的。」

以沙別提了水回來之後，安通尼亞倒了一點在桶裡，然後把飼料提去給恰恰。她糾住這隻母豬的耳朵說：「行了，行了，恰恰；老饕，這兒有好的給妳。」然後她回廚房去拿她父親送來給

狗吃的骨頭。「看哪，剩的什麼給牠，可憐的傢伙；這些骨頭上連一丁點肉都沒有；還得用來餵貓。說真的，他應該買點肉皮給貓吃。」

四點多飯菜都好了。路丕塔總是把早飯和中飯開得很晚，免得他們渴望晚飯。好些年來她都用的這法子來節省花在食物上的錢。通常小孩子先吃，使得大人稍後再吃的時候不會受到打擾。路丕塔開始盛出鍋裡的飯給坐在桌邊的孩子們；丹尼葉、奧利維亞、和克羅提德在一邊；瑪利亞和盤卻在另一邊。克羅提德說：「快一點，媽媽丕塔，我餓死了，要暈倒了。」

以沙別坐在屋裡一個靠近爐灶的角落。「妳才想不到哩，媽媽，」她說，「克羅提德跟我講什麼；前兩天她說啊，媽媽，敲掉一塊牆算了，這裡再也容不下妳了。妳想得到嗎？我一定看起來像條鯨魚。」

「那裡，妳不像鯨魚；不過妳看來像顆汽球。」路丕塔說。

安通尼亞正在房頂上把骨頭分給那幾隻狗；她用腳把那些畜牲擋在後頭，好教每條都得到該得的一份。路丕塔把頭伸出廚房問她：「今早妳預付了幾公斤玉米餅的錢？」

「只有兩噸。」

「貧嘴，我問妳付了多少的錢，不是問妳吃了多少。」

「兩公斤，丕塔，壹兩的兩。」

「妳去拿玉米餅回來，瑪連那。」她媽媽大聲的說。「要是教安通尼亞去，她總會空了手回來。」

「妳以為我有大笨象一樣的身材呀，丕塔？妳真是侮辱我夠了，爸爸回來教妳好看。」安通尼亞吼了回去。

「去告訴他，去告訴他，我才不怕他哩。我們到底是親人呀。」

瑪利也連那往店裡去取玉米餅。阿委利諾從井邊回來正開始給豬洗澡，安通尼亞因為太熱了從房頂上下來。「媽媽，妳把波洛（貓）藏在那兒了？」她問。

「牠應該在臥房裡吧！」路丕塔回答說。「牠不大出到外頭來的。妳記不記得那時候鬧耗子鬧得好兇，有一天妳老子帶了牠來，耗子馬上開始不見了，像奇蹟一樣。」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妳該給牠一塊肝臟。」安通尼亞說。

「那麼妳願意吃貓的骨頭嗎？來嘛，我沒那麼多肉。」

瑪利也連那取了玉米餅回來已經四點半了，路丕塔拿了擱在桌子上面的一個盤上。由於孩子都吃完了，安通尼亞立即坐了下來。路丕塔用眼瞅她，似乎頗有責備之意；安通尼亞說：「這是因為我太餓了，而且不要忘記，我還要去餵我那兩個小天使。」

「好吧，大家坐下來，」路丕塔說：「再等一下我可不幹了。」她女兒和孔舒也羅馬上坐了下來，以沙別則有些遲緩。路丕塔自己坐在最靠近爐子的一邊，好遞起吃的來方便一點。她先遞了一個碟子給孔舒也羅，安通尼亞靠了過去看看上面有好多。每個人在吃的時候屋裡靜了一陣。然後安通尼亞說：「我要端飯去給我的卡蔑拉，馬上就回來，媽媽，到時候再給我吃的。」

安通尼亞回到桌上以後，她媽媽給了她一塊肝，還有鱷梨和萵苣的沙拉。瑪利也連那說：「我要去把基督聖嬰像的衣服縫好；要不，日子到了我還是一無所成。」

「是呀！」以沙別說：「可是皇冠呢？」

「我是請埃利答做一個，她總是擅長弄好看的东西。」

「唔，那是真的，」路丕塔說：「在她結婚之前她每年都裝飾聖嬰；她做得那麼好，弄得她的朋友都要她幫忙搞。」

「這次讓你們看看我做的怎麼樣，我要盡心的去做。」

「是呀，小妹，我相信妳會弄好的，」安通尼亞說：「那麼現在就準備好用妳的小拂塵和小掃帚終妳的餘生，先禱妳的聖像好了。」她正在暗示她的妹妹會做個老處女。

「媽媽，妳教安通尼亞住嘴好不好？」瑪利也連那抗議著，而以沙別則大笑起來。

做母親的只是說：「要有耐心，孩兒，要有耐心，不要隨便放棄。」

路丕塔又給了每人一些豆子；不過她還給了孔舒也羅一些加了奶油的香蕉。安通尼亞立即抱起怨來：「怎麼搞的，妳一點也不給我？只給她，因為她是妳的心肝。是呀，那倒是真的。妳把我瘦得像條蟲，現在我什麼也不要了。」

路丕塔伸出她的脖子，好像要拿回她剛剛給安通尼亞的豆子。「哦，妳什麼都不要？好，給我。」

「啊，真的？」安通尼亞反擊道：「妳說什麼？我要把它剩下來，可是誰都不給。」

「我應當把衣服上的小擺飾刷成什麼顏色，紅還是金？」瑪利也連那問以沙別。

「紅？啊，瑪連那，每樣東西都應該刷金的。」

安通尼亞說：「是呀，瑪連那，妳真蠢。」

可是這回完全沒有人理她。

「妳還要不要一點沙拉，瑪連那？」路丕塔問：「這兒還剩一點。」

「為什麼不問我要不要奶油香蕉？」

「鬼東西！」做母親的說：「這個女孩呀！妳要的話拿去。通通吃掉。」她把剩下的一點點奶油香蕉遞給瑪利也連那。

安通尼亞这回開了腔，「幹嘛妳一點也不給我？」

「喔，拿去，拿去，小子！混球！」瑪利也連那生氣的說：「通尼亞，妳像個女學生一樣，什麼事兒都是開玩笑，誰都不曉得妳什麼時候是認真的。」

「唉，妳這個苦孩子，」安通尼亞回答說：「妳懂什麼叫生活？」

瑪利也連那兀地從桌邊站了起來跑進臥室。她穿上了外套，梳了頭；然後跟她母親說她去取聖像就走了。

安通尼亞一直到五點半才把東西吃完。「唔，現在我要去燙福蘭西斯柯的褲子。」她對她媽媽說。

路丕塔則在想著自己的心事。「妳爸爸現在不來了。」她說：「或許他會晚到八點鐘才來，在這兒耽個五分鐘就走。」

「唔，我父親什麼時候來都好。」

路丕塔轉移開了話題。「那個阿委利諾倒掉垃圾沒有？還是他又把整整一桶擱在外頭？」安通尼亞跑了出去看。阿委利諾這回把垃圾倒了。

「不過，」路丕塔說：「這回省了瑪利也連那的事。」

五點四十分，門上重重的敲了三下；路丕塔正打算再吃點沙拉，一聽到敲門聲急忙起身去開門。她曉得是傑蘇，因為他的敲門聲是錯不了的，而他又不喜歡在外頭等得太久。傑蘇手裡拿了個布袋很快的進來，一下子跨進了好幾步，而她還耽在門邊要把沉重的門閂再拴回去。做父親的似乎若有所思；他問孔舒也羅不在家。當她太太答說在廚房吃東西，他就急忙往那兒趕去。他把布包擱在桌上，問孔舒也羅道：「妳今天沒上班？」

「沒有，爸爸，我根本沒有去上班。」孔舒也羅希望他會問她覺得怎麼樣，可是他只是不吭聲的看著她，她把眼神調過了一

邊去。像往常一樣，她不曉得他在想什麼。

孔舒也羅和傑蘇長得很像；有他的黑頭髮、細小的眼睛和高顴骨；可是傑蘇有時還會疑心她是不是他的女兒。她像她母親一樣頑強、任性和有手腕，而且也經常干涉她父親的生活。她幾乎教她父親失去了現在讓他感到親近且滿懷愛意的蝶利拉。當他們都還一起住在卡撒·戈蘭的時候，蝶利拉曾經對他抱怨孔舒也羅的嫉妒和無禮。孔舒也羅也就管蝶利拉叫做阻街婦，說她肯隨便和男人睡覺；還有一次，孔舒也羅指斥蝶利拉用巫術蠱惑了她父親。為了報復，蝶利拉不肯給她做飯；而且不准孔舒也羅幫著帶大的曼紐葉的小孩跟他們的姑姑說話。在晚上，孔舒也羅下班回來的時候會根本沒有東西吃，要不就是門給鎖了起來，敲了半天，根本就沒有人來開，弄得她只好到朋友或者鄰居的地方去找點東西吃和找個地方睡覺。有一天晚上傑蘇回家看到孔舒也羅和蝶利拉爭吵得很兇；他就叫孔舒也羅滾蛋，再也不准回來。而孔舒也羅當時也在盛怒之下把她父親的相片從她自己買的銀鏡框上面扯了下來，用腳踩著；一邊尖叫著說要是她發生任何不幸，那就是她父親所造成的。她跑掉了，傑蘇後來曉得她去投靠她住在左近一個大雜院裡的姨媽瓜達羅普；傑蘇瞧不起瓜達羅普和她的酒鬼丈夫，因為他們貧賤地過著活。不久孔舒也羅和她年輕的男人馬里歐來到卡撒·戈蘭，他們要結婚，來要求她父親祝福他們的婚姻。傑蘇則還在生氣，沒有理會他們倆。兩個月之後，孔舒也羅從蒙特里打了電報回來。

傑蘇現在希望孔舒也羅別再病了；因為他要安撫蝶利拉，得少花點時間在路丕塔這兒。「妳沒覺得好一點？」他問道；儘管他的聲音是冷冷的，只要家裡有人生病，他還是特別關心的。

「沒什麼，爸爸，」孔舒也羅回答道：「明天就可以上班

了。」

安通尼亞一聽到她爸爸的聲音就走進廚房裡來，而傑蘇也立即向她問起了卡蔑拉。「她今天好了一些，已經沒有燒了，不過我還沒讓她往外跑。」

「對，這樣比較好，」傑蘇說：「現在我可以安心點了；不過我就是沒法靜下來，不是這樁事就是那樁事。大家身體都好的時候，我可以無憂無慮的做工；要是有人病了，我簡直連工都做不下。」他從包包裡拿出一份叫Las Ultimas Noticias的報紙，以沙別和孔舒也羅都立即起來把位子讓給他；可是他沒注意到，逕自坐到廚房的木盆上看起報來。沒有人說話，因為她們知道他要她們安靜。

傑蘇有辦法把自己和別人隔離起來，儘管這些人可能就圍繞在他身邊；不管是在忙亂的餐館，市場或者他三個擁擠的家裡。他一向是個孤獨的人，他既不信任別人也不了解別人。他從來沒有朋友，甚至和他僅有的幾個親戚也都很疏遠。而且他還不喜歡他的太太和小孩們有朋友；很少准他們有訪客。在小孩子都還小的時候，他總把他們關在單間房間的家裡，在外面鎖上門；在他不在家的時候他們只好偷爬出來到卡撒·戈蘭的空場上去玩。傑蘇把他小孩的很多不規矩都歸咎到是住在同一個院裡朋友的惡劣影響。他說他得自他父親最好（也是惟一）的遺產是一句忠告：「不要和朋友混在一塊，因為那一無好處，最好一個人獨行其是，不管你是好是壞只關係你個人，和其他人完全沒有關係，你不牽涉任何人。」傑蘇要不是因為他需要一個太太和一個家，結果弄得他給深深的纏住的話，他可真的是徹頭徹尾照他父親的話實行了。

幾隻狗跑進了廚房，他撫弄著牠們說：「波波，出去到外

頭，你今天看起來肥到可以做烤肉吃了；我可不太想念你，阿馬波羅，因為你自己跑出去玩，把你的兄弟孤伶伶的留下來。」狗躺到他的腳邊，路丕塔見了覺得牠們會防礙傑蘇好好的看報，用掃把將牠們趕了出去。

傑蘇一把標題看完，突然很快的站了起來。「唔，我要走了。」他說著揀起他的草帽，接著爬上屋頂看看是不是有巴士到來。過了一會兒，他又下來去臥室看他的外孫女。

「妳好不好，小媽媽？」他問卡蔑拉。「我馬上去拿巧克力噠，女兒？」

他拍了拍孩子的頭，然後走向臥室邊的鴿籠去。他打開上頭放優種鴿子的小隔間，站著朝裡望。接著，他關了門沒有道再見就離開了。

安通尼亞膀子上滿捧著衣服來到廚房要燙。

「妳看到父親了呀？」路丕塔問。

「沒有，我想他在房頂上。」

「嚇！我問妳因為他總是教妳知道，他一點也不注意我。」

「我爸爸為什麼管什麼人都叫你？」安通尼亞不解的說。

「他從來不叫人家的名字的，他一向叫人都是那個樣子；老是用你來叫我和瑪連那。他說：『聽著，你』，『你，女兒』，『做那個，你』。」路丕塔說著把她的豆子吃完了。「瑪連那跟她老子的脾氣一樣；她從來不像妳一樣問他要東西，要是她見到他不高興就連話都不跟他講。她遺傳了他的脾氣，不過平常她是夠好的。可憐的孩子，她現在那麼瘦。」

安通尼亞在一邊聽著，接口說：「是呀，媽媽，瑪連那一瘦眼睛就會更突出來，像我的一樣。不過我自從醫院給我電擊治療後已經不會了。」兩個女人安靜了一會兒。然後安通尼亞微笑

道：「媽媽，妳覺得我醜不醜？是不是為的這個我的老傢伙給嚇跑了？」

「妳的老傢伙？妳能不能把那個可怕的畜牲忘掉一會兒？」路丕塔轉過身對著孔舒也羅說：「前兩天他問我：『妳最喜歡妳那一個女婿？』我回他說：『唉，那很難講，你們都‘好’得那麼出奇；不過要是你要我告訴你，我就要講你們當中我一個都不喜歡。不喜歡你，不喜歡埃杜瓦斗，也不喜歡咖布利葉。你們都教我的女兒受苦。當然，我的女兒也不是聖人，不過教做母親的見到女兒吃苦總是很難受得住的。』」

安通尼亞開了腔：「不對，丕塔，妳錯了。埃杜瓦斗對埃利答很好；他一天給她二十五到三十比索。他給她買了架電視機，還肯帶她隨便去她愛去的地方；此外，他的小孩都有好衣服穿。至於咖布利葉，唉，沒有錯，是以沙別願意來這兒過活，不過事實上也不能再多給她什麼，因為他根本就不賺什麼；他已經把他能給的全給了。」

「是了，女兒，隨妳怎麼說，」路丕塔回答：「可是我還是一個都不喜歡。我儘量對他們好，為的是要他們對我的女兒好；不過在我的內心，我對他們一個都不滿意——男人全都是一樣的。」

「丕塔，妳可要他們都做女的？就我來說我可真愛我的老傢伙。」

「沒錯，孩子。可是愛又帶不來鞋子或者吃的。妳可不能靠親嘴來填飽肚子，靠情話來走路。我喜歡最不虐待我女兒的那個；可是迄今他們還沒有一個有那麼好的紀錄，我還得慢慢走著瞧。」

安通尼亞起身走向臥室去看她孩子，這談話結束了。以沙別

也打算要回家了；她每天都差不多傍晚才離開。當她打開了門，把小孩推在她前面時；街上傳來很吵雜的喧嚷聲。水車終於來了；各個住戶的成員、女人和小孩，從四面八方提著水桶和水罐跑來。帶著提水傢伙的男孩子，從這個女的跑向那個女的，想要賺幾個外快；他們大都每給人提一桶水要個十五仙。所有這些活動激起了一大陣塵煙，可是沒有人在意；因為取水的事是太緊急了。

安通尼亞一聽到水車來到，立即撇下所有的事，揀起水桶就直往外奔。瑪利也連那一下跳起來大叫：「水來了，水來了，快，安通尼亞；水桶早已經攔在那兒了。」路丕塔跑到天井把大水桶的木板蓋一把掀掉。

水廠派出每一輛水車都只夠供一定數額家庭所需。要是有一家想辦法弄得份外的水；別家不是不夠就會根本分不到。卡車司機有責任要精確的分配水量，那實在是樁不好幹的差事。他定下了規矩：每個桶的大小一律容二十公升，桶身刷成藍色，上面加上白色的號碼；不准用大吊桶，而每一家只有取八桶水的權利，不能再多。可是區裡的居民都以欺騙那個司機為快，儘可能多弄一點水走。他們甚至彼此幫著忙來耍詭計，儘管排在隊尾的人們自己在冒著取不著水的危險。

司機站在圍滿水桶的龍頭邊，很快的裝著水。他每裝滿一桶就把桶子提到一邊，再由桶的主人吆喝著提回去。司機的助手則走上走下，注意有沒有人排兩次隊。安通尼亞在隊伍裡稍稍站在以沙別和瑪利也連那前頭一點，她有點緊張，因為她提的是大吊桶而不是規定的二十公升的水桶。她聽到司機說話：「客氣點，你早已經拿了你的水……小男孩，你媽媽在那裡？這些做母親的現在教小孩子來等。等下又要叫她們水不夠用了……你不能

拿那些吊桶來這兒！……我限你四天之內把桶給油漆了，否則不要想我再給你水。」

安通尼亞決定好怎麼處置她的大吊桶：她把孔舒也羅叫了過來，咬著她耳朵說：「排進隊去，告訴他妳是新來的。」孔舒也羅有點遲疑，安通尼亞又加了一句：「少呆了，這樣我們多弄點水。」孔舒也羅只好認了，進了隊伍取代了安通尼亞的位置。

司機一看到她的大吊桶時，兩手抱著頭說：「我不是老早就告訴妳不能拿大吊桶來了？」

「是，不過我是新來的，我不曉得。」四周的人都支援著孔舒也羅。「是的，沒錯，她昨天才來。來嘛，給她一點水。這可憐的女孩不曉得規定。」

司機再仔細看看孔舒也羅，兩手按在水龍頭上。從她的髮型和高跟鞋看來；她確實和區裡其他女的不太像；最後他說：「那麼妳來這裡和這些豬公在一塊兒幹嘛？妳真的住在這兒？好吧，今天隨妳要，不過我限妳四天之內把藍桶子準備好。」

安通尼亞遠遠的一直在望著這邊。當大吊桶裝滿之後，她上前來幫孔舒也羅提。她們走出司機聽力所及的範圍後安通尼亞叫孔舒也羅提著空吊桶排進隊裡去想辦法再弄點水。安通尼亞這時正雇了小孩子把裝滿的水桶提回家。水一提到家，孔舒也羅立即掏出了幾個零錢付給幫忙提水的小孩。

「喔，不行，妳甬給，」路丕塔說：「妳別管這碼子事，這兒是還妳付給他們的錢。」她想把錢還給孔舒也羅，可是她不肯要。安通尼亞伸出了手：「把它滾過來，丕塔，我可以捉住。」

「你又不欠什麼錢用。」

「哈，妳就是這個樣兒。我成天到晚像灰姑娘一樣做工，妳一個子兒都不給我。丕塔，妳一點都不愛我了。」

母女二人一塊大笑起來進了廚房。現在差不多六點半，而廚房裡卻幾乎全黑了。路丕塔點上兩根蠟燭，開始清理桌面，把髒碟子堆在木炭爐上。安通尼亞把燙斗又熱了起來，開始燙福蘭西斯柯的褲子。屋裡很靜，以沙別和她的孩子都走了。

孔舒也羅進到臥室去陪卡蔑拉和糾利歐，因為安通尼亞不喜歡把他們丟在黑暗當中。安通尼亞自己總是很怕黑，她不願意她的小孩變得跟她一樣也怕。這屋裡的女人，除了孔舒也羅外，都相信有鬼和妖怪。路丕塔經常會讓來「纏」她的死人給嚇壞了。她說當她弓起身的時候，它們老是搔她的肋骨；她在拉·格洛里亞飯館上夜班的時候，它們還用麵包小球丟她。她搬到埃爾·朵拉多區來以後，它們似乎更騷擾她得厲害。後來有人告訴她死人之所以會跟她，因為她老是向那些好幽靈哀求，而不是詛咒它們。剛好相反應該詛咒好的幽靈而向壞的幽靈哀求，這樣才能避免給「纏」上。路丕塔說當她不再哀求它們之後，死人已經不到這屋子來了。可是，她卻勸安通尼亞要特別當心別把糾利歐一個人落下來，因為他還沒有受洗。現在每當安通尼亞不能不離開娃兒時，她就在他邊上擱個十字架來保護。

路丕塔進到臥室去取她的圍巾，對孔舒也羅說：「我馬上就回來，我要去買麵包、牛奶和蠟燭；要是現在不去就什麼都買不到了，恐怕店會關門得很早。反正是非去不可，天喲，妳真不會曉得我有多不好過。與其說是路壞不如怪我的風濕病。一天裡頭的這個時候，天氣一變冷就要不好，要是下雨就更糟。我想這一帶雨下得那麼多，是因為太靠近山了，妳可以聽到大雷聲，真夠嚇壞隨便什麼人的。」

安通尼亞拿了燙好的衣服進來。「講什麼？妳們又在講我了呀？要講當面講。」

「那裡，我正告訴孔舒也羅這兒的雨，妳記不記得？」

「我還會忘記？今年雨季開始之後妳就會曉得了，孔舒也羅。連我都害怕，有的時候下得兇到教我們得祈禱；我們光聽到轟轟的聲音，好像山都要給劈開一樣。」

卡蔑拉打斷了她媽媽說：「媽媽，貓咪在那裡？那小可憐的一天沒吃了。」

「是的，我已經給過牠一點東西吃了。」安通尼亞回答著一邊用手探探女兒的前額。

「她還有熱度沒有？」路丕塔問。安通尼亞說沒有，路丕塔就接著說：「我高興她好了，要是她在半夜病了就會教我有點害怕，我們這兒那裡去找藥呀？在這裡你要死的話就死定了，就是這麼回事。除此之外，有人要是在這兒死了，就沒法葬到威拉·得·瓜達羅普的墓地去；得老遠去到奧宗姆把村，因為這兒一點空地都沒有。所以最好還是根本不要死，即令要死你還得站得直直的，免得佔太多地方。」

「甬發牢騷了，丕塔，」安通尼亞說：「畢竟妳還有妳的小屋子和小東西呀，糟糕的是妳不願承認它。」

「什麼小東西？這房子是屬於妳老子和那群畜牲的，只要有一天他願意，他就可以把瑪連那和我趕到街上。可是妳呀，妳可用不著擔心欸！妳可以跟妳的『丈夫』走，嚇，混球！一個人還沒有結婚就講『我的丈夫』聽起來真夠惡劣，教我噁心到骨子裡。真是！」

「是啊，妳這樣說因為妳不愛我父親。」

「啊，才不哩！」路丕塔說。

瑪利也連那捧了一個硬紙板鞋匣進來，從匣子裡她把用衛生紙小心包好的聖嬰像拿了出來。「看哪，媽媽，每個地方都變得

多好。」她說。可是這下屋裡太黑了看不見，因為陽光幾乎已經整個消失了；安通尼亞起身把掛在窗口邊上的煤油燈點上，又燃著衣櫥上頭的蠟燭。接著瑪利也連那把聖像抱在懷裡，四個女人仔細的查看修回來聖像的手指。

「它給修得好好噢，是吧？」瑪利也連那說：「妳看不出來，原來那一個是壞的。」

「一點兒也不錯，壞的是那一個？」孔舒也羅問。

「這根。不過現在我得特別當心它了，要不它再掉下來又要花我五比索，我想埃利答這次不會再給我錢了。我把它擱在這上面，可是別在盒子上擱東西。特別是妳，安通尼亞，妳有到處隨便擱東西的習慣。」

「到底是誰碰壞它的？」安通尼亞問。

「唔，是我碰的，不過……」

「那就成了，妳為什麼還要講我？只為的妳喜歡跟我做對，就算糾利歐碰妳的東西妳都會罵他。」

「好了，好了，我只是說說。」

一等聖像給安置好，安通尼亞就和她的孩子一塊倒在床上，開始哺乳她的娃兒。瑪利也連那去掛起她向安通尼亞借的夾克。路丕塔則想起了她要往店裡去的打算。她連站起來都覺得困難，在坐下一段時間之後，她的腳就腫起來，稍一移動就會發痛。瑪利也連那建議由她去，可是路丕塔頑固的堅持要自己去辦這些事。七點十五分她離開家的時候說：「我把門開著。妳，安通尼亞，別像上次一樣睡著了。」

路丕塔走了之後，安通尼亞微笑的對孔舒也羅說：「那倒是真的，我睡著了，結果她進不來；誰都叫不醒我。」一條狗吠的聲音從外面街上傳了進來；安通尼亞在床上坐了起來：「聽哪，

有狗吠得那個樣子一定是有生人在外頭那裡走動。要是我在半夜聽到狗吠，我就會害怕；我怕有人要來搶我們。在我孤伶伶一個人的時候，我喜歡坐到房頂上，因為在這屋子裡頭我會覺得自己見到有人進來。」安通尼亞住了嘴；娃兒糾利歐和卡蔑拉兩個都睡著了；安通尼亞不久也睡了過去。孔舒也羅去到廚房裡，瑪利也連那正在燭光下靜靜的做著她的事。

「那看起來會好漂亮。」孔舒也羅誇獎道，接著渴慕地說：「我真希望我能像妳和埃利答一樣那麼會弄東西，我爸爸說我一無所長；而事實上，他沒講錯。」孔舒也羅想起她父親嚴厲的神色。他對她比對其他姊妹都要苛刻，除了她生病的時候，他從來沒有對她講過一句稱讚的話。她曾辛勤的工作來改善自己，然而一當她父親注意到她的好衣服和中產階層的朋友，他就會斥責她說：「妳可別想爬出妳的階層，因為妳會給一下攔了下來；有的人以為他讀了幾年書，他就屬於高等社會了。先照照鏡子！再告訴妳是屬於那個階層。我一向是個平實的普通工人，我也永遠是那樣；沒有人會把我攔下來。」

孔舒也羅對她受到的這些挫折都很感到喪氣；這些打擊不但來自她的家庭和卡撒·戈蘭的鄰居，而且同樣來自社會地位比她高的人，他們把她看作是像上鑽營的人物。她很為難，不過她知道自已無可救藥的想脫離那個擁擠吵鬧的大雜院，離開那些她為他們出力而卻又愛莫能助的哥哥和妹妹。至於馬里歐，她並不愛他；她之所以跟了他跑只為的對父親洩憤，同時也是因為她那時已經失去了家的關係。孔舒也羅現在揀起一個指甲夾開始剪指甲。

瑪利也連那安慰的說：「別理我爸爸，他就是這個樣子。」

路丕塔半個鐘頭以後回來，沒有買到一點麵包；店裡已經賣

光了，今晚她們得吃傑蘇帶回來的麵包卷了。她放了一公升牛奶到鍋裡燒，以備喝咖啡的時候用。「混球！什麼東西都買不到，」她說：「不是店關門得早，就是東西一早就賣光。走了那麼長一段路等於零，總算上帝幫忙，他們給了牛奶，要不我們只好喝黑咖啡了。」

沒有人說話，屋裡很靜。安通尼亞睡著了，而將每樣東西都賦予生氣的卻正是她。到了八點鐘鄰居已經沒有任何聲響傳來，延宕著的晚霞底光彩已經收斂了起來，夜幕籠罩了大地。在黑暗中，遠遠在旋動著的培農（Peñon）燈塔底紅光隱隱可見。朝另一個方面，散塔·路西亞機場的紅色燈盞也在視線之內；特別是跑道的照明向北延伸直像觸進了依列芬山，和通往拉列斗的公路幹道上的車燈連成一片。群山的背後，南邊的天頂給城市的夜色照得發亮。小小的埃爾·朵拉多區相形之下顯得是黝黑一團。

路丕塔終於打破了緘默對瑪利也連那說：「聽著，是不是雞子都攔在棲木上了，還是我得去把牠們給安置好？」

「我不知道，不過我沒有把牠們放到棲木上。」

「那麼妳看著牛奶，我去看看牠們是不是都在裡頭。」

路丕塔提了手電筒進到雞埕；把電筒架住照著雞子，這樣她就可以看得見，一無錯誤的把牠們安置好。她把公雞放在最高的棲木上，下頭是母雞；火雞則在最低的棲木上，因為牠們都很重，要是掉下來就會把小雞都給壓死了。去到鴿子籠，她仔細的搞清楚一隻都不少，不能有老鼠在裡頭，而且放水的碟子裡還要有水。在回廚房的路上她對瑪利也連那叫道：「帶根蠟燭來，外頭這兒太黑看不見。」瑪利也連那馬上拿了蠟燭出來，放到洗臉架上頭。接著她和她媽媽回到廚房，牛奶已經滾了，給咖啡燒的水也好了。

瑪利也連那縫好了聖嬰像衣服的滾邊。她自認為到目前她一直幹得不壞，於是把她的手工提起來教她媽媽看。現在那滾邊還得燙一燙。「妳還用不用火，媽媽？」

「不用了，妳把熨斗擱上到妳父親來都行。他現在應該沒多久了。要是他不來，妳要喜歡可以把熨斗擱上一夜。」

「不要，我只要燙這麼一點點，媽媽。我幹嘛要整夜用熨斗？要浪費妳的煤油了。」

路丕塔笑了，可是沒說話。瑪利也連那一邊等熨斗燒熱，一邊拿起張報紙大聲的唸著關於匈牙利戰鬥的紀事；一張小孩子嚴重受傷流著血的照片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把報紙遞過去教她母親看。路丕塔把她的手推在一邊。

「啊，不要，不要，在妳有生之年，別給我看。我不要再曉得有關打仗的任何事情；真恐怖。天哪！這世界上怎可能存在了那麼多殘酷的事！上帝拯救我們吧！免得再受一次新戰爭的苦；我想要是我們再有一次，這個世界就要消失了。聽著，我記得我和姑媽住在她的大房子裡時，墨西哥正在革命，我實在看得太多了；我姑媽把窗子全都關上，可是妳該知道好奇心作祟是什麼樣兒，有一天我打開了窗子朝外望。我看到屍體給掛在樹上；卡蘭西黨（Carrancistas）、札巴塔黨（Zapatistas），什麼他們捉得到的人都拿來上吊。我永遠忘不了這些人的慘叫，槍聲的嘯嘯聲和人們的吼聲：『札巴塔黨來了、卡蘭西黨來了，大家都把女孩子藏起來。』」

「我的姑媽並不太擔心我，我那時太小了；可是她把她的女兒藏在地窖的麻布袋當中，上面用舊衣服蓋起。那些當兵的來到的時候只見到我的老姑媽和我。」

「好恐怖呀，天哪！你只要一轉身就見到好些屍體蕩在半空

中。不過那個時候他們要把現在戰鬥勇敢得多；現在就算他們把你殺了，你也不曉得子彈是從那裡飛來的。所有那些個砲啊、炸彈啊、還有其他我不認得的東西教人一眨眼就不見了。」

「我想在匈牙利也就是這樣。」瑪利也連那說：「一個沒有武裝的人是沒法爭鬥的，像這些可憐人一樣。」

是今天的第二趟，她們又聽到前門上敲了三下，路丕塔馬上認了出來，沒有等著問是誰，立即直趨門前把門打開；她把門門抽開，傑蘇走了進來。

「外頭冷不冷？」她問。

「不，只有一點。」

「可是還是霧茫茫的？」

「是的，不過並不太冷，而且也不是什麼真的霧；巴士搞得到處是灰塵，把門關好再進去。」

路丕塔不再開口，把門關上鎖了起來。現在才八點半。傑蘇進了第一個臥房；不過當他從門洞望到安通尼亞和她的小孩都熟睡了，他就沒有再走進裡頭一間房去拿他用來察看鴿子的手電筒。他轉而把布袋和他的帽子擱上鏡枱坐到床上。路丕塔跟了進來，拽了一把椅子靠近床邊把煤油燈擱在上頭。傑蘇調整了一下燈光，從褲子後口袋掏出一本《生活》雜誌，把它攤在椅子上開始讀了起來。路丕塔去到安通尼亞身邊輕輕的搖搖她。「通尼亞，要不要咖啡？」

「要，丕塔，我馬上來。」

「快，不要再睡過去了。」

「睡過去？我還沒醒過來哩！」

路丕塔搖著頭回到廚房，瑪利也連那還在燙她的東西。「瑪連那，把那些玩意兒收起來，」她說：「我們就要吃晚飯了。」

「啊，可是我還沒有弄完呀！」

「明天妳再弄，我們的時間可比鈔票多得是。」

沒有進一步抗議，瑪利也連那收起她的傢伙，坐到桌邊上。路丕塔用只玻璃杯給她端來了咖啡牛奶，給孔舒也羅則端了一大玻璃杯。接著她把平底鍋熱了起來，煎了一些豆子，又把午餐剩下的一塊肝臟重新熱好。她把裝麵包的袋子擱在桌上，袋口打得開開的，好教每個人自己拿。

「再去叫安通尼亞，」她對瑪利也連那說：「她老是抱怨我不給她東西吃，不過妳去跟她講我不會端去給她。」恰在這時安通尼亞走了進來。「妳們又在講我了是不是，丕塔？」她問道：「要講當面講，妳這個大混球，只要人家一轉身就講悄悄話，長舌婦！」

「啊！妳呀，根本沒有人朝妳摔東西妳就叫了起來。」瑪利也連那道。

「妳看到沒有，丕塔？妳應該把妳的女兒教養得好一點；教她不要不懂禮貌，我年紀最大，要不要我給她幾巴掌教教她？」

路丕塔望著安通尼亞笑笑，說：「是了，老爺，可別對每個人都那麼驚扭。來，坐下。要不，等一下我可不侍候妳了。」

安通尼亞在她母親身邊坐下，問說，「丕塔，妳看我的手髒不髒？」

「去洗去，妳還好意思問我髒不髒？妳最好還是把它給洗了。」

「啊，把水燒熱給我，要不我得了風濕誰來照顧我的小天使？」

「又來了，妳昏了頭。什麼話，把水燒熱！妳要不洗就沒晚飯吃。」

安通尼亞去到洗臉架旁邊用冷水洗了手。在回向廚房的路上她進了臥室問她父親要不要一點咖啡，他點點頭，安通尼亞就對她母親說：「快，媽媽丕塔，我爸爸要熱咖啡。」路丕塔抬起頭來，「真的？」接著把弄好的咖啡倒了一些進一個搪瓷壺裡好熱起來快一點。她的丈夫已經很少再和她們一塊進食了。不一會，她端了一杯咖啡進到臥室去。

傑蘇說：「看哪，這裡講……」可是他給剛醒過來的卡蔑拉打斷了，她要她的媽媽。傑蘇走到孩子的床邊摸摸她的頭。「妳媽媽馬上就來噯，女兒？妳的小腦袋瓜兒痛不痛？」卡蔑拉沒有答腔，傑蘇又坐了下來，對還站在椅子邊手裡仍端著那杯咖啡的路丕塔說，「叫安通尼亞來看看她孩子。」可是安通尼亞已經朝她女兒過來了；不久她又回廚房去了。

「妳有沒有留一點牛奶給我的卡蔑拉，媽媽？」她問。

「有，不過只有一點點；再拿一點麵包加早上的厚奶油去。」

在卡蔑拉吃的時候，安通尼亞對她的父親說：「爸爸，你回來的時候幾點鐘？」

「八點半。」

「因為以沙別講要是卡蔑拉沒能好一點，她要給她打一針。」

「打針？打什麼藥？」

「Hemastyl，爸爸，社會安全醫院給她開的方子。不過我想現在完全不必要了。她就在屋裡一整天，我給她什麼她都吃。」

「那何必給她打針？」傑蘇說：「要是妳不懂，最好少做主張。開藥方是醫生的事。」

「是的，爸爸。」安通尼亞不說話了。

在廚房裡的孔舒也羅、瑪利也連那和路丕塔正在吃她們的晚餐。

九點鐘剛過，以沙別提了個小鍋來，問她媽媽可不可以借她一點黑咖啡，她說她丈夫要，而她一點也沒剩下了。

「沒問題，」路丕塔說：「隨妳要。」

瑪利也連那陪著以沙別走回家。路丕塔進到臥室看看傑蘇還要不要什麼。不要的話，她就打算把爐子熄了準備好教大家上床。接著又走到裡頭一間房裡叫安通尼亞來把她的晚飯吃掉。

「妳是來接我的，是不是，丕塔？」安通尼亞問，「就算妳否認，恐怕還是沒錯的，因為我是妳的寵兒。」

「老天！妳是寵兒？妳好客氣。」

「那麼妳不愛我了，丕塔？」

「是的，是的，我愛妳，我美麗的女兒！」

安通尼亞坐下來吃她的飯和咖啡；她揀起剛才瑪利也連那讀過的報紙，看看電影廣告欄。「媽媽，妳要看的那齣電影現在在梭諾拉戲院演，那裡只要五十仙。」

「唔，我還是去不了。」路丕塔說：「我根本沒時間，我想去看想了四次，就是沒有一次有時間看完。」

「不過妳現在可以在爸爸不回來的晚上去。」

「是呀，像上次瑪利也連那和我一塊去看電影一樣；我們有把握妳父親不會來，結果我們回家一敲門，妳當是誰來開門呀，竟然是妳親愛的爸爸。他說：『什麼？我不是教妳就在家裡的？這真是個跑出去鬼混的好機會啊！』」安通尼亞和她母親笑了起來，路丕塔接著說：「所以妳看誰都搞不清楚他會不會回家；我想到他教我們把握不住就生氣，不過妳可以想像得到門一打開讓他說了那一番話是什麼味道。我們真像小狗一樣夾著尾巴進來。」

「不過他倒沒發脾氣，是吧，丕塔？」安通尼亞問。

她母親沒有回答，而安通尼亞也就沒有再問。「啊，我的醜老傢伙呀，」安靜了一會之後，安通尼亞說。「他今兒沒來，明天我一早就出去教他找不到我；他明天一定會來。畢竟是他自己找自己的麻煩，不是我。」

路丕塔拿了一根新蠟燭，把它放進一個錫罐裡。「我希望這根用得久一點。」她說：「妳在這區裡買的真差，發出的光死死的；這些妳父親買的要好得多。是呀，他懂得怎麼去買；在過去我們住的地方，我們可不是跑去小店就是跑去藥房；這兒啊可什麼都找不到。媽的！可真是我說的什麼都沒有。」

「不，不要；甯這樣說了，丕塔！妳教我生氣。」安通尼亞說，「妳可以經常到威拉去，」接著她又說，「可是妳把每件事都誇大得多厲害呀！媽媽，人家會以為我們是住在沙漠裡哩；別講我們這區的壞話。我們是窮一點沒錯，不過這兒可以躲開巴士和汽車的吵鬧；我們沒有什麼好抱怨的。」

「妳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反正我們離每件東西都太遠了。」

「丕塔，我說妳錯了。在這裡我們不跟鄰居有什麼糾葛；在大雜院做什麼事情不教人家馬上知道根本就不可能。在這兒沒有人揍我的小孩，他們愛跑愛跳都沒有人會說話。在那邊他們出去都不行，因為每個人都打來打去。」

「行了，行了，我們別再談這個了；是該上床的時候了，我想這就是妳為什麼那麼多話的緣故。」

「這下妳可對了，丕塔！我實在睏死了，怎麼樣？像妳從前一樣搖我入睡好不好？」

「我抱妳？少瘋了！那麼大一堆我連提都提不起。」說著路丕塔開始堆起髒碟子。

傑蘇在臥室裡頭看他的雜誌，沒有跟任何人講話，也不抬頭

看誰進來了誰又去了。他已經把他的工作裝褲脫了下來，披在椅背上。最後他把雜誌擱到一邊；走向他放最貴重文件緊緊鎖住的箱子。在他搬去和蝶利拉一起住的時候，並沒有把這個箱子一塊帶去；因為他不敢肯定他能不能信任蝶利拉的家庭。在路丕塔這兒他卻有信心，覺得箱子擱在她的屋子裡很安全。他從箱裡拿出兩本筆記簿，一本是他給拉·格洛里亞餐館採辦物品的帳；另一本則是關於他正在給蝶利拉蓋的新家所需要的物品名稱和錢數。

他在口袋裡掏了半天，終於找出一枝長鉛筆；然後拿出小刀，把鉛筆截成兩段，把其中的一段削尖。他仔細的考察著帳簿，從口袋裡掏出幾大張紙，開始把數字騰上筆記本上面。家人對他做這樣的事早都看慣了；可是她們沒有一個曉得他的財務狀況，而且也從來沒有那麼大的膽子敢問他這種事情。傑蘇早就發現光靠他的薪水來養活他這麼大個家根本不可能，所以多少年來他都出售豬隻，家禽和其他動物來貼補家用；這些現在已經成為他的主要收入。他帶給每一個家庭的大量食物並不花他多少錢，因為他是拉·格洛里亞的採辦，他可以和市場的食料販子作一些特別的「安排」。此外，傑蘇在國家獎券方面也格外的幸運。

傑蘇覺得現在每天賺個十一比索工資對他實在有欠公允。他曾經給他的雇主提供了不只三十年有價值的勞務，而他覺得他們對此並不感激。「經過人家幫這麼多年的忙，還在員工的血汗上發了財，做老闆的絲毫不覺得自己有點責任。」大約三個月以前傑蘇為的得了疝氣開刀，而餐館卻一個銅板都沒有貼補他。許多年以前，每逢聖誕節，員工都可以分到十到十五比索的花紅；可是這種做法現在也中止了。

從傑蘇的眼中看來，他所屬的工會根本沒給他幫什麼忙。「工會？對它是沒有什麼好希望的，絕對沒有，老兄。我們多少

年都沒開過會。我們得到的就是付會費，一個月五比索。有什麼人翹了辮子，我們每個人就各付五比索給死者的遺族。不過近來這兒好像人死得太頻繁了。鈔票簡直是直撲隆通的進了頭子的腰包。就拿我的工會講，有一個那種傢伙就有兩棟房子和十六輛計程車，就是這麼回事兒。」

傑蘇對政治並不關心。「沒有東西是比政治更髒了的，既那麼腐朽又充滿了血腥；一個人抓到了權要先死多少人！當然，老百姓都沒有受過教育，他們沒有知識，正如被牧人帶著四處去的羊群一般盲目無知。你真應該看看在開會的時候他們在工會裡怎麼樣動作：統統都贊成？凡投票的都一致贊成，他們甚至連他們投票贊成的是什麼都不知道。他們追隨任何一個向他們誘惑的煽動家。如果有的時候有人打算告訴他們，他們投票贊成的根本和自己的利益相違背，他們反而連聽都不聽你的。那麼你有什麼辦法把是非曲直搞清楚？」

傑蘇覺得在卡登拿（Cárdenas）當權以前日子比較好過；因為那時候人們工作得勤勞些，每樣東西也都便宜些。他並沒有把生活費用的提高和第二次世界大戰聯想在一起，反而把它和墨西哥石油的國有連繫起來；「因為從此鈔票就漸漸不值錢了。」他說他的國家目前最需要的是一個嚴格的好政府。「所有這些自由對老百姓都只有壞處；他們應當關閉百分之八十的沙龍和其他滋生是非的場所；他們應當多建學校，而且對青少年加強控制；不管他們有錢還是窮光蛋。墨西哥人之所以敗落，因為他們沒有人領導，也沒有信仰，只有卑鄙的貪污和腐化。為什麼成千上萬的農業工人離開墨西哥出去找工作？因為這兒沒有保障，因為工資低得可怕，可憐的工資不夠養活任何家庭。莊稼漢繼續在瓦鍋裡頭掏豆子吃，依然在石板上研磨他們的胡椒子；這些就是所有種

田的人吃的東西，他們一生都半裸地東奔西跑；既沒有絲毫進步，也不求上進發跡，因為他得不到任何幫助，得不到保護。」

「必須生活在我們的家庭當中，看看我們吃的到底是什麼的苦，才能曉得怎麼救治。他們從來沒有徹底研究過這個問題。那些高高在上、統治我們的大人先生們有價值昂貴的汽車和成百萬的銀行存款，卻一點也不看看下頭人是什麼光景。他們就在城中心區連乘車到窮人區去從車窗裡往外望望都不幹……………我們需要能對墨西哥問題作更好的研究；要換一個統治者，來為老百姓、工人和農人做事情，因為他們才是最需要幫助的人。但是現在他們卻每天榨緊我們一步……在別的國家，要是他們不喜歡一個總統，他們就投一個漂亮的小炸彈，於是就有了一個不同的總統。這裡卻不然。那才是他們在這兒該做的事；一點點氰化鉀，一個心臟病突發，正沒錯，那才是我們的總統、州長和警察頭子需要的東西。這樣說並不光彩，因為他們是我的同胞，嗯？可是我甚至還說過那樣的話；我情願看到我們墨西哥這裡有一個美國總統；他會把所有的癩三乞丐都捉起來；然後我們會見到墨西哥會怎麼改變，而且進步！」

在第二間臥室裡娃兒糾利歐醒了哭叫起來。「噓，兒子，」傑蘇說：「等等，你的媽媽來了，睡覺吧！」而娃兒還哭個不停，外祖父只好把他抱了起來。安通尼亞進到房來看看她父親把娃兒擱在膝蓋上顛動著，還唱歌給他聽。娃兒仰起頭伸手去抓他外祖父嘴裡叼著的香煙，不過因為沒有點著，傑蘇也就並不在意。傑蘇從來不點燃他的香煙。他整天的時間都叼著一根不點燃的香煙在嘴裡，每五到十分鐘把老的丟掉換上一根新的。

安通尼亞站在門口用冷霜按摩了一下自己的手。然後從匣子

裡拿出兩塊尿布轉身向她父親，「把娃兒給我，好爸爸。我給他換尿布。」當她把糾利歐放回床舖時，她在他身上劃了個十字；又把卡蔑拉的衣服脫了，把她安置在娃兒旁邊。

瑪利也連那打著哈欠，伸著懶腰進來。「看，妳，」她父親對她說：「看妳能不能把這些錢數加起來，明天我來的時候要算好。我花了好多時間在上面，答案卻沒有把握。」

「噢，可是我算不來；我算了一遍又一遍，就是搞不出結果來，不過我明天會把他們弄好。」

「妳說『算不來』是什麼意思？」

「因為那裡數目字太多了，爸爸。」

安通尼亞在兩間臥室當中的門洞出現：「教孔舒也羅弄，」她說：「她會弄。」

「沒有人幫得上忙，除了越幫越忙。」傑蘇有點生氣的說，因為他已經試了兩天，到現在沒有得到靠得住的總額。在孔舒也羅開了腔，說她願意幫忙時，他沒有理她。他對瑪利也連那說他明天回來的時候一定要她把這個弄好。

看到她們父親沒有意思再跟她們說話，幾個做女兒的也就不再出主意了，傑蘇又回到他的數字上面。孔舒也羅走開回到廚房去；安通尼亞則把自己過夜的床舖鋪好；在床頭放個小枕頭墊頭，在床柱上罩上布以禦防寒氣；在床上她妹妹睡的地方她放了從路丕塔匣子裡拿出來的兩個枕頭。瑪利也連那已經坐在丹尼葉躺著睡覺的床上；她看到地上有一塊尿布就順手揀了起來，低聲的對安通尼亞說：「看哪！妳到處亂丟東西，妳啊通尼亞，自己不能揀起來呀！」安通尼亞沒有回話，因為傑蘇在場的時候是不能有爭吵的。

瑪利也連那開始脫衣服的時候是十一點了；她脫下衣服和鞋

子，把頭上的髮夾一個個取下來，然後穿上一件黃顏色的舊棉布衣服；把脫下的衣服擱在放熨斗的包包上，就靠在床腳挨著卡拉躺下。這時，安通尼亞用一塊布把鏡子掩了起來，因為不這麼做的話，她說她會見到幻象。此外，在有人死了的時候這鏡子也要用布掩起來，因為這家裡的人相信死人也會在鏡子裡映出來。安通尼亞把蠟燭熄了，卻仍留下許願燭燃著。她從衣櫥拿出大衣橫鋪在床上，又摔了件毛衣在瑪利也連那的腳上。

在前面的臥室裡，傑蘇攔下了他的數目字；熄了燈，上床去了。他仍然有點不快，所以睡不著。當他為他的子女煩惱的時候，就會直接影響到他的身體。他有一次說：「有時候我對我的這些孩子氣得簡直覺得自己半身都癱瘓了。」他對他的小孩真是失望到了極點了。「他們結果變得一點都不好，他們在可以好好求學的首都長大，卻不肯讀書。」他的大兒子曼紐葉十五歲就結了婚，而現在已經三十了，卻不付一個銅板來養活他那三個沒有了母親的孩子。羅別托則進過兩次感化院。傑蘇一直希望他的兒子能夠安頓下來，堅定他們的職業；可是他們完全沒有。「我的兩個兒子真是個失敗，因為他們想從頂上開始，而不是從底層著手。他們先得要有一大堆錢然後再找份差事，那樣子怎麼會成功呢？」孔舒也羅也一樣，是一個不聽他忠告的任性女孩；為了孔舒也羅自己好傑蘇曾經教她稍微改善改善自己，可是她變得野心太大了。傑蘇認為他這三個小孩都像他們的母親列諾爾，她是一個「性格強」，脾氣躁、善嫉且好飲的女人。可是甚至連長得像他的瑪爾塔也是個問題；她嫁了個不負責的男人。

他和路丕塔的女兒則比較幸運，因為她們一直有個母親。傑蘇相信這一點「比世上所有的錢都有價值」；特別是因為路丕塔是個好人，「她做事情的路子極為正直」。傑蘇覺得他所有的女

人裡頭，路丕塔最像他的母親，因而也尊重她。可是他的那些女兒也一樣教他傷心。安通尼亞曾經那麼放縱和「男人瘋」，要不是他的話甚至可能去賣春；她長期的病患曾教他極為不堪——只要一想到這回事他就會落淚——而現在他還得養活她和她的小孩。瑪利也連那則總是離不開她母親的身邊，好像給繫在她母親的圍裙帶上了。她上的幾年學是完全白費了，因為她怕做工；而且整天都把時間花在教堂上，她媽媽也縱容她這麼做。「她怎麼可能有那麼多罪，弄得非整天黏在教堂裡不可呢？」儘管傑蘇自以為是個好天主教徒，他卻很少上教堂；而且批評那些常上教堂的人。「我不高興做那種放鞭炮呀、送衣給聖像呀之類的事情來教每個人曉得我是天主教徒；上帝要的不是蠟燭而是更多的善行。」

傑蘇經常拿自己的生活 and 子女的比較，搞不清楚到底是有什麼東西不對勁；他想他是個好父親，從來沒有遺棄過他的兒女（除了安通尼亞），他們做錯事的時候他都曾重重的責打他們；而且也曾經給了他們不少他自己從來沒有過的機會。他認為可能他真的為他們做得太多了。「在非常多的場合，你會害你的小孩；老是供他們飲食，把飯桌好好的開到他們面前。他們從來用不著為他們自己擔一丁點兒心。儘管我是個沒有教育的人，我卻不會看不出我的錯誤。」不過通常傑蘇都把他的麻煩歸咎到其他事情上。「我的苦難是因為我孩子生活環境當中的惡劣氣氛。可是我有什麼好怪？怪我自己的運氣壞？怪自己的缺乏人生經驗？怪得不到指引？我不曉得，我只是從來不停止我的腳步。我像一隻驢子背上擔了重擔不停的走，走。」只要傑蘇一談到這些事就變得熱淚滿盈。他會說：「人性是很自私的。也許每樣事情之所以變糟了，是因為在從前是天父主宰一切；而現在換了聖子了。」

他以一種斯多噶式的迷亂（stoic bewilderment）思考著面對他的那許多責任——他的妻子們、他的子女、他的子女的子女——同時也不斷的想像他還得多麼辛勤的繼續工作。他一年只有在五月一號那天休息一天；問題是他還能把他這種幹勁保持多久。「我知道我對我的家庭有一份責任，尤其是對那些小娃兒們；我之所以挺立著孜孜工作，除了為了上帝就是為了我的孫兒們。我進城去的時候非常留心交通，像我這樣年紀的人已經不再為自己當心留意，而是為了孩子們了。我不可能很豐富的供養他們但是起碼讓他們活了下來而且長大；但願上帝容許我和他們在一起，直到他們可以自立謀生為止。」最近幾年來，傑蘇變成了個營造師；他最大的野心就是要留下一個地方，給他所有子女和孫兒輩過日子。這就是他為什麼現在還在蓋另一間屋子的道理。「只要有一個平實的小處所教他們不會給趕出去；我要圍起一圈欄杆來，不教任何人打擾他們。當我倒下去再爬不起來的時候，那就是對他們的一種保障。」

路丕塔的一天到現在還沒有告一段落；在廚房裡她正為牲口準備食料。當牠們吃完之後，她將波波和阿馬波羅催上房頂；在她打開豬圈的門將豬飼料倒進食槽時，孔舒也羅在一邊給她捧著根蠟燭。

「現在咱們去睡吧！」路丕塔說：「現在咱們全都吃過了，感謝上蒼給我我不應得的飯吃，不過事實上我才是應得的，這麼多工作就一點都不算數啊！」她微笑著一邊裝滿一淺鍋水，然後擱到桌上。

「妳父親上床沒有？」她問孔舒也羅。

「還沒。」

「妳有把握？因為要是他還沒上床，我們一進去他就會給我們一棒子，然後說到處都是聲音教他沒法歇息。」

路丕塔細聲細氣的走進天井把空水桶排好，熄掉蠟燭。她看到傑蘇房的蠟燭也熄了。「妳說還沒，」她對孔舒也羅說：「可是他早就上床了；趕快，去躺下。否則他又要罵了。我還得去照料妳的兄弟，那隻貓。」

路丕塔將貓飯放到一個碟子裡，手上捧了一根蠟燭到天井去找牠。她檢查了大門，確定門門是拴好的；又把那石塊更安穩的頂住門門。回到廚房，她放了一塊棉布在鳥籠上，打開爐灶上方的爐口，用一個繩圈在釘子上把廚房門繫牢。接著進到臥房，在身後帶上了門。

臥室裡的人全都睡了；路丕塔進悄悄的把窗戶推開一點點，吹熄了蠟燭。她注意到安通尼亞睡在毯子的上面，就堅持叫她起來把衣服脫了。安通尼亞起身脫了她的鞋子、毛線衫和衣服，又倒回到床上糾利歐的旁邊。路丕塔接著去到丹尼葉睡覺的床邊，脫了他的褲子和襯衣，把他密密的用毯子蓋好。丹尼葉一天大部份的時間都在外頭玩，現在睡得很沉。接著她把她的枕頭從匣子裡拿出來，擱在丹尼葉和她同睡的床尾；坐下來把頭髮上的帽子取下來。在這之後她安了一把椅子抵住門，又弄平傑蘇床邊當地毯用的那塊麻布袋；最後她查看了許願燭，放了一個滑石粉罐在前面遮掉它的光線。

十一點差一刻她爬上了床。外頭的巴士已經停駛，路丕塔惟一能聽到的只有房頂上兩隻打算回窩睡覺的狗底腳步聲。

洛馬·得·夏布鐵別區 卡斯特羅家

人物表

大衛·卡斯特羅	47歲	父親
以沙別·拉密列	34歲	大衛自由結合的太太
羅蘭杜·卡斯特羅	14歲	大兒子
曼紐葉·卡斯特羅	10歲	二兒子
關安·卡斯特羅	9歲	三兒子
盧德·卡斯特羅	6歲	唯一的女兒
顧安那		女廚子
孔些普匈		女廚子的女兒
佐塞芬那		清理臥房的打雜女傭
優非米亞		洗衣婦
依連那·拉密列		以沙別的妹妹

卡斯特羅家



儘管已經是上午十點鐘了，城裡的其他部份早已忙了好幾個小時；洛馬·得·夏布鐵別區所有街道上依然闐無人跡。洛馬區是墨西哥城最富有和最貴族派的住宅區，住在這兒的人都起得很晚。在卡斯特羅家裡，父母親和小孩們都還在睡，因為學校的寒假已經開始了。只有傭人們已經起來做事，可是就算他們也沒起來多久。

卡斯特羅家是革命後在墨西哥發達起來的暴發戶典型；大衛·卡斯特羅有好幾百萬比索的資產；擁有一間大到可以在收音機和電視上做廣告的水泥公司，兩間商店和兩棟公寓房子，在阿卡卜可（Acapulco）有一間小別墅和洛馬區有一棟自己的住家。可是他們一家的生活並不像墨西哥一般上層階級家庭一樣；他們的家座落在洛馬區一個比較不是那麼富裕的地段，看來也並不豪華。高高的鐵柵門日夜關著，圍起了鋪著英吉利草和種植了花木

卻沒打理的院子和汽車路；兩層白石和水泥的建築樓下有一個客廳、一個飯廳以及廚房和浴室；樓上則除了三間臥房外還有一間浴室。

房裡的陳設都很昂貴，有的品味還不錯，有的卻很壞。除了前面迴廊有一大幅印製的瓜達羅普聖處女像外，牆上沒有任何圖畫。客廳裡散置著幾本讀者文摘和一些通俗雜誌，此外再也沒有其他任何讀物。主婦以沙別習慣要看的那些小說不是問她妹妹就是去向一個圖書館借來的，它們都堆在她床邊的一張桌子上。

他們用了三個傭人：一個女廚子，一個打雜女傭和一個洗衣婦；她們都住在房頂上的傭人房裡。打雜的佐塞芬那趁他們還沒下來吃早飯，正在打掃樓下的房間；她把傢俱移到一邊，用真空吸塵器清掃覆蓋著客廳和飯廳、從牆邊伸展到牆邊的地毯；然後小心的把每件傢俱搬回原處。她完全沒有去碰大衛給孩子們買的電視機和錄音機，因為只要他們發現這兒有什麼不一樣他們就會破口亂罵。她把那些小擺設和裝飾客廳的小塊塊切割成型的水晶石擦拭乾淨，又抹了那架這家裡沒有人彈的小鋼琴底琴鍵。然後她把安在石頭壁爐裡裝扮成像一堆木柴似的暖氣爐點上，以清除屋裡的寒氣。擺在一個桃花心木櫃子上的康尼雅克白蘭地、威士忌、甜酒的酒瓶，對進門的客人極為顯眼，她也都得擦拭乾淨。最後她把玻璃桌面的餐桌鋪上塊斜紋麻紗桌布，安置好六付第二好的銀質餐具。他們最好的一套是純銀的，上面註了D.C.兩個姓名的縮寫字母，經常都鎖起來，在特殊的場合才拿出來用；前陣子夜賊闖進屋子差一點就把它偷跑了。桌上每個位子前擺上杯橘子汁，在當中安了一瓶水仙。這樣算安排妥當了。

把餐廳打理清爽之後，佐塞芬那出去擦拭屬於老爺的那輛式樣最新的黃黑二色林肯牌摺蓬車。她幹這差事的時候特別小心，

因為這車子對大衛·卡斯特羅很重要。有一個時期以沙別也曾經有過自己的車子，用來送小孩子上學；可是後來她丈夫把它賣了，因為有車教她太容易離開家了。

在廚房裡，女廚子顧安那正和她的女兒孔些普匈說話，一邊把木瓜切成一個一個小方塊，不時突然放進一塊到自己嘴巴裡。她女兒十二歲多，皮膚黑黑的，在學校裡升了一級，很叫做母親的快慰，「我很高興，女兒，」她說：「現在不要多久妳就會在別的什麼地方做工了，我們用不著再受這些傢伙的氣了；他們以為就為的有幾個錢他們就可以愛怎樣吼我們就怎麼吼。我真討厭死這幾個小孩，這些小魔鬼，要是我有個幾百比索，我一分鐘也不會再忍受他們；他們馬上就要叫嚷著衝下樓來，但是可別讓他們對妳有什麼傲慢的舉止。」顧安那把做薄烤餅的奶油醬弄好，把烤餅用的鐵盤擱上白糖瓷的煤氣爐上，將它熱起來以備做早餐之用。她從冰箱裡拿出白脫油和楓糖漿，從碗櫃拿出一瓶橘子果醬，教孔些普匈拿去放到餐廳的桌子上。

在這屋子的房頂上，洗衣婦優非米亞正在洗卡斯特羅家每天都要搞髒的一大堆衣服，在優非米亞剛到這家來做工的時候，這家人所擁有衣服數量之多和每日換洗之勤都教她吃驚。房頂上的大水泥陰溝，加上自來水和現成鑄好的洗衣板也都教她印象深刻。在她的家鄉，女人們得聚在河邊，拿長條的粗肥皂用力搓衣服，還得拿起來朝石頭上擯，又拍又打，一邊彼此玩笑和閒話說個不停；比起在這兒要愉快多了。這兒雖說進步，實在教人覺得孤單。她之所以留下來，為的是薪水還不錯、吃得比以前好、並且還有床睡（和打雜女傭一起）。她在村裡卻睡在泥地的草蓆上。

十一點時廚房的一只鈴響了兩聲，表示老爺已經起來準備好

下樓吃早餐了。平常放假的時候他們會稍稍起的早一點，差不多是十點或是十點半；不過大衛昨夜回來晚了——事實上是清晨五點，而以沙別也著了涼頗有在床上多耽一會兒的意思。在學校上課的日子，以沙別得六點半起來催促孩子開始他們的一天。他們分別就讀在三個不同的私立學校；他們三個早餐、午餐和學校巴士來的時間加上大衛不受影響的例行公事，是蠻夠以沙別有一上午和一下午的事可忙的。

剛才的鈴就是主人臥房裡以沙別在和丈夫同睡的雙人床上拉響的；在他們處得還不錯的時候，他們就用雙人床；只要一吵架，大衛就叫人把雙人床搬到地下室，換上兩張單人床上來。這臥室很大，陳設華貴；地板上蓋著厚厚的地毯，床上則鋪的是金色的緞子；還有一只鍍金的十字架掛在床頭上面。

「矮冬瓜，」大衛對他太太說：「昨晚我回來的時候覺得妳熱熱的，妳是不是發燒了？」

「我不曉得，」以沙別回答說：「不過我從昨天晚上就覺得不舒服，現在我要去把孩子叫起來。聽著，幹嘛你昨夜那麼晚回來？又有一個派對？」

「妳又要開始那樣了？我曉得我自己在幹什麼那就夠了，妳用不著發牢騷，我們不是協議過的？」大衛不慌不忙的說著；像平常一樣，他仔細的咬著每個字，對母音尤其誇張。他以能講一口上流階層的話自傲，不過當他一發脾氣土話和粗話就立刻會脫口而出，顯露他低階層的出身。

「好吧，不過那也太過份了；你對孩子們是個可怕的榜樣；這就是他們所以不尊重我的原因。」

「他們不尊重妳是因為妳不懂怎麼駕馭他們，妳的心機那兒去了？我在的時候他們都乖得像綿羊一樣。」

「是嘍，你有一種非常特別的心機。」

「妳什麼意思？妳是說我在我子女眼中是個食人巨妖？」大衛提起了嗓門叫了起來。

「我沒那麼說；不過他們之所以怕你是因為你可以取消他們好多東西，而且你是男的。可是你不在家的時候呢？你應該訓練他們服從我。你一點都不曉得他們給我多少麻煩，特別是羅蘭杜，他從來不把我當他的母親。當然囉，他們明白我們兩個人當中是怎麼回事。」

「看哪，」大衛說：「趕快閉嘴，要不然我們又得像過去一樣到頭來打上一架，真叫我噁心；我希望在我們這該死的屋子裡多少有點安祥；妳不是為鈔票爭就是為了我回來晚了或者什麼別的吵，妳老是有東西好發牢騷的。」

以沙別不開腔了；她站起來穿上一雙玫瑰色的絲質拖鞋，在粉紅色半透明的尼龍睡袍外面套上一件鑲著花邊的西班牙泡泡紗的晨褸。三十四歲，已經做了四個孩子的母親，她看起來仍然年輕漂亮；纖細的身段，小骨架，膚色很淺，棕色的大眼睛配上板栗色的波浪頭髮。她對自己的容貌和衣飾都極盡挑剔之能事；她吃起東西來又極為小心，因為很容易發胖；始終努力不懈保持自己的年輕，從來也不告訴人她真實的年齡。

以沙別去到她女兒房裡，女兒已經醒了一個多鐘頭，正在安靜的玩著她的洋娃娃。一會兒以前她曾爬起來到她父母房裡去，可是一聽到他們吵嘴她就又爬回到床上。盧德的房間雖小了一點，卻也陳得極豪華：地上有地毯，小床上面是彈簧床墊；還有一張都是抽屜的五斗櫃台、一個衣櫥、一張床頭櫃以及二把小椅子。此外還有一個盧德放她精緻玩具的壁櫥。當母親一進來，這孩子開始在床上跳上跳下。

「好媽媽，昨晚我夢到好多小天使繞著一大堆雲彩飛來飛去哩！妳幹嘛不早些來看我？」

「我跟妳爸爸在講話，孩子，妳幹嘛不自己起來？來，穿上妳的晨褸和拖鞋，我們下去吃早飯，已經很遲了。」

「我剛剛大聲叫佐塞芬那，可是她沒有來；我要她給我送一點水來。」

「好了，起來，娃兒。我一下就回來；我順便去看看妳那幾個哥哥，看他們醒過來沒有，他們太安靜了；不曉得又在淘什麼氣。」

恰在這時傳來一聲哭叫。

「那是小胖，」以沙別說：「他們一定打了他。」她跑到男孩的房間看到他們正在打架；枕頭和毯子摔滿一地，而最小的兒子關安則坐在角落上大聲哭叫。

「怎麼回事兒，寶貝？」她問道。

「羅蘭杜打我，他在我背上打得好重。」

「對呀，我打他又怎麼樣？」羅蘭杜說：「不過問問他為什麼就行了；來呀，懦夫，娘娘腔，告訴媽媽我為什麼打你。他打開了我的禮物，要不是給我看見他就會把它拿出來了。他是個雜種，他敢拿！」

「亂說，亂說，」小男孩哭得上氣不接下氣。

以沙別給弄得不知所措，不曉得聽誰的好；於是轉向曼紐葉，他戴了一具助聽器，因為他耳朵重聽。

「告訴我，兒子，你是最老實的一個，是誰不對？」

「看哪，媽媽，真的是小胖跑去把禮物打開；我們還在睡覺，他靜悄悄的起來把所有的禮物都打開來看。他把自己的打開以後就開始拆開我們的；可是教羅蘭杜看到了，他跳起來揍了

他。小胖是個偽君子，才沒有打得那麼重哩！」

以沙別走到壁櫥前面，發現真的有好幾個匣子散在地上；其中的一只給打開了，可以看到裡面放的是一件紅色的毛線衫、一件汗衫和兩條牛仔褲；另外一只則拆開了一半。她回到已經哭得小聲一點的關安旁邊。

「好了，好了，兒子。可是幹嘛你要這樣呢？我辛辛苦苦包好的禮物，你現在就等不及。甬叫了，要是你父親聽到了他就會過來把你們全都揍一頓。他心情不好，要是一生起氣來就會不給我們錢買聖誕樹了。」

「對呀，弟弟，」曼紐葉說：「甬鬧了，要不然無辜的人就跟著做壞事的人一塊兒倒霉，爸爸會向我們大家洩憤，不然等著瞧，他要不讓我們玩他給我們新買的火車了！」

三個小孩一下全都在他們床上靜了下來，不再說話；這房裡除了三張床外還有兩個衣櫥，兩個五斗櫃，三張鋪了軟墊的椅子和一把安樂椅。地上則因為他們行動太粗野不能用地毯，鋪的是油毛氈地板。壁櫥裡則胡亂堆著各式各樣的玩具。

大衛·卡斯特羅從床上爬起來時已經十一點半了；他的絲質睡衣外面罩著一件紅色燈心絨的睡袍，把腳踹進皮拖鞋，進到浴室鎖起門洗他每天例行要洗的澡。不一會，他叫著以沙別說肥皂沒有了；以沙別遞了一塊他買來給自己專用的英國薄荷香皂給他。以沙別自己用的也是一種特別的香皂，她把它們擱在孩子拿不到的地方。

以沙別下樓要到廚房去監督早點的預備工作；盧德緊緊牽著她的手跟了她一塊兒；小女孩穿的是一件毛質的晨褸，裡頭是法蘭絨的睡袍，腳上則趿著一雙紅毛氈的兔子拖鞋。她今年才六歲，是個漂亮又聰明的小孩，跟她的母親特別親暱；是父母雙方

的寵兒。大衛對他的這個小女孩總是溫柔的，因為他一直想要一個女兒；一直到盧德生了下來之後，他才開始補貼他太太每個月的個人花費。

在廚房裡以沙別對廚子說：「讓我看看薄煎餅的奶油醬。妳怎麼搞的，顧安那？我每天都教妳怎麼搞而妳總是搞得太厚了；妳什麼時候才學得會？唔，味道倒還不錯。看哪，應該是這個樣子。」以沙別又加了一點牛奶到奶油醬裡；顧安那在一邊注意的看，因為她曉得她的女主人做的一手好菜。「烤餅鐵盤是不是熱好了？」

「是的，太太，全準備好了。對不起，我想奶油醬像這個樣就成了。我保證以後不會再那樣了。聽著，女兒，」她對孔些普甸說：「去叫佐塞芬那下來，先生要下樓吃早飯了。」

孔些普甸跑上了樓，幾分鐘後和佐塞芬那一起下了來；她推開廚房和餐廳之間的彈簧轉門，以沙別帶著盧德緊跟著她走到餐廳察看餐桌。她一見到每樣東西都安排妥當，就又回到樓上走到男孩們的臥房；幾個孩子也還都穿著睡衣，又吼又叫從這張床跳到那張床；儘管他們母親過來一個一個叫他們的名字，他們都絲毫沒有停止。最後她回到自己的房間帶著一條舊皮帶回來；小孩一見到她手裡的皮帶立即就停了下來。

「快，孩子，你們父親馬上要從浴室出來了，要是他看到你們這個樣子，他就要光火了。」

他們套上拖鞋和晨褸，叫嚷著一溜煙跑下了樓。最小的關安不顧以沙別的阻止，跨上欄杆往下直溜。盧德則仍然緊挨在她母親身邊，小手拽緊媽媽的晨褸。

「洗乾淨你們的手啊，」以沙別在樓梯頂上對孩子們嚷道。「等到我下來我要你們在桌邊坐好，準備妥當等你們的父親下

來。」

這時大衛出了浴室；他已經修整好唇上的小髭，同時把鬍子也都刮了（他用的是電剃刀），現在正散發出他中意的雅禮牌古龍水的氣味。他已經把長長的頭髮仔細的梳好，蓋過頭上的一塊禿頂。在臥室裡，以沙別已經把他的內衣褲攤好在床上；不到五分鐘他就穿著好了；下身一條珍珠灰的西裝褲，上面是一件藍色的運動衫，外套一件，蘇格蘭粗呢夾克；腳上則穿的是麂皮和牛皮的皮鞋和藍色條紋的短襪。最後把以沙別小心摺好的一塊白色手絹放在夾克的前胸口袋。

大衛·卡斯特羅已經是四十七歲的人了，他以穿著得年輕來掩飾他的年紀；長得不高約五呎五吋，皮膚黝黑且滿是疙瘩，可是頭髮還沒白，而且健壯又有活力，儘管算不上瀟灑，倒還滿有吸引力的。他的衣飾大多昂貴卻嫌過於花俏俗氣。穿了蘇格蘭粗呢夾克，有時他還在裡頭套了件淺色的高圈領毛線衫，外加兩種顏色的麂皮鞋和珠寶手飾。他對給自己花錢是挺大方的，他有好幾打的成套衣服和夾克以及許多雙鞋子；在臥室的衣櫥裡都幾乎吊不下了。

大衛和以沙別分別牽了盧德的一隻手開始步下樓梯；「聽著，老頭，」以沙別說：「幾個男孩要我們給他們裝棵聖誕樹，現在已經十八號了，他們一直吵著要我給他們弄。」

「好呀，幹嘛妳沒給他們買？」

「因為我沒錢啊！你以為家用的錢還夠買那個？每件東西都好貴，特別是在這附近；來，不要吝嗇，給我最少五十比索。」

「五十比索？妳打算去買五十棵樹啊？」大衛說著笑了一下。

「五十棵！自從他們禁止砍樹以來，有樹的都賣得好貴，價

錢高得緊。」

「少再煩我，待會我會給你錢，我們先吃早飯，我餓壞了。」

「爸爸，」盧德說：「不要小氣，我的表哥表姐他們都有樹，就是我們什麼都沒有。那好漂亮喔！有好多小燈燈和小玩意兒。依連那阿姨放了一顆大星在樹頂尖；她說那個就是三王的星星，而且要是我們不放顆星在樹上，聖誕老人是不會來的。」

「誰是聖誕老人？」她父親問。

「聖誕老人？你不曉得他？」

「唔，在我小時候來的就只有三王，我幾乎連一件禮物都沒從他們那兒得過；當然囉，因為那時我那麼窮，連鞋子都沒得穿……」

「噢，爸爸，」羅蘭杜說：「你不會真的沒鞋穿吧！」

「當然沒有，你以為每個小孩都像你一樣有那麼些東西啊？所以你不曉得珍惜它們。你看，你一點都不當心那列電氣火車，花了好多錢呢！」

「它花了你多少錢，爸爸？」曼紐葉問。

「有什麼不同？反正很多錢，對不對，老妞？」

「我不知道，」以沙別說：「你什麼時候告訴過我什麼東西的價錢？」

「好了，好了，讓我們吃早點。」

大衛·卡斯特羅為自己的白手起家，從貧民窟一手打出天下的事實感到驕傲；他從來不放棄任何一個提醒他小孩他曾經有多窮的機會。他和他的兄弟生長在墨西哥城最壞的地方；由他們開了一間窩子的母親養活。大衛對他的父親完全沒有印象，可是從他母親和阿姨談到他時，所用尖刻仇恨的話語中，他得到了一個生動的形象。他的父親曾經遺棄了他的正式太太和兩個女兒來和

大衛的母親同居；可是當革命爆發，他就跑去參加戰鬥，從此就下落不明。大衛的母親一個人給落下，身無分文；在戰爭中為了養活孩兒，她只好轉向那唯一對她敞開著大門的齷齪行業；於是大衛就在娼妓、罪犯、酒鬼和癮君子的當中長大。

他的母親是自我犧牲和慈愛的，對兒子很是溺愛；她一直把大衛哺乳到五歲大；有一次他笑著對以沙別說他多麼渴求她的胸脯，要是她不立即答應他，他就會管她叫婊子養的。她同時使得大衛完成了六年的小學教育，這點也是像大衛那樣階層的小孩不尋常的特權。可是他卻痛恨她謀生的方式，一直未能克服住自己對她的恨意。

有一個短時期他曾經是一幫無賴中的一員；靠出租舞女賺錢，並且吸毒；後來他放棄了這種生活，自己跑去跟一個木匠當學徒。他精力充沛且有野心，漸漸發跡起來。不久他開了自己的木工作坊和木材店，僱用他的兄弟和母親幫忙；慢慢的他以生意合約為基礎在銀行建立了信用而擴大了經營。不過一直到他的兄弟——後來因為過量服用大麻煙致死——不知道怎麼搞得弄到一筆數目頗不小的款子，借給他使他打入水泥生意以後，他的好運才真正來到。以沙別疑心大衛的兄弟不是偷就是靠賭博才弄到那筆錢的，因為在這之前他經常一文不名。

隨著大衛生意的興隆，他試圖要滿足他在知識方面的雄心，遂擔任了一個撰寫廣告詞的兼職。他喜歡自己這個新角色，因為對他的文字修養方面有幫助，可是一當他證實了自己在這一方面的能力之後，他就辭掉了這個兼差，將他的全付精力投到自己的生意上；在這方面他那種與寡廉鮮恥僅有一線之別的活力、膽識和精明幫助了他成功。

十二點，一家人在桌邊坐定；以沙別搖響一個小銀鈴，佐塞芬那——她是站在桌邊侍餐的——捧了一盤薄煎餅過來。

「媽媽，」盧德說：「我只要一塊。」

「妳媽媽給多少妳就得吃多少，娃兒，」她父親說。「我不懂你們大家為什麼對吃的都那麼挑剔。實在應該教你們嘗嘗真正饑餓的味道。」

「我敢說你不知道，爸爸。」曼紐葉說。

「為什麼我會不知道？你以為我一向都是有錢的啊？我把我自己提升到今天這個地步，可是那意味的是巨大的艱辛勞作。不過不管怎麼樣，我都經常帶錢回去給我母親；而且我從來沒有像你們對你們母親一樣的頂過她嘴。現在都給我閉嘴，好好靜靜的吃。你，關安，你以為刀子和叉子是做來幹嘛用的？你沒有把叉子啊？你為什麼用手把煎餅撕開？」

「因為曼紐葉把我的叉子藏了起來。」

「他亂講，爸爸，」曼紐葉說：「這個愛哭鬼什麼都抱怨，我們連一根手指都不能碰他，因為他會拼命叫。」

「那是因為你們兩個那樣子對付他，」以沙別插了進來。「你們老是招惹他。」

「亂講，媽媽，」羅蘭杜說：「他只是一條害蟲，你說是不是，龔子？」

「不准那樣叫你弟弟，」以沙別生氣的說：「他不是龔子，而你沒有任何權力招惹他；閉起嘴，吃你的。看哪，你把糖漿灑到桌布上了，豬！你好像從來沒有在桌上吃過飯的樣子。」

大衛說：「別理那幾個男孩，以沙別，妳自己也要吃；可別再告訴我妳要減肥，在到了妳這樣的年紀，」他吃著對他的孩兒們眨眨眼。「什麼辦法都不能保持苗條的。」

「哦，當然囉，」以沙別回答道：「對你我是老了，可是也別以為你自己是什麼小雞。何況，我對別人可不見得太老。」

大衛大聲的笑了起來，接著安祥的吃了許多薄煎餅。自從五年前以沙別從附近一個超級市場買了一匣薄煎餅混合粉回來之後，這就成了這家裡的制式早餐。大衛已經不再想念包括玉米餅、豆子和紅蕃椒的早點了。像墨西哥所有的中產和高等階層的成員一樣，他是對所有美國式東西的一個大崇拜者；毫無遲疑的把來自那兒的許多標準和習慣當做比自己所有的東西更優越而全盤接收下來。事實上，像聖誕老人、聖誕樹和薄煎餅等等，這些一直到最近對墨西哥人還是那麼陌生的東西，卻已迅速的成為墨西哥社會這一部份人士的「傳統」了。

佐塞芬那站在以沙別旁邊等候使喚。

「聽著妳，笨蛋，」關安對她說：「給我再拿點熱煎餅來，甬老站在那兒像個白癡一樣。」

「你看這些孩子像什麼樣，大衛？」以沙別說：「他們誰都不尊重。」

「由他們去，女人。那是我們付了鈔票的。」

佐塞芬那轉身就往廚房去，可是她的哭聲仍然隔著門傳了過來；當她捧了一盤薄煎餅回來的時候，她的眼睛還是濕的。她把盤子放在以沙別旁邊就轉回廚房去了。

幾分鐘沒人講話，突然盧德哭叫起來，每個人都嚇了一跳。

「怎麼了，娃兒？」大衛問。

「羅蘭杜在桌子底下踢我，爸爸，」她說著哭了起來。

「不是那樣的，爸爸；我伸出我的腳無意中碰到了她。」

「無意！」以沙別說：「我不曉得這個孩子到底怎麼回事兒，你會以為他給魔鬼附了身；他就是不會停止搞東搞西，對什

麼人他都不會顧慮。」

「啊，媽媽，別那樣子；不是那樣，不是那樣。」羅蘭杜急躁的說。

「好了，你們全給我閉嘴，你們要教我生氣了，」大衛說：「要是你們還製造麻煩，我就把火車收回來，所有的聖誕禮物也都『再見』了。」

「你就正應該這麼辦，老頭，」以沙別說：「讓我們瞧瞧這些小鬼們會不會懂。可是你老是光威脅……」

「他們會見到這次不光是威脅威脅就算了；只要妳告訴我，他們怎麼調皮就有他們好瞧的。」

曼紐葉這下開了腔：「不要，爸爸！這不是我們的錯。妳看，媽媽？要是我爸爸把火車收回去了就是因為都是妳搞的，妳真下流。」

「你聽到他們怎麼對我說話了吧，大衛？他們一點也不尊重我；除非我用皮帶抽他們！你們看著好了！」

「不要，不要，媽媽，不要就去拿皮帶，我們又不是畜牲。」

大衛吃完了早點，上樓去刷牙，幾分鐘之後又下了來。

盧德已經不哭了，現在哼著鼻子跟她父親說：「爸爸，聖誕老人是不是要給我帶個娃娃屋來呢？我就是想要那個；可是不曉得他會不會。」

「會的，我的小心肝，只有妳曉得怎樣舉止，不像那些魔鬼一樣。我等一下給妳寫封信給聖誕老人，教他送一間娃娃屋給妳。可是為什麼妳自己不寫呢，甜心？妳會的呀！」

「是呀，爸爸，我會是會，不過寫得太潦草，最好還是你寫。」

「好的，好的，我們再看。」

電話鈴響了，離電話最近的曼紐葉馬上接了起來。

「喂，誰呀？妳的電話，媽媽。」

「是誰？」

「依連那阿姨，她要妳趕快過去她那兒。」

以沙別接過聽筒；大衛抱著觀望的神情等著，孩子們在他的示意下都靜了下來。

「喂？是我……那是曼紐葉……不，我們現在正在吃早點，不過快吃完了。……當然我要妳的車子……不，不會用得很久。我正打算進城去給娃兒買幾雙靴子和一條褲子……不錯，要是妳跟毛里西歐出去，妳還要車子幹嘛？他帶妳去也會送妳回來……好，好，當然，我給妳裝滿汽油。我那一次還妳車的時候把汽油用光過？……沒問題，就這麼說定了，我最遲一個鐘頭以後過來取車……聽著，娃兒怎麼樣？……喔，多俏呀！不過他好點了，是不是？妳現在餵她的是什麼牛奶？……唔，不過是妳自己給他沖調，對不對？」

「聽著，老妞，」大衛打斷了她：「掛起來，反正妳不到幾分鐘就要去看她了。」

「沒有，沒有什麼事，」以沙別繼續著，「大衛正要出去，不，不，我不打電話給妳了，我們馬上就要碰頭了……唔，要是妳在我到以前離開，妳就把鑰匙交給柏塔，沒問題，好的，再見。」

以沙別掛起電話；一家人都出到院子去送大衛走。

「快哪，矮冬瓜，」大衛說：「已經十二點半了；我到辦公室要晚了，他們又多是一窩懶貨，要是老闆不到他們就根本不做事。」

「你擔心個什麼鬼？你兒子不是早就到那裡了？」以沙別提

到的是大衛前妻——他們「自由結合」的相處了很短暫一個時期——的兒子。大衛從來沒有養過他或者他母親；不過當後者死了以後，他給了那孩子一個差事總算是幫了他點忙。

「是呀，我的小女人，就算是他也靠不住。隨便誰都是張著眼兒看有什麼好從你身上撈一把的。再見，孩子；對你們母親乖一點，要不然，聖誕老人就不會來了。」

「爸爸，」曼紐葉說：「今晚你帶不帶我們去看電影？我想去看『神秘行星』。」

「再說，再說；要是我回來得早的話。」

「啊，好啦，可別教我們失望，」以沙別說：「你說過昨晚帶我們去的，可是看看你弄到什麼時候才回來，好啦。」

「好啦，爸爸，好啦。」孩子們齊聲嚷道。

大衛爬進汽車，以沙別叫羅蘭杜：「去打開柵門，鑰匙在那邊的花盆裡。」然後轉過身對她丈夫說：「聽哪，你回不回來吃中飯？」

「我想會。為什麼？噢，我曉得了，因為妳要出去……」

「不是，不是那個關係。因為有的時候我們一等再等，而你根本就不回來。我要出去，不過只在附近。我要把娃兒帶著，把羅蘭杜留在依連那家，因為要是他們全留在家的話，那就有好戲看了。」

「沒問題，回頭見，別了，矮冬瓜。」大衛把頭伸出車窗親了他太太的面頰。「規矩點，嗯？」

「我一向規矩，你在想什麼啊？」

大衛把車子倒向柵門；他神色自若的開著車，一會兒就在街角消失了。以沙別站在那兒朝她丈夫離開的方向望。她的丈夫一直令她困惑；說真的她搞不清楚他到底愛她還是恨她。有的時候

他快活而深情，「甜到把我要一口吞下去。」可是別的時候他則近乎殘忍，以貶損她為樂。他教她向他乞討鈔票，他用小小的挑釁來恐嚇她，在她面前自詡是風流倜儻的唐·璜（Don Juan）。甚至有一次他教她給他注射一針針劑，她發現那是睪固酮，用它來刺激自己性能力的一種男性荷爾蒙。由於他一個月只對她有一次性行為的要求，她明白他之打這一針必然是「使他和在情婦在一塊的時候更有男子氣概」。這下她真是氣得不得了，一針戳得太重，結果針頭斷在肌肉裡頭，結果只好開刀取出來。

以沙別抱怨大衛從來什麼事都不和她商量；他總堅持自己一定是對的，而她的意見連聽都不值得聽。「他從來不把我做好的事情算做我的功勞，他也從來不教我感到安全。」只要她一對他個人或者生意上的事情表示興趣，或者對他表示柔情的時候，她準教他給碰了釘子回來。「他四週好像都圍繞了誰也不可能滲進出的高牆。」

以沙別覺得大衛想把她從她喜歡交往的人們當中隔離開來。在過去他們經常邀請客人來他們家吃晚飯或者參加派對；在這樣的場合經常有人要求以沙別表演彈吉他。「可是，」她說「大衛就是聽不得人家恭維我，所以不高興再有什麼派對。」她已經不能不把她所有的朋友都放棄了，除了自己的家人誰都不去拜望。她經常去看電影，而且上街買東西買的極勤。到現在已經有好多年沒摸吉他了。

大衛和他大部份是生意人或政客的朋友外出的時候，偶而也會帶著以沙別。他喜歡上夜總會和昂貴的餐館，對為大家付帳的事毫不在意。以沙別曾經見過他一晚上花掉兩千比索。同時他對他最喜歡的鬥牛和足球，打起賭來手面也很大；和朋友在一起他就喝得很兇，變得吵鬧而且好生事端。他喜歡角力；有一套可以

將對手緊緊抱住從地板上舉起來的把戲，常拿它來顯示他的臂力。有一次就這樣弄斷了一個朋友的肋骨。

以沙別曾經有一個時期想改善大衛的儀態和趣味，「教他文明化起來」她這樣形容。儘管她自己也缺乏藝術的素養，她卻喜歡藝術，而且促請她丈夫帶她去聽歌劇和上劇場、或者參加音樂會和畫展。然而，這一類「文明」的休閒活動卻教大衛厭煩，不多久他就把這些都中止了。

以沙別注意到羅蘭杜已經把柵門關上，就回到屋裡去了。她對另外兩個兒子說：「看哪，孩子，到後院去玩；好讓我有空交待午餐和整裝。」

「媽媽，妳要出去啊？」關安問。

「是的，小胖；不過我只帶娃兒一起去；你和曼紐葉得靜靜就在家裡。」

「不要，媽媽，為什麼妳要帶了娃兒一塊走？帶我去，妳扯謊，因為妳也要帶羅蘭杜一起出去。」關安開始哭了。

「住嘴，關安；你要教我生氣了，那麼我就一本連環圖畫都不帶回來給你；不要鬧，陪著你哥哥去。」

關安上樓回他房裡去換衣服，因為他身上還穿著睡衣。以沙別忽然記得幾個男孩都還沒換衣服，就在樓梯下叫道：

「羅蘭杜！曼紐葉！我要你們在穿衣服之前都洗個澡，不過當心可不要亂搞，否則教你們好看。你們一個一個來，這樣才不會把浴室搞得天翻地覆。」

接著她朝廚房叫道：「佐塞芬那，快來。」傭人們正在吃早飯，可是她立刻就來了。

「聽候吩咐，太太。」她說。

「妳把幾個男孩的衣服都準備好了沒有？我非得老盯著妳們不可，否則妳們就什麼事都掉以輕心。」

「準備好了，太太；他們所有的衣服都擱在床上面了。我照妳說的把它們攤開放好——內褲，內衣，襯衫，短襪和褲子。每樣都在那兒了。」

「好，回去吃完妳的早點，就可以趕快打理屋子了。我等一下要出去，我要妳給我燙幾件衣服。」

「現在就告訴我要那幾件，太太；因為等一下要是沒弄好妳就會罵我了。」

「什麼話！我要那件我妹妹借我的綠格子裙和那件黑色的高領毛線衫。燙的時候當心點，可別又像上次那樣把我那件白罩衫的領子整個燙焦了；沒有用的東西。」

「不是我搞的，太太！」女傭說著幾乎落下淚來。「是優非米亞；她把燙斗燒得好燙，因為她和顧安那講話沒有注意。」

「那為什麼妳不告訴我？」

「因為她記仇記得好厲害；她說要是我告訴妳什麼話，她就要往我的鼻子給我一拳，我怕她；她那麼壯。她是個印地安人哩！請不要告訴她我跟妳講了，因為……誰曉得會怎麼樣。」

「甬擔心，」以沙別說：「不過妳一定得把這些事告訴我，否則我怎麼會曉得是誰做了錯事呢？」

「因為我是新來的，她們什麼事都怪到我身上。」

「去吧！把每樣東西都搞好了就來告訴我。去叫顧安那來我好告訴她中飯吃什麼。」

佐塞芬那回到廚房去了。盧德已經在鋼琴前面的凳子上坐下，用她的小手指試彈了幾個琴鍵；以沙別撫撫她的臉。

「妳喜歡鋼琴噯，娃兒？要不要像妳表親一樣也去學？」

「不要，媽媽，那個教鋼琴的罵人罵得好厲害。」

「可是妳曉得不，女兒，那樣妳就可以給妳爸爸和阿姨好好的彈奏曲子哩；妳現在年紀小可以學得很快，現在沒有及時學，妳以後要後悔的。」

「不要，不要，媽媽，我不要學。羅蘭杜會揍我，因為他說鋼琴是他的；我爸爸買給他的。前兩天他就揍了曼紐葉，因為他在上面彈。」

顧安那進來了。「佐塞芬那告訴我妳叫我，太太。」

「是的，我要妳告訴我妳打算中午做些什麼菜。」

「啊！太太，得妳告訴我呀。我什麼都不曉得，孩子們什麼都不喜歡，有的時候還把食物摔到我身上；妳得告訴我妳們愛吃什麼。」

「聽著呀，做一些蔬菜湯、白米飯、香蕉餅；麵包粉炸肉排再澆上紅蕃椒醬，再做一盤萵苣沙拉。」

「餐後的甜點呢？」

「我會在路上帶點冰淇淋回來。」

「妳要出去啊，太太？可別把所有的孩子都留在家裡。他們馬上就會打起來，一點都不聽我們的話；有的時候甚至還踢我們。帶他們跟妳一塊去吧；總有一天都有事情在他們身上發生的，我害怕。」

「用不著妳擔心，女人，去把妳自己的工作做了。我只是出去一下下，馬上就會回來；這兒只有曼紐葉和關安兩個就在家裡。趕快去，不然午飯要來不及了。」

「妳曉不曉得，太太，我想妳最好在前一天晚上把要吃什麼告訴我；那麼在你們起床的時候，我就可以到超級市場把所有要的東西都買回來；否則，做事都要那麼匆匆忙忙的。」

「好的，我會那樣。等一下把我給你那張五十比索票子的帳單報給我；慢慢走，嗯？」

顧安那回到廚房。恰在這時樓上爆發了一場騷亂，跟著傳來了嚎啕的哭聲；以沙別衝上了樓梯，一邊喊道：「這下，曼紐葉，看又發生了什麼事。」

上到樓，她發現幾個男孩把自己給反鎖了在浴室裡；她敲了門可是沒人來開；她敲得更用力，同時嚷道：「要是你們不開門你們就慘了，你們這些該死的孩子！你，羅蘭杜，把門打開；要不，全都算你的。」

她用拳頭槌打著門；最後門終於打開了。她看到浴室的地上成了個水池，而曼紐葉光溜溜的坐在一個角落上哭。

「發生了什麼事？誰打你了？告訴我，兒子。」以沙別說。

「是羅蘭杜，媽媽。他打我因為我不給他肥皂。」

「是啊，媽媽；不過他把肥皂丟到我眼睛裡，又不讓我在蓮蓬頭下沖洗，接著推我跌了一跤。」

「我不是告訴你要一個一個的洗？你們看吧。」

以沙別這下火了，拿出皮帶抽了羅蘭杜兩下；那孩子則怒形於色的開始小聲咕噥起來。

「聽哪，媽媽，」關安說：「他在頂你的嘴。」

「打小報告，碎嘴子，老太婆；他亂講，媽媽，我什麼都沒有說。」

「好了，好了，老天開開眼喔，」以沙別說：「你們一個都不愛我，你們要把我給逼死；我真不曉得怎麼忍受你們；你們每天都教我短幾個月命。可是你們看著好了，明年你們全都要給送去住宿學校；那就是你們這些壞行為的懲罰。我再也受不住你們了。你們走著瞧好了。我限你們五分鐘擦乾身體回到自己房

間。」

她生氣的把門甩上回她的臥房去，一邊大聲說道：「是啊，這些小雜種有他們父親給樹立的榜樣怎麼會尊重我，無恥的守財奴！每樣他給我的東西他都會不舒服。我情願自己死掉算了，反正這些小鬼馬上就要把我趕盡殺絕了。我現在多少還能掌握他們；可是再過些時候呢？他們隨時可以見到他怎麼對待我。從來沒有停止過追女人！他甚至還教他自己的兒女見到他和別的女人在一塊；這就是他們之所以不尊重我的道理。」

以沙別想到在三年以前，有一次她丈夫帶情婦去阿卡卜可時連孩子也都帶了去；一天夜裡羅蘭杜溜下了床偷看他父親，當他見到自己的父親和別的女人在一塊兒睡覺，他即刻反應，用全身的力氣把臥房門甩上，使得裡頭的鏡子給撞成碎片。他父親盛怒的爬了起來，用一條皮帶鞭在他身上永久留下了皮帶扣子瘀傷造成的疤痕。以沙別一見到孩子身上的傷疤，就逼著他講發生了什麼事；而他在以沙別答應不告訴他父親的前提下才肯講出來。接著以沙別就寫了一封假的匿名信寄給自己，裡頭說的就是他丈夫在阿卡卜可的放浪行為；她接到信之後就拿去給大衛看。兩個人大吵了一場；結果大衛還是沒有放棄他的情婦。

五分鐘差不多到了，三個男孩陸續出了臥室；每個人都在腰間圍了條毛巾。他們直接回到自己的房裡開始穿衣服。

「要是你們不在我給娃兒洗好澡前把衣服穿好你們可就麻煩了；時間要不了多久，因為我自己不洗，趕快！」

在以沙別給娃兒脫衣服時，那孩子試著安慰她母親：「甬生氣，好媽媽；告訴爸爸好教他懲罰那幾個男孩。寫信給聖誕老人教他什麼東西都不給他們。不過妳別生氣，那樣對妳不好；要生病的。來嘛，親我一下，不要生氣，媽媽。」

「沒有，女兒，我沒生氣；只是那些該死的孩子把我逼瘋了。」以沙別把娃兒抱起緊靠自己，意識從孩子得到的極大安慰。她是她的兒女當中唯一看來正常、討人喜歡而不教她惴惴不安的；其他的三個則既無禮又撒野，還加上殘忍；不但對彼此是這樣，對他們的母親和妹妹也不例外，對幾個傭人則更甚一籌。在學校裡頭他們都是壞學生和問題兒童。羅蘭杜和曼紐葉都已經教好幾個學校給退了學。羅蘭杜才十四歲，已經開始養成一種娘娘腔的奇癖；他現在學校的校長曾警告以沙別帶他去看心理治療醫生。可是大衛卻不認為情況嚴重，斷然拒絕和任何人討論家裡的事。他說心理治療醫生只會教人變得更加癲狂，只有呆子才去向他們請教。他認為自己可以完全不靠其他人的助力就好好掌握住他的孩子。

以沙別用一塊泡沫乳膠給娃兒洗澡，在蓮蓬頭下把她沖乾淨，用兩條厚毛巾擦乾她的頭髮和身體。毛巾都存在浴室旁邊的一間壁櫥裡頭，在那兒還儲存著被單和浴巾、肥皂、成卷的衛生紙以及其他的清潔衛生設備。接著她用 Helena Rubenstein 牌的洗潔劑揩拭小女孩，又撒上爽身粉；最後把她給包在浴袍裡，自己回到臥室去給她拿衣服。先穿上件毛質的小內衣，然後是滾了花邊的童褲，一條藍色的套裙也鑲了花邊和一件有五彩繡花的棉質上衣；藍顏色的短襪剛好配上衣服，腳上的鞋子則是白的。接著，以沙別用把尼龍髮刷刷了刷她的頭髮，又把它梳好。盧德在她媽媽給她梳著頭的時候，兩手推著要避開；可是以沙別卻溫柔的抱著她，慈愛的對她說：「不要動，娃兒不要動；要是妳不教我梳，我們就會來不及了，妳不曉得我們要出去而現在已經不早了？」

「我要跟妳一塊去啊，媽媽？」

「當然囉，我的娃兒，除非妳情願和妳的表妹就在一起；不過妳阿姨要出去她一定會帶了婁巴沙一塊，因為妳姨丈不高興把她一個人留在家裡，而那奶媽也不見得很聰明。」

「是的，不過要是依連那阿姨在家，我可不可以和她就一塊？我要像前幾天一樣跟洋娃娃玩。」

「可以，我漂亮的小東西，可是現在安靜下來我好準備好。」

關安敲著浴室的門。「我們都好了，媽媽。」他說，「我們要到前院去一下，可不可以騎腳踏車？」

「可以，可以，隨你們愛去那兒就去那兒；只要讓我安靜個一分鐘；不要跑太遠，因為我要不了半個鐘頭了。」

男孩們往樓下直奔，也就是說，除了關安；他試了幾次，最後成功的用肚子在扶欄上往下滑，頭朝下。他們打開進院子的門，一邊跑著又嚷又叫。當他們跑到進房子的鐵柵門邊時，以沙別從樓上的窗戶望著他們叫道：

「當心啊，工人昨天才把門修好。別再把它給又推倒了。你呀，羅蘭杜，把它稍稍抬起一點，教曼紐葉小心的打開。」她看著他們小心的把腳踏車抬了出去，沒有刮到柵門。「那就對了，」然後她說：「再把它關上拴起來。」

三個男孩跨上了腳踏車，開始在街道上追趕起來；這附近的街道因為已經深入了洛馬區的內部，所以交通很少。以沙別望了他們一會，又叫道：「當心呀！」然後離開了窗口。牽著盧德的手，她回到自己的房間穿衣服；她的傷風不輕，所以決定今天的澡不洗了。

從外頭罩了一塊金色絲簾的化妝台底層，以沙別拿出了好幾瓶的化妝面霜，開始抹到臉上和脖子上；先用的是一種淨化油，抹上之後她又用衛生紙給全擦掉；接著是皮膚清爽劑，最後則是

白天用的面霜。她還抹上一些胭脂和流質的化妝品來和她的膚色相配。用一枚棕色的眉筆，她勾著眉毛，一邊考慮著又該到美容院去把它修修薄了。再拿一枚筆，她沿著下眼瞼劃了一條線，在近尾的地方一揮，延長了她眼睛的兩緣。她用藍色的眼瞼膏抹上眼瞼，用染睫毛油修整了睫毛。她的睫毛是假的，她自己每兩個禮拜換個新的安上；為了它，她永遠不能讓臉沾濕了水。

濃艷的妝飾教以沙別看來頗帶戲台上的腔調，尤其是加上她所穿的緊身且富挑逗性的衣服和經常配帶的戲劇化手飾；她接受了母親的教導，利用她身體的魅人之處來給自己打天下。以沙別的母親，儘管老是覺得她那個當小公務員的丈夫礙她手腳，還是有辦法和有錢的親戚拉關係來維持排場。她想辦法使得以沙別的大哥受到專門教育，而且使另外兩個年輕的也讀完中學。至於她的三個女兒，她則相當正確的指望她們以她們的美貌逮到個有錢的丈夫；雖然她們沒有一個是唸過了三年級的。做母親的當然在家裡也教她們種種做家事的技術；可是她最關心的卻是她們的容貌和童貞。從十五歲開始，她們就每個月都要受一個接生婆的檢查。由於以沙別在她的及笄派對後不久就失去了童貞，她只好賄賂給她檢查的人替她守秘。

以沙別十六歲那年被一個他們家裡最信靠的朋友——一個老頭子——所誘姦，非常秘密的生下了一個女孩。那個孩子立即就被以沙別的母親收養，除了這家庭外沒有任何人曉得她真正的父親是誰。後來以沙別在一個舞會上遇到大衛，被他的財富炫花了眼；於是半推半就的讓他在他辦公室的一間黑房子裡誘姦了她。接著他們一塊兒跑到阿卡卜可，而且通知他們的家庭他們私奔了。大衛曾經答應正式娶她，可是自從她一對他讓步之後，他就再也不肯去完成婚禮了。以沙別只好在他答應規規矩矩的供養她

的保證下表示同意。自認生活在罪惡之中而感到不安，於是她不再去教堂告解；可是大衛本來就沒什麼宗教上的顧忌，絲毫不為不能去告解擔心。他從來不是經常按時到教堂做禮拜的人；反而他一個月到威拉去一次，向瓜達羅普聖處女求助；不然的話，他相信他就不會繼續興隆。以沙別只好用每天早上和晚上在家自己禱告來解決自己的問題；她也陪她丈夫去威拉，當她自己「需要一個奇蹟」時她也會單身去。不過她卻下決心要給她的子女一種嚴格的天主教教養。

他們婚姻的前五年對以沙別而言可說是歡愉的。她為他們的性生活感到不好意思，因而並不太在這上面取樂，而她的丈夫似乎也感到滿足；儘管他會週期性的撇下她去從事一趟長時間的「商業」旅行，他對她還是慇懃而迷人的。她直到後來才發現這些個旅行他總是帶了一個女人一塊去的。他剛結婚在阿卡卜可度蜜月的第五天就回復了他做單身漢時的故態，而且幾乎沒有一刻不有一個他養在小公館的情婦。

後來，大衛開始不顧他的妻子和兒女；有的時候兩個禮拜也不回家。把以沙別留在家裡連日常家用和吃食的錢都沒有，在這樣的時候她就典當或者出賣家裡的銀器和傢俱（卻從來不包括她私人的手飾和衣物），再不就是向她自己家裡借錢。只要她發牢騷，大衛就會威脅著要離開她，否則就是揍她一頓把事情了結。

以沙別之所以忍受這一切，全都為的「看在孩子的份上」，直到一個大衛行動得太過了火的場合。晚上他很晚回來，稍稍有一點醉；他教以沙別移開一點在床上讓點位置給他，以沙別說不行因為盧德跟她睡在一塊。他接著用了那麼大力推她，把她和娃兒全都推了下來，跌到地上；盧德醒來大哭，而以沙別氣得大罵他禽獸。大衛一見他太太翻臉就光火；猛地，對著她就拳如雨

下，而且用腳踢躺在地上的她。以沙別的尖叫聲吵醒了羅蘭杜，他立即跑來幫他媽媽。羅蘭杜揀起一個花瓶威脅著要打他父親，可是大衛一把將他推出了房間；一眼也不看那躺在地上痛苦呻吟的太太，他翻身離家，三個禮拜沒有回來。以沙別則因為折斷了一根鎖骨給送進醫院。

這次大衛的劣行超出了以沙別（和她的家庭）的忍耐限度，於是她請了一個律師要求分區和分授財產；結果她發現她丈夫把自己事務安排得教什麼人都碰不到他的錢，而她也不可能和他打要求贍養費的官司。以沙別曾經考慮到帶盧德回她母親家去住，她也曾經有意於接受一個差事還養活她們母女二人；可是她實在幹不了那種拋棄她三個兒子的事。她相信，就是為的他們，她才以身殉道似地又和她丈夫就在一塊兒。

經過了和解；以沙別在丈夫的提議下接受了避孕手術，同時也進行了陰道整形來修復她經過五次生育被撐扯大了的陰道。她曾經對此寄予很大的希望，但願這麼經過回春術一來，他的丈夫會發現她比他現在的情婦——五年來他一直忠於的一個慈母似的婦人——更有吸引力。可是他卻絲毫沒有改變；當以沙別一發現那情婦懷了孕，她絕望地跟著大衛到了他的小公館，衝了進去，用一把她從家裡帶來的刀子歇斯底里的對著傢俱和牆壁亂揮亂砍；直到她的發作到了極點，握著刀子威脅那個女的性命時，大衛制止了她，用車子把她載了回家。妻子的這個行為確實壓制了大衛一個時期，可是仍然沒能教他放棄他的情婦。

以沙別也不時縱容自己和一些邂逅者發生逢場作戲的萍水關係，對象大多是低階層的男人。她最近的一個愛人是一個騎摩托車的警察，是在他簽發一張超速罰款單給她的時候認得的。以沙別曾不只一次的告訴自己，她已經從她作為一個妻子的地位引退

下來，教她不快樂和不安的只是她的幾個兒子；可是她對她丈夫的恨意卻未見稍減。

以沙別一邊急忙的穿衣服，一邊想著到現在還等著她去買的那麼多聖誕禮物；不曉得有什麼辦法來增加她的津貼好能備辦她名單裡頭每個人的份兒。「想想看他有這麼多錢，對我卻那麼吝嗇！我敢說他對他情婦就不是這樣。沒得辦法！這些該死的男人就是把不肯給太太的給了情婦；而那個女的又那麼醜，像條蟲一樣！真不曉得大衛在她身上看出什麼好來。他一直答應要離開她，可是就是沒有。她一定給他灌了什麼愛情巫藥。實際上有的時候一個人見到男人所做的蠢事簡直就不能不相信巫術這回事；我真搞不懂他怎麼回事兒了，那條人面獸心的漢子！要是他爽爽快不來理我也就算了；可是不，他不找我麻煩就不舒服。可是我曉得怎麼跟他扯平；在他想跟我來的時候我就假裝睡覺，教他慾火中燒。可是就算我答應他，我也沒有快感，那就像捏著我的鼻子灌蓖麻子油。我總得有個法子報復他；隨便他走什麼路子他都得嘗付代價。他只給我僅僅夠生活的錢。」

在等著她媽媽的時候，盧德正在玩著她在美國的一個舅舅送她的大玩具狗。傭人們都在做著各自的工作；佐塞芬那試著把浴室再整理就緒，而廚子的女兒孔些普匈則在一邊幫她忙。「瞧瞧看，」佐塞芬那說：「這幾個男孩是豬，這很容易看出來鈔票不等於一切；要是我們把自己家裡弄成這個樣子，我們的媽媽得教我們用舌頭把它舔乾淨。只要我一有辦法我就要不幹了。事實上我真是再也忍受不住了。」

「這就是我為什麼不教他們在我身上佔到任何便宜的道理，」孔些普匈說：「要是他們打我先回嘴我就是笨蛋；反正我媽媽說他們想要開革我們就得付我們三個月的薪水，否則我媽媽馬上

就照事實全說出來。」

以沙別突然進到浴室，每人都閉緊了嘴。以沙別沒有聽到她們在講什麼；不過即令是她真聽到了，她也會假裝沒聽到的。「傭人那麼難找，而我又那麼不喜歡做家務事。」她會這麼說。她叫兩個人離開浴室，自己鎖上門。孔些普匈去找盧德，她還在玩她那隻玩具狗。

「我玩行不行，小孩？」她問道。

「可以，不過只能一下子，因為我媽媽不用多久我們就要出去了。我們來玩『房子』，我走以後妳再把東西收拾起來。」盧德抱了那只狗進她的房間去，孔些普匈在後頭跟著，帶了一只抓住手腳就會走路的塑膠洋娃娃。孔些普匈從五斗櫃的一個抽屜裡拿出把梳子開始梳娃娃的頭髮。

「不要拽她的頭髮，」盧德說：「妳多用力呀，妳會把它全給拽掉的。」

「當然我不會把它拽掉。」孔些普匈說：「這種娃娃可以洗澡可以梳頭什麼都可以，妳沒有在電視上看到過？把椅子拉過來我們好做一個『房子』。」

「聽著，孩子，」佐塞芬那從走廊上望進來對她們說：「甬給我又弄得一團糟，我要去理太太的房間，我要妳們靜靜的玩。」

兩個女孩沒有理會她。她們在兩把椅子當中繫了一張床單，造成一個隱蔽的所在；她們帶了狗、娃娃、和其他玩具進去玩「房子」。佐塞芬那開始整理主人的房間；她先把兩張乾淨的床單鋪在床上，接著是一床絲面子的毛被褥，一條鑲了絲邊的毯子，最後則是緞子的床罩。她疊好大衛的睡衣，擱到衣櫥裡專放夜裡穿的衣服的隔間裡；接著把撒滿一地的報紙揀起丟進廢紙簍。她

下了樓去，過了幾分鐘把以沙別交待的裙子和毛線衫帶了上來。

以沙別身穿內衣從浴室出來；她穿了一件束腹和戴了一付向上托起的奶罩把她的小奶子承得高高的。她的內衣是尼龍的，邊上綴著花邊，是在一家價錢很貴的專門商店定做的。瞄了一眼腕錶，她發現已經一點半了。「老天啊，真沒想到這麼晚了！不曉得什麼時候才回得來了；來，佐塞芬那，趕快把我的衣服給我。」

佐塞芬那把毛線衫遞給她，她匆匆套上，再穿上裙子；接著用一條漆皮皮帶緊緊的扣在腰上。

「我該給妳什麼鞋子，太太？」佐塞芬那問。

「漆皮的那雙，那雙跳舞鞋，不過要快，來呀。」

佐塞芬那打開壁櫥的門；壁櫥裡一個鞋架上擱了十二雙鞋，有跳舞用的，有運動用的，也有上街穿的。架子底下還有許多匣子，放的是更多的鞋。佐塞芬那挑出那雙漆皮舞鞋，有非常高而細得驚人的後跟；她一邊把鞋子遞給以沙別一邊問道，「太太，原諒我的好奇，不過這樣的跟不會斷啊？」

「不會，傻子，它裡面有根鋼心。」

「鋼心是什麼？」

「那就是在鞋跟的當中有一條鋼的棍子教它不會斷。」

「哦，唔，我懂了。」

以沙別穿上鞋子開始刷頭髮；不久以前她曾經把頭髮給染成了紅赭色，不過現在已經換回了原來的髮色，而目前在髮根周圍一寸多的地方則是板栗色的。她鬆鬆的把它向後梳，儘量不去攪動她幾天前在美容院做的樣子；她打理妥當後就叫盧德。

「我不去了，媽媽，」盧德回答說：「我玩得好高興哩！」

「當然妳得去囉，要把妳和那些魔鬼一塊留在家，我可真傻

了；而且要是妳父親發現了他要生氣的。來，等妳回來後妳還可以再玩。我們趕快走因為妳阿姨現在一定等得不耐煩了。等一下，我先打電話問問她是不是已經走了。」

以沙別去到她房間的電話分機撥了她妹妹的電話。

「喂，」她說：「誰啊？是妳呀，柏塔？叫太太來……聽著，依連那，妳什麼時候走？……好，我立刻就上路；男孩子要來和妳的阿吐路玩……不，上帝啊！只有羅蘭杜；別的就在家裡；對，我上路了……一會兒見！」

她一把攔住盧德的手。

「啊，媽媽，不要拉我！」

「來嘛，已經晚了。聽著，佐塞芬那，拿我的皮包給我；就在那邊椅子上。」

佐塞芬那遞給她一只像公事包似的漆皮手提袋；以沙別塞了一些紙巾進去。她下樓進到廚房對剛買好東西回來的廚子說。

「我走了，顧安那；大概三點鐘回來，不要忘記在肉排的紅蕃椒醬裡多加點大蒜，我就回來。」

她出去了；洗衣婦優非米亞正在屋後晾衣服，以沙別叫她來在她打開柵門的時候把門扶住，在她走後再關上。接著她叫著羅蘭杜，「來呀，我們走。」又轉身向關安和曼紐葉，「好好守規矩，嗯？不要和女傭人打架，我會帶點連環圖畫回來的。」

羅蘭杜在腳踏車上騎了開去，「我在那兒等妳。」他說。

「小心啊！」她在後頭叫道，可是他已經聽不到了。「走吧，娃兒，」她對她女兒說：「快兩點了哩！」

她們走著沒有說話。儘管以沙別長的矮卻走得快；盧德一次又一次的拽她的手，因為她幾乎跟不上她的步子。她們走過幾條街，抵達了門口停了兩輛一九五三年型式迪索多牌車子的依連那

家。以沙別按了門鈴，一個穿著制服的女傭前來應門。「聽著，柏塔，」以沙別說：「告訴我妹妹我來了，教她把車鑰匙送出來；我不進去了，太晚了。」

「是的，太太，我馬上回來。」

可是依連那自己來到門口。她是一個漂亮的年輕女人，一頭棕色的頭髮，比以沙別要高；可是其他的地方都和她姊姊像得驚人。

「聽著，瘋貨，」她說，「幹嘛妳不進來？我們差不多準備好要走了；不過妳進來看看娃兒嘛。」

「不行，妹妹，我不進去了；差不多兩點了，」以沙別看看錶，「我時間不夠了。聽著，聖誕節要送妳丈夫什麼禮？」

「我現在還不曉得；本來我今天要去帕拉斯買東西，可是這兒什麼事都亂七八糟；因為他們打電話來說毛里西歐的弟弟生病了，我們得去看他。我明天再去帕拉斯；今天稍晚一點我們要去給孩子買東西，妳願意跟我們一塊去不？」

「好了，妹妹，一會兒見；我馬上會把車子還來的。」

「甯擔心，我今兒一天都用不上它；但是可別忘了把它灌滿一箱汽油回來哦，我今兒一早才裝滿的。」

「行了，行了，甯擔心，再見。妳回來就打電話給我，看看我們今天下午能不能湊在一塊兒。」

「姨媽，」盧德問：「妳要帶婁巴沙一塊兒出去啊？因為媽媽說要是她就在家我就可以留下來陪她。」

「不行，寶貝，妳不能留下。我要帶著她一塊兒，因為柏塔不是誰都能照顧得了的，特別是現在打雜的又離開了。我們回來以後我看能不能送她到妳家一會兒，嗯？」

「好，那麼，媽媽，我們走吧。」盧德說。

以沙別接著她妹妹遞給她的鑰匙，去到依連那的車子旁邊，把盧德抱上前座；她自己從另一邊上了車子然後向黎芳瑪開去；在那兒她向右一轉開向中心。

「我該給大衛買什麼？」她想，「實際上我什麼都不想給他買，他是那麼頭騾子；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我已經買了件卡什密爾羊毛運動衫，不過還是最好拿回來退掉，我為他花那麼多錢真是瘋了。那樣我就沒有錢剩下來買其他禮物了。啊，對了，我應該去買前兩天他說喜歡的那件夾克；那不會花我多過三百比索的，而他還值不得那麼多哩！」

盧德一直安靜的向車窗外睇望著來往的車子，現在轉身對著以沙別：「媽媽，妳要買什麼顏色的褲子給我？我要黃的；曼紐葉告訴我應該是牛仔褲，可是我不喜歡男孩子的褲子，我要女孩的。」

「妳喜歡什麼樣的我們就買什麼樣的；不過現在別跟我講話，因為妳在分我的心，我們要出意外了，安靜個一秒鐘，乖乖。」

她們正在通過交通極為紊亂的黛安娜圓環；儘管以沙別是個開車老手，她還是害怕這個地點。過了圓環她繼續開下黎芳瑪，一直到了奈札又向右轉；然後在一家門面漂亮的店門口停了下來。這家商店是專賣童裝的；只賣原廠設計的衣服，當然也就都貴極了。以沙別在帶盧德進去以前先把車子鎖了。

店主微笑著立即向以沙別迎將上來。「啊哈，妳現在要給這小女孩買些什麼？喂，盧盧（暱稱），妳好不好？妳看起來多漂亮呀，短頭髮可真適合妳。」

盧德沒有答話。她有點怕生，平常只和認識了很久的人講話。

「我們想看看一些牛仔靴，還有給我小女孩的黃色燈心絨的小褲子，不過我們要美國燈心絨的，因為墨西哥的一點也不耐穿。」以沙別說。

那個現在正在以沙別身旁侍候著的女售貨員說：「甯擔心，太太，我們這兒只賣美國貨的燈心絨。看哪，這兒是靴子。二十號的對不對？像妳昨天買的其他靴子一樣？」

「不對，給我二十一號的，因為這些靴子很不好穿進去，情願要它們大一些。此外，她也不會那麼快就把它穿報銷了，教我白白花錢。」盧德挑了一雙帶白色飾物的棕色靴子。「這些，媽媽，這些配我正好；我喜歡這些，讓我把它們穿起來。」

「好的，寶貝，不過別沒耐心，多少錢呀，太太？」

「九十比索；我們這個價錢就肯賣妳，因為妳是老主顧。」

「好的，雖然看來是貴了一點，不過沒有關係，那麼褲子怎麼樣？」

售貨員幫著盧德套進一條褲子，以沙別看著覺得短了，「第一次洗過就會縮水的。」她說。

「那裡，太太，這些不縮的。這些是美國的燈心絨；妳買了不會後悔的。我只要四十比索就賣了；它們值四十五，不過對妳我們總給特別價錢的。」

以沙別不輕信的微笑起來。可是她同意了那個價錢，接著又替曼紐葉挑羊毛衫；他有一件已經太小不能穿了，而還有一件的袖子也磨破了。「教人有什麼法子，」以沙別想，「我得給他買衣服，因為他的死鬼父親什麼都不給他們買。想想看，整個一年就只給我一千比索買小孩們的衣服。就是這麼多了。不過總比他變得更頑固，一個子兒都不給我好。起碼這些還夠給上半年用的，要是他們去上那家貴族的住宿學校，他就得多給他們買些衣

服。他巴望我用他每個月給的區區六百比索變出奇蹟來。」

接著以沙別又叫售貨員拿出米老鼠短襪來給盧德看，花了每雙四個半比索的價錢買了六雙；然後要她的帳單。店主把總數加了起來。「妳今天買的總共是兩百零二比索，加上上次賒的一百七十八比索，總共剛剛好四百比索。要是妳高興妳留一部分錢就行了，不需要整個付清的。」

「不要，」以沙別說：「我情願現在就付清；因為我還要給我的姪女和外甥買禮物。」她給了那女的一張五百比索的票子；這時盧德正在一面鏡子前面欣賞自己。售貨員陪了她們到門口；謝了以沙別又拍了拍盧德。以沙別把匣子放進汽車，在往男裝店去買給大衛的夾克前再度把車子鎖上。至於她自己，她並不期望從大衛那兒得來什麼禮物；他們最近吵了一架，她曉得他會怎麼樣向她報復，就算想要他相信為了聖誕節的開銷她得先支三個月的津貼都很難辦到。

一邊走著她一邊在心裡盤算，「男孩們的禮物我幾乎已經花了八百比索；我還得付還美容院一部份錢，因為我幾乎積欠了五百比索；再就是成衣匠那——老天爺！差不多不夠了。唔，還好媽媽和她家裡人都不在城裡；我可以在他們回來以後再送他們禮物。那麼只有依連那和她家裡人了；我得看看有什麼辦法可以把它兜得轉。最末了一個法子就是在這家店裡給依連那的孩子買禮物稍後再付帳。我希望大衛聖誕節會給鈔票，可是說不定他反而會送我一些可笑的禮物什麼的，不就是一付他不讓我配戴的昂貴手飾，一等到他高興起來又會從我這兒要了回去。」

在男裝店裡，她要看夾克，這家店是墨西哥城裡最時興的店家之一；以沙別相信在這兒一切東西都比較好。一個男售貨員帶了件夾克過來給她：是一件黑皮的、帶著羔羊毛的條紋，邊上有

深口袋，袋口鑲著拉鍊。

「這要多少錢？」她問。

「只要四百二十五比索，這是件寄賣的舶來品，我跟妳保證。」

「噢！真太貴了。你想哪，我最多只肯出三百。」

「不行，這辦不到的價錢，不過我去問問老闆娘；或許她肯給妳打個折扣。」

售貨員進到旁邊的一個辦公室去；以沙別在等著，而盧德又找到一面鏡子照自己。那個售貨員回來說：「看哪，太太，貨主說她肯以四百比索脫手，不過那是最低的價錢了；我們這兒開銷又大。我勸妳還是買下來的好，不然待會就都賣光了。」

以沙別想了一下。「好吧，我要了。不過把它包成個禮品，要包得非常好欸？我要給一個好印象。」沒好久包裹遞了過來，是用印了聖誕樹的包裝紙包好的。「多謝你了。」以沙別一邊付錢一邊說。

「謝謝妳哦，太太，」售貨員回答道：「妳丈夫一打開這麼妙的禮物，妳就會曉得他有多高興了。」

「那件夾克是給我爸爸的？」盧德問，「那麼聖誕老人要送給他什麼呢？」

「妳看，娃兒；聖誕老人沒有空給大人帶禮物來，他就把錢給我讓我給妳爸爸買件夾克；所以我才來買的。」

「哦，我曉得了。」盧德聽了這麼說。

以沙別出了店門口往街角的鞋店走去；在鞋店前她先流覽櫥窗裡的樣品，一邊想，「我希望起碼可以給自己買個三雙，我要那雙黑緞子的，配我明天赴宴要穿的黑禮服；因為衣服上頭的裝飾只有緞子鞋子才能調合得上。我可以穿那雙天鵝絨的，不過又

跟我的手提袋配不上。這些可真漂亮，我喜歡那種透明的跟；可是我要是買了這雙就沒錢買別的了，這雙要一百八十比索。唔，不過真教我喜歡，我希望有合我大小的。」

以沙別進到店裡，想給鞋子討價；可是那個女售貨員都拿得很穩，以沙別只好付了標定的價錢。她又遞了一張五百比索的票子出去；接過了鞋匣和找的錢。

「現在走吧，」她對盧德說，「真晚得不得了啦，而我又把錢都花光了。」

「不過還有妳說要買給我們的連環圖畫，媽媽？來嘛，別小氣，買嘛。讓我們也把裝飾聖誕樹的小玩意買了；不要那樣嘛！等一下妳又不給我們裝聖誕樹了。」

「我們下午要再回來的；妳姨媽說我可以用她的車子一整天。我們可以在路上的什麼地方買那些連環圖畫，不過，快，娃兒。快三點了，妳爸爸就要回家了。」

她牽了盧德的手幾乎是跑的回到車邊；她把孩子抱進前座之後，把所有的禮物一齊放在後座上；然後爬進車子，把車子發動起來。

「妳看看呀，」她說，「這樣的交通要花上我們一年才出得去這裡，而妳父親告訴我他會早回家。老天！真不早了。」

以沙別把車子開進家裡的車道時已經三點了；優非米亞替她把門打開。

「有沒人來？有什麼事沒有？」以沙別問。

「沒有，太太。我問顧安那要一匣肥皂粉，因為肥皂片已經沒有了。」

「可是呀，優非米亞，我在前天才給妳錢買了一匣；妳用肥皂用得兇啊！因為那不花妳一個錢！」

「啊，太太，我是很儉省的；不過有那麼多的髒衣服，還加上床單什麼的！而且我還給了佐塞芬那一些洗門口的地方；我很當心，真的。」

「啊，好吧！現在這一匣可要用久一點，因為這禮拜之內我不會再給妳了。來幫我拿包包。」以沙別卻想道，「這些該死的胡同老貓手筆可不小，因為不花她們一個子兒；不過我有什麼辦法？要是我再罵她們，她們捲起鋪蓋不幹了我怎麼辦？她們真是勒住了我的脖子。」

進到屋子，她發現曼紐葉找到一塊板子用來坐在上面朝樓梯下面滑。「你這該死的臭小子！」以沙別說，「只要我一離開家你馬上就胡行亂為，什麼鬼點子都出來了。你沒看到你要把褲子扯破啦？光看看你的鞋子，整個都濕了；你髒得像個猴兒一樣；看起來好像從來沒有洗過澡的樣子。小胖在那裡，他一定又不曉得在搞什麼鬼了。」

「啊，媽媽，妳什麼事都要光火。小胖才真是大幹起來了，妳一離開他就在吃，吃；他沾著糖吃了一個 *jicama* 和兩個橘子，而現在正在廚房和顧安那打架，因為她不肯再給他水果吃；妳去那裡看看好了。」

以沙別把她的包包擱在走廊的安樂椅上，向廚房走去；在還沒到以前她就可以聽到小兒子和女廚子爭吵的聲音。

「妳為什麼不肯再給我水果吃？」關安說，「好像那些是妳的一樣，我要告訴我爸爸教他滾妳的蛋。妳給妳的女兒，好呀，對不對？我看到她在吃一個蘋果；我媽媽不是買它們來給這個小混蛋吃的。我要去告發妳，妳這個血腥的畜牲。」

「聽著，小孩，」那個傭人說：「你的父母親僱我做工是一回事，教你給侮辱又是一回事。蘋果是我買給孔些普甸的；現在

你少再囉囉，你看看要是我一走你們再到那裡去找些忍受你們的傻瓜。」

「你聽著，」孔些普甸說：「你以為只有你才有錢買蘋果呀？我們儘管窮這點錢還是有的。」

「閉嘴，妳這個下賤的貓。」

「我才不閉嘴哩！我為什麼要！你是什麼東西敢對我吼？我連教你母親隨便使喚都不幹，我又不是你們的下女。」

以沙別一進廚房大家都住了嘴。「這兒怎麼回事啊？」她來勢洶洶的問。

「媽媽，媽媽；顧安那不肯給我水果吃，可是她給這個小畜牲；妳看她在吃蘋果而她就是一點也不肯給我。」

「太太，」顧安那以堅定的聲音說：「孔些普甸在吃一個我去超級市場的時候給她買來的蘋果；我告訴這孩子妳今天沒有叫我買什麼蘋果，可是他不理。他踢我，又把牛奶給潑在桌上。我是忍不下去了，小胖今天的舉動真可怕；要是他繼續這樣我就要走了。老實說，妳待我不錯，先生也是；不過我真受不了這些孩子。」

「甬理會他們，顧安那，」以沙別說：「而你，關安，安靜下來。再沒幾分鐘我們就要吃中飯了；你們卻一點都不顧念我。在我看著做午飯的時候你跟你哥哥靜靜的到外頭去。」她接著順手輕輕的推了關安一把：「出去。」

「我們走，娃兒，」關安轉身對盧德說：「我們去看妳的靴子；媽媽，它們跟我的一樣，一式一樣。可是那些褲子不是牛仔褲，對不對，媽媽，它們不是牛仔褲？」

「不是，不是，它們不是牛仔褲又怎麼樣？」盧德生氣的問，「我是一個女孩，你不曉得啊？而且我不要跟你一塊走，因

為你會揍我。我情願留在這兒和我媽媽一塊兒。」

「是啦，由她去吧，你滾蛋，」以沙別說。在關安走了以後她去到爐邊開始察看那鍋肉。「香蕉怎麼了？顧安那，為什麼不把它們煮了？」

「它們也要煮呀，太太？」

「當然囉，妳從來不照吩咐的去做；不過現在別放在水裡煮了。」她看到顧安那正要把香蕉放進爐子上的一鍋水裡於是這麼說。「只要把它和飯一起煎就成了；看看我丈夫對不是他點的那個樣子會怎麼說。去叫佐塞芬那教她打電話給我妹妹家，叫羅蘭杜馬上回家；因為他爸爸要不了多久就會回來了。妳，娃兒，把包包帶上樓放進我房間的壁櫥裡。教孔些普匈幫妳忙，因為妳一個人幹不了。」

佐塞芬那進來打電話。「喂，」她說：「誰呀？太太說要羅蘭杜回家……什麼太太？恰別拉太太；他要回家因為他爸爸就要回來了……是的，這裡去的那個男孩。太太在不在？……好的，就是這樣……什麼？……好的，我馬上叫她。」她轉身對以沙別說：「太太，是柏塔，她說娃兒在哭，她問該怎麼給她弄牛奶？」

「把聽筒給我，」以沙別說。「什麼？……看哪，放三盞司的牛奶……什麼？是奶粉？哦，我不曉得怎麼弄那個。在電話簿裡查查佐治的號碼，打電話找太太；她在那裡。要是妳找不到，再打電話告訴我；我們再看看有什麼辦法。」

「依連那真噁心，」她說著掛起電話，「糊塗得沒有準備娃兒的牛奶就出去，又什麼都沒告訴我；天曉得什麼叫奶粉，誰又懂得怎麼弄。多噁心！她還是像過去一樣沒有責任心。」

以沙別很快的察看一下餐桌，看看有沒有缺什麼東西；接著

上樓去洗手同時把高跟鞋換掉。「我要打電話到店裡看看大衛離開沒有。」她想，「事實上我是餓壞了，要是他還要遲的話我們就先吃了。」可是，電話裡說她丈夫已經離開了。「那麼要不了多久了；我希望羅蘭杜趕快回來，我們可以馬上就吃。這次傷風可真教我覺得病了，大衛回來以後我設法教他准我派人去藥房買一瓶 Desenfriol 和一些 Alivin。否則我明天的晚宴就真病得不能去了。現在我馬上吞一顆阿斯匹靈看看有沒有什麼用。」

她把頭髮梳回家常的式樣，用一條藍色的絲巾紮起。她聽到樓下院子傳來一陣噪音，下到樓下發現羅蘭杜和曼紐葉正跟一群朋友在院子一邊談話；大部份都是羅蘭杜一個人在講。他說他父親就要在這個地方蓋一間房子來安放電動火車；此外他還要把客廳加寬，因為「這院子除了浪費空地外一無事處，那麼一來客廳就會好多了；當我們來很多客人的時候我們就用不著一齊擠進去，現在我們已經不能在開派對時把爸爸的客人全都請來了。」

其他的孩子則在注意聽著，以沙別在門廊望著他們微笑起來；「我希望他們經常會這樣，」她想道，「安靜，文雅，像個小紳士一樣；不過那可真是想要教橡樹結出梨子了。我真不曉得他們長大之後我該怎麼辦。他們要把我攪死的。」

在客廳裡關安正和盧德在講話，「聽著，娃兒，」他說，「那些褲子從後頭看起來可真難看。看哪，妳轉過去。」

「才不哩，」小女孩儘管看得出來是在悔恨卻仍然堅持著說：「它們才不難看，對不對，媽媽？」

「當然不囉，」以沙別說，「由她去，關安。像她說的，她是一個女孩，她之所以喜歡這些褲子是因為它們是給女孩子的。」

「是呀，媽媽，不過也有給女孩子穿的牛仔褲，前頭不開口

的；對街那個小女孩就有幾條，看起來又帥又合身；不過這些口袋在後頭。」

「好了，好了，別再惹她，你多討人厭啊？出去看看你父親是不是回來了；不管怎麼樣叫你兩個哥哥回來吃飯。」

關安跑了出去叫他的哥哥。他們吵嚷著進來。「妳帶給我們什麼了？連環圖畫呢？」

「妳猜不到吧，媽媽，」羅蘭杜說：「在我表弟家裡我們玩得好起勁；我們在院子裡搭了一個帳棚，把所有參加露營用的東西全搬了出來，阿姨答應我們的；妳應該讓我留在那裡。」

「是喔，那麼你會有什麼吃的？你曉得你阿姨不喜歡你在那兒吃飯，因為你會調皮，何況你們要不全都在家你的父親也要不高興。你可以下午再回去玩；我晚一點會給你們買連環圖畫的，在我們去買東西裝飾聖誕樹的時候。盯著你們老子一點兒，看看我們能不能從他身上弄出點錢來買聖誕樹；我是一個錢都沒有了。」

「這兒挪，媽媽，」羅蘭杜說，「我給妳這十比索買裝飾材料。」曼紐葉則猶豫不決，不曉得他該不該也捐錢「來買好多東西」。

「來呀，曼紐葉，不要小氣；把你從撲滿裡拿出的十個比索給媽媽。」

曼紐葉遞了一張十比索的票子給他媽媽。「但是這個只是給買裝飾材料的，嗯？」他說：「要是我們沒有樹妳就要還給我。」

「好了，好了，」以沙別說著笑了起來，「你多疑心啊，我什麼時候欺騙過你們什麼事情？我給你們錢，而且借給你們；你們卻從來不還。現在上樓去洗你們的手，然後下來坐好。免得你

們再爭吵，曼紐葉和關安在樓下這兒洗手。」

男孩們聽了話各自走開去，可是關安揀起了一個空紙匣，帶到樓梯半空中，然後向客廳裡摔。他的母親叫了起來。「丟這匣子下來的是誰？我已經揀起來了好多次，我這是最後一次揀它起來，要是你再丟我就要找那個丟的人算帳了。」

在回到桌子的半途，關安推了盧德一把；因為這一下很意外，她摔倒到地上哭了起來。以沙別跑上前去照著關安頭上就是一巴掌，他也哭了起來。「妳看好了，」他說；「我要向我爸爸告妳的狀——妳下流，妳常常打我們，妳自己一個人出去不帶我們；妳看好了。」

以沙別又給了他一記，不過這記可真結實。「去呀！」她憤怒填胸的說：「你就去跟他講好了，你這個小奸細！不過要是你不告他，我就告，你看好了。我一定要弄清楚聖誕老人什麼都不帶給你，你這小王八蛋。你以為我不是你的母親，你的行為像是我的敵人一樣。」

正在這時，在樓上露台向外眺望的羅蘭杜叫了起來：「我爸爸，我爸爸，」接著衝下樓梯到門外迎上正在柵門前煞住車的大衛，現在已將近四點了。

「嗨，孩子，你們是不是不要等我就吃了？」他笑著說一邊愛撫也跑了過來迎他的盧德；接著把她抱起來，摟在膀子上帶進房子。他一看到以沙別就上前去親吻了她的嘴唇。她半側過身好像要避他。「怎麼了，千金小姐？」他說，「還在生氣啊？妳曉得我喜歡回來看到妳笑笑的。」

「沒有，老頭，」她說，「只是這些孩子把我逼瘋了，我真對付不了他們；這些傢伙只有寄宿學校才糾正得過來，否則你沒多久就要做鰥夫了。」

「我還能有什麼更大的要求呢？」大衛滑稽的說：「我的運氣沒有那麼好。」

「你說你的運氣沒有那麼好是什麼意思？」以沙別回答道，順著他的玩笑開下去。「你娶我的時候可有什麼運氣。」

「是喔，妳可是看到了什麼運氣；四個把妳逼瘋的小孩。不過現在說真的，孩子，不要再做什事教你們母親不安；要是她再向我抱怨，你們等著瞧有你們受的。」

大衛轉身向他太太。「妳曉得吧，老妞，妳在照片裡顯得很好看，看起來漂亮極了。」

「什麼照片？」以沙別問；可是大衛正上樓到浴室去，沒有回答。

「啊，媽媽，當然是前幾天工廠開工典禮時他們照的。」

「沒錯，你們爸爸下來的時候我們再問問他；都坐下來準備好。」

大衛又下來了，一邊說搓著手說：「妳不打算給我點兒喝的啊，老妞？」

「你要什麼樣的？」

「我要甘邑白蘭地。」

以沙別給她丈夫和自己在兩只希臘酒壺形的大水晶杯裡斟上甘邑白蘭地，都剛夠掩住杯底。大衛說，「祝妳健康，小寶貝。」和她碰了杯，又親了她一下。這次她比較親切的接受了這個姿勢。當他們把酒喝了之後，以沙別問：「你剛才講的照片怎麼回事兒？」

「啊，對了，唔，妳看起來真漂亮。我想帶回來的，可是我得把幻燈機也一塊帶回來，這裡這個對那種大小一點用都沒有。」

「啊，爸爸，」羅蘭杜說，「你應該把它帶回來的；我們還沒看到它們洗出來怎麼樣，你明天帶回來好不好？」

「好的，要是婁雅士先生給我準備好我就帶回來；要不我們下午到辦公室去看；你們等著瞧，看你們母親在上面有多漂亮。」

一家人在桌邊坐好，佐塞芬那端了一盤盛在銅盤裡的蔬菜湯過來；她按照年齡大小侍候：先是大衛，接著以沙別，羅蘭杜，最後是盧德。她問要不要她拿冷飲來，所有的孩子都齊聲叫「要！」於是她給每個人拿來了百事可樂；只有大衛例外，他要了 *Chianti de Misión de Santo Tomás*。家人們開始用餐，一邊談著假期，和聖誕節派對。

「爸爸，我要我的樹。」盧德對她父親說：「我們不是要去買一棵來嗎？」

「是呀，親愛的，妳媽媽怎麼還沒買給妳呢？」

「因為你沒有給她什麼錢，爸爸，」關安說：「現在給她一點，要不然她就不買了。」

「可是，矮冬瓜，妳應該先把它買來，然後我再把錢還妳的。」

羅蘭杜，他是最敢對他母親無禮的，一嘴插了進來，「我也是這樣跟妳講，媽媽；可是妳老是說我爸爸什麼錢都不給妳。要是妳不去買樹就把我的錢還我。」

這次以沙別沒有理會她的兒子，「是嘍，我去把它買來，然後你不給回我錢。」她對大衛說，「而且，我什麼錢也不剩了。那些才剛剛夠我買非買不可的東西的。」

「好了，好了；我走以前會給妳錢去買；現在，吃光吧。」大衛正對忘記了吃飯的盧德說，「你們全都對吃食那麼挑剔，你

們不曉得自己有多幸運。」

「我不要湯，爸爸，」盧德撒著嬌，「真難吃，我不愛。」

「來嘛，娃兒，吃。也好，教他們把下一道給妳端來。」

以沙別搖了鈴，佐塞芬那端了一盤上面敷了煎香蕉的白米飯進來。「妳不是要做餅的嗎？」大衛問以沙別。

「唔，是的；可是我出去了，回來才看到什麼都沒弄。我跟你講我不能不看著她們，因為她們樣樣都出錯。不過這飯看起來好像不太壞。」

已經安靜了好一陣子的曼紐葉現在說話了。「聽啊，爸爸，我打開錄音機聽聽我們昨天錄下來的東西好不好？」

「我們吃完再說，」以沙別說，「不然起碼也等你吃完；要不然你就光玩不吃飯，下午又要餓死了。」

曼紐葉動了一下身子橫豎要站起來；大衛堅定的說，「是的，照你母親說的做。」

「你看，爸爸，」關安說，「曼紐葉從來都不聽話，他還老是自誇他自己怎麼樣怎麼樣最守規矩的。」

「現在少廢話，吃你們的飯。」以沙別說著又搖了一陣鈴。

佐塞芬那捧了澆上紅蕃椒醬，邊上還添飾了大蒜、蘿蔔和洋山芋的烤牛排進來。羅蘭杜一見到這盤肉立即叫了起來，「我不要再有紅蕃椒的肉，我不要吃。」

「怎麼回事兒？」以沙別生氣的問，「我教妳不要在他那份上澆醬，我自己把它攔到一邊的；叫顧安那來。」

顧安那看起來很懊惱的進來，她的女兒孔些普匈跟在後頭，在她開口以前搶先的說，「是我，太太；我以為我媽媽把妳留在碟子裡那兩塊忘掉了；我才把它們澆上紅蕃椒，不是她的錯。」

「可是誰教妳管這碼子事兒？還有妳，顧安那，為什麼妳讓

她幫忙？妳沒看到她把食物給瞎整了？」

「我不要吃，那一定很污穢。」羅蘭杜說。

「哦，」他父親對他說：「你本來應當感謝那個小女孩的，她省了要你吃的麻煩，你反而生起氣來；來呀，謝謝她，可別再嚷了。」

「甬打哈哈，大衛，」以沙別說，「他不要加了紅蕃椒的肉，那麼他現在吃什麼？」

「不要擔心，太太；我會用原湯把肉給洗了，那樣就沒問題了。」

「好呀，要是還有問題『妳』就可以自己把它吃了。」羅蘭杜蓄意侮辱的說。

顧安那沒有答腔回到廚房。其他幾個孩子沒有說話，很快的吃著，因為他們要趕快吃完好離開飯桌。大衛問，「有沒有玉米餅呢？老實說，這個配麵包不好吃。」

「當然有囉，」以沙別說著招喚佐塞芬那。「拿一點熱的玉米餅來，但是可別烤焦了。」

佐塞芬那出去，幾分鐘之後端了羅蘭杜的肉和一碟熱的薄玉米餅進來；那孩子以一種誇大的慎重審視他的肉，結果發現不到什麼不尋常的東西也就吃了。大衛拿起玉米餅又從以沙別的碟子裡叉了一塊肉；因為他已經把自己那份吃掉了。以沙別非但沒有反對，反而把碟子裡的最後一塊也給了他；在他正想推辭她說：「來吧，吃掉它；我不想要了，一傷風把我的胃口全壞了。對了，我可不可以向藥房裡訂一點藥？」

「當然可以，隨妳要。妳得好好留心自己，不然又得教耽在床上一禮拜了。」

「老天可憐！我今天要打一針再吃點 Desenfriol，你給我一點

錢好不好？」

「等我走的時候，現在叫傭人端咖啡來。」

「你不想要冰淇淋了？很好呢？」

「不要，什麼人的主意在這麼冷的天氣做冰淇淋？」

「給我一點。」所有的孩子幾乎齊聲嚷道。

「來了，來了，稍等一會兒，」以沙別說著又搖了鈴。顧安那的女兒端了冰淇淋進來，佐塞芬那則端了騰著熱氣的咖啡進來，擺在大衛和以沙別的前面。

「這是我買給妳的那種咖啡是不是？」大衛問以沙別道，「好的那種？」

「是的，是那種；好像我每天給你的都是壞的！」

「我沒有說壞呀，不過跟這種不一樣。這種一公斤就要了我二十五比索。」

「啊，啊，既然你有那麼多錢………」

「不是，矮冬瓜，不是為的我有錢；不過多花個幾分錢就可以喝好一點的東西。」大衛說著點上一根美國牌子的香煙，他問道：「妳不抽？」

「不要，小老爺；我不想自找麻煩。我已經一天沒抽了；等到好一點再講。」

大衛和以沙別一塊喝著已經加甜了的咖啡。曼紐葉和羅蘭杜很快的把他們的冰淇淋吃了，就去把錄音機的插頭插上；立即傳來了他們父親公司的商業廣告的聲音，每個人都在留心的聽著。「你們從那裡錄的？電視或是收音機？」大衛問。

「從電視，爸爸；聽有多清楚呀！」羅蘭杜說。

廣告之後接著開始一首流行歌，一遍又一遍的放著。幾個孩子似乎一點也聽不厭。「說真的，這些孩子還有什麼可以想要

的？」大衛說，「有幾個孩子有他們有的東西；看哪，老妞，又是電視機，又是錄音機、鋼琴、火車，又有手風琴；我真想不出還會有什麼別的了。不過我以為他們對這些連一點都不愛惜，一定是因為他們完全不需要做工就輕易可以得到的關係。要是他們有過我從前的苦日子，他們也許會對他們所得到的東西比較顧念得多。」

「啊，大衛，」以沙別微笑道，「他們都那麼年輕，而且除了給他們他們想要的所有東西，你還能有什麼更大的滿足呢！他們沒有苦日子過還什麼都不缺倒教我感到安慰。儘管有時候我想這不見得對他們好，可是不，還是教他們什麼都不缺乏的好；想要東西而得不到可真不好受……」

以沙別聽到錄音機裡傳出一個顯然在發表演說的聲音立即自己噤住了嘴。「那個是什麼？」她問。

「啊，媽媽，」曼紐葉說，「是爸爸，妳不認得他的聲音了？」

「啊，當然囉，我們看，他在說些什麼？」

那個聲音說，「我仍然憶及和我們了不起的朋友和廣告主大衛·卡斯特羅，當他在阿卡卜可創他事業時共處的那些晚上……」

「聽哪！」以沙別說，「那怎麼會是他？」

「矮冬瓜，我正在讀威拉先生的演講；就是他在開工典禮那天講的；他們把它錄了下來，妳不記得了？」

「聽著，我不曉得你們是什麼時候錄的，所以覺得好奇怪。」

喝完了咖啡，大衛上樓進浴室去；幾分鐘之後又下了來。「我要走了；等會兒打電話告訴我妳覺得怎麼樣，看看我是不是可以把你們全帶去看電影。妳要出去呀？」

「是，我要跟孩子們出去把聖誕樹的東西買了；對了，說到

這個，給我一些買樹的錢。」

「是呀，爸爸，是呀；給媽媽嘛，」關安說，「要是你不，她就什麼都不買了。」

大衛動了一下好像要掏出他的皮夾子，結果只是虛手晃一招；他沒有留下一個錢給以沙別就走了。「該死的吝嗇鬼，」以沙別自言自語道：「這下孩子們得要我給樹花錢了，可是我才不幹哩！」

「妳看，媽媽，爸爸像什麼樣兒？」羅蘭杜大聲喊叫起來，「把那十比索給還我，我什麼都不要買了。他只是說他會，結果什麼都沒有。」

「甬擔心，兒子，他明天會給我們的。」

「不，不，媽媽，」那孩子幾乎歇斯底里的說，「還給我十比索，我再也不要樹或者其他什麼了。」

「好啦，好啦，我會還給你的；不過別忘了你說你要幫我給你的表親買禮物。我待會再還你，嗯？」

「不要，不要，還給我，還給我。」

電話鈴響了起來；唯一留在客廳的關安接了起來，其他的小孩則出屋子去送他們父親了。「喂，誰呀？……媽媽，是柏塔，她要跟妳講話。」

以沙別走到電話旁邊。「是，是我；好，我等一會兒。……聽著，妹妹，別像條蠢蟲一樣；連瓶奶都不留給娃兒，……什麼？可是柏塔告訴我……啊，好，真是個傻瓜女孩。我給她整個搞昏了，教她打電話到佐治家找妳……聽哪，妳要不要把車子再借我久一點？孩子們要去買裝聖誕樹的東西……是，是，我最晚十點鐘還來給妳。我得回來得早，因為要是大衛不帶我們去看電影，他一定會很早就上床。昨晚，不如說今早，他回到家幾乎

已經五點……是呀，一早，當然……沒有什麼。妳要我對他說什麼？我真受夠了，我可不不想再打架；我每次都要輸的。隨他愛去那裡就去那裡，對我又有什麼分別？……怎麼了？妳看到妳的小叔怎麼樣？那好，是的，除了女傭之外沒有什麼事再教妳整個慌起來了。屋子呢？妳找到了？……是嗎？妳有？那麼那是因為我向小聖處女祈求的，才幫妳找到間屋子。真是奇蹟。每次我給別人祈求的時候祂從來沒有不靈過……那很好。要是我今天下午回來還有空或許妳可以帶我去看看……沒問題，是的，再見。替我親親娃兒。我會很早還車給妳……是，是，我不會忘記。我出去就把它裝得滿滿的，還回給妳的時候像原來一樣。再會了，依連那。」

「可憐的依連那，」以沙別一邊掛起電話一邊想道。「有了五個小孩現在還得搬家；不過這就是她沒有自己的房子才會發生的事；在你最不想搬的時候，房東向你要回房子，你就一點辦法也沒有。而我媽媽又住得那麼遠，誰去幫她忙搬家呢？當然就只有我囉！那是上帝的意思，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我希望那起碼是間好房子，會教她高興。可是她那可憐的丈夫，他得要花多少錢哪？而他又那麼好。他真是個好丈夫；我告訴依連那多少次，在三千萬墨西哥人裡頭她挑了個頂尖兒的。那真叫運道，好運道；我也有運道，可是是壞的。」

以沙別上樓去準備好；因為孩子要馬上去買聖誕樹的裝飾材料。她記起了自己要叫藥房送藥來，於是叫羅蘭杜來。「兒子，打電話到藥房叫一劑 Alivin 和 Desenfriol；不過叫他們馬上送來因為我要出去了。」羅蘭杜照著吩咐做了。當他掛起電話他說：「趕緊，媽媽，我要出去玩一下。」

以沙別匆忙刷了牙，用紙巾潔了臉，又把化妝修飾了一番。

盧德有些不安的問她：「我要跟妳一塊去啊，媽媽？」

「當然，我的娃兒，妳媽去那裡妳就去那裡。」

盧德這下滿意了，接著在套了金色椅套的一把小安樂椅上坐下看畢德·迪斯奈的連環圖畫。以沙別取下頭巾，刷了頭髮，梳好。當佐塞芬那拿了一個用馬尼拉薄麻紙包的包裹進來時，她正在換鞋子。「他們從藥房送了這個來。」

「很好，下去告訴他們把帳單交妳拿來給我簽字。」以沙別立即打開包包就著水吞了一顆藥丸。佐塞芬那回到樓上來。「那人說不能簽帳，要付現鈔。」

「嚇，這些傢伙以為他們是什麼東西？我們瞧看看，給我撥藥房的號碼，把聽筒給我；快，不然我來不及了。」

佐塞芬那聽從著吩咐，當藥房那邊接了電話她就把聽筒遞給以沙別。以沙別有點火氣的說：「聽著，小姐，這兒是卡斯特羅太太的家；我先生出去了沒有留下任何付藥費的錢，不過我會把帳單簽了，過後再付……什麼？叫老闆的弟弟來，拜託……不過，小姐，這又不是第一次，而我們又來往得那麼多……怎麼說……好，我把它退回去。」

她摔下了電話。「王八蛋！付了好幾百比索給那店裡以後還這個樣子！可是我再也不會在那間藥房買任何其他東西了。把這個拿去。」她說著，轉身向佐塞芬那。「把這個給他，我已經把 *Desenfríol* 打開了，教他們去擔這個心好了。」

「聽哪，媽媽，妳為什麼不付現呢？妳一個錢沒有嗎？」

「有，有，我有一點；不過現在為了洩憤我就是不付。此外，要是我付了，你父親過後也不會補還給我。等一下我要到 *Farmacia de Dios* 去買一點。我真希望他們也肯把貨送到我們這兒來。」

佐塞芬那接著包包什麼都沒說就下樓去了。以沙別現在準備要動身了。「來吧，娃兒，」她對盧德說。「我們走。」在樓下她叫顧安那說：「我馬上就回來，不過早一點去買麵包和準備晚餐。做一種快餐給我們好了。我回來以後我們就查帳簿；妳別把錢全給花了，嗯？」

「不會的，太太，不過每樣東西都好貴。」

「對，對，我就回來。小胖和曼紐葉留在這裡；我只帶羅蘭杜和娃兒一塊兒。要是有什麼人找我，跟他講我大概七點鐘會回來。」

以沙別五點半鐘走出了屋子，她發現所有的孩子都在柵門邊上；羅蘭杜已經坐上了車子，而關安和曼紐葉則焦急的等著。她告訴關安和曼紐葉他們不能跟她一塊兒去，他們馬上就抗議起來；曼紐葉不久就靜了下來，關安卻仍然氣急敗壞的說著，「妳真下流，妳不愛我們，妳留下我們跟別人出去。告訴我看看，為什麼妳不帶我？」

「因為要是我帶你的話曼紐葉就也要去，而要是你們都一起把我激瘋了我們就會全遭殺身之禍。留下來，兒子，你看看等一會兒我帶什麼給你。」

「妳什麼都不會帶給我，妳什麼都不會帶給我。」關安嗚嗚咽咽的說。

曼紐葉這時爬到了汽車的上頭正想把伸出來的收音機天線扯下來；羅蘭杜喊道：「妳看他，媽媽，看看他！該死的鬻子。不過就讓我對付他，我馬上好好的修理他。」

以沙別把羅蘭杜強制抓了回來，一邊對曼紐葉說，「你看看好了，我發誓你什麼聖誕禮物都沒有。趕快下來，否則我宰了你，你這個鬻扭鬼。」

曼紐葉跳下了車子，大笑的朝屋子跑回去；他突然停了下來回頭看看車子；然後到柵門邊，把柵門的一根支柱拽倒。以沙別沒有對他說什麼，不過她心裡想，「我的這些兒子，我真是受夠他們了。我真想把他們全給勒死，我發誓。」可是過不了一會兒，她平靜了下來，於是說：「拜託，拜託，孩子，別跟我講話。我很神經質，恐怕會出什麼意外，靜靜的乘車。」

羅蘭杜坐上前座他媽媽的身邊，盧德則在後座。他們正要發動車子時一個穿了件藍色工裝褲的男人走上前來，「妳要不要一棵樹，小貴婦？」他說，「我賣得便宜。」

「去呀，媽媽，去呀，」羅蘭杜說，「別小氣，我們去啦。」

「樹在那裡？」以沙別問那個人。

「就在那上頭一點點。我們不方便帶著它們，因為他們會沒收我們的；不過你想要的話我們可上那裡。」

「好，進到後座，告訴我們怎麼個走法。」

那個人進了車子，給以沙別指點了路向。不多久他們抵達了一條隱蔽的小巷；巷子裡頭進去一點有一個入口，它的一邊有一間木板搭的小房子；幾個又髒、穿得又破的小孩子在那外頭玩耍；儘管他們沒有一個人穿了毛線衫，他們卻完全不在乎天氣冷的樣子。以沙別和她的孩子出了車子，走過那間房進到一個地上堆滿聖誕樹的畜欄。那個人一棵一棵的出示他的樹，直到羅蘭杜找到一棵他喜歡的。「這棵，媽媽，這棵，」他說，「看，多漂亮呀！」

「這棵你要價好多？」以沙別問。

「五十比索，太太；看哪，妳不會找到再便宜的了；我們花了好大功夫才把它帶到這兒。」

「在利物浦街有一些進口的也差不多這麼大才要十九比索

半，我出三十比索。」

「不行，太太，最少四十比索，妳再也找不到更便宜的了。」

「媽媽，好啦，好啦；再拖下去我們就根本什麼樹也找不到了。來嘛，甯小氣。」羅蘭杜說著跳上跳下，狂亂的惟恐他媽媽不肯買這樹。

「不行，三十比索一個不多，」以沙別斬釘截鐵的說著欠身作要離開狀。那個人終於同意了這價錢。「好吧，」以沙別說：「送到我屋子去，我明天付你錢；因為我現在身上沒帶錢。」

「不行，太太，我們恐怕今天就會離開；我們剩的樹不多了，只等到賣完了我們就走；因為我們不是在這附近的。」

「好吧，要是你們明天還在就明天給我送來。」

「那樣也好，太太。」那個人低聲下氣的說。以沙別轉身走向車子去了，兩個孩子跟在她身後；盧德什麼都沒說，而羅蘭杜卻火得不得了。「妳看，妳什麼事都不答應我們，」他說：「妳只會說爸爸不給妳錢；把我的十比索還給我，我什麼都不要了，我要回家。」

「走呀，你該死的傢伙，拿了你的十比索滾蛋；別跟我一塊兒走。」以沙別暴怒的說著遞出一張十比索的票子給他；這下這孩子可嚇壞了；他媽媽現在比他見過的任何時候都要生氣。他爬進了車子沒有說話也沒有接過錢來。以沙別把車子開到加油站，叫服務員把油箱加滿。她很激動，氣還沒消；沒有和孩子們講話，他們也不敢跟她講話。

「一應俱備了，太太；一共十比索四十五仙。」

以沙別給了十一比索，「不要找了，多謝你。」她把車子掉頭進城朝黎芳瑪的蔑跌琳市場一些她曾經買過裝飾材料的店舖開去。她打算再添三匣，加到他們原有的飾物裡頭，「不過我實在

是什麼都不願意買，」她想，「這幾個男孩什麼都不配得，他們像他們的父親一模一樣。」

最後盧德鼓起勇氣向她說：「媽媽，會不會關門了？現在晚了。」

「不會，所有的店都八點打烊，要是真的沒有開門的我們明天再來。」

「它們八點打烊！我們明天再來！」羅蘭杜嘟囔著。

「你說什麼？」他媽媽問道，準備又再光起火來。

「沒有，我什麼都沒講。」

「是呀，媽媽，」盧德說，「他在發牢騷。」

「住嘴，妳這個臭小子；否則我就揍妳。」

「看好了，要是你們不靜下來我就回家；那麼就樹沒有什麼都沒有。全看你們的了。」以沙別把車子停了下來。

「不要嘛，媽媽，」盧德討好的說：「我們全安靜下來的，對不對？」羅蘭杜則仍然固執的不吭一聲。

「好吧，」以沙別說，「我告訴你們，有一句閒話我們就掉頭回家。」一天當中的這個時候城裡的交通最為繁重，當以沙別在車子與車子間穿梭時，孩子們一直都保持著安靜。「我希望大衛會把孩子們送進寄宿學校，」以沙別想，「我不曉得是不是讓他們給佔了上風，不過我實在控制不了他們。我想寄宿學校是唯一可以馴服他們一點的地方；那樣我就可以得到休息，而一切就都不一樣了；我今天甚至於連上美容院修我的指甲的時間都沒有，整天都和這些小野獸纏在一塊兒。無怪乎他們把我都逼瘋了，要揍他們我又不夠壯。」

到了市場，她把車子靠在一間五金店前面，對孩子們說：「你們留在這兒，我一個人下車去；我不要再有任何爭論和打

鬥。」

以沙別進到店裡正等人來侍候她，可是店裡很擠，她就了幾乎五分鐘都沒人注意到她；她變得不耐煩起來，走向一個店員，「欸，先生，你打不打算侍候我？」

「是的，太太，妳要買什麼？」

以沙別把她要的貨告訴他；那個店員就到店的後頭籌備去了；以沙別又開始在等。不時她轉過頭看看她的孩子有沒有不守規矩。最後，她出來了。

「我們還需要什麼？」她問，「我買了裝飾材料、彩燈、切好的玻璃紙彩帶，還有擱在樹頂上的星星。」

「媽媽，」羅蘭杜說：「我們還要乾草和棉花，不過我們可以在別的什麼地方買；還要給另外一串燈買分開的燈泡。」羅蘭杜現在心緒頗為不錯，因為他發現他們到底要有一棵樹了。

以沙別回到店裡把該買的都買了，把總共三十五比索的帳付掉。她把包裹捧出來帶上車，然後對孩子們說：「跟我一起來，我們要到市場裡頭去。」

在他們走著的時候，羅蘭杜對他母親說，「對不起，好媽媽，不過我一想到可能會沒有樹就慌了。妳曉得爸爸在怎麼樣耍我們，一點錢也不給我們；然後妳又不肯買那棵那麼好的樹。」

「看哪，兒子，你一定得了解我這樣做並不是出於我的自私；你們的爸爸有錢，可是我得逼他把這些東西給你們。他喜歡教我們向他乞討，那是不對的，一兩百比索對他根本算不了什麼，可是對我們這種自己沒有任何收入的人就大有用場。他給我的才剛剛勉強夠用；你們應該都幫我忙，不能反而教我更加艱難。你是老大，你應該給你的弟弟做個好榜樣；怎麼能要他們尊重我而你卻不尊重我？」

「不會了。好媽媽，請原諒我。我答應我要規規矩矩的了，但是不要再對我生氣，那教我很傷心。」羅蘭杜說著親吻了他母親。

在市場裡，他們去到一個專門賣每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墨西哥城每家人照傳說都裝置「聖嬰降生景」所需要用的乾草、青苔和松枝的攤位上；他們為乾草討價還價了一陣，最後以三比索買了一小堆。羅蘭杜把它帶出去放到車子裡。現在七點過了些，天已經完全黑了；而以沙別記起來她還得把車子還回她妹妹。

「好了，兒子，現在我們回家。」以沙別把盧德在後座上安置好，她在那兒一下就睡了過去。「甬在提別的什麼東西了，因為我已經沒有錢而且時間也不早了。」以沙別把車子開向黎芳瑪，十五分鐘後抵家在門前停住。在回家的路上沒有人講話，以沙別卻不安的在惦念著不曉得大衛在她出去的時候有沒有打過電話回家。

她按了喇叭叫傭人們前來幫她的忙；她不想下車，因為她得把車子還給她妹妹，她覺得真是不舒服；她想她情願今晚就在家裡不去看電影了。她是怎麼都不肯錯過明兒夜裡的*Posada*晚宴的；因為那要在一家時髦的夜總會舉行，場面一定極為豪華而盛大。

聽到喇叭的聲音優非米亞出來，一邊在圍裙上擦乾手一邊說，「妳回來啦，太太？」

「不，優非米亞，還沒有，」以沙別回答道，大聲的笑了起來。「幫我拿這些包包；然後再回來把娃兒抱進去。帶條毯子來包她，不要教她受寒了。」

優非米亞接過羅蘭杜遞給她的包裹，帶進屋子去；不一會兒又帶了條藍色的毯子回來。她和羅蘭杜用毯子把盧德包好，然後

優非米亞把她抱進屋子。「你也下去，」以沙別對羅蘭杜說：「把柵門關好，再把磚塊放回原來的地方，好教工人明天再來修。你的父親可真要大大的光火了；我希望他不會揍曼紐葉。」羅蘭杜聽從了母親的指示，然後又回到車子上，以沙別把車子開向依連那的家裡。

他們抵達之後，羅蘭杜下車去拉了用掛鎖和鏈子鎖著的柵門的門鈴；幾分鐘之後一個高大粗壯的女傭出來應門，「請進，太太。」她快活的說：「我給妳把它打開。」

「不用了，瑪利亞，」以沙別說！「不要開柵門；去問依連那她要取回鑰匙還是要下來送我回去。」

那女傭回進房子，一下又回來說：「太太說教妳把鑰匙留下而且把車子鎖好；她現在不能出來，因為她正在給娃兒洗澡。她要曉得妳進不進去。」

「不了，很晚了。告訴她我明天給她電話再決定是不是我們可以上帕拉斯；我想我現在得躺下了，因為我染上了一種鬼一樣的感冒。再見，瑪利亞，鑰匙在這兒。而你，羅蘭杜，好好把車鎖了。跟依連那講很多謝；我裝滿了油箱，而且把水箱，油和車胎的氣都檢查了。晚安！」

以沙別抓住羅蘭杜的膀子，他們開始朝自己的家走回來。當他們抵達了黎芳瑪的轉角，她說：「那些聖誕燈火多漂亮啊！至少目前這個統治者還照顧我們的城市。」

「什麼是統治者，媽媽？」孩子問。

「他就是市長，統治這個墨西哥城的人；像是每州的州長或是整個共和國的總統一樣；不過只統治這個墨西哥城，也就是整個聯邦特區。可別跟我講你不曉得什麼叫聯邦特區。」

「我當然曉得，他們在三年級教過我；統治者是那一個？」

「他姓烏路楚吐，可是我不記得他的名字了；他還叫做聯邦特區長官和中央局首長。他給這個城市做了不少事；他把既髒又舊的市場拆了再蓋上新的，還把所有的小販和乞丐都攆出了街道。看看現在加上這些他種的花，這城市多美麗——還有那些噴泉。你爸爸說他想要當總統。」

「唔，他一定有很多錢，是不是，媽媽？」

「當然嘍，兒子！所有這些來頭大的人物都有錢。他們偷得既兇，沒有什麼齷齪勾當不會幹。」

「而我爸爸是不是這個烏路楚吐的一個朋友？」

「不是的，兒子，他有旁的朋友。」

「我舅舅毛里西歐呢？他誰都認得。」

「唔，誰曉得，我不知道這種事。」

以沙別對政治沒有興趣，甚至連票都不投；不過大衛在政府官員當中有不少朋友，並且在同業公會裡頭很突出。由於他的口才，曾經有人慫恿他去插足政治，鑽營做官；可是他拒絕了。他的市民情感只以一種希望為這城市留下些有價值東西的形式出現。他曾經有一次對他太太說他打算把他擁有的所有屋子都交給墨西哥的老百姓，作為對他的一種紀念。他的這個說法教以沙別恐慌，因為這似乎意味著大衛並不計畫留給她和她的孩子任何資產。可是她始終沒有勇氣再向他問起這件事。

當他們回到家，他們發現柵門是開開的；羅蘭杜在身後把它仔細鎖上。在屋子裡曼紐葉向他們迎了上來說：「我爸爸說要你們給他電話，不過要馬上，因為他已經準備離開工廠了，已經快八點了。」以沙別跑到電話邊打電話給他丈夫；大衛接了電話，她說：「不是，我去把車子還給依連那……隨你喜歡，不過我想我還是就在家裡好一點，我好像覺得有點發燒呢！我用計程車把

孩子送去，免得你回來接了。我會吃些藥就上床去……不，別小氣，你答應他們的……乘車行的計程車，當然囉。他們一吃完晚餐我就送他們來。在那兒等他……不要吃晚飯？你等一下帶他們出去吃？……好，帶點三明治給我……好，是的，再見；他們半個鐘頭之內到。」

她掛上了聽筒，告訴曼紐葉他們的決定，「叫關安和羅蘭杜，我想他們在樓上，剛才還聽到他們在嚷。叫他們準備好跟他們父親去看電影。」

「啊，媽媽，妳不去呀？那麼我也不去了。」

「不，兒子，我感冒得很厲害；我情願早點上床，那樣明天我們裝樹的時候我就會好了，去嘛，叫你的兄弟。」

曼紐葉跑上樓而以沙別進到廚房。「妳整整一個下午幹了些什麼？」她對顧安那說。「已經八點了，妳廚房還沒打掃乾淨；看看那爐子，妳跑上樓到妳自己的房間，鬼來照料家務。給我弄一杯茶等下送上樓來，再給娃兒準備好巧克力奶，她現在在睡覺，妳也一塊兒帶了上來。我要上樓去，因為我受不住這個頭痛。」

那個廚子只是同意的點著頭；以沙別上樓進到男孩的房間，可真是亂得一團糟。玩具四處亂甩，枕頭在地板上，床也是亂的；而一幅威尼斯百葉窗則墜在地上。「啊，老天爺呀！這裡發生了什麼事啊？你們看，你們兩個不准去看電影。」

「不要，媽媽，不要那麼壞；我們在玩，而那個百葉窗纏住了我們，自己掉下來的。」關安說。

事實上，對以沙別來說，要是她把他們留在家裡，才反倒是給自己的懲罰；要是她讓他們去，她就可以靜靜的休息一會兒，而且可以看她剛借來的小說。於是她說：「算了，我姑且再原諒你們這一次；不過下次你們瞧好了。拉一下鈴，關安，叫佐塞芬

那來打理這一團糟。準備好，我要打電話到車行叫計程車了；還是你願意叫，羅蘭杜？」

「媽媽？」關安說：「我們不吃晚飯啦？」

「不吃，笨蛋，」曼紐葉說：「爸爸要帶他常常帶給我們的那種三明治當晚飯。來呀，計程車馬上來了。」

這時他們聽到喇叭聲，三個孩子爭先恐後的跑下樓，「誰要付計程車錢，媽媽？」羅蘭杜對他母親大叫。

「你們到了那裡教你們父親付好了；不過要非常當心，告訴你們父親你們回來的時候不要弄出什麼聲音來，因為那時候我恐怕已經睡了。」

以沙別從她臥房的陽台上望著幾個孩子進到車子開走了。她拉了鈴，顧安那馬上端了一瓶巧克力奶和擺在碟子上的一盞杯茶前來。以沙別把盧德的衣服脫了，給她穿上法蘭絨睡衣，再用毯子把她蓋好。然後她把奶瓶給了她，孩子幾乎一邊睡著的一邊吃著；她親吻了娃兒，把燈熄掉，只留下夜明燈。她蹣跚起腳進到浴室，刷了牙，用冷霜把妝卸了。回到臥室，她脫了衣服，在睡袍外頭又罩上一件白色毛質室內穿的夾克；上床之後，又在臉上抹了晚上專用的面霜。然後她叫佐塞芬那把她的茶端來；佐塞芬那熄掉大燈——以沙別已經把她的床頭燈打開了——從化妝台的一個抽屜裡給她的女主人拿來了兩粒阿斯匹靈。

以沙別把收音機的聲音轉到很小很小；拿起她的小說「埃及人」。她又撐過了一天；她的丈夫和孩子恐怕要到明天早上一點才回來，可是那時她已經睡著了。她開始看書，她在書裡的奇想中神遊了一陣，然後就睡了。她只希望明天她的感冒會好，能夠出席那個派對；那一定是很有趣的。她沒有吃晚飯，因為——不管大衛怎麼說，她還是決意要保持自己的身材的。

參考書目

- Bermudez, Maria Elvira, 1955: *La Vida Familiar del Mexicano*. Mexico, Robredo.
- Firth, Raymond, 1956: *Two Studies of Kinship In London*. London, Athlone Press.
- Hoggart, Richard, 1957: *The Uses of Literacy: Changing Patterns in English Mass Culture*. Fairlawn, N. J., Essential Books.
- Lewis, Oscar, 1951: *Life in a Mexican Village: Tepoztlan Restudied*. Urbana, 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Lewis, Oscar, 1952: "Urbanization Without Breakdown," *The Scientific Monthly*. Vol. LXXV, No. 1, July 1952.
- Malinowski, Bronislaw, 1922: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 Slater, Eliot, and Woodside, Moya, 1951: *Patterns of Marriage*. London, Cassell and Co.
- Spinley, B. M., 1953: *The Deprived and the Privileged*.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 Steward, Julian, 1957: *The People of Puerto Rico*. Urbana, 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Stycos, J. Mayone, 1955: *Family and Fertility in Puerto Rico*.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Zweig, F., 1949: *Labour, Life and Poverty*.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

巨流新書——

定價：250 元

郵政劃撥帳號：01002323

戶名：巨流圖書公司

「教育社會學」系列叢書

受壓迫者教育學（卅週年版）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30th Anniversary edition）

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是巴西在 1940 年代農民和工人識字運動最重要的推動者。在本書中，弗雷勒轉換了教育學的關注焦點，將教育的重心從壓迫者轉至受壓迫者身上，而且這種教育學不只是「爲了」受壓迫者的教育學，它更是「和」受壓迫者一同進行的教育學。他還比較了囤積式教育與提問式教育之間的不同。在討論提問式教育的同時，教師與學生的角色發生了轉變，教師不僅是教師，他同時也成了學生；學生不僅是學生，他同時也成了老師。

弗雷勒除了將教育重心的轉移賦予政治與社會的意涵，這使得他的教育目標也發生了轉變。他主張民眾的識讀能力與批判意識的形成有著密切的關係，教學行動因而是一種政治性的文化行動。弗雷勒在《受壓迫者教育學》中探討的當然遠遠超過前面所提及的，而某些更深入的分析與敘述還有待讀者去發掘。

作者簡介：弗雷勒（Paul Freire, 1921-1997），巴西著名的成人教育學者及教育工作者，也是西方廿世紀下半期以來最重要的教育學者之一。其著作對於第三世界影響極爲巨大。

譯者簡介：方永泉，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育博士。曾任國中教師、文化大學兼任講師、暨南大學助理教授及副教授。目前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巨流新書——

定價：420 元

郵政劃撥帳號：01002323

戶名：巨流圖書公司

風險社會：通往另一個現代的路上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本書為作者學術生涯的經典作品，當中發展出來的核心學術概念諸如「風險社會」、「第二現代」、「反思的現代化」、「去邊界化」等等，已經成為當代社會學研究的重要課題，影響所及更擴及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當 SARS 以及狂牛症催枯拉朽般的衝擊世界經濟與社會時，作者已經在二十年前以一種未來學式，甚至文學式的語言，幾近「預言」地宣告傳統現代化在面對或被迫面對社會反思之後，出現的這種「第二」現代類型。描述一種全球化邊界瓦解後，個體將全然面對風險卻不知所從的尷尬事實。那也是一種半調子的現代化，一種類似「回到未來」的糾結。然而這樣的副作用卻是人們所信誓旦旦追求的工業化、科學化、自由化的矛盾，並且表現在所有的社會領域當中。當所有的人都是專家，卻也什麼都不是時，當所有的疆界都因工業化、自由化而瓦解卻又要自我承擔其中所有的不確定性時，社會風險的滋生與感受就會極大化，直至全面崩潰……？

作者簡介：烏爾利希·貝克 (Ulrich Beck)，慕尼黑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德國研究協會 (DFG) 特殊研究講座，學術期刊 *Soziale Welt* 主編，英國倫敦政經學院訪問教授，著作等身。與德國學者 Luhmann、英國學者 Giddens、法國學者 Bourdieu 等同為歐洲當代最具影響力的社會思想家。

譯者簡介：汪浩，德國科隆大學社會學博士，逢甲大學合作經濟系助理教授，目前教學與研究的重心在社會資本與社會網絡，以及該領域與非營利組織的相關議題。

巨流新書——

定價：300元

郵政劃撥帳號：01002323

戶名：巨流圖書公司

批判思考導論

Critical Thinking: An Introduction

本書旨在介紹各種批判性思考技巧，包括推理的認識、論證的分析、詞彙的釐清、主張可信度的判斷，以及技巧地做出決策與價值判斷等等。

作者在書中別開生面地使用「思考地圖」的方式教授這些技巧，以期讀者能夠舉一反三，將批判思考技巧應用於其他學門乃至日常生活當中。本書並包含許多練習習題，有助於讀者將這些技巧學以致用。

作者簡介：艾列克·費雪（Alec Fisher），現任教於英國東英格蘭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學院哲學系，為該校批判性思考研究中心主任。專長批判性思考、數學邏輯以及學邏輯。

譯者簡介：林葦芸，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曾任民視新聞國際中心編譯，現任台灣媒體駐紐約特派員。

巨流新書——

定價：400元

郵政劃撥帳號：01002323

戶名：巨流圖書公司

文化與發展：批判性導論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本書介紹關於文化與發展的新思考方式，也整合了近年來發展研究架構中屬於文化研究領域、並將主要焦點置於政治經濟與結構轉型等議題的學術著作。本書不再簡單地將文化視為社會持續發展的一個特徵，而是透過批判的觀點來檢視「發展」本身是如何以一種文化過程來運作的。

作者以性別、傳統與現代、人權與新傳播科技為主題，探索文化變遷對我們長久以來理解發展的方便所造成的衝擊。本書以走出「發展」、並邁向「後發展」典範做為結論。

作者簡介：蘇珊·謝區（Susanne Schech），澳大利亞佛林德斯大學地理、人口與環境管理學院高級講師，佛林德斯大學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珍·哈吉斯（Jane Haggis），南澳大利亞佛林德斯大學社會學系高級講師，佛林德斯大學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譯者簡介：沈台訓，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現為自由撰稿人。

巨流新書——

定價：450元

郵政劃撥帳號：01002323

戶名：巨流圖書公司

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

Keywords :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本書作者是二次世界大戰後英語世界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家。《新左派評論》把本書所激發的知識效應稱之為「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威廉士一生的知識工作與文化唯物主義息息相關，《關鍵詞》無疑為文化唯物主義提供了詳盡而有系統的註釋，也為威廉士的「文化與社會」方法提供了實際有用的工具。本書所收錄的語詞彼此相關，作者除了追溯這些語詞意義的流變，也釐清這些流變背後的文化政治。這些語詞不僅引領我們了解英國文化與社會，也幫助我們了解當代文化與社會。本書是歷史語意學、語言社會學及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

作者簡介：雷蒙·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1921-1988），來自於威爾斯鄉間地區的工人階級家庭，一九七〇年代初期成為劍橋大學戲劇教授。是英國文化研究的主要奠基者之一。

譯者簡介：劉建基，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教授。

《貧窮文化：墨西哥五個家庭一日生活的實錄》

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

這本書是五個墨西哥家庭中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日常生活極富戲劇性的有力寫照，
一部溫厚的人類畫傳，
同時是出血性的變遷中文化之嚴謹而權威的記錄。
它提供了今日墨西哥社會的切片，
作者把讀者帶到五個家庭的裡頭，
也領進這些人們的心中，
和小農莊、貧民窟、大雜院
和高級住宅區裡的他們一塊兒生活一整天。
對家庭生活親密而貼切的研究是那麼引人，
對開發中國家隨著
「西化」而來的「文化沙漠」的透露又是那麼嚇人，
還有那劃時代的民族學書寫進向……
真可說是一齣驚人的演出。
讀者從這裡得到其他書裡得不到的、
佔人類全體五分之四的人們可憐的生活經驗，
許是難以或忘的罷！
讀者看完全書就可以知道
奧利維·拉·法濟（Oliver La Farge）
說的卡斯特羅家
「直叫契訶夫（Chekhov）心驚、
更教左拉（Zola）毛骨悚然」是有沒有誇大其詞了！

薛以登·洛曼（Selden Rodman）
《週六評論》（*The Saturday Review*）



ISBN 957-732-203-4



9 789577 322036